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肆輯・玖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肆輯·玖册目録

易堂問目四卷 〔清〕吴鼎撰 一
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 〔清〕錢坫撰 八七
蘇齋筆記四卷 〔清〕翁方綱撰 一七五
北海經學七録八卷 〔清〕孔廣林輯 三五一
經學質疑四卷 〔清〕朱霈撰 三七七
經傳攷證八卷 〔清〕朱彬撰 四五一
秋槎雜記一卷 〔清〕劉履恂撰 五二一
然後知齋答問二十卷 〔清〕梅沖撰 五四五

〔清〕吴鼎撰

易堂問目四卷

清乾隆三十七年鄒容成刻後印本

鄉會試策問首經學奉
旨五經並試誠士子之急務矣
御覽易堂問目
是編提要鈎元爲諸經之
樞紐能不寶諸

六經疑義綦多三禮爲甚古人云紛如聚訟殆有以也讀經者頗以糾紛爲苦因每經擇其尤難者條舉數大事設爲問難以啟其端有經諸儒論定者即引諸儒之說斷之有未定即附臆見商榷以示歸宿積久成帙題曰易堂問目易堂者家塾名也
乾隆甲子仲夏之月吳鼎識

易堂問目　自序　一

對策之興昉於漢氏然究觀班史之所採著如朝家令公孫丞相所陳無絶殊者至董江都賢良三策褎然爲群儒首令後學有所折衷蓋錯與宏學刑名雜說仲舒發憤治春秋故言之有物而致然也易堂先生爲諸生時精通六藝嘗取其中疑義先儒各成其是膠固不可通者倣漢廷冊問之體采獲所安以定一尊顏曰易堂問目後以孝廉舉經學此書與所著易象集說等書進
御
上命翰林及中書官莊寫藏諸
內府而官先生司業後晉侍讀學士居京師京師諸公爭覯是書而春秋射策之士亦無不寫倣其本前年先生
予告歸返於舟次而求是書者日以益多女夫鄒君雲瞻爰取手定正本付之鐫工甚盛舉也先生自少至老造次必於儒其學醞釀深醇一生精力尤薈萃於易而是書指明文約得事之中能令讀者渙然冰釋犁然有當於心固宜發聞顯榮群然尊爲經師而克副
聖朝未有之盛典也先生名鼎字尊彝姓吳氏無錫

人易堂家塾名也故學者稱易堂先生

乾隆壬辰九月之吉同邑諸洛書

易堂問目目錄

臣吳鼎輯

卷之一

郊社門

六天之說　天帝不同
九祭不同　日至用辛
祭天尸　二地二祭
地示不祠　后土不同
社與祭地　天地分合祭
社稷之義　言稷不同

社必有稷　明堂之制
明堂廟寢　宗祀
七祀五祀　五祀不同
蜡六　蜡臘之別
四望　北郊
杞宋郊

禘祫門

說禘不同　禘祫之義
年歲時月不同　大祭時祭

時享門

九獻之節　朝獻再獻
節目次序不同　血腥爓孰
祊

廟制門

七廟不同　五廟不同
一廟二廟　兄弟昭穆異同

律呂門

辰位次第　七律十八律
上生下生　分寸不同
相生不同　隔八之異

七字譜

卷之二

易經門

重卦之人　取涉川象
乾馬坤牛　九六七八
用九用六　得朋喪朋
官有渝　係子失夫
先甲先庚　八月七日
配主夷主　渙奔
鶴鳴子和　密雲不雨

過祖遇妣　弗過
大衍　相得有合
七卦九卦　十六卦三十二卦
參兩　逆數
乾西北　連山歸藏
易三家　三十六宮
河洛異同
書經門
篇數不同　疑古十條
六體七觀　以虞爲夏

中星月令　今中星
朞三百　六宗
四岳　三苗
三江　九江
我之弗辟　巡狩朝聘之期
朝期　四代官制
史記不合書
卷之三
詩經門
四始五際　詩樂
風雅正變　降黍離
宋吳楚無風　二南何時作
南爲樂名　周南無周公詩
分陝　召公奭
采蘋　何彼穠矣
騶虞　邶栢舟
衛武公　七月不列雅
豳雅頌　小雅大雅
伐木三禮並用　十月之交
楚茨四篇　楚茨或剝或亨

鳧鷖　成王成康
豐年　雝禘大祖
載見　載芟
魯頌所作　天命元鳥
詩四家　逸詩
周禮門
三不可信　篇名異見
官名義　三農九穀
九職九賦　六寢五寢
井田溝洫不同　邱賦甸賦不同

再易三易　正歲正月
役法　取士
雞彝鳥彝　犧尊
圭瓚璋瓚　天子冕服
冕旒　上公九介
上公豆四十　五官鈇文
儀禮門
五可疑　東房西室
布席之法　少牢大夫禮
儐尸不儐尸　旅酬

經禮

卷之四

禮記門
篇數不同　五始三起
大饗　四代之學
養老　月令何人作
教世子　釋奠釋菜
三老五更　升歌清廟
三朝　黼裘大裘
周公踐祚　魯僭禮
五門　宗法
朝享月祭　鄉飲酒
春秋門
三科九旨　三闕五體
春王正月　夏時冠周月
三正見於六經　時日月之異
書郊者九　書伐之例
貶僖公　一字褒貶
左傳所作　三傳短長
調停三傳　三傳傳授

魯鄭易田　三人伐戴
滕侯降子　桓無王
公至　會紀鄭
同盟　桓盟不日
莊不稱卽位　告糴
不雨　用致夫人
逆婦姜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雨不克葬　作邱甲
邱甲田賦　城虎牢
莒滅鄫　札聘

止弑　曹會出奔
定無正　從祀先公
齊人歸田　擬春秋
諸經門
二經至十三經

易堂問目目錄終

易堂問目卷之一

郊社

問鄭氏註禮有六天之說一皇天大帝北辰耀魄寶二蒼帝靈威仰三赤帝赤熛怒四黃帝含樞紐五白帝白招拒六黑帝汁光紀王肅以爲天一而已安得有六鄭氏分圜丘與郊爲二祭冬至圜丘爲祭皇天大帝夏正郊天爲祭感生帝王肅以爲郊卽圜丘圜丘卽郊鄭氏之說何所本與王氏之說後儒孰善發明之與

鄭氏之說本春秋緯運斗樞文耀鉤元命苞見周

禮大宗伯賈疏

皇天大帝北辰耀魄寶見周禮大宗伯禋祀註月令皇天上帝註

蒼帝靈威仰以下見小宗伯兆五帝註大傳禘其祖註

圜丘與郊二祭見祭法禘黃帝註又見大宗伯旅上帝註禮器饗帝於郊註

程子曰帝者氣之主也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楊信齋曰六天皆以星象名之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陳氏禮書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與昊天同稱天(馬端臨同)陸佃曰以其所在言之則
謂之郊以其所祭言之則謂之丘其實一也(馬晞孟同)
楊信齋曰祭感生帝出於緯書正月祈穀經有明
証學者以聖經爲信可也

問禮經言天帝者不一鄭氏於周禮掌次之旅上帝註
以爲昊天上帝於大宗伯旅上帝典瑞旅上帝職金旅
上帝並指爲五帝月令祈穀上帝則以爲太微之帝以
其皇天上帝則離而二之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上帝
爲太微五帝王制類於上帝則以爲五德帝禮器饗帝
則以爲感生帝雜記有事上帝禮器有事上帝則以爲

靈威仰長發帝立子孫商則以爲汁光紀紛紛不同何
與

程子曰大與帝一也天言其體也帝言其主也
朱子曰周禮說上帝是摠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
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
按凡經言上帝與昊天同言上帝而不言昊天猶
之言昊天而不言上帝皆係省文非有兩義月令
皇天上帝猶之維皇上帝昊天上帝耳鄭離而二
之非是

問祭天註疏歲九祭皇氏歲八祭程子歲四祭王肅馬
端臨歲二祭不同何與
九祭曲禮祭天地孔疏曰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
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四月龍見而
雩八也九月大享明堂九也
八祭皇氏曰天有六天歲有八祭雩爲祈祭不入
數
四祭林之奇曰歲之祭天者四郊於冬至一也明
堂於季秋二也祈穀於孟春三也大雩於龍見四
也(程子同)
二祭王肅曰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而已

馬端臨曰正月之郊爲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
是也十一月之郊爲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
按祭五帝非祭天九祭八祭之說非是祈穀大雩
祈祭也季秋明堂報祭也禮皆殺於正祭然則郊
天正祭止冬至圜丘一祭而已

問周禮冬日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郊特牲云郊之祭
也迎長日之至其文正同乃郊特牲復有用辛之說而
用辛又須卜似不定于長至之日何與王肅以爲冬至
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張子以爲冬至日降神辛日
乃祀二說欲合日至用辛而一之可與卜郊穀梁主踰

月卜上辛。啖助圭踰旬卜辛。孰爲是與。

〔方慤曰〕周以建子之月爲正。則冬至之郊爲歲之始郊矣。始郊言以至。則祈穀之郊。不必以至。於周之郊言日至。則用辛之郊。不必皆用矣。

〔按〕古人歲二郊。一圜丘之郊。一祈穀之郊。圜丘之郊用冬至之日。日有定。不須卜。祈穀之郊用夏正辛日。辛有上中下。卜吉乃用。郊特牲迎長日之至。是冬至圜丘之郊。郊之用辛也。是夏正祈穀之郊。

王肅張子說非。

〔啖助曰〕曲禮曰旬之外曰遠日。古人踰旬則卜來

聞踰月乃卜也。

問古祭祀必有尸。周禮節服氏郊祀送逆尸從車。則祀天有尸矣。而公羊云祭天無尸。張子謂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逆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國語又有晉祀夏郊董伯爲尸之語。而楊信齋據左傳述晉夏郊無董伯爲尸之文。謂國語之言不經難信。其說然與否與。

〔曲禮孔疏曰〕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也。左氏說晉祀夏郊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許愼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

〔蔡敬齋曰〕張子說固當然。古禮恐不若是。即如門戶等亦非人鬼而有尸。可見祭外神俱有尸矣。蓋祭天原以人鬼之禮事之。立尸亦似無害也。

〔按〕秋官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尸。白虎通周公祀泰山召公爲尸。是祭社稷山川皆有尸。何祀天獨無尸耶。

問鄭氏禮註云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祭崑崙之神於方澤。夏正祭神州之神于北郊。析經文分屬之。于大宗伯黃琮禮地註。大司樂地示皆出註。澤中方丘註。禮

器必因川澤註。皆祭崑崙之神。於典瑞兩圭有邸註。大司樂以祭地示註。祭法瘞埋于泰折註。皆祭神州之神。地果有二祭。果有別與。其配地之神。曲禮孔疏謂嚳配方澤。稷配北郊。禮記外傳云后土配方澤。后稷配北郊。杜氏通典謂方丘太折。俱配以后稷。不同何與。

〔曲禮孔疏曰〕地中央曰崑崙。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崑崙東南一州耳。于神州中更分爲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

〔楊信齋曰〕鄭氏析一事以爲二事。此惑於緯書。而牽合聖經以文之也。陳氏禮書馬氏通考並同

按依諸儒地示無二則配帝亦無二矣后稷配地雖無明証理爲可通

問鄭註周禮說地示不同於大司樂以祭地示地示皆出旣分神州崑崙兩地示於鼓人靈鼓鼓社祭又以爲祭地示於大宗伯社稷五祀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以爲皆地示說地示凡四皆有當與周禮地示之外或言大示或言土示其異同何如與

按鄭解地示凡四其實止一方澤所祭爲地示社稷五祀山林川澤之類皆地示之屬不足以當地示之號猶日月星辰皆天神之屬不足以當天神

之號也地示亦曰大示以其爲大地之示故也土示則五土之示乃是散稱

問註疏說后土不同僖十五年左傳君履后土孔疏以爲地之大名大宗伯大封告后土鄭註賈疏以爲中央土神商書湯誥昭告上天神后蔡傳以神后卽后土月令命民社檀弓哭於后土鄭註並以社爲后土周書武成皇天后土小雅甫田以社以方孔傳毛傳亦以社爲后土而武成蔡傳則以勾龍爲后土月令中央神后土鄭註以爲兼土官黎祭法共工子曰后土祀以爲社昭二十九年左傳共工子后土后土爲社兩孔疏並以后土爲土官勾龍配社者不同何與

陳氏禮書曰周禮有天神有地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又曰大封則先告后土大祀大師大會同宜於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

月令孔疏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勾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后土官缺犂則兼之

王方麓曰武成告于皇天后土不當以勾龍爲說不然是共工之子而與皇天並尊矣

按凡后土與皇天連言則爲地之大名社所祀亦后土則大小兼得稱也犂與勾龍皆人神爲后土官者但犂本祝融而兼土官鄭氏之說未詳何據

問禮記王制言祭天地祭社稷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別無祭地之文說者謂血祭祭社稷卽是祭地中庸言郊社之禮周書言郊社不修禮運燕居等篇以郊社對言者不一故胡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社與祭地一與二與朱子嘗取五峯之說以爲此說却好而又云某看來也自有方澤之祭何兩岐與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註疏以爲后稷配天故二牛蔡傳以爲

郊祭天地故二牛一兼地二不兼地而社于新邑之解亦異孰爲是與

〔山堂考索〕曰社乃地示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爲天之尊神而非天

〔書經傳說彙纂〕曰社于新邑謂此所以祀地者非也若以此社爲祭地則王制所云祭天地社稷地與社豈重累而舉之乎

〔林之奇〕曰牛二者一則用於南郊以祀天一則用於北郊以祭地

〔周世樟〕曰考之諸書地與社斷然不同地爲大祀社爲中祀祭地則用騂犢祭社則用太牢祭地則

用七獻祭社則用三獻祭地則衮衣祭社則服絺衣祭地則以后稷配祭社則以勾龍配

問天地分合祭千古聚訟主分祭者據周禮冬至祭天圜丘夏至祭地方澤之文主合祭者據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文破分祭者則以周禮爲莽賊僞書不足據破合祭者則以昊天有成命不過圜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爲樂章如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非以夏祈而合春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非以海岳之祀而合于河兩者之說孰爲是與宋時議者尤紛紛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孰得孰失後世合祭天地起于何時分祭天地行于何代可得聞與

〔朱子〕曰古昔聖王制爲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于南祭地于北而其壇壝樂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于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厖雜之禮

〔葉氏禮經會元〕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

元豐議陳襄始議分祭 元祐議崔公度呂大防蘇軾蘇轍陳祥道主合蘇頌曾肇主分 紹聖議張商英黃履林希主分

〔按〕以周禮爲莽賊僞書不足據者明霍韜之論也然考漢元始中王莽諂事元后始爲合祭天地之

禮莽果能僞撰周禮何故反著圜丘方澤之文以自相牴牾耶漢以後分祀者惟魏太和周建德隋開皇唐開元宋元豐明嘉靖

問社稷之義先儒不同鄭康成以社爲五土摠神稷爲原隰之神勾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王肅以爲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非地神崔靈恩杜佑從鄭義賈逵馬融同王義而楊信齋以爲鄭王之學互有得失今二家辨難詳郊特牲疏者其得失可指而數與朱子註孟子云社土神稷穀神似俱不取鄭王之說何與

朱子曰或說稷是邱陵原隰之神或云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土如何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

按鄭王之學互有得失鄭得者勾龍配社后稷配稷一也地稱后土勾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二也駁社是上公駁勾龍棄先五岳而食三也其失者社卽地示一也稷爲原隰之神二也稷是社之細別三也王得者社非祭地一也定地位一難牲牢裘冕二難二也駁鄭自相違戾三也其失者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一也無配食明文不得稱配二也稷米祭稷反自食三也

又按朱子云社土神稷穀神最爲簡當云土神則隨土之大小皆得祭之若云地示則惟天子乃得祭而非社之謂矣

問鄭氏言稷不同地官封人註曰稷社之細也郊特牲鄭駁異義曰稷者原隰之神孔疏稷是社之細別大司農設其社稷之壝註曰后土及田正之神賈疏卽勾龍棄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註曰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其說不同當孰從與

按當以大宗伯血祭一條爲的

問經傳言社必有稷周禮小司徒賈疏曰諸侯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而陳氏禮書則曰王與諸侯皆三社二稷王社侯社無預農事故不置稷然與否與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有帝社無帝稷果有當與小宗伯云右社稷大社宜在公宮之右矣其王社所在經傳無文祭法孔疏或云在大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藉田不同何與

鄭樵通志曰天子三社諸侯三社立名雖異其實則同皆以勾龍配之稷周棄配之

按據註疏王社侯社在籍田詩載芟序曰春藉田

而祈社稷是王社侯社亦皆有稷也

馬彥醇曰祭法言立社而不言稷言社可以兼稷也

陳氏禮書曰藉田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

問明堂之制考工記以爲五室大戴禮以爲九室明堂位孔疏一云四堂十二室一云九室十二堂不同何與其所在之遠大戴禮在近郊三十里韓詩說在南方七里之郊淳于登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顏師古謂近在宮中孰得之與

朱子曰明堂之制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右个左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又曰所謂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

陳氏禮書曰淳于登以爲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于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

問鄭氏論明堂見于考工記註玉藻註者以爲宗廟路寢明堂異名同制蔡邕以爲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

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是數者同與異與左傳僖五年遂登觀臺服氏曰天子靈臺諸侯觀臺在明堂之中然則靈臺亦與明堂一處與

淳于登曰王制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卽云天子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玉藻又云聽朔于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爲一也(袁准同)

朱子曰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

陳氏禮書曰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敎學飮射于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于人鬼之室則失之瀆。楊信齋曰蔡邕所論以太廟靈臺辟雍合爲一處此失之雜者也

問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天與帝一與二與異配分祭何與鄭氏以明堂爲摠享五帝于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以爲配享明堂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帝則謂之宗祖宗

之義豈其然與孝經論嚴父配天而曰周公其人在周公以文王爲配在成王應以武王爲配成王而後又當以時王之父爲配不亦可與若定以文王爲配似嚴祖而非嚴父果何如與

朱子曰帝只是天天只是帝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詩緝陳氏曰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

陳氏禮書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

耳非謂配于明堂也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于經無見又況降五神于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

或問朱子曰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看來只得以文王配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 又曰文王配明堂永爲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

問五祀之文見于周禮禮記儀禮雜出于史傳多矣祭法有七祀五祀二祀一祀之不同何與鄭氏註曲禮五

祀以爲殷制註祭法七祀以爲周制然與否與祭法王爲群姓立七祀又自爲立七祀似有二七祀何與

張子曰天子立五祀見于周禮大宗伯司服小子曲禮月令曾子問禮運士之立五祀見于士喪禮祭法有七祀至一祀之法加以司命及厲而諸侯不祭戶竈大夫以下不祭中霤殆非推報之義又未嘗參見諸書恐非世之達禮

陳氏禮書曰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于五祀儀禮雖士亦禱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 又曰周禮大宗伯有司命而無司厲有五祀而無七祀而司命係天神五祀係地示祭法則合司厲司命與五祀而七其非周制明矣

羅泌路史曰祭法有二七祀天王不過爲群姓祀爲群姓祀即自爲矣烏有二哉

問諸書五祀不同禮記月令戶竈中霤門行白虎通五祀有井而無行路史以爲行神軷于始行非冬祀也而朱子則云五祀不祭井古人恐是同井孰爲當與世本湯五祀有井有行而無門說者以爲戶可兼門信與祭法五祀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左傳家語五祀勾芒

祝融蓐收元冥后土荀子楊倞註五祀一以爲五德之帝一以爲礿祠烝嘗及大祫一以爲即國語禘郊祖宗報皆非戶竈中霤門行之五祀何與鄭氏註五祀于曲禮則依月令之五祀于王制則依祭法之五祀于周禮大宗伯則先鄭以爲五色之帝後鄭以爲五官之神其不同何與

陳氏禮書曰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而已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中霤人所資以居者竈井人所資以養者所以祀而報之 路史曰必欲祀行則法湯之去門爲允惟戶即兼門而井竈非國家

可得廢者

按陰祀自血始以地道有幽陰之義而求之以血也故社稷五祀五嶽皆云血祭若勾芒蓐收之五官當從祀天神不當在地示內左傳家語先鄭後鄭之說皆非是

問蜡祭八神先儒不同鄭氏郊特牲註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王肅分貓虎爲二而無昆蟲呂大臨無先嗇而有百種餘同王義陳氏禮書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禽獸六坊七水庸八當孰從與

今考定 先嗇一始種五穀興農事是爲田祖 司嗇二守其法以教民稼穡者 農三勸農之官是爲田畯 郵四始造郵舍俾田畯居之以督耕者 表畷五治疆理田而植樹木以爲標列阡陌以爲道者 坊六始造隄防以障水者 水庸七始造水溝以注水者 禽獸八卽貓虎貓食田鼠虎食田豕故迎其神而祭之 蔡敬齋曰先儒悞合郵表畷爲一非是鄭氏以祝辭昆蟲草木之語因以昆蟲爲一夫昆蟲不當祭若祭除昆蟲則亦當祭除草木者而不止于八矣况詩云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則除昆蟲亦先嗇司嗇事耳貓虎食禽獸亦不宜分祭百種以報嗇言祭用百種之穀以報先嗇司嗇云耳若祭百種之穀則是祭穀神而爲社稷之祭非蜡祭矣

問蜡與臘之義月令有祈年大割臘先祖五祀之文鄭註俱以爲蜡祭孔疏對文蜡臘有別揔其義俱名蜡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註以爲蜡黃衣黃冠而祭註以爲臘蜡與臘一與二與蔡邕獨斷周曰大蜡漢曰臘然左傳月令並有臘文蔡氏之說果可信與周禮司服祭群小祀則元冕鄭註以蜡祭四方百物爲小祀則王于蜡

祭宜元冕而有素服黃冠何與陳祥道以素服黃冠爲執事者之服方愨以皮弁素服爲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爲助祭者之服孰有當與

玉燭寶典曰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而異祭

按蜡祭四方百物臘祭先祖五祀各爲一祭蜡國祭臘家祭年不順成廢蜡不廢臘此蜡與臘之別周禮雖稱祭群小祀則元冕然冕服始于黃帝而蜡始神農時未有冕方愨主祭者皮弁素服助祭者黃衣黃冠于理或然

問四望三望之解不同周禮大宗伯旅四望先鄭註日月星海後鄭註五岳四鎮四瀆小宗伯兆四望先鄭註四望道氣出入大司樂祀四望鄭註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地官舞師鄭註以四方之祭爲四望許愼云四望日月星辰河海泰山不同何與春秋猶三望杜註以爲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公羊傳以爲泰山河海鄭氏以爲海岱淮孰爲是與

〔楊信齋曰〕四望之說唯鄭氏註小宗伯云五岳四鎮四瀆其說爲是

〔蔡敬齋曰〕五岳四鎮四瀆之說是矣而以公羊傳河海潤于千里及學記三王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推之則四望中當有四海也〔按〕舜典望于山川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是四望爲祭山川而屬地示也鄭衆許愼杜預皆兼天神而失之雜

〔張治曰〕公羊三望之說必有所傳鄭氏恐臆說

問經傳有南郊無北郊詩周頌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也孔疏雖南北有異以俱在郊故揔言郊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蔡傳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林之奇以爲一則用于南郊以祀天一則用于北郊以祭地則祭地亦得稱郊與馬氏文獻通考謂北郊之名亦出緯書孝經緯祭地示于北郊又似不得稱郊者何與

〔書經傳說彙纂曰〕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禮固明言之而北郊未有明文此經之偶缺耳

〔按〕禮但有瘞于北郊之文而無祭地北郊之文然據圜丘在南郊則方丘在北郊無疑孝經緯所云正可補經文所不及未可輕議

問祭法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而禮運則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不同何與杞宋又何得有郊與

〔張子曰〕夏郊鯀以其祖也禮運杞之郊也禹也必繫時王之命不使郊鯀

〔清江劉氏曰〕蓋湯放桀封禹後以上公遷鯀而郊禹武王殺紂封湯後以上公遷冥而郊契祭法言其始禮運言其終也

〔按〕魯之郊止是孟春祈穀之郊非冬至圜丘之郊杞宋有郊亦止孟春祈穀之郊耳張子謂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卽以二王之後待魯其說是也然則二王之後固得有殊禮矣

禘祫

問鄭氏說禘不同于周禮大司樂祀天神地示人鬼之祭註以爲三者皆禘大祭而天神又分郊丘兩禘于祭法

禘黄帝註以爲祭昊天于圜丘于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註以爲郊祭感生帝靈威仰說禘凡四何與唐趙伯循則以禘其祖所自出爲太祖之父祭法所云乃是禘黄帝于顓頊之廟而以顓頊配之禘嚳于契稷之廟而以契稷配之朱子亦取其說然則鄭氏之說皆非與

楊信齋曰按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註妄稱圜丘爲禘祭法禘宗祖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耳而註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云云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耳于祀天乎何與而註妄指爲祀感

生帝同歸于誤甚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强析爲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耶

問禘祫之義有謂禘祫一祭二名取其諦審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群祖謂之祫者賈逵劉歆王肅王制孔疏後漢書章懷太子賢註歐陽禮樂志是也有謂祫則合食太廟禘則各于其廟者鄭氏禘祫志說也有謂禘止祭毁廟之主者鄭氏司尊彝註也有謂禘兼毁廟及群廟之主者孔安國也有謂禘爲終王之祭毋一王終新王即位纘夷來助祭者劉歆服虔顏師古王安石吳斗南也有謂祫止毁廟合食禘則諸侯王會祭者張純漢制也有謂祫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者何休公羊註也有謂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者袁准虞喜也有謂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群廟合食于前者程子陳祥道也有謂禘其祖之所自出止以祖配祫則已毁未毁之主皆合食太廟者趙伯循陸淳朱子楊信齋也諸說紛紛孰爲當與

陸淳曰禘于始祖廟祭所出之帝便以祖配不兼

群廟

陳氏禮書曰漢時以禘祫爲一祭故其禮如烝

王肅曰如鄭言各于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

按大傳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通禘耳與終王世見無涉禘祭不兼群廟何緣功臣與享何休之說非矣楊信齋引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爲祫祭功臣與享之証然烝亦四時之祭盤庚云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安國傳曰配食于廟大享烝嘗也都不指禘祫言或引長發大禘詩

言實維阿衡爲証然詩序之說朱子非之不足爲據。

楊信齋曰南北諸儒論遠祖則以郊宗石室爲言人之易惑豈不可歎。

按禘以大傳之說爲正祫以公羊傳之說爲正。

問禘祫年歲不同有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者禮緯張純鄭氏大宗伯註賈氏疏也有謂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者鄭氏王制註商頌箋也有謂五年再殷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者徐邈也有謂二十五月殷者曹述初也有謂禘三年大祭之名者杜預僖八年春秋註也有謂禘則三年祫則五年者楊勛文二年穀梁疏也有謂禘祫並三年者徐彥公羊疏杜氏通典也有謂禘祫自相距各五年者孔氏周頌疏也有謂間歲奇偶行之者高堂隆也有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者楊信齋也其禘祫之時月說亦不同有謂禘以夏祫以秋者崔靈恩也有謂禘以孟夏祫以孟秋者鄭氏也有謂禘以春祫以秋者毛氏周頌傳也有謂殷祭用孟冬時者徐乾也有謂殷祭皆冬夏者孔安國也有謂禘以四月祫以十月者張純也有謂禘以五月祫以六月者通典也其以禘祫爲喪畢之祭者說亦不同有謂喪畢而祫者鄭

氏大宗伯註王制註也有謂喪畢始禘者鄭氏閔人註商頌箋也有謂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者何休公羊註也有謂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者通典也凡此之說孰爲當與。

張子曰欲知禘祫之說當如趙伯循斷然立義禘也祫也郊也必歲有之豈容有三年五年之說。

趙伯循曰以諸經書之文証之並無禘爲殷祭之處則禘不爲殷祭明矣殷重大之義也。楊信齋曰鄭氏一禘一祫之說出于春秋魯禮及緯書溺于緯書之僞其蔽惑不足責也謂出于春秋魯禮者並無事實可証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穿鑿附會以文致其說而已。馬端臨曰光成二十八年張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爲周禮。

按周禮大宗伯六享有肆獻祼饋食二享註禘也祫也按此六享並舉必每歲有之張子之說是也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鄭註追享即禘朝享即祫以其攙于四時之祭故曰間祀據此云四時之間祀而不云五年之間祀則五年再殷之說不確矣論禘祫年歲不同凡十條都無是處

蔡敬齋曰宗廟一歲六祭仲春而祠孟夏而禘仲夏而禴仲秋而嘗孟冬而祫仲冬而烝 山堂考索曰祫祭或以爲秋或以爲冬不若張純以祫爲冬祭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飮食而祭之

按論禘祫時月不同凡七條以張純說爲是

楊信齋曰喪畢則有吉祭旣有吉祭之祫又有吉祭之禘也若如疏家謂鄭氏用穀梁練爲壞廟之說爾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此尤非也禘吉祭也練而遷廟之時遽行吉祭尤無是理

按何休遭禘則禘遭祫則祫是也但亦蒙喪畢爲文不知禘祫與喪畢全無交涉論禘祫爲喪畢之祭凡四條都無是處

問論語中庸大傳小記之言禘先儒以爲大祭是矣而王制祭統並云春礿夏禘郊特牲祭義並云春禘秋嘗則又爲時祭何與鄭氏註王制祭統以爲夏殷禮註郊特牲以爲礿字之悞其不同又何與

趙伯循曰禘非時祭之名此皆漢儒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鄭註祭統及王制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 虞氏曰鄭以王制祭統旣言春礿此郊特牲不當言春禘故爲礿字之悞然祭義又言春禘豈有二篇之文皆悞哉

時享

問九獻之節如周禮司尊彝註禮運疏並云祼二獻朝踐二獻饋食二獻酳尸三獻通爲九獻謂王及后各四諸臣一陳氏禮書以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酳尸三獻爲

九獻謂王及后諸臣各三三祼不在獻數楊信齋兩存其說孰爲可從

陳藴之曰九獻祼見于鬱人司尊彝註疏別而言之謂之九獻合而言之則有四節其一節曰祼凡經中所謂祼者是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此一獻也后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此二獻也其二節曰薦腥籩人所謂朝事司尊彝所謂朝踐是也后旣祼之後王出迎牲于門祝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后于是薦朝事之籩豆王迎牲入廟麗于碑親殺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爲

七體薦于神坐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三獻也后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四獻也其三節曰薦熟籩人所謂饋食司尊彝所謂饋獻是也朝踐之後乃體解其犬豕牛羊烹而熟之后于是薦饋食之籩豆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五獻也后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六獻也其四節曰酳自饋食之後尸始有飲食之禮尸食訖后又薦加籩豆王以玉爵酌朝踐之醴齊以酳尸此七獻也后以瑤爵酌饋食之盎齊以酳尸此八獻也后酳尸後諸臣又以瑤爵酌齊獻尸司尊彝所謂皆有罍

諸臣之所酢者以備卒食之三獻此九獻也以上九獻謂之正獻九獻之後遂行玉爵爲旅酬矣

〔按〕九獻當以註疏及陳藴之之說爲是禮書據大行人再祼而酢饗禮九獻之文以爲二祼不在獻數然按大行人疏饗禮九獻謂後日王速賓賓主就廟中行享是再祼與九獻並非一日所行之禮未可援以爲據又司尊彝三言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一指春祠夏禴言一指秋嘗冬烝言一指追享朝享言非謂一祭之中諸臣有三酢也

問九獻有朝踐饋食朝獻再獻之名見于周禮司尊彝籩人醢人詳矣據諸儒說六享並有此四節而司尊彝經文于春祠夏禴言朝踐再獻秋嘗冬烝言朝獻饋獻分屬何與王介甫以爲朝獻即朝踐饋獻即再獻其說然與

〔按〕朝獻即食後酳尸之一獻再獻即后酳尸之亞獻乃九獻之第七獻第八獻也註疏極明司尊彝分屬言之者互文以見義耳楊信齋云謂之朝獻者蓋以酳尸因朝踐之尊而得名謂之再獻者蓋以朝獻王一獻后未獻今后再酳尸而乃謂之再獻其說是也介甫解悞

問朝踐饋食之禮其間節目次序先儒多參錯不一禮運郊特牲爓祭孔疏以爲朝踐時夏官小子賈疏以爲饋食時祭義報氣報魄註疏以朝踐饋食釋之而慕容彥逢以二端皆爲朝事禮器君親制祭鄭註以爲朝事進血膋時而陸佃以爲在祼獻時郊特牲舉斝角詔妥尸孔疏以爲饋食薦熟時而陸佃以爲在朝踐之前郊特牲蕭合黍稷註疏以爲薦熟時而陸佃以爲朝踐時郊特牲祭黍稷加肺孔疏以爲綏祭時饋食之事而陸佃以爲朝踐時凡此諸說何者爲長

〔按〕朝踐在堂以神道事尸故薦血薦腥薦爓皆尚

氣之事饋食在室以人道事尸故薦熟薦黍稷皆
尚味之事郊特牲以爓祭爲用氣孔疏以爲次于
腥而薦之堂固在朝踐時賈疏非也　祭義二端
既立註疏報氣謂朝踐之節報魄謂饋食之節是
也槩容解悞　陸農師四條皆非是俱當從註疏
問禮器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是祭之大小故
然不同矣然據郊特牲云血毛告幽全也是宗廟有血也
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是三獻有血也楚語云禘
郊則有全烝是祭天有腥有熟也郊特牲云腥肆爓腍
祭是大饗有爓熟也然則自郊與大饗三獻豈皆有血

有腥有爓有熟與禮器分別言之又何與
皇氏疏曰郊天與大饗三獻並有血腥爓熟今所
以各言者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
爓熟雖以郊爲主其祭天皆然也大饗之時血與
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于戶外薦血腥也雖以
大饗爲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其三獻之祭血腥
與爓一時同薦凡薦爓之時俱在薦腥之後但社
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是也至
正祭薦爓之時又薦血此文是也若群小祀之屬
惟有薦熟無血腥爓也以其神卑故耳先薦者設

之在前後進者設之在後
問經傳言祊有正祭之祊有繹祭之祊有門內之祊有
門外之祊註疏之說果皆當與其繹祭之祊又有賓尸
之名祊與繹或以爲一或以爲二繹與賓尸或以爲一
或以爲二其文均出于註疏果孰是與
按祊有二一正祭之祊楚茨祝祭于祊郊特牲索
祭祝于祊禮器爲祊乎外祭統而出于祊是也有
繹祭之祊郊特牲祊之于東方家語周禮繹祭于
祊是也註疏以禮器祭統二祊亦屬繹祭非是祊
在廟門內盖祭禮無行于廟門外者註疏以繹祭

之祊在廟門外亦非是絲衣小序繹賓尸也據家
語繹在于祊是祊與繹爲一事非繹祭之外復有
祊祭也賓尸者既祭而燕尸于堂非即指賓尸爲
繹也陳氏禮書曰祊其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
也繹祭謂之祊而祭之祊不謂之繹繹之名施于
天子諸侯賓尸之名亦施于卿大夫

廟制

問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王
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
廟遠廟爲祧有二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喪

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所記不同何與漢儒韋元成以爲天子五廟合文武二祧爲七劉歆以爲天子七廟合文武二祧爲九鄭氏王制註又有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之異孰爲當與

〔楊信齋曰〕三壇同墠之說出于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爲之非宗廟之外預爲壇墠以待他日有禱也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墠爲鬼也祭法所言難信〔陳澔曰〕此章曰王立七廟而以文武不遷之廟爲二祧以足其數則其實五廟而已若商有三宗則爲四廟乎詎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則大

祫升毁廟之文何用乎

〔劉原父曰〕而立四廟云天子立四廟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耳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吳草廬曰〕大傳以其祖配之之下有此六字劉氏所謂有缺文者是也

〔劉歆曰〕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于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由是言之宗無數也〔朱子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禘祫議曰〕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

問王制諸侯五廟註疏以爲王之子弟封爲諸侯則全無廟異姓始封得立五廟陳氏禮書以爲異姓始封止立四廟孔疏又謂魯有文王廟姜嫄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幷周公及親廟其有九廟何不同與

〔陳氏禮書曰〕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王之子弟始爲諸侯不得立出王之廟後世子孫祖其始封者而已異姓初封蓋亦廟止高祖而已謂得立五廟無是理也

〔按〕魯禘祭文王于周公廟以周公配之初無文王

廟也閟宮言赫赫姜嫄是頌僖公而推本后稷之生以及于姜嫄非有姜嫄廟也武宮之立春秋譏之魯止應立周公魯公及四親廟六廟而已

問王制云士一廟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何不同與程子以爲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皆不害祭及高祖其說然與

士一廟〔鄭註〕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孔疏〕謂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昏義云八十一元士總稱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

〔萬斯大曰〕予言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禰人或疑

其無據更據經傳以明之一徵之于祀典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若大夫士不得祭高祖祫時何以得及之乎再徵之于祔禮小記大夫士之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中一而上則高祖姑矣祔于高祖姑則高祖有廟矣而何得不祀之乎更徵之于服制喪服為曾祖齊衰三月註謂高祖服同設適曾元孫承重于高曾亦應為之服斬矣以齊斬之親死即遷之而不祀豈禮之所安乎

問昭穆之制朱子以為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固然矣然此言父子相繼之常耳如兄弟相繼而立將異昭穆與抑同昭穆與如曰同昭穆則馬端臨所謂或昭多穆少或昭少穆多創造煩擾對偶偏枯而三昭三穆之制不可行如曰異昭穆則既不能守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之說且兄弟各為一世則必如馬端臨所謂商武丁祀不及曾祖唐懿宗祀不及高祖汪克寬所謂齊頃不得祭其祖衛成不得祭曾祖或同或異兩者俱無以處之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者果何道與

〔文二年左傳孔疏〕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理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

〔萬斯大曰〕昭穆之義生于太廟祫祭位鄉而子孫因之以定其世次故父子異昭穆而兄弟則昭穆同若夫廟制則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為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為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知同廟異室古人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得指之為後人之臆見也得乎此制則位置井然雖如殷之兄弟四人相繼陽甲盤庚小辛小乙亦豈有昭多穆少或昭少穆多如馬端臨所謂對偶偏枯之慮哉朱子周九廟圖可以處常而不可以處變故孝王以叔居子列弟處孫行遂使夷王以穆而居昭厲王以昭而居穆蓋亦未酌乎此制也

〔任啟運曰〕朱子議祫禘以太祖為昭太宗為穆欽宗為昭高宗為穆蓋因宋制而言觀欽宗高宗當為一世而同祧一疏則知朱子云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者為定論而欽昭高穆之說非確論矣

律呂

問十二律有辰位次第有相生次第又有七音次第何

如

辰位次第　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

相生次第　黃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仲

七音次第　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國語謂之七律左傳謂之七音

問樂有五聲十二律又有七律十八律二十八聲八十四聲六十調其義何如

七律見國語即五聲二變

十八律以下見律呂新書　十二律合六變黃林太南姑應蔡氏曰變律止于六者以非正律故不爲宮

二十八聲朱子鍾律篇註曰正變十八律各有半聲爲三十六聲其間有八聲雖有而無所用實計二十八聲而已

八十四聲卽旋宮十二宮各有五聲二變凡八十四聲

六十調朱子曰卽旋宮圖內六十聲也其二變二十四聲非五聲之正不可爲調故止于六十也

問律呂上生下生史記前後互異先儒說亦不同有以律爲下生呂爲上生者則如史記生鍾分前漢志晉志劉歆京房蔡邕陳暘樂書蔡氏律呂新書也有以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者則如史記律寸鄭康成孔穎達淮南子杜佑通典陳祥道禮書朱子鍾律篇也其說孰長

律呂正義曰蕤賓之生大呂漢志主下生通典主上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亦取上生蓋蕤賓下生則三分損一僅大呂之半必倍之始得其全上生則三分益一適得大呂之全與其下生而得其半孰若卽用上生之直捷簡當耶

問黃鍾之長史記主八寸一分漢書主九寸爲九十分

呂氏春秋主三寸九分朱子鍾律篇蔡元定律呂新書從史記之說劉歆京房鄭康成宋李照房庶司馬光胡瑗范鎭從班氏之說晉志隋志明李文利從呂氏之說不同何與

史記索隱曰律九九八十一故云長八寸十分一而漢書云黃鍾長九寸者九分之寸也劉歆鄭元等皆以長九寸爲十分之寸不依此法也　律呂新書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朱子鍾律篇用其說史記以九爲法漢書以十爲法而黃鍾之爲九寸則同

明季本曰長三寸九分當爲長九寸空徑三分之悞故漢書引此語削去長三寸九分五字蓋有以知其非矣

問相生之法有本一而三之者有置一而十一三之者有置一而九三之者不同何與

本一而三之者管子凡起五音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是生黃鐘以成宮 按此論五音之相生

置一而十一三之者淮南子十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積分十七萬

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 按此定黃鐘之積數

置一而九三之者史記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九寸命曰黃鐘之宮 按此定黃鐘之寸數

問律呂以隔八相生乃京房以隔九相生劉向以隔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明鄭世子律呂精義下生隔八上生隔六又有左旋隔八右旋隔八左旋逐位右旋逐位相生之不同亦有可採者與

按京房劉向說律呂新書論其非是鄭世子律呂精義不用三分損益不拘隔八相生用開方乘除歷十二位而轉生黃鐘之半律其說杜撰不經

問五聲二變十二律與度曲家之七字譜同與異與其相配之法可得言與說者謂四上見于大招之文工尺等譜于盛唐之樂調譜字即古樂可然與否與西法亦有七音又不用丁凡等字何與

楚辭大招篇曰四上競氣極聲變只 黃佐曰大呂爲四仲呂爲上歌者激氣使角聲轉清

唐祖孝孫七字配七聲

一宮工 二商凡 三角六 四變徵五 五徵乙 六羽上

七變宮尺

唐律譜七字配十二律

黃合半六 太四半高五 姑乙 蕤勾 夷下工 無下凡

大下四半下五 夾下乙半緊五 仲上 林尺 南高工 應高凡

律呂正義新譜七聲

工凡六五乙上尺與祖孝孫同

律呂正義新譜十二律

黃低工 太低凡 姑低六 蕤低五 夷低乙 無低上 半黃低尺 半太低工應黃

大高工 夾高凡 仲高六 林高五 南高乙 應高上 半大高尺 半夾高工應大

西法七音

易堂問目卷之二

臣吳　鼎輯

易經

問重卦之人王弼虞翻孔穎達以爲伏羲鄭康成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司馬遷楊雄以爲文王並爲當與

孔穎達曰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謂伏羲矣上繫論四營而成易十八變而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則是時伏羲已重卦矣又下繫首言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十三卦取象非重不可況周禮三易別皆六十有四當以王虞孔氏之說爲定

問卦辭取象涉大川者需訟同人蠱大畜益渙中孚爻言涉大川者四謙初頤五上未濟三其象何取又卦言利涉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言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利涉者一其義何別

胡雙湖曰需訟取乾坎象需乾方遇坎健足以行故云利涉訟乾已遇坎健無所施故云不利涉又訟與同人互巽木及離虛舟象蠱與大畜互震皆有木象益兼取震巽木象中孚取巽木行兌澤象渙取巽木行坎水象而二卦又皆互震木象

錢啓新曰需訟未濟指坎言益中孚指巽合震合兌言渙指坎巽言蓋坎兌水皆川象而震巽木皆可爲舟楫以濟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象曰乘木舟虛渙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渙渙蓋合二體以取象也謙中爻坎蠱下體巽中爻兌同人中爻巽大畜中爻兌頤下體震順五柔危止體所以不可涉上能反爲震故利涉云

問易之取象如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至於按文索卦若屯之有馬而无乾離之有牛而无坤乾之

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其義云何

錢啓新曰馬之取象原不單指乎乾屯之上坎下震皆馬象也又牛順物也但有巽順之德即成牛象无妄或係之牛巽也離之畜牝牛巽也乾馬坤牛煞定取象聖人无是也

胡雙湖曰說卦震坎稱馬曰馵足曰美脊故屯多馬象他卦諸爻稱馬如賁四大畜三明夷二睽渙初中孚四自大畜取乾象外餘皆有震坎大畜亦有互震

按坤牝馬以配乾爲象晉馬互坎坎多馬美脊亟

心下首薄蹄皆是故曰錫馬蕃庶

問易有九六七八之數先儒說者不同一則孔疏謂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一則馬融王肅謂九者天一天三天五之積六者地二地四之積一則邨富國謂天陽象奇一畫中實得三分參之則爲九地陰象偶一畫中虛比陽闕一分而得二分三而兩之爲六一則沈括謂老陽九揲而得故其數九少陰八揲而得故其數八少陽七揲而得故其數七老陰六揲而得故其數六一則錢啓新謂天圓象奇而徑一者其圍三故奇數三地方象偶而徑

一者其圍四而用半故偶數二揲之三變凡三奇者參其三而爲九三偶者參其兩而爲六至於兩奇一偶則亦參其兩奇而爲六兩其一偶以爲二而合之爲八兩偶一奇則亦兩其兩偶以爲四參其一奇以爲三而合之爲七此九六七八得數之實之數說者似皆可通果孰從與至易以九六名爻不用七八程傳以爲九陽之盛六陰之盛八則陽生非純盛矣本義以爲老變而少不變故陽爻爲九陰爻爲六二說果孰當與

〔按〕圖以一二三四合爲七八九六書以一二三四而含七八九六易用成數不用生數者水火木金非土不成也 孔疏陽兼陰陰不兼陽之說何楷曰此於說九六通矣然二少之說無所依據 馬氏王氏積數之說〔朱子曰〕此雖合乎積數之一端而於七八不可得而通 邨氏一畫三分之說據此則三男之卦實得七分三女之卦實得八分甚爲巧合然皆以三畫卦爲言與一畫之爻無預 沈氏以過揲明其數錢氏以掛扐明其數合之其義乃備 爻言九六不言七八者傳主象言義主占言主象正義主占餘義

問乾坤獨有用九用六之繫本義訓六爻皆變剛而能

柔若說陽變陰是九變則八宜云用八陰變陽是六變則七宜云用七若云九變則六六變則九占法又無此例其義云何

〔朱子曰〕漢魏伯陽參同契曰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也六虛者卽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也 〔錢啓新曰〕九言用猶龍言乘用九分而六潛見惕躍飛亢各成其用合而一潛見惕躍飛亢皆若不自用而各相爲用而有爲之用見群龍无首通六龍以爲見不執於一龍以爲見並

无據見在所乘之位而見其獨可爲首者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是乾揔頭學問用六利永貞是坤揔頭學問　〔高景逸曰〕六龍者聖人所時乘本无首也群龍見則无首見　〔何楷曰〕乾變則之坤坤變則之乾若以之卦占則是天地君臣易位也而可乎故聖人更爲之義曰群龍无首則乾之化也然而乾德自如也曰利永貞則坤之化也然而坤德自如也

問坤先迷後得主利傳義先迷後得句主利句然文言云後得主而有常似主字宜屬上讀傳義又云主下當

有利字然與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說者不同有謂不宜得宜喪者王弼程子吳澄來知德何楷也有謂宜得不宜喪者龍仁夫胡一桂徐之祥郝敬也有謂得喪咸宜者朱子張浚俞琰鄭維嶽錢啓新唐鶴徵高景逸也孰爲當與

〔周易折中曰〕後得主當以孔子文言爲據　〔俞琰曰〕坤從乾而行先乎乾則迷而失道後乎乾則得乾爲主而利得朋喪朋隨寓而安豈是皆以貞自持

〔朱子曰〕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喪朋亦自不妨爲有慶　〔錢啓新曰〕西南不得朋乾坤不列矣東北不喪朋坤不承乾矣

〔按〕經文並舉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而統之曰安貞吉則得喪咸宜之說爲是方其在西南則安乎西南猶女子在室則安乎父母家及其往東北猶女子嫁而從夫則安乎夫家在此亦貞吉往彼亦貞吉

問隨初官有渝有以主守有變易爲訓者程傳也有以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爲訓者朱子本義也有以卦變上下相易爲渝者項安世也有以爻變陽變陰爲渝者吳澄也有以无係訓有渝者錢啓新也出門交有功有泛

言交不主何爻者程傳本義也有主交二爲言者俞琰來知德也有主交四爲言者龍仁夫吳澄錢啓新高景逸何楷也有主交五爲言者唐鶴徵也有主交上爲言者九家易也孰爲當與

〔周易折中曰〕陽爲陰主故曰官夫陽爲主而陰隨之者正也今以剛而下柔是其變也故曰官有渝

〔按〕本義以偏主訓官似未切不若程傳爲明順項氏以上下相易爲渝則上亦可以謂渝吳氏陽變陰爲渝爻爻可變則爻爻可謂之渝何獨初九曰官有渝耶錢氏預侵二三爻爲說亦未的

龍氏曰四與初應陽剛同體而居近君之位其力足以援初者必出艮之門闕而與四交則可有功

高氏曰不比於二陰而從四破私局而從正大也

按諸說惟交二交四兩說可通然門以艮門取象以初交二未可謂之出門當以交四之說爲諦

問隨六三係小子失丈夫有謂二係初失五者王註孔疏程傳朱子本義吳澄錢啓新高景逸唐鶴徵何楷也有謂二係三失初者龍仁夫俞琰來知德也有謂二係初失四者胡一桂郝敬也有謂二係五失四者虞翻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有謂三係四失初者虞翻王註孔

疏程傳本義胡炳文胡一桂吳澄錢高唐郝何也有謂三係四失二者龍仁夫俞琰也義孰長與

胡炳文曰易之例不問陰陽小子皆指初言漸初六陰亦稱小子也六二失丈夫失其不可失也故不言得六三失小子而言有求得失其所當失也失乃所以爲得

按在六二當以係初失五之說爲正在六三當以係四失初之說爲正係取巽繩象小子以初爻取象丈夫以剛爻在巳上者取象與震男兌女之象无涉 謂二係三失初者二三兩陰情不相得二无係三之理且三豈可謂二之小子乎初二相比而相得亦何嘗失初耶 謂二係初失四者四與二非比非應何丈夫之稱耶 謂二係五失四者以居尊之五爲小子以非應之四爲丈夫爻亂倒置 謂三係四失二者龍俞以二三兩爻迭爲小子亦非

問蠱言先甲後甲巽言先庚後庚諸儒之說不一有以始終爲言者子夏傳程傳張子游定夫呂東萊郭白雲趙汝楳王秋山也有以命令爲言者王輔嗣孔仲達呂與叔焦弱侯也有以干支先後爲言者蘇子瞻也有以

卦圖爲言者馬季長胡雙湖胡雲峯來矣鮮也有以卦變納甲爲言者虞仲翔張紫巖朱漢上熊明來項平庵何元子也有以辛丁癸爲言者鄭康成朱子本義也有以兌巽爲言者郝仲輿也有以筮日爲言者朱子語錄龍麟洲吳幼清也有以互卦爲言者俞玉吾齊節初錢國瑞唐凝庵也凡此諸說孰爲長與

錢國瑞曰蠱事之壞事物始必飭終必蠱先甲後甲以中爻震木爲象震之出日之甲春之始反終而原其始所以飭蠱巽事之權事物過中必有庚先庚後庚以中爻兌金爲象兌之說日之庚秋之

中裁其過以歸于中所以制巽蠱之甲言于卦合上下而其有事巽之庚言于爻申命行事之主獨五也

(按)甲庚凡九解三十二家惟錢氏為精確 以終始為言者按程傳亦是但于蠱言甲巽言庚未晰其所以然張子後甲先甲文屬倒置游定夫甲仁庚義蠱言幹貴有振起挺立之義何以獨取仁且仁與義亦豈可限以三日耶 以命令為言者按註疏令甲之名起于漢以令有甲乙之次而非即穉令為甲以申命解庚字亦無稽據 以干支先

後為言者子瞻以干支之先後為蠱巽之相反既屬附會以先甲後甲為治亂自然之勢則蠱竟無能幹者矣何以又言九五能幹以幹屬九五則他爻皆非能幹者矣何以諸爻並言幹 以卦圖為言者馬氏艮先巽後蓋以流行次序為先後幾湖矣鮮巽先艮後蓋以南北方位為先後義皆未的矣鮮于卦以後天圖為說于巽以先天圖為說倒亦不一雲峯與矣鮮相反而失則同 以卦變納甲為言者虞翻于卦則逐爻遞變于經則逐字分割強以配合以証成其納甲之說牽合責无妄尤

无關涉納甲主月不主日漢上兼日言之兩岐之見紫岩又添小畜泰更无涉熊氏添出伏卦益誕

以辛丁癸為言者辛取自新丁取丁寧若隱語然 以巽兌取象者郝以巽木為甲不依納甲又不依方位不知何說 以筮日為言者猶今占某某日吉膚淺甚矣吳氏以離納甲為言亦與魏伯陽虞翻納甲原法不合

問臨八月有凶有主遯月為周正之八月者鄭康成虞翻何妥程傳郭雍王昭素胡旦朱震楊時劉牧朱子本義呂祖謙蔡淵吳澄也有主觀月為夏正之八月者褚

氏李舜臣林栗俞琰龍仁夫來知德唐鶴徵及本義第二說也有主否月為商之八月者蜀才荀爽王弼孔穎達何楷也有主本卦兌體言者錢一本郝敬陸振奇也果何月與復七日來復有主六日七分者焦贛京房楊雄馬融鄭康成宋衷虞翻陸績范望郎顗關子明王弼李鼎祚孔穎達胡旦朱震也有主自剝至復隔坤六爻兼復初成七日者子夏傳蘓軾劉遵王昭素也有主自姤至復為七日者陸績虞翻侯果褚氏莊氏程傳本義胡瑗楊時呂大臨蔡淵郭雍王申子何楷也有主自復初一陽歷六爻反初為七日者龍仁夫也有主本卦震

體之象者朱子語錄鄭剛中陸希聲劉牧王洙龍昌期楊簡吳澄錢一本郝敬也義孰長與

朱子曰復七日只取七義猶臨八月只取八義

錢氏曰復以初爲震主屬少陽爲七位于東爲日于剛爻爲長剛長之體來之于坤下是爲七日臨以二爲兌主屬少陰爲八位于西爲月于柔卦爲消柔消之體至之于坤下是爲八月復一剛反滿局都是陽生之氣臨二剛浸長滿局反是陰消之氣震一剛爲主二君二民君子之道兌二剛爲主二君一民小人之道

郝氏曰兌正秋也八月秋金正王潮汐方盛澤水泛溢地上故謂八月之象

周易折中曰七八者陰陽始生之數也若拘拘于卦氣月候之配則震既濟之七日與夫三年十年之數皆多不可通者矣

錢氏曰至于八月有凶如以遯爲有凶遯云亨以觀爲有凶觀以中正觀天下似不必借他卦以補臨義夫子曰消不久若經歷八箇月應有許多時何得不久三月尚言久況八月乎

按若以陰陽消息言則否自與泰對不與臨對若謂文王殷人從殷正則公劉國豳已用一之日二之日紀候矣

六日七分孔疏引易緯稽覽圖曰卦氣起中孚故坎離震兌各主一方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六十卦分之卦別各得七分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言七日王昭素駁之以爲未甚確當胡旦朱震並難之宋咸又駁卦氣起中孚以爲京房輩假易之名以行其壬遁卜祝陰陽術數之學朱震又難之辨難凡十二條見山堂考索

按胡旦朱震左袒緯文未免支離昭素所駁大槩得之何氏訂詁所駁更明白　七日之義或自剝數起或自姤數起或就本卦初爻數起理皆可通然臨八月復七日分明對舉如一爻爲一日之說則臨之八月當言八日如古人以月爲日之說則復之七日當訓七月今既一言八月一言七日便不應互相假借故惟本卦震兌取象之說爲明確

問豐初言配主四言夷主有以四爲配主初爲夷主者王註孔疏程傳本義鄭汝諧陸希聲郭白雲胡雙湖錢啟新也有以二爲配主五爲夷主者俞石澗吳草廬也

有以四爲配主二爲夷主者唐凝庵何元子也有以震爲配主離爲夷主者龍麟洲也有以二主五配五主二夷者郝京山也孰爲當與

按初言配主四言夷主明以初四相應交互爲言四固震主與初同德相配稱配主初雖非離主然爲二所首麗成明之爻又一爲動初一爲明初若平等然故曰夷主初視四爲配以下偶上恭也四視初爲夷降上就下謙也註疏傳義之說爲是

問渙二渙奔其机有謂二奔初机者王註程傳胡安定蘇子瞻也有謂九奔二机者朱子本義也有謂四奔二

机者龍麟洲也有謂二奔四机者朱子發錢啟新也有謂二奔二机者何元子也有謂二奔五机者龔深父耿希道洪成季胡雙湖俞石澗也何者爲長

按二奔五机之說得之奔互震行象亦象初爻馬壯爲義机象與巽牀象同皆取巽木及奇偶自然象又有巽順于人之義初在險下以馬壯爲吉是貴去其險也二在險中而互震上行自能速奔出險上與五應同德相倚是以悔亡程傳云渙離之時二陽豈能同也若能同則能成濟渙之功當大吉豈止悔亡而已按渙有兩義一以因渙成聚爲言彖言假廟爻言有丘是也二以渙其險難爲言象言涉川爻言渙拯渙奔是也並不專主人之離散爲說渙以風行水上爲象若非二陽相同則有水无風何名爲渙二方在險賴震能奔悔亡已足安望大吉程傳所駁非也

錢氏曰傳義或以初爲机或以二爲安以二奔初則陷而失足以二爲安則何名曰奔風行水上曰渙而乃安坐水中何以言得願

問中孚九二鶴鳴子和我爵爾靡朱子以爲不可曉諸家之說不同有主二鳴五和二爵五靡爵爲懿德靡爲

繫戀者本義來瞿塘高景逸也有主二鳴三和二爵三靡者俞石澗也有主二鳴初和二爵初靡爵爲酒靡爲醉者安溪也有主二鳴三四和三四有爵而二靡之爵爲爵位靡爲分者龍麟洲也有主二鳴三和四我五爵二靡爵爲爵位靡爲繫戀者吳草廬也有主二鳴三四和五爵二靡爵爲得中靡爲風靡者錢啟新也有主二鳴初和二我五爵初靡爵爲陽實靡爲風靡者唐凝庵也有主二鳴三四和二我五爵三四靡爵兼天爵人爵者何元子也義孰長與

按中孚之卦本以二五中實三四中虛成孚義然

主孚在二五二五孚而後孚及三四故曰孚乃化邦此爻正以二五之孚及于三四者鶴澤鳥八月霜降則鳴兌正秋又爲澤故以鶴言兌爲口鳴象相鶴經鶴陽鳥也而游于陰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二以陽畫居陰位兌澤之中艮山之下鶴在陰之象子指三四二陰言陽大陰小艮體爲小子其子象震體善鳴兌西震東兌鳴震鳴如倡如和其子和之之象好爵猶言尊爵巽爵指五我吾二自謂爾指三四五居尊爲孚主二以震公侯相應成孚以五之所有爲有故曰我有好爵二勸三四

同孚于五故曰吾與爾靡巽爲繩有靡係象

問小畜彖小過五並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其異同之旨何如

同〔按〕兩卦兼有兌巽兌澤之氣上升爲雲兌陰盛也故爲密雲巽爲不果又風以散之故不雨畜兼離日之烜過兼艮止之義又巽陰木震陽木水生木淺其氣亦不雨象西郊皆取兌象兌西巽東自西向東之象〔李舜臣曰〕小畜小過皆陰用事故止爲密雲而不能爲雨澤〔馮椅曰〕雲者兌澤氣也小畜畜三陽小過包二陽陰陽皆失交通之義故不雨

異〔錢啟新曰〕兩卦辭同而意異畜雲密而不雨象曰尚往再有所蒸終必雨也過雲密而不雨象曰已上小過已過雲上則不雨也畜之自我西郊儲巽風于天上而不輕于施過之自我西郊隱震雷于艮山而不輕于發

問小過六二一爻說者不同有主四祖五妣五君五臣者程傳也有主三四祖五妣五君二臣者本義也有主四祖五妣五君初臣者俞玉吾也有主祖妣君臣皆五者龍觀復也有主四祖五妣三君二臣者吳草廬也有

主三四祖初妣三四君初臣者來瞿塘也有主四祖二妣三君二臣者錢啟新也有主四祖初妣五君二臣者唐凝庵也有主四祖二妣五君二臣者高景逸也有主初祖六妣五君二臣者註疏郝京山也有主四祖五妣五君三四臣者何元子顧亭林也兢爲當與

〔何氏曰〕陽在上者父之象尊于父者祖之象三爲父四爲祖五陰而尊妣之象妣在祖上則尊于祖者如周人祖后稷而以其母姜嫄爲妣故斯干云似續妣祖春秋傳我所欲曰及不期而會曰遇二五同類相求越三而四以應乎五是過其祖而遇

妣也五德爲妣而位則君三四近君皆臣也二未應五而先與近比之三四爲遇有不及其君遇其臣之象

按諸說惟何氏爲得之程俞吳同訓四祖五妣然以祖爲王父妣爲王母是以妻乘夫凌躐倒置已失妣之道矣何以過之而得无咎乎本義註疏吳錢唐郝訓遇其臣乃二之自遇于遇義既不的其字亦無着落

問小過三言弗過防之四言弗過遇之上言弗遇過之文勢一例而先儒之說或分句或不分句何與

按此皆以兩字爲句也卦名小過以陰勝乎陽得名勝者在陰故二上皆言過弗勝者在陽故三四皆言弗過過與遇竝指應爻皆有不宜上宜下之意 傳義以過防連讀訓過爲之備與弗過遇之弗遇過之之例不合語錄以過遇訓加待如過防之例仍與弗遇過之之例不合又云上遇過亦當作過遇義同九四夫小過之卦陰過陽而陽不能過陰三四弗過以陽故也上六非陽安得謂之弗過耶

問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先儒說者不同其一京房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凡五十虛一不用以遞來資其二馬融謂太極爲北辰太極遞生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運轉而用其三鄭康成朱漢上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五行氣通減五大衍又減一故用四十有九其四崔憬謂艮數三坎數五震數七乾數九兌數二離數十巽數八坤數六其用四十有九法長陽七七之數其五荀爽謂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有九其六董遇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而用四十九其七陸秉

謂大衍之數五十此脫文當云五十有五除六虛之位用四十有九其八楊元素謂以一加九以二加八以三加七以四加六以五加五而大衍之數成其九張紫岩謂分掛揲歸四其十而易以四成一其九而易以九變虛一卽太極其十張子謂三五參天地之數總四十有五幷參天兩地之五共五十其十一朱子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便是五十又虛其一以象太極其十二董叔重謂以圖書之中五衍而極之爲五十其十三吳草廬謂一至十爲小衍四者正位十者積數二衍四則八幷二爲十三衍四則十二幷三

為十五四衍四則十六并四為二十合為大衍五十其十四歸震川謂衍法因蓍而起蓍之半為五十其衍以四十八進退離合成陰陽老少之畫與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故用四十有九其十五錢啟新謂序卦四十九為革革曰去故五十為鼎鼎曰取新其十六俞石澗焦弱侯吳覲華謂通太極之一兩儀之二四象之一二三四八卦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為大衍之數五十太極體也不用故用四十有九諸說紛紛何者為長

〔吳容齋曰〕大衍之說孔子言之矣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也以意解易

而於十翼之外假辰宿等以實之何如以易解易之為便乎以易解易而或增洛書之數或減河圖之數以遷就于其間何如即孔子之言證孔子之說為至易而至簡乎諸儒之說俱未免湊合之病

獨俞石澗之說得之

問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本義謂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語錄則云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已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已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出本義之說則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由語錄之說則一二木三四火五六土七八金九十水兩兩牴牾何與其他諸儒之說有以相得有合皆指一與二者虞翻也有以相得有合皆指一與六者孔疏張南軒郭白雲也有以一與六訓相得一與二訓有合者朱漢上也有以天五奇自相得地五偶自相得摠并其數為有合者吳草廬何元子也有以相得有合訓為倚數者郝京山也諸說不同其優劣何如與

〔按〕太極圖說註云五行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

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蓋五行變化不窮必兼氣質論之乃為完備兩說原相通不碍 虞氏兩訓一與二孔疏兩訓一與六併兩義為一義則相得有合詞語複叠而各兩字亦無着落虞既以甲乙丙丁附之一二三四又以乾坤艮兌納之甲乙丙丁亦輾轉支離漢上相得有合之訓兩相互易而訓有合尤為舛錯吳氏相得之訓紛紜轇轕以有合訓摠并謂即下文云云夫摠并之數下文自明此處乃先言有合何其重叠疣贅而毫無意義耶郝氏訓合為倚不免杜撰訓有合單指成數言

亦屬偏枯俱不若本義之的。

問易有七卦九卦十三卦三十六卦四千九十六卦云何。

七卦 中孚同人小過謙節解大有此擬言擬動之事。

九卦 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此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

十三卦 離益噬嗑乾坤渙隨豫小過睽大壯大過夬此制器尚象之事。

三十六卦 六十四卦反對者五十六卦綜兩爲一實止二十八卦不反對者八卦合爲三十六卦。

邵子三十六宮都是春指此。

四千九十六卦 以六十四因六十四焦氏易林是也此引伸觸類之事。

問八卦成列因而重之是重卦似一頓添出邵子乃有十六卦三十二卦之說是重卦又逐漸生出何所見與

朱子曰因而重之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待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

按十六卦者是兩儀之上有八卦即二三四之互體也三十二卦者是四象之上有八卦即三四五之互體也此即中爻雜撰一本雙幹之理若謂三畫之上遽加八卦則是下三畫一每生二上三畫一乃生八矣一本八幹豈自然之象數哉大傳因重之云蓋只據現成六畫卦言之耳。

問參天兩地而倚數有以徑圍言者朱子本義也有以一畫三分言者朱子語錄蜀富國何楷也有以地二天三起數爲言者王弼韓康伯孔穎達張氏闢子明也有以河圖三天二地言者馬融王肅蘇軾張栻郭雍俞琰

來知德錢啟新也有以掛扐言者吳澄也有以六畫卦數言者虞翻也有以大衍之數言者鄭康成也有以八卦配天地之數言者崔憬也有以太極兩儀言者朱震也有以始畫一畫言者郝敬也紛紛不同孰爲長與。

按徑圍本義說是。

一畫三分朱子語錄一畫中有三畫三而參之則爲九此天之數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地之數不能爲三止于兩而已三而兩之則爲六故六爲坤。

蜀氏說見九六條。

地二天三起數孔疏古之奇偶以參兩言以兩是

偶數之始三是奇數之初故也不以一目奇者張
氏云以三中含兩有以一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
之德陽有包陰之道故也

周易折中取其說謂以筭言之則以一乘一以一除
一皆不可變故乘除之數起于三與二也以象言
之凡圓者錯置三點求心而規之即成凡方者錯
置兩點折角而矩之即成統而言之皆數也故參
天兩地者數之原也

謹按以上三說不同而其理通一無二蓋方圓徑
圍自天地言一畫三分自卦畫言惟徑一而圍三

故一畫中實有三分皆以一含三之象然不以徑
一起數而以圍三起數不以一畫起數而以三分
起數則又以三包一之義張氏之論深爲得之

周易折中尤証據精要 馬融之說朱子駁之崔憬
之說李鼎祚駁之虞氏鄭氏朱氏皆牽合異郝尤
支離

問易逆數之說有以圓圖言者邵子所謂自震至乾爲
順自巽至坤爲逆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
爲次故爲逆數朱子本義從之有以橫圖言者朱子語
錄所謂自乾一排至坤八全是自然故云逆數吳澄衍
其說以爲自左而右爲數已往所生之卦故曰順自右
而左皆推知未來所生之卦故曰逆由前之說似半順
而半逆由後之說似全順而全逆故語錄又謂若方圖
則一向皆逆若圓圖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是朱子亦
疑兩說之俱未協其義果何如歟

高景逸曰伏羲先天之位所謂數往者順也至八
卦相錯而爲六十四卦則以蓍而成所謂知來者
逆也易之有數皆以知來故曰逆數也前不云乎
蓍之德圓而神神以知來卦之德方以知知以藏
往往來之義明矣

問乾西北之卦管公明語劉邠乾坤天地之象天地至
大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于西北而與六卦同列
邠不能答公明亦未明所以說者以爲乾坤任六子而
自處于無爲之地程子非之以爲此大故無義理雷風
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
人之用豈可謂耳目手足皆用而身無爲乎朱子亦云
乾西北也不可曉如何陰陽只來這裏相薄今考諸家
鄭夾漈有西北尊嚴之說張南軒有陽自外來而爲主
于內之說亦有可採者歟

張南軒曰至于西北則陽自外來而爲主于內陰

恃已盛之勢而未肯聽命所以陰陽相薄
〔錢氏曰〕纔動則坤之用行纔靜則乾之體立震兌動靜之門也〔又曰〕自出震而離而坤皆坤用之行蓋人一日自朝而起皆有對有偶之用故爲坤自入兌而乾而坎而艮皆乾體之立蓋人一日至暮而寢皆獨知獨覺之體故爲乾〔何氏曰〕自東南至正西皆陰卦陰所以爲殺也乃爲生陰含陽也物之成形无不由于女類也自西北至正東皆陽卦陽所以爲生也乃爲殺陽含陰也物之受氣在乾而震則剛柔之始交也

問連山歸藏何代所作其名義何所取
〔杜子春曰〕連山爲伏義歸藏爲黃帝〔鄭康成曰〕連山夏易歸藏商易〔孔頴達曰〕連山神農歸藏黃帝
〔按〕當以鄭說爲是
〔鄭康成曰〕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絶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于其中周易者易道周普無所不備〔皇甫謐曰〕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並是代號〔山堂考索曰〕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周建子得天統故首乾商建丑得地統故首坤夏建寅得人統故首艮取成始成終之義
〔按〕當以山堂考索爲是
問易有三家云何
〔通考紀要〕商瞿受易于孔子傳至漢分爲三家其一田何十二篇易之本經後有施讎孟喜梁邱賀之學其一焦贛之易京房受之其說用卦氣值日專明占候其一費直之易始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後漢鄭康成魏王弼註皆用費氏易晉後弼學獨行

問易有三十六宮或以反對爲說或以積數爲說或以畫數爲說似皆可通孰爲長與
三十六宮都是春有三解其一六十四卦反對者五十六卦綜兩爲一實止二十八卦不反對者八卦合爲三十六宮其一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併其數爲三十六宮其一乾三畫坤六畫成九坎五畫離四畫成九震五畫巽四畫成九艮五畫兌四畫成九四九三十六爲三十六宮
〔按〕後二解雖于三十六宮之數皆合然據邵子詩

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皆以六畫卦言當以第一解爲的又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恰各十八宮

問河圖洛書異同凡幾事

按異者六其一圖中央四方分爲五位皆以生數統成數而同處其方書上下左右皆五層皆以奇數統偶數而各居其所其二圖終于十爲陰陽全數之體書究于九爲乘除起數之用其三圖生數居中成數附于五生數之外中爲主外爲客書奇數居正偶數附于四奇數之側正爲君側爲臣其

四圖明天地生成之體貴得偶書表陰陽消息之用主尊陽其五圖左旋而相生書右旋而相尅其六圖對待爲流行書流行爲對待 同者六其一五皆居中其二圖之地十歸于書之四隅其三圖中具十五外包十五書縱橫斜直皆十五其四一皆處下萬化之根其五皆木數居東卦畫象數所本其六圖通于易者自一而三而五三奇爲乾自二而四而十三偶爲坤推之六子皆具書通于易者乾坤六子陰陽相對各九畫與書數合七八十五九六十五與縱橫十五之數合

書經

問書有二十五篇二十八篇二十九篇三十四篇四十一篇五十八篇八十三篇百篇百兩篇百二十篇三千二百四十篇云何

二十五篇 隋經籍志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

二十八篇 隋志遭秦滅學至漢惟濟南伏生口授二十八篇

二十九篇 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

三十四篇 歐陽公曰伏生旣耄乃謬合三十四

篇爲二十九篇

四十一篇 隋志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

五十八篇 隋志孔安國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作書傳號古文尚書孔穎達爲正義

八十三篇 館閣書目鄭康成所次伏生書

百篇 隋志孔子刪書上自虞下至周爲百篇孔穎達曰百篇凡六十三序鄭馬王並云孔子所作

百兩篇 漢書儒林傳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

數十又採左氏傳書敘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黜其書。

百二十篇三千二百四十篇〔尚書緯〕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可取爲世法者凡百二十篇故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

問史通有疑古十條云何。

一據左傳八元堯不能舉四凶堯不能去而疑克明峻德比戶可封之虛二據汲冢瑣語舜放堯于平陽而疑遜國之虛三據註死蒼梧之野而疑陟

方之虛四據汲冢益爲啟所誅而疑益致殺身之禍五據周書商祝篇桀遜湯王位而疑湯伐桀之虛六疑泰誓數紂過失如近代之呂相絕秦陳琳爲袁檄魏爲欲加之罪七疑微子之命曰殺武庚將夏少康伍子胥亦當隸迹醜徒編名逆黨八據論語以服事殷而疑西伯戡黎之虛九據呂氏春秋所載泰伯嫌疑猜忌而疑夫子至德之謬譽十據君奭召公猶懷憤懟而疑管蔡流言遽加顯戮爲友于之誼薄

〔山堂考索曰〕劉元子于聖人之經而猶有疑焉亦足以知元子之學矣。

問書有六體七觀十例云何。

六體〔孔安國曰〕典謨訓誥誓命。

七觀〔孔叢子曰〕帝典可以觀美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

十例〔孔穎達曰〕典謨貢歌誓誥訓命征範。

問左氏以虞書爲夏書莊八年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曰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皆在大禹謨皋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何與禮記書傳引呂刑之言多稱爲甫刑史記又作甫侯何與。

〔正義曰〕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爲周書以箕子商末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

〔又曰〕呂後爲甫侯〔詩〕崧高生甫及申揚之水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甫侯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

問書月令中星不同書于仲春舉鳥而月令舉弧書于仲夏舉火而月令舉亢書于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于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其義云何。

〈禮記正義曰〉月令仲春之月昏弧中書日中星鳥不同者如鄭康成之意南方七宿總爲星鳥井鬼則鳥星之分故云鳥星與此同也仲夏昏亢中書云日永星火不同者按鄭谷孫顥云星火非謂心也卯之三十六度揔爲大火其爲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之初朔書則揔舉一月之初中故不同也仲秋昏牽牛中書云宵中星虛仲冬昏壁中書云日短星昴不同者亦是月令舉其初朔尚書揔舉一月之初中其理亦不異孔安國註書所舉星者皆云北星並見是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陳氏禮書曰〉書之中星常在後月令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月令昏旦之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猶書于七星或舉其名或舉其次皆互見也

問堯時中星與今中星同異云何

〈書經傳說彙纂曰〉堯時春分日躔在昴而初昏中星爲鶉鳥今之春分日躔在室而初昏中星則在東井堯時夏至日躔在星而初昏中星爲大火今夏至日躔于觜而初昏中星則亢宿中之大角偏東數分餘也堯時秋分日躔在房而初昏中星爲虛今秋分日躔于翼而初昏中星則斗宿第四星偏東數分餘也堯時冬至日躔于虛而初昏中星爲昴今冬至日躔于箕而初昏中星則室宿中之雲雨星偏東數分餘也

問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蓋舉成數言之卽今歲實也歷代諸家所定歲實不一漢志以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天爲一度在歷爲一日是以天周卽歲周也東晉虞喜分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六分乃四分之一有餘定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爲四分之一不足宋何承天改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半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半元郭守敬考古準今定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五分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是天周歲周皆有奇零而邵子元會運世以三百六十爲率獨無奇零何與

〈書經傳說彙纂曰〉邵子元會運世以三百六十爲率蓋天周爲起數之宗天度既整然後以整馭零爲法較易故今時憲書定爲天周三百六十度度爲六十分分爲六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遞析而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日爲十二

時時爲八刻刻爲十五分分爲六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遞析二四二一八七五當十二時中二時七刻零三分四十五秒

問六宗之說不同有以祭法爲說者孔安國王肅王充蘊軾朱子蔡沈也有以天地四時爲說者伏生馬融也有以天地四方之間爲說者歐陽和伯夏侯建李邵也有以六子之卦爲說者晁錯孔光王莽劉歆顏師古也有謂天宗日月星地宗河海岱者賈逵許叔重也有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鄭康成吳商范甯也有謂三昭三穆者張髦程子胡五峯呂祖謙王安石也有謂

六爲地數者虞喜也有謂天宗地宗四方宗者司馬彪也有謂天地間遊神者孟康也有謂太極中和之氣六氣之宗者摯虞劉邵也有謂六天卽六宗者魏孝文帝杜佑也有謂六代帝王者張迪也有謂天宗地宗河宗岱宗幽宗雩宗者羅泌也有謂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黃度也凡此諸說孔穎達備陳其義而無所折衷司馬紹羅泌歷難其說而無所依據朱子蔡沈從孔安國之說而儒者又議其後果何如與

羅泌駁孔安國曰冬享司寒而四立各自迎氣則四時寒暑不在宗矣 王樵曰告攝常禮何爲祭及水旱哉 司馬紹駁馬融曰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 杜佑曰禮無禋地與四時之義 司馬駁歐陽曰六合之間非與制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 杜佑駁劉歆曰卦是物象不應祭之 司馬駁賈逵曰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 杜佑駁鄭康成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竝是星質不應更立風師雨師之位 朱子駁張髦曰古者昭穆不盡稱宗惟祖有功宗有德蘊氏曰受終之初旣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餘廟何待類上帝之後乎 劉昭駁虞喜曰分彼五色合

五爲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 蔡敬齋駁司馬彪曰以天地四方之神皆統于六宗更浮游無當 羅泌駁孟康曰太元曰神游乎六宗蓋指六合非主于祭而言 杜佑駁摯虞曰氣先于天不合禋天 羅泌駁杜佑曰六天之說原于緯候且上帝旣已肆類豈復禋乎

按羅泌雜取莊周尚書祭法湊成六宗恐亦臆說黃度用鄭氏說而小變之據鄭氏司中司命爲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雨師爲箕畢二星則已統在星宗內矣 蔡敬齋曰禮祀天神也禮六宗卽大

宗伯以燔柴祀日月星辰也謂之六宗者日一月二緯星三經星四五辰五十二辰六

問四凶在堯之世堯不能去至舜而後去之或以爲堯不如舜或以爲堯深知其惡只是用其才或以爲堯時罪惡未著其說孰是

林之奇曰世徒見四凶得罪不在堯世則謂堯不能去不知舜之去四凶實受堯命如禹居攝時亦舜命徂苗也

問三苗見于舜典禹謨皐陶益稷禹貢呂刑其治苗始末之次何如

王氏曰記苗頑弗即工此禹治水時事竄三苗于三危此舜攝位時事三苗丕敘此禹治水後事命禹徂征此禹攝位時事七旬有苗格此禹班師後事分北三苗此苗來格後事先儒謂始竄其君不滅其國猶立其嗣復不從化乃徂征而分背之呂刑遏絶苗民無世在下則以分背以後而言也

問禹貢三江之說不一有謂彭蠡江分爲三以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者孔安國也有謂北江在毘陵縣東北入海南江在吳縣南入海中江自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者班固桑欽也有謂三江入海一自毘陵一自義興一自吳縣者王安石也有謂中北二江益以豫章彭蠡之江南出而北會者爲南江者蘇軾曾鞏程大昌也有謂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爲北江入海者徐鍇說文註楊慎也有謂岷江浙江淞江者郭璞也宗郭氏之說而以今之楊子江吳淞江錢塘江當之者邊韶陳師凱歸有光顧炎武也有謂南淞江錢塘江浦陽江者韋昭也有謂浙江吳江淞江者劉耕齋也有謂淞江東江婁江者庾仲初吳都賦註張守節史記正義蔡九峯書傳黃東發金吉甫也孰爲當與

蔡敬齋曰以經文考之荊州既書江漢朝宗于海則揚州不必更及江漢且荊州九江既不指岷江則揚州三江亦不當指岷江又揚州之文彭蠡瀦而後陽鳥居三江入而後震澤定則三江必爲震澤下流庾氏張氏之說弗可易

按孔氏非也江自夏口合漢以入彭蠡即合爲一未嘗分而爲三亦未嘗入震澤班氏南北中之名與江漢入滙之文相亂又以大江與永陽江吳淞江竝稱三江亦恐大小不敵蘇氏三江即是江漢彭蠡則江漢既見荊州彭蠡既見上文不應又重

出三江且于彭蠡之上求三江又與震澤隔而
不相屬俱未是徐氏說文註一江而分為三郭氏
三江亦大小不敵浙江自杭言之曰錢塘自越言
之曰浦陽本一江而二名韋氏析一為二未是浙
江發源嶽黟與震澤隔絕不通不得與吳淞江並
稱三江
問九江之說有謂大江分為九派者孔安國謂江至荊
而為九班固漢志九江在廬江尋陽縣郭璞江賦源二
分于岷峽流九派于尋陽皇甫冉詩江到尋陽九派分
是也張僧監尋陽記樂史寰宇記李宗諤九江圖所列

九江之名相同孔穎達書疏羅泌路史同尋陽記而稍
異張須元九江圖半異賈耽四番志全異以上名雖不
同而江分九派之說同有謂九江各自別源下流合于
江者鄭康成也有謂九江即彭蠡者劉歆王應麟也有
謂九江即洞庭者曾鞏謂東陵即巴陵桑欽水經張勃
吳錄並云九江在岳之巴陵山海經洞庭之山在九江
中宋胡旦晁說之朱子並以九江為洞庭蔡傳從之而
九水之名則用曾鞏說有謂九江實一江而名九江如
太湖實一湖而名五湖者傅寅說也凡此諸說何者為
長

張僧監尋陽記一申二烏蜯三烏白四嘉靡五畎
六源七廩八提九菌　書孔疏以申為烏以烏蜯
為蜯　羅泌路史一烏二白蚌餘皆同
張須元九江圖一三里二五洲三嘉靡四烏土五
白蜯六白烏七菌八沙提九廩
賈耽四番志一沙二人三九江四葛五象六烏七
感八蚌以上八洲與江為九
蔡敬齋曰九江若即是大江則上文既云江漢朝
宗于海不應下文又復出九江且導江之文不曰
播為九江而曰過九江則九江非即大江所分其

源委各別而大江特過之可見矣若如張僧監張
須元賈耽所數沿江枝浦愈取愈有不難累加而
至千百何但九派八洲耶如專指尋陽說則尋陽
乃揚境而非荊地故曾鞏以為東陵即巴陵九江
當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而不在尋陽也
曾鞏九水合洞庭一沅二漸三潕四辰五敘六酉
七澧八湘九資（本漢志 蔡傳同）　朱子考定九水去澧潕
而增瀟蒸
按曾氏所取九水自沅湘而外皆取入沅之水朱
子所增瀟蒸二江乃兼取入湘之水二說可存此

皆下合洞庭而江過之者也。（又按）註疏皆悞以洞庭爲彭蠡而謂九江在尋陽故劉歆王應麟有彭蠡之說傅寅謂九江不必求其有九尤鑿。

問金縢篇孔安國據大誥序三監淮夷之叛在周公相成王之初故以居東爲東征又據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故我之弗辟註曰辟法也此與豳風鴟鴞篇詩序相合至鄭康成箋詩始讀辟爲避而分居東爲二年東征爲三年紀年紀事參差不同何與朱子釋詩既從孔氏書傳而蔡氏釋書則從鄭氏詩箋朱子始答董銖以爲周公決不自潔其身而爲匹夫之諒

後與蔡沈帖謂兄弟骨肉之間不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前後辨論未決學者當奚從與。

（朱子與蔡仲默帖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而董叔重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于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于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

禹避舜之子于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卽爲簒矣。（按）當以此說爲定

問巡狩朝聘之期經傳不同有謂天子五年一巡諸侯每歲一朝者虞書鄭註孔疏也有謂諸侯亦五年一朝分爲四部四歲而徧者熊氏蔡傳也有謂六年一朝十二年一巡者周書周官也有謂侯服歲一朝甸服二歲一朝男服三歲一朝采服四歲一朝衛服五歲一朝要服六歲一朝十二年王巡狩者周禮大行人也有謂五年一朝一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者王制也有謂三年一朝三年一聘者左傳昭三年子太叔語也有謂三年

一朝十二年之間有四朝八聘者左傳昭十三年叔向語也有謂五服五年之外有要荒之歲五服盡朝者陳氏禮書也夫虞周固不必同制而鄭熊兩說何以不一周官王制何以有五年六年之不同周禮何以又有一歲至六歲之不同禮書要荒之歲五服盡朝似六年兩朝與六年一朝之說仍不協叔向子太叔同出左傳而一則五年一朝一則十二年而四朝不同又何與。

（按）周制朝巡之期應如周禮大行人因遠近以分疏數于理爲宜周官又六年王乃時巡與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同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者

語從簡省蓋括周禮以爲文侯甸近于王畿非必侯六年始一朝也左傳言朝聘而無巡期意周衰天子不巡狩而伯者始爲此制王制則合虞書左傳以成文觀歲二月東巡狩云云全用虞書可見

〔汪份曰〕大行人朝禮一年侯服朝二年侯甸朝三年侯男朝四年侯采甸朝五年侯衛朝六年侯甸男要朝七年侯服朝八年侯甸采朝九年侯男朝十年侯甸衛朝十一年侯服朝十二年王巡狩蓋元年七年十一年惟侯服朝五服並無朝禮鄭氏謂于此年諸侯各使其大夫來殷頫

問尚書王制謂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各朝于方嶽而周禮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名不同何與

〔山堂考索曰〕朝宗覲遇之名以別一時耳其禮一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王制曰五年一朝以二者參之諸侯六年之內惟一朝耳來以春則曰朝來以夏則曰宗秋冬亦然初無四方之別猶漢律春曰朝夏曰請與王春不朝使人爲秋請之禮也

問四代官制周書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明堂位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有二十鄭以此爲夏制此比明堂位夏后氏官百其數爲多比周書夏商官倍其數爲少鄭何據而以爲夏與馬彥醇以爲此唐虞之制陸農師以爲周官三百六十則夏殷宜二百四十唐虞宜百二十而書曰建官惟百舉成數也然與否與

〔方性夫曰〕陽數窮于九九故止八十一若黃鍾律終于八十一數〔陸農師曰〕三公九卿至八十一元士唐虞三代所不變自餘雖多稱事爲之非其正也

問史記之不合于書者凡幾事

〔章俊卿曰〕書序舜曰側微而已遷系以黃帝子孫

至堯而四世至舜而八世悞一書述四凶以事體相類揔言之未嘗一朝俱刑之也遷併爲一時悞二書言朕虞曰伯益而已遷旣載伯益于舜紀又載伯翳于秦紀而不知二人本一悞三書言受命神宗若帝之初是舜不復事事矣遷書蒼梧南巡之事而不知舜之終在鳴條悞四太甲桐宮居廬之制也而謂伊尹放君悞五周公踐祚冢宰之事也而謂負扆居攝悞六文王稱王後世追稱耳而謂命于虞芮質成之後悞七召公不悅懼王少國疑耳而謂忌周公之爲師悞八以盤庚爲作于小

辛之世以彤日爲作于祖庚之世以金縢爲作于成王之世以文侯之命爲作于襄王之世悞九.

易堂問目卷之三

鼎輯

詩經

問詩有四始六義五際云何.

四始 〔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 〔呂氏春秋曰〕四方之音各有所始南音則塗山女侯人之歌東音則帝孔甲爲守門者所作破斧之歌西音則殷整甲徙西河周辛餘靡處西山所作北音則有娀二女燕燕往飛之歌.

六義 〔大序曰〕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朱子曰〕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

五際 〔漢書翼奉傳曰〕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 〔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 〔鄭氏六藝論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爲革命一際辰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卯爲陰陽交際三際午爲陽謝陰興四際酉爲陰盛陽微五際 〔應劭曰〕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按〕應說是也.

問詩與樂是一是二三百篇果皆樂章與夫子刪詩存

鄭衛而告顏子云放鄭聲先儒說者有謂鄭聲不指鄭詩有謂鄭聲即是鄭詩孰爲是與鄭夾漈謂仲尼編詩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其說然與

詩即是樂朱子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名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之作樂之體格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爲大雅小雅也大率國風是庶民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按觀左傳季札觀樂則詩無不入樂者程泰之謂

自邶至豳無一詩入樂者悞

鄭聲即鄭詩朱子曰或者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于鄭聲亟欲放而絶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辭而使之合奏于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于鄭衛蓋深絶其聲于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于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于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竝行而不相悖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于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悞矣

詩兼聲義朱子曰聖賢之言詩主于聲者少而發

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

問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而亦云有正有變是果詩有異體而聖人亦嘗爲此言乎抑或漢儒序詩之失有未可盡信者與

陳氏曰風雅乃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體一而已謂風有正變則妄也旣謂之變風是無復美詩也又以淇澳美衛武緇衣美鄭武小戎美秦

襃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惟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爲美如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之類皆以爲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爲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爲思古是也文中子亦以豳詩爲變風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之耶

問詩有風雅頌皆聖人所以辨尊卑盛衰之義其間不容顚倒錯亂也然王黍離一篇不當降之國風夫不當降而降之者是卑王室而尊諸侯也聖人之意果何如與

陳氏曰或論黍離乎王之詩聖人列于國風者以周衰降之也此漢儒謬妄之說夫子刪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爲諸侯之詩王室尚可降爲諸侯則天下豈復有理小人豈復有教乎不知風雅頌直古人作詩之體耳何嘗有天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製不同而名亦異如豳詩乃成王之事周公之詩亦列于風謂黍離降則豳詩亦降矣今田夫里婦能言鄉土之歌卽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卽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

問宋何以無風吳楚何以無詩

詩譜曰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狩述職所以不陳其詩亦是無貶出客之義也孔氏曰巡狩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以爲黜陟之漸亦旣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

問二南何時所作若作于文王時則周召未有爵土若作于武王時則何以皆文王之詩

正義曰武王采詩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

五篇惟甘棠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

問二南或以爲南方諸侯之國或以爲文王樂名其說孰是鼓鐘篇以雅以南文王世子胥鼓南鄭康成竝以南爲南夷之樂鄭夾漈陳祥道程大昌劉炫之以爲卽象箾南籥之南而南籥卽二南之籥然與否與

陳氏曰二南樂章之名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惟左氏載舞象箾南籥則南蓋文王之樂名也

按呂氏春秋言四方之音各有所始南音則塗山氏侯人之歌是也又鼓鐘篇云以雅以南雅與南皆謂音也

問召南有召公之詩周南無周公之詩何與
呂東萊曰周公在內近于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于下此理之著明者也章氏曰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周公近召公遠此二南之詩所以異與

問周召分陝之說說者謂關雎麟趾之化繫之周公者自陝以東周公主之鵲巢騶虞之化繫之召公者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陳少南又謂文王撫有西戎南化江漢天下既一則分岐東于周公分岐西于召公一東一西

皆以北爲上自上而下故言自北而南李迂仲亦從其說不知文王所以分地于二公者果誥之天子而與之與抑不請之天子而自與之與當是時紂猶天子文王猶諸侯安得擅分其地以與人與或者謂文王受命稱王于是乎分陝不知武王未得天下則但曰文考而已曷嘗王哉少南迂仲皆嘗言文王未嘗受命稱王而又自謂分陝于二公未免自戾然則分陝之說果可信與
黃櫄曰先儒但見孔子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故信分陝之說而不疑不知孔子所謂有其二者但謂二分民心已歸文王非有其地也子謂分陝當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不當在文王之時二南之繫當在二公既分陝之後

問召公奭史記以爲與周同姓姬氏陸氏經典釋文逸齋詩補傳以爲黃帝之後穀梁傳以爲周之分子帝王世紀以爲文王庶子孰爲是與薊與燕據通鑑地理通釋以爲薊與北燕並封史記正義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後併薊徙居之孰可從與
按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漢書云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陸氏經典釋文云薊

今涿郡薊縣即燕國之都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詩補傳云薊後改爲燕猶唐之爲晉荆之爲楚也蔡敬齋曰召公奭初食采于召後封于薊其後嗣以薊之境內有燕山因改名爲燕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而不及燕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矣

問采蘋之詩序云大夫妻能奉法度王肅亦云大夫妻助夫氏之祭朱子從之毛傳鄭箋並引昏義教成之祭爲說似有證據諸儒亦多從之果孰是與
按此當從毛鄭昏義言芼之以蘋藻此亦言蘋藻

一也祖廟既毀敎于宗室此亦言宗室二也季女未嫁之稱三也

問何彼襛矣詩小序與朱子說相同而所云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者其說不一毛傳訓平王爲平正之王謂文王孫武王女李黃集解因之訓齊侯爲齊一之侯朱子云平王卽平王宜臼齊侯卽襄公諸兒逸齋補傳春秋莊十一年書冬王姬歸于齊嫁齊桓也莊王于平王爲曾孫齊侯卽僖公孰爲是與東遷以後詩不列之王風而列之二南又何與

蔡敬齋曰毛氏以文王爲平王則凡廟謚皆可移易而帝王俱無的號矣李黃又以爲齊一之侯則千八百諸侯皆可稱齊侯而春秋所書齊侯亦不能定其爲太公之子孫矣皆非也齊襄公淫僻何足美嫁齊桓者謂之共姬近于肅雍之德矣

按是詩雖作于東遷以後然以王姬下嫁于諸侯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庶幾關雎麟趾之意此固文王風化之僅存于後世而可慕者惡得槪列之變風乎故夫子特簡之以附召南之後

問騶虞毛鄭以爲獸名歐陽氏以騶恭御馬虞則山澤之官又引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以證其說嚴華谷王伯厚郝京山竝從其說朱子于集傳從毛鄭之說而存歐陽說于詩序辨之後二者之說果孰優與一發五豝鄭孔以爲獸雖五豝矢惟一發爲仁心之至朱子謂猶言中必疊雙說亦不同孰爲當與

詩經傳說彙纂曰樂官備也者謂一發五豝喻得賢人多賢人多則官備非騶御虞人不乏官之謂又修謂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嚴粲遂引爾雅不載騶虞爲證然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而顔師古註相如封禪書亦指引騶虞則不得謂無此獸名矣太公在毛萇前劉安相如與毛同時在鄭康成前亦不得謂始自毛鄭矣第朱子謂中必疊雙似非詩人之意不若鄭孔義似更優

朱公遷曰鵲巢與關雎對騶虞與麟趾對則舊說爲優

問邶栢舟小序以爲仁人不遇毛鄭從之韓嬰以爲宣姜自誓而劉向列女傳稱衛宣夫人齊侯女至城門而衛君死遂入持喪弟立齊兄弟欲與君女終不聽乃作此詩朱子本嬰向說改爲婦人之詩而意其爲莊姜緣宣姜見烝于昭伯左傳紀載甚明如嬰向說則衛似有

兩宣公兩宣姜矣至嚴華谷據孔叢子載孔子讀栢舟見匹夫之志不可奪以爲非婦人之詩是晦菴據列女傳以變毛氏華谷又據孔叢子以變晦菴當孰從與朱子于詩序辨既力闢序說而于孟子集註又以爲衞之仁人見怒于群小則仍用小序之說似朱子亦若無定見者然何與

胡雙湖曰此詩辭氣誠爲卑弱而末云不能奮飛可見婦人詩何則人臣道不合則去是有可去之義若姜氏則無可去之義矣故曰不能奮飛况以下四首皆婦人作二南與邶鄘栢舟皆首婦人亦是一證

邢敬曰忠臣不得于君與賢女不得于夫情相似故忠臣常托賢女自鳴怨而不怒不遇而不忍去序所以目爲仁人也

問衞武公之詩如賓筵抑戒皆自警之詞而淇澳一章極形容其立德制行之美國語又稱其耄而咨儆于朝受戒不怠稱爲睿聖洵可無愧史記載其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其伯共伯入釐侯羨自殺則是以簒弑得國者豈詩詞有溢美與抑史公所記未得其實與

呂東萊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蓋已四十餘年矣使果弑共伯而簒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既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簒弑之惡也

問豳詩七月何以不與公劉並列于雅既爲周公之詩何不名曰周公國風或編爲魯風而乃繫之豳何與

山堂考索曰公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矣不得編于雅矣周公作詩意在于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何不名曰周公國風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于王不得謂國風也何不編于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先儒說者不同一說七月八章上二章豳風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繫水土之風氣也中四章豳雅若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作酒養老人君

之美政也下二章豳頌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美盛德
之形容成功之事也一說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爲風
可以爲雅可以爲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
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
也二說謂豳詩自有雅頌今皆亡是數說者理皆可通
孰爲當與

〔按〕第一說係鄭康成語程子亦以爲然第二說見
朱子語第三說見朱子詩傳當以此說爲是第四
說係王介甫說非是

問小大雅雅者正也正之爲義不一說序說主政賴濱

象山主理華谷嚴齋主體夾漈泰之主聲何者爲長

〔虞東曰〕諸儒不一之論往往執此非彼以今疑昔
其實四者之說悉備于孔氏之義疏其曰王者政
教有大小詩人述之亦有大小此主乎政者也又
曰體有小大故分爲二此主乎體者也又曰詩體
既異樂音亦殊此主乎聲者也又曰大雅宏遠而
疏闊宏大體以明責小雅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
怨誹此論其辭而亦見于理者也朱子固已採而
兼用之矣今按集傳懽忻和悅以盡群下之情恭
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政在是理在是矣辭氣不
同音節亦異則體與聲之說具焉疏義詳盡集傳
條貫餘說可盡刪也

問禮有饗食燕三者饗用太牢食主黍稷燕主飲酒而
樂無筭伐木一詩言肥牡則同于饗言陳饋八簋則同
于食言酒者或筐盝之而名釃或茅縮之而名湑或一
宿成之而名酤而又有坎坎之鼓蹲蹲之舞則同于燕
三禮一時並用何與

〔虞東曰〕首章畧君臣而言交誼二三章乃言設燕
之事極品物之豐酒食之盛隆禮備樂而常恐恩
意不至以取咎致愆故乘暇而飲以相樂所以承

終此和平也三禮無一時並用之事詩人特備言
之當或饗或食或燕之時而通用之以爲樂歌耳
而此詩末言飲湑則用之燕禮爲多也

問小雅十月之交朱傳天左旋日月右旋日行遲月行
速堯典閏月定四時蔡傳天左旋日月亦左旋日行少
遲月行尤遲兩傳皆出朱子手筆而左右遲速不同張
子正蒙日月五星逆天而行而又有少遲則反右之說
何與

〔朱子曰〕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于
天一日恰好一周但比天爲退一度月比日大故

綴比天爲退十三度有奇壓家只算所退之度故
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
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曰天左旋
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

問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序以爲刺幽王傷今而
思古故詩中孝孫曾孫皆指天子說朱子則以爲公卿
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方社田祖之祭故詩中
孝孫曾孫皆指公卿說評類答此必大又以爲畿內諸
侯摠註又有四篇即是豳雅之說孰爲是歟

按四篇中並無傷今思古之意即楚茨自昔何爲
一語乃指抽棘藝黍言亦非傷今而思古也序說
非矣朱子以爲公卿有田祿者則又不合禮記大
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此云小大稽
首則非公卿詩較然矣左傳哀十七年武伯曰非
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武子曰天子在而君
辱稽首寡君懼矣禮記正義曰嫌一國兩君故避
之則畿內諸侯其臣亦不得稽首也祊祭惟天子
諸侯有之少牢饋食禮無之此云祝祭于祊則非
公卿也周禮大司馬有祀方之文禮記天子祭四
方歲徧諸侯方祀此云以社以方來方禋祀亦非

公卿也鼓鍾送尸樂具入奏皆天子禮少牢饋食
禮無之則亦非公卿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萬壽
攸酢壽考萬年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等語亦非公
卿所敢當也惟朱子豳雅之說得之甫田大田有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曾孫來止田畯至喜之文正
與周禮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之文相合考朱
子于豳風豳頌旣皆以爲成王詩則豳雅應亦如
之則四詩斷爲成王時周公所定之樂章也

問楚茨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毛鄭異義毛以肆爲陳于
牙將爲齊其肉此是殺牲當朝踐時事鄭以肆爲肆其
骨體于俎將爲奉持而進之此是饋食時事其說孰長

秦味經曰今按楚茨所言禮儀節次頗分明絜爾
牛羊下當言殺牲其執爨以下方是饋食時事此
方言絜爾牛羊遽言饋食則竟遺却朝踐一節矣
況云肆其骨體于俎與下爲俎孔碩又相複則鄭
義不如毛義之長朱子從鄭者朱子以爲公卿之
祭本無朝踐一節事也

問鳧鷖詩序以爲守成而漢唐宋諸儒皆定爲祭之明
日繹而賓尸之樂固已但毛傳則以爲燕宗廟之尸鄭
箋則以首章之在涇喻燕宗廟之尸二章之在沙喻燕

四方萬物之尸三章之在渚喻燕祭天地之尸四章之在潨喻燕祭社稷山川之尸五章之在亹喻燕祭七祀之尸何所見與朱子集傳不從鄭而從毛箋毛鄭遵大序以詩中爾字指成王言朱子謂工歌指主人毛鄭又以成王誠敬燕尸爲神所悅故貺之福祿朱子則以公尸燕飲而受其福祿孰爲是與

〔歐陽氏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爾鄭氏曲爲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

〔詩經傳說彙纂曰〕朱子疑假樂是公尸之答鳧鷖則

此篇不便重言王之受釐然通考詩之全義凡言祭者皆美主祭之誠敬而獲福無歸神貺于公尸者且假樂全篇未露公尸見答之文故朱子究疑而未敢定則毛鄭之指成王其說亦未可盡非矣

問周頌言成王成康先儒說者不同昊天有成命言成王不敢康韋昭及鄭賈孔並以文武受天命成其爲王業非成王誦其說從序郊祀天地爲言係周公所作不得稱成王謚朱子則從國語歐陽說以爲祀成王之詩噫嘻言成王毛傳訓成是王事之王執競言不顯成康自彼成康毛鄭孔並訓康爲安言成大功而安之歐陽氏以爲即成王誦康王釗朱子從歐陽以爲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而又採韋昭呂叔玉指執競爲樊遏即九夏之韶夏夫九夏作于周公何得有昭王以後之詩入其中朱子之說不兩岐與至下武成王之孚則從毛鄭訓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而以諸儒之訓成王誦者爲不然又與訓周頌諸篇不一例何與

〔朱子語〕問康王如何無詩曰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却要解那成王做成王業費盡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不知怎生地

〔按〕蘓氏轍李氏樗駁成王康王之說曰成王非基

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按洛誥言基命定命皆指成王何言成王非基命之君乎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言成康繼明以照于四方耳至以時邁執競思文爲九夏之三說始于韋昭按九夏見于周禮其辭既不盡傳執競之爲韶夏未有以見其必然或以其音節相合遂取其詩以當之不必定以爲周公作而強說成康之義也

問豐年序以爲秋冬報也鄭箋以秋冬報爲嘗烝蓋據烝畀祖妣爲說王安石以爲祭上帝陳祥道呂祖謙以爲季秋大饗明堂曹粹中以爲秋冬大饗及祭四方八

歸天地百神無所不報同歌是詩朱子以爲報賽田事之樂歌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雖並以爲報而所指不同孰爲當與

〔詩經傳說彙纂曰〕詳觀此詩言黍稌之多倉廩之富而得爲此酒醴以饗祖考洽羣神祀事無缺而百禮咸備皆上帝之賜故曰降福孔皆也考祀典秋冬大報上自天地以至方蜡靡祀不舉祀則有樂是詩槩爲報祭之樂章故序不明斥所祭爲何神也

〔按〕此報祭卽月令祈年大割臘祀之祭諸儒或以爲上帝或以爲宗廟或以爲田祖方社其說皆是但偏舉則未備耳至大饗明堂自有我將一詩不必以豐年相混

問雝序云禘大祖也鄭箋以大祖爲文王孔疏以爲周公成王禘文王之事以詩中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王安石則以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呂東萊以太祖爲后稷行禘禮之時以文王武王之功告之太祖朱子不從序說以爲此武王祭文王之詩皇考烈考皆指文王當孰從與

〔詩經傳說彙纂曰〕朱子以禘所自出則經無嚳與后稷之意以吉禘于文王則與序不協恐屬序誤故改爲武王祭文王之詩劉向曰武王周公繼政盡其驩心以事其先祖詩曰有來雝雝云云是武王之祭文王劉向固先言之矣

問載見序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毛傳訓載爲始鄭箋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朱子泛以爲諸侯助祭乎武王廟之詩而訓載爲語辭末章箋疏以爲天子諸侯均受多福而朱子則以多福緝熙于成王義亦稍別當孰從與

〔按〕此章當從毛鄭說安溪云若泛言諸侯助祭則

烈祖有功德之廟多矣何獨詣武王一廟而作此歌乎其說是也

問載芟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諸儒多從序說惟朱子疑詩無祈田之意故云未詳所用又云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蓋以爲報而非祈二者之說其義孰長

〔詩經傳說彙纂曰〕豐年詩言報祀而神降福而此詩無其文則似不可言報況噫嘻詩序以爲祈穀只言農夫盡力于耕而不言福此詩但言農事之勤所獲之多可備百禮之用未嘗言祭報而獲福也

則非報之樂章明矣若以類諸豳之七月雅之大
田則當次于風雅今次于頌則爲王者之樂章明
矣從古說爲是

問魯頌所作之人駉序云史克所作漢班固王延壽謂
魯頌奚斯所作而王肅則云四篇皆史克所作孰爲是
與

山堂考索曰駉序云史克所作是廣言作頌不指
駉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
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班固王延壽等謂魯頌
奚斯作之謬矣

問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毛傳春分元鳥降帝率簡
狄祈于郊禖而生契孔疏引月令文爲証謂記其所祈
之時美其得天之命乃史記稱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
而呑之因生契中候契握亦云鄭箋從之諸儒多左鄭
而右毛朱子作集傳乃不取毛而取鄭以爲當時恁地
說必是有此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爲必無其義果何
如與

歐陽氏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毛氏之說以今人
情物理推之事不爲怪宜其有之而鄭謂吞鳦卵
而生契者怪妄之說也秦漢之間學者喜爲異說

鄭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喜讖緯諸書故于怪說尤
篤信由是言之義當從毛

問詩四家之目起于何人傳于何人顯于何時

按四家魯齊韓毛也魯詩起于申公而盛于韋賢
齊詩起于轅固而盛于匡衡韓詩起于韓嬰而盛
于王吉毛詩起于毛公而盛于徐敖漢時齊魯盛
行韓詩雖燕趙間好之三家並立學官毛詩至平
帝始立至後漢又黜毛氏詩而立齊魯韓氏其後
馬融鄭衆康成賈逵之徒皆發明毛公其學遂盛
而三家寖微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絶韓詩雖存

而益微故毛詩獨行至今

問逸詩之見于經傳者凡幾

周禮趨以采薺註云逸詩以下同 諸侯以貍首爲節
論語唐棣之華偏其反而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素以爲絢兮 春秋傳趙衰賦河水 祭公賦祈
招 宋公賦新宮 國子賦轡之柔矣 莊二十
二年田敬仲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
我友朋 襄五年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
不令集人來定 襄八年鄭子駟曰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二十七年君子曰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昭四年子產曰詩曰禮義
不愆何恤乎人言。漢儒林傳有歌驪駒稽曰詩逸篇

周禮

問周禮有三不可信之說云何

〔蘇子由曰〕王畿千里無地可容甸稍縣畺之制一
不可信孟子公侯百里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二
不可信井田溝洫之難通三不可信
〔吳容齋曰〕王城外爲郊其地四同郊外爲甸其地
十二同甸外爲稍其地二十同稍外爲縣其地二
十八同縣外爲畺其地三十六同合之爲王畿千
里傳曰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
穆陵北至于無棣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居常
與許復周公之宇觀齊魯之分封與周禮合與孟
子不合也井田溝洫即孟子九一什一之法又何
難通之與有

問周禮篇名異見七處云何

〔正義曰〕周禮名異者見有七處孝經說云禮經三
百一也禮器云禮經三百二也中庸曰禮儀三百
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正經三百
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
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三
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
〔按〕正義欠確存之以備一說

問周禮官名稱伯稱師稱人稱氏稱司稱典稱職稱掌
不同其義云何

〔章俊卿曰〕周禮之內宗伯之類諸言伯者伯者長
也以尊長爲名縣師之類言師者皆取可爲法也
諸稱人者若輪人車人腊人鼈人之類鄭云以其
事名官言氏者有二種若桃氏爲劍築氏爲削之
類鄭云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若馮相氏保章氏師
氏保氏之類鄭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司裘司市
之類諸言司者專任其事事由于已故以司言典
婦功典絲典枲之類言典者出入由已課彼作人
故謂之典職幣職內諸稱職者財不久停職之而
已凡言掌者有三義一如他官供物則暫掌之而
已若幕人供帷幕幄帟掌次張是也二如掌徵斂
之官若掌皮掌染草之類是也三則掌非已所爲
則掌節掌固掌疆本非已造廢壞修之而已

問三農生九穀三農鄭司農以爲平地山澤康成以爲
原隰及平地九穀司農以爲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

麥康成以爲無秫大麥而有粱苽崔豹古今註九穀黍
稷稻粱三豆二麥孰爲可從
（按）三農敬齋以爲高陸平原下隰是也九穀當從
康成賈疏云秫與稷黏疏爲異故去之大麥所用
之處少故亦去之食醫云凡膳食之宜犬宜粱魚
宜苽故知有粱苽也
問太宰九職九賦是一是二九賦宜卽九職之民所出
然亦有有職無賦賦不係職者何與其載師任地之賦
卽九賦也閭師任民之貢卽九職也分爲二職賦與貢
果有二與鄭註有地賦口賦之異其說然與大府內府

司會俱兼言九賦九功司書兼言九職九正所謂九功
九正者同與異與載師征賦有十一十二二十而一二
十而三二十而五之不同鄭氏以爲輕近而重遠豈先
王之賦不皆什一而有內輕外重之不同與
（按）九職惟臣妾閒民業微無賦外此皆出其所有
之物以供國賦九賦惟幣餘之賦出自官府九式
用度之餘材外此皆不外乎九職也閭師任民所
貢之物卽九賦所斂之財賄下供之曰貢上取之
曰賦其實一也從鄭地賦口賦之說非　邦中之
賦至邦都之賦以王畿千里之地每面各五百里

別其遠近爲六等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
里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也邦甸二百里家
稍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爲王畿之境
故亦名疊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
園地又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此邦中之賦
也又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
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又曰近郊十一此四郊
之賦也自遠郊以及甸稍縣都其賦數皆同于近
郊其曰關市之賦者關在遠郊界上市在城中與
門關相聯司關云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是也載

師云遠郊二十而三此關市之稅也關在遠郊故
以遠郊言之又曰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
林之征二十而五此山澤之賦也山澤在甸稍縣
都之地故以甸稍縣都言之關市逐末故稅稍重
山澤所出乃天地自然之利用力少而爲利多故
稅最重幣餘之賦非九職之稅故列于末九賦亦
謂之九功以其出于人功也九職亦謂之九正以
其爲國之正稅也九職九賦非有二稅載師閭師
互主其事而非有二職也
問周禮有六寢五寢六宮九室之不同宮人職掌王六

寢之修鄭註路寢一小寢五隷僕職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鄭註以爲五廟之寢其說然與內宰職后有六宮而喪大記君夫人又有路寢此與王之路寢同與異與考工記匠人職內有九室九嬪居之鄭氏以爲九嬪分居后之六宮而以九室爲九嬪治事之室然與否與

〔按〕鄭註六寢是也其註五寢非是天子七廟無五寢之禮五寢卽小寢五也王六寢之北有后六宮亦正寢一燕寢五正寢亦謂之路寢喪大記君夫人卒于路寢是也六宮之後有九室九嬪所居其有事當在后六宮中共治之鄭註非

問周禮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至遂人則曰十夫爲溝此猶兼溝涂而言之至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井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不同若此何與說者謂畿內釆地用井田鄉遂公邑用溝洫其說然與

〔章氏曰〕周人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其溝洫之制安有內外之異哉意者遂人井田以夫言所以紀授田之實地也匠人以地言所以制溝洫涂路故其地不容不廣是以匠人之地倍于遂人也或曰成間有洫非一成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洫與澮溝之大者于成舉洫于同舉澮亦其大畧云耳〔又曰〕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

問司馬法甸出一乘是五百一十二家而一乘司徒法丘出一乘是百二十八家而一乘多少不同何與

〔章氏曰〕丘備一乘輿賦之數也甸出一乘調發之數也備之多所以存武備調之少所以優民力也縣師以馬牛車輦卒伍受法于司馬稍人亦以縣師之法聽于司馬俱謂調發之實數者之州兵則盡調發也魯成作丘甲曹操按戶籍得三萬家蘇秦說齊宣臨淄之中七萬戶而卒已二十一萬皆失古人調發之意

〔按〕周禮地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卽是丘出一乘之法

問周法九夫爲井八家同受而大司徒乃有一易再易之田卽不易之田亦有萊田五十畝何與

〔按〕不易者八家同受一井之田一易者八家同受二井之田再易者八家同受三井之田而不易之

萊田五十畝，又以別處不可畫井之田另給之，故耕則同耕，易則同易，而井田之法不亂也。耕之卽爲田，用以播種；休之卽爲萊，用以畜牧。

問周禮有正歲有正月，有正月之吉，不同何與。鄭氏以正月爲周之正月，正歲爲夏之正月，信與。

蔡敬齋曰：正歲者，一歲之首，十日爲正月上旬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也。正月之吉者，專言正月朔日也。政令必于朔日行之者，則稱正月之吉；有不拘定朔日，卽二日以至十日皆可行者，則稱正歲；如于一月中可行者，則稱正月也。周官言正歲必

上接歲終。歲終者，此歲之終；正歲者，來歲之始，相連言之，猶今人稱殘歲新年云爾。如布憲正月之吉，卽小司寇之正歲，若鄭氏以正月爲周正，正歲爲夏正，則布憲于建子之月，已憲禁令，而宣布于四方，小司寇乃至夏正建寅之月，已隔兩月，始令羣士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不已後期乎。至周官純用夏正者，周月篇所謂周雖以建子爲正，而敬授民時，巡狩祭享，仍自夏焉。周禮正授時祭享之書故也。故凌人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及冬日至、夏日至，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皆以夏正言也。

問周禮役法不一，國中則免者多，役者少；野則免者少，役者多，以至世祿者必不免，何與。

張子曰：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祿之家，必不異今之官戶也。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者役必不免。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則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等，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問周禮取士之制有三塗，云何。

章氏曰：有諸侯三年一貢士之法，侯國之士。有卿大夫

論秀之法，王畿之士。有大司樂教國子之法，[illegible]

問周禮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每祼用兩彝。賈疏：鬱鬯共齊，皆配以明水。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鄭鍔則云：王祼后亞之，故二彝王酌其一，后酌其一。孰爲是與。六尊六彝名各不同，祼則用彝，獻則用尊，而明堂位鬱尊用黃目，鄭註卽黃彝，則彝與尊又無別。書、春秋左傳並云秬鬯一卣。周禮鬯人廟用修，鄭註修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則卣與尊又無別，何與。

按：祼用二彝，鄭鍔王酌其一，后酌其一，爲長。黃彝又謂之鬱尊者，以鬱鬯之所實名之。蓋分言則有

彝有尊。合言則統名尊耳。卣所以盛秬鬯。故鬯人掌之。至祼時。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鬱人掌之。其司尊彝所掌之六尊。則以盛五齊三酒。不以盛秬鬯。註疏謂卣卽獻象之屬。則六尊六彝皆祼器。而無獻尊矣。其悞可知。爾雅云。卣中尊也。並不訓爲獻象之屬。

問犧尊之見于經傳者不一。而其說各殊。周禮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鄭註獻讀爲犧。明堂位鄭註。犧讀爲沙。孔疏沙讀爲娑。鄭鍔以爲獻本戲字之悞。犧與戲同音。其制周禮註疏云。餙以翡翠。魯頌毛傳孔疏。以沙爲

羽餙。明堂位鄭註。以沙爲畫餙。孔疏沙鳳皇也。刻畫鳳皇于尊。其形婆娑然。魯頌疏兩引阮諶禮圖。謂畫爲牛形。王肅謂尊形如牛。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楊慈湖又以牛之大者爲沙。何楷從王肅說。而仍讀爲娑。謂享以騂犧。叶降福旣多。亦音娑。凡此音旣不同。制亦各異。孰爲是與。

(按)王肅據大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此說爲是。謂畫翠羽畫鳳皇畫牛形者非也。犧旣爲犧牛之犧。則讀當如字。而讀沙讀娑者。亦非也。明堂位以犧爲周尊。是周之獻。以犧爲首。故直曰獻尊。獻亦當如字。謂當讀作犧。及齊人聲悞。與戲字之悞者。亦非也。

問祼有圭瓚璋瓚。有謂王灌以圭瓚。后亞灌以璋瓚者。禮記祭統。周禮典瑞。及內宰賈疏也。有謂天子圭瓚。諸侯璋瓚者。小宗伯鄭註。王制孔疏也。有謂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者。詩棫樸篇鄭箋朱傳也。孰爲是與。

(按)祼禮。王圭瓚。后璋瓚。后有故則宗伯攝之。諸侯未賜圭瓚。亦用璋瓚。棫樸詩左右奉璋。乃文王爲諸侯時之禮。非指后祼。亦非宗伯攝行之祼。鄭箋

泛引殊欠分曉。

問天子冕服十二章。見于虞書甚明。而周禮司服鄭註。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故冕服九章。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鄭註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豈天子九章。而魯反十二章與。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亦九章。豈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袞與。

(楊信齋曰)公之服九章。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若謂公自袞冕而下。王又自袞冕而下。君臣同冕。畧無區別。必無是理。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

十二旒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繅十二旒冕服之章
莫不皆然〔劉執中曰〕変龍爲旂周之衣不去其
龍矣熊虎爲旂周之裳不去其虎蜼矣何獨日月
爲常而去衣章日月星辰乎
〔按〕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此周禮也鄭以爲魯禮
魯安得稱王悞亦甚矣
問周禮司服王服有六而冕止于五禮圖以爲大裘之
冕無旒陸佃以爲大裘襲衮與衮同一冕故止五冕禮
記儀禮又有裨冕曾子問諸侯裨冕覲禮侯氏裨冕先
鄭以爲卽鷩冕後鄭以爲自衮以下皆爲裨冕孰爲是

與其旒玉之數鄭氏註弁師衮冕前後十二旒鷩冕九
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元冕三旒每旒十二玉其自公
侯以下玉數隨旒數而減而又添孤四旒再命大夫二
旒之說鄭鍔則云凡冕天子皆十二旒諸侯皆九旒王
昭明又依九命分爲九等有山八旒火六旒藻四旒元
二旒旒皆十二玉之說諸家不同孰有當與
〔按〕大裘而冕大裘上加衮衣故與衮同一冕陸說
是也如另有無旒之冕則仍是六冕矣裨冕卽鷩
冕先鄭是後鄭非如鄭鍔說則五冕同旒毫無分
別五冕實止一冕耳此不足信天子五冕旒數減

而玉數不減諸侯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亦減降殺
以兩皆取陽數鄭氏註弁師爲是而所添四旒二
旒則非王昭明公侯以下亦十二玉旣非所云山
八旒火六旒藻四旒元二旒則通大裘之冕其爲
九冕而周禮五冕之說亦不行矣其誤可知
問周禮大行人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
介五牢禮器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聘義上公
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其數不同何與
〔禮器鄭註〕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
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聘義所云七介五介三

介乃謂其使者也〔孔疏〕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太
牢禮賜之諸侯七介七牢舉中言之也按大行人
云凡卿大夫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君牢則以爵
等五等之卿同牢
問周禮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二
十有四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
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其數不同何與
〔鄭註〕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
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
東西夾各六〔陳氏禮書曰〕掌客之豆數陳數也

禮器之豆數用數也。

問冬官之缺，信已其五官之中，亦有缺亡與。

〔章氏曰〕儀禮有嗇夫之官，而周禮不載。國語有司商之官，而周禮不錄。說者謂冬官之屬，故缺。然嗇夫農官也，司商財官也，宜皆屬于地官，而不載者，意五官之中，亦有亡缺。

儀禮

問儀禮有五可疑之說，云何。

〔宋樂史〕儀禮五可疑，一疑漢儒未嘗以儀禮授受，一疑班固七畧劉歆九種，並不著儀禮，一疑聘禮

與周官掌客不合，一疑喪服一篇非周公書，一疑儀禮不及王禮。

〔吳容齋曰〕考漢書藝文志，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此儀禮也。何謂班固並不著儀禮。何謂漢儒未嘗以儀禮授受。別錄篇次，定于劉向，其子歆反遺之耶。喪服一篇，康成大書子夏傳矣。史記明言秦焚書，書益散亡，于今獨有士禮矣。不及王禮，又何疑焉。且國家典禮，又安能數十年不一變。掌客不同聘禮，又何議焉。

問禮家言宮室制度，堂北中央爲室，室東西有左右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鄭賈以爲天子諸侯得有左右房，大夫直有東房西室。敖君善、陳祥道則謂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孰爲是與。書顧命孔疏，謂房與夾室實同而名異，房卽室也，信與。

〔按〕大射儀及鄉飲酒禮記言左房，註疏以爲卽東房。聘禮賓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則右房是西房也。賈疏謂于正客館，故有右房。敖君善謂卿館于大夫，而此云負右房，則大夫之家，亦有左右房明矣。証佐最明。至夾室，則在東西房序外之兩旁。夾室

前堂，卽內則之左達右達。書孔疏謂房卽夾室，非是。〔陳用之曰〕少牢士冠禮鄉飲房戶，皆指東房言之，非謂無西房也。鄉飲記鄉射記言左房，蓋言左則有右，言東則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實與天子諸侯同可知。

問布席之法，考之儀禮，昏禮燕禮鄉飲酒鄉射禮大射儀等篇，凡南向北向之席，皆以東爲上。東向西向之席，皆以北爲上。而曲禮則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與儀禮相反，何與。曲禮之說，亦有證與。

南向者東上〔昏禮〕醴賓，主人徹几筵，東上。〔鄉射禮〕乃席賓，南面東上。〔燕禮〕司宮筵

賓于戸西東上大射儀司宮設席于戸西南面卿席賓東東上北向亦東上鄉飲酒樂工之席設于堂廉東上燕禮諸公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大射儀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樂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西向者北上鄉飲酒記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鄭註其西面者北上文記立位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東向亦北上鄉飲酒記西序之席北上文記立位云立者東面北上大射儀若有東面者則北上

按儀禮所陳是堂上之席曲禮所陳是室中之席室中之席以近于奥者爲尊故昏禮同牢之席夫西而婦東西則當奥而尊東則當窔而卑也

問少牢大夫禮較特牲士禮加隆乃自主婦獻尸以至尸謖其儀節視特牲大簡是卑者反詳尊者反畧何與

按特牲無儐尸禮故詳少牢有儐尸禮故畧此聖人制禮損益之節也

問少牢饋食有儐尸不儐尸之異一說攝祭者不儐尸一說上大夫儐尸下大夫不儐尸一說儐與不儐事故適然祭有大小禮有損益不分上下大夫三者不同孰爲當與

第一說係漢儒舊說鄭氏以爲不然第二說註疏之說第三說郝敬之說

按春秋書猶繹說者以爲繹祭禮輕宜廢而不廢故譏據諸侯有廢繹之時則上大夫容有不儐尸之事理或然也

問特牲少牢儐尸旅酬之禮先旅西階一觶次旅阼階一觶皆兩番旅酬而後及無筭爵其不儐尸禮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筭爵註疏以爲無旅酬直行無筭爵其說然與

按經云交錯其酬亦謂兩番旅酬註疏無旅酬之說非是特牲禮旅酬有兩觶西階一觶即主人酬賓之觶奠而未飲者阼階一觶乃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兄弟奠而未飲者賓坐取觶阼階前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衆賓長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此賓與兄弟旅西階一觶也長兄弟酬賓賓酬衆兄弟衆兄弟與賓互相酬以徧此兄弟與賓旅阼階一觶也以上爲旅酬正數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以下爲無筭爵

問禮器言經禮三百中庸言禮儀三百疏家以爲周禮朱子以爲儀禮孰是

朱子曰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

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條

（按）正義謂三百是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非是

易堂問目卷之四

臣吳　鼎輯

禮記

問禮記有二百十四篇百八十篇百三十一篇八十五篇四十六篇四十九篇不同云何

二百十四篇　劉向所挍見館閣書目

百八十篇　后蒼曲臺記

百三十一篇　河間獻王所得見鄭氏六藝論經典釋文所引

八十五篇　戴德所刪

四十六篇　戴聖所刪

四十九篇　馬融加月令明堂位樂記即今禮記

問禮有五始六禮七教八政三起云何

五始　（孔穎達）以伏義造琴制皮爲嘉禮之始以神農播種飲食爲吉禮之始以黃帝有戰有葬有官爲軍賓凶之始

六禮　冠昏喪祭鄕相見王制

七教　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同上

八政　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同上

三起　（皇氏曰）禮有三起禮理起于太一禮事起

于遂皇。禮名起于黃帝。（正義）

問。大饗有三。一饗五帝。二祫祭。三兩君相見。俱名大饗。于經傳之文奚屬。呂與叔陳可大又以冬至圜丘爲大饗。然與。

〔按〕一是饗五帝。曲禮大饗不問卜是也。一是祫祭。禮器大饗其王事與。樂記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是也。二是兩君相見。郊特牲大饗尚腶脩。春官大師大饗亦如之是也。呂氏解曲禮以冬至圜丘爲大饗。非是。

問。四代之學。孟子稱學則三代共之。而考諸禮則有上

庠下庠。東序西序。右學左學。東膠虞庠。瞽宗米廩。成均辟雍。頖宮之異名。有三學四學五學之異數。有大學小學在國在郊之異處。有虎闈鄉黨郊遂閭塾之異制。不同何與。諸儒據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則以爲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又據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則以爲小學在外。大學在內。陳氏禮書以爲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天子之學小學在外。大學在內。以分配王制兩說。然與否與。

虞（大學上庠。小學下庠。）　夏（大學東序。小學西序。）　殷（大學右學。小學左學。）　周（大學東膠。小學虞庠。以上並王制。）

三學（文王世子鄭註。周立三代之學。孔疏謂虞夏殷。）　四學（儀禮鄭註。周立四代之學。禮書兼西郊虞庠爲四學。）　五學（見大戴禮保傅篇及賈誼疏。）

今考定五學　東學（周名東膠。又名東序。本夏學總名。）　西學（周名瞽宗。又名右學。本殷學總名。）　北學（周名上庠。本虞學總名。）　南學（周名成均。舊說五帝學名。蓋陶唐以前學之總名。）　大學（周名辟雍。）

〔陸佃曰〕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于一處竝建。辟雍最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舞樂語者就成均。

辟雍惟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就焉。〔蔡敬齋曰〕此言五學之制最合。

魯兼四代之學　序在東。瞽宗在西。米廩在北。頖宮在南。（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

〔按〕文王世子。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則諸侯國學。疑皆同此制。

升法　（八歲入塾。學自塾入于序。自序升于庠。又升于國學。學記。黨有庠。術有序。鄭註。術當作遂。陳註。術當作州。今據儀周二禮考之。當作黨有序。鄉有庠。）

移法　（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蓋舉鄉學在西郊者言之。其實六鄉當六庠。故王制云。命國之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也。又云。不變移之郊。蓋鄉學在近郊。而此郊學。即近遠郊之鄉學也。云不變

移之遂遂學在遠郊蒸鄉遂各六共有十二學也

〔蔡敬齋曰〕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疑天子虎闈之學有二諸侯惟一也然其大學卽是泮宮當在國中又云大學在郊則是鄉遂中之庠序也而其小學爲闈塾亦當在郊王制岐而言之後儒又紛紛附會之誤矣

問王制養老四代之禮不同諸儒說者亦異疏家皇氏云養老有四種熊氏云養老一歲有七陳氏禮書養老有三種歲養有三孰爲是與

皇氏養老四 一三老五更二死難者父祖三致仕之老四引戶較年庶人之老

熊氏一歲有七 四時養老凡四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是揔爲七

禮書養老三 國老庶老死政者之老

禮書歲養三 一仲春周禮羅氏獻鳩養國老文王世子春入學舍菜合舞一仲秋月令養衰老文王世子秋頒學合聲一季春月令大合樂養老

〔按〕三老五更致仕之老固在其閒皇氏離之誤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熊氏亦誤

問月令一書蔡伯喈以爲周公所作鄭康成以爲呂不韋所作以爲周公耶孟夏令太尉則太尉爲秦官非周人所謂司馬也季夏合百縣則郡縣爲秦制非周人所謂鄉遂也季秋受來歲之朔日則建亥爲秦正非周人所謂建子也蔡義非矣以爲呂不韋耶參夷赭衣之世豈知孟春之所謂布德焚書滅學之世豈知仲春之所謂釋菜罷侯置守之世豈知季夏之所謂封侯鄭義非矣然則此書果始于何代作于何人與

〔山堂考索曰〕周人月令已詳陳于七月之詩則此書斷非周公贅爲之也今之月令雖用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亦未可專歸之不韋蓋補輯而訂正之者漢儒之力也月令首篇曰律中太簇是漢建寅而行夏正實非周秦之時也仲春之月曰始雨

水是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實非周秦之舊也若夫太尉之職郡縣之制漢實因之布德之詔釋菜之禮漢實有之受朔之事封侯之典證之漢初又得之此明出于漢儒之訂正

問文王世子敎世子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王制敎造士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二者同與異與鄭註春誦謂歌樂夏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詩樂者聲聲亦陽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耳鄭既分陰陽爲說而又云互言之其說何與

胡邦衡曰詩樂屬陽書禮屬陰此說近鑿夫四教不可一日而闕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豈分四時孔子言學詩學禮何必夏敎詩秋敎禮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何必詩于夏書于冬哉鄭註互言之說爲是

問祭于學有釋奠釋菜之禮其同異何似釋奠歲有幾釋菜歲有幾可得言歟其不在學中凡吉凶之禮亦有此二禮與

鄭鍔曰奠厚于釋奠奠薄于釋菜釋奠有牲幣有酌獻有授舞者器之禮所以致恭于先聖釋菜但以蘋蘩蘊藻之類告虔于先師而已

文王世子疏熊氏曰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

非學釋奠周禮大祝凡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

非學釋菜儀禮昏禮婦奠菜士喪禮君視斂釋菜入門禮記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于門內周禮占夢乃舍萌于四方舍萌謂釋菜

問天子視學養老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鄭註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群老無數漢志以德行年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永平中拜桓榮爲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爲三老蔡邕則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陳氏禮書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孰爲是與名以三五者鄭氏取象三辰五星馬彥醇以其深知三德五事之意不必數之以三五其說然與

按三老五更若必用八人安得有如許年老更事致仕之老耶老更各一人其餘皆謂之群老鄭註漢志是也馬氏以群老爲庶老然國老庶老不在一處行禮恐未必然

問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並有升歌淸廟下管象之文事各不同而樂則同何與

按文王世子言天子養老之事明堂位言天子祭祀之事祭統言魯禘嘗之事仲尼燕居言諸侯相見之事周禮大師凡祭祀登歌下管大饗亦如之此天子饗諸侯之事陸佃曰歌淸廟示德也象管示事也

問天子諸侯皆有三朝曰外朝曰治朝曰內朝外朝在

皐門之內小司寇掌外朝之政朝士掌外朝之法是也治朝在應門之內宰夫掌治朝之法是也內朝在路門之內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內朝則東面北上是也鄭又謂之燕朝乃玉藻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註並以爲卽治朝是治朝又兼內外兩名何與康王之誥蔡傳路門外爲外朝應門內爲內朝又以一處而分內外兩朝然與否與

〔汪份曰〕鄭註曲禮云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此內朝卽路門外朝也對皐門內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若對路寢庭朝又爲外也

〔按〕路門之外卽應門之內九峯以一處分爲內外兩朝謬甚

問玉藻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是以黼裘大裘爲二家語大裘黼之以象天則黼裘大裘合爲一省鄭讀爲獮以爲秋田陳氏禮書陸氏佃並以誓爲誓百官省爲省牲鑊孰爲是與

〔陳氏禮書曰〕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祀天尚道故用大裘誓省尚義故以黼裘誓則前期十日太宰帥執事卜日遂戒是也省則前祭一日太宰及執事眡滌濯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是也司寇大祭祀納亨前王郊特牲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則王于誓省皆與之也大裘純色無白黑之文獮田在秋非用裘之日二者之說誤

問明堂位稱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註周公攝王位天子卽周公說甚不經乃書洛誥又有朕復子明辟一語說者謂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又與明堂位七年致政之說相符然則周公果代成王爲天子耶其說何如

〔王石梁曰〕周公爲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爲天子豈可以天子爲周公此

記者之妄註亦曲徇之〔蔡九峯曰〕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先儒謂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其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摠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

問明堂位祭統並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故命魯世祭以天子之禮樂洛閩諸儒皆信之而竹書紀年呂氏春秋並言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平王使史角往報之劉原父陳君擧羅泌蔣氏楊愼皆引據以

為魯僭禮由末世馬端臨又以為不然其說如何

〔張子曰〕魯用天子之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節以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者謂周公必不享其祀

〔馬氏曰〕横渠之說得之明堂位首言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禮後來乃至一一用之穿窬不敢遂至斬關作偪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謀之末善有以肇之也

問天子五門曰臯庫雉應路稽諸經傳皆合而周禮又有閽人所掌之中門師氏所居之虎門太僕所掌大寢之門書顧命又有逆子釗之南門二人雀弁所立之畢門爾雅又有正門其名不同何與諸侯三門鄭氏釋緜詩以為臯應路釋明堂位以為庫雉路兩者不同孰為是與

〔禮經會元曰〕臯者遠也明最在外故曰臯庫門則有所藏于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則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則取其大也

〔禮書曰〕雉門周禮謂之中門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大僕謂之大寢之門蓋中于五門謂之中門前于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門門畢于此謂之畢門畫虎于此謂之虎門則門之名豈一端而已哉

〔按〕以魯制考之庫雉路之說為的朱子詩傳周有天下尊臯應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是也

問宗法見于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孔疏別子謂諸侯之庶子並為後世之始祖張子謂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為大宗然按下文公子有宗道鄭註及有大宗而無小宗孔疏並云別子係君適昆弟命之為宗以領庶昆

弟則是別子必係君命摠統昆弟者乃得為大宗之祖非凡庶子皆得為別子其說不同孔疏于一篇之中前後不相照應何與

〔按〕孔疏前說及張子說非是公子鄭註有大宗孔疏得之此條陳澔註俱明晰

〔又按〕別子係君之嫡次子一也奉君命使諸昆弟宗之二也若係庶子雖奉君命止行小宗禮三也每一君一大宗四也世世統先君之子孫不止統別子之子孫故曰百世不遷又曰尊之統五也

滕謂魯為宗國此兄弟相宗之證晉有桓莊之族

叔向稱肸之宗十一族，此一君有一大宗之證。

問周禮司尊彝有朝享，祭法有月祭，玉藻有聽朔，春秋有告朔，朝廟，周禮賈疏，玉藻孔疏，春秋文六年十六年孔疏，公羊徐疏，穀梁楊疏，論語何註邢疏，並以朝廟朝享月祭爲一事，鄭氏又合聽朔告朔爲一事，果有當與。

〔鄭司農曰〕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今按〕朝享是祫祭，後鄭改爲受朝政于廟，非也。

〔陳祥道曰〕祭法皆月祭之月祭者，薦新之祭也。

〔李廉曰〕告于廟，則謂之告朔，因此以聽治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今按〕告只是告祖，鄭氏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非也。

〔按〕聽朔在明堂，月祭在五廟，朝廟行于每月，朝享間于四時，各有攸當，註疏家混而爲一，誤矣。

問鄕飮酒有四事云何。

〔正義曰〕鄕飮酒一篇，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鄕大夫飮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飮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飮酒，摠而言之，皆謂之鄕飮酒也。

春秋

問春秋有三科，九旨，五始，六輔，二類，七等，七缺，八缺，云何。

三科九旨　〔何氏文謚例〕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疏曰科者段也，旨者意也。

〔宋氏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內外。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絶。時與日月，詳畧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疎之旨也，譏與貶絶，則輕重之旨也。疏曰春秋之內，具斯二種，賢者擇之。

五始　〔何氏文謚例〕元年，氣之始，春，四時之始，王，受命之始，正月，政教之始，公卽位，一國之始。

七等　州，國，氏，人，名，字，子。

六輔　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

二類　人事，災異。

七缺　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爲夫之道缺，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晉侯殺世子申

生宋公殺世子痤殘虐枉殺其子爲父之道缺楚世子商臣蔡世子般皆弑其君爲子之道缺已卯烝乙亥嘗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八缺無文以上並見公羊徐疏

問春秋有三闕三世五體云何

三闕（拾遺記）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並何休作

三世（鄭氏據孝經援神契）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爲一世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爲一世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爲一世鄭曰以九九八十一爲限

（何氏）三世者昭定哀爲所見之世文宣成襄爲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之世見公羊疏

五體（左氏）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見成十四年傳

問春秋春王正月如程積齋家則堂鄭漁仲皆以夏正爲說先儒多駁之以爲考之經文多不合況左氏以周正月釋之明是夏十一月矣然謂春秋用周正者說亦不同有謂周時月皆不改而夫子改之者胡傳及伊訓孔傳蔡傳也有謂周改月不改時而夫子改之者劉質夫也有謂周本改時改月而夫子因之者杜註孔疏張元德熊朋來張以寧也孰爲當與

（朱子曰）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夫子改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趙汸曰）周人改時改月如使周不改時則聖人何必曰行夏之時使果夫子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哉

問胡氏以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呂本中張以寧湯斌諸家駁之當矣但其所引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援引甚核何以破之

（蔡敬齋曰）據孔傳以爲湯崩踰月太甲即位改元奠殯而告蓋商尚質故崩年即位改元也三祀奉王歸亦在十二月者時湯崩至此已二十五月當行祥祭商尚質是月喪畢而除服故即以冕服迎歸且明年四祀正月朔當有朝正見群臣諸大事桐在亳都外若必俟正月朔始迎歸必有所不及故先于歲終月朔迎歸亦理勢當然而非商以十二月爲歲首也（顧寧人曰）胡氏引秦人以亥爲正不改時月爲證則不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註

師古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紀事者追
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
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叔
孫通傳諸侯群臣朝十月師古云漢時尚以十月
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

問三正之見于六經者參錯不一云何

按春秋純用周正以史官紀事當用王朝正朔也
周禮純用夏正以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故周之
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周禮正授時祭享
之書也其正歲卽正月而凌人掌冰政之政不應

改爲正 論語用夏正暮春者春服既成是也
孟子用周正七八月旱則苗槁及徒杠輿梁成于
十一月十二月是也 周易臨之八月用周正說
卦傳兌正秋則用夏正也 書唐虞夏皆用夏正
商用商正周用周正而甘誓言怠棄三正是夏並
用三正也盤庚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是商兼
用夏正也金縢秋大熟君牙夏暑雨冬祁寒是周
亦兼用夏正也 詩皆用夏正而豳風有一之日
至四之日及十月改歲之語是亦兼用周正也
左傳叙事用周正而僖五年謂在九月十月之交
是亦用夏正也 禮記月令用夏正而季秋爲來
歲受朔日亦用周正也雜記引孟獻子言正月日
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亦
用周正也

呂東萊曰三正通于民俗尚矣 蔡敬齋曰昔先
王創制顯庸既立爲一代之法而于前代典章必
兼存而不廢其焦薊英六祝陳杞宋之封皆所以
使其子孫各修前代之禮物至于朝野所奉行則
祭祀備六代之舞養老具三代之禮士喪兼三代
之祝魯用四代之服器官初不必廢棄禁絕前代

之典章以自伸也三正既爲歷代所迭用復爲本
朝所兼存故誥誓臣民並言之而不以爲雜秉筆
之史臣臨文之學士隨意書之而亦不以爲悖也

問春秋書事時日月之異有時而不月者有月而不日
者有日而無月者有月而無時者有時月日皆備者公
羊穀梁皆立以爲例以示褒貶何如

正義曰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四有
月無時者二或史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
而後人脫之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
無冬既得其月時則可知當是寫者脫漏若僖二

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可知當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史官立文亦互有詳畧按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畧同而日數向背此則文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畧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不可以爲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互見三傳桓無日條

問春秋書郊者九有因卜不吉而廢郊者僖三十一成十襄七襄十一有因牲死傷而廢郊者宣三成七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成十七有牛雖死傷而必郊者定十五哀元其義云何

山堂考索曰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養牲不謹耳或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或曰三卜禮也四卜五卜非禮也今因不吉而廢郊是失禮也又據禮養牲必二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今以牛死傷而廢郊是又失禮也所以春秋書以示譏此皆非聖人之旨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至屢卜之瀆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責也

問春秋書伐之例內伐十有五外伐百三十有七伐我者二十有一與外伐者二十有九左氏以有鍾鼓曰伐公羊以精者曰伐穀梁以斬草木壞宮室曰伐孰爲是與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不言征而言伐何與

啖趙曰聲罪致討曰伐陳岳曰征之爲言正也伐鄭之事出于交惡而已豈所謂正乎

問春秋多貶僖公詩多美僖公考之春秋新作南門則書之修泮宮無見也取濟西田則書之復周公之宇無有也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則書之所謂享以騂犧殆有時而不然也詩之删春秋之筆削皆出于吾聖人之手春秋直筆而詩多溢辭何與

章氏曰說者曰僖公之爲君功過相半者也詩不刺滅項伐邾之失懼其以過掩功春秋不書修泮伐淮之美懼其以功掩過詩寬而春秋嚴皆所以爲敎也噫是則然吾姑以春秋論僖公或者魯頌之美生于不足與

問諸儒之說春秋有謂以一字爲褒貶者有謂有貶無褒者有謂褒貶俱無者其說孰是

林氏曰謂以一字爲褒貶者太史公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之說也謂有貶無褒者孟子春秋無義

戰之說也謂無褒貶者本于竹書紀年所載鄭棄
其師齊人殲于遂皆孔子未修之前故也雖各有
所本然亦不可泥泥于一字褒貶之說則是春秋
字字皆挾劍戟風霜聖人之意不如是之勞煩也
泥于有貶無褒之說則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
聖人之意不如是之慘也泥于無褒貶之說則是
春秋瑣語小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也
問左傳何人所作或云是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較
詳或云卽是論語所稱左业明或云秦始有臘祭而左
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孰爲當與

朱子曰左氏不必解是业明如聖人所稱煞是正
直底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橫意思
按蜡祭四方百物臘祭先祖五祀月令分明恐周
人本有此兩祭不得以不韋言秦制疑之朱子以
虞不臘矣一言斷爲秦時文字恐尚未的秦時文
字亦恐不到此左傳只是左姓人作在孔子之後
朱子謂必非聖人所稱左业明是也
問三傳各有長短又左氏三長二傳五短云何
武夷錄曰三家言其長則事莫備于左氏例莫明
于公羊義莫精于穀梁以言其短則或失之誣如左

預凶事之類或失之亂如公羊毋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或失之鑿如穀
梁曲生條例以大夫之卒曰正
左氏三長 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业明
之傳知有筆削及發明凡例皆得周典其長一也
博覽羣書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膺授經之托上詢
夫子下訪其徒凡所采摭實廣見聞其長三也
二傳五短 生于異國長于後來語地則魯國相
遠論時與宣尼不接其短一也其錄人言也語乃
齟齬文皆瑣碎其短二也記言載事取諸胸臆理
甚迂僻言多鄙野其短三也二傳雖以釋經爲主

其缺漏不可殫語其短四也論語夫子不爲衛君
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爲賢是違夫子之教其短
五也並見山堂考索
問三傳之學互相齮齕其調停中立者有幾家
氾毓春秋釋疑合三傳爲之註解 韋表微春秋
總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通理
經趣 啖助集傳例統考三家短長縫綻補闕復
攝其綱條爲例統 晉劉兆春秋調人以三家之
異合而通之取周官調人之義凡七萬餘言有不
合者取其長短以通之以上並見山堂考索

問三傳之學傳自何人註釋優劣若何

〔杜諤春秋會義序曰〕漢胡毋生董仲舒之徒出而公羊興申公蔡千秋之學盛而穀梁起業左氏者又有賈護劉歆之屬故得並立學官三家異論後迹而出是非互有所私註釋之意多沿其流杜元凱則拘以赴告何休則涉以讖緯范甯雖務探經而博采諸說然未盡詳唐世啖趙陸淳亦精焉

問春秋書魯鄭易田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氏以爲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杜預以爲許田近許之田成王賜周公魯朝宿之邑祊宣王所賜母弟鄭桓公助祭泰山湯沐之邑然則二國以私易田不復顧天子巡狩諸侯朝覲之禮其可與且隱八年以祊易許田至桓元年又以璧假許田何與

〔山堂考索曰〕林氏云左氏見魯頌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遂以爲許魯地而生易田之說不知許有二詩所爲許者周公舊封也春秋所謂許田許國之地也合而一之一悞文武之子孫孰非有功而親者使皆有朝宿湯沐之邑將何地以處之二悞地志今許州許昌郡見有許田縣則許田如邾田之類以爲魯地近許之田三悞沂州瑯琊郡有祊地去泰山爲遠安得爲鄭人助祭湯沐之邑四悞借如彼說鄭莊方强此年既以祊歸魯必欲急得許田隱公何得不歸之及桓之立又以璧假五悞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鄭伯雖愚釋泰山之祀而爲魯祀周公非人情之甚六悞魯鄭誠有易田之事聖人但書歸祊入祊無乃太隱而不可知七悞然則歸祊云何祊者鄭人嘗所侵有之地而特近於魯今歸于我者鄭人思以結魯之援六年既來輸平恐魯之好未固謂隱之可以利啗故以祊地與之考之祊卽近魯非本魯地據齊人歸濟西田歸讙闡皆不言我入蓋魯之故地既失復得何用書入乎今特書曰我入祊見魯公貪鄭之賂非可入而入故也以爲易田八悞魯何以有許田十一年隱合齊鄭之師伐許蓋魯有許田自入許之年始入許之師出于隱公故書及及者謀主于我也然許田近鄭而遠于魯鄭人之所欲也隱公尚强未能與魯爭迨桓公簒隱鄭莊乘間名爲璧假實脅取之以爲祊易九悞自是許之土地爲鄭所有至鄭莊死忽突爭國許叔乘間入許尙是鄭人

無時而不伐許迨春秋之末鄭游速帥師滅許以
許男斯歸而許鄭之事乃已蓋由鄭莊嘗假許田
故也左氏附會齊侯以許讓公與鄭鄭使許叔居
許東偏不知鄭之得許乃在于假璧之年何得于
隱公時已有之十恨

問隱十年三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左云鄭伯圍戴克之
取三師焉公穀並云因三人之力而取戴胡傳云伐取
四國三者不同其說孰是

〔賀仲軾曰〕鄭人之忿在三國而不在戴故因其伐
戴而伐取之左氏是也

問隱十一年滕侯來朝桓二年滕子來朝滕侯滕子一
人而已而夫子既書滕侯復書滕子有謂時王所黜者
胡氏以爲使時王能黜侯爲子是王法行矣春秋可以
不作有謂夫子貶之者朱子以爲自此之後滕一向書
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有謂當喪未
君稱子者朱子以爲前又不見滕侯卒說皆難通其義
云何

〔程沙隨曰〕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
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自貶降而以子禮見
庶得貢賦易供〔朱子曰〕沙隨說最好緣後面鄭

朝晉云鄭國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
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于大國初焉不覺其
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非獨是
鄭想當時小國多是如此

問春秋桓無王之說不同元年書王左氏通謂之魯用
周曆故書王苟失不頒曆則不書穀梁謂桓弑立以爲
無王之道故不書胡傳以爲三年不討逆天王失政而
不王其義孰長

〔折衷曰〕左氏得其實

問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惟八十二諸家紛紛

或以爲遠或以爲久或以爲危或以爲幸或以爲不告
廟其說孰長

〔春秋傳說彙纂曰〕桓元左傳曰告于廟也甚明告則
書不告則不書諸家皆鑿

問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
與齊戰劉敞從公羊之說趙匡孫覺胡傳從穀梁之說
孰長

〔趙氏曰〕據經文內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若
實爲鄭宋而戰即當以鄭宋爲兵主何得主齊紀

乎蓋齊紀結讐已久是年齊合三國以攻紀欲遂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得免禍其蹤蹟甚明不地者在紀都也無他義

問春秋書同盟十有六其二齊桓其十四晉說穀梁者曰齊盟二皆同尊周晉盟十四皆同病楚說左氏者曰言同盟服異也說公羊者曰書同盟志同欲也胡傳有二例或以同欲而書同或以惡其反復而書同其義孰優

劉原父曰同所以名盟焉耳 黃仲炎曰盟而加同者錄當時載書之辭耳葵丘盟曰凡我同盟之

人非孔子新筆

問桓盟不日之義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左氏不以不日爲例公羊曰桓盟不日信之也穀梁曰不日信桓也然桓方伯之際亦有書日者二十二年防之盟二十三年扈之盟閔元年落姑之盟僖九年葵丘之盟是也旣卒之後復有不日者僖二十八年溫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文二年垂隴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成十八年虛朾之盟是也其義云何

陳岳曰春秋凡書內事卒葬嫁娶灾異則繫日蒸嘗雩望則繫月蒐狩田則繫時外事從赴告不告日則不書日桓之盟不日不赴以日也盟會不以日爲例左得之

問莊元年不稱卽位左云文姜出故公云君弑子不言卽位穀云繼弑君不忍卽位胡傳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絀之諸家如陸淳劉敞則以左爲非安溪則以胡爲非山堂考索以公穀爲非當孰從與

陸氏曰左氏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 李安溪曰胡傳亦非也隱莊閔僖外俱書卽位豈皆稟命于王若桓若宣若定豈皆內有所受自當從公穀 山堂考索曰不備禮卽位故不書備禮則

書公穀非 按山堂是

問三傳言告糴不同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左氏則曰禮也公羊則曰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穀梁則日爲內諱也孰長

山堂考索曰惟唐趙氏議其爲政而無備得之

問三傳言不雨不同僖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左氏謂之不爲灾公羊謂之記異穀梁謂之閔雨孰爲可從

山堂考索曰春秋之義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三傳皆誤

問僖八年用致夫人左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公曰譏

以妾爲妻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穀曰立妾之辭范
甯以夫人爲成風胡氏從之趙匡以爲聲姜高閌以爲
五世之夫人其說孰是
〔華霞峯曰〕致夫人乃致死者非致生者也〔孫泰
山曰〕哀姜醜聲昭著僖公疑于其禮不敢卽行故
遲至八年大祭始行之耳
問文四年逆婦姜左云卿不行非禮也公云娶乎大夫
者畧之穀云爲其成禮于齊夫人與有貶胡傳云交貶
其義云何
〔程端學曰〕春秋稱婦姜者三宣元成十四豈皆先

成禮者哉稱婦者有姑之辭〔顧復初曰〕爲夫人
歸于齊立案也書逆婦姜以明其爲嫡夫人非敬
嬴之所得比也春秋因末以原其本特書之以正
襄仲及敬嬴之罪
問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左云尊夫人也公云
譏喪娶也夫人與公一體故貶穀曰喪未畢故畧之胡
傳責妾母當國用事其義云何
〔啖子曰〕一事再見者第書名從省文之義左氏不
知故妄說
〔孔穎達曰〕女之出嫁事由父母從夫喪娶父母之

咎豈可貶責夫人此豈是宣公淫掠而欲令齊女
守貞乎
問宣八年雨不克葬左曰禮也公曰而者何難也穀曰
喪不以制也胡曰敬嬴咎徵孰長
〔汪克寬曰〕雨不克葬則無備可知
〔春秋傳說彙纂曰〕當從穀梁喪不以制之說左氏之
說非
問成元年作丘甲左曰爲齊難杜註使一丘出一甸之
甲公曰譏始丘使穀曰使丘人自爲甲胡曰丘出一甲
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其說孰是

〔黃仲炎曰〕丘出甸賦則什賦三四矣何至哀公時
曰二吾猶不足曰魯伐齊故作丘甲一時暴民非
必以爲常也惟初稅畝用田賦爲常爾
〔家則堂曰〕公穀課民自爲甲固未得經意杜氏謂
使一丘出一甸之甲加四倍之斂亦不至若是之
甚今作每丘出一甲一甸出四甲而古兵制始壞
于此矣
問春秋成元年作丘甲杜預以爲丘十六井出戎馬一
匹牛三頭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

重歛胡傳以爲毋乘增一甲數增三之一哀十二年用田賦何休以爲田謂一井之田賦歛取其財物賈逆以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邱之稅蓋井出馬一匹牛三頭也杜預以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則是邱出馬二匹牛六頭也胡傳用國語以爲田主出粟賦取于商賈之里廛今會以商賈所當出之賦令農民出之陳君舉以爲家出一人即管子內政之法諸說不同孰爲長與

〔按〕作邱甲當以胡氏數增三之一爲是用田賦何氏胡氏可從如杜氏邱出甸賦之說則五百一十二家而出一乘者今一百二十八家而出一乘其

賦四倍矣如賈氏井出邱稅之說則一百二十八家而出一馬三牛者今八家而出一馬三牛其賦十六倍矣如陳氏家一人之說則比邱出甸賦而又增四之一矣加數太重並不可從杜氏于邱甲條內既云邱出馬四匹牛十二頭于田賦條內又云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前後亦自相戾〔李廉曰〕信如杜說當曰作邱乘不當曰作邱甲〔王樵曰〕稅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問襄二年會于戚城虎牢左云偪鄭公云不言取爲中國諱伐喪穀云若言中國焉內鄭也胡云責鄭不能守其義孰長

〔趙氏曰〕公羊謂不書取諱也按夫子增損經文以示義覩文見義何諱之爲〔劉氏曰〕穀梁云內鄭非也鄭不服晉諸侯伐之可謂外之矣反謂內之乎

〔春秋傳說彙纂曰〕此舉扼楚制鄭實圖天下之大計故不書城鄭虎牢況此時晉已取之非復鄭之所有自不得仍繫之于鄭也〔華霞峯曰〕文定謂責鄭之不能有按虎牢繫東虢舊封鄭奪而取之原非鄭所當有也聖人不責鄭之有虎牢而反責鄭

之不能守虎牢決不然矣

問襄六年莒人滅鄫左傳以爲鄫恃賂故而公穀並云立異姓以從祭祀故云滅胡傳從之何所見與

〔張洽曰〕晉女叔齊對平公治杞田之問以爲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然則晉蓋吞滅之首也宜晉悼雖賢無以戢諸侯之相滅也〔華霞峯曰〕公穀之說無據鄫取莒公子爲後罪在鄫不在莒與黃歇呂不韋之事不同聖人不正鄫立異姓之罪而顧以罪加之未嘗與謀之莒用法可謂不平矣

問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左傳註不稱公子其禮
未同于上國公云賢季子讓國穀云稱子善使季子進
之胡傳貶其辭國而成亂其說孰長
春秋傳說彙纂曰吳能以札來聘春秋書子進之札
以名書當以杜註孔疏爲正非襃貶之所係也公
羊以札能讓國而賢之穀梁以吳能使賢而善之
皆非經旨至胡傳謂札以讓國階禍聖人特書名
以示貶則鑿甚矣

問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左云飲太子之藥卒
公云不成于弒穀云曰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胡傳除

惡于微之意義皆以不嘗藥爲弒夫非弒而書弒則近
于刻既書弒而又示以不成弒則近于曲聖人之意果
若是與
黃氏曰如三傳之說則罪疑惟重非聖人忠厚之
意蓋止進藥而藥殺與漢霍顯之欲行毒許后相
似苟以不嘗藥而掩蓋其情則亂臣賊子皆得借
是以逃罪矣

問昭二十年書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公羊以爲畔不
言畔爲賢者之後諱穀梁以爲善會之不以邑叛胡傳
以爲待放而後出奔得去國之禮而賢之陸淳以爲先
據以叛力屈而奔或云叛或云不叛或云可以叛而不
叛諸說懸殊要皆無據當孰從與
陸氏曰穀梁云善會之不以邑叛夫臣不叛君常
事耳豈有可襃之理公羊曰爲賢者之後諱然則
賢者之後便得恣其不臣乎此說尤鄙
王樵曰
胡傳視公羊尤迂曲
黃氏曰自鄸出奔宋者蓋
自其國都出止于鄸又自鄸而奔宋故春秋以自
鄸書耳春秋叛則書叛奔則書奔未有奔而可誣
爲叛叛而可諱爲奔者使叛而可諱則周公當先
爲管叔諱之

問定無正之義左氏註公即位在六月故公羊云正月
者正即位也無正月者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
也穀梁云昭公之終非正終定公之始非正始胡傳不
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其義云何
按諸家定無正之說詳矣然使有事當紀聖人得
不書正月耶抑并其事削之耶
二泉曰定無正月
而有春王春王三月也事在三月故以三月書此
說極是無庸多爲曲說

問定八年從祀先公左氏以爲陽貨欲去三桓順祀先
公而祈焉公穀並以爲順祀復正閔僖之位胡傳則云

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其說孰長

汪氏曰昭公之葬稱謚旣已祔祭祖廟而從祀不稱昭公則與禘于莊公書法不侔胡氏非 馬荆南曰昭閔僖皆有謚安得統謂之先公據左氏順祀先公而祈焉蓋自遠及近而遍于群公也

按衛侯衎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魯政雖下逮必不以主祀之專任之陪臣左氏見經文與盜竊寶玉大弓相屬遂附會以爲陽貨之祈祀爾

問春秋書齊人歸田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繼以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左氏敘孔子却萊兵辭享公

以爲齊侯服義故歸田公羊但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故歸田穀梁則謂齊人鼓譟孔子止之故歸田史記又敘孔子止夷狄之樂誅侏儒之戲故歸田以謝過其義何如

林氏曰數者之說更相背戾皆不足信說者必欲謂夫子嘗爲大夫于魯必有其功不知夫子雖暫爲大夫遭定公之孱懦三家之專肆未幾齊歸女樂即致政而去歸田之事于聖人何與此是當時諸侯喜怒無常與之隙則橫見侵奪與之好則侵地復歸比年齊與魯有隙齊國夏伐我者再公亦兩加兵于齊是年及齊平爲夾谷之好會齊人以魯服已故鄆讙龜陰之田復歸于我亦如宣公之時齊人嘗取濟西田及宣公事齊經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公之時齊取我讙及闡及魯睦于齊經則書歸讙及闡若以此歸田之功自夫子則濟西之歸讙闡之歸誰之力乎 又曰稽地志鄆讙龜陰皆魯地若汶陽則齊田也成公藉晉之力取齊汶陽田未幾齊睦于晉晉侯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自此田歸齊之後魯不得復有鄆田之失自昭公失國齊取此以居之不得以此

田爲汶陽田左傳以夫子請歸汶陽司馬遷亦謂汶陽歸我何邪杜預註左云三邑皆汶陽田也按汶上之陽實屬齊地閔子騫曰則吾必在汶上言欲北踰齊也齊人刺襄公曰汶水湯湯以此見適齊何得附合左氏謂卽三邑乎

問春秋以前名春秋者幾種春秋以後擬春秋者幾家

夏商春秋 汲冢瑣語記太丁時爲夏商春秋 晉春秋 見瑣語晉獻公十七年國語云羊舌肸習于春秋 魯春秋 周公作左傳昭二年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吾今乃知周公之德 百國春秋 見墨子並在春秋前 以上

春秋元經 隋王通作始于晉惠終于隋開皇 唐續春秋 開元中裴光庭

作自戰國訖隋九州春秋漢司馬彪作十六國春秋魏黃門侍
郎崔鴻作凡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凡十六國各有國書鴻考覈同異除煩補闕都為十六國春
秋虞氏春秋虞卿作上採春秋下觀近世以刺譏國家得失凡八篇呂
氏春秋呂不韋作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吳越春
秋趙曄作楚漢春秋陸賈作漢春秋後漢春秋
魏春秋並孔衍作晉春秋檀道鸞作魏氏春秋晉
陽秋並晉孫盛作漢晉春秋習鑿齒作起光武終晉愍凡五十四卷
唐春秋吳兢作齊春秋吳均作宋春秋鮑氏作二
十國春秋蕭氏作三十國春秋武敏作以上並在春秋後
章後卿曰自論語記于聖門之高弟而後國語新

語皆以語命名自文選集于蕭梁之東宮而後文
粹文海皆以文命名然則後代史家典冊多以春
秋命名者豈非因孔子春秋而作與春秋為褒貶
而作一字之褒暖然如春一字之貶凄然如秋因
其名以究其義盖欲公褒貶于萬世而示後人以
不容犯之直筆奈何後世春秋之目何其紛紛耶
虞卿刺譏得失果足以勸善懲惡否不韋八覽六
論果足以當一王法否孔衍能著漢魏春秋而不
能弭鄴郡之賊其視亂臣賊子懼為恒恍吳兢能
作唐春秋而不能逆太簡之讖其視顯微闡幽為

有愧孫盛吳均鮑氏蕭氏武敏其所以擬春秋者
何義陸賈趙曄習鑿齒其所以合春秋者何事嗚
呼是皆未知吾夫子不獲已之意也

諸經 附

問五經之學設科取士十三經註疏須于學宮外又有
二經三經四經六經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之稱昉于
何代見于何書其淵源同異可得聞與

五經 其一易書禮詩春秋揚子法言惟五經為辨五經之名始見
其二詩書禮樂春秋又曰五學漢藝文志五者五常之道易為之原五學
世有變改其三書詩禮易春秋公羊漢建元五年立五經博士

其四易書詩左氏春秋禮記唐五經博士
十三經 易王弼註孔穎達疏書孔安國傳孔疏詩毛萇傳鄭元箋孔疏周
禮鄭註賈公彥疏儀禮鄭註賈疏禮記鄭註孔疏春秋左氏傳杜預註孔
疏公羊傳何休註徐彥疏穀梁傳范甯註楊士勛疏論語何晏註邢昺疏
孟子趙岐註孫奭疏孝經明皇註邢疏爾雅郭璞註邢疏
二經 春秋孝經公羊傳序孔子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中庸註孝經鉤命決
並同
三經 書詩周禮龜山先生三經義辨辨王安石三經義之失
四經 易皇春皇帝王伯體意言象數用書帝夏虞夏商周體仁義禮智用
詩王秋文武周召體性情形體用春秋伯冬秦晉齊楚體聖賢才哲用邵子

皇極經世書 又春秋左氏穀梁古文尚書毛詩後漢建初八年詔選高才生受四經

六經 詩書樂易禮春秋禮記經解莊子孔子治詩書禮樂易春秋

一六經六經之名始見又名六藝六學六籍史記六日六藝于治一也漢儒林傳古之儒者博學六

藝之文六學者王敎之典籍陸龜蒙曰六籍者聖人之海也

七經 其一易書詩三禮春秋秦宓曰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

吏民傳咸七經詩隋樊深七經義綱七經論 其二詩書春秋三禮

論語劉敞七經小傳

九經 其一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

語經典釋文序錄 其二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

學漢志六藝九種唐谷那律稱爲九經庫九經之名始見韋表微著九經師授譜後唐校九

經鏤板于國子監

十經 其一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

左氏公羊穀梁論語孝經宋百官志國子監助教十人分掌十經

其二五經五緯南史周續之通十經

十二經 其一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

其二易上下經并十翼 其三春秋十二公經

莊子孔子西藏書于周室紬十二經以說老聃

易堂問目卷之四終

容成六歲時先君子爲結婚吳氏時外舅易堂先

生終養里居雖一進謁而年方孩幼惛然不知所

以爲學之方也後先生官京師容成方治制舉業

不能置身于先生之側一聽講畫己丑之秋先生

致政歸容成私竊自喜以爲今而後可以躬侍几

杖奉負劍辟咡之詔略涉諸經之樊不意舟過下

相示疾告終嗚呼是豈獨予小子之不幸哉先生

既歿與內兄朝綸煥文及友壻華君廷琳發篋中

書見所著易象集說集說附錄易問中爻考卦變

考春秋四傳選義易堂問目考律緒言共若干卷

皆進

呈原本容成錄其副而藏之而問目一書外間轉寫

甚多不無烏焉之謬爰取定本登諸棗梨先生是

書成于甲子之夏以是秋舉于鄉越七年以經學

上邀

聖主之知即授國子監司業晉侍讀學士稽古之榮于

先生爲極盛惟是人師凋謝終愧面墻讐校遺書

第有撫心永嘆而已

乾隆壬辰嘉平月次女壻鄒容成百拜書後

〔清〕錢坫撰

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

清嘉慶二年文章大吉樓刻本

十經文字通正書

嘉慶丁巳歲六月

文章大吉樓開雕

十經文字通正書敘

敘曰十經者何一周易二尚書三詩四周禮五儀禮六禮記七春秋左氏傳八公羊傳九穀梁傳十論語也攷十經中文字之通假故曰通正書也粤若卟古倉頡作字依類辨物形聲相益由是有處事象形會意諧聲轉注假借六書之例蓋五者以定字假借以救其窮假借者通正之義也字少用緐旁通牽屬

依古然矣至于諸經經夫子刪定弟子授受同途異趣一端百緒沿襲既久聽遠傳疑漢世經異師師異教學有專家分門不一故多誼一字殊聲同音別溯其原雖有主而歸推其流恐至嘖或亂夫木歸于本水歸于末數典忘其祖識者所鄙歸異出同流君子取象將使雜而不越引而能伸則機縷之絲必綜依托之用常昭矣康成注經所以有讀如讀若當作當爲或作或爲聲相近聲之誤諸說與夫通之言同爲異文一理正之言準乃殊義一宗通正之緣因聲因字兩例揔之何謂聲則語言是何謂字則偏旁是語言則臣爲辰鼻爲畀是曰聲同禪爲道宗爲臧是曰聲轉偏旁則工爲功功亦爲工正爲征征亦爲正是曰互通夊爲甫又爲専方爲旁又爲謗是曰類通又搠見詩風左傳謂之冰掫見左

傳周禮謂之鼜戔見周禮檀弓謂之封左傳謂之堋骴見月令曲禮謂之漬公羊謂之胔倘不同條共貫曲推旁穿何以理羣類究萬原哉故此書務推衆說以究斯義又秦隸盛行篆法漸廢改易殊體下筆無常如逮之爲迨救之作蔵直是別譌大乖形用或刀創謬施斷爛致變則芟夷溷于癹夷勞勑同于敕法魚豕舛惑又則然矣凡經所承用則云經

作以示匡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槯之道分于一門讀書必先識字識字要在辨言辨言先觀爾雅雅言首及詩書先聖之教不當景行與夫遵篆素以壹九垓則靡差扶寸推經典以求百代則不失豪釐因以鄙見纂成書一十四卷其部分一依說文解字崇所本也如日不然請俟來哲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三月三日日入三商泊舟宿遷東關錢坫記

十經文字通正書卷第一

一部

一 儀禮有司壹拜注今文壹爲一表記節以壹惠注壹讀爲一是一與壹通壹之言嫥壹是與一同義

丕 周書丕子之責鄭康成曰丕讀曰負史記正作負子之責是丕與負通也春秋丕鄭史記晉世家作邳鄭是又與邳通也邳是以邑爲氏應用邳

上部

上 鄉射禮上握爲注今文上作尚覲禮尚左注古文尚爲上是上與尚通論語草上之風陸德明本亦作尚

帝 周禮瞽矇世奠繫注故書奠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小史奠繫世注故書奠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書亦或爲奠是帝與奠定二字通

旁 亦作雱同古旁與方通虞書方鳩僝功史記作旁聚布功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今文旁爲方是也又與彭通易非其彭子夏傳作匪其旁是也案旁字從方橐郎祊字祊亦從方故互通

下 春秋滅下陽二氏作夏陽是下與夏通論語下如授鄭康成曰魯讀下爲趨是又與趨通

示部

示 曲禮常視毋誑注視今之示字士昏禮視諸衿鞶注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詩視民不恌箋視古示字是示與視通也又示我周行箋示當作寘中庸示諸掌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攷古無寘字易寘于叢棘劉表作示姚信作寘寘

卽實字之異文是又與實通也此寘與實塡塵之寘不同春秋提彌明史記作示眯明是又與提通也又周禮地祇字亦皆作示 **祖** 虞書黎民阻饑徐廣曰今文尙書作祖饑是祖與阻通 **柴** 虞書至于岱宗柴說文解字作祡是柴與祡通祡正字然以柴祭燔柴論之則義亦同耳 **礿** 經多作禴易孚乃利用禴亦蜀才本作躍是禴與躍通 **禂** 亦作騶同詩既伯既禱說文解字引作禂是禂與禱通 **禡** 周禮甸祝表貉注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為禡大司馬表貉注鄭司農讀貉為禡書亦或為禡是禡與貉通禡正字 **𥛱** 亦作祊同春秋鄭伯使宛來歸祊二氏作邴是祊與邴通也周禮大司馬以祀祊注祊當為方是又與方通也 **祼** 周禮大宗伯攝而載果注果讀為祼小宗伯果將注果讀為祼是祼與果通也大行人壹祼注故書祼作果鄭司農云祼讀為灌攷工記祼圭注祼之言灌或作淉或作果是又與

灌通也攷易盥而不薦馬融虞翻皆作盥鬯云卽諦語禘自既灌之灌然則祼果灌盥古本互通矣此字禮多用祼果易用盥詩用灌淉非古字 **禜** 祭法幽宗雩宗注宗皆為禜是禜與宗通 **禫** 士虞禮中月而禫注禫之言澹古文或作導是禫與導通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禫或皆作道是又與道通案道導古本同用說文解字每有三年導服之言知古禫導無異義 **祓** 聘禮釋軷注古文軷為祓是祓與軷通祓假字 **禬** 周禮家宗人以禬國之凶荒注禬讀如潰癰之潰是禬與潰通又春秋將會孟子餘會亦卽禬 **禳** 月令磔攘呂紀作禳是禳與攘通祭法相近於坎壇注相近當為禳祈是又與相通 **祔** 周禮太祝付練詳注付當為祔是祔與付通雜記附於士注附讀為祔是又與祔通曾子問殤不祔祭注祔當為備是又與備通 **祳** 春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說文解字引作祳周禮注引作蜃是祳與蜃通古字無脤

脤卽祳之異文 **禔** 易禔既平鄭康成作祇无祇悔王肅作禔是禔與祇通 **祗** 夏書日嚴祗敬六德史記作振敬內則祗見孺子注祗或作振是祗與振通也周書治民祗懼史記作震懼是又與震通也曲禮畛於鬼神注畛或為祗是又與畛通也易无祗悔九家作无多悔是又與多通也案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驚故兩字皆得通祗震振竝以從辰為聲說文解字有蚳云古文從辰從土作壁是又氐辰通之證 **祝** 詩素絲祝之箋祝當作屬是祝與屬通春秋衛州吁穀梁作祝吁是又與州通周禮瘍醫祝藥注祝當為注是又與注通樂記封黃帝之後于祝注祝或為鑄是又與鑄通案說文解字有喌云呼鷄重言之讀若祝又說苑曰張弓而祝雞喌卽從州是州祝通之證 **祈** 周禮小宗伯祈珥注故書祈為幾杜子春云幾當為祈康成謂祈當為進禨之禨是祈與幾通古字無禨禨卽鐖字是又與鐖通小子祈于五祀注祈或為刉是又與刉

通祭法相近當為禳祈是又與近通 **祠** 周禮太祝六辭一曰祠注鄭司農云祠當為辭是祠與辭通 **祴** 鐘師祴夏注杜子春云祴讀為陔鼓之陔是祴與陔通又禮器作肆夏是又與肆通案鄉飲酒禮有奏陔注云陔之言戒戒卽祴字之省祴之通于陔猶陔之通于戒耳 **禮** 易履霜鄭康成讀履為禮是禮與履通內則宰醴負子賜之束帛注醴當為禮是又與醴通案儀禮多以禮醴互用 **禄** 周禮職幣奠其録注故書録作禄是禄與録通 **福** 春秋偪陽子古今人表作福陽子是福與偪通少牢饋食禮受録于天注古文禄為福是福與禄通案詩有福履履禄也又有茀禄茀福也是茀履亦與福禄同用 **祥** 士虞禮祥此常事注古文常作祥是祥與常通春秋盟於祲祥公羊作侵羊是又與羊通 **祲** 經作祲春秋盟於祲祥公羊作侵羊是祲與侵通 **祕** 詩毖彼泉水韓詩作祕是祕與毖通案說文解字引作泌是泌

正字𡘋祕並假字

禦 春秋宋公禦說二氏作御說是禦與御通鄭伯使其弟語穀梁作禦是又與語通詩孔棘我圉當作禦是又與圉通

三部

三 攷工記上三正注三讀爲參論語三省荀子作參省是三與參通

王部

王 周書皇極之敷言史記作王極聘禮賓入門皇注古文皇作王是王與皇通

皇 經作皇周禮樂師皇舞注故書皇作𦏁鄭司農讀𦏁爲皇是皇與𦏁通少儀齊齊皇皇注皇讀如歸往之往是又與往通詩烝烝皇皇箋皇皇當作暀暀是又與暀通

王部

理 商書大賚女史記作大理是理與賚通

瓊 亦作璚瓗琁同春秋瓊弁玉纓說文解字作璚弁是瓊與璚通瓊赤玉璚美玉依義詩瓊琚瓊瑤瓊玖等字皆應作璚若莊子之瓊枝荀子之琁玉瑤珠淮南子之琁樹是其正字

珠 周禮玉府珠槃注故書珠作夷鄭司農云當爲珠是珠與夷通

璪 虞書藻火說文解字作璪是璪與藻通聘禮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注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又垂繅注古文繅作璪是又與繅通璪火正字圭璪垂璪並假字

瑗 春秋陳孔奐公羊作瑗是瑗與奐通又齊侯環公羊作瑗是又與瑗通

環 士喪禮環幅注古文環作還是環與還通攷工記環涂七軌注故書環作轘杜子春云當爲環是又與轘通

瓛 禮桓圭說文解字作瓛是瓛與桓通瓛正字

瑱 周禮天府玉鎭注故書鎭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鎭是瑱與鎭通鎭正字瑱充耳字假用之

珍 典瑞珍圭注杜子春云珍當爲鎭書亦或爲鎭是珍與鎭通鎭亦正字珍珍寶字假用之

珉 經多作瑉聘義君子貴玉而賤珉注珉或作玟是瑉與玟通周禮弁師瑉玉三采注故書珉作璑是又與璑通案說文解字珉石之美者璑三采玉以璑爲三采玉正與周禮故書合亦與聘義賤瑉之說合矣古者玟璑唇之唇音珉唇之重音皆相轉依義聘義珉正字玟假字弁師璑正字瑉假字

璱 詩瑟彼玉瓚說文解字作璱是璱與瑟通璱正字瑟假字周禮注又引作邺

瑑 周禮巾車孤乘夏篆注篆讀如圭瑑之瑑是瑑與篆通

璊 亦作玧同詩毳衣如璊說文解字作璊是璊與璊通璊假字

珇 攷工記駔琮說文解字作珇是珇與駔通珇正字

璂 亦作琪同詩其弁伊騏箋騏當作璂是璂與騏通周禮弁師會五采玉璂注鄭司農云璂讀如綦車轂之綦康成讀薄借綦之綦是璂與綦通依義騏綦皆假字

玼 詩新臺有泚說文解字引作玼是玼與泚通玼正字

瑣 春秋瑣澤公羊作沙澤是瑣與沙通

玨部

班 周禮太宰匪頒注鄭司農云頒讀爲班布之班宮正頒其衣裘注頒讀爲班是班與頒通也司土羣臣之版注故書版作班是又與版通也易乘馬班如說文解字作乘馬驙如是又與驙通也鄭康成本作乘馬般如春秋曹伯班卒公羊作般蔡侯般史記作班是又與般通也耏斑古今人表作班是又與斑通也士虞禮以其班祔注古文班或爲辨或爲胖是又與辨

卅二字通也

士部

士 曲禮前有士師注士或爲仕是士與仕通

壯 射義幼壯孝弟注壯或爲將是壯與將通檀弓衛栁莊古今人表作栁壯是又與莊通

墫 詩蹲蹲舞我說文解字作墫是墫與蹲通墫正字

丨部

中 春秋中甸周禮注引作衷甸是中與衷通

屮部

屯 詩白茅純束箋純讀如屯是屯與純通也鋪敦淮濆箋敦當作屯是又與敦通也周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屯或作臀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爲前後屯兵康成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今書多爲屯從屯是又與臀殿二字通也古殿字從展展古文臀杜鄭義取在後是與臀殿同

毒 周書天毒降災殷邦史記毒作篤是毒與篤通也

熏 經作熏士冠禮纁裳注今文纁作熏士昏禮纁束帛注今文纁作熏是熏與纁通

艸部

薰 易利薰心虞翻本作閽是薰與閽通公食大夫禮臐膮注古文臐作薰是又與臐通詩公尸來燕薰薰說文解字作醺是又與醺通

葷 士相見禮膳葷注古文葷作薰是葷與薰通

荼 荼與舒通詩荆舒是徵史記引作荆荼攷

工記斷目必荼注鄭司農云荼讀爲舒玉藻荼前詘後注荼讀舒遲之舒是也荼與徐通易困來徐徐子夏翟子元作來荼荼是也荼與舍通春秋陳乞弒其君荼公羊作舍是也

蔓 春秋蔓成然史記作曼是蔓與曼通

蒼 春秋蒼葛古今人表作倉葛是蒼與倉通

芮 周禮太祝擩祭注擩讀爲虞芮之芮是芮與擩通

董 經作董周禮九拜四曰振動注鄭大夫讀動爲董書亦或爲董是董與動通

茨 周禮籩人粉餈注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茨字或作餈是茨與餈通既夕牀第注古文第爲茨是又與第通餈第正字茨假字

薺 詩牆有茨說文解字作薺是薺與茨通薺正字茨假字

菉 詩綠竹猗猗韓詩作菉是菉與綠通菉正字

⿱艹⿰氵毒 詩綠竹韓詩作⿱艹⿰氵毒是⿱艹⿰氵毒與竹通⿱艹⿰氵毒正字

菅 經或作蕑詩方秉蕑兮漢書地理志作菅知蕑即菅字矣詩有蒲與蕑箋蕑當爲蓮是蕑與蓮通

萑 經皆作萑萑與推萑之萑掘公食大夫禮萑席注今文萑作芫是萑與芫通芫正字萑假字

苄 公食大夫禮羊苦注今文苦爲苄是苄與苦通士虞禮鉶芼用苦注古文苦爲枯今文或作苄是又與枯通苄正字

苦 周禮鹽人苦鹽注杜子春讀苦爲盬典婦功辨其苦良注鄭司農云苦讀爲盬是苦與盬通苦假字

蔇 春秋盟於蔇二氏作暨是蔇與暨通

萅 經作春攷工記春以功注春讀爲蠢是春與蠢通周禮注作蠢是又與蠢通

蒙 詩狐裘蒙戎春秋作尨茸是蒙與尨通周書曰蒙史記作霧是又與霧通霧非古字應作霿爲正

菜 周禮大胥舍采注采讀爲菜是菜與采通

莒 春秋柏舉公羊作柏莒是莒與舉通

蒿 周禮載師任遠郊之地注故書郊作蒿杜子春讀爲郊是蒿與郊通也郊正字祭義焄蒿注蒿或爲藨是又與藨通也藨正字穀梁傳公會齊侯於蒿公羊作鄗是又與鄗通也鄗正字

菶 詩瓜瓞唪唪說文解

字作華是華與啐通華正字**茅**周禮醢人茆菹注鄭大夫讀茆爲茅杜子春讀爲夘是茅與茆夘二字通士相見禮艸茅之臣注古文茅作苗是又與苗通春秋茅戎公羊作貿戎是又與貿通案漢書五行志亦作貿戎**苞**易姤以杞包瓜子夏作苞是苞與包通也蒙包蒙鄭康成作苞云苞讀爲彪是又與彪通也詩匏有苦葉杜子春周禮注作苞是又與匏通也既夕木鑣注古文鑣作苞是又與鑣通也包苞之省匏字亦從包**英**詩英英白雲韓詩作泱泱是英與泱通**蔚**經作蔚易其文蔚也說文解字引作斐是蔚與斐通斐正字蔚假字**蔞**檀弓蔞翣注周禮蔞作柳是蔞與柳通柳正字春秋華路藍縷史記作藍蔞是又與縷通縷正字**若**周禮旅師而用之注而讀曰若聲之誤也是若與而通有司徹若是以辨注今文若爲如是又與如通**茇**詩召伯所茇說文解字作废是茇與废通周禮大司馬仲夏教

茇舍注茇讀如萊沛之沛是又與沛通**荑**易枯楊生荑虞翻作稊是荑與稊通**茀**易婦喪其茀子夏作髴是茀與髴通也詩翟茀以朝鄭康成周禮注作翟蔽是又與蔽通也茀厥豐草韓詩作拂厥是又與拂通也論語佛肸古今人表作茀肸是又與佛通也攷工記茀矢注茀當爲殺是又與殺通也有司屏用席注古文屏作茀是又與屏通也春秋傳徒人費史記作主屨者茀是又與費通也又詩茀祿卽福祿**薾**詩彼薾維何說文解字作薾是薾與爾通薾正字**蘊**經皆作蘊詩蘊隆蟲蟲韓詩作鬱隆是蘊與鬱通**萭**攷工記萭之以眡其匡注故書萭作禹鄭司農讀爲萭或作矩是萭與禹矩二字通詩楀維師氏古今人表作萭是又與楀通矩當作榘爲正**莎**周禮司尊彝獻酌注康成讀獻爲摩莎之莎是莎與獻通**菿**詩倬彼甫田韓詩作菿是菿與倬通**葆**周書無墜天之降寶命史記作葆是葆與寶通

䕻易百穀草木麗乎土說文解字作䕻是䕻與麗通䕻正字**菑**亦作甾同攷工記菑蚤不齵注菑讀如雜廁之廁是菑與廁通**茢**周禮戎右贊牛耳桃茢注故書茢爲滅杜子春云滅當爲厲是茢與滅厲二字通也依義厲當爲癘癘鬼以茢驅之故茢與之通耳**薙**周禮薙氏注書或作夷鄭司農以春秋傳芟夷蘊崇之康成謂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是薙與夷鬀二字通亦義同耳**薊**樂記封黃帝之後於薊注薊或作續是薊與續通說文解字作鄭云鄭讀爲薊是又與鄭通攷工記磬其筋注故書筋作薊是又與筋通鄭筋並正字薊續假字**蕭**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注鄭大夫云蕭字或作茜茜讀爲縮杜子春爲蕭是蕭與茜縮二字通案此字春秋作縮說文解字作茜茜正字**蕕**春秋一薰一蕕內則注作廇是蕕與廇通廇正字蕕假字**菋**周禮韎師注杜子春讀韎爲菋荎著之菋是菋與韎通**薠**

巾車棼蔽注棼讀爲薠是薠與棼通**萃**詩垂帶悸兮韓詩作萃是萃與悸通**萩**經作萩春秋楚子使椒來聘公羊作萩是萩與椒通椒應作茮爲正**荄**易箕子之明夷劉向曰今易作荄茲是荄與箕通**藉**周禮鄉師共茅蒩注杜子春云蒩當爲菹鄭大夫讀蒩爲藉是藉與蒩菹二字通也遂人以興耡利甿注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爲助是又與耡助二字通也士虞禮藉用葦席注古文藉作席是又與席通也**蒩**周禮司巫蒩館注杜子春云蒩讀爲鉏書或爲租是蒩與鉏租二字通**萌**占夢舍萌于四方注杜子春讀萌爲明或云其字當爲明是萌與明通也薙氏春始生而萌之注故書萌作甍杜子春云甍當爲萌書亦或爲萌是又與甍通也**藃**攷工記轂雖蔽不藃注藃當作秏是藃與秏通**落**春秋盟於落姑二氏作洛是落與洛通**蕩**論語君子坦蕩蕩鄭康成曰魯讀蕩爲湯今從古是

蕩與湯通春秋宋蕩澤史記作唐山是又與唐通周禮司關英
蕩注杜子春云蕩讀爲帑是又與帑通蕩帑聲之轉耳案坦蕩
蕩之蕩說**薄**春秋會于薄史記作**蒲**周書薄姑史記作蒲
文正作愓會于亳是薄與亳通姑是蒲與薄通春秋
亳社公羊作蒲**芼**詩左右芼之玉篇以爲作覒**荷**夏書菏
社是又與亳通是芼與覒通覒正字芼假字澤史記
作荷澤是荷與菏通菏正字詩何戈與**茄**詩有蒲與荷樊光
祋樂記注作荷戈是又與何通何正字爾雅作有蒲與茄
是茄與荷通案鄭康成箋云夫渠莖曰荷**蘧**春秋次於渠蒢
許舂正以茄爲夫渠莖是茄正字荷假字公羊作蘧蒢是
蘧與**葉**士冠禮面葉注古文**芋**詩君子攸芋箋芋當爲幠
渠通葉作擖是葉與擖通是芋與幠通芋幠義俱爲
大**藥**詩葛藟藥之說文解字作**范**少儀祭左右軌范注周
藥是藥與縈通藥正字禮大御祭軌軌與范同

聲是范與軌**藻**亦作藻聘禮圭繅注古文繅作藻是**蕡**周
通范假字藻與繅通藻假字又藻火卽璪火禮
司烜氏墳燭注故書**蒯**經作蒯檀弓杜蕢注杜蕢**蕢**禮運
墳爲蕡是蕡與墳通或作杜蒯是蒯與蕢通蕢桴
注蕢讀爲凷明堂位蕢桴注蕢當**芒**攷工記㡛氏㡛讀芒芒
爲凷是蕢與凷通凷正字蕢假字禹蹟之芒是芒與㡛通
㡛應作㡛**菆**既夕蒲菆注古文菆作騶是**茸**春秋狐裘尨
㡛正字菆與騶通菆正字騶假字茸詩作蒙戎
是茸與**萃**周禮車僕有萃車注故書萃爲平杜子春云當爲
戎通䡓是萃與平䡓二字通䡓正字萃平並是假字
蓁詩菁菁者莪李舟以菁爲蓁**茵**詩薄采其茆說文解字
是蓁與菁通蓁正字菁假字作茵是茵與茆通茵正
字**萋**詩有渰萋萋說文解字作**菦**周禮芹菹說文解字作
淒是萋與淒通萋假字菦菹是菦與芹通菦正

字芹**蕃**虞書於變時雍漢書成帝詔作於蕃時雍是蕃與變
假字通周書庶草蕃廡史記作繁是又與繁通詩平平左
右春秋作便蕃是又與平通周禮大司徒荒政九日蕃樂注杜
子春讀蕃爲藩是又與藩通繁應作緐平平應作釆釆古之辨
字上釆與便通下釆與蕃通皆以聲**藩**大司樂播之以八音
同若爲平正之平則聲不近矣非也注故書播爲藩杜子
春云藩當爲播是藩與播通既夕設披注今**菙**經作菙詩推
文披爲藩是又與披通播披正字藩借字之秭之箋推
今菙字也是**荒**易泰包荒鄭康成曰荒讀爲康是荒與康通
菙與推通說文解字又作巟是又與巟通也巟正字
𣂚亦作折同論語片言折獄鄭康成曰魯論讀折爲制今從
古是折與制通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注引詩好人提提
爲訓是又
與提通

茻部

莫經作莫春秋楚鄭敖子幕史記作莫是莫與幕通詩貊其
德音韓詩作莫其德音是莫與貊通攷春秋正作莫同韓
詩貊字非古
應作貉爲正

十經文字通正書 卷弟二

小部

小 學記宵雅肄三注宵之言小也謂習小雅之三是小與宵通

八部

分 周禮廩人匪頒注匪讀爲分是分與匪通王制百畝之分注分或爲糞是又與糞通春秋傳孰食者分而後敢食說苑作半而後食是又與半通

余 易來徐徐王肅作來余余是余與徐通曲禮予一人注覲禮曰余一人余予古今字是又與予通周禮稍人凡其余聚以待頒賜注余當爲餘是又與餘通

尙 鄉射禮上握焉注今文上作尙覲禮尙左注古文尙爲上是尙與上通

詹 春秋齊人執鄭詹公羊作瞻是詹與瞻通

必 攷工記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是必與縪通必假字

八 孝經上下有別說文解字作八是八與別通八正字

釆部

釆 亦作乎同虞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大傳作辯章平秩東作史記作便程大傳作辯秩此兩平字與便辯通者實皆卽釆字釆古文作乎與篆文平形近平古文作釆與篆文釆形近以此誤也說文解字曰釆別象獸指爪分別讀若辨釆讀爲辨故經凡用釆字之處皆改爲辨如易剥牀以辨鄭康成曰足下稱辨虞翻曰指間稱辨足下與指間之義卽爲釆字無疑又詩釆菽平平左右春秋作便蕃上平與便通下平與蕃通者亦以釆譌而變案毛傳云平平辯治也據之則亦應爲釆攷韓詩正作便便左右是韓亦以下平通于便不更作蕃矣此並可爲平卽釆字之證

番 亦作𨆌同詩番維司徒古今人表作司徒皮是番與皮通吳伐楚取繁陽史記作取番是又與繁通繁應作緐

釋 周禮占夢舍萌四方注舍讀爲釋古書釋菜釋奠多用舍字祭統舍奠注舍當爲釋聲之誤也是釋與舍通釋正字

半部

半 士虞禮播餘于篚注古文播爲半是半與播通也又說苑引春秋傳分而後食作半

胖 周禮腊人膴胖注鄭大夫讀爲判杜子春讀爲版是胖與判版二字通士虞禮以其班祔注古文班或作辨今文爲胖是又與班辨二字通少牢饋食禮司馬升羊右胖注古文胖作辯是又與辯通內則野豕爲軒注軒或爲胖是又與軒通麋膚注膚或爲胖是又與膚通胖膚聲之轉

牛部

犕 易服牛乘馬說文解字作犕牛春秋伯服史記作伯犕是犕與服通

物 虞書平在朔易史記作伏物是物與易通

牲 周禮掌客受牲禮注牲當爲腥是牲與腥通

特 檀弓行并植于晉國注植或爲特是特與植通詩實維我特韓詩作直是又與直通春秋宋景公子得史記作特是又與得通

牟 詩貽我來牟說文解字作來麰是牟與麰通春秋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公羊作牟婁是又與無通又鄭康成注周禮稱毋追爲牟追是又與毋通

犅 公羊傳騂犅明堂位作騂剛是犅與剛通犅正字剛假字

牻 左傳尨涼說文解字作牻㹁牻是牻與尨通牻正字

㹁 涼

說文解字作㹟是㹟與涼通㹟正字 **牽** 春秋鄭伯肉袒牽羊史記作掔羊是牽與掔通 **犨** 春秋郤犨公羊作郤州是犨與州通 **牼** 攷工記顧脰注故書頎作牼鄭司農讀鬜頭無髮之鬜是牼與頎鬜二字通春秋邾子牼二氏作瞷是又與瞷通頎正字頎鬜同義故讀從之古人多以牼爲名瞷亦假字 **犖** 春秋圉人犖公羊作鄧扈樂是犖與樂通 **牿** 易僮牛之告陸績作牿云牿當作角是牿與告角二字通 **牢** 士喪禮牢中旁寸注牢讀爲樓今文樓爲緌是牢與樓通古字無緌 **犂** 經作犂春秋公子友敗莒師于酈公羊作犂是犂與酈通 **犀** 春秋盟於鄭邱公羊作犀邱是犀與鄭通犀假字 **犪** 夏書擾而毅玉篇作犪而毅是犪與擾通犪正字 **犧** 禮器犧尊在西注犧周禮作獻周禮司尊彝獻尊注獻讀爲犧是犧與獻通

犛部

斄 詩有邰漢書地理志作斄是斄與邰通邰正字斄假字

告部

告 周禮太祝六詞三曰誥注杜子春云誥當爲告書亦或爲告緇衣尹吉注吉當作告告古文誥是告與誥通誥正字樂師詔來瞽皋舞注鄭司農云皋當作告是又與皋通皋正字檀弓齊穀王姬之喪注穀當作告是又與穀通依義穀當作嚳爲正字文王世子告于甸人注告讀爲鞫是又與鞫通鞫應從𥷚罪之字爲正

口部

噬 易鄭康成本履虎尾不噬人虞翻作咥是噬與咥通噬正字詩噬肎適我韓詩作逝是又與逝通逝正字 **咥** 易馬融本訟有孚咥云咥讀爲躓虞翻作窒是咥與躓窒二字通大耋之嗟蜀才作咥是又與耋通 **咺** 詩赫兮咺兮說文解字作愃是咺與愃通韓詩又作宣是又與宣通宣喧並假字 **唐** 春秋隱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五年公矢魚于棠杜注並云高平方與武唐亭是唐與棠通宋司馬蕩澤史記作唐山是又與蕩通 **周** 經或作賙周禮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注杜子春云賙當爲糾是賙與糾通春秋晉悼公周徐廣注史記曰一作糾宋公孫周史記作公孫糾是又與糾通攷工記作舟以行水注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爲舟詩舟人之子箋舟當爲周是又與舟通詩生于道周韓詩作右是又與右通作舟應用舟周人應用周周糾周右義自兩通矣 **右** 周禮[illegible]令鐘鼓右亦如之注右讀爲侑有司右几

注古文右作侑是右與侑通右假字 **呼** 禮器必先有事于惡池注惡當爲呼是呼與惡通 **嘖** 亦作讀同易天下之嘖九家作册是嘖與册通嘖假字 **嘻** 易婦子嘻嘻陸績作喜喜是嘻與喜通 **哀** 樂記愛者宜歌商注愛或爲哀是哀與愛通哀正字愛應作㤅爲正 **嘷** 亦作獆同周禮太祝來瞽令皋舞注皋讀卒嘷呼之嘷是嘷與皋通春秋晉靈公夷獆公羊作夷皋是獆與皋通 **味** 周禮龢師注鄭司農讀如味飲食之味是味與龢通檀弓瓦不成味注味當作沬是又與沬通 **吾** 虞書我其試哉史記作吾是吾與我通 **咸** 喪大記大夫士以咸注咸或作械是咸與械通周禮伊耆氏杖咸注咸讀爲函是又與函通 **叱** 內則男子入內不嘯不指注嘯讀爲叱是叱與嘯通也 **吒** 經作咤虞書五宅三居鄭康成注宅讀爲吒是吒與宅通周書三祭三咤說文解字作三詫是又與詫通 **噣**

詩不濡其咮玉篇作噣是噣與咮通

嗷 經作嗸詩讒口嚻嚻韓詩作嗸嗸是嗸與嚻通嚻正字攷嗸為詩哀鳴嗸嗸之嗸義與嚻微異又聽我嚻嚻傳嚻嚻猶謷謷也此謷亦應作嗸嗸與謷義又微異

唪 詩瓜瓞唪唪說文解字作菶菶是唪與菶通唪假字

唸 詩民之方殿屎說文解字作唸是唸與殿通唸正字

吚 詩殿屎說文解字作吚是吚與屎通吚正字屎即古文徙字應作屎省誤為屎也非俗字

哲 夏書知人則哲史記作則智是哲與智通

咽 詩鼓咽咽即伐鼓淵淵之淵是咽與淵通依說文解字淵應作鼘是省鼘正字

噭 經作噭公羊傳噭然而哭說文解字作嘂是噭與嘂通噭假字

呬 詩民之攸塈某氏注爾雅作呬是呬與塈通說文解字引詩犬夷呬矣即混夷駾矣維其喙矣之喙是又與喙通呬正字塈喙並假字

唯 雜記雖三年之喪注雖或為唯表記唯天子注唯當為雖是唯與雖通

如 如與而通春秋歃如忘說文解字作歃而忘是也又與若通有司若是以辨注今文若為如是也

台 商書夏罪其如台史記作有罪其奈何乃曰其如台史記作乃曰其奈何周書今王其如台史記作今王其奈何是如與奈通台與何通

㘈 詩克岐克嶷說文解字作㘈㘈是㘈與嶷通㘈正字

噧 春秋衛言說文解字作噧言是噧與衛通二字聲相近

嘽 詩嘽嘽駱馬說文解字一引作嘽一引作痑是嘽與痑通

嚏 詩願言則嚏鄭康成本作疐云疐讀不敢嚏咳之嚏是嚏與疐通嚏正字

咠 詩緝緝翩翩說文解字作咠咠幡幡是咠與緝通咠正字

吸 曲禮自鄉而扱之注扱讀曰吸是吸與扱通

嘵 周禮大司馬卒長執鐃注鄭司農讀如讙嘵之嘵是嘵與鐃通

吝 易以往吝說文解字一引作吝一引作遴是吝與遴通大學一人貪戾注戾或為吝是又與戾通

命 大學命也注命讀為慢是命與慢通

吅部

咢 經或作噩周禮占夢噩夢注杜子春云噩當為驚愕之愕是噩與愕通古字亦無愕當作遻為正

單 春秋傳鄭檀伯史記作單伯是單與檀通商書用亶其有衆馬融本作單是又與亶通案太王亶父亦作單義與此同

走部

趨 論語下如授鄭康成曰魯讀下為趨今從古是趨與下通樂記衛音趨數注趨讀為促祭義趨趨以數注趨讀為促是又與促通

趣 春秋干掫史記作爭趣賓將掫杜子春周禮注作趣是趣與掫通趣假字

趩 論語趨進翼如也說文解字作趩是趩與翼通趩正字

⿺走圭 經作跬祭義頃步注頃讀為跬是跬與頃通⿺走圭正字

越 易雜而不越說文解字敘作⿺辶戉是越與⿺辶戉通越假字

趮 經作躁論語謂之躁鄭康成曰魯論讀躁為傲今從古是躁與傲通案荀子正作傲

趚 詩不敢不蹐說文解字一引作趚一引作蹐是趚與蹐通

趑 易其行次且鄭康成作趑說文解字作趑是趑與趑次二字通

趄 易次且鄭康成及說文解字並作趄是趄與且通趑趄並正字次趑且並假字

⿺走亘 春秋爰田說文解字作⿺走亘田是⿺走亘與爰通案國語又作轅田服虔注春秋傳曰爰易也賈逵注國語曰轅易也說文解字曰⿺走亘田易居也知三字同義⿺走亘正字爰轅並假字

⿺走甬 禮記辟踊說文解字作⿺走甬是⿺走甬與踊通

⿺走畢 經作蹕周禮大司寇使其屬蹕注故書蹕為避杜子春曰避當為辟是⿺走畢與避辟二字通

赴 少儀毋報注報讀為赴疾是赴與報通

止部

止 春秋首止二氏作首戴是止與戴通 **歷** 攷工記栗氏注故書栗或作歷是歷與栗通 **歸** 歸與餽通周書歸禾史記作餽禾是也歸與饋通聘禮歸饔餼注今文歸爲饋是也歸與懷通緇衣私惠不歸注歸或爲懷是也

歬 經通用前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注故書前爲先是前與先通 **歰** 周禮內司服翣柳注故書翣柳作接櫝鄭司農云接讀爲歰春秋傳曰四歰不蹕是歰與翣接二字通也案今春秋傳正作四翣不蹕

癶部

登 喪服傳冠六升注升字當爲登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行已久是登與升通公羊傳登來讀若得來是又與得通

步部

步 周禮族師春秋祭酺注故書酺作步杜子春云步當爲酺是步與酺通步假字

正部

正 夏書御非其馬之正史記作政深衣直其政注政或爲正周禮小宰政役注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凌人政歲注政當爲正小司徒平其政注政當作征司門正其貨賄注正讀爲征閭胥役政注杜子春讀政爲征是正與政征二字通

是部

是 覲禮太史是右注古文是爲氏曲禮是職方注是或爲氏是是與氏通也商書時日曷喪史記作是日是又與時通也左傳是月六鷁退飛陸淳曰公羊作提月是又與提通也

辵部

迻 易以徃吝說文解字作迻是迻與吝通 **連** 周禮太宰官聯注聯讀爲連故書連作聯是連與聯通也鄉師輂輦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易往蹇來連虞翻作輦是又與輦通也士喪禮麗于掔注古文麗爲連是又與麗通也連麗爲聲相轉 **遘** 易姤卦鄭康成作遘是遘與姤通古字無姤應用媾爲正 **透** 亦作蝺同詩委蛇韓詩作透是透與委通透正字 **迤** 詩委蛇韓詩作迤是迤與蛇通攷工記既建而迤注鄭司農云迤讀如倚移從風之移是又與移通迤正字蛇移並假字 **⿺辶戉** 易雜而不越說文解字作⿺辶戉是⿺辶戉與越通⿺辶戉正字 **逮** 經或作迨詩威儀棣棣左傳及孔子閒居作逮是逮與棣通迨天之未陰雨說文解字作隸是迨與隸通 **邁** 詩視我邁邁韓詩及說文解字並作怖怖是邁與怖通邁假字 **遵** 少儀僎爵注古文禮僎作遵鄉飲酒義介僎注古文禮僎作遵鄉飲酒禮尊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鄉射禮大夫若有遵者注今文遵作撰是遵與僎全二字通也古字無撰凡撰皆應爲僎 **遄** 易以事遄往荀爽本作顓是遄與顓通遄正字 **遰** 內則左佩遰徐爰本作滯是遰與滯通易明辨晳也鄭康成作遰云讀如明星晳晳是又與晳通 **逑** 虞書方鳩僝功說文解字引作旁逑是逑與鳩通逑正字鳩假字又詩君子好逑公侯好仇箋皆云怨耦怨耦之字本應作逑仇爲仇讐字是逑又通于仇矣 **逐** 易其欲逐逐劉表作跾跾是逐與跾通逐假字 **還** 詩子之還兮韓詩作嫙是還與嫙通 **遏** 春秋吳子遏二氏作謁是遏與謁通 **迭** 詩胡迭而微韓

詩作踐足迭與踐通**遹**詩謀猶回遹韓詩作欥是遹與欥通遹正字**迷**周禮眂祲十煇七曰彌注故書彌作迷是迷與彌通案衛彌子瑕大戴禮記亦作迷子瑕**避**周禮大司寇使其屬蹕注故書蹕爲避是避與蹕通**造**大祝六祝二曰造注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造是造與竈通掌固夜三鼜以號戒注杜子春讀鼜爲造次之造春秋所謂賓將趨趣與造音相近是又與鼜趣二字通攷賓將趨今傳作掫古字鼜當爲鼜**遲**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是遲與夷通**速**亦作遬同攷工記成速注速書或爲數又莫能以速注故書速或作數曾子問遲數注數讀爲速樂記衛音趨數注數讀爲速是速與數通也特牲饋食禮乃宿尸注凡宿或作速是又與宿通也案齊肅多用肅唯玉藻作齊遬經宿本與肅通故因之亦與遬通歟**迂**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注于讀爲迂論語子之迂也鄭康成作于是迂與于通迂正字**近**祭法相近於坎壇注相近當爲禳祈是近與祈通**述**士喪禮不述命注古文述作術祭義術省之注術當爲述是述與術通祭統心怵注怵或爲述是又與怵通周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巡作述是又與巡通**遂**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春秋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是遂與術通易震遂泥荀爽作隊是又與隊通**進**祭統百官餕注餕當爲進是進與餕通古字無餕論語先生饌鄭康成作餕是餕即饌字**逾**夏書逾于洛史記作踰是逾與踰通逾正字聘禮有籔注今文籔或爲逾是又與籔通籔正字依義籔或爲逾之逾應作庾**退**商書我興受其敗說文解字作退是退與敗通退正字**道**春秋會吳於善道二氏作稻是道與稻通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禫或作道是又與禫通禫道聲之轉**逞**春秋沈子逞公羊作楹是逞與楹通穀梁作盈是又與盈通案晉欒盈史記亦作欒逞**巡**祭義終始相巡注巡讀如沿濮之沿是巡與沿通**追**詩追琢荀子作敦琢是追與敦通案追琢之追應作琱琱玉弓若敦弓之敦應作弴經皆通用**運**周禮占夢經運注運或爲緷當爲煇是運與緷煇二字通也煇正字攷工記攻皮之工韗注韗讀歷運之運是又與韗通也韗正字春秋城諸及鄆公羊作運是又與鄆通也鄆正字會於鄆公羊作運是又與鄆通也鄆正字**逝**詩噬肯適我韓詩作逝是逝與噬通**遜**易順以巽也鄭康成曰巽當作遜是遜與巽通虞書五品不遜說文解字作愻是又與愻通史記作馴是又與馴通**選**論語何足算也漢書作選是選與算通大夫僎古今人表作選是又與僎通周禮典庸器荀簴注杜子春讀荀爲博選之選是又與荀通**逢**周禮籩人有麷注今河間以北煮穜麥賣之名曰逢是逢與麷通麷正字玉藻縫齊倍要注縫或爲逢或爲豐是又與縫豐二字通也縫正字**遷**易竄三苗史記作遷是遷與竄通攷孟子又作殺說文解字又作竄是字當以竄爲正古文也遷竄殺皆假字耳**達**詩先生如達說文解字作羍是達與羍通達假字

彳部

德易有功而不德鄭康成作置云置讀爲德是德與置通也尚德載虞翻作尚得載以順德姚信作以順得是又與得通也周禮太卜三曰咸陟注陟之言得讀如王德翟人之德是又與陟通也攷說文解字德訓爲升如陟讀爲德是其本義經皆假之爲道悳之字矣**得**春秋宋公子得史記作特是得與特通**徐**徐與序通射義序點注或作徐點是也又與舒通春秋舒州史記作徐州是也又與邪通詩其虛其邪箋邪讀爲徐爾雅正作其虛其徐是也又與荼余二字通易

來徐徐于夏翟子元作來荼荼王肅作來余余是也**復**亦作衲退同檀弓其中退然如不勝衣注退或為妥是退與妥通案說文解字無妥字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注古文妥為綏漢書北州以妥孟康曰妥古綏字然則妥與綏同字也又攷易夫易隤然孟喜作退然陸績董遇作妥然是又退與妥通之證**待**士昏禮媵侍于戶外注今文侍作待是待與侍通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注古文待作持是又與持通**微**微與尾通虞書鳥獸孳尾史記作字微論語微生高國策作尾生高微生畝古今人表作尾生晦是也又與眉通少牢饋食禮眉壽注古文眉為微是也又與郿通春秋築郿二氏作築微是也又與危通攷工記微至注書或作危至是也**御**曲禮必自御之注御當作迓是御與迓通也古字無迓作訝為正**循**大射禮以袂順左右隈注今文順為循是循與順通**徧**燕禮大夫辯受酬注今文辯作徧少牢饋食禮辯舉注今文辯為徧有司若是以辯注今文辯為徧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注今文辯作徧是徧與辯通**徃**少儀齊齊皇皇注皇讀如歸徃之徃是徃與皇通周書我其發出狂史記作徃是又與狂通**復**特牲饋食禮尸備荅拜焉注古備為復是復與備通喪大記君弔則復殯服注復或為服是又與服通詩陶復說文解字作陶𡫹是又與𡫹通

廴部

建樂記建櫜注建讀鍵是建與鍵通

延部

延周禮太祝衍祭注衍字當為延男巫望衍注衍讀為延是延與衍通

行部

衝經作衝詩臨衝說文解字作轒是衝與轒通衝假字**術**春秋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為遂是術與遂通祭義術省之注術當為述士喪禮不術命注古文術作述是又與述通

齒部

齰春秋晉幘說文解字作齰是齰與幘通齰正字**齹**春秋子齹說文解字作齹見齹與齹通齹正字齹應作齹為正

牙部

牙周書君雅細衣作君牙注牙書序作雅假借字是牙與雅通攷工記牙也者說文解字作枒是又與枒通

足部

跾易其欲逐逐劉表作跾跾是跾與逐通跾正字**蹌**虞書鳥獸蹌蹌說文解字作牄牄是蹌與牄通牄假字**跂**詩跂彼織女說文解字作歧是跂與歧通跂假字**路**春秋晉滅潞史記作路是路與潞通曹靖公露十二諸侯年表作路韋路藍縷史記作露是又與露通**蹇**周禮司門管鍵注鄭司農云鍵讀為蹇是蹇與鍵通攷工記左不楗注杜子春云楗讀為蹇是又與楗通**蹈**詩上帝甚蹈箋蹈讀曰悼是蹈與悼通蹈假字**躋**孔子閒居至于湯齊注詩讀湯齊為湯躋樂記地氣上齊注齊讀為躋是躋與齊通**蹶**春秋吳蹶由古今人表作厥由是蹶與厥通

距少牢饋食禮長皆及俎拒注距讀介距之距論語其不可者拒之熹平石經作距是距與拒通攷工記矩其陰陽注故書矩作距是又與矩通矩應作榘

躍易孚乃利用禴蜀才作躍是躍與禴通禴應作礿

踐士虞禮乃餞注古文餞作踐周禮司尊彝朝踐注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當爲踐是踐與餞通也玉藻弗身踐也注踐當爲翦是又與翦通也詩王纘之事韓詩作王踐之事是又與纘通也虞書汝能庸命巽朕位史記作踐朕位是又與巽通也曲禮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注踐讀曰善是又與善通也

蹴經作蹙士冠禮閾外注古文閾爲蹙是蹙與閾通鄉射禮縮而委之注古文縮爲蹙是又與縮通也

蹲詩蹲蹲舞我說文解字作壿是蹲與壿通蹲假字

蹟易馬融本有孚盈云盈讀爲蹟是蹟與盈通詩載疐其尾說文解字作蹟是又與疐通

蹐詩不敢不蹐說文解字一引作蹐一引作趚是蹐與趚通也

踊禮記喪辟踊說文解字作⿰走甬是踊與⿰走甬通踊假字

踰夏書踰于洛史記作逾是踰與逾通投壺毋踰言注踰或爲遥是又與遥通古字無遥遥即搖字

躧亦作躧同問喪雞斯注雞斯讀爲笄纚是躧與斯通

疋部

疋說文解字以爲古文詩大雅字是疋與雅通

疏月令其器疏以達玉篇作⿰疋处是⿰疋处與疏通

品部

嵒春秋次于聶北說文解字作嵒北是嵒與聶通嵒正字

龠部

龤虞書八音克諧說文解字作龤是龤與諧通龤正字

冊部

冊經作册周書史册祝史記作策祝是册與策通易天下之嘖九家作之册是又與嘖通

嗣詩子寧不嗣音韓詩作詒音是嗣與詒通虞書舜讓于德不嗣徐廣曰古文尚書作不怡是又與怡通商書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是又與司通

十經文字通正書卷第三

㗊部

囂 春秋莫敖淮南子作莫囂是囂與敖通詩讒口囂囂韓詩作嗸嗸是又與嗸通聽我囂囂箋囂囂猶嗸嗸也是又與嗸通嗸應作嗷為正

器 公羊傳魯昭公嗷然而哭說文解字作器是器與嗷通器正字

干部

干 大射禮干五十注干讀為豻周禮射人豻侯注大射禮作干讀如宜豻宜獄之豻是干與豻通也豻正字聘禮皮馬相間注古文間作干是又與間通也間正字詩考槃在澗韓詩作干是又與澗通也澗正字

句部

句 周禮屨人青句注句當為絇是句與絇通春秋須句公羊作須朐是又與朐通

鉤 周禮巾車金路鉤注故書鉤作拘杜子春讀為拘是鉤與拘通春秋齊公子駒史記作鉤是又與駒通

斗部

糾 春秋晉悼公周徐廣注史記曰一作糾是糾與周通周禮大司徒五黨為州使之相賙注杜子春曰賙當為糾是又與賙通古字無賙即周字正

古部

古 既夕沽功注古文沽作古是古與沽通詩古訓說文解字作詁訓是又與詁通

嘏 曾子問不假注假讀為嘏是嘏與假通也周禮鬱人舉斝注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是又與斝通也士冠禮孝友來格注今文格為嘏少牢饋食禮嘏于主人注古文嘏為格是又與格通也

十部

肸 周書費誓史記作肸誓是肸與費通

卙 詩詞之輯矣說文解字作卙是卙與輯通卙正字

博 詩戎車孔博注博當作傳是博與傳通

卅部

世 曲禮世子同名注世或作太是世與太通

言部

語 春秋鄭伯使其弟語穀梁作禦是語與禦通

說 文王世子兌命注兌當為說是說與兌通也鄉飲酒禮坐挩手注古文挩作說是又與挩通也鄉射禮弟子說束注今文說作稅士昏禮說服于室注今文說作稅士虞禮說經帶注今文說作稅是又與稅通也詩我躬不閱春秋作不說是又與閱通也說于農郊箋說當作襚是又與襚通也禮古文說今文挩者挩拭也古文說今文稅者稅脫也

諷 論語風乎舞雩後漢書作諷是諷與風通

謜 孟子源源而來說文解字作謜是謜與源通謜正字源非古字應作原為正

訊 學記多其訊注訊或作訾是訊與訾通詩歌以誶之韓詩作訊

是又與**詖**周書無偏無頗說文解字云詖**討**說文解字有
辭通　古文以爲頗字是詖與頗通　敨云周書以
爲討是討**許**詩伐木許許說文解字作所所是許與所通所
與敨通　正字又許國說文解字作鄦是又與鄦通鄦正
字攷鄦史記或作**譏**詩假以溢我說文解字作誐以溢我是
鄦郎鄦字之異文　誐與假通春秋作何以恤我是又與何
通誐正字假**訝**經或作迓周禮圉師夏序馬注故書序作訝
何並假字　鄭司農云當爲序是訝與序通也聘禮賓進
訝注今文訝爲梧公食大夫禮從者訝受皮注今文曰梧受是
又與梧通也周書弗迓克奔史記作不御克奔曲禮必自御之
注御當作迓是**詭**春秋齊公子無虧古今人**讙**虞書讙兜
迓與御通也　表作無詭是詭與虧通　史記作驩
兜是讙與驩通樂記讙以立動注讙或爲歡坊記言乃讙注讙
當爲歡是又與歡通春秋齊侯送姜氏于讙說文解字作酄是
又與**誠**經解衡誠縣注誠或**誅**周禮甸祝禂牲注禂讀如
酄通　作成是誠與成通　伏誅之誅是誅與禂通
誥周禮太祝六祠三曰誥注杜子春云誥**訢**樂記天地訢
當爲告是誥與告通誥正字告正字　合注訢讀爲
熹是訢**諟**大學顧諟注諟或**詳**詩不可詳也韓詩**諝**周
與熹通　爲題是諟與題通　作揚是詳與揚通　禮
胥徒注胥讀如諝大行人象**詮**論語異乎三子者之撰鄭康
胥注胥讀爲諝是諝與胥通　成作僎云僎讀曰詮是詮與
僎通古**諶**詩天難忱斯說文解字作**訦**韓詩作天難訦斯
字無撰　諶是諶與忱通諶正字　是訦與諶通訦假
字**託**士相見禮宅者注今文宅爲託是託與宅通論**謹**內
語可以託六尺之孤玉篇作侂是又與侂通　則
謹塗注謹當爲**詘**春秋謥謥出出周禮注作詘是詘與出
墐是謹與墐通　通曲而不屈史記作詘是又與屈通

誒說文解字作誒誒出出是誒**記**詩彼其之子箋其或作
與譆通誒出正字譆詘假字　記或作已是記與已其
二字**諄**經作諄詩誨爾諄諄中庸**詒**詩子寧不嗣音韓詩
通　注作忳忳是諄與忳通　作詒是詒與嗣通詒
假**詷**周書在夏后之侗馬融作**諞**周書截截善諞言公羊
字　詷是詷與侗通詷正字　作諓諓善竫言是諞與
竫通王逸楚詞注又作靖言是又與靖通論語友便佞**諓**周
說文解字作諞佞是又與便通諞正字竫靖便並假字　書
截截公羊作諓諓是諓與截通攷說文解字引書有云戔戔
巧言郎秦誓之文是諓又可作戔矣諓正字戔截並假字
詣春秋叔詣公羊作**謗**論語子貢方人鄭康成**讓**曲禮
叔倪是詣與倪通　作謗人是謗與方通　左右
攘辟注或者攘古讓字是讓與攘通**謀**士冠禮某有子某注
攷讓責讓攘推攘是攘正字讓假字　古文某作謀是謀與
某通中庸地道敏樹注**諎**亦作唶同周禮柞氏注鄭司農讀
敏或爲謀是又與敏通　爲音聲唶唶之唶是唶與柞通與
同侈聲筰注筰讀爲行扈**訴**亦作𧦝愬同易履虎尾愬愬說
唶唶之唶是又與筰通　文解字作虩虩是愬與虩通愬
假**訟**虞書嚚訟馬融作**謝**春秋宣榭災公羊作宣謝是謝
字　庸是訟與庸通　與榭通古字無榭即序字正耳
詩春秋取邿公羊作詩**讀**周禮巾車歲時更續注故書續
是詩與邿通詩假字　爲讀杜子春云讀當爲續是讀
與續**誨**易慢藏誨盜虞翻作悔盜論語吾未嘗無誨焉
通　魯論讀誨爲悔是誨與悔通誨正字悔假字**謁**
春秋吳子遏二氏**詐**月令作爲淫巧注今月令**諧**虞書八
作謁是謁與遏通　作爲作詐偽是詐與作通　音克諧
說文解字作龤是**證**中庸雖善無徵注徵**譌**虞書平秩南
諧與龤通諧假字　或爲證是證與徵通　訛史記作便

程南譌詩民之訛言說文解字作民之

讐 春秋魏壽餘史記作讐餘是讐與壽通

論 公食大夫禮倫膚七注今文倫作論是論與倫通詩鄭箋云論之言倫知論倫同義

訓 周禮土訓注鄭司農讀訓為馴是訓與馴通周書是訓是行史記作是順是行是又與順通

詁 詩古訓是式說文解字曰詁訓是詁與古通

譽 射義則燕則譽注譽或為與是譽通于與

諒 喪服四制諒闇註諒古作梁是諒與梁通也諒假字郊特牲祊之為言倞也注倞或為諒是又與倞通倞假字

謙 大學此之謂自謙注謙讀為慊是謙與慊通

誓 虞翻注易以為誓古文作矢是誓與矢通誓正字

誼 周禮肆師禮儀注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是誼與義通

議 有司儀也注今文儀為議或為議是議與儀通古字無議

護 大射獲者與注古文獲作獲春秋名獲篤乘車史記作護是護與獲通

謐 虞書唯刑之恤哉今文尚書作謐哉是謐與恤通

訧 周書報以庶尤說文解字作訧是訧與尤通古訧尤郵三字同用凡詩許人尤之不知其郵春秋尤而效之國語郵而效之尤郵二字並應作訧

讄 論語誄曰說文解字作讄是讄與誄通攷周禮注引亦作讄讄求福之詞是正字誄諡也假字

誩部

譱 亦作善同經作善曲禮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注踐讀曰善是善與踐通

音部

章 夏書彰厥有常史記作章是章與彰通

韶 周禮大司樂大磬注大磬舜樂也說文解字作韶是韶與磬通經皆作韶是韶正字

韽 周禮典同微聲韽注杜子春讀為闇不明之闇鄭大夫讀為鶉鵪之鵪康成讀為飛鉗涅韽之韽是韽與闇鵪二字通

辛部

童 檀弓鄭重汪踦注重讀為童是童與重通也春秋夫鍾公羊作夫童是又與鍾通也

丵部

對 亦作對同士喪禮綴足用燕几注今文綴為對是對與綴通綴正字對假字

菐部

僕 檀弓卜人師扶右注卜當為僕是僕與卜通攷工記樸屬注鄭司農云樸讀如子南僕之僕是又與樸通轐與轐注鄭司農云轐讀為旃僕之僕是又與轐通

収部

奉 聘禮加其奉於左皮上注古文奉為卷是奉與卷通奉讀為卷猶卷讀衮皆以聲轉

奐 春秋陳孔奐公羊作瑗是奐與瑗通

臾 春秋楚人甚之說文解字作臾是臾與甚通臾正字

戒 周禮太僕戒鼓注故書戒為駭是戒與駭通

癶部

𤼽 經作樊周禮巾車樊纓注樊讀如鞶帶之鞶是樊與鞶通詩止于樊說文解字作棥是又與棥通依義鞶棥爲正字樊假字

共部

共 虞書愿而恭史記作共夏書恭行

共 天之罰史記作共是共與恭通

異部

異 大射不異侯注古文異作辭是異與辭通

戴 春秋首止二氏作首戴是戴與止通伐戴二氏作伐載是又與載通攷說文解字伐戴之戴應作𢦔爲正

舁部

䙴 亦作𨛬同春秋衛遷于帝丘漢書地里志作𨛬是𨛬與遷通

與 周禮師氏王舉則從注故書舉作與杜子春云當爲與是與通于舉也鄉射禮各以其耦進注古文以爲與是又通于以也士昏禮我與在注古文與爲豫是又通于豫也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注與或爲予是又通于予也射義則燕則譽注譽或爲與是又通于譽也

爨部

釁 經作釁周禮亯人共其釁亯注鄭司農云釁讀爲徽雞人凡祭祀面禳釁注釁讀爲徽天府釁寶鎮注釁讀爲徽是釁與徽通也釁正字徽假字

革部

革 論語棘子成古今人表及蜀志秦宓報李權書作革子成詩匪棘其欲禮記作匪革其猶是革與棘通

勒 詩如鳥斯革韓詩作斯勒是勒與革通

韗 亦作韗同攷工記攻皮之工韗注韗讀歷運之運是韗與運通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者也注煇周禮作韗是又與煇通韗正字運煇假字

鞠 文王世子告于甸人注告讀爲鞠是鞠與告通鞫非也應從𥷚罪之字

韅 經作韅檀弓子顯盧植曰顯當爲韅是韅與顯通

鞎 周禮司弓矢甲革椹質注故書椹爲鞎古字無椹應作甚是鞎與甚通

鞶 巾車樊纓注樊讀如鞶是鞶與樊通

鞄 攷工記攻皮之工鮑注鮑故書或爲鞄是鞄與鮑通鞄正字案說文解字曰鞄柔革工也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鮑氏鞄卽鮑也許君說古文周禮是鞄古文鮑今文矣

鞀 亦作鞉鼗磬同周禮大司樂大磬卽舜樂簫韶字是磬與韶通

鬲部

鬷 詩鬷假無言中庸作奏假是鬷與奏通

䰞 經作鬺玉篇曰鬺卽䰞字詩于以湘之韓詩作鬺是鬺與湘通鬺正字

㢸部

𩱰 亦作飦餰健同內則糗餌粉酏注酏當爲餰以與稻米爲酏注酏當作餰是餰與酏通案周禮醢人羞豆之實酏食

依鄭康成義亦作餰爲是

鬻 亦作煮同周禮庶氏注庶讀如藥煮之煮是煮與庶通

爪部

爪 攷工記欲其蚤之注蚤當爲爪是爪與蚤通

孚 商書天既孚命正厥德史記作附命是孚與附通聘義孚尹旁達注孚讀爲浮或爲姇或爲扶是孚與浮扶二字通古字無姇

爲 聘禮在聘于賄注于讀爲爲是爲與于通月令作爲淫巧注今月令作爲爲詐僞是又與僞通

丮部

埶 經作藝禮運功有藝注藝或爲倪是藝與倪通

又部

又 攷工記有三均注有讀爲又是又與有通也王制王三又注又當作宥是又與宥通也

厷 亦作肱同鄉射禮侯道五十弓注今文改弓爲肱是肱與弓通

㕛 經作友周書友邦冢君史記作有國是友與有通

燮 春秋蔡公子燮穀梁作公子濕是燮與濕通濕疑當作溼

叏 詩挑兮達兮說文解字作叏兮是叏與挑通叏正字

父 春秋雞父穀梁作雞甫宋公茲父史記作茲甫士冠禮伯某甫注甫字或作父是父與甫通也章甫注甫或爲父今文爲斧是又與斧通也

度 虞書五流有宅史記作有度夏書三危既宅史記作既度是度與宅通也[illegible]扶山有木工則度之爾雅注作劇是又與劇通也

曼 春秋戎蠻子公羊作戎曼子是曼與蠻通蔓成然史記作曼成然是又與蔓通宋景公欒古今人表作兒欒史記作頭曼是又與欒通

反 詩四矢反兮韓詩作變兮是反與變通威儀反反韓詩作昄昄是又與昄通

秉 士冠禮以病吾子注古文病爲秉是秉與病通詩秉畀炎火韓詩作卜畀是又與卜通

𠂇部

卑 論語裨諶鄭康成本作卑諶是卑與裨通案風俗通有卑氏云鄭大夫卑諶之後是與鄭同

史部

史 雜記客使注使或作史是史與使通

𦘒部

肄 亦作肄同經作肄曲禮斂髮毋髢注髢或作肄是肄與髢通玉藻肆束注肆讀爲肄是又與肆通

肅 周書肅慎之命史記作息慎是肅與息通也祭統宮宰宿夫人注宿讀爲肅是又與宿通也少牢饋食禮宿注宿讀爲肅古文肅作羞是又與羞通也特牲饋食禮乃宿尸注宿讀爲肅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是又與速通也

聿部

聿 詩見晛曰消韓詩作聿消是聿與曰通依義聿曰並借字應作欥爲正

隶部

隸 亦作隷同周禮師氏師四夷之隸注故書隸或作肆鄭司農讀爲隸是隸與肆通

隸 詩迨天之未陰雨[illegible]

文解字作隸是隸與迨通古字無迨迨即逮字

臤部

臤 春秋鄭伯堅公羊作臤穀梁作賢是臤與賢堅二字通案臤說文解字云古文以爲賢字知二字同 **豎** 亦作豎同鄉射禮皮樹注今文樹爲豎是豎與樹通

臣部

臣 春秋臧孫辰穀梁作臧孫臣是臣與辰通 **臧** 易朋盍簪馬融作朋盍臧是臧與簪通

殳部

祋 詩何戈與祋樂記注作荷戈與綴是祋與綴通祋正字綴假字 **役** 詩禾役穟穟說文解字作禾穎是役與穎通役假字 **殿** 周禮鄉師䢜其前後之屯注鄭大夫讀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是殿與屯通詩民之方殿屎說文解字作唸吚是又與唸通 **毆** 春秋盟於曲池公羊作毆蛇是毆與曲通

殺部

殺 鄉飲酒禮以時察守義注察或作殺是殺與察通攷工記弗矢注弗當爲殺是又與弗通虞書竄三苗孟子作殺是又與竄通

寸部

將 射義幼壯孝弟注壯或爲將是將與壯通也內則炮取豚若將注將當爲牂是又與牂通也春秋牆咎如公羊作將咎如是又與牆通也 **導** 士虞禮中月而禫注古文禫或爲導是導與禫通導假字 **尋** 經作尋有司乃燅尸俎注古文燅作尋是尋與燅通案春秋傳尋盟云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與寒義對舉是應作燅爲正尋假字 **專** 春秋衛公子鱄穀梁作專是專與鱄通

皮部

皮 詩番維司徒古今人表作司徒皮是皮與番通鄉射禮皮樹注今文皮爲繁是又與繁通繁應作緐

㼱部

䰒 亦作䄡同虞書鳥獸氄毛說文解字一引作䰒一引作毴是䰒與毴通古字無氄

攴部

政 周禮凌人政歲注字當爲正是政與正通閽胥役政注杜子春讀政爲征小宰政役注字或作正或作征小司徒平其政注政當爲征是又與征通 **斁** 詩古之人無斁箋斁當作擇是斁與擇通周書彝倫攸斁說文解字作攸殬是又與殬通擇殬正字斁並假字 **敦** 經作敦夏書惇敘九族史記作敦序終南惇物史記作敦物是敦與惇通周禮司几筵毋敦一几注敦讀曰燾是又與燾通內宰淳制注故書淳作敦杜子春讀爲純是又與淳純二字通詩鋪敦淮濆箋敦當爲屯是又與屯通敦弓說文解字作弴弓是又與弴通追琢荀子作敦琢是又與追通燾追聲之轉 **斀** 說文解字曰斀周書

以爲討詩云無我斁兮是斁

變 禮運大夫死家廟謂之變注變當作辯是變與辯通詩四矢反兮韓詩作變是又與反通虞書於變時雍漢書作於蕃是又與蕃通

敶 詩維禹甸之周禮注作陳是陳與甸通古者田陳同字故甸從田敶從陳

斁 周書費誓杜乃擭周禮注作斁乃擭是斁與杜通斁正字惟其塗丹雘說文解字作斁丹雘是又與塗通塗正字古字塗應作涂

敜 周禮薙氏塞阱注引費誓敜乃阱是敜與塞通敜正字

敵 雜記赴於適者注適讀爲敵論語無適也鄭康成作敵是敵與適通

敗 商書我與受其敗說文解字作退是敗與退通敗假字

牧 周書牧野說文解字作坶是牧與坶通牧假字

敓 周書奪攘矯虔說文解字作敓是敓與奪通敓正字奪假字

敷 經作敷夏書禹敷土史記作傅土周書用敷錫厥庶民史記作傅錫是敷與傅通也詩鋪敦淮濆韓詩作敷敦是又與鋪通也聘禮布幕於寢門外注今文布爲敷文侯之命敷聞在下史記作布聞是又與布通也夏書翕受敷施史記作普施是又與普通也

敘 夏書三苗丕敘西戎卽敘敦敘九族周書彝倫攸敘史記皆作序是敘與序通也

孜 夏書思曰孜孜史記作孳是孜與孳通

敏 中庸地道敏樹注敏或爲謀是敏與謀通

𢼛 周書扞我于艱說文解字作𢼛是𢼛與扞通𢼛正字

攸 亦作汝同夏書陽鳥攸居漢書作逌是攸與逌通逌當作逌爲正

整 春秋魯公子憖公羊作整是整與憖通

徹 雜記不毀牆注毀或爲徹是徹與毀通

敕 經多作勑虞書勑天之命史記作陟是勑與敕通

敉 周禮小祝彌烖兵注彌讀曰敉是敉與彌通也男巫春招弭注杜子春讀弭爲彌兵之彌康成讀爲敉是又與弭通也

數 周禮司尊彝縮酌注故書縮爲數是數與縮通也攷工記戚速注書或爲數曾子問遲數注數讀爲速樂記趨數注數讀爲速祭義趨趨以數注數之言速是又與速通也玉藻疾趨則欲發注欲讀爲數數是又與欲通也聘禮有籔注籔讀如不數之數是又與籔通也

敀 周書常伯常任說文解字作敀是敀與伯通故正字伯假字

斂 春秋盟於垂隴二氏作斂是斂與隴通

斀 周書剕刵椓黥說文解字作斀黥是斀與椓通斀正字椓假字

卜部

卜 檀弓卜人師扶右注卜當爲僕是卜與僕通卜假字詩秉畀炎火韓詩作卜畀是又與秉通秉正字

卟 周書稽疑說文解字作卟是卟與稽通卟正字

𠧪 周書曰貞曰悔說文解字作𠧪是𠧪與悔通𠧪正字依義易悔吝字亦應用此

𠧞 亦作兆同周禮兆五帝於西郊說文解字作垗是兆與垗通兆假字

用部

用 特牲饋食禮藉用萑注古文用爲于是用與于通

甫 士冠禮伯某甫注甫字或作父春秋繁父穀梁作繁甫是甫與父通傳瑕史記作甫瑕是又與傳通攷工記陶旗注鄭司農讀爲甫始之甫是又與旗通旗應作旗

庸 大射頌磬注古文頌爲庸是庸與頌通易乘其墉鄭康成作庸是又與墉通書嚚訟馬融作庸是又與訟通無若火始燄燄梅福上成帝書作庸庸是又與燄通春秋閻職史記作庸職是又與閻通

甯 春秋盟於甯母二氏作甯母公孫寧公羊作甯是甯與寧通

爻部

棥 詩營營青蠅止于樊說文解字作棥是棥與樊通棥正字

㸚部

爾 詩彼爾維何說文解字作薾是薾與爾通爾假字虞書安汝止史記作爾止是又與汝通案爾汝之爾應作尒爲正

十經文字通正書 卷弟四

𡕥部

夐 商書使百工營求說文解字作夐求是夐與營通詩吁嗟洵兮韓詩作夐兮是又與洵通營洵並假字

目部

眼 攷工記望其轂欲其眼也注鄭司農云眼讀如限切之限是眼與限通說文解字作䀹是又與䀹通眼限並假字

盲 周禮內饔豕盲眡注杜子春云盲當爲望是盲與望通案內則正作望

瞽 樂師詔來瞽皋舞注鄭司農云瞽當爲鼓是瞽與鼓通

眥 經多作眦羊人釁積注故書積爲眦鄭司農讀爲積是眦與積通

眛 春秋邾儀父盟于蔑公羊作盟于眛先蔑公羊作先眛是眛與蔑通

瞯 春秋邾子牼二氏作瞯是瞯與牼通瞯假字

瞻 春秋鄭詹公羊作瞻叔詹史記作瞻是瞻與詹通

睔 春秋鄭伯睔古今人表作綸是睔與綸通睔正字

眊 虞書耄期說文解字曰字從此周書耄荒漢書作眊荒是眊與耄通

瞏 詩獨行睘睘說文解字作瞏是瞏與睘通瞏正字

矈 詩燕婉之求說文解字作矈是矈與燕通矈正字

眯 春秋提彌明史記作示眯明是眯與彌通古今人表作祁彌明是又與祁通

眉部

眉 少年饋食禮眉壽注古文眉作微是眉與微通士冠禮眉壽注古文眉爲麋是又與麋通

省 周書王省維歲

史記作王眚春秋肆大眚公羊作大省是省與眚通也晉呂甥史記作呂省是又與甥通也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注省當爲獮明堂位春社秋省注省讀爲獮是又與獮通也

盾部

瞂 詩蒙伐有苑玉篇作䝉瞂是瞂與伐通瞂正字伐假字

自部

魯 周書周公既得嘉禾旅天子之命史記作魯天子之命是魯與旅通案說文解字云旅古文作㫺古文以爲魯字所稱古文即尚書也 **𦤎** 虞書疇咨說文解字作𦤎咨是𦤎與疇通𦤎正字疇應作嚋 **𥏼** 經作智論語未知焉得仁一作未智是智與知通虞書知人則哲史記作則智是又與哲通周書明作哲史記作作智是又與哲通

鼻部

鼻 春秋邾畀我公羊作鼻我是鼻與畀通

習部

習 周禮胥師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習當爲襲是習與襲通也 **翫** 春秋翫歲而愒日說文解字一引作翫一引作忨是翫與忨通

羽部

羽 春秋孫子章羽公羊作章禹是羽與禹通攷工記弓而羽殺注羽讀爲扈是又與扈通 **翟** 周禮內司服揄狄屈狄注狄當爲翟春秋盟於翟泉公羊作狄泉是翟與狄通 **翢** 經皆作翿鄉射禮有翿注古文翿爲翢是翢與翿通 **翣** 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注故書翣柳作接櫝鄭司農曰接讀翣春秋傳曰四翣不蹕是翣與接翣二字通 **翳** 巾車鷖總注故書鷖作翳是翳與鷖通也詩其菑其翳韓詩作殪是又與殪通也虞書伯益史記作柏翳是又與益通也月令畢翳注今月令翳爲弋是又與弋通也攷畢弋之弋應作翳爲正 **翬** 玉藻褘衣注褘讀如翬是翬與褘通翬假字春秋羽父翬史記作揮是又與揮通揮假字 **翦** 經作翦周禮巾車木路前注前讀爲緇翦之翦翦淺黑是翦與前通也攷工記以博爲幭注鄭司農云幭讀爲翦是又與幭通也既夕細翦注今文翦爲淺是又與淺通也士虞禮掩翦注今文曰蚤鬋是又與鬋通也玉藻勿身踐也注踐當爲翦是又與踐通也詩實始翦商說文解字作戩商是又與戩通也 **𦏵** 周禮舞師皇舞注皇書或爲𦏵樂師皇舞注故書皇作𦏵鄭司農云𦏵讀爲皇書亦或爲皇是𦏵與皇通𦏵正字皇假字 **翨** 周禮翨氏注鄭司農云翨讀爲翅翼之翅是翨與翅通翅應作翄 **翩** 詩緝緝翩翩說文解字作咠咠幡幡是翩與幡通幡正字翩假字 **羿** 經作羿論語羿善射說文解字作𢏚是羿與𢏚通

隹部

雅 詩大雅說文解字以爲古文作疋是雅與疋通周書君牙緇衣作君雅注雅書作牙是又與牙通 **離** 易曰昃之離鄭康成作麗是離與麗通士冠禮儷皮注古文儷爲離月令宿離不貣注離讀如儷偶之儷是又與儷通 **雕**

亦作雕同攷工記刮磨之工玉楖雕矢注故書雕作舟是雕與舟通 **雀** 周書雀弁周禮作爵弁是雀與爵通 **雜** 亦作鷄同問喪雞斯注雞斯讀爲笄纚是雞與笄通 **巂** 曲禮立視五巂注或爲槼是巂與槼通攷彼注云巂猶規也詛輪轉之度然則當以規爲正巂亦假字矣 **雒** 夏書浮於洛史記作雒是雒與洛通 **雔** 亦作韽同周禮典同微聲韽注鄭大夫讀鶴鶉之鶴是鶴與韽通

奞部

奪 經作奪周書奪攘矯虔說文解字作敓是奪與敓通商書率割夏國史記作奪是又與割通檀弓齊莊公襲莒於奪注奪春秋傳作隧隧奪聲相近或作兌是又與隧兌二字通

萑部

舊 周書舊爲小人史記作久爲小人舊勞于外史記作久勞于外是舊與久通

苜部

蔑 周書布重蔑席說文解字作蔑是蔑與蔑通蔑正字 **蔑** 易蔑貞凶荀爽作滅貞凶是蔑與滅通論語亡之濊書作蔑之是又與亡通春秋盟蔑先蔑公羊皆作眛是又與眛通蔑亡聲之轉

𦍌部

𦍌 經作羊春秋盟于祲祥公羊作侵羊是羊與祥通 **羸** 易大壯羸其角張璠作纍鄭康成虞翻作纍羸其瓶鄭康成作纍是羸與纍通也古字無纍纍即纍字之異文周禮東龜曰果屬注杜子春讀果爲羸是又與果通 **羯** 春秋孟孝伯羯公羊作羯是羯與羯通 **羍** 詩先生如達說文解字作羍是羍與達通羍正字 **牂** 內則炮取豚若將注將當爲牂是牂與將通春秋頓子牂公羊作牄是又與牄通 **美** 詩誰侜予美韓詩作娓是美與娓通

羴部

羶 亦作羶同玉藻羶薌注羶當爲馨是羶與馨通

雔部

靃 經作霍春秋會于雩公羊作霍是霍與雩通

鳥部

鳥 夏書島夷史記作鳥夷是鳥與島通 **鷮** 詩二矛重喬韓詩作重鷮是鷮與喬通 **鴥** 經作鴥詩謀猶回遹韓詩作鴥是鴥與遹通鴥假字 **鷖** 周禮巾車鷖總注故書鷖作翳是鷖與翳通 **鳴** 易冥豫鄭康成注冥讀爲鳴是鳴與冥通 **鴻** 虞書洪水滔天周書鯀陻洪水史記皆作鴻水是鴻與洪通 **鵠** 周禮巾車木路前樊鵠纓注杜子春云鵠讀爲結是鵠與結通鵠結聲之轉 **鸞** 明堂位鸞車注鸞或作欒是鸞與欒通依義應作鑾車鸞欒並假字

烏部

昌 亦作於同經作烏於二形士昏禮至於某之室注今文於作于大射禮士御於大夫注今文於爲于是於與于通

焉 春秋鄢陵徐廣注史記曰一作焉是焉與鄢通

華部

糞 經作糞王制百畝之分注分或爲糞是糞與分通

冓部

冓 詩中冓之言毛傳中冓內冓也又征以中垢毛傳中垢言闇冥也內冓與闇冥義近是中冓卽中垢冓與垢通也攷薛君韓詩章句以中冓爲中夜是于闇冥義解更近

丝部

幽 周禮牧人陰祀用黝牲注黝讀爲幽守祧黝堊注鄭司農云黝讀爲幽王藻幽衡注幽讀爲黝是幽與黝通

幾 易月幾望京房作近望是幾與近通也荀爽作既望是又與旣通也月令歲將幾終說文解字作僟終是又與僟通也周禮小宗伯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云幾當爲祈是又與祈通也大人幾珥注鄭司農云幾讀爲庋是又與庋通也古字無庋卽阿字耳見士昏禮注幾阿聲之轉

叀部

惠 論語好行小慧鄭康成曰魯論讀慧爲惠今從古是惠與慧通

疐 詩願言則嚏鄭康成作疐是疐與嚏通嚏正字載疐其尾說文解字作躓是又與躓通躓正字

元部

玆 春秋何故使我水滋說文解字作玆是玆與滋通玆正字

予部

予 曲禮生與來曰死與往曰注與或爲予是予通於與也予一人注覲禮曰余一人予余古今字是又通於余也士喪禮抽扃予在手注古文予爲于是又通於于也

舒 玉藻荼前注荼讀爲舒遲之舒攷工記斲目必荼注鄭司農云荼讀爲舒是舒與荼通周書豫恒燠若史記作舒是又與豫通春秋舒州史記作徐州是又與徐通

放部

放 攷工記陶旊注旊讀放於此乎之放是放與旊通旊應作旊

敫 春秋公嗾夫獒史記作敫是敫與獒通

受部

爰 春秋盟於袁婁穀梁作爰婁是爰與袁通晉作爰田說文解字作趄田是又與趄通國語作轅田是又與轅通案春秋有轅濤塗亦作袁濤塗漢袁盎亦作爰盎說文解字爰籀文以爲車轅字是爰袁轅三字通之證

受 周禮司書受其幣注故書受爲授是受與授通二字禮多通用

爭 公羊傳爭門說文解字作淨是爭與淨通爭假字

攴部

紾 詩蘧蒢不殄箋殄當作腆燕禮不腆之酒注古文腆作紾是紾與腆通攷工記頎典注鄭司農云典讀爲殄是又與典通 **殯** 曾子問辭於殯注殯當爲賓是殯與賓通 **殪** 周書壹戎殷春秋作殪戎是殪與壹通詩其旆其翳韓詩作其殪是又與翳通覲禮祭地瘞注古文瘞爲殪是又與瘞通 **殲** 文王世子纖剸注纖讀爲殲是殲與纖通春秋齊人殲于遂公羊作瀸是又與瀸通 **殣** 詩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說文解字作殣是殣與墐通殣正字墐假字 **殬** 周書彝倫攸斁說文解字作殬是殬與斁通殬正字

冎部

別 經作別周禮小宰傳別注故書別爲辨是別與辨通也朝士判書注故書判爲辨鄭司農云辨讀爲別是又與判通也士師荒辯注鄭司農云辯讀風別之別康成謂辯當爲貶是又與辯貶二字通也又孝經說上下有別說文解字作𠔁是又與𠔁通

骨部

䯤 詩會弁如星說文解字作䯤弁是䯤與會通也周禮弁師會五采玉璂注故書會作䯤鄭司農云䯤讀如馬會之會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與䯤同書之異耳康成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是又與檜通也䯤正字檜會並假字 **體** 詩體無咎言坊記作履無咎言是體與履通體正字 **髀** 士昏禮髀不升注古文髀爲脾是髀與脾通 **骼** 鄉飲酒禮有胳注古文胳作骼是骼與胳通 **骴** 周禮蜡氏掌除骴注故書骴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殨是骴與脊殨二字通古字無殨依曲禮殨卽漬字骴正字脊漬並假字

肉部

肉 樂記寬裕肉好注肉或爲潤是肉與潤通案爾雅有好倍肉之言是肉正字 **膌** 亦作𤺺同經多作瘠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瘠也曲禮注作大漬是瘠與漬通案曲禮曰四足曰漬其漬卽月令掩骼薶胔之胔古字無胔胔卽骴字正是骴卽瘠亦卽漬矣骴又作脊是古骴瘠脊漬字皆通 **朐** 春秋湏句公羊作朐是朐與句通 **脩** 夏書旣修太原史記作脩是脩與修通 **臚** 亦作膚同周禮司儀旅擯注鄭司農云旅讀旅于岱山之旅康成讀爲鴻臚之臚士冠禮東面旅占注古文旅作臚是臚與旅通易剝牀以膚京房作簠是膚與簠通投壺五扶注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是又與扶通內則麋膚注膚或作胖是又與胖通膚胖聲之轉 **肫** 士昏禮腊一肫注肫或作純古文純爲鈞是肫與純鈞二字通也中庸肫肫其仁注肫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肫或作純純是又與忳通也 **胾** 鄉射禮五職注古文職爲胾今文或作植是胾與植通依字職卽胾字正 **臐** 公食大夫禮臐膮注古文臐作薰是臐與薰通 **腥** 周禮掌客受牲禮注牲當爲腥是腥與牲通內則豕望視而交睫腥注腥當爲星是又與星通 **胝** 士喪禮進柢注今文柢爲胝是胝與柢通 **腝** 亦作臡同公食大夫禮醢有骨謂之臡注今文臡作麋是臡與麋通 **膊** 周禮掌戮斬殺賊諜而搏之注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是膊與搏通 **䏚** 亦作肶同既夕脾析說文解字作䏚是䏚與脾通䏚正字脾假字 **胵** 既夕脾析說文解字作胵是胵與析通胵正字析假字 **脰** 士虞禮取諸脰膉注古文爲頭膉士相見

禮左頭奉之注今文頭爲脰是脰與頭通

膆 詩民雖靡膴韓詩作靡膆是膆與膴通

肩 詩並驅從兩肩說文解字作豜是肩與豜通肩假字

膠 王制東膠注膠或作綀是膠與綀通

腆 詩籧篨不殄箋殄當爲腆是腆與殄通

膏 周禮大司徒膏物注膏當爲櫜是膏與櫜通

膊 攷工記器中膊注膊讀如車輇之輇是膊與輇通

隋 有司綏祭注綏當作挼挼讀藏其隋之隋是隋與綏通古字無挼挼與妥同卽綏字正

肊 亦作臆同周禮酒正四飲二曰醫注醫與臆聲音相似是臆與醫通

胥 周禮胥徒注胥讀如諝謂有才智爲什長是胥與諝通案易歸妹以須鄭康成亦云才智是其義亦以須通于諝歟

膳 聘禮載膻注古文膻爲膳是膳與膻通

胗 亦作疹同詩哀我填寡韓詩作疹是疹與填通

筋部

筋 攷工記磨其筋注故書筋或作薊是筋與薊通筋正字薊假字

刀部

刀 春秋傳寺人貂史記作宦者豎刁是刁與貂通案刁不成字卽刀字耳

劊 易劓刖京房作劓劊是劊與刖通又荀爽作臲卼古字無卼卼卽[?]字是又與[?]通鄭康成曰刖當作仉古字亦無仉仉卽兀字是又與兀通

𠜾 亦作劓同易劓刖鄭康成曰劓當作倪是劓與倪通其人天且劓王肅作臲古字無臲臲卽臬字臬又別作槷槷[?]卽臬[?]也是又與臬通𠜾正字

割 商書率割夏國史記作奪是割與奪通

罰 周禮大馭犯軷注故書軷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爲軷是罰與軷通罰假字

辨 周禮小宰附別注故書別爲辨鄭大夫讀爲別是辨與別通也廉辨注杜子春云廉辨或爲廉端是又與端通也朝士判書注故書判爲辨鄭司農云辨讀爲別是又與判通士虞禮以其班祔注古文班或爲辨今文作胖是又與班胖二字通也玉藻立容辨注辨當爲貶是又與貶通也

判 周禮腊人膴胖注鄭大夫讀爲判杜子春讀爲版是判與胖版二字通

刊 既夕抗木刊注古文刊作竿是刊與竿通夏書九山刊旅史記作栞是又與栞通

剛 明堂位騂剛公羊傳作犅是剛與犅通剛假字

剝 攷工記薛暴注暴當作剝是剝與暴通

刉 周禮小子祈于五祀注祈或作刉是刉與祈通犬人幾珥注幾讀爲刉是又與幾通

剽 春秋衛公孫剽史記作秋是剽與秋通古今人表作猋是又與猋通周禮肆師表齍盛注故書表作剽是又與表通鬯人祭門用瓢齎注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爲瓢是又與瓢通

制 論語折獄魯論作制是制與折通

刻 詩后稷不克箋克當作刻是刻與克通

剫 春秋山有木工則度之郭璞爾雅注作剫是剫與度通剫正字

削 周師載師任稍地注稍或作削是削與稍通依字當作鄁爲正削稍並假字

副 亦作疈同春秋副陽子古今人表作福是副與福通周禮疈辜注故書疈爲罷是疈與罷通疈正字

前 周禮巾車木路前注前讀爲緇翦之翦是前與翦通

利 論語必先利其器梅福傳作厲是利與厲通

刮 攷工記旗人髻墾注鄭司農云髻讀爲刮是刮與髻通

切 祭義濟濟漆漆注漆讀如朋友切切是切與漆通特牲饋食禮刌肺三注今文刌爲切少牢饋食禮舌皆切本末注今文切爲刌是又與刌通

刷 攷工記治氏有鋝注鄭司農云鋝讀爲刷是刷與鋝通

𠛪 詩白圭之玷說文解字作𠛪是𠛪與玷通案玷不成字應從玷

而謂說文解字有鈷字云鈇也與詩鄭箋訓正同今人但知玷之正爲刮而不復知由鈷而誤之自矣

耒部

耡 周禮遂人以興耡利甿注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爲助里宰合耦於耡注鄭司農讀爲藉杜子春讀爲助是耡與助藉二字通

角部

角 易僮牛之告陸續作牿云牿當作角是角與牿告二字通也喪大記綠中注綠當爲角是又與綠通也

觢 說文解字引易其牛觢子夏作契荀爽作觭是觢與契觭二字通觢正字契觭並假字

觭 周禮占夢觭夢注杜子春讀爲奇偶之奇其字直當爲奇康成讀如諸戎掎之之掎是觭與奇掎二字通

觳 考工記有觳注觳讀爲斛是觳與斛通

觱 經作觱詩一之日觱發說文解字作𩰲冹是觱與𩰲通觱假字

衡 考工記衡四寸注古文橫借字檀弓冠衡縫注今禮制衡讀爲橫又鹿裘衡長袪注衡當爲橫是衡與橫通

十經文字通正書 卷第五

竹部

竹 詩綠竹韓詩作藩是竹與藩通竹假字

算 論語何足算漢書作何足選是算與選通易雜物撰德鄭康成作算德周禮大司徒撰車徒注撰讀曰算是又與撰通古字無撰凡撰皆應作僎

筍 周禮典庸器筍簴注杜子春讀筍爲博選之選是筍與選通檀弓又作簨簴是又與簨通古字無簨簨即𥳑字正

笮 柞氏注鄭司農讀爲屋笮之笮是笮與柞通

筰 典同侈聲筰注筰讀爲行扈喈喈之喈是筰與喈通

籔 聘禮有籔注籔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籔爲逾是籔與數逾二字通籔正字數逾並假字

第 既夕牀第注古文第爲茨是第與茨通第正字

篆 周禮巾車孤乘夏篆注故書夏篆爲夏緣或曰篆讀圭瑑之瑑是篆與緣瑑二字通說文解字作夏輚是又與輚通輚正字篆緣瑑並假字

竿 既夕抗木刊注古文刊爲竿是竿與刊通

簠 亦作医同易剝牀以膚京房作簠是簠與膚通膚正字簠假字

簋 亦作匭匭机同周禮小史俎簋注故書簋爲几鄭司農讀几爲軌書亦或作簋古文也是簋與几通軌即匭字之省

箭 大射禮綴諸箭注古文箭作晉周禮職方竹箭注故書箭作晉書亦或爲箭是箭與晉通依字晉應作榗說文解字云書曰竹箭如榗箭讀如榗晉卽榗字之省矣

笄 問喪雞斯注雞斯讀爲笄纚是笄與雞通

管 聘禮管人注古文管作官是管與官通

箙 周禮巾車小服注服讀爲箙是箙與服通

𥫱 亦作互同脩閭氏宿互㯲注故書互作巨鄭司農云巨讀爲互是互與巨通

篗 喪大記綠中注綠或作篗是篗與綠通

符 周禮小宰

傳朔注鄭大夫讀爲符是符與傳通投壺若是者浮注浮或作符是又與浮通 **笧** 周書史𠜎史記作策是策與册通簏假字

節 士冠禮有櫛注古文櫛爲節是節與櫛通論語山節說文解字作楶是又與楶通櫛楶並正字

笙 春秋還自晉及笙二氏作檉是笙與檉通生寶史記作笙瀆是又與生通

篃 欺書篃部說文解字作篃部是篃與篇通篃正字簫假字

箕部

箕 亦作其同孔子閒居夙夜其命宥密注詩讀其爲基是其與基通詩彼其之子注其或作記或作巳是又與記巳二字通易箕子劉向曰今易箕子作荄兹是又與荄通

丌部

近 易月幾望京房作近荀爽作旣是近與幾旣二字通周禮大司馬九畿注故書畿爲近是又與畿通

顨 易巽說文解字作顨是顨與巽通顨正字

巽 易順以巽也鄭康成曰巽當作遜是巽與遜通虞書汝能庸命巽朕位史記作踐朕位是又與踐通

典 攷工記㯱典注鄭司農曰典讀爲殄是典與殄通

畀 春秋郚畀我公羊作鼻我是畀與鼻通

奠 周禮瞽矇世奠繫注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小史奠繫世注故書奠爲帝杜子春云帝當爲奠奠讀爲定司市奠賈注奠讀爲定夏書奠高山大川史記奠作定是奠與定帝二字通也公食大夫禮坐奠于鼎西南注今文奠爲委是又與委通也禮弓主人旣祖填池注填池當爲奠徹聲之誤是又與填通也攷牲特牲旣奠注奠或爲薦是又與薦通也攷工記稹理注稹鄭司農讀奠祭之奠是又與稹通也凡行奠水注鄭司農云奠讀爲停是又與停通也古字無停停即奠字正依義奠祭之奠應從奠若奠安奠定則當以㝥爲正

工部

工 周禮肆師凡師不功注故書功爲工鄭司農云工讀爲功是工與功通

巨 亦作槼同經作矩周禮𠤳氏注故書互作巨杜子春讀爲互是巨與互通內則槼燕注槼或爲巨是又與槼通攷工記矩其臣陽注故書矩作距是矩與距通萬之以視其匡注故書萬作禹鄭司農讀爲萬萬或爲矩是又與禹萬二字通

日部

日 詩見晛曰消韓詩作聿消是曰與聿通

曶 亦作回同經或作笏士喪禮竹笏注古文笏爲忽是笏與忽通笏正字

朁 詩憯不畏明說文解字作朁是朁與憯通朁正字

曹 經作曹詩土國城漕春秋作曹是曹與漕通

乃部

乃 經作乃周禮司几筵仍几注故書仍爲乃鄭司農曰乃讀爲仍是乃與仍通

逌 經作迺夏書陽鳥攸居漢書地里志作逌是逌與攸通

丂部

寧 春秋盟於寧母二氏作寧母是寧與寧通

可部

奇 周禮占夢觭夢注杜子春讀觭爲奇是奇與觭通 **哥** 虞書歌咏言漢書藝文志作哥是哥與歌通蓋古歌詞同字說文解字曰哥古文以爲謌字所稱古文即書也是與班固之言合矣

兮部

乎 論語孝乎惟孝熹平石經作孝于惟孝是乎與于通

号部

號 周禮樂師詔來瞽皋舞注鄭康成謂皋之言號是號與皋通

于部

于 于與迂通文王世子于其身注于讀爲迂論語子之迂也鄭康成作子之于是也又與於通士昏禮至於某之室注今文於作于是也又與亏通士喪禮抽扃亏在手注古文亏爲于是也又與爲通聘禮在聘于賄注于讀爲爲是也又與用通特牲饋食禮藉用萑注古文用爲于是也 **平** 周禮車僕有苹車注故書苹爲平杜子春云當爲軿是平與苹軿二字通軿正字苹氏注鄭司農云苹讀爲蛢或爲萍號起雨之萍康成讀小子言平之平是又與萍蛢二字通平正字 **虧** 亦作虧同春秋齊公子無虧古今人表作無詭是虧與詭通

喜部

喜 詩田畯至喜箋喜讀爲饎是喜與饎通春秋曹欣時古今人表作曹郗時新序作喜時是又與欣郗二字通 **嚭** 春秋吳太宰伯嚭吳越春秋作白喜檀弓陳太宰嚭古今人表作太宰喜是嚭與喜通嚭正字喜假字

壴部

嘉 覲禮予一人嘉之注今文嘉作賀是嘉與賀通 **彭** 易匪其彭子夏作旁是彭與旁通姚信作尪是又與尪通詩四牡彭彭說文解字作騯騯是又與騯通春秋士魴公羊作士彭是又與魴通 **鼜** 經作鼜周禮眡瞭鼜愷獻注杜子春云鼜讀爲憂戚之戚是鼜與戚通也掌固夜三鼜以號戒注杜子春讀鼜爲造次之造春秋所謂賓將趣者與趣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鎛師守鼜注杜子春云春秋所謂賓將趣者音聲相似是又與造趣二字通也宋賓將趣春秋及說文解字並作掫依杜義則掫即趣趣即鼜耳鼜鼓以鼜爲正字戚造並假字將掫以掫爲正字趣爲假字合經傳實鼜掫兩字相通矣

鼓部

鼓 周禮樂師詔來瞽皋舞注鄭司農云瞽當爲鼓是鼓與瞽通詩章顧古今人表作章鼓是又與顧通 **鼛** 詩鼛鼓攷工記作皋鼓是鼛與皋通鼛正字皋假字 **鼖** 亦作鞼同詩賁鼓說文解字作鼖是鼖與賁通鼖正字賁假字 **鼘** 詩伐鼓淵淵說文解字作鼘是鼘與淵通鼘正字淵假字又鼓咽咽義亦與鼘同 **鼞** 詩擊鼓其鏜說文解

字一引作藝一引作鐘是鼛與鐘通

鼛 攷工記鉤兵椑注椑讀鼓鼛之鼛是鼛與椑通

豈部

豈 詩齊子豈弟注豈讀為闓是闓與豈通

豐部

豑 虞書平秩東作說文解字作平豑是豑與秩通豑正字秩假字案豑從豊豊即禮然則禮官為秩宗亦應作豑矣

豐部

豐 詩作邑于豐說文解字作酆是豐與酆通酆正字易豐其蔀說文解字作寷是又與寷通寷正字玉藻縫齊倍要注縫或為逢或為豐是又與逢縫二字通縫正字

豔 郊特牲而盬諸利注盬讀為豔是豔與盬通

虍部

虔 春秋楚子虔穀梁作乾是虔與乾通

虞 詩不吳補史記作不虞是虞與吳通

虎部

彪 易苞蒙鄭康成曰苞當作彪是彪與苞通

虢 春秋虢國穀梁作郭是虢與郭通會於虢公羊作漷是又與漷通

虩 易履虎尾愬愬說文解字作虩虩是虩與愬通虩正字

虒 春秋傳狄虒彌古今人表作狄斯彌是虒與斯通

皿部

盥 易盥而不薦馬融虞翻皆作盥匜以為朗進爵灌地是盥與灌通士冠禮有盥注古文盥作浣是又與浣通

盂 春秋盂厭古今人表作狐厭是盂與狐通史記作壺厭是又與壺通會于盂穀梁作雩公羊作霍是又與雩霍二字通霍應作霍

盈 春秋沈子逞穀梁作盈又晉欒盈史記作欒逞是盈與逞通

齍 周禮小宗伯六齍注齍讀為粢司尊彝醴齊注故書齊作齍鄭司農云齍讀齊利之齊杜子春讀為粢是齍與齊粢二字通也案凡經齍盛字皆應作齍為正

益 虞書伯益史記作伯翳是益與翳通

盛 春秋衛師入郕公羊作盛是盛與郕通盛假字

盧 周書微盧彭濮史記作纑是纑與盧通

厺部

朅 詩庶士有朅韓詩作桀是朅與桀通

血部

卹 詩瑟彼玉瓚周禮注作卹是卹與瑟通攷字應作璱

甹 經作停攷工記凡行奠水注鄭司農云奠讀為停是停與奠通

青部

靜 表記文而靜注靜讀為情是靜與情通

皀部

既 周禮閭胥既比則讀法注故書既爲墍杜子春讀爲既是既與墍通易月幾望荀爽作既望是又與幾通中庸既廩注既讀爲餼是又與餼通夏書荊岐既旅史記作已旅是又與已通

鬯部

爵 經作爵周禮爵弁周禮作雀弁是爵與雀通雀正字爵假字經凡如爵頭色之爵皆應作雀然爵亦象雀之形則兩字義亦同矣

食部

館 易官有渝蜀才作館是館與官通

䬸 經作飫詩飲酒之飫韓詩作醧是飫與醧通飫正字

饎 亦作饎糦同詩田畯至喜箋喜讀爲饎是饎與喜通

饟 詩攘其左右箋攘讀當爲饟是饟與攘通

餞 周禮司尊彝朝踐注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當爲踐士虞禮乃餞注古文餞作踐是餞與踐通

饌 亦作籑同經作僎特牲饋食禮籑者注古文籑作餕明餕即籑字論語先生饌鄭康成作餕明亦即饌字祭統百官進注進當爲餕是餕與進通

飢 周書西伯戡黎史記殷本紀作飢是飢與黎通假義詈爲正字黎飢爲假字

饋 聘禮歸饔氣注今文歸爲饋夫人歸禮注今文歸爲饋論語詠而歸齊人歸女樂鄭康成皆作歸云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是饋與歸通

餽 周書歸禾史記作餽是餽與歸通

餈 亦作粢饎同周禮籩人粉餈注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茨讀爲餈是餈與茨通也小宗伯六齍注今讀爲粢是粢與齍通也酒正五齊注杜子春讀齊爲粢士虞禮明齊注今文曰明粢禮運粢醍在堂注粢讀爲齊是又與齊通也

餘 周禮稍人凡其余聚以待頒賜注余當爲餘是餘與余通曾子問與機注與機當爲餘機是又與與通

亼部

合 虞書協和萬邦史記作合和協時月正日史記作合時月是合與協通士喪禮設韐帶注古文韐爲合是又與韐通

舍 周禮占夢舍萌于四方注舍讀爲釋是舍與釋通春秋叔孫婼公羊作叔孫舍是又與婼通孺子荼公羊作孺子舍是又與荼通

會部

會 詩會弁如星說文解字作䯤是會與䯤通其會如林說文解字作旝是又與旝通春秋將會孟子餘說文解字作禬是又與禬通䯤旝禬並正字會假字

𣊭 春秋日月之會是謂辰說文解字作𣊭是𣊭與辰通𣊭正字

倉部

倉 春秋蒼葛古今人表作倉葛是倉與蒼通

牄 虞書鳥獸蹌蹌說文解字作牄牄是牄與蹌通春秋頓子牂公羊作牄是又又與牂通

入部

入 虞書夙夜出納朕命夏書九江納錫大龜史記皆作入是入與納通

內 周禮鐘師納夏注故書納爲內杜子

春云內當爲納是內與納通 **全** 亦作全同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遵或爲全是全與遵通

缶部

罄 樂記石聲磬注磬當爲罄是罄與磬通詩缾之罄矣說文解字一引作罄一引作窒是罄與窒通 **缺** 士冠禮緇布冠缺項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是缺與頍通 **䍄** 經皆作玷易險且枕九家作險且玷是玷與枕通詩白圭之玷說文解字作刮是又與刮通

矢部

矢 虞翻周易注誓古文作矢是矢與誓通矢假字 **䠶** 亦作射同春秋狐射姑穀梁作夜姑是射與夜通晉世家公射姑史記作夕姑是夕與夕通夕夜義同故互通 **矰** 周禮男巫堂贈注故書贈作矰杜子春云矰當爲贈是矰與贈通 **矯** 周書奪攘矯虔孟康漢書注作撟虔是矯與撟通撟正字矯假字 **知** 論語未知焉得仁徐幹中論作未智是知與智通周書哲時燠若史記作智是又與哲通

高部

亳 春秋亳社公羊作蒲社是亳與蒲通會于薄史記作會于亳是又與薄通

冂部

冂 亦作同坰同詩在坰之野說文解字作在駉之野是坰與駉通案坰即野是應作駉爲正坰假字 **隺** 易夫

易確然說文解字作隺是隺與確通隺正字古字無確即确字正

亯部

𦎫 詩在城缺兮說文解字作𦎫是𦎫與缺通𦎫正字缺假字

㐭部

亶 商書用亶其有衆馬融作單是亶與單通士冠禮亶時注古文亶作癉是又與癉通古單亶同義故古公亶父亦作單父也

嗇部

牆 春秋牆咎如公羊作將是牆與將通

來部

來 詩賚我思成鄭康成讀賚爲來是來與賚通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注來讀曰釐是又與釐通春秋公會鄭伯於時來公羊作祁黎是又與黎通

麥部

麰 亦作牟同詩貽我來牟說文解字作麰是麰與牟通麰正字牟假字 **麷** 周禮籩人有麷注今河間以北煮穜麥賣之名之曰逢是麷與逢通麷正字逢假字

夊部

夊 詩雄狐綏綏玉篇作夊夊是夊與綏通夊正字綏假字

夏 春秋減夏陽二氏作下陽是夏與下通

鼛 詩坎坎鼓我說文解字作鼛是鼛與坎通鼛正字坎假字

夒 詩布政優優說文解字作夒是夒與優通夒正字優假字

愛 詩愛而不見說文解字作僾是愛與僾通僾正字愛假字

致 經作致大學致知在格物注此致當為至是致與至通夏書震澤底定史記作致是又與底通

夔 春秋楚人滅夔二氏作隗是夔與隗通

舛部

舞 亦作翌同周禮鄉大夫興舞注故書舞為無杜子春讀為舞是舞與無通春秋蔡侯獻舞穀梁作獻武是又與武通

韋部

韎 周禮韎師注鄭司農讀如味飲食之味杜子春讀蒔荃藉之蒔是韎與味蒔二字通

韜 鄉射禮有韜注古文韜為翿是韜與翿通翿當作翳為正

韤 亦作揫同鄉飲酒義秋之為言愁也注愁讀如揫是揫與愁通

韓 經作韓左傳寒浞古今人表作韓是韓與寒通

弟部

弟 易匪夷所思荀爽作匪弟是弟與夷通詩齊子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為圛是又與圛通

夂部

夃 詩我姑酌彼金罍說文解字作夃是夃與姑通夃正字姑假字

久部

久 久與灸通士喪禮冪用疏布久之注久讀為灸既夕久之注久當為灸攷工記灸諸牆說文解字作久諸牆是也久與舊通周書舊為小人史記作久為舊勞于外史記作久勞是也

桀部

桀 詩庶士有朅韓詩作桀是桀與朅通

椉 經作乘乘與孕通易三歲不孕荀爽作三歲不乘是也又與繩通易乘馬班如子夏作繩馬班如詩其繩則直毛傳繩為乘是也又與甸畝二字通周禮稍人卯乘注卯乘四卯為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又與鄰通郊特牲卯乘共粢盛注六十四井日甸或謂之乘乘或謂鄰是也又與塍通春秋戰於乘卯徐廣注史記曰乘一作塍是也

十經文字通正書 卷第六

木部

桎 詩維周之氏箋氏當作桎鎋之桎是桎與氏通

柢 士喪禮進柢注今文柢為胝是柢與胝通

權 攷工記較崇注故書較作權是權與較通古字無較應作斠為正

枯 易枯楊生荑鄭康成注枯讀為姑是枯與姑通士虞禮鉶毛用苦注古文苦為枯是又與苦通周禮壺涿氏牡橭注故書橭為梓杜子春云梓當為橭橭讀為枯書或為樗是又與樗通古字無橭橭疑即楛之異文

楊 春秋晉楊干史記作楊干是楊與揚通

桯 攷工記桯圍注鄭司農讀桯為丹桓宮楹之楹是桯與楹通

楹 春秋沈子逞公羊作沈子楹是楹與逞通

極 春秋傳費無極史記作無忌是極與忌通

樔 攷工記有藪注藪讀蜂藪之藪說文解字作樔是樔與藪通樔正字藪假字

檢 易險且枕鄭康成向秀險作檢是檢與險通檢正字

枕 古文作檢且沈九家作險且玷是枕與沈玷二字通

柅 易繫于金柅蜀才作金尼是柅與尼通攷金柅字似應作檷為正

櫜 易重門擊柝說文解字一引作櫜一引作柝是櫜與柝通

楗 攷工記左不楗杜子春云楗讀為蹇書或作券是楗與蹇券二字通

椑 攷工記句兵椑注椑讀鼓鼙之鼙是椑與鼙通

槮 詩參差荇菜說文解字作槮縒是槮與參通槮正字

樛 詩南有樛木馬融韓詩俱作朻是樛與朻通檀弓繆經注繆當為樛是又與繆通

栽 中庸栽者培之注栽讀初栽之栽或為茲上天之載注載讀曰栽是栽與栽茲二字通

材 喪大記有裁注裁字或作材論語無所取材鄭康成曰古字材裁通是材與裁通

朱 論語朱張鄭康成作侏張是朱與侏通虞書丹朱說文解字作丹絑是又與絑通

樸 攷工記樸屬注樸讀如子南僕之僕是樸與僕通

果 周禮龜人東龜曰果屬注杜子春讀果為蠃是果與蠃通周禮大宗伯攝而載果注果讀為祼大行人壹祼注故書祼作果是又與祼通

栞 亦作栞同夏書九山刊旅史記作栞是栞與刊通栞正字刊假字

檍 攷工記檍次之注鄭司農云檍讀為億萬之億是檍與億通古字無億億應以意為正案此檍亦應作樀說文解字曰樀梓可為弓材是

棖 論語申棖史記作申棠是棖與棠通

棣 詩威儀棣棣禮記作逮是棣與逮通棣假字

橋 士昏禮加于橋注今文橋為鎬是橋與鎬通

桓 禮桓圭說文解字作瓛圭是桓與瓛通周書尚桓桓說文解字作狟是又與狟通檀弓曹桓公注曹伯盧謚宣公言桓聲之誤也是又與宣通桓並假字

梧 聘禮賓進訝注今文訝為梧公食大夫禮訝受皮注今文曰梧受是梧與訝通

析 既夕髀析說文解字作脆胵是析與胵通析假字

榦 攷工記作笴記妢胡之笴注笴讀為槀以其笴厚注笴讀為槀謂矢榦古文假借字是笴與槀通

亲 春秋女摯不過榛栗說文解字作亲栗是亲與榛通亲正字榛假字

枖 詩桃之夭夭說文解字一引作枖一引作𡝩是枖與夭𡝩二字通

椷 喪大記大夫士以咸注咸或作椷是椷與咸通

柲 既夕有柲注柲弓檠詩云竹柲緄縢古文柲作柴是柲與柴通竹柲今詩作竹閉是又與閉通

柴 虞書柴說文解字作祡是柴與祡通詩助我舉柴說文解字作𢫬是又與𢫬通祡𢫬並正字柴假字

松 亦作寀同學記待其從容注從或為松是松與從通

朸 詩如矢斯棘韓詩作斯朸是朸與棘通

柞 周禮柞氏注鄭司農讀為音聲唶唶之唶垕笮之笮攷工記轂小而長則柞注鄭司農云柞讀為迫唶之

喈侈則柞注柞讀咋咋然之咋是柞與笮唶二字通咋卽唶字別耳 **樂** 詩可以樂飢箋作療是樂與療通春秋圉人犖公羊作鄧扈樂是又與犖通 **榕** 論語山節說文解字作榕是榕與節通攷爾雅栭謂之格禮器注亦作栭謂之節榕正字節假字 **櫛** 士冠禮有櫛注古文櫛爲節是櫛與節通 **楡** 春秋瘉楡二氏作渝是楡與渝通 **椓** 周書椓黥說文解字作歐黥是椓與歐通椓假字 **椒** 春秋椒舉古今人表作湫舉是椒與湫通古字無椒應作茮 **檀** 春秋傳鄭檀伯史記作單伯是檀與單通 **棠** 春秋隱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五年公矢魚于棠是棠與唐通 **樫** 春秋會於樫公羊作朾是樫與朾通歸父還自晉至笙二氏作樫是又與笙通 **檿** 夏書厥篚檿絲史記作會絲是檿與會通 **臬** 經或作槷士冠禮闑西注古文闑爲槷是槷與闑通攷工記牙得則無槷而固注槷讀如涅是又與涅通轂小而短則摯注摯讀爲槷是又與摯通置槷以縣眡以景注故書槷爲弋杜子春云槷當爲弋讀爲杙康成謂槷古文臬假借字是又與弋杙二字通康成之說可爲槷卽臬字之證 **枋** 士冠禮有枋注今文枋爲柄是枋與柄通 **柄** 少牢饋食禮南柄注古文柄爲方是柄與方通方疑亦應作枋爲正 **植** 檀弓行并植於晉國注植或爲特是植與特通攷工記搏埴之工注埴書或爲植是又與埴通詩置我鞉鼓箋置讀曰植是又與置通鄉射禮五職注古文職爲戠今文爲植是又與戠通職卽戠字別耳 **樴** 攷工記凡昵之類注故書昵或作樴杜子春云樴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是樴與昵通 **槃** 亦作盤盤同大學人之彥聖注彥或作盤是盤與彥通周書有若甘盤史記作甘般是又與般通 **梱** 大射禮既拾取矢梱之注古文梱爲魁是梱與魁通 **橫** 虞書光被四表後漢安帝詔作橫被是橫與光通檀弓衡縫注今禮

制衡讀爲橫攷工記衡四寸注衡古文橫假借字是又與衡通 **楀** 詩楀維師氏古今人表作萬是楀與萬通 **采** 周禮大胥舍采注采讀爲菜是采與菜通 **某** 士冠禮某有子某注古文某作謀是某與謀通 **柳** 檀弓設蔞翣注周禮蔞作柳是柳與蔞通蔞假字 **杜** 檀弓杜蕢注或作屠蒯是杜與屠通周禮雍氏杜擭注引費誓作敷擭是又與敷通詩徹彼桑土韓詩作桑杜是又與土通春秋堵敖史記作杜敖是又與堵通 **櫱** 亦作櫱枿同玉藻公子曰臣孽注孽讀爲枿是枿與孽通攷孽或云乃櫱字之誤 **杵** 春秋陳侯杵臼公羊作處臼是杵與處通 **梁** 喪服四制高宗諒闇注諒古作梁是梁與諒通梁正字 **椯** 易觀我朶頤京房作椯頤是椯與朶通椯朶聲之轉 **模** 內則淳母注母讀曰模是模與母通 **棐** 春秋傳師于棐林陸淳曰公羊作斐是棐與斐通 **札** 周禮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注札讀曰截是札與截通 **格** 士冠禮孝友來格注今文格爲嘏是格與嘏通周書格人元龜史記作假是又與假通 **樹** 鄉射禮皮樹注今文爲繁豎是樹與豎通 **樓** 士喪禮牢中旁寸注牢讀爲樓是樓與牢通 **梗** 周禮女祝招梗注鄭大夫讀梗爲亢杜子春讀爲更是梗與亢更二字通 **枓** 詩唯北有斗玉藟作枓是枓與斗通正字 **柎** 春秋楄柎說文解字作楄部是柎與部通周禮司士附于刑者注故書附作柎是又與附通 **休** 亦作庥同攷工記休於氣注休讀爲煦是休與煦通 **楯** 虞書澤行乘輴淮南子齊俗訓作楯是楯與輴通楯假字攷脩務訓又作輴古字無輴輴卽輴字之別 **樵** 周禮華氏燋契注燋讀如薪樵之樵是樵與燋通 **欒** 明堂位鸞車注鸞或作欒是欒與鸞通春秋傳宋景公欒古今人表作兜欒史記作頭曼是又與曼通 **枑** 周禮掌舍

設梐枑注故書枑作柜杜子春讀爲枑是枑與柜通枑正字柜假字

枒 攷工記牙也者說文解字作枒是枒與牙通枒正字

楮 易振恆說文解字作楮恆是楮與振通楮正字振假字

林部

楚 詩衣裳楚楚說文解字作䵚䵚是楚與䵚通楚假字

鬱 鬱與蘊通詩蘊隆蟲蟲韓詩作鬱隆是也又與郁通春秋郁釐公羊作鬱釐是也又與宛通內則兔爲宛脾注宛或作鬱是也又與貍通周禮鳥皫色而沙鳴貍內則正作鬱是也古字蘊當作薀

棼 周禮巾車棼蔽注棼讀爲蕡是棼與蕡通

麓 亦作禁同春秋沙鹿崩說文解字作麓是麓與鹿通麓正字

巿部

師 春秋盟于郪邱穀梁作師邱是師與郪通師借字

𣎵部

孛 經作孛論語色勃如也說文解字一引作孛一引作艴是孛與艴通勃假字

生部

生 春秋生竇史記作笙瀆是生與笙通公子穀甥古今人表作穀生是又與甥通周禮大司徒牲生注杜子春讀生爲性是又與性通

隆 詩臨衝韓詩作隆衝是隆與臨通春秋齊侯圍龍史記作隆是又與龍通

稽部

稽 書稽疑說文解字作卟疑是稽與卟通卟正字禮稽首說文解字作䭫首是又與䭫通䭫正字

巢部

巢 春秋登巢車說文解字作轈車是巢與轈通巢假字

橐部

橐 經作橐周禮大司徒膏物注膏當作橐是橐與膏通

口部

圜 攷工記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注故書圜或作員當爲圜是圜與員通圜正字員假字

圂 少儀君子不食圂腴注周禮圂作豢是圂與豢通

圈 春秋楚子伐麇公羊作圈是圈與麇通

圛 周書曰驛說文解字作圛是圛與驛通史記作涕是又與涕通詩齊子豈弟箋古文尙書以弟爲圛是又與弟通攷尙書本作悌東漢時賈逵奏定爲圛是圛正字驛涕弟並假字古字無悌悌即弟字之異文

囿 禮器詔侑武方注詔侑或爲詔囿是囿與侑通

團 大喪記君喪用輴注輴當爲輇或作團是團與輇通

國 王制訊馘注馘或爲國是國與馘通國假字

員部

員 春秋楚鄖敖麇史記名員是員與麇通詩聊樂我員韓詩作魂是又與魂通景員維何箋古文作云是又與云通綦

景員之云應作貦

貝部

貝 春秋齊侯田于貝邱史記作沛邱是貝與沛通 賁 易賁卦傳氏曰賁古班字是賁與斑通樂記廣賁注賁讀爲僨是又與僨通詩鶉之奔奔表記作賁賁是又與奔通賁鼓維鏞說文解字作鼖鼓是又與鼖通春秋敗莒師於蚡泉公羊作濆泉穀梁作賁泉是又與濆蚡二字通古字無斑班即辨字正 資 少牢饋食禮資黍注今文資作齎周禮外府財用之幣齎注鄭司農云齎或作資今禮家定齎作資康成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掌皮會其財齎注鄭司農云齎或作資典婦功女功之事齎注故書齎作資杜子春讀爲資與枲

授齎注故書齎作資巾車毀折入齎于職幣注杜子春云齎讀爲資是資與齎通也昏義資衰注資當爲齊是又與齊通也緇衣資冬祈寒注資當爲至是又與至通也易資斧子夏作齊斧攷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注故書資作齊是又與齊通也

賫 周禮巳人祭門用瓢齎注齎讀爲齊是齎與齊通 賢 春秋鄭伯堅穀梁作賢是賢與堅通 賓 曾子問辭於殯注殯當爲賓是賓與殯通周禮太宰九貢二曰嬪貢注嬪故書作賓是又與嬪通司儀賓三揖三讓注賓讀爲儐是又與儐通 贈 周禮男巫堂贈注故書贈作矰是贈與矰通禮運瘞繒注繒或作贈是又與繒通文王世子承衾注承讀爲贈是又與承通 賦 論語可使治其賦也梁武帝曰魯論賦作傳是賦與傳通賦正字 賜 易王三錫命鄭康成作三賜燕禮以賜鐘人注古文賜作錫是賜與錫通聘禮裼降立注古文裼作賜是又與裼通 賴 春秋滅賴二氏作厲論語厲巳鄭康成云厲讀爲賴是賴與厲通又春秋傳徒人費史記作主屨者茀是又與茀通 費 周書費誓說文解字作粊是費與粊通史記作肸是又與肸通 貶 論語今之矜也廉魯論作貶是貶與廉通玉藻立容辨注辨讀爲貶是又與辨通周禮士師荒辯注辯讀爲貶是又與辯通朝士慮刑貶注故書貶作窆是又與窆通 貿 春秋傳敗于茅戎漢書五行志作貿是貿與茅通 貣 易朋盍簪古文作盍貣是貣與簪通周書二衍忒史記作忒是又與忒通 貸 月令宿離不貸呂氏春秋作忒是貸與忒通 賄 聘禮在聘于賄注古文賄作悔是賄與悔通 賚 商書大賚汝史記作大理是賚與理通詩賚我思成箋賚讀曰來是又與來通 負 周書丕子之責史記作負子是負與丕通夏書至于陪尾史記作負尾是又與陪通古負倍陪字皆聲相近故負扆史記作倍依如李斐音漢書負陽宮之負亦爲

倍又其一證也 賀 覲禮余一人嘉之注今文嘉爲賀是賀與嘉通 贛 論語子貢熹平石經作贛是贛與貢通贛賜也貢獻也義異

邑部

郇 周禮載師任稍地說文解字作郇是郇與稍通郇正字 郊 載師任遠郊之地注故書郊或作蒿杜子春云蒿讀爲郊是郊與蒿通郊正字蒿假字 鄗 春秋傳王官及郊史記作鄗是鄗與郊通穀梁傳公會齊侯于蒿公羊作鄗是鄗與蒿通 鄰 郊特牲邱乘注乘或爲鄰是鄰與乘通 都 書大野既豬彭蠡既豬史記皆作都是都與豬通 鄙 虞書否德史記作鄙德論語予所否者論衡作鄙者是鄙與否通 郡 春秋鄭伯髡頑穀梁或作郡是

郡與髟通　**扈**詩碩人俟俟韓詩作扈扈是扈與俟通攻工記弓而羽𦐇注羽讀爲扈是又與羽通　**郿**春秋築郿二氏作微是郿與微通郿正字　**𨞥**周書西伯戡黎說文解字作𨞥是𨞥與黎通史記周本紀作耆是又與耆通殷本紀作飢是又與飢通𨞥正字黎耆飢並假字　**郕**春秋衛師入郕公羊作盛是郕與盛通公會杞侯於成穀梁作郕國郕公羊作成是又與成通案公羊云成也者盛也是盛通于成成通于郕矣郕正字　**邠**亦作豳同周禮雜人設莞筵紛純注鄭司農云紛讀如豳是豳與紛通攷工記紛胡之笴注杜子春云紛讀爲焚咸邱之焚書或爲邠是邠與焚通古字無邠邠卽邠之別字焚應作焚爲正　**𨛫**樂記封黃帝之後於薊說文解字作𨛫是𨛫與薊通𨛫正字　**鄦**春秋許國說文解字作鄦是鄦與許通鄦正字史記作無　**祁**春秋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羊作祁黎是祁與時通詩其祁孔有箋祁當作麎是又與麎通

通正字錄卷六　九

邳夏書至於大伾史記作大邳是邳與伾通春秋丕鄭史記晉世家作邳鄭是又與丕通　**郁**郁與𦂷通論語郁郁乎文哉古文作𦂷𦂷是也又與倭通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是也又與嵎通虞書宅嵎夷史記作郁夷是也又與鬱通春秋杞伯郁釐公羊作鬱釐是也　**邾**春秋傳邾國後爲鄒是邾與鄒通　**鄒**鄒國字史記作騶是騶與鄒通　**郜**春秋會齊侯于禚公羊作郜是郜與禚通禚應作禚　**酄**春秋齊人來歸讙說文解字作酄是酄與讙通酄正字讙假字　**鄆**春秋會于鄆公羊作運是鄆與運通鄆正字　**邴**春秋傳邴歜史記作丙戎是邴與丙通　**郗**春秋曹欣時古今人表作郗時是郗與欣通新序又作喜時是又與喜通　**郳**春秋郳黎來公羊作倪是郳與倪通成郳公羊作兒是又與兒通郳正字　**鄫**春秋鄫穀梁作繒是鄫與繒通鄫正字案曾子出于鄫國是又

通用曾字　**鄟**春秋城諸及鄟公羊作運是鄟與運通鄟正字　**郪**春秋盟于郪邱公羊作犀邱穀梁作師邱是郪與犀師二字通郪正字犀師並假字　**邴**春秋使宛來歸祊二氏作邴是邴與祊通公會齊侯于防公羊作邴是又與防通邴意茲史記作秉意茲是又與秉通　**郈**春秋郈昭伯古今人表作厚是郈與厚通　**竆**春秋有竆后羿說文解字作竆是竆與窮通竆正字　**郭**春秋虢公羊作郭是郭與虢通　**郃**詩在洽之陽說文解字作郃是郃與洽通郃正字　**鄷**詩作邑于豐說文解字作鄷春秋鄷舒古今人表作豐舒是鄷與豐通鄷正字　**郗**春秋王與鄭絺說文解字作郗是郗與絺通郗正字　**息**春秋息說文解字作鄎是鄎與息通也　**邿**春秋取邿公羊作詩是邿與詩通邿正字　**𢦔**春秋伐戴二氏作伐載說文解字作𢦔是𢦔與戴載二字通𢦔正字戴載並假字　**邸**周禮

通正字錄卷六　十

典瑞四圭有邸注邸讀抵欺之抵是邸與抵通　**酈**春秋敗莒師于酈穀梁作麗公羊作黎是酈與麗黎二字通酈正字　**邪**詩其虛其邪箋邪讀如徐爾雅正作其虛其徐是邪與徐通　**郵**春秋尤而效之晉語作郵而效之是郵與尤通詩下國綴旒禮記注作畷郵是又與旒通尤當以訧爲正尤郵並假字旒應作旈古字無旒　**部**春秋楄柎說文解字作楄部是部與柎通部正字　**邰**詩有邰漢書地里志作斄是邰與斄通邰正字　**鄢**春秋鄢陵徐廣注史記曰一作焉是鄢與焉通

十經文字通正書 卷第七

日部

哲 周書明作哲史記作作智是哲與智通哲時燠若史記作知時是又與知通易明辨哲也虞翻作折鄭康成作遰云遰讀如明星哲哲是又與折遰二字通 **曀** 詩曀曀其陰說文解字作壇是曀與壇通曀假字 **𣈆** 經作晉易晉卦孟喜作齊是晉與齊通周禮職方氏竹箭注故書箭爲晉是又與箭通又說文解字有晉云奇字晉 **㬥** 經作㬥攷工記㬥墾薜暴注暴或作剝是㬥與剝通 **昃** 經作昃易日昃之離孟喜作日稷春秋日下昃穀梁作日下稷是昃與稷通 **暀** 詩烝烝皇皇箋皇皇當作暀暀是暀與皇通 **昭** 春秋楚康王昭史記名招是昭與招通 **暘** 虞書暘谷史記舊本作湯谷是暘與湯通祭義祭其陽注陽讀曰雨曰暘之暘是又與陽通 **昧** 虞書昧谷徐廣曰史記一作柳谷周禮注正作柳穀是昧與柳通 **時** 春秋時來公羊作祁黎是時與祁通 **景** 士昏禮姆加景注今文景爲憬是景與憬通 **晛** 詩見晛曰消韓詩作曣是晛與曣通曣應作𣊀爲正 **昄** 詩威儀反反韓詩作昄昄是昄與反通 **早** 士相見禮早晏注古文早作蚤是早與蚤通 **普** 經作普書翕受敷施史記作普施是普與敷通 **旳** 易爲旳顙說文解字一引作旳一引作馰是旳與馰通古字無的的卽旳字誤耳 **昌** 周禮樂師倡之注故書倡作昌鄭司農云昌當爲倡是昌與倡通 **暵** 詩暵其乾矣說文解字作灘是暵與灘通也 **暱** 亦作昵同攷工記凡昵之類注故書昵或作樴杜子春云樴讀不義不昵之昵或爲䵒是昵與樴䵒二字通攷不義不昵今春秋傳正作暱說文解字又作䵒䵒卽䵒字同也經又別昵爲禰商書典祀無豐於昵馬融云昵考也此卽禰廟正字虞書又借用藝歸格於藝祖史記作歸至於祖禰廟商書以昵爲禰史記以藝爲禰是又昵與藝通矣古藝卽埶字又詩飲餞于禰韓詩作于坭古字亦無坭坭卽昵字之誤 **昨** 周禮司几筵昨席注昨讀爲酢是昨與酢通 **昔** 亦作腊同攷工記牛羊之角紾而昔注鄭司農讀昔爲交錯之錯是昔與錯通

旦部

旦 詩信誓旦旦說解字作悬是旦與悬通旦假字 **暨** 周禮閭胥既比則讀法注故書既爲暨是暨與既通春秋盟于蔇二氏作暨是又與蔇通夏書淮夷蠙珠暨魚史記作臮是又與臮通

㫃部

㫃 說文解字曰㫃讀若偃古人名㫃字子游攷言偃顏成偃俱字子游荀偃字伯游俱作偃是㫃與偃通㫃正字 **旄** 夏書荊州貢羽毛史記作旄是旄與毛通 **施** 周禮小宰歛弛注杜子春讀爲施小司徒施舍注施當爲弛遂人施舍注施讀爲弛是施與弛通詩得此戚施說文解字作鼀鼀是又與鼀通 **旝** 詩其會如林說文解字作旝是旝與會通旝正字 **旜** 亦作旜同聘禮使者載旜注古文旜爲膳是旜與膳通 **游** 周禮師氏貴游子弟注杜子春曰游當爲猶是游與猶通 **旗** 論語巫馬期史記作旗是旗與期通旗正字 **旅** 周書旅天子之命史記作魯天子之命是旅與魯通春秋楚子旅卒穀梁作呂是又與呂通周禮司儀旅擯注康成讀旅爲鴻臚之臚士冠禮東面旅占注古

文旅作臚是又與臚通又論語季氏旅於太山班固稱大夫臚岱亦是

旞 亦作旞同經作禭周禮夏采乘車建綏注故書綏爲禭杜子春云禭當爲綏是禭與綏通

旒 經作旒詩爲下國綴旒禮記注作暇鄭是旒與鄭通攷經作旒字有二一冕旒字應從玉作瑬一旗旒字經于此二字混

倝部

朝 經作朝春秋王子朝古今人表作鼂是朝與鼂通

冥部

冥 易冥豫鄭康成注冥讀爲鳴是冥與鳴通

晶部

曐 亦作星同內則交睫腥注腥當爲星是星與腥通

曟 亦作晨同周禮赤犮氏蜃炭注故書蜃作晨鄭司農曰晨當爲蜃是晨與蜃通蜃正字晨假字

曑 亦作參同大射禮參七十注參讀爲糝是參與糝通詩參差荇菜說文解字作槮縒是又與槮通論語三省荀子作參省是又與三通

月部

朔 虞書平在朔易史記作伏物是朔與伏通

霸 周書哉生魄說文解字作霸是霸與魄通霸正字攷凡生魄死魄皆應作霸魄字從白故從白之字如伯亦假霸當之蓋霸諸侯之霸乃以作伯爲正矣

期 士喪禮兆基注古文朞作期是期與朞通射義旄期注或作旄勤是又與勤通虞書期三百有六旬說文解字作稘是又與稘通春秋楚子期史記作綦是又與綦通又巫馬期作旗

有部

有 攷工記有三均注有讀爲又是有與又通周書友邦冢君史記作有國是又與友通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呂覽作毋或是又與或通詩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是又與域通攷古域或字同

戫 論語郁郁乎文哉汗簡曰古文論語作戫是戫與郁通戫正字

朙部

朙 亦作明同夏書被孟豬史記作明都是明與孟通周禮占夢舍萌于四方注杜子春讀萌爲明或云其字當爲明是又與萌通

囧部

囧 周書伯囧說文解字作臩是囧與臩通囧假字

盟 亦作盟同周書至于孟津史記作盟津是盟與孟通

夕部

夕 春秋曹莊公射姑史記作夕姑是夕與時通

夜 春秋狐射姑穀梁作夜姑是夜與射通

多部

多易无祇悔九家作无多悔是多與祇通

毌部

貫鄉射禮不貫不釋注今文貫爲關是貫與關通

马部

圅亦作肣同周禮伊耆氏共其杖圅注圅讀如咸是圅與咸通

㽕亦作由同雜記猶是附于王父注猶當爲由是由與猶通

卤部

桌經作栗詩烝在栗薪箋古聲栗裂同是栗與裂通攷工記有栗氏注古文栗或作歷是又與歷通

齊部

齊齊與躋通樂記地氣上齊注齊讀爲躋孔子閒居至于湯齊注詩讀湯齊爲湯躋是也又與隮通士虞禮隮附爾皇祖某甫注今文隮爲齊周禮眡祲十煇九曰隮注故書隮作齊是也又與齋通𨛜人祭門用瓢齎注齎讀爲齊是也又與資通攷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注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是也又與粢通士虞禮明齊注今文曰明粢酒正五齊之名注杜子春讀齊皆爲粢禮運粢醍在堂注粢讀爲齊是也又與齍通司尊彝鬱齊注故書齊作齍鄭司農云齍讀齊和之齊杜子春讀爲粢是也又與齏通醢人五齊注齊當爲齏是也又與齋通詩有齊季女韓詩作有齋是也又與晉通易晉卦孟喜作齋卦是也古字無隮躋卽躋字異文

朿部

棘經作棘論語棘子成蜀志作革子成詩匪棘其欲禮記作匪革其猶是棘與革通如矢斯棘韓詩作朸是又與朸通王制西方曰棘注棘當作僰是又與僰通

片部

版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注故書版爲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爲版是版與班通腊人膴胖注杜子春讀胖爲版是又與胖通

牖易納約自牖陸績作誘是牖與誘通

鼎部

鼏士冠禮設扃鼏注古文鼏作密是鼏與密通公食大夫禮簠有蓋冪注古今文冪作鼏是又與冪通冪應作幎

克部

亨經作克詩后稷不克注克當爲刻是克與刻通

禾部

秀春秋荀首公羊作秀是秀與首通易需卦鄭康成讀爲秀是又與需通

𤋮經作秋春秋公孫剽史記作秋是秋與剽通

稍周禮載師任稍地注稍或作削是稍與削通案削應卽郇字之誤

稼司尊彝斝彝注斝讀

爲稼是稼與翚通

稹 攷工記稹理注鄭司農讀稹爲奠祭之奠是稹與奠通稹正字奠假字

秏 經作耗攷工記轂雖敝不蔽注蔽當作耗是耗與蔽通

種 詩黍稷重穋說文解字作種穋是種與重通周禮注作穜稑是又與穜通種正字重穜並假字案穜種字從童穜稑字從重今俗種植作種周禮注種稑作穜是兩字又互用之矣

秩 春秋戰于鐵公羊或作秩是秩與鐵通詩秩秩大猷說文解字作戴是又與戴通書平秩東作說文解字作䄯是又與䄯通

程 書平秩史記作便程是程與秩通

稘 虞書期三百有六旬說文解字作稘是稘與期通稘正字期假字

秊 經作年春秋殺其弟佞夫公羊作年夫是年與佞通

穎 詩禾役穟穟說文解字作穎是穎與役通

秉 春秋邴意茲史記作秉意茲是秉與邴通

穀 書宅西曰昧谷周禮注作柳穀是穀與谷通檀弓齊穀王姬之喪注穀當作告是又與告通

稅 士昏禮說服于室注今文說爲稅鄉射禮說束注今文說爲稅鄉飲酒禮說屨注今文說爲稅是稅與說通

槀 既夕槀車注今文槀爲潦是槀與潦通

稯 聘禮十筥曰稯注古文稯作緵是稯與緵通

稟 春秋雍廩古今人表作稟是稟與廩通

移 攷工記既建而迆注鄭司農云迆讀如移是移與迆通倚車欲侈注故書侈作移是又與侈通

稻 春秋會吳于善道二氏作稻是稻與道通

稷 易日昃之離孟喜作日稷春秋日下昃穀梁作下稷是稷與昃通稷假字

穅 亦作康同明堂位崇坫康圭注康讀亢龍之亢是康與亢通易包荒鄭康成曰荒讀爲康是又與荒通

稱 攷工記角不勝幹注勝或作稱是稱與勝通

積 周禮羊人釁積注故書積爲眦鄭司農讀爲漬是積與眦漬二字通

禚 經作禚春秋公會齊侯于禚公羊作郜是禚與郜通

稠 春秋魯昭公稠司馬禎曰世本作稠是稠與裯通

黍部

䵒 亦作黏同春秋不義不暱說文解字作䵒是黏與暱通䵒正字

黎 夏書厥土青黎史記作驪是黎與驪通春秋匠麗氏大戴禮記作匠黎是又與麗通公會鄭伯時來公羊作祁黎是又與來通書西伯戡黎說文解字作𨙻是又與𨙻通

黏 攷工記亦弗之溓注鄭司農云溓讀爲黏是黏與溓通

香部

馨 經作馨郊特牲羶薌注羶當爲馨是馨與羶通

米部

米 虞書粉米說文解字作䋛是米與䋛通米假字

粉 書粉米說文解字作黺是粉與黺通粉假字

粊 周書費誓說文解字作粊誓是粊與費通史記又作肸誓是又與肸通粊正字費肸並假字

氣 亦作餼槩同中庸既廩注既讀爲餼是餼與既通

精 士喪禮不綪注古文綪爲精是精與綪通緇衣精知畧而行之注精或爲淸是又與淸通

糝 亦作糣同大射禮參七十注參讀爲糝是糝與參通

臼部

舀 亦作抌眈同詩或舂或揄說文解字作舀是舀與揄通舀正字揄假字又周禮儀禮注並作或舂或抌

舂

學記待其從容注從讀富父舂戈之舂是舂與從通

林部

縈 詩衣錦褧衣說文解字一引作褧一引作縈是縈與褧通

韭部

韰 亦作齏同周禮醢人五齊注齊讀爲齏是齏與齊通

瓠部

瓢 周禮鬯人禜門用瓢齎注故書瓢作剽鄭司農曰剽讀爲瓢是瓢與剽通

宀部

宅 易百果草木皆甲坼古文作甲宅是宅與坼通士相見禮宅者注今文宅或爲託是又與託通虞書五流有宅史記作有度是又與度通鄭康成注有宅云宅讀曰咤是又與咤通咤非古字應作吒

室 論語惡果敢而窒者鄭康成曰魯論窒作室是室與窒通

宣 易撝謙鄭康成讀撝爲宣是宣與撝通詩赫兮咺兮韓詩作宣是又與咺通檀弓曹桓公注曹伯廬謚宣言桓聲之誤是又與桓通

奧 經作奧夏書四隩史記作四奧是奧與隩通周書曰燠史記作曰奧是又與燠通隩燠並正字奧假字

宛 內則免爲宛脾注宛或作鬱詩鬱彼北林鄭康成注禮作宛彼北林是宛與鬱通

寷 易豐其蔀說文解字作寷是寷與豐通寷正字

定 夏書奠高山大川史記作定周禮司市奠賈注奠讀爲定小史奠繫世注故書奠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是定與奠帝二字通

宴 虞書欽明文思安安考靈曜作宴宴春秋安孺子古今人表作宴孺子是宴與安通

完 周禮掌戮髡者使守積注鄭司農云髡當爲完是完與髡通

寒 左傳寒浞古今人表作韓浞是寒與韓通

察 鄉飲酒禮以時察守義注察或爲殺是察與殺通

竄 虞書竄三苗于三危說文解字作竄是竄與竄通

宲 周書陳寶赤刀說文解字作宲宲是宲與寶通宲正字寶假字

寶 春秋齊人來歸衛俘二氏作寶是寶與俘通周書無墮天之降寶命史記作葆命是又與葆通

寡 緇衣君子寡言以成其信注寡當作顧是寡與顧通

實 虞書剛而塞史記作實是實與塞通雜記使某實注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是又與至通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詩寔命不同韓詩作實是又與寔通

寔 易寘于叢棘劉表作示姚信作寔是寔與示通周書是能容之大學作寔能容之是又與是通古字無寔據姚信則寘即寔之異文

守 春秋天王狩于河陽穀梁作守虞書東巡守史記作狩是守與狩通

容 周禮鄉大夫和容注杜子春讀爲和頌是容與頌通頌正字容假字

宥 聘禮侑幣注古文侑作宥有司議侑于賓注古文侑作宥是宥與侑通王制王三又注又當爲宥是又與又通

宵 士昏禮宵衣注宵讀素衣朱綃之綃是宵與綃通學記宵雅肄三宵雅即小雅是又與小通

宿 凡宿與速肅羞三字通特牲饋食禮乃宿尸注宿讀爲肅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少牢饋食禮宿注宿讀爲肅古文宿皆作羞祭統宮宰宿夫人注宿讀爲肅是也宿與戚通春秋孫文子邑戚史記作宿是也

寄 周禮遺人待羇旅注故書羇作寄杜子春云當爲羇是寄與羇通古字無羇羇即覊字正

宄 虞書寇賊姦宄史記作軌周書姦宄于商邑史記作

軌是宄與軌通宄正字

宗 易朋盍簪荀爽作盍宗是宗與簪通周書是崇是長漢書作是宗是長是又與崇通祭法幽宗雩宗注宗皆爲禜是又與禜通春秋傳晉伯宗[illegible]作伯尊是又與尊通

宮部

營 商書使百工營求說文解字作夐是營與夐通營假字

呂部

呂 亦作膂同春秋楚子呂穀梁作旅是呂與旅通

躳 亦作躬同論語吾黨有直躬鄭康成作直弓是躬與弓通

穴部

𥨐 詩陶復陶穴說文解字作𥨐是𥨐與復通𥨐正字

竈 亦作竈同周禮大祝六祈二曰造注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是竈與造通

邃 攷工記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注康成讀隧爲邃字之邃是邃與隧通古字無隧卽闕字正

竇 春秋殺子糾于生竇史記作笙瀆是竇與瀆通又康成注周禮四瀆亦爲竇

窒 易懲忿窒欲鄭康成作懫是窒與懫通有孚咥虞翻作窒是又與咥通古字無懫懫卽躓字正又論語果敢而窒亦作室

竄 虞書竄三苗于三危史記作遷是竄與遷通孟子作殺是又與殺通說文解字作𥨛是又與𥨛通𥨛正字餘並假字

穹 攷工記穹者三之一注鄭司農云穹讀志無空邪之空是穹與空通

竁 周禮小宗伯卜葬兆甫竁注鄭大夫讀竁爲穿杜子春讀爲毳康成謂聲如腐脃之脃是毳與穿毳脃三字通

窆 經作窆周禮鄉師及窆注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堋禮記所謂封者檀弓縣棺而封注封當作窆春秋傳作塴又既封而弔注封當作窆喪大記封注封周禮作窆既夕乃窆注今文窆爲封是窆與封塴二字通也周禮朝士慮刑貶注故書貶爲窆是又與貶通也大僕窆亦如之注窆讀如慶封氾祭之氾是又與氾通也依義窆正字堋應作堋虞書朋淫字封封土字皆假用

窒 詩絣之罄矣說文解字一作窒一引作罄是窒與罄通

竆 經作窮春秋有窮說文解字作竆是窮與竆通窮假字

窴 詩烝在桑野箋古聲窴塡塵同是窴與塡塵二字通

㝱部

㝲 論語寢不言玉篇作㝲是㝲與寢通案㝲病臥也寢臥也寢不言以寢爲正若宰予晝寢應用㝲字盖因禮有晝居于內問疾之義

疒部

病 士冠禮以病吾子注古文病爲秉是病與秉通病正字

瘣 詩譬彼壞木說文解字及某氏爾雅注並作瘣木是瘣與壞通瘣正字

疛 詩惄焉如擣韓詩作疛是疛與擣通擣應作搗爲正

痎 春秋齊侯疥遂痁疥梁元帝作痎是痎與疥通痎二日一發瘧也痁亦瘧也應從元帝作痎疥假字

痑 詩嘽嘽駱馬說文解字一引作痑一引作嘽是痑與嘽通

癉 春秋荀偃癉玉篇作疸是癉與疸通士冠禮嘉薦亶時注古文亶爲癉是又與亶通周禮泉府貨之滯于民用者注故書滯爲癉杜子云癉當爲滯是又與滯通

𤺌 亦作療同詩可以樂飢鄭箋作𤺌是𤺌與樂通𤺌正

字

瘉 詩無相猶矣箋猶當作瘉其德不猶箋猶當作瘉是瘉與猶通 **瘨** 詩胡寧瘨我以旱韓詩作疹是瘨與疹通 **瘕** 詩烈假不瑕鄭康成假作瘕是瘕與假通 **癘** 詩烈假鄭康成烈作癘是癘與烈通 **瘥** 詩天方薦瘥說文解字作薦⿸疒嗟是瘥與⿸疒嗟通瘥假字 **痺** 經作庳周禮司弓矢庳矢注鄭司農讀庳為人罷短之罷是庳與罷通

冂部

託 周書王三祭三咤說文解字作三祭三託是託與咤通託正字咤應作吒為正

目部

冕 亦作絻同論語冕衣裳者鄭康成作弁云魯論讀弁為絻是絻與弁通既夕商祝免袒注今文免為絻是又與免通

免即絻字同

网部

网 亦作𦉫同虞書罔水行舟史記作毋水商書罔有攸赦史記作無有是罔與毋無二字通 **罕** 春秋閈虎公羊作軒虎是罕與軒通 **羅** 周禮小司寇麗邦法注杜子春讀麗為羅是羅與麗通 **罪** 虞書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記作四辠是罪與辠通攷辠秦始皇改為罪然如詩畏此罪罟罪罟不收天降罪罟非獨改辠亦並改辠豈亦自秦始歟 **罷** 周禮䍦辜注故書䍦為罷是罷與䍦通春秋薳罷公羊作薳頗是又與頗通 **罩** 詩烝然罩罩說文解字作⿰魚卓是罩與⿰魚卓通罩假字 **置** 易有功而不得鄭康成作置云置讀為德是置與德通詩置我鞉鼓箋置讀曰植是又與植通

巾部

⿰巾巟 攷工記作⿰巾巟注⿰巾巟讀芒芒禹蹟之芒是⿰巾巟與芒通 **帴** 攷工記以博為帴注鄭司農云帴讀為翦康成謂翦讀者如俴淺之淺或者讀為羊豬戔之戔是帴與翦通 **幎** 經或作冪士喪禮幎目注幎讀詩曰葛藟縈之之縈古文幎為涓是幎與縈涓二字通公食大夫簋有蓋冪注今文冪作鼏禮運疏布鼏注鼏或作冪是冪與鼏通既夕冪用疏布注今之冪作密是又與密通禮記之鼏即既夕之密也是鼏又與密通矣 **幦** 既夕白狗幦注古文幦為冪檀弓布冪衛也繰冪魯也注冪或為幦是幦與冪通 **幭** 經作篾曲禮素篾注篾或為冪是篾與冪通 **幕** 春秋楚郟敖子幕史記作莫是幕與莫通 **幡** 詩緝緝翩翩說文解字作咠咠幡幡是幡與翩通 **帷** 雜記闈門注闈門或為帷門是帷與闈通帷借字

幑 春秋揚徽者公徒也說文解字作揚幑者是幑與徽通幑正字徽假字 **幬** 經作幬中庸覆幬注幬或作燾是幬與燾通喪大記大夫殯以幬注幬或作錞或作埻是又與錞埻二字通古敦讀為彤故錞埻讀亦從幬耳 **幠** 詩君子攸芋箋芋當作幠是幠與芋通 **席** 士虞禮藉用葦席注古文藉為席是席與藉通 **常** 亦作裳同士虞禮薦此常事注古文常作羊是常與羊通 **帑** 周禮掌節英蕩注杜子春云蕩當為帑是帑與蕩通經皆以此為妻帑字正音蕩乃假音 **幝** 詩檀車幝幝韓詩作緂緂是幝與緂通 **幘** 春秋晳幘說文解字作晳⿰齒責是幘與⿰齒責通幘假字 **布** 經作布書敷問在下史記作布問聘禮布幕於寢門外注今文布為敷是布與敷通

巿部

巿 亦作韍同經作紱易婦喪其茀荀爽作婦喪其紱是紱與茀通 袷 亦作紟同士喪禮設紟帶注古文紟爲合是紟與合通

帛部

帛 玉藻大帛不緌注帛當爲白是帛與白通春秋紀子帛公羊作伯是又與伯通

白部

白 春秋吳伯嚭吳越春秋作白喜是白與伯通 皤 亦作顊同易賁如皤如荀爽作波如是皤與波通

黹部

黹 周禮司服希冕注希讀爲絺或爲黹字之誤也是黹與絺通說文解字無希字據此則希卽黹字同耳 䵺 詩衣裳楚楚說文解字作䵺䵺是䵺與楚通䵺正字 黺 書粉米說文解字作黺云衛宏說是黺與粉通黺正字衛次中傳古文尚書是作黺者爲尚書古文矣 黻 玉藻有虞氏服韍注韍或作黻是黻與韍通

十經文字通正書卷第八

人部

人 論語古之賢人也鄭康成作賢仁是人與仁通 仁 論語仍舊貫魯論作仁舊貫是仁與仍通 仍 周禮司几筵仍几注故書仍爲乃鄭司農曰乃讀爲仍是仍與乃通 任 春秋仍叔穀梁作任叔是任與仍通夏書二百里男邦史記作任國是又與男通 位 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是位與立通用牲于社宗則爲位注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書亦或爲位是又與涖通古字無涖涖卽隷字正耳 佛 論語佛肸古今人表作茀肸是佛與茀通 備 特牲饋食禮尸備注古文備爲復是備與復通曾子問祔祭注祔當爲備是又與祔通 伊 詩伊可懷也箋伊當作緊是伊與緊通 俁 詩碩人俁俁韓詩作扈扈是俁與扈通俁正字扈假字 仕 曲禮前有士師注士或爲仕是仕與士通 儺 郊特牲鄉人禓注禓或爲儺或爲獻論語鄉人儺鄭康成曰魯論讀儺爲獻是儺與獻通周禮占夢始難注故書難或作儺杜子春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爲儺是又與難通禓儺義近耳 傅 夏書禹敷土史記作傅土是傅與敷通也周禮小宰傅別注鄭大夫讀爲符是又與符通也詩戎車孔博箋博當作傅是又與博通也論語治其賦梁武帝曰魯論賦作傅是又與賦通也玉藻夫也者夫也注夫或爲傅是又與夫通也春秋傅瑕史記作甫瑕是又與甫通也偪陽穀梁作傅陽是又與偪通也 偪 春秋偪陽子古今人表作福陽子是偪與福通 伏 攷工記不伏其轅注故書伏作偪是伏與偪通虞書平在朔易史記

作伏物是又與朔通

付 周書小司寇附刑罰注故書附作付是付與附通

作 少儀酢爵注酢或爲作是作與酢通月令作爲淫巧注今月令作爲詐是又與詐通士喪禮作龜注作猶灼是又與灼通

僞 月令作爲淫巧注今月令爲爲僞是僞與爲通

儆 聘禮儆獻注古文儆爲淑是儆與淑通詩儆載南畝箋儆讀爲熾是又與熾通

併 聘禮皆二以並注今文並爲併是併與並通

倫 公食大夫禮倫膚七注今文倫作論是倫與論通既夕倫加朝服注古文倫爲輪是又與輪通

俟 鄉射禮負俟而俟注古文俟爲立是俟與立通

僑 春秋長狄僑如史記作喬如是僑與喬通

倭 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是倭與郁通

咎 士昏禮舅卽席注古文舅作咎是咎與舅通

俔 詩俔天之妹韓詩作磬天之妹是俔與磬通說文解字亦作俔俔正字

仡 鄉飲酒禮疑立注疑讀爲仡然從于趙盾之仡是仡與疑通

便 虞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平秩東作史記作便程詩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是便與平通也論語友便佞說文解字作諞佞是又與諞通平應作釆義另詳矣

侗 書在夏后之詷馬融作侗是侗與詷通侗假字

傷 詩傷如之何郭璞爾雅注作陽如之何是傷與陽通

假 曾子問不假注假讀爲椵是假與椵通商書格人元龜史記作假人是又與格通詩烈假不瑕鄭康成作癘瘕是又與瑕通假以溢我說文解字作誐以謐我是又與誐通

何 詩假以溢我春秋作何以恤我是何與假通何戈與祋樂記注作荷戈與綴論語有荷蕢古今人表作何蕢是又與荷通

僤 春秋齊人取讙及闡公羊作僤是僤與闡通闡正字攷工記句兵欲無彈注故書彈或作但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彈是僤與但彈二字通說文解字正作僤是僤正字但彈並假字

但 攷工記弗之能憚注故書憚或作但是但與僤通

仇 易灶于頍蜀才作仇是仇與頍通詩君子好逑箋作仇是又與逑通賓載手仇箋仇讀爲斢是又與斢通頍斢當作頍斢爲正依義頍逑斢並正字

伾 夏書至于大伾史記作大邳是伾與邳通伾假字

僬 詩僬僬俟俟韓詩作駓駓俟俟是僬與駓通說文解字作伾伾俟俟是又與伾通許君說詩毛氏是應從許君作伾僬駓並假字

偃 春秋公敗邾師于偃公羊作纓是偃與纓通又子游名偃說文解字作㫃是又與㫃通

俊 虞書克明俊德史記作馴德是俊與馴通周書俊民用章史記作畯民是又與畯通周禮菙氏焌契注焌讀爲英俊之俊書亦或俊是又與焌通

佃 春秋乘中佃說文解字作中佃是佃與甸通佃正字

伍 春秋伍參伍舉古今人表作五是伍與五通

伯 書常伯常任說文解字作常敀是伯與敀通春秋紀子帛公羊作伯是又與帛通吳太宰伯嚭吳越春秋作白喜是又與白通

佮 詩寺人之令韓詩作佮是佮與令通

僇 夏書不用命戮于社史記作僇是僇與戮通僇假字

儷 士冠禮儷皮注古文儷作離是儷與離通

伉 論語陳亢說文解字作伉是伉與亢通伉正字

倞 郊特牲祊之爲言倞也注倞或作諒是倞與諒通諒正字倞假字

偫 詩庤乃錢鎛攷工記作偫是偫與庤通偫正字

侍 士昏禮媵侍于戶外注今文侍作待是侍與待通

側 攷工記行山者仄輮注故書仄爲側是側與仄通

俘 春秋齊人來歸衛俘二氏作寶是俘與寶通

倪 春秋郳黎來公羊作倪是倪與郳通叔詣公羊作倪是又與詣通禮運功有藝注藝或爲倪是又與藝通藝俗字古只爲埶

俾 詩克順克比樂記作克順克俾注俾當爲比是俾與比通

優 詩布政優優說文解字作憂是優與憂通憂正字既優既渥說文解字作瀀是又與瀀通瀀正字

儯 周禮廛人總布注總當爲儯是儯與總通

使 雜記客使注使或作史是使與史通

信 士相見禮君子欠伸注古文伸作信儒行信其志注信讀屈伸之伸是信與伸通周禮大宗伯信圭注信當爲身是又與身通春秋晉韓不信史記作不佞是又與佞通

促 樂記衛音趨數注趨讀爲促祭義趨趨以數注趨讀爲促是促與趨通促正字趨假字

伐 詩蒙伐有苑玉藻作瞂是伐與瞂通伐假字

僨 射義賁軍之將注賁讀爲僨是僨與賁通大學一人僨事注僨或作犇是又與犇通犇應作奔

侈 春秋會于袲公羊作侈是侈與袲通攷工記飾車欲侈注故書侈作移是又與移通

偷 詩他人是愉箋愉讀曰偷是偷與愉通

儠 春秋長鬣者相之說文解字作儠是鬣與儠通儠正字

侅 春秋無駭穀梁作無侅是侅與駭通

侠 易咸其輔頰舌孟喜作侠是侠與頰通春秋挾卒穀梁作侠卒是又與挾通

儀 周禮大司徒以儀辨等注故書儀或爲義小宗伯肄儀爲位注故書儀爲義是儀與義通也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又與誼通也論語君子有勇而無義漢書引作誼是義亦通誼有司儀也注今文儀爲曦或爲議是又與巚通也古字無曦古者獻義字同或曦卽義字異文歟

佹 春秋晉侯佹諸史記作詭諸是佹與詭通

倬 詩倬彼甫田韓詩作菿是倬與菿通

倡 周禮樂師倡之注故書倡作昌是倡與昌通

僎 經或作撰鄉射禮若有遵者注今文遵爲僎鄉飲酒義介僎注古文禮僎皆作遵是僎與遵通也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是又與全通也少儀僎爵注古文禮僎作遵僎或爲騆是又與騆通也論語大夫僎古今人表作大夫選是又與選通也異乎三子者之撰鄭康成作僎云僎讀曰詮是又與詮通也易雜物撰德鄭康成作算德是撰與算通也

傲 虞書無若丹朱傲說文解字作奡是傲與奡通論語謂之踝鄭康成曰魯讀踝爲傲是又與踝通踝應作趮

佻 詩佻佻公子韓詩作嬥嬥是佻與嬥通

僾 詩愛而不見說文解字作僾是僾與愛通僾正字

佚 周禮庾人佚特注杜子春云佚當作逸論語夷逸熹平石經作夷佚是佚與逸通

儐 亦作擯同周禮司儀賓三揖三讓注賓當爲儐是儐與賓通

侏 論語朱張鄭康成作侏張是侏與朱通

僟 月令歲將幾終說文解字作僟是僟與幾通僟正字

侵 春秋盟于祲祥公羊作侵羊是侵與祲通

催 詩室人交徧摧我說文解字作催我是催與摧通催正字

侂 論語可以託六尺之孤玉藻作侂是侂與託通侂正字託假字

僰 王制西方曰棘注棘當作僰是僰與棘通僰正字

匕部

⿰匕支 詩跂彼織女說文解字作⿰匕支是⿰匕支與跂通⿰匕支正字

頃 春秋敬嬴二氏作頃熊是頃與敬通祭義頃步注頃或爲跬是又與跬通跬當爲趌

卓 春秋晉卓子史記作悼子是卓與悼通

卬 詩高山仰止說文解字作卬是卬與仰通卬正字仰假字

从部

從 學記待其從容注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從或爲松是從與舂松二字通

比部

比 周禮大胥比樂官注鄭大夫讀比爲庀是比與庀通

毖 詩毖彼泉水韓詩作祕是毖與祕通說文解字作泌是又與泌通泌正字祕毖並假字

乑部

眾 易大有眾也荀爽作大有終也士相見禮眾皆如是注今文眾爲終是眾與終通

臮 夏書淮夷蠙珠暨魚史記作臮魚是臮與暨通

壬部

徵 中庸無徵不信注徵或爲證是徵與證通

重 檀弓鄰重注重當爲童是重與童通詩黍稷重穋說文解字作種稑是又與種通

臥部

臨 詩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是臨與隆通後漢殤帝諱隆改隆慮縣爲臨慮亦是又春秋有林楚即公羊之臨南是臨又與林通

監 春秋闞止史記作監止是監與闞通

身部

身 周禮大宗伯信圭注信當爲身是身與信通

㐆部

殷 中庸壹戎衣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是殷與衣通攷呂不韋書以殷周之殷爲郼從邑從郼古音與衣亦同聲殷之轉爲衣猶其轉爲郼也郼字雖不見于說文解字當亦秦漢相承舊體不得以出于呂書而棄之

衣部

袞 王制一命卷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玉藻龍卷以祭注卷字或作袞是袞與卷通袞正字卷假字

袗 亦作裖同士冠禮兄弟畢袗元注古文袗爲均是袗與均通玉藻振絺綌注振讀爲袗是又與振通

表 經作表周禮肆師表齍盛注故書表作剽是表與剽通

袁 春秋轅濤塗二氏作袁是袁與轅通

褘 玉藻王后褘衣注褘讀爲翬是褘與翬通大傳徽號注徽或作褘是又與徽通

齌 昏義資衰注資當爲齌是齌與資通齌正字資假字

褧 詩衣錦褧衣說文解字一引作褧一引作檾是褧與檾通

襲 周禮司稽襲其不正注故書襲作習杜子春云當爲襲是襲與習通

褎 亦作袖同周禮太祝九拜八曰褎拜注褎讀爲報樂記禮有報注報當爲褎是褎與報通

裒 易捊多益寡侯果作裒是裒與捊通

襜 士冠禮西坫注古文坫爲襜是襜與坫通

襗 詩與子同澤箋作襗是襗與澤通

裼 聘禮裼降立注古文裼作賜是裼與賜通

褅 詩載衣之裼說文解字作褅是褅與裼通褅正字裼假字

袳 經作袤春秋公會齊侯于袤公羊作袳是袤與袳通袤正字袳假字

褻 表記安肆日偷注肆或作褻是褻與肆通論語褻裘長說文解字作絬衣是又與絬通

裕 深衣續衽注續或爲裕是裕與續通

襛 詩何彼襛矣韓詩作茙矣是襛與茙通古字無茙即戎字正

褐 春秋孟孝伯羯公羊作褐是褐與羯通

裯 春秋魯昭公裯

徐廣曰禡一作祒是祒與禂通司馬楨曰禂系本作稠是又與稠通

祩 詩靜女其姝說文解字一引作袾一引作姝是袾與姝姣二字通

衷 春秋中甸周禮注作衷甸是衷與中通

裂 春秋紀裂繻公羊作履緰是裂與履通詩垂帶而厲箋厲當作裂內則男鞶帶女鞶絲注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名異意實同是又與厲通烝在栗薪注古聲栗裂同攷工記𦿺栗注栗讀爲裂繻之裂是又與栗通

褫 易終朝三褫之荀爽虞翻作拕是褫與拕通拕應作扡

袂 少牢饋食禮勿替引之注古文替爲袂袂或爲戴戴替聲相近是袂與戴替二字通

裨 玉藻素帶終辟注辟讀如裨冕之裨是裨與辟通論語裨諶鄭康成作卑諶是又與卑通

被 少牢饋食禮被錫注被錫讀爲髲鬄是被與髲通

裁 論語無所取裁鄭康成作無所取哉是裁與哉通喪大記有裁注字或作材是又與材通

襚 詩說於農郊箋說當作襚是襚與說通

老部

耊 經作耊易大耊之嗟京房作絰蜀才作咥是耊與絰咥二字通耊正字絰咥並假字

𦒺 經作老周書耄荒漢書刑法志作眊荒是耄與眊通案說文解字眊字下云虞書耄期字從此知志之所本又射義有旄期卽虞書之耄期是又與旄通

耆 周書西伯戡黎史記周本紀作耆是耆與黎通

壽 春秋傳晉魏壽餘史記作讐餘是壽與讐通鄘公州滿史記作壽曼是又與州通

毛部

毛 夏書荊州厥貢羽毛史記作羽旄是毛與旄通

毴 虞書鳥獸毨毛說文解字一引作毴一引作褻是毴與褻通古字無毨毨卽毴字之異文

𣯛 詩毳衣如璊說文解字作𣯛是𣯛與璊通𣯛正字璊假字然璊玉之色如𧄻𣯛罽之色亦如𧄻則兩字義實同耳

尸部

居 既夕士處適寢注今文處爲居是居與處通檀弓何居注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郊特牲何居注居讀姬是又與姬通居處相通之字應作凥爲正

尼 易繫於金柅蜀才作尼是尼與柅通

屠 檀弓杜蕢注或作屠蕢是屠與杜通

𡱂 亦作臀同周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屯或作臀是臀與屯通屯正字攷工記㮚氏其臀一寸注故書臀作屑是又與屑通屑正字

尾部

尾 虞書鳥獸孳尾史記作字微論語微生高微生畝古今人表皆作尾生是尾與微通

屬 屬與注通攷工記函人犀甲七屬注屬讀灌注之注是也又與祝通詩素絲祝之箋祝當作屬是也又與嫓通周書至于屬婦說文解字作嫓婦是也

屈 經作屈周禮內司服闕狄注鄭司農曰喪大記作屈狄屈者音聲與闕相似玉藻屈狄注周禮作闕是屈與闕通春秋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會于厥憖公羊作屈銀韓厥公羊作韓屈是又與厥通春秋傳曲而不屈史記作不詘是又與詘通

履部

屨 經作履詩體無咎言坊記作履無咎言是履與體通易履霜鄭康成讀爲禮霜是又與禮通春秋裂繻公羊作履緰是又與裂通

舟部

舟 攷工記刮磨之工玉櫛雕矢磬注故書雕或爲舟是舟與雕通也又作舟以行水注故書舟爲周鄭司農云周當爲舟詩舟人之子箋舟當作周是又與周通

服 經作服易服牛乘馬說文解字作犕牛乘馬春秋伯服史記作伯犕是服與犕通周禮巾車小服注服讀爲箙是又與箙通詩匍匐救之禮記作扶服救之是又與匍通喪大記君弔則復殯服注復或爲服是又與復通

般 易乘馬班如鄭康成作般如春秋曹伯班卒公羊作般卒是般與班通周書有若甘盤史記作甘般是又與盤通

方部

方 亦作汸同商書女鳩女方史記作房是方與房通也虞書方鳩僝功史記作旁聚布功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今文旁爲方是又與旁通也少牢饋食禮南柄注今文柄爲方是又與柄通也周禮大司馬以祀祊注祊當爲方是又與祊通也

儿部

兌 商說命文王世子學記緇衣皆作兌命是兌與說通檀弓襲莒于奪注奪或爲兌是又與奪通

充 儒行不充絀於富貴注充或爲統是充與統通

允 易允升大吉說文解字作䇣升是允與䇣通允假字

兒 春秋伐郳公羊作伐兒是兒與郳通兒假字

兂部

兂 亦作簪同易朋盍簪古文作朋盍貣京房蜀才作朋盍撍馬融作朋盍臧荀爽作朋盍宗虞翻作朋盍戠是簪與貣臧宗戠四字通撍應卽簪字異文

皃部

皃 亦作貌同周書惟貌有稽說文解字作緢是貌與緢通貌假字

覍 亦作弁同經作弁卞二形周禮內司服弁絰注故書弁作絣鄭司農讀絣爲弁是弁與絣通論語冕衣裳者鄭康成冕作弁是又與冕通

先部

先 易先心韓康伯讀爲洗心是先與洗通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注故書前爲先是又與前通

見部

現 詩左右芼之玉篇作左右現之是現與芼通現正字芼假字

覘 檀弓我喪也斯沾注沾讀曰覘是覘與沾通

覵 公羊傳闞然公子陽生說文解字作覵然是覵與闞通覵正字

觀 周禮司爟注爟讀予若觀火之觀是觀與爟通觀假字

視 亦作眡眎同曲禮常視毋誑注視今之示字士昏禮視諸衿鞶注視乃正字今文作示是視與

示通

欠部

歡 樂記讙以立動注讙或為歡坊記言乃讙注讙當為歡是歡與讙通春秋晉宴公驩史記作歡是又與驩通 **歙** 易坎卦京房劉表作歙是歙與坎通 **欥** 詩聿求厥寧說文解字作欥是欥與聿通欥正字 **欲** 詩匪棘其欲禮記作匪革其猶是欲與猶通玉藻疾趨則欲發注欲讀如數是又與數通 **歌** 亦作謌同虞書歌咏言藝文志作哥是歌與哥通 **次** 易其行次且鄭康成作趑是次與趑通說文解字作趑是又與趑通趑正字趑次並假字 **歇** 詩載獫歇驕說文解字作猲是歇與猲通歇假字 **欽** 虞書欽若昊天史記作敬順是欽與敬通 **欣** 春秋曹欣時古今人表作郗時是欣與郗通攷新序又作喜時 **歜** 春秋邴歜史記作丙戎是歜與戎通聲相轉

十經文字通正書 卷弟九

頁部

頭 士虞禮取諸脰膉注古文為頭嗌士相見禮左頭奉之注今文頭為脰是頭與脰通 **頌** 周禮鄉大夫和容注杜子春讀為和頌是頌與容通眡瞭擊頌磬注頌或作庸大射禮頌磬東面注古文頌為庸是又與庸通 **顯** 檀弓子顯盧植曰顯當為韅是顯與韅通韅當以韅為正 **顛** 玉藻盛氣顛實揚休注顛讀為闐是顛與闐通 **題** 大學顧諟注諟或作題是題與諟通 **頯** 經作頄易壯于頄蜀才作仇是頄與仇通此字鄭康成正作頯頯正字仇假字 **頵** 春秋楚成王頵二氏作髡鄭伯髡頑穀梁或作郡又作頵是頵與髡郡二字通 **頑** 鄭伯髡頑二氏作原是頑與原通

顧 詩韋顧古今人表作韋鼓是顧與鼓通緇衣君子寡言以成其信注寡當為顧是又與寡通 **煩** 緇衣純而祭注純或為煩是煩與純通少儀夫襓注夫或為煩是又與夫通 **頰** 易咸其輔頰舌孟喜作俠是頰與俠通 **碩** 易晉如碩鼠鄭康成本作鼫是碩與鼫通碩假字 **頍** 士冠禮緇布冠缺項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是頍與缺通 **顓** 易以事遄往荀爽作顓是顓與遄通檀弓申祥注太史公傳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是又與申通 **頒** 周禮太宰匪頒注鄭司農云頒讀為班布之班宮伯頒其衣裘注頒讀為班是頒與班通 **順** 大射禮以袂順左右隈注今文順為循是順與循通書是訓是行史記作是順是行是又與訓通 **頗** 春秋遠罷公羊作遠頗是頗與罷通周書無偏無頗說文解字云古文作詖是又與詖通 **顅** 攷工記顅脰注故書顅或作牼鄭司農云

𩑋讀爲鬝頭無髮之鬝是頋與𩑋鬝二字通頋正字

領 春秋領之而已說文解字作頜是領與頜通領正字頜假字

面部

䩉 春秋輔車相依玉篇作䩉是䩉與輔通䩉正字輔假字

首部

首 大射禮後首注古文首爲手春秋曹公子首二氏作公子手是首與手通荀首公羊作荀秀是又與秀通

䭫 禮稽首說文解字作䭫是䭫與稽通䭫正字案漢書厥角䭫首卽䭫字

須部

須 易歸妹以須荀爽陸績作嬬是須與嬬通攷鄭康成曰須有才智之稱案其義應作嬃卽女嬃字經假須爲之耳陸績曰嬬妾也說文解字嬬下妻也許陸義實相同

彡部

彰 虞書彰厥有常史記作章是彰與章通

修 夏書既修太原史記作脩是修與脩通修正字

彣部

彥 大學人之彥聖注彥或爲盤是彥與盤通

文部

文 儒行不閔有司注閔或作文是文與閔通

斐 春秋師于棐林陸淳曰公羊作斐是斐與棐通鄭公子騑二氏作斐是又與騑通易其文蔚也說文解字作斐是又與蔚通

辬 經作班易賁卦傅氏曰賁古斑字是斑與賁通春秋彣班古今人表作彣班是又與班通

髟部

髮 亦作𩬐同詩髧彼兩髦說文解字作髮是髮與髦通髮正字髦假字

鬋 經作鬋曲禮不蚤鬋注士喪禮鬋作揃是鬋與揃通士虞禮沐浴櫛搔翦注今文曰蚤揃或爲鬋是又與翦通也

鬣 春秋長鬣者相之說文解字作儠是鬣與儠通鬣假字

鬄 亦作髢同少牢饋食禮被錫注錫讀爲鬄是鬄與錫通詩狄彼東南韓詩作鬄是又與狄通周禮小子羊肆注肆讀爲鬄是又與肆通曲禮歛髮毋鬄注鬄或爲肆是鬄與肆通

髲 少牢饋食禮被錫注被讀爲髲是髲與被通

髺 攷工記髺墾注鄭司農云髺讀爲刮是髺與刮通士喪禮髺髮注古文髺爲括是又與括通

髴 子夏易婦喪其髴鄭康成作茀荀爽作紱董遇作髢是髴與茀紱髢三字通案子夏是今易皆因鄭本作茀

髡 亦作髨同周禮掌戮髡者使守積注鄭司農云髨當爲完是髡與完通春秋鄭伯髡頑穀梁或爲郡或爲顐是又與郡顐二字通

鬠 士喪禮鬠用組注古文鬠作括是鬠與括通

鬀 周禮薙氏注康成讀爲鬀小兒頭之鬀是鬀與薙通

司部

司 商書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是司與嗣通周禮司市思次注思當爲司是又與思通 詞 周禮大行協辭命注故書辭作詞是詞與辭通

巳部

令 詩寺人之令韓詩作伶是令與伶通 卲 虞書弼成五服說文解字成卲是卲與弼通卲正字弼假字

卷 經作卷王制一命卷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玉藻龍卷以祭注卷或作袞是卷與袞通聘禮加其奉注古文奉爲卷是又與奉通春秋楚子麇公羊作卷是又與麇通 御 士昏禮御于敦南注古文御作綌是御與綌通 邲 詩有匪君子韓詩作邲是邲與匪通

印部

𢀩 亦作挹同經作抑論語抑予之與熹平石經作意予之與詩抑此皇父鄭讀爲意是抑與意通

色部

艴 論語色勃如也說文解字一引作艴一引作孛是艴與孛勃二字通

辟部

辟 虞書闢四門史記作辟是辟與闢通郊特牲有由辟注辟讀爲弭是又與弭通玉藻素帶終辟注辟讀如裨冕之裨是又與裨通周禮大司寇使其屬蹕注故書蹕作避杜子春讀避爲辟是又與避蹕二字通 𢍷 周書我之不辟說文

解字作𢍷是𢍷與辟通𢍷正字辟假字 𡰪 虞書有能俾乂說文解字作𡰪是𡰪與乂通𡰪正字乂假字

勹部

匍 詩匍匐救之禮記匍作扶是匍與扶通 匐 詩匍匐禮記匐作服是匐與服通 旬 易雖旬无咎荀爽作均內則旬而見注旬當爲均易說卦坤爲均今亦或作旬也是旬與均通周禮均人公旬注旬均也讀如畇畇原隰之畇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是又與畇通古字無畇畇卽均字義耳

包部

包 易以杞包瓜子夏作苞是包與苞通也包蒙鄭康成作苞云苞讀如彪是又與彪通也周禮太祝三日炮祭注炮當爲包是又與炮通也春秋盟于浮來二氏作包來是又與浮通也 匏 詩匏有苦葉杜子春周禮注作苞是匏與苞通投壺若是浮注浮或爲匏是又與浮通

苟部

敬 虞書欽若昊天史記作敬順是敬與欽通春秋敬嬴二氏作頃熊是又與頃通

鬼部

魂 詩聊樂我員韓詩作魂是魂與員通

甶部

畏 周書威用六極史記作畏是畏與威通攷工記弓之畏注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當爲威康成謂讀如秦師入隈之隈是又與隈通

禺 檀弓公叔禺人注春秋傳作務人是禺與務通

厶部

羑 亦作誘同易納約自牖陸績牖作誘是誘與牖通

山部

島 經作島夏書島夷史記作鳥夷是島與鳥通

岱 論語季氏旅於太山周禮注作旅於岱山是岱與太通岱正字乢經言太山者並假字也漢書稱大夫臚岱亦是

嵎 虞書宅嵎夷史記作郁夷是嵎與郁通說文解字又作堣夷是又與堣通堣正字嵎郁並假字

崏 經作岷夏書岷嶓既藝史記作汶嶓岷山之陽史記作汶山是岷與汶通

嶷 詩克岐克嶷說文解字作㘈是嶷與㘈通嶷假字

巖 商書傳巖史記作傅險是巖與險通

岑 春秋公會戎於潛陸淳曰公羊作岑是岑與潛通

密 士冠禮設扃鼏注今文鼏作密是密與鼏通既夕冪用疏布注今文冪作密是又與冪通冪應作幎

陖 亦作峻同大學恂慄注恂或作峻是峻與恂通

崇 周書是崇是長漢書作是宗是長是崇與宗通

屵部

岸 詩宜岸宜獄韓詩作犴是岸與犴通岸假字

广部

序 虞書百揆時叙史記作時序惇叙九族史記作敦序是序與叙通也射義序點注或爲徐點是又與徐通也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今文豫爲序祭義卿大夫序從注序或爲豫是又與豫通也古字無榭榭即序之異文攷春秋宣榭公羊作宣謝序之爲榭因謝而誤歟

廩 春秋雍廩古今人表作雍稟是廩與稟通

废 詩召伯所茇說文解字作废是废與茇通废正字

底 夏書震澤底定史記作致是底與致通

廢 攷工記撥爾而怒注故書撥作廢是廢與撥通

庇 經或作庀周禮大胥比樂官注鄭大夫讀比爲庇是庇與比通攷工記庇軹注故書庇作秘杜子春云秘當爲庇是又與秘通古字無秘應作祕爲正遂人庀其委積注故書庀爲比鄭司農云比當爲庀世婦比其具注鄭司農比讀爲庀大司馬比軍衆注比或爲庀是庀與比通

廬 攷工記秦無廬注廬讀爲纑是廬與纑通

庮 春秋一薰一蕕內則注作庮是庮與蕕通庮正字蕕假字

廛 周禮廛人注故書廛作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載師以廛里任中國之地注故書廛爲壇鄭司農云壇讀爲廛是廛與壇通質人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廛是又與滯通

庌 圉師夏庌馬注故書庌爲訝鄭司農云當爲庌是庌與訝通

廞 司裘大喪廞裘注故書廞作淫司服廞衣服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讀爲廞大師帥鼓而廞注故書廞爲淫司兵大喪廞五兵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讀爲廞攷工記水淫之鄭司農云淫讀爲廞是廞與淫通

廉 論語今之矜也廉鄭康成云魯論讀廉爲貶今從古是廉與貶通攷工記外不廉說文解字作嫌是又與嫌通

㡿 經作斥夏書海濱廣斥史記作潟徐廣曰一作

澤是㡿與澤通古字無瀉郎㡿字異**庤**詩序乃錢鎛攷工記作偫是庤與偫通庤正字**庶**周禮庶氏注庶讀如藥煮之煮是庶與煮通**廁**攷工記笛丞不齵注笛讀如雜廁之廁是廁與笛通

厂部

厝攷工記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注故書措作厝是厝與措通詩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說文解字作厝是又與錯通**仄**攷工記行山者仄輮注故書仄爲側是仄與側通**厲**論語必先利其器梅福作厲其器是厲與利通也春秋滅賴二氏作滅厲是又與賴通也詩垂帶而厲鄭讀爲裂是又與裂通也深則厲說文解字作砅是又與砅通也周禮戎右桃茢注故書茢爲滅杜子春云滅當爲厲是又與滅通也**厖**周禮牧人外祭毀事用尨注故書尨作厖是厖與尨通

厭鄉飲酒禮介厭衆賓注今文厭作揖是厭與揖通詩厭厭夜飲說文解字作懕是又與懕通大學而後厭然注厭讀爲黶是又與黶通**厥**春秋會于厥慭公羊作屈銀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是厥與屈通吳蹶由古今人表作厥由是又與蹶通論語闕黨古今人表作厥黨童子是又與闕通**厞**有司厞用席注古文厞作茀是厞與茀通厞正字茀假字

丮部

丮經作丸攷工記冶氏三垸注鄭司農云垸讀爲丸是丸與垸通

危部

危攷工記微至注書或作危至是危與微通

石部

磬亦作硜同樂記石聲磬注磬當爲罄是磬與罄通詩俔天之妹韓詩作磬天之妹是又與俔通**磒**春秋隕石于宋五說文解字作磒是磒與隕通磒正字攷公羊又作賓**确**亦作㱿同經作確易家人嗃嗃荀爽作確確劉表作熇熇是確與熇通夫易確然說文解字作隺然是又與隺通依字嗃即熇字**硩**周禮硩蔟氏注鄭司農云硩讀爲擿康成謂硩古字從石折聲是硩與擿通硩正字**砥**聘禮義之至也注今文至爲砥是砥與至通

長部

肆經多作肆禮器肆夏注肆當作陔是肆與陔通也玉藻肆束注肆讀爲肆是又與肆通表記安肆日偷注肆或爲褻是又與褻通周禮師氏四夷之隸注故書隸作肆鄭司農讀爲隸是又與隸通小子羊肆注肆讀爲鬄是又與鬄通

而部

而易宜建侯而不寧鄭康成云而讀曰能眇能視跛能履虞翻作而是而與能通周禮旅師而用之注而讀爲若聲之誤也是又與若通詩垂帶而厲內則注作如厲春秋歃如忘說文解字作歃而忘是又與如通攷耐爲古能字能與耐通故而亦與如通耳**耐**亦作耏同樂不耐無樂注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禮運耐以天下爲一家注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是耐與能通

豕部

豬 夏書大野既豬彭蠡既豬史記皆作都是豬與都通

豜 詩並驅從兩豜說文解字作豣是豜與豣通豜正字

豢 少儀君子不食圂腴注圂周禮作豢是豢與圂通

帚部

彙 亦作蝟同經作彙詩如彼歲旱艸不潰茂箋潰當作彙是彙與潰通

㣇 虞書肆類于上帝說文解字作㣇是㣇與肆通㣇正字肆假字

豸部

豻 亦作犴同周禮射人豻侯注大射禮豻作干讀如宜豻宜獄之豻大射禮干五十注干讀為豻是豻與干通詩宜岸宜獄韓詩作犴是又與岸通犴正字干岸並假字

貍 周禮鳥皫色而沙鳴貍內則作鬱是貍與鬱通

貉 經作貊詩貊其德音韓詩作莫是貉與莫通

貂 春秋傳齊寺人貂史記作宦者豎刁刁卽刀字是貂與刀通

易部

易 虞書平在朔易史記作伏物是易與物通案說文解字易一曰從勿物亦從勿故通春秋傳易牙史記作狄牙是又與狄通

彖部

豫 士昏禮我與在注古文與為豫鄉射禮賓不與注古文與為豫士虞禮主人不與注古文與為豫是豫通于與也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今文豫為序祭義序從注序或為豫是又通于序也周書豫恒燠若史記作舒是又通于舒也

十經文字通正書 卷弟十

馬部

馰 易爲的顙說文解一引作馰一引作旳是馰與旳通古字無的 **馴** 周禮土訓注訓讀爲馴是馴與訓通虞書克明俊德史記作馴德是又與俊通五品不遜史記作不馴是又與遜通少儀僎爵注僎或作馴是又與僎通 **駹** 周禮巾車有駹車注故書駹爲龍犬人用駹注故書駹作龍是駹與龍通 **驩** 春秋晉襄公驩史記作歡是驩與歡通虞書驩兜史記作讙是又與讙通 **騶** 既夕蒲蔽注古文蔽作騶是騶與蔽通春秋邾國後稱鄒史記作騶是又與鄒通 **驕** 詩載獫歇驕說文解字作獢是驕與獢通驕假字 **驪** 夏書土青黎史記作驪是驪與黎通攷驪是馬深黑色土色似之是驪正字黎假字又春秋匠麗氏史記作匠驪是又與麗通攷大戴禮記亦作匠黎古麗驪本皆互用如驪山亦作麗山是 **驛** 周書曰驛古文作圛是驛與圛通史記作涕是又與涕通詩徐方繹騷箋繹讀爲驛驛驛其達韓詩作繹是又與繹通 **駒** 春秋齊公子駒史記作鉤是駒與鉤通 **駓** 詩儦儦俟俟韓詩作駓是駓與儦通 **駉** 詩在坰之野說文解字作駉是駉與坰通駉正字 **駫** 詩駉駉牡馬陸德明曰說文解字作駫是駫與駉通駫正字駉假字以駉爲駫又以坰爲駉皆非毛氏正本 **騯** 詩四牡彭彭說文解字作騯是騯與彭通騯正字彭假字 **騏** 詩其弁伊騏箋騏當作璂是騏與璂通騏假字 **騑** 少儀匪匪翼翼注匪讀如四牡騑騑是騑與匪通春秋鄭公子騑二氏作斐是又與斐通 **馮** 論語馮河說文解字作淜是馮與淜通馮假字 **駭** 春秋無駭穀梁作無侅是駭與侅通周禮太僕戒鼓注古文戒爲駭是又與戒通 **駔** 攷工記駔琮注駔讀爲組是駔與組通依字駔琮應作珇爲正 **驙** 易乘馬班如說文解字作驙如是驙與班通驙正字 **騰** 公食大夫禮衆人騰羞注騰或作媵是騰與媵通射義揚觶而語注揚今禮皆作騰是又與揚通 **篤** 周書天毒降災殷邦史記作篤是篤與毒通 **馽** 亦作縶同春秋衛侯之兄縶二氏作輒是縶與輒通

廌部

薦 經作薦郊特牲故既奠注奠或爲薦是薦與奠通

鹿部

鹿 春秋沙鹿崩說文解字作麓是鹿與麓通鹿假字 **麗** 春秋敗莒師于酈穀梁作麗是麗與酈通匠麗氏史記作驪是又與驪通大戴禮記作黎是又與黎通易曰昊之離鄭康成作麗是又與離通百穀草木麗乎土說文解字作䕻是又與䕻通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注杜子春讀麗爲羅是又與羅通士喪禮麗于掔注古文麗爲連是又與連通連麗聲之轉 **麛** 論語素衣麑裘玉藻注作麛是麛與麑通麛正字麑假字 **麇** 亦作麕同春秋楚子麇公羊作卷是麇與卷通史記作員是又與員通楚子伐麇公羊作圈是又與圈通 **麋** 士冠禮眉壽注古文眉作麋是麋與眉通公食大夫禮醢有骨謂之臡注今文臡作麋是又與臡通案詩居河之麋又應作湄 **麎** 詩其祁孔有注祁當作麎是麎與祁通周禮大司馬大獸公之注鄭司農云豕生五歲爲慎康成謂慎當爲麎是又與慎通

麤部

麤 亦作塵同詩烝在桑野傳烝窴也箋

麤 古聲窴塡塵同是塵與窴塡二字通

兔部

逸 周禮庾人佚特注杜子春云佚當爲逸論語夷逸熹平石經作夷佚是逸與佚通

娩 經作免既夕商祝免袒注今文免爲絻是免與絻通

犬部

尨 周禮牧人外祭毀事用尨注故書尨作庬杜子春云庬當爲庬是尨與庬通春秋狐裘尨茸詩作蒙戎是又與蒙通尨涼說文解字作牻椋是又與牻通

狟 周書尚桓桓說文解字作狟是狟與桓通狟正字

猲 詩載獫歇驕說文解字作猲是猲與歇通猲正字

獒 春秋公嗾夫獒史記作敖是獒與敖通

獳 春秋晉景公獳史記名據是獳與據通

𤢵 亦作豯同經作獮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注省當爲獮明堂位春社秋省注省讀爲獮是獮與省通獮正字

狩 虞書巡守史記作巡狩春秋天王狩于河陽穀梁作守是狩與守通狩正字

戾 大學一人貪戾注戾或爲吝是戾與吝通

獻 周禮司尊彝獻酌注鄭司農云獻讀爲儀康成讀摩莎之莎是獻與儀莎二字通也獻尊注獻讀爲儀禮器犧尊在西注犧周禮作獻是又與犧通也大射禮兩壺獻酒注獻讀爲沙是又與沙通也郊特牲鄉人禓注禓或爲獻或爲儺論語鄉人儺魯論作鄉人獻是又與儺通也月令鮮羔開冰注鮮當爲獻是又與鮮通也

狃 論語公山不狃史記作弗擾是狃與擾通擾應作擾爲正

狄 春秋傳盟于翟泉公羊作狄泉是狄與翟通易牙史記作狄牙是又與易通詩狄彼東南韓詩作鬄彼是又與鬄通

獨 周禮壺涿氏注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是獨與濁涿二字通

狐 檀弓自敗于臺鮐始注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鮐是狐與壺通春秋孟黶古今人表作狐黶是又與孟通

猶 周禮師氏貴游子弟注杜子春云游當爲猶是猶與游通也雜記猶是附於王父注猶當爲由是又與由通也檀弓咏斯猶注猶當爲搖聲之誤也秦人猶搖聲相近是又與搖通也詩匪棘其欲禮記作匪革其猶是又與欲通也無相猶矣注猶當爲瘉是又與瘉通也

狂 周書我其發出狂史記作狂是狂與往通

猛 春秋賓孟古今人表作猛是猛與孟通

獲 大射禮獲者與注古文獲作護春秋召獲駕乘車史記作召護是獲與護通

鼠部

鼫 易晉如碩鼠鄭康成作鼫是鼫與碩通鼫正字依字詩碩鼠亦應作鼫

鼬 春秋盟于臯鼬公羊作浩油是鼬與油通

鼢 亦作蚡同經或作坌春秋敗莒師於蚡泉公羊作濆泉穀梁作賁泉是蚡與濆賁二字通周禮艸人墳壤注故書墳作坌是坌與墳通

熊部

熊 春秋敬嬴二氏作頃熊是熊與嬴通

火部

光 經作光虞書光被四表後漢安帝詔作横被是光與横通春秋陳侯之弟黄二氏作光是又與黄通

烔 詩蘊隆蟲蟲韓詩作烔是烔與蟲通烔正字

烈 詩烈假不瑕箋烈作㸌是烈與㸌通

炪 商書予亦拙謀說文解字作炪是炪與拙通炪正字

烰 詩烝之浮浮說文解字作烰是烰與浮通烰正字

焌 周禮菙氏焌契注杜子春云焌讀爲英俊之俊書亦或爲俊康成讀如戈鐏之鐏是焌與俊鐏二字通焌正字

熇 經或作嗃易家人嗃嗃劉表作熇熇荀爽作嚯嚯是熇與嚯通熇正字攷鄭康成注嗃若熱之意故知嗃即是熇古字無嚯即確字正

灭 詩憂心慘慘說文解字作灭是灭與慘通灭正字

燋 周禮菙氏燋契注杜子春云燋讀爲細目燋之燋或曰如薪樵之樵是燋與樵通燋正字

炮 周禮太祝炮祭注炮當爲包是炮與包通壺涿氏炮土之鼓注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是又與苞通

燠 周書曰燠史記作奥是燠與奥通虞書厥民隩史記作燠是又與隩通

燾 周禮司几筵每敦一几注敦讀爲燾是燾與敦通中庸覆幬注幬或作燾是又與幬通

灼 士喪禮作龜注作猶灼是灼與作通灼正字作假

煦 經作煦攷工記休於氣注休讀爲煦是煦與休通

焚 經作焚攷工記妢胡之笴注杜子春云妢讀爲焚咸邱之焚書亦或爲邠是焚與邠通妢即邠之異文

熹 樂記天地訢合注訢讀曰熹是熹與訢通

灸 士喪禮冪用疏布久之注久讀爲灸是灸與久通

烝 少牢饋食禮饎爨注古文饎爲烝是烝與饎通詩烝在桑野傳烝寘也箋古聲寘塡塵同是又與寘通

熑 攷工記外不廉說文解字作熑是熑與廉通熑正字

煇 周禮太卜經運注運或爲緷當爲煇即眡祲所掌十煇也案眡祲正作煇是煇與運緷二字通祭統有煇注煇周禮作韗是又與韗通

爟 亦作烜同周禮司爟注爟讀予若觀火之觀是爟與觀通司烜注烜讀如衛侯燬故書燬爲垣鄭司農云當爲烜是烜與垣燬二字通許君以爟烜爲一字周禮分爲二以烜下注攷之疑許君所見之禮作垣不作烜矣

熾 詩俶載南畝箋俶讀爲熾是熾與俶通

炎部

炎 詩如惔如焚後漢肅帝詔作炎是炎與惔通

餤 書無若火始餤餤梅福上成帝書作庸庸是餤與庸通

燅 亦作𤏙同有司乃燅尸俎注古文燅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是燅與尋通攷今春秋實作尋

古字無燖即燅字異文

黑部

黵 說文解字曰古人名黵字子晳攷曾晳名黵作點是黵與點通黵正字史記作蒧者黵之誤字也

黕 喪大記有紞注紞或作黕是黕與紞通

黝 周禮牧人陰祀用黝牲注黝讀爲幽守祧黝堊注黝讀爲幽玉藻幽衡注幽讀爲黝是黝與幽通黝正字

黚 易爲黔喙鄭康成作黚是黚與黔通

黔 檀弓黔敖古今人表作禽敖是黔與禽通

黷 易再三瀆說文解字作黷是黷與瀆通黷正字瀆假字

黜 虞書黜陟幽明史記作絀陟商書既黜夏命史記作既絀是黜與絀通

黖 經作纂周禮染人夏纁玄注故書纁爲纂鄭司農云纂讀爲纁是纂與纁通

黭

詩有渰淒淒漢書作騎是騎與渰通**黶**大學而後厭然注厭讀爲黶是黶與厭通

燚部

燚春秋衛公孫剽古今人表作燚是燚與剽通

大部

夷易匪夷所思荀爽作匪弟是夷與弟通周書是彝是訓史記作是夷明堂位鷄夷注夷讀爲彝是又與彝通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是又與遲通周禮薙氏注書或爲夷是又與薙通玉府珠槃注故書珠作夷鄭司農云夷或作珠是又與珠通春秋傳邢遷于夷儀公羊作陳儀是又與陳通盟于辰陵穀梁作夷陵是又與辰通范皐夷史記作皐繹是又與繹通珠陳辰繹聲之轉**契**易其牛犎子夏作契是契與犎通契假字**戴**詩秩秩大猷說文解字作戴是戴與秩通少牢饋食禮勿替引之注古文替爲秩秩或爲戴戴替聲相近是又與替秩二字通**夾**周禮射鳥氏以并夾取之注夾讀曰甲是夾與甲通

夨部

吳詩不吳補史記作不虞是吳與虞通

夭部

夭詩桃之夭夭說文解字一引作媄一引作枖是夭與媄枖二字通夭假字**𡕒**經作奔或作犇大學僨事注僨或作犇是犇與僨通**喬**春秋長狄僑如史記作喬如是喬與僑通

尣部

尣亦作𠈁同易匪其彭信作𠈁是𠈁與彭通

壺部

壺檀弓壺鮐春秋傳作狐鮐是壺與狐通**壹**易天地絪縕說文解字作壹壺是壹與絪通壺與縕通

壹部

壹周書壹戎殷春秋作殪是壹與殪通表記節以壹惠注壹讀爲一是又與一通

㚔部

報少儀毋報往報讀爲赴疾之赴是報與赴通祭義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當爲褒是又與褒通**圉**詩孔棘吾圉箋圉當作禦是圉與禦通

亢部

亢亦作頏同易亢龍說文解字作忼是亢與忼通論語陳亢說文解字作伉是又與伉通周禮服不氏抗皮注鄭司農云抗讀爲亢其讎之亢是又與抗通馬質綱惡馬注鄭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書亦或爲亢是又與綱通女祝招梗注鄭大夫讀爲亢是又與梗通明堂位崇坫康圭注康讀亢龍之亢是又與康通

夲部

𡴀 經作奏詩鬷假無言中庸作奏假是奏與鬷通

臯 周禮樂師詔來瞽皋舞注鄭司農云皋當爲告康成謂皋之言號是皋與告號二字通太祝來瞽令皋舞注皋讀爲卒嘷呼之嘷是又與嘷通詩鼛鼓勿勝攷工記作皋鼓是又與鼛通春秋晉靈公夷獋公羊作皋是又與獋通盟于皋鼬公羊作浩油是又與浩通獋即與嘷字同

𡕝 易允升大吉說文解字作𡕝是𡕝與允通𡕝正字

夰部

奡 虞書若丹朱敖說文解字作奡是奡與敖通論語奡盪舟左傳作澆是又與澆通

臩 周書伯冏史記及說

文解字作臩是臩與冏通臩正字

夫部

夫 郊特牲夫也者夫也注夫或爲傅是夫與傅通少儀夫襓注夫或爲煩是又與煩通

立部

立 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是立與位通鄉射禮執旌負侯而俟注今文俟爲立是又與俟通

𥪕 經作涖周禮鄉師涖匠師注故書涖爲立鄭司農云立讀爲涖司市市師涖焉注故書涖作立杜子春云立讀爲涖是涖與立通小宗伯用牲于社宗則爲位注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書亦或爲位是又與位通

端 周禮小宰廉辨注杜子春云或爲廉端是端與辨通

竫 周書截截善諞言公羊作善竫言是竫與諞通

靖 王逸楚詞注作善靖言是靖與諞通

竝部

竝 經作並士昏禮並南上注並當作併公食大夫禮二以並注今文並作併是並與併通

暜 亦作替同經作替少牢饋食禮勿替引之注古文替爲袂或爲載是替與載袂二字通

思部

思 周禮司市思次注思當作司是思與司通虞書欽明文思魏公卿上尊號表作文塞是又與塞通

心部

性 周禮大司徒物生注杜子春云生讀爲性是性與生通

情 表記文而靜注靜讀爲情是情與靜通

意 春秋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是意與隱通論語抑亐之與熹平石經作意亐是又與抑通

𢡃 經作億攷工記檍次之注鄭司農云檍讀爲億萬之億是億與檍通

慎 周禮太祝振祭注杜子春讀振爲慎是慎與振通大司馬大獸公之注鄭司農云豕五歲爲慎康成讀慎爲麎是又與麎通檀弓其慎也注慎當爲引是又與引通

慧 論語好行小慧鄭康成曰魯讀慧爲惠今從古是慧與惠通

𡫳 虞書剛而塞說文解字作𡫳是𡫳與塞通依義書欽明文塞詩秉心塞淵禮不變塞之塞皆應作𡫳

忳 詩誨爾諄諄中庸注作忳忳是忳與諄通

恂 大學恂慄注恂或爲峻是恂與

峻通

忱 詩天難忱斯韓詩作訦說文解字作諶是忱與訦諶二字通諶正字忱訦並假字

愯 春秋駟氏聳說文解字作愯是愯與聳通愯正字

㤅 亦作㤅同經通用愛樂記愛者宜歌商注愛或爲哀是愛與哀通

懕 詩厭厭夜飲說文解字作懕是懕與厭通懕正字

忼 易亢龍說文解字作忼是忼與亢通忼正字

德 春秋德言說文解字作譸言是德與譸通

愻 虞書五品不遜說文解字作愻是愻與遜通史記又作馴是又與馴通愻正字遜馴並假字

忽 士喪禮竹笏注今文笏爲忽論語仲忽古今人表作曶是忽與笏曶二字通古無笏曶二字即曶字正耳

恭 虞書愿而恭史記作共是恭與共通

惇 虞書惇敘九族史記作敦序終南惇物史記作敦物是惇與敦通

恤 今文尚書惟刑之謐哉古文作恤哉是恤與謐通詩假以溢我春秋作何以恤我是又與溢通

忨 春秋翫歲而愒日說文解字一引作翫一引作忨是忨與翫通

慘 詩憂心慘慘說文解字作懆是慘與懆通慘假字

愃 詩赫兮咺兮說文解字作愃是愃與咺通愃正字

惄 詩惄如調飢韓詩作溺是惄與溺通惄正字攷說文解字有愵字云讀與惄同疑溺因愵而誤

愉 詩他人是愉注愉讀曰偷是愉與偷通

怖 詩視我邁邁說文解字作怖是怖與邁通怖正字

怵 祭統心怵注怵當爲述是怵與述通

𢡟 經作慟周禮九拜四曰振動注杜子春云動讀爲哀慟之慟是慟與動通

憧 易憧憧往來京房作𢡟𢡟是憧與𢡟通憧正字𢡟假字

憖 春秋會于厥憖公羊作屈銀是憖與銀通魯公子憖公羊作整是又與整通

惟 夏書濟河惟兗州史記作維是惟與維通

憲 內則皆有軒注軒讀爲憲或爲胖是憲與軒胖二字通

憯 詩憯不畏明說文解字作朁是憯與朁通憯假字

忒 周書二衍忒史記作衍貣是忒與貣通月令宿離不貸呂記作不忒是又與貸通

息 春秋鄭息說文解字作鄎是息與鄎通周書肅慎之命史記作息慎是又與肅通

怡 虞書舜讓于德不嗣徐廣曰古文作不怡是怡與嗣通

惕 易惕號荀爽作錫是惕與錫通

憚 周禮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注鄭司農讀壇爲憚之以威之憚是憚與壇通攷工記弗之能憚注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讀但爲憚之以威之憚是又與但通

悔 周書曰貞曰悔說文解字作𠧪是悔與𠧪通聘禮在聘與賄注古文賄皆作悔是又與賄通論語末嘗無誨魯論讀誨爲悔是又與誨通

憤 樂記廣賁注賁讀爲憤是憤與賁通

悸 詩垂帶悸兮韓詩作萃兮是悸與萃通

怛 亦作𢘓同詩信誓旦旦說文解字作𢘓是𢘓與旦通𢘓正字

惔 詩如惔如焚後漢肅帝詔作炎是惔與炎通

慢 周禮磬師縵樂注杜子春讀縵爲怠慢之慢是慢與縵通大學命也注命讀曰慢是又與命通

惎 春秋楚人惎之說文解字作畁是惎與畁通惎假字

愁 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注愁讀爲揫是愁與揫通

惡 禮器惡池注惡當作呼是惡與呼通

忌 虞書堲讒說殄行史記作忌是忌與堲通詩叔善射忌注忌讀彼已之子之已是又與已通

悼 詩上帝甚蹈注蹈讀曰悼是悼與蹈通春秋晉卓子史記作悼子是又與卓通

懖 商書今女聒聒說文解字作懖是懖與聒通懖正字

慩 易泣涕漣如說文解字作慩是慩與漣通慩正字

慊 坊記貴不慊於上注慊或爲嫌是慊與嫌通大學此之謂自謙注謙讀爲慊是又與謙通

惻 攷工記漆欲測注鄭司農云測讀爲惻隱之惻是惻與測通

懷 緇衣私惠不歸注歸或爲懷是懷與歸通

惢部

繠 曲禮立視五巂注巂或爲繠是繠與巂通

十經文字通正書卷第十一

水部

潛 詩潛有多魚韓詩作涔有多魚夏書沱潛既道史記作沱涔既道是潛與涔通也春傳公會戎於潛陸淳曰公羊作岑是又與岑通也周書沈潛剛克史記作沈漸是又與漸通也 **漸** 攷工記鍾氏朱湛注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是漸與湛通 **湛** 攷工記淫之以蜃注杜子春云淫讀爲湛書亦或爲湛是湛與淫通 **淫** 周禮司服厥衣服注故書厥爲淫鄭司農云淫讀爲厥是淫與厥通 **菏** 夏書又東至于菏史記作荷是菏與荷通菏正字 **溺** 詩惄如輖飢韓詩作溺是溺與惄通春秋陳哀公溺史記作弱是又與弱通 **潞** 春秋晉滅潞史記作路是潞與路通 **汋** 周禮

士師邦汋注鄭司農讀汋爲酌酒尊中之酌春秋引詩酌亦作汋是汋與酌通 **涿** 周禮壺涿氏注故書涿作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是涿與濁獨二字通 **濁** 周禮大司馬公司馬執鐲注鐲讀如濁其源之濁是濁與鐲通 **湫** 經皆作湫春秋楚椒舉古今人表作湫舉是湫與椒通 **沿** 樂記明王以相沿注沿或爲緣是沿與緣通祭義終始相巡注巡讀如沿漢之沿是又與巡通 **溼** 經通用濕春秋蔡公子燮穀梁作濕是濕與燮通攷濕乃濕水字今作濕者是也與溼義異 **萍** 周禮萍氏注鄭司農云萍讀爲蛢或爲萍號起雨之萍康成讀小子言平之平是萍與蛢平二字通平正字萍蛢並假字 **溢** 夏書溢爲滎史記作泆是溢與泆通 **漷** 春秋會于號公羊作漷是漷與號通 **洹** 詩方渙渙兮韓詩作洹是洹與渙通 **浣** 士冠禮盥于洗西注古文盥作浣是浣與盥通

灌 周禮大行人壹祼注故書祼作果鄭司農云祼讀爲灌是灌與果祼二字通易盥而不薦馬融虞翻以爲卽論語禘自既灌之灌是又與盥通 **洴** 周禮職方氏弦蒲注弦或作洴是又與弦通 **沙** 大射禮兩壺獻酒注獻讀爲沙是沙與獻通春秋瑣澤公羊作沙澤是又與瑣通 **渝** 春秋渝平二氏作輸平是渝與輸通次于雍榆二氏作雍渝是又與榆通 **瀳** 經作洊易水洊至京房作臻是洊與臻通洊正字 **洛** 春秋盟于落姑二氏作洛是洛與落通夏書洊于洛史記作雒是又與雒通 **湘** 詩于以湘之韓詩作鬺是湘與鬺通湘假字鬺應作鬺爲正 **洵** 詩吁嗟洵兮韓詩作敻是洵與敻通洵假字 **泌** 詩毖彼泉水說文解字作泌是泌與毖通泌正字 **湯** 虞書曰暘谷史記舊本作湯谷是湯與暘通論語君子坦蕩蕩鄭康成曰魯論讀蕩爲湯是又與蕩通論語之蕩應作愓爲正 **泮** 詩隰則有泮箋泮讀爲畔是泮與畔通 **清** 緇衣精知略而行之注精或爲清是清與精通 **洪** 虞書洪水滔天周書鯀陻洪水史記皆作鴻水是洪與鴻通 **浚** 虞書濬畎澮史記作浚是浚與濬通 **汝** 虞書安汝止史記作爾是汝與爾通 **淜** 詩馮河說文解字作淜是淜與馮通淜正字 **潰** 詩如彼歲旱艸不潰茂箋潰當作彙是潰與彙通彙應作𧰲 **漕** 詩土國城漕卽春秋立戴公廬于曹之曹是漕與曹通 **瀏** 詩瀏其淸兮韓詩作漻是瀏與漻通 **漏** 內則馬黑脊而般臂漏注漏當爲螻周禮正作螻是漏與螻通漏正字 **潤** 樂記寬裕肉好注肉或爲潤是潤與肉通聘義溫潤注潤或爲濡是又與濡通 **濯** 周禮守祧注故書祧作濯鄭司農讀爲祧是濯與祧通古字無祧應作朓說文解字云朓祭也是 **減** 詩僭始既涵韓詩作既減是減與涵通 **注** 周禮瘍醫祝藥注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是注與祝通攷工記函人犀甲七屬注屬讀灌注之注是又與屬通 **澡** 雜記繰冠繰纓注繰讀爲澡麻帶絰是澡與繰通 **沱** 經多作池春秋盟于曲池公羊作毆蛇是池與蛇通 **淳** 周禮內宰淳制注故書淳作敦杜子春讀爲純是淳與敦純二字通 **澄** 禮運澄酒在下注周禮有沈齊字雖異澄與沈盎同物是澄與沈通 **沈** 易險且枕古文作沈是沈與枕通 **汶** 夏書岷嶓史記作汶是汶與岷通岷應作崏 **湆** 士昏禮大羹湆在爨注今文湆作汁公食大夫禮大羹湆不和注今文湆作汁特牲饋食禮大羹湆注今文湆作汁是湆與汁通 **汁** 周禮太史協事注書或作汁大行人協辭命注故書協爲叶鄭司農曰叶當爲汁是汁與協通叶卽協字 **澤** 夏書海濱廣斥徐廣曰一作澤是澤與斥通曲禮共飯不澤手注澤或爲擇是又與擇通詩與子同澤鄭康成以爲是襗是又與襗通 **洫** 詩築城伊減韓詩作洫是洫與減通 **衍** 周禮太祝衍祭注衍或爲延男巫望衍注衍讀爲延是衍與延通 **澗** 詩考槃在澗韓詩作在干是澗與干通 **洽** 詩在洽之陽說文解字及地里志並作郃是洽與郃通洽假字 **氾** 周禮太僕窆亦如之注窆讀如慶封氾祭之氾是氾與窆通 **油** 春秋盟于皋鼬公羊作油是油與鼬通 **浩** 春秋皋鼬公羊作浩是浩與皋通 **澧** 夏書又東至于澧史記作醴是澧與醴通 **洒** 周禮隸僕糞洒注鄭司農曰洒當爲灑康成謂論語子夏之門人當洒埽是洒與灑通案說文解字曰洒古文以爲灑埽字是論語古文作洒今文作灑矣 **淺** 既夕緇翦注今文翦作淺是淺與翦通 **潦** 既夕槀車注今文槀爲潦是潦與槀通 **波** 易賁如皤如荀爽作波是波與皤通波假字 **潘** 夏書滎波史記作滎播說文解字作潘是潘與波播

二字通潘正字泐攷工記有時以泐注鄭司農讀如濂攷
波播並假字再扐而後卦之扐是泐與扐通工
雖有深泥亦弗之濂注鄭司涂經多作塗周書惟其塗丹雘
農濂讀爲黏是濂與黏通說文解字作斁是塗與斁通
漬周禮羊人釁積注鄭司農讀積爲漬是漬與積通曲禮四
足曰漬注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公羊傳實作大瘠
是又與瘠通攷周禮蜡氏掌除骴注故書骴爲脊鄭司農曰
脊讀爲殰古無殰字殰卽漬字正是又與脊骴二字通矣
濆春秋敗莒師于蚡泉公淑聘禮假獻注古文假沾檀
羊作濆泉是濆與蚡通作淑是淑與假通弓
我喪也斯沾注沾讀涚攷工記幭氏涚水注故浮春秋浮
曰覘是沾與覘通書涚作湄是涚與湄通來二氏
作包來是浮與包通詩烝之浮浮說文解字作烰是又與烰通
聘義孚尹旁達注孚讀爲浮是又與孚通投壺若是者浮注浮

或爲匏或作符是瀸春秋齊人瀸于遂公涕周書曰驛史
又與匏符二字通羊作殲是瀸與殲通記作曰涕是
涕與驛通驛當作圛涼春秋尨涼說文解字作狵既夕
爲正驛涕並假字猄是涼與猄通涼假字沽沽功
注今文沽作古漆祭義濟濟漆漆注漆讀如朋友切切是漆
是沽與古通與切通周禮載師漆林注故書漆作桼杜
子春云當爲桼潰春秋生竇史記作笙潰是潰與竇通易
是又與桼通再三瀆說文解字作黷是又與黷通
澆論語奡盪舟春秋滕春秋曹武公滕史記滯周禮泉
作奡是澆與奡通作勝是滕與勝通府貨之
滯于民用者注故書滯爲癉杜子春云癉當爲滯是滯與癉通
質人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爲廛是又與廛通內則左佩遰
徐爰作滯是滅易蔑貞凶荀爽作滅是滅與蔑通周禮
又與遰通戎右桃茢注故書茢爲滅是又與茢通滄

詩溱與洧齊詩及說文解字地里志水經並作潧是潧溱春
與溱通攷國語孟子作溱潧正字溱假字潧溱聲之轉秋
晉郤溱史記作淨公羊傳鹿門至于爭門說文解濊詩施
臻是溱與臻通字作淨是淨與爭通淨正字罟濊
濊說文解字作濊是濊與濊通洍詩江有汜說文解字一引
濊正字濊假字濊作濊者誤作汜一引作洍是洍與汜
通濟周書曰霽史記作濟是濟與霽通攷灘詩嘆其乾矣
河濟字作泲濟乃石濟水耳亦假字說文解字作
灘是灘砅詩深則厲說文解字作砅是泱詩英英白雲韓
與嘆通砅與厲通砅正字厲假字詩作泱泱是泱
與英通渰詩有渰萋萋漢書淒詩有渰萋萋說文解字作
泱正字作黤是渰與黤通淒是淒與萋通淒正字
瀀詩既優既渥說文解字作沬檀弓瓦不成味注味泚
瀀是瀀與優通瀀正字當作沬是沬與味通

詩新臺有泚說文解字作渠春秋次於渠蒢公羊洗易先
玼是泚與玼通泚假字作遽蒢是渠與遽通心韓
康伯作洗心溉詩溉之釜鬵說文解字作汙攷工記弧深
是洗與先通摡是溉與摡通溉假字注杜子春讀
弧爲淨而不汙之滋春秋何故使我水滋說文解涅攷工
汙是汙與弧通字作玆是滋與玆通滋假字記無
槷而固注槷讀如涅是
涅與槷通槷應作臬

沝部

𣵀亦作涉同曲禮拾級聚足注拾當
爲涉聲之誤也是涉與拾通

瀕部

頮 經作頮周禮大行人嬪物注故書嬪作頮是頮與嬪通 顰 經作顰易頻復鄭康成作顰是顰與頻通

川部

巟 易包巟說文解字作包巟是巟與荒通巟正字荒假字 州 春秋衛州吁穀梁作祝吁是州與祝通晉郤犫公羊作郤州是又與犫通厲公州蒲史記作壽曼是又與壽通

泉部

泉 周禮泉府注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是泉與錢通泉正字錢實田器漢時通之漢人書泉皆爲錢

灥部

厵 亦作原同經或作源春秋鄭伯髡頑二氏作原是原與頑通孟子源源而來說文解字作謜是源與謜通

永部

羕 詩江之永矣說文解字一引作永一引作羕是羕與永通

谷部

谷 虞書宅西曰昧谷周禮注作柳穀是谷與穀通

仌部

仌 經多通用冰字春秋公徒執冰而踞卽詩抑釋掤忌之掤是冰與掤通冰假字 滭 詩一之日觱發說文解字作滭是滭與觱通滭正字 冹 詩觱發說文解字作冹是冹與發通冹正字

雨部

霣 春秋星隕如雨公羊作霣是霣與隕通 震 易振恒張璠作震恒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驚是震與振通治民祇懼史記作振懼是又與祇通 霤 春秋三進及溜卽中霤之霤是霤與溜通霤正字溜假字 雩 春秋會于盂穀梁作雩是雩與盂通 霚 經作霧周書曰蒙史記作曰霧是霧與蒙通 需 易需卦鄭康成讀爲秀是需與秀通 𩅝 月令淫雨早降說文解字云明堂月令曰𩅝雨是𩅝與淫通𩅝正字淫假字攷鄭康成注云今月令曰眾雨是又假眾字爲之今月令卽明堂月令矣 霝 詩零雨其濛說文解字作霝雨是霝與零通霝正字零假字

雲部

雲 亦作云同詩景員維何箋員古文作云是云與員通

魚部

魴 亦作鰟同春秋晉士魴公羊作彭是魴與彭通 鱄 春秋衛公子鱄穀梁作專是鱄與專通 鮑 攷工記柔皮之工鮑注鮑故書或作鞄是鮑與鞄通鮑假字 鰥 虞書有鰥在下史記作有矜是鰥與矜通 鮮 月令天子鮮羔開冰注鮮當爲獻是鮮與獻通詩有兎斯首注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是又與斯通 鮁 詩鱣鮪發發說文解字作鮁是鮁與發通鮁正字 ⿰魚卓 詩烝然罩罩說文解字作⿰魚卓是⿰魚卓與罩通⿰魚卓正字

燕部

燕 詩燕婉之求說文解字作暥是燕與暥通燕假字

龍部

龍 周禮巾車駹車注故書駹爲龍犬人用駹注故書駹爲龍是龍與駹通春秋圍龍史記作隆是又與隆通

飛部

飛 攷工記匪色注故書匪作飛是飛與匪通 **翼** 亦作翼同論語趨進翼如也說文解字作𧾩是翼與𧾩通周書敢弋殷命馬融作翼是又與弋通

非部

非 商書非台小子史記作匪是非與匪通

卂部

煢 詩獨行煢煢說文解字作睘是煢與睘通睘正字嬛嬛在疚說文解字作煢是又與嬛通嬛正字

十經文字通正書 卷弟十二

不部

不 虞書雷雨弗迷史記作不迷論語公山不狃史記作弗擾是不與弗通詩鄂不韡韡箋不當作拊是又與拊通

否 虞書否德忝朕位史記作鄙德論語予所否者論衡作鄙者是否與鄙通否正字

至部

至 緇衣資冬祈寒注資當爲至齊魯之間聲之誤也是至與資通雜記使某實注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是又與實通大學致知在格物注此致當爲至是又與致通聘禮義之至也注今文至爲砥是又與砥通商書大命不摯史記作不至是又與摯通 **臻** 春秋郪溱史記作郪臻是臻與溱通易水洊至京房作臻至是又與洊通洊應作瀳 **𡐓** 經作懫周書叨懫說文解字作叨𡐓是也易懲忿窒欲鄭康成作懫欲是懫與窒通

鹽部

鹽 郊特牲而鹽諸利注鹽讀爲豔是鹽與豔通 **盬** 周禮鹽人苦鹽注杜子春讀苦爲盬典婦功辨其苦良注鄭司農讀苦爲盬是盬與苦通盬正字

戶部

扃 士冠禮設扃鼏注今文扃爲鉉是扃與鉉通攷工記廟門容大扃七箇說文解字作大鼏是又與鼏通攷鄭注士昏

□云鬲所以扛鼎鼏毄之以鬲鼏爲二鬲爲鉉鼏爲密許君則云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鉉舉鼎具是合鉉鼏爲一古聲鉉鼏相轉故能通

房 商書女鳩女方史記作房是房與方通

門部

闡 春秋齊人取讙及闡公羊作僤是闡與僤通

闠 易利蕈心虞翻作閣是闠與蕈通

闐 玉藻盛氣顛實揚休注顛讀爲闐是闐與顛通

闑 士冠禮闑西注古文闑爲槷是闑與槷通槷應作臬

閾 士冠禮閾外注古文閾爲蹙是閾與蹙通蹙應作蹴

閎 月令其器圜以閎注閎讀如紘是閎與紘通

闇 周書亮陰史記作亮闇是闇與陰通陰假字周禮典同微聲䤕注杜子春讀䤕爲闇不明之闇是又與䤕通䤕正字

闞 春秋闞止史記作監止是闞與監通

閭 春秋閭職史記作庸職是閭與庸通

關 鄉射禮不貫注古文貫爲關是關與貫通

闕 玉藻屈狄注周禮作闕是闕與屈通論語闕黨古今人表作厥黨是又與厥通

閒 聘禮皮馬相閒注古文閒作干是閒與干通春秋大蒐于昌閒公羊作昌姦是又與姦通

閔 儒行不閔有司注閔或爲文是閔與文通春秋齊侯伐宋圍緡穀梁作閔是又與緡通

闓 詩齊子豈弟箋豈讀爲闓是闓與豈通

闈 雜記闈門注或作帷門是闈與帷通闈正字

閱 詩我躬不閱春秋作說是閱與說通

閉 詩竹閉緄縢儀禮注作竹柲是閉與柲通

闖 公羊傳闖然公子陽生說文解字作覸是闖與覸通闖假字

闢 虞書闢四門史記作辟是闢與辟通

耳部

聖 春秋小君聲姜公羊作聖姜是聖與聲通

聯 周禮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注聯讀爲連故書連作聯是聯與連通

聳 經作聳春秋駟氏聳說文解字作慫是聳與慫通慫正字

聒 經作聒商書今女聒聒說文解字作懖懖是聒與懖通聒假字

聶 士冠禮攝酒注今文攝作聶是聶與攝通攝正字春秋次于聶北說文解字作嵒北是又與嵒通嵒正字

聃 春秋傳祝聃史記作祝聸是聃與聸通

手部

手 大射禮後首注古文首作手士喪禮魚左首注古文首作手春秋曹公子首二氏作手是手與首通

揚 檀弓洗而揚觶注揚作媵揚近得之是揚與媵通也燕禮媵觚于賓注媵讀或爲揚今禮皆作騰鄉飲酒義盥洗揚觶注揚今禮皆作騰射義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注今禮揚作騰是又與騰通也虞書颺言史記作揚言易又與颺通也詩不可詳也韓詩作不可揚是又與詳通也玉藻揚休注揚讀爲陽春秋晉步揚史記作步陽是又與陽通也晉揚干史記作楊干是又與楊通也

振 易振恒張璠作震恒是振與震通也說文解字作榰恒是又與榰通也周禮太祝振祭注杜子春云振讀爲慎是又與慎通也玉藻振絺綌注振讀爲袗論語正作袗絺綌是又與袗通也內則祗見孺子注祗或作振書曰嚴祗敬六德史記作振敬是又與祇通也

挋 士喪禮挋用巾注古文挋作振是挋與振通

抵 周禮典瑞四圭有邸注邸讀抵欺之抵是抵與邸通

擣 經作擣詩惄焉如擣韓詩作疛是擣與疛通

掔 詩赤舄几几說文解字作掔掔是掔與几通春秋肉袒牽羊史記作掔是又與牽通

挑 詩挑兮達兮說文解字作岦是挑與岦通有司執挑匕枋以挹湆注挑讀

如或舂或抌之抌字或作挑秦人語也今文挑爲抌是又與抌通**揄**玉藻夫人揄狄注揄讀如搖是揄與搖通詩或舂或揄韓詩作抌是又與抌通**搖**經或作遙檀弓咏斯猶注猶當爲搖是搖與猶通投壺毋踰言注踰或爲遙是遙與踰通**接**周禮縫人翣柳注故書翣作接鄭司農曰接讀爲歰是接與翣歰二字通也廩人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是又與扱通也內則接以太牢注接讀爲捷春秋邾捷菑公羊作接菑是又與捷通也大射禮挾乘矢注古文挾作接是又與挾通也**扱**曲禮以箕自鄉而扱之注扱讀曰吸是扱與吸通**挾**春秋挾卒公羊作俠是挾與俠通**掫**春秋干掫史記作爭趣賓將掫周禮注杜子春作趣是掫與趣通掫正字**披**既夕設披注今文披皆爲藩是披與藩通**播**士虞禮播餘于篚注古文播爲半是播與半通夏書滎波史記作播是又與波通周禮大司樂播之以八音注故書播爲藩是又與藩通**擇**詩古之人無斁箋斁當作擇是擇與斁通曲禮共飯不澤手注澤或爲擇是又與澤通**撝**易撝謙鄭康讀爲宣是撝與宣通撝正字**抲**周書盡執拘說文解字作抲是抲與拘通抲正字**捊**亦作抱同易捊多益寡侯果作裒是捊與裒通**摧**詩摧之秣之箋摧今莝字也是摧與莝通先祖于摧箋當作嗺是又與嗺通室人交徧摧我說文解字作催是又與催通**掤**春秋公徒執冰而踞詩抑釋掤忌冰即掤是掤與冰通**承**文王世子承含注承讀爲贈聲之誤也是承與贈通**措**攷工記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注故書措作厝論語則民無所措手足漢書作厝是措與厝通**扞**書扞我于艱說文解字作敔是扞與敔通扞假字**授**周禮司書受其幣注故書受爲授是授與受通**撥**攷工記撥爾而怒注故書撥作廢是撥與廢通**抗**亦作杭同

周禮服不氏抗皮注抗讀亢其讎之亢是抗與亢通**舉**周禮師氏王舉則從注故書舉爲與是舉通于與也內則舉燋注舉或爲巨是又通于巨也春秋戰于柏舉公羊作柏莒是又通于莒也**攘**曲禮左右攘辟注或者攘古讓字是攘與讓通攘正字詩攘其左右注攘當爲饟是又與饟通饟正字**搏**周禮掌戮斬殺賊諜而搏之注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是搏與膊通**擖**士冠禮面葉注古文葉爲擖是擖與葉通擖正字**撻**既夕說依撻焉注今文撻爲銛是撻與銛通**揃**士喪禮蚤揃曲禮作鬋是揃與鬋通士虞禮搔翦注今文曰蚤揃揃或作翦是又與翦通鬋正字**搔**士虞禮搔翦注今文曰蚤揃是搔與蚤通**拒**少牢饋食禮長皆及俎拒注拒讀介距之距論語其不可者拒之熹平石經作距是拒與距通**扶**亦作⿰夫攵同聘禮孚尹注孚或爲扶是扶與孚通也投壺五扶注鋪四指曰扶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是又與膚通也詩匍匐救之禮記作扶服是又與匍通也**提**春秋提彌明史記作示眯明是提與示通也是月六鷁退飛公羊作提月是又與是通也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注引詩好人提提是又與折通也**拓**亦作摭同有司摭于魚腊俎注今文摭爲摕是摭與摕通**揖**虞書輯五瑞史記作揖是揖與輯通輯正字鄉飲酒禮介厭衆賓注今文厭作揖是又與厭通厭假字**持**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注古文待作持是持與待通**括**士喪禮髻髮注古文髻爲括是括與髻通**拙**商書予亦拙謀說文解字作炪是拙與炪通拙假字**摯**攷工記轂小而短則摯注摯讀爲槷是摯與槷通商書大命不摯說文解字作⿱埶女是又與⿱埶女通槷應作臬**拾**曲禮拾級聚足注拾當作涉是拾與涉通**擾**經作擾書擾而毅玉篇作獿是擾與獿通徐廣史記注曰擾一作柔是又與柔通論語公山不狃史記作弗擾

是又與狃通**揮**春秋羽父翬史記作揮是揮與翬通**摢**春秋晉景公獳史記作摢是摢與獳通**招**春秋楚康王昭史記名招是招與昭通**拂**詩茀厥豐草韓詩作拂是拂與茀通**擿**周禮硩蔟氏注鄭司農云硩讀爲擿是擿與硩通**撟**周書奪攘矯虔孟康作撟虔是撟與矯通撟正字**掎**周禮占夢觭夢注康成讀諸戎掎之之掎是掎與觭通**拕**經作拕易終朝三褫之荀爽虞翻作拕是拕與褫通**扐**攷工記有時以泐注泐讀再扐而後卦之扐是扐與泐通**搯**詩左旋右抽說文解字作右搯是搯與抽通搯正字抽假字**𢪃**詩助我舉柴說文解字作𢪃是𢪃與柴通𢪃正字**挩**鄉飲酒禮坐挩手注古文挩作說是挩與說通**擩**周禮太祝擩祭注擩讀爲虞芮之芮是擩與芮通擩正字**拱**旣夕輁軸注古文輁或作拱是拱與輁通輁作輂爲正**挈**周禮挈壺氏注挈讀如絜髮之絜是挈與絜通**拊**周禮太史摯拊注故書拊爲付鄭司農云付字當爲拊書亦或爲拊是拊與付通詩鄂不韡韡箋不當作拊是又與不通**𢵧**周禮遺人囏阸注故書爲𢵧是𢵧與囏通**攕**詩摻摻女手說文解字作攕攕韓詩作纖纖是攕與纖通古字無摻摻卽攕之異文**摡**詩頃筐墍之玉篇作摡摡是溉與墍通溉之釜鬵說文解字作摡是又與溉通**掔**攷工記掔爾而纖注鄭司農讀紛容掔參之掔康成讀桑螵蛸之蛸是掔與蛸通掔正字**捎**攷工記捎其藪鄭司農云捎讀桑螵蛸之蛸是捎與蛸通**拇**易咸其母鄭康成作拇是拇與母通桉虞翻注以爲足大指是拇正字

𠦬部

𦟝經作脊周禮蜡氏掌除骴注故書骴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殨是脊與骴殨二字通古字無殨殨卽漬字正

女部

媵春秋戰於乘丘徐廣史記注云乘一作媵是媵與乘通**嬴**春秋敬嬴二氏作頃熊是嬴與熊通**姬**檀弓何居注居讀爲姬姓之姬郊特牲何居注居讀爲姬是姬與居通**𡡉**詩婉兮孌兮說文解字作𡡉是𡡉與孌通𡡉正字孌假字**娓**詩予美亡此韓詩作予娓亡此誰侜予美韓詩誰侜予娓是娓與美通**姷**亦作侑同周禮令鐘鼓右亦如之注右讀爲侑有司右几注古文右作侑是侑與右通聘禮侑幣注古文侑作宥有司議侑于賓注古文侑作宥是又與宥通禮器詔侑武方注詔侑或爲詔囿是又與囿通**嬥**詩佻佻公子韓詩作嬥是嬥與佻通**𡛼**詩靜女其姝說文解字一引作𡛼一引作袾是𡛼與袾姝二字通**媾**經作姤易姤卦鄭康成作遘是姤與遘通遘假字**嫙**詩子之還兮韓詩作嫙是嫙與還通嫙正字**嬬**易歸妹以須荀爽作嬬是嬬與須通攷須應作嬃卽女嬃字**𡣍**詩有齊季女玉篇作𡣍是𡣍與齊通𡣍正字**佞**春秋佞夫公羊作年夫是佞與年通晉韓不信史記作不佞是又與信通**婼**春秋叔孫婼公羊作舍是婼與舍通**姑**易枯楊生稊鄭康成讀枯爲姑是姑與枯通枯正字詩我姑酌彼金罍說文解字作及是又與及通及正字**嬪**周禮大行人嬪物注故書嬪作頻是嬪與頻通太宰嬪貢注嬪故書作賓是又與賓通**嫁**周禮量人受斝注鄭司農云斝讀如嫁娶之嫁是嫁與斝通**委**公食大夫禮坐奠于鼎西南注今文奠爲委是委與奠通詩委委蛇蛇韓詩作逶是又與逶通**威**周書威用六極史記作畏

是虞與長通

摯 周書大命大摯虞書一死摯說文解字作贄是贄與摯通攷死摯今作贄者俗字

嫌 坊記貴不慊於上注慊或爲嫌是嫌與慊通

妖 詩桃之夭夭說文解字一引作妖一引作祅是妖與祅夭二字通

孎 周書梓材至于屬婦說文解字作孎婦是孎與屬通孎正字

㜮 論語小人窮斯濫矣說文解字作㜮是㜮與濫通㜮正字

𢻳 周書無有作好說文解字作𢻳是𢻳與好通𢻳正字好假字

嬛 詩嬛嬛在疚說文解字引詩作煢引春秋傳作嬛是嬛與煢通春秋傳即詩語也是嬛煢二字本無定從依義嬛正字煢假字

姦 春秋蒐于昌閒公羊作姦是姦與閒通

毋部

毋 士昏禮夙夜毋違命注古文毋作無是毋與無通虞書罔水行舟史記作毋是叉與罔通內則淳毋注毋讀爲模是叉與模通

民部

民 詩緜緜翼翼韓詩作民民翼翼緜緜其廣韓詩作民民其廣是民與緜通

丿部

乂 亦作刈同周書有能俾乂說文解字作𢆉是乂與𢆉通乂假字

弗 論語公山不狃史記作弗擾是弗與不通

厂部

弋 周書敢弋殷命馬融作翼是弋與翼通月令畢翳注今月令翳作弋是叉與翳通攷工記置檠注故書檠爲弋是叉與檠通攷畢弋之弋應作隿凡經弋射字皆應作隿檠作臬爲正

氏部

氏 曲禮是職方注是或爲氏覲禮太史是右注古文是爲氏是氏與是通

氐部

氐 詩維周之氐箋氐當爲桎是氐與桎通

戈部

戜 經作戜詩胡迭而微韓詩作戜是戜與迭通

或 亦作域同或與有通書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呂覽作毋或是也域與有通詩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是也

截 周禮大宗伯凶札注札讀爲截是截與札通周書截截善諞言公羊傳作諓諓是叉與諓通

戔 說文解字作戔戔巧言是戔與截通戔正字

𢦟 周書西伯戡黎說文解字作𢦟是𢦟與戡通𢦟正字戡假字

武 經作武禮器以詔侑武方注武當爲無是武與無通春秋蔡侯獻舞穀梁作武是叉與舞通

戠 易朋盍簪虞翻作戠是戠與簪通

戮 夏書不用命戮於社史記作僇是戮與僇通戮正字

戎 經或作茙春秋狐裘尨茸詩作蒙戎是戎與茸通何彼襛矣韓詩作茙是茙與襛通又春秋郳歠史記作丙戎是叉與歠通戎歠聲相轉故通

戩 詩實始翦商說文解字作戩是戩與翦通戩正字

戊部

戚 周禮眡瞭鼜愷獻注杜子春讀鼜爲憂戚之戚是戚與鼜通詩得此戚施說文解字作䵷是又與䵷通春秋孫文子邑戚史記作宿是又與宿通鼜應作鼜爲正

我部

我 虞書我其試哉史記作吾是我與吾通

義 周禮大司徒以儀辨等注故書儀或爲義是義與儀通也小宗伯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又與誼通也

琴部

瑟 詩瑟彼玉瓚說文解字作璱是瑟與璱通周禮注作邮是又與邮通璱正字瑟邮並假字

乚部

直 詩實維我特韓詩作直是直與特通

亾部

亾 論語亡之命矣夫漢書作蔑之是亡與蔑通亡蔑並爲唇音相轉故通

橆 經作無周禮鄉大夫與舞注故書舞爲無是無與舞通商書爾無不信史記作女毋士昏禮毋迷命注古文毋作無是又與毋通禮器詔侑武方注武當爲無是又與武通商書罔有攸赦史記作無有是又與罔通春秋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公羊作牟婁是又與牟通攷古𦈢橆有橆二形經同作無凡此通者皆有無字不與𦈢無溷

望 周禮內饔豕盲眡杜子春云當爲望視內則正作望視是望與盲通攷朔望字從臣今經典相承又與望無別

匸部

區 春秋陳夏區父公羊作彄是區與彄通

匚部

匪 周禮廩人匪頒注匪讀爲分是匪與分通也攷工記匪色注故書匪作飛是又與飛通也少儀匪匪翼翼注匪讀如四牡騑騑是又與騑通也詩有匪君子韓詩作有邲是又與邲通也商書非台小子史記作匪是又與非通也

曲部

曲 春秋曲池公羊作毆蛇是曲與毆通

尨部

甍 周禮薙氏春始生而萌之注故書萌作甍杜子春云甍當爲萌書亦或爲萌是甍與萌通

䭩 少牢饋食禮摡甑甗注古文甑作烝是甑與烝通

尨 周禮牧人外祭毀事用尨注故書毀作尨是尨與毀通

旊 經作旊攷工記陶旊注鄭司農讀爲甫始之甫康成讀爲放於此乎之放是旊與放甫二字通

弓部

弓 論語直躬鄭康成作直弓是弓與躬通鄉射禮侯道五十弓注今文改弓曰肱春秋黑肱公羊作黑弓是又與肱通

弴 詩敦弓說文解字作弴是弴與敦通弴正字敦假字

弭 郊特牲有由辟焉注辟讀曰弭是弭與辟通周禮男巫招弭注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康成謂弭讀如敉是又與彌敉二字通

彌 周禮小祝彌裁兵注彌讀曰敉是彌與敉通眂祲七曰彌注故書彌作迷是又與迷通春秋提彌明史記作示眯明是又與眯通

弧 攷工記弧弓注杜子春云弧讀如淨而不汙之汙是弧與汙通

弛 亦作虒同周禮小宰歛弛之事注杜子春弛讀爲施小司徒施舍注施當爲弛是弛與施通

引 檀弓其愼也注愼當爲引禮家讀然是引與愼通周禮太師鼓輙注鄭司農云輙讀道引之引是又與輙通輙當作軸

彈 攷工記句兵欲無彈注故書或作但是彈與但通說文解字作僤是又與僤通僤正字但彈並假字

𢏚 論語羿善射說文解字作𢏚是𢏚與羿通

發 詩一之日觱發說文解字作滭冹是發與冹通冹正字鱣鮪發發說文解字作鮁是又與鮁通鮁正字

弦部

弦 經作弦周禮職方氏弦蒲注弦或作汧是弦與汧通

十經文字通正書 卷弟十三

糸部

純 詩白茅純束箋純讀如屯是純與屯通也周禮內宰淳制注故書淳作敦杜子春讀敦爲純是又與敦通也質人純制注故書純作淳杜子春云淳當爲純是又與淳通也司尊彝紛純注純讀爲均服之均是又與均通也繢衣純而祭祀注純或爲煩是又與煩通也中庸肫肫其仁注肫或爲純是又與肫通也士昏禮腊一肫注肫或爲純古文純作鈞是又與鈞通也

緇 經或作紂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玉藻純組綬注純當爲緇古緇字或從糸旁才是緇與純通或云緇從糸旁才與純從糸旁屯形近而誤攷古純緇本聲相轉

綏 經或作妥孟康曰妥古綏字士虞禮墮祭注今文墮爲綏特牲少牢或作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墮又不綏祭注綏當作墮特牲饋食禮挼祭注士虞禮古文曰墮祭墮與綏讀同耳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祭也又妥祭注妥或爲挼古文挼作綏今文或皆改妥爲綏少牢饋食禮綏祭注綏或作挼挼讀爲墮古文墮爲肵又綏祭注綏亦當作挼古文綏爲肵有司綏祭注綏當作挼挼讀爲藏其隋之隋古文爲挼曾子問不綏祭注綏周禮作墮是綏與墮隋肵三字通也古字無挼挼亦綏之異文古字無墮應作隓爲正詩雄狐綏綏玉藻作夊夊是綏又與夊通檀弓其中退然注退或爲妥是妥又與退通

緌 玉藻緇布冠績緌注緌或作蕤明堂位夏后氏之綏注綏當作緌讀如冠蕤之蕤雜記以其綏復注綏當爲緌緌讀蕤賓之蕤喪大記戴綏注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王制下大綏注綏當爲緌周禮夏采乘車建綏注故書綏爲禮杜子春云當爲綏康成謂綏當

爲綏字之誤也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是緌與綏蕤襚三字通也古字無襚襚即旞字正耳攷今士冠禮作緌鄭不言古今字異以先注周禮言之也詩有冠蕤殆漢時所定歟 **縮** 周禮司尊彝縮酌注故書縮作數杜子春云數當爲縮是縮與數通也鄉飲酒禮縮霤注古文縮爲蹙是又與蹙通也春秋縮酒說文解字作莤酒是又與莤通也古字蹙爲蹴 **緐** 經作繁周書庶草蕃廡史記作繁是緐與蕃通春秋吳伐楚繁陽史記作番是又與番通鄉射禮皮樹注今文皮爲繁是又與皮通 **縷** 春秋蓽路藍縷史記作藍蔞是縷與蔞通 **緣** 周禮巾車夏篆注故書夏篆爲夏緣或曰篆讀圭瑑之瑑是緣與篆通樂記明王以相沿注沿或作緣是又與沿通 **絰** 易大耋之嗟京房作絰是絰與耋通 **統** 儒行不充詘於富貴注充或爲統是統與充通 **纓** 春秋敗郳師於偃公羊作纓是纓與偃通

也 **徽** 周禮鬯人共其釁鬯注鄭司農云釁讀爲徽雞人凡祭祀面禳釁注釁讀爲徽天府釁寶鎮注釁讀爲徽是徽與釁通春秋揚徽者公徒說文解字作徽是又與徽通大傳徽號注徽或作褘是又與褘通 **緰** 春秋紀裂繻公羊作履緰是緰與繻通 **綌** 士昏禮卻子敦南注古文卻爲綌是綌與卻通 **結** 周禮巾車木路前樊鵠纓注杜子春云鵠或爲結是結與鵠通 **絜** 周禮挈壺氏注挈讀如絜是絜與挈通 **縈** 詩葛藟縈之說文解字作蘩是縈與蘩通縈假字 **絺** 春秋王與鄭絺說文解字作郗是絺與郗通周禮司服希冕注希讀爲絺或爲黹是又與黹通古字無希即黹字正 **緊** 詩伊可懷也箋伊當作緊是緊與伊通 **縢** 士喪禮兩邊無縢注古文縢爲旬是縢與旬通 **纁** 士冠禮纁常注今文纁作熏是纁與熏通周禮染人夏纁元注故書纁作窴鄭司農云窴讀爲纁是又與窴通古字

無窴陸德明曰窴一音鬱是卽顯字異文 **紘** 月令其器圜以閎注閎讀爲紘是紘與閎通 **絇** 周禮屨人青句注句當爲絇是絇與句通絇正字句假字 **緆** 燕禮冪用綌若錫注今文錫爲緆大射禮綌若錫注今文錫爲緆是緆與錫通 **縕** 易天地絪縕說文解字作壹壺是縕與壹通縕假字 **繅** 周禮弁師繅斿注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司几筵繅席注繅讀爲藻率之藻典瑞繅藉注繅讀爲藻率之藻是繅與藻通聘禮繅三采注古文繅或作藻今文爲璪是又與璪通 **繰** 檀弓繰冪注繰讀爲綃是繰與綃通雜記繰冠繰纓注繰讀爲澡麻帶絰之澡是又與澡通 **綪** 士喪禮不精注精讀爲綪古文精皆爲精是精與綪精二字通 **纑** 周禮微盧彭濮史記作纑是纑與盧通攷工記秦無廬注廬讀爲纑是又與廬通 **繕** 曲禮急繕其怒注繕讀曰勁是繕與勁通 **綃** 士昏禮宵衣注宵讀爲詩素衣

朱綃之綃魯詩以爲綺屬特牲饋食禮宵衣注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是綃與宵通詩素衣朱襮傳諸侯繡黼箋繡當爲綃郊特牲繡黼注繡讀爲綃是又與繡通攷毛詩爲繡韓詩爲宵魯詩爲綃 **繹** 詩徐方繹騷箋繹讀爲驛是繹與驛通春秋范皋夷史記作繹是又與夷通伐邾取繹公羊作蘱是又與蘱通古字蘱卽類字正 **縪** 攷工記天子圭中必注必讀爲縪是縪與必通 **纘** 詩王纘之事韓詩作踐是纘與踐通 **繆** 檀弓繆絰注繆當爲樛是繆與樛通書穆卜史記作繆卜是又與繆通 **絿** 王制東膠注膠或作絿是絿與膠通 **緢** 周書惟貌有稽說文解字作緢是緢與貌通緢正字 **綅** 閒傳禫而纖注纖或作綅是綅與纖通 **纖** 文王世子纖剸注纖讀爲殲是纖與殲通詩攕攕女手韓詩作纖是又與攕通 **納** 書夙夜出納朕命史記作出入九江納錫大龜史記作入錫是納與入通周禮鐘師

紖夏注故書紖爲內是又與內通

緝 詩緝緝翩翩說文解字作咠咠幡幡是緝與咠通緝假字

絑 虞書粉米說文解字作黺絑是絑與米通也絑正字

⿰糸羨 詩檀車幝幝韓詩作⿰糸羨⿰糸羨是⿰糸羨與幝通⿰糸羨假字

紖 經或作紖周禮封人置其紖注鄭司農云紖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也今時謂之雉康成謂紖字當以豸爲聲是紖與雉通桉說文解字曰紖牛系也義與先鄭合又祭統及迎牲君執紖注紖所以牽牲周禮作紖明紖卽紖字古字雉紖同聲

綠 喪大記綠中注綠當爲角聲之誤也此綠或作簍是綠與角簍二字通詩綠竹猗猗韓詩作菉是又與菉通

終 士相見禮衆皆若是注今文衆爲終易大有衆也荀爽作終是終與衆通

紞 喪大記有紞注紞或作黕是紞與黕通

縫 玉藻縫齊倍要注縫或爲逢或爲豐是縫與逢豐二字通縫正字

總 周禮屨人總布注杜子春云總當爲儳是總與儳通

綸 春秋鄭伯睔古今人表作綸是綸與睔通綸假字

緡 春秋齊侯伐宋圍緡穀梁作閔是緡與閔通

維 夏書濟河惟兗州史記作維是維與惟通

紛 周禮司尊彝粉純注鄭司農紛讀如豳又讀爲和粉之粉是紛與粉豳二字通

絣 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經服注故書弁作絣鄭司農云絣讀爲弁是絣與弁通

繪 玉藻緇布冠繢緌注繢或作繪論語繪事後素鄭注周禮作繢是繢與繪通

續 周禮巾車歲時更續注故書續爲讀杜子春云讀當爲續是續與讀通樂記封黃帝之後于薊注薊或爲續是又與薊通深衣續衽鉤邊注續或爲裕是又與裕通

綱 周禮馬質綱惡馬注鄭司農云綱讀爲亢其讐之亢書亦或爲亢是綱與亢通

約 攷工記黃金勺注勺故書或作約是約與勺通

絹 攷工記刺兵欲無蜎注故書蜎或作絹鄭司農讀爲悁邑之悁是絹與蜎悁二字通

繒 春秋鄫子來朝穀梁作繒是繒與鄫通禮運壓繒注繒或爲贈是又與贈通

縵 周禮磬師縵樂注杜子春讀爲怠慢之慢是縵與慢通

緷 周禮太卜經運注運讀爲緷是緷與運通

絑 虞書丹朱說文解字作絑是絑與朱通絑正字

絬 論語褻裘長說文解字作絬衣長是絬與褻通絬正字

繩 易乘馬班如子夏作繩馬詩其繩則直毛傳繩爲乘是繩與乘通

絀 虞書黜陟幽明史記作絀陟是絀與黜通

綥 亦作綦同周禮五采玉璂注鄭司農云璂讀如綦是綦與璂通春秋楚子期史記作綦是又與期通

纍 易大壯羸其角鄭康成虞翻作纍是纍與羸通攷此字張璠又作蘽藟纍之別字又井羸其瓶蜀才作累累又纍之省字

彝 明堂位夏后氏以雞夷注夷讀爲彝周書是彝是訓史記作夷是彝與夷通彝正字

率部

率 周禮樂師帥射夫注故書帥作率聘禮帥大夫注古文帥作率是率與帥通喪大記四綍注綍或爲率古字無綍綍卽綍字正率帥二字古多通用依義作率爲近蓋古將帥字作衛督率字作逵率卽衛逵之省也經多互用之

虫部

蝸 士冠禮蠃醢注今文蠃爲蝸是蝸與蠃通

螻 內則馬黑脊而般臂漏注漏當爲螻周禮正作螻是螻與漏通螻正字

蛢 周禮萍氏注鄭司農云萍讀如蛢是蛢與萍通

蛸 攷工記掣爾而纖注掣讀桑螵蛸之蛸是蛸與掣通捎其藪注捎讀桑螵蛸之蛸是又與捎通

蜃 周禮赤犮氏蜃炭注故書蜃作晨鄭司農云晨當爲蜃是蜃與辰通

也遂師蜃車注蜃轜記作輇是又與輇通也春秋石尙來歸脤
鄭注周禮掌蜃作蜃是又與祳通也公孫嬰齊卒於貍脤公羊
作軫穀梁作蜃是又與軫通 **蠻** 春秋戎蠻子公羊
也古字無脤脤卽祳字正 作曼是蠻與曼通 **雖** 經注
年之喪注雖或爲唯表記唯天 **蜼** 周禮司尊彝蜼彝注蜼讀
子注唯當爲雖是雖與唯通 爲蛇虺之虺或讀公用射
隼之隼是蜼與 **蠲** 詩吉蠲爲饎韓詩作
虺隼二字通 吉圭是蠲與圭通

䖵部

蚤 亦作蚤同攷工記欲其蚤之正注蚤當爲爪是蚤與爪通
士相見禮早晏注古文早作蚤是又與早通士虞禮搔蚤
注今文曰搔摘 **蠡** 春秋㾞蠡說文解字作族 **蠢** 攷工記春
是又與搔通 糸是蠡與糸通蠡假字 以功注春

讀爲蠢是 **蝱** 詩蔣采其蝱說文解字作 **蠢** 周書曰蒙周禮
蠢與春通 莔是蝱與莔通蝱假字 注作日蠢是蠢
與蒙
通

蟲部

蟲 詩蘊隆蟲蟲韓詩作烔
烔是蟲與烔通蟲假字

風部

風 論語風乎舞雩[illegible] **颺** 書颺言史記作揚
作諷是風與諷通 言是颺與揚通

它部

它 亦作蛇同經作它蛇詩委委蛇蛇韓詩作逶迤蛇
與迤通春秋盟於曲池公羊作毆蛇是又與池通

黽部

鼃 詩得此戚施說文解字作䵶
鼃是鼃與戚通鼃正字 **䵶** 詩戚施說文解字作䵶
是䵶與施通䵶正字
鼂 春秋王子朝古今人
表作鼂是鼂與朝通

土部

土 詩徹彼桑土韓詩作 **堵** 春秋堵敖史記作 **均** 易雖旬
桑杜是土與杜通 杜敖是堵與杜通 無咎荀
爽作均內則旬而見注旬當爲均聲之誤也易卦坤爲均亦有
作旬者是均與旬通周禮司尊彝紛純注純讀均服之均是又

與純通士冠禮兄弟畢袗元 **城** 春秋王子成父史記作城父
注古文袗爲均是又與袗通 是城與成通古城成通用之
處經典 **坫** 士冠禮西坫注古文 **塞** 書欽明文思魏公卿上
甚多 坫爲襜是坫與襜通 尊號表作文塞是塞與
思通剛而塞史記作而實是又與實通周禮雍氏
塞阱杜擭注引桼誓作敍是又與敍通塞並假字 **墐** 詩尙或
文解字作殣是墐與殣通內則 墐之說
謹塗注謹當爲墐是又與謹通 **壇** 周禮大司馬暴內陵外則
壇之注壇讀如同墠之墠
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墠是壇與墠憚二
字通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故書廛爲壇鄭司農云讀爲
廛是又 **埴** 攷工記搏埴之工注故 **垣** 周禮司烜氏烜讀爲
與廛通 書埴爲植是埴與植通 衛侯燬之燬故書燬
爲垣是垣 **坑** 攷工記冶氏三坑注鄭司農 **埻** 喪大記大夫
與燬通 云坑讀爲丸是坑與丸通 殯以幬注幬

或作錞或作埻是埻與錞幬二字通埻幬聲之轉埻即射之準的字 **基** 孔子閒居夙夜其命宥密注詩讀其爲基是基與其通士喪禮度茲幽宅兆基注古文基作期是又與期通 **堲** 書堲讒說殄行史記作忌是堲與忌通 **圮** 書方命圮族史記作毀族是圮與毀通 **毀** 周禮牧人外祭毀事用尨注故書毀作毇是毀與毇通雜記不毀墻注毀或爲徹是又與徹通 **坎** 易坎卦京房劉表作欿是坎與欿通雜記待盆坎注坎或爲壙是又與壙通詩坎坎鼓我說文解字作竷是又與竷通 **坄** 經作垼既夕垼用塊注古文垼爲役是垼與役通 **坼** 易百果草木皆甲坼古文作甲宅是坼與宅通 **凷** 亦作塊同明堂位蕢桴注蕢當爲凷是凷與蕢通 **瘞** 覲禮祭地瘞注古文瘞爲殪是瘞與殪通 **堋** 經作堋書朋淫于家說文解字作堋是堋與朋通檀弓縣棺而封注封當爲窆春秋傳作堋是堋與封窆二字通此字春秋作堋周禮作窆禮記作封 **垗** 周禮兆五帝於四郊說文解字作垗是垗與兆通垗正字 **墳** 周禮司烜氏墳燭注故書墳作蕡是墳與蕡通草人墳壤注故書墳作坌是又與坌通 **⿰土壹** 詩曀曀其陰說文解字作⿰土壹是⿰土壹與曀通⿰土壹正字 **堣** 書宅嵎夷說文解字作堣是堣與嵎通史記作郁是又與郁通堣正字嵎郁並假字 **坶** 書牧野說文解字作坶是坶與牧通坶正字 **壞** 詩辟彼壞木說文解字作瘣是壞與瘣通壞假字 **墉** 易乘其墉鄭康成作庸是墉與庸通墉正字 **塡** 檀弓既祖塡池注塡讀爲奠是塡與奠通詩哀我塡寡韓詩作疹是又與疹通烝在桑野傳烝窴也箋古聲窴塡塵同是又與窴塵二字通

堇部

通叚書卷弟三 八

艱 亦作囏同周禮遺人囏阨注故書爲⿰扌堇阨是囏與⿰扌堇通

里部

釐 春秋魯僖公史記作釐公是釐與僖通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注來讀曰釐是又與來通

田部

田 詩應田縣鼓箋田當作⿰車柬是田與⿰車柬通⿰車柬正字田假字⿰車柬應作⿰車申又齊田氏即陳敬仲之後鄭康成曰古者田陳同字 **甸** 春秋中甸說文解字作佃是甸與佃通士喪禮兩邊無縢注古文縢爲甸是又與縢通周禮稍人邱乘注邱乘四邱爲甸甸讀維禹敶之之敶同是又與乘敶二字通郊特牲邱乘注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或爲鄰是又與鄰通也詩敶之韓詩也毛詩實爲甸 **畿** 周禮九畿注故書畿爲近是畿與近通 **畔** 詩隰則有泮箋泮讀爲畔是畔與泮通 **⿰田差** 詩天方薦瘥說文解字作⿰田差是⿰田差與瘥通⿰田差正字 **畛** 曲禮畛於鬼神注畛當作祗是畛與祗通 **畷** 郊特牲饗農及郵表畷注郵表畷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閒之田也詩云下國畷郵今詩作綴旒是畷與綴通畷正字 **畯** 周書俊民用章史記作畯是畯與俊通

黃部

黃 春秋陳侯之弟黃二氏作光是黃與光通

男部

通叚書卷弟三 九

男 夏書二百里男邦史記作任國是男與任通 **舅** 經作舅士昏禮舅即席注古文舅作咎是舅與咎通

甥 春秋呂甥史記作呂省是甥與省通公子穀甥古今表作穀生是又與生通

力部

功 周禮小宗伯凡師不功注故書功爲工鄭司農云工讀爲功是功與工通 **勝** 聘義戰勝注勝或爲陳是勝與陳通攷工記角不勝幹注勝或作稱是又與稱通春秋曹武公勝史記名勝是又與滕通 **動** 周禮九拜四曰振動注杜子春云動讀爲哀慟之慟鄭大夫曰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是動與慟董二字通古字慟董應爲憧蕫 **券** 攷工記左不犍注犍書或作券康成謂券今倦字是券與犍通 **務** 檀弓公叔禺人注春秋傳作務人是務與禺通 **勤** 射義旄期注或爲旄勤是勤與期通 **助** 周禮遂人以興耡利甿注杜子春讀耡爲助里宰合耦于耡注杜子春讀耡爲助是助與耡通 **勃** 論語色勃如也說文解字一引作孛一引作艴是勃與孛艴二字通勃假字 **勁** 曲禮急繕其怒注繕讀曰勁是勁與繕通

劦部

協 亦作叶叶同周禮太史協事注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爲協或爲汁大行人協辭命注故書協爲叶鄭司農云叶當作汁是協與汁通書協和萬邦史記作合和協時月正日史記作合時月是又與合通

十經文字通正書 卷第十四

金部

鈞 士昏禮腊一肫注肫或作純古文純爲鈞是鈞與純通 **銛** 既夕設依撻焉注今文撻爲銛是銛與撻通

銀 春秋厥憖公羊作屈銀是銀與憖通 **鑄** 樂記封帝堯之後于祝注祝或爲鑄是鑄與祝通桉臧宣叔取于鑄卽祝國 **鋝** 攷工記冶氏有鋝注鄭司農云鋝讀爲刷是鋝與刷通 **鏜** 詩擊鼓其鏜說文解字一引作鏜一引作鼞是鏜與鼞通 **鉉** 士冠禮設扃鼏注古文扃爲鉉是鉉與扃通 **鑣** 既夕木鑣注古文鑣爲苞是鑣與苞通鑣正字苞假字 **錄** 周禮職幣奠其錄注故書錄作祿是錄與祿通 **錢** 周禮泉府注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是錢與泉通 **錫** 易惕號荀爽作錫是錫與惕通少牢饋食禮被錫注錫讀爲鬄是又與鬄通燕禮以賜鍾人注古文賜作錫是又與賜通大射禮冪用綌若錫注今文錫作緆是又與緆通 **鎬** 士昏禮加于橋注今文橋作鎬是鎬與橋通 **鋪** 詩鋪敦淮濆韓詩作敷是鋪與敷通 **鈴** 周禮巾車鳴鈴以應雞人注故書鈴或爲軨杜子春云當爲鈴是鈴與軨通 **鍵** 樂記建櫜注建讀爲鍵是鍵與建通周禮司門掌授管鍵注鄭司農云鍵讀爲蹇是又與蹇通 **錞** 喪大記大夫殯以幬注幬或爲錞是錞與幬通 **鐲** 周禮大司馬公司馬執鐲注鐲讀如濁其源之濁是鐲與濁通 **鐃** 大司馬卒長執鐃注鄭司農讀如讙曉之曉是鐃與曉通 **鎮** 天府玉鎮注故書鎮作瑱鄭司農曰瑱讀爲鎮是鎮與瑱通典瑞珍圭注杜子春曰珍當爲鎮是又與珍通鎮正字瑱珍並假字 **鉏** 周禮司巫蒩館注杜子春

云葅說爲鉏是鉏與葅通

鍾 春秋夫鍾公羊作夫童是鍾與童通

鐵 春秋戰於鐵公羊作秩是鐵與秩通

錯 詩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說文解字作厝是錯與厝通攷工記牛羊之角紾而昔注鄭司農讀爲交錯之錯康成讀爲履錯然之錯是又與昔通

鏄 周禮薙氏熧契注熧讀如戈鏄之鏄是鏄與熧通

勺部

勺 攷工記黃金勺注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約當爲勺是勺與約通

几部

几 詩赤舄几几說文解字作已已是几與已通

処 亦作處同既夕士處適寢注今文處爲居是處與居通春秋陳侯杵臼公羊作處臼是又與杵通居應以尻處之尻爲正今經亦假用居

且部

且 大射禮且左還注古文且爲阻是且與阻通易其行次且鄭康成作趄是又與趄通

斤部

斧 士冠禮章甫注今文甫爲斧是斧與甫通

所 詩伐木許許說文解字作所所是所與許通所正字

斯 詩有兎斯首注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是斯與鮮通問喪雞斯注雞斯讀爲笄纚是又與纚通左傳狄虒彌古今人表作狄斯彌是又與虒通

斗部

斗 經作斗詩唯北有斗玉藻作枓是斗與枓通

斠 經作較攷工記輈崇注故書較作榷是較與榷通

斝 周禮鬱人舉斝注受福之嘏聲之悞也是斝與嘏通量人受斝注鄭司農云斝讀如嫁娶之嫁康成謂如嘏尸之嘏是又與嫁通司尊彝祼用斝彝注斝讀爲稼是又與稼通

斞 攷工記桼三斞論語作庾是斞與庾通

斛 攷工記有觳注觳讀爲斛是斛與觳通

㪺 經作㪺詩賓載手仇注仇讀曰㪺是㪺與仇通

魁 大射禮旣拾取矢梱之注古文梱爲魁是魁與梱通

升 經作升喪服傳冠六升注升字當作登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行已久是升與登通

矛部

矜 書有鰥在下史記作有矜是矜與鰥通

車部

車 易舍車而徒鄭康成張璠作舍輿論語夫執輿者爲誰熹平石經作執車是車與輿通

輿 管子問輿機注或爲餘機是輿與餘通

軓 周禮大御祭軓注故書軓作範是軓與範通少儀祭左右軓范注周禮大御祭軓軓與范聲同是又與范通軓正字範范並假字

範 周禮大御犯軷說文解字作範軷是範與犯通

軷 大御犯軷注故書軷爲罰杜子春云罰當爲軷讀爲別異之別是軷與罰別二字通聘義釋軷注古文軷爲祓是又與祓通

輦 易往

襄來連輿𨌥作輦周禮鄉師與其輦輦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是輦與連通

軒 春秋鄭罕虎公羊作軒虎是軒與罕通內則皆有軒注軒讀爲憲或爲胖樂記武坐致右憲左注憲讀爲軒是又與憲胖二字通

輯 書輯五瑞史記作揖是輯與揖通揖假字詩詞之輯矣說文解字作咠是又與咠通咠正字

輂 經多作輁既夕輁軸注古文輁或作拱是輁與拱通

轈 春秋楚子登巢車說文解字作轈是轈與巢通轈正字

⿰車川 周禮巾車孤乘夏篆注故書夏篆爲夏緣或曰篆讀圭琢之琢攷說文解字作夏⿰車川是⿰車川與篆緣彖三字通書澤行⿰車川淮南子齊俗訓作楯是又與楯通⿰車川並正字

輇 周禮遂師蜃車注蜃車禮記或作槫或作輇雜記載以輲車注輲讀爲輇或作槫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是輇與蜃通也喪大記君葬用輴注輴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輇字或或爲團是以又誤爲國是又與團通攷工記器中膞注膞讀如車輇之輇是又與膞通古字輲卽輇槫卽團輴卽⿰車川並異文耳

⿰車童 詩臨衝說文解字作⿰車童是⿰車童與衝通⿰車童正字衝應作衝

軫 春秋公孫嬰齊卒於貍脤公羊作軫穀梁作蜃是軫與蜃通脤卽蜃字異文

軌 書姦宄史記作軌是軌與宄通軌假字

輪 既夕倫加朝服注古文倫作輪是輪與倫通

輔 春秋輔車相依玉篇作酺是酺與輔通

輧 周禮車僕有苹車注故書苹爲平杜子春云當爲輧是輧與苹平二字通輧正字

軹 大御祭兩軹注故書軹爲斬當爲軹或讀如簪笄之笄是軹與輧笄二字通

轐 攷工記軫與轐注鄭司農讀轐爲旃僕之僕是轐與僕通

輥 攷工記欲其眼也注鄭司農讀如限切之限按說文解字作輥是輥與眼通輥正字眼假字

轛 攷工記轛圍注鄭司農云轛讀如繫綴之綴是轛與綴通轛

詩庶姜孽孽韓詩作巘是巘與孽通

載 春秋伐戴二氏作載是載與戴通中庸栽者培之注栽讀如初載之載上天之載注載讀曰栽是又與栽通詩陳錫哉周史記作載是又與載通然伐載之載說文解字作𢦔是正字載與戴並假字耳

轅 春秋轅濤塗二氏作袁是轅與袁通爰田國語作轅田是又與爰通說文解字作趄田是又與趄通

輸 春秋渝平二氏作輸是輸與渝通

𠂤部

官 易官有渝蜀才作館是官與館通聘禮管人注古文管作官是又與管通

𨸏部

陳 春秋邢遷於夷儀公羊作陳儀是陳與夷通聘義戰勝注勝或爲陳是又與勝通

陵 檀弓陳莊疾注陳或作陵楚人聲是陵與陳通

陘 春秋馬陘史記作馬陵是陘與陵通

隱 春秋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是隱與意通

阻 虞書阻飢徐廣曰今文曰祖飢是阻與祖通大射禮且左還注古文且爲阻是又與且通

隴 春秋盟於垂隴二氏作斂是隴與斂通

陪 夏書至于陪尾史記作負尾是陪與負通

防 亦作堃同春秋公會齊侯於防公羊作邴是防與邴通

隤 易夫易隤然孟喜作退然陸績董遇作妥然是隤與退妥二字通

陾 虞書厥民陾史記作燠是陾與燠通夏書四陾史記作奧是又與奧通

隊 易震遂泥荀爽作隊是隊與遂通

阿 周禮大人幾珥注鄭司農云幾讀爲庪是庪與幾通古字無庪卽阿字正耳

陽 玉藻盛氣顚實揚休注揚讀爲陽是陽與揚通

祭義殷人祭其陽注陽讀爲曰雨曰暘之暘是又與暘通詩傷如之何郭璞爾雅注作陽是又與傷通

陔 禮器肆夏注或爲陔夏是陔與肆通攷陔夏字當用祴爲正周禮鍾師祴夏注杜子春云祴讀陔鼓之陔是通祴于陔又鄉射禮有奏陔注陔之言戒又省祴爲戒

附 商書天既孚命正厥德史記作附是附與孚通周禮小司寇附刑罰注故書附作付是又與付通司市附于刑者注故書附爲柎杜子春云當爲附是又與柎通雜記附于士注附讀爲祔是又與祔通

陟 書敕天之命史記作陟是陟與敕通周禮太卜咸陟注陟之言得讀如王德翟人之德是又與得德二字通

隮 士虞禮隮附爾于爾皇祖某甫注今文隮爲齊是隮與齊通

隕 春秋星隕如雨公羊作賈是隕與賈通

陰 周書亮陰史記作亮闇是陰與闇通陰假字

陊 經作墮士虞禮墮祭注今文墮爲綏是墮與綏通

隈 攷工記弓之畏注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是隈與畏通

隗 春秋楚人滅夔公羊作隗是隗與夔通

險 易險且枕鄭康成作檢是險與檢通檢正字商書傳嚴史記作傅險是又與巖通巖正字

臽部

隧 亦作燧同經作隧燧檀弓齊莊公襲莒於奪注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是隧與兌奪二字通攷工記三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注鄭司農曰隧讀鑽燧改火之燧康成讀如邃宇之邃是又與邃通

厽部

絫 春秋瘯蠡說文解字作族絫是絫與蠡通

叕部

綴 士喪禮綴足用燕几注今文綴爲對是綴與對通攷工記輈圍注鄭司農讀輈爲綴是又與輈通詩何戈與祋韓詩作綴是又與祋通爲下國綴旒禮記注作畷郵是又與畷通

五部

五 周禮壺涿氏午貫注故書午作五是五與午通春秋伍參伍胥古今人表作五是又與伍通

禸部

禹 攷工記萬之以眡其匡注故書萬作禹鄭司農讀爲萬是禹與萬通春秋徐子章羽公羊作章禹是又與羽通

禽 檀弓齊黔敖古今人表作禽敖是禽與黔通

甲部

甲 周禮射鳥氏以并夾取之注夾讀曰甲是甲與夾通

乙部

乾 春秋楚子虔穀梁作乾是乾與虔通

尤 周書報以庶尤說文解字作訧是尤與訧通春秋尤而效之晉語作郵而效之是又與郵通

丙部

丙 春秋傳邴歜史記作丙戎是丙與邴通

戊部

成 春秋王子成父史記作城父是成與城通公會杞侯於成穀梁作郕圍郕公羊作成是又與郕通經解衡誠縣注誠或作成是又與誠通

巳部

已 詩彼其之子箋其或作記或作已是已與其記二字通赤舄几几說文解字作已已是又與几通

辛部

辠 虞書四罪史記作辠是辠與罪通 **辥** 亦作䛐同大射禮不辥矦注古文辥作辭是辭與辥通周禮行人協辭命注故書辭作詞是又與詞通太祝六辭一曰祠注鄭司農云祠當爲辭是又與祠通

辡部

辯 虞書徧于羣神史記作辯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注今文辯爲徧燕禮大夫辯受酬注今文辯作徧少牢饋食禮辯舉注今文辯作徧有司若是以辯注今文辯作徧是辯與徧通易由辯之不早辯也荀爽作變禮運大夫死家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是又與變通周禮士師荒辯注鄭司農云辯讀爲風別之別康成謂辯當爲貶是又與別貶二字通少牢饋食禮司馬升羊右胖注古文胖爲辯是又與胖通虞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大傳作辯章平秩東作史記作便程大傳作辯程是又與平便二字通平應爲釆

子部

子 易箕子之明夷劉向曰今易作荄茲是子與茲通 **孳** 虞書鳥獸孳尾史記作字微是孳與字通思日孜孜史記作孳孳 **孕** 易三歲不孕荀爽作乘不乘是孕與乘通 **孟** 書被孟豬史記作明都是孟與明通是又與孜通 **孽** 玉藻公子曰臣孽至於孟津史記作盟津是又與盟通春秋賓孟古今人表作賓猛是又與猛通注孽當作枿是孽與枿通詩庶姜孽孽韓詩作钀是又與钀通 **疑** 鄉飲酒禮疑立注疑讀仡然從於趙盾之仡是疑與仡通

𠫓部

𠫓 亦作㐬同易突如其來如說文解字作𠫓是𠫓與突通𠫓正字 **蔬** 月令其器疏以達玉藕作䟽是蔬與䟽通此字或作踈者非

丑部

羞 士虞禮墮祭注今文墮爲綏特牲少牢或作羞少牢饋食禮宿注古文宿作羞是羞與宿綏墮三字通也墮應爲㒸

夘部

夘 周禮醢人茆菹注杜子春讀茆爲夘是夘與茆通

辰部

辰 春秋日月之會謂之辰說文解字作㫳是辰與㫳通臧孫辰穀梁作臣是又與臣通盟于辰陵穀梁作夷陵是又與夷通

巳部

巳 論語毋吾以也鄭康成作巳檀弓豈不得以注以巳字巳與以字本同是巳與以通夏書荆岐旣旅史記作巳旅是又與旣通

㠯 經作以鄉射禮各以其耦進注今文以爲與是以通于與也

申部

申 檀弓申祥注太史公傳云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是申與顓通

朄 經作楝周禮太師鼓楝注鄭司農云楝讀爲道引之引是楝與引通詩應田縣鼓箋田當作楝是又與田通

酉部

醧 詩飲酒之饇韓詩作醧是醧與饇通

醺 詩公尸來燕薰薰說文解字作醺是醺與薰通

醋 特牲饋食禮尸以醋主人注古文醋爲酢是醋與酢通

酢 周禮司几筵昨席注昨讀爲酢是酢與昨通少儀酢爵注酢或爲作是又與作通

茜 春秋無以縮酒說文解字作莤是茜與縮通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注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杜子春讀爲蕭是又與蕭通茜正字縮蕭假字

酌 春秋無以縮酒禮記注作酌酒是酌與縮通齊國弱公羊作國酌是又與弱通周禮士師邦汋注鄭司農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是又與汋通

酺 周禮族師春秋祭酺注故書酺或作步杜子春云當爲酺康成謂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是酺與步通

酏 內則糗餌粉酏注酏當爲餰以與稻米爲酏注酏當作餰是酏與餰通

醴 夏書又東至于澧史記作醴是醴與澧通內則宰醴負子注醴當爲禮是又與禮通

酤 論語沽酒漢書食貨志作酤酒是酤與沽通

酓 夏書厥貢檿絲史記作酓是酓與檿通

醫 周禮酒正四飲二曰醫注醫與臆聲音相似是醫與臆通

〔清〕翁方綱撰

蘇齋筆記四卷

清宣統二年北洋官報印書局影印稿本

筆記一

易

書

詩

戌九月十六日發校

乙亥二月十九日宜校

八月十[illegible]校

蘇齋筆記卷第一

嘗見撰說部書者每多臚列非[illegible]瑣屑怪異[redacted]是以說部去[illegible]而不願作說部書也

非昔人有以經說為之者而愚治經劄記已積成卷矣今託[illegible]又恐直攝

筆以成劄記所不能附入者偶筆一二焉非又見嘗學之士說經說於筆

記[redacted]每自於所得某條以資訂正[redacted]夫治經但通合全經貫徹

之乃見此條之是否也不則專筆此條使觀者矜為創獲而未嘗合

上下之推衍之例是欺人而已是以愚於治經之條不敢自筆所見某家二條以[illegible]於[illegible]

謂者識疑見此事之未易一二言耳

易一

姚江盧抱經嘗慨刻注疏者周易卷前不載長孫无忌等上五經正義表，永徽四年二月趙國公无忌等上五經正義表，見於宋本周易注疏卷前，今所行板本皆不載此表，可以考見孔穎達正義在貞觀年間，其校讎纂刊在永徽四年也，蓋專為孔疏纂述而作是表耳

然不若周禮注疏前不載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一篇為要義也。此則考校氏

經義考於周禮賈疏序亦失載此序。又今俗塾讀本朱子易本義卷前

一序者或謂朱子之序亦誤也，此序是伊川先生作

而未有明著之者，猶之俗塾所頒說文始東終甲之本前有李燾序

而板本多仍載許氏舊說，其不知

者竟目為許氏原書也

十翼孔子所作，非象數精微，不當指以告人。讀之者當熟玩彖象傳繫
辭說卦文言傳即易之門。夫故曰：知者觀其彖辭。又曰：其初其上其中爻
又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即此數節，是聖人教易之捷
徑也。彖作之非象辭，象傳之非象辭，中條無遺義矣。讀人自不善領

四

會耳。據舊解二陽 臨九二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朱子亦云未詳。此
以二陽初長，四陰方盛，猶未能順從於六五，此二爻之居中 對上 言之 不見
而以補爻辭未言之義也。蓋九四大吉无咎，位不當也。此四爻辭既言大吉
而又言无咎者，自其位不當雖有咎而中明之，謂此大吉是合其之辭

易二

再將又以註釋以文言為説明之解決此第四二點以明之再易於家傳 段見

○又依序家譯家譯之版以推之 二與四回功二○依家說法不明白詳見另附記內

惟每卦之大義一條以明聖人積起推○之義亦有○與卦義正相條者亦有不必與

卦義正相系者此在每卦中須善會聖人用意而變化凡卦皆舉大

義以蔽之其全義○○是非經傳之本源體要之耳

易之取象惟卦之彖辭爻之象辭有之，至夫子十翼之文，則其中未有別生取象之說也。漢學者乃求其取象，甚至經辭亦謂十翼取象，則謬矣。雖以卦辭爻辭，漢儒乃泥於取象，亦多失其指，且即以說卦傳所舉乾為天為圜之類，將以撮其概言之耳，而漢學者乃泥執之，則亦非也。

白雲郭氏雍謂說卦云說卦不合以論說卦，因謂天地萬物之不具於易象，說卦特舉其概，使人觸類而長之耳，非敢執以固執。漢學墨守前儒之義也，此當遵白雲郭氏此說置之座右。

宋人惟朱氏漢上易傳多申明漢學取象之說，如蔡氏象數而筮者一派，亦取象者。又民易對以震為筮，漢上傳疏之曰：巽為手，有求之象；震為草，以手持草筮也。故此與辯，惟言取象之說為漢學者，其亦當知所別擇焉。

易三

支離漢學之謬，如繫辭上傳末段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數語，分屬乾坤二卦；下傳末段將叛者其辭慙等與分屬震巽六子之卦，可笑極矣。此或謂漢學者事經千載以前，付之不論可耳，乃近日惠棟撰易述亦多仿效之傳，即如百姓日用而不知，陛下云乾為百神為姓其[redacted]文理不通，荒妄已於此極，而喜累世猶稱其書何也。

卦氣之說起於漢儒而宋儒從推演之，卦變之說亦起於漢儒而宋儒從

推演之，實皆非學易者所必當究心也。胡東樵易圖明辨一書剖析先天諸異本確

之定則

易文不可純以空言（雜口於省身）實造，所於切陰陽剛柔外內上下乘承比應反不究

心於文恐傷於身之理學之書，類是激成漢學者之弊耳

易四

凡為學之要自必以悟守程朱為正路也易則程傳理極精醇矣而朱子時或有回異者朱子

用心尤精密也惟是就其大端言之則朱子有過信邵子處如說卦傳第[illegible]出乎震節反

以邵子所謂先天方位雜易卦之方位此則害經之最甚者矣本義[illegible]是朱子

未定之本耳項氏玩辭胡氏通釋二書皆朱子之功臣也

千古若古孔巨復以程朱遠質之雖未足以仰窺什一然舍是更無正路也今日治經識理人以悟字程朱往往有矣其固陋者無窮私記於座隅二言曰博綜馬鄭勿畔程朱兼取鄭也足以對古人足以教今人矣若不精研漢學博稽訓詁考證之實際而徒事株守程朱者是穢尊程朱而未知其所以尊也

近人寶應王懋竑有白田雜著一書詳考朱子所未定之義此非自尋摘朱子之失乃正以翼朱子之書也東吳惠棟於易有本義辨證一書亦頗有所見而世人不甚傳之世所傳者惠棟周易述其書考異詳博甚彀所當有之謂大

易五

業以下四十六字乃後師所訓 又謂天一地二以下廿字出於後人 又謂乾健也（說卦傳）
以下出於後人 是則平昔所嘗見而欲指者。讀易者見有偽聖之言當為
出指者先從歐陽疑繫辭始矣 思更於後卷論歐文內詳之

近日學者於易學既不能窮蒐研核諸家之說矣，頗騖高談荀虞者，蓋徒欲立異於程傳朱義之外，故為此以矯之耳。其實所據荀虞之說，初未見荀虞全書也。未見其全書而但摘其流傳之一二，初未知其某條之上下文義而欲據以為說，則其事更覺悞矣。此不過就李資州易解所輯得其僅存者也。其中固亦有可資攷據處，於李氏易解中所採諸家說可資攷據者時時有之，不僅荀虞也。即如鄭康成之說，宋王深寧嘗抄集為卷矣，近日惠氏棟又增輯之。其在姜擇易考之說如井九三鄭說以三為艮爻，故有山下井谷之說，此語本非經之正義，而精鄭氏易者曰：九二坎爻，坎為水，上互巽，九三艮爻，艮為山，山下有井，必因谷水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言微小也。夫感動天地，此魚之至大；射鮒井谷，此魚之至小

易六

故以相況。此說出於劉逵吳都賦注言微小也〔案：乃是劉逵注辭〕吳都賦之鰝蝦

謂感動天地也者，指左思賦詹何任公子釣魚二事也。所謂故以相況者，指東吳王孫與

西蜀公子相設辭也。而輯鄭氏易者誤以言微小也以下六句皆抄入鄭康成易注

此十六字當双行注於此下

中〔此數抄青之夫族王氏所補 鄭易注刪之〕逌邃棘周易述中之曰：鄭據六日七分謂中孚十一月卦，辟卦無吉罪而息巽

以風動天，故云感動天地。井者，卦九二失位微陰未應，故云無之尕小。此真扣槃

捫籥可笑之尤者，而屈然自以為提經傳合漢學之理者有如此者

又謬係輯鄭易此在此走者也

抄青之出 當姑正之

今人言治經往往視易書詩為童年所肄誦，不欲深言，以[redacted]泯其難解之痕迹，
而動輒言欲治三禮，其實三禮非一事也。周禮[redacted]固不知是何時所成，禮記成於
漢時列人所共知，其唯儀禮最古，即以易證之，[redacted]豐初九雖旬无咎，[redacted]即聘禮
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賈疏：旬而稍者，賓客之道，十[redacted]日為正，[redacted]一旬之
後或逢凶變不得時反，則有稍禮。鄭康成曰：初脩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
雖留十日不為咎。近日惠氏引此以證過旬，逢凶變即象傳過旬災也，極精當矣。
又中孚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虞即士虞禮之虞祭，他即他祭，不燕即不寧。
即此二條可證[redacted]殷之末周之初，此禮經已著於篇也。

易七

説文字學之圭臬據以證經可也然於易之以説文所引為正則亦不然

一概論之如惠氏據説文引乾三爻辭增入夤字又據以改屯六

二乘馬班如為乘馬驙如皆誤也（夤字王氏引之駁惠説驙字臧氏琳駁惠説甚當並詳見附錄）至若升

初六允升允字孫家説皆未安不應從説文作𠓜而解此爻者皆不之及

何也

王輔嗣不取象而空言說論孔疏於漢之象傳蕩之朱子又取其爻以意補定雷峯胡氏亦非漢之象傳嘗之此二者可作發凡也

易孔疏房氏義海所引頗有出於注疏本孔疏之外者今所見者南宋李衡義海撮要耳房氏義海惜不傳矣

唐宋後說易之家不可枚舉要其新說即或有叢雜紛歧之甚底於斯者惟是最善之通儒而有最精確之見始定治學本得不糾正者則如廬陵歐陽脩之疑作繫辭說卦文言以為皆非聖人所作此則害理悖道之尤甚者只經惟易最難領會千載下讀者惟賴聖人十翼為治經之指南

易八

所以繫辭作而平其數釋而發其方以下數段是聖人若從易之揲凡例

學者捨是要何差所測乎以數段朱子亦若未悉詳者而歐陽敢肆然以繫傳為不出聖人

所作以其詆經侮聖賢畔道之大者雖欲自絕何傷於日月今於

類記經義貽晚之世根而於後卷歐陽子集內謹詳具之

項氏安世周易玩辭作於慶元四年戊午在朱子本義後之二十二年而秀水朱氏經義考載此書於朱子之前夫既稱考矣而不審附出之先後奚以考爲耶且如陸氏釋文不著歲月而其自序稱癸卯當是陳至德元年非貞觀癸卯也其書無歲月者尚宜詳審況其有歲月者乎而朱竹垞經義考於每書之序多删去其歲月觀其何自而考其師承及其先後傳遞之迹備乎古綱昔在史館校勘四庫書時每欲就所見詳校録其歲月以補成之亦有今見其書而竹垞未載者亦有竹垞所載而今未見者惜未獲編定成帙又嘗欲通合古人著述之案其年月編爲一書以備考而如鄭康成生在許叔重說文

易九

解字讀之差，近年諸家頗有關於考證者，或糾其失，或指注釋謬，通徹照
合編次之周林所失遺也，又朱氏經義考所載無書考辨論說皆詳之，為某
人曰不第其出於某書，某注某集，則某某之指歸，並由是而於學人存稽
互證之處，亦並所釋，助益於此書，因昔人經義存亡考，不作專留意於存
佚而未暇計及後人之詳考也，且雖有補正數篇，亦不同等廣擬經
亦作補正數卷，則略搜括其一二篇，印已羅是屬歲月之未補，是一大
憾事耳

古文尚書誠不無可疑然皆平實正大中多精粹足以補充古道且行世已久何苦必力攻之若以
某句同見某書判爲剽竊則同異之見何可勝原昔謂禮記合列於五經禮
記成於漢時即公羊傳亦至漢時始著竹帛大戴記公冠篇明有漢
昭冠辭不聞有人撰一書以別擇之而獨於古文尚書之尋隙耶
閻若璩爲逞其口角令無識者恨之亂家此治經尤所宜戒也

壹一

古學之法聖人早以三言示之曰多聞曰闕疑曰慎言此千古讀經讀

史（著書）作文之要歟

易有聖人十翼（以 學者）為學者指南之經後人詮釋[illegible]至於

（合此即是離此即非也）

書詩則聖人未有論說之種因就後人所見自出以其時之最在

前者取之而豈得伊孫為不足據耶即如春秋聖人筆削之旨

未嘗明著以示人自必據之傳矣左氏最為可據即或偶有一二瑕而言之

未知果否聖意否亦何害於後人皆存而後人頗有之傳來為闕之說無

三傳則經[illegible]（之之）（宜）

之見耳

易有聖人十翼為宗主凡後人所詮釋其合於此者即得經義其外乎
此者即乖經義矣是以易雖難言而千萬世有所遵循也若書詩則聖人
未有明著以示後人之體孰其可徵於自己以時之最在前於衰之而豈
得所序為不足信耶即以春秋聖人筆削之旨當日游夏莫能贊一
辭 就其傳於今者獨推三傳耳左氏最為可據即或偶出數制一二處
未必其果盡合於聖心要亦無害於後人之資考也顧有三傳束高
閣之說者要作刻經何所取證乎雖以公羊之多失而尚並存以資印
證而況左氏傳乎所書詩序者之見正與三傳束閣之見等耳

書二

書序并自師（湯誓）至于大狥（仲虺之誥）之類非當日實見其事何由知之序豈可議耶

堂惟古文尚書可疑而不必攷擊節以舜典篇首二十八字史出知姚方興

本之非古以本且堯典有孟子親書可據是則疑此二十八字之說疑古文

更為可信矣舜所舜典今自出篆無久在學官於卿源古書大義無乖

則其合堯典是一篇國學者固亦直知而以其無虞特為非顯例也且即以易

之彖傳象傳本自別為篇次不與卦辭爻辭接連而今皆

經本相沿既久尚未能遽改況舜典篇首二十八字乎凡今好稽讀古之士斷

斷於古文之宜別裁及舜典篇首之宜芟者不過欲見其立異而已非

果精心以治經也

十三

王肅謂唐虞皆建寅殷人或有疑之者非也苟觀堯典分命四節則知唐

虞時四序與今同矣何必多言而於此又或疑夫子告顏淵行夏之時若唐

虞皆建寅則何以夫子專舉夏乎此又不知夫子所謂行夏之時謂從

四令皆依夏之次序行之此謂行夏之時也非專謂其建寅也詳見

愚錄禮附記

即如大禹謨六府三事一節注韓使其辭用文之平者如杜傳所貴善
政養民備和功叙並語之賅要已用密之至矣克徵精一之訓難使其
辭用經義加其指四語承一中之桂辭之極矣況此乃千古至大至精之文
何有以此辭彼之說耶　是謂古文體例觀其依敍者一之正之作訂閱
一編較於一簡以示後學則彼於古文者之於自若不待辯而自誣矣
既加工思
此等無識於
於矣不值如此作之如讀此條者知之
謂人

書四

漢熹平石經存字甚多矣洪氏隸釋尚互傳假板本耳今所及
見者孫氏硯山齋所藏呈南宋越州石氏本也般庚不甚或精
自點畫易疏稽作迪遲作遲嘉績于朕邦嘉作綏此諸足
資治經之考證者惜不得多見古拓本也然此特偶記
一二以見漢石經之有裨耳頓切使嗜異者閱之致啟改
經之謬

書經聖人所定，其有錯脫闕文可也。其或有出後人潤色
不敢信為聖人所定之原本者，則或偶舉篇章字句而辨附繫
一二於後，以志疑慎可也。即以書文而書其最可據者，無若
漢許慎說文所稱書孔氏一經矣。凡許書所述於說
文解下者，皆古文所作者矣。今則以一條言之，言部詞其也
周書曰在夏后之詞，周書曰夏后之詞，后銘曰共
今尚書作在後之侗，此非無稱作夏后作后室在言部無疑
於聽命侗字篆書雖隨釋者存以從古異，則何知據以從古文

暇矣何故近人有錄說文所引諸經語以資考據雖自矜偏而究非無盡執說文所引為定本也即篆體之最古已有偽篆矣即今人段說雜錄史記漢書以為漢古本者[illegible]竟欲置身於孔門刪定之列此是以己始謂許氏取以定之以考證酒明若四書孔氏寫為無經遂以信之此其例乎

武成篇乃經閒之篇首至百工受命于周諸史臣拙舉其事之首尾銳述

於前也王若曰至末皆癡述其事又雜盡以史氏叙事之法貫之[illegible]

加王若曰拜實非從耳諸家改訂皆爲屬也詳具於書附記

繼清 [illegible]胡氏著述凡四種今人但知名實雖指耳易圖明辨洪範正論二書

知者極少平心而論自以易圖明辨第一名實雖指次之洪範正論又次

之大學辨業不在其下矣易圖明辨[illegible]校識胡氏家[illegible]前數[illegible]年沉甚

書經斷句經陳氏家刻本未補刻其卷中訛滅字句知初本已補正矣

其實未補也要宜見原本補完之

書六

康誥篇首至乃洪大誥治此數句乃周公誥康叔三篇書旨之總挈

蓋讀此乃知周公作此三誥以誥康叔在成王豐酒之際上稱先

王之命以誥之也不但不敢作成王語意亦非周公自作誥康叔也

實乃寓於武王之意而語之見篇中王若曰誥至妹至於中間曰

寬王曰即王惟若有遠辭令王之意而其詞仍譯以周家王室之

之蓋三誥句之皆是述先王之命之精也及至梓材篇中乃譯到今王惟

曰肆王惟德用和懌殷王之言之也於是諸辭之體諸辭之意迥隔之

矣蓋作乃將左傳史記千載以來傳作之事改為武王封康叔

書之

今來既合三誥為即周公洪大誥治之文反目之為錯簡又誤
謂梓材篇者錯簡實係之亂經因此其最明白者有不
特蔡氏未給也即朱子亦已疑此矣不特朱王起疑湯亦辨作
讀誥已如此矣

吳江朱氏鶴齡毛詩通義在所著尚書埤傳之上埤傳人所知而通義知者甚少埤傳誤信王柏之說移多方於後數節於多士篇之文乃據蔡氏書傳武成之例是舉王柏改易之作載於書錄且注云蔡傳云多方當作多士此則學人所當切戒者

三山林氏書解脫其多方一篇世無其全書之第三十四卷係鈔之本多士篇予從海寧陳君以綱見得舊本以永樂大典校之乃可補足有志經學者能補鈔以傳之則善矣林氏此書自洛誥以後舊本久失其張時叟淳祐庚戌所刻全本謂後數卷得於宇文故家原遠為書坊

書八

新刊者尚有參差未盡一番應修者通志堂刻林氏尚書解第三十五卷之八頁第三行末此篇之言三宅句至九頁第六行君一說三字凡三十行皆删去之

康王之誥皆布乘黃朱從來誤作四黃馬解於文義既乖而於禮義並大舛未有併正之者此黃朱二字相連為文非乘黃二字連文也黃朱諸侯貢服也乘者四也布者陳其貢服而不敢服之也曷嘗有康王受諸侯幣馬之事哉蓋自孔疏之誤解而諸家皆未論之詳具愚書

附記

壹九

洽詩者通言毛詩今人第知為毛萇而不知此毛傳是大毛公亨所作也孔疏曰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孔疏此說甚明是毛傳即大毛公亨所作之詁訓傳也第毛亨作此傳時尚未題出毛詩之目至毛萇為博士其書大顯於世乃題以毛詩之目耳既由毛萇時題為毛傳則稱毛萇之詩傳為毛傳庸何害不可者而其作此詁訓傳則是大毛公亨也此猶之公羊傳公羊高口授其家歷世至漢時其元孫公羊壽始著於竹帛今稱公羊傳但知為公羊高豈復追列公羊高公羊壽乎詩毛傳今但知傳之出為毛萇而忘其作傳者是毛亨庶不復追溯其始也雖是書求朱氏經義考前載毛亨詁訓傳三十卷未云使漏不載

詩一

毛萇詩傳二十九卷云孫應將毛氏詁訓傳與毛氏傳分為二事則此說後岀之甚者矣漢書藝文志云毛詩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初未嘗別出毛氏詩傳也孟漢志亦云毛詩二十九卷者是未經毛氏作傳之文而朱□氏誤以此句為毛萇之詁訓傳豈有漢志叙毛詩於毛萇後者乎誤讀漢志其謬至此

詩序卜子所作從來未有確據或有謂毛萇作或又謂衛宏作

非近日惠定錢大昕云北山詩序勞於從事不得養其父母此二語

孟子引之此二語在孟子前則其為卜子作無疑也愚按孟子改從為王

因答咸丘蒙王土王臣所以易從為王其下句亦云無莫非王事

又申明此王事二字會以題其原文從事二字之明白矣孟

子人人熟讀而未有導以證此詩序者此實[illegible]卜子作詩序之明

驗也其謂序每第一句是卜子作其下數語或有後人申說者

此說固當可附參照耳若東漢衛敬仲所作序謂其善得詩

古判安其序者■岩明（古義）確在不日而今存於世而（非）國史即今所■矣（傳詩序）

■今所傳詩序判非鄉原作耳

詩二

錯簡之說始於誰？王應麟鄭氏注張鄭康成定本，見山巖居錄之
故書非脗說也。至後人妄逞私文，雜揣臆斷，以錯簡目之，時
治經之大蠹也。其來有漸，亂始王柏之詩疑，其竟敢刪去野有
死麕等三十一篇，而退何彼襛矣、甘棠於王風，可謂妄矣。柏之書疑、詩
疑，皆儼然以刪定自居，而詩疑尤甚。雖錯簡之說宋以後漸多，雖
益不皆可據，而未有非聖倡亂如王柏之甚者也。秀水朱氏經義考雖於
詩疑有砭議矣，而於王柏之訂中庸尚未加糾正，何也？

豳風豳雅豳頌以七月一篇分畫次章爲豳風又摘第六章云是謂豳雅又摘末章亦云是謂豳頌此鄭康成之説耳因稽周官籥章只言龡豳詩龡豳雅龡豳頌未嘗以豳風與雅頌並稱也蓋周官籥章所龡只謂之豳詩不謂之豳風不應立豳風二字之目於此在三百篇中與十五國風編次謂之豳風也鄭氏乃於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下指云豳風此無所從得之此惟當據周官籥章耳而籥章之風字也當日必有採詩入樂以成節奏鄭氏且不能詳而子焉能畢別其某章爲風某章爲雅某章爲頌乎朱子嘗是其言云鄭氏不達籥章之義而此鑿説是也其他破説

詩三

置之勿辯可矣

小雅笙詩六篇陸氏釋文云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十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毛氏傳各有序冠其篇首是毛故未嘗謂此六篇本無其辭也特以見存於世者失其辭故毛詩此六篇未入什目耳至朱子据劉原父說以為此六篇本有聲而無辭從朱子說未嘗不列此篇於什目既列於什目則毋須李無辭矣蓋此六篇因其義猶具有辭則當從毛氏而篇目則自當列於什內也故依毛傳所列什次此六篇之目不入什列小雅自鴻雁之什以下無什相差者六篇故其末魚

詩四

蒹之什，亮多出四篇，合此前笙詩六篇，正足什數，則此笙詩六篇
本在什中甚顯矣。惟朱子謂宜依儀禮奏樂次第，遂疑毛公移置
鹿於南陔之上，則陳氏啟源云儀禮鹿居之次，以旅對南陔在笙入之列，
不得不先魚麗在前歌之列，不得不後是乃庚崇之次，非笙詩之
舊也。今宜因依呂氏讀詩記，排篇之次，撤從以空設什之次，惟南陔
之什十篇，內其六篇亡，則異時下至都人士之什，皆每什十篇矣。

小雅六月篇「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朱子集傳謂大原今山西陽曲縣，呂記、嚴緝皆從之。顧氏炎武日知錄謂玁狁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此大原今之平涼，後魏於此立原州，亦即取古大原之名也。明嘉靖時周斯盛輯山西通志亦謂此指平涼之原州，非冀州之太原也。朱子在南渡後，未至北方，集傳偶誤也。又或有謂山西在陝之北，其戎當日玁狁由直北而來，則即延邊至山西陽曲亦未可知，則是傳會之曲說，尤根以小雅經文明言至于涇陽，則當日玁狁非東來，是從西北非從東北長驅，王伯厚詩地理考已明辨之矣。

詩五

大雅文王篇序曰文王受命作周蓋亦備述配命之實所以為作周也漢儒曲援讖緯乃謂文王稱王改元孔疏蔓衍至四千餘言今日經生家固皆付之不觀而彼時學者炫惑者甚且無殊其說即從經疏中知間或採用之不知書武成篇於武王禮中稱文王特是追述之詞耳若果當日有稱王改元之事則既書詩宜有其文而後可為典據也詩禮孔門所記有服事至德之語則此外即係雜出記載皆可勿信而況讖緯乎孔穎達作詩疏不惟不知體會詩禮服事至德之義即於本篇有虞服自天之義亦全不體會為漢學之蔽蓋至於傅會春秋則漢學之有得於政理抑末也何足以償所失哉

大雅文王篇序曰文王受命作周蓋亦備述既命之實所以為作周也漢儒世接讖緯
乃謂文王稱王改元孔疏纂述至四千餘言今日經生尚同皆付之不視而彼嗜異
好博者或且安張其說即從經疏中知聞或採用之不知書武成篇於武王
誥中稱文王猶是臣記述之詞耳若果當日有稱王改元之事則必書詩實有
其文而後可為典據也論語孔門所記有服事至德之語則此外即係雜出記
載皆可勿信而況讖緯乎孔穎達作疏不惟不知體會詩經服事至
德之義即於本篇有虞殷自天之義亦全不體會而為漢學之弊壹丞
於傅會甚則漢學之有裨於政理抑末也何足以償所失哉

苟且之苟从艹句聲古厚反艸也又作苟且字此在說文艸部也其茍字已力反从羊省从包省自急敕也急也敬从此從茍若与罟之賓燕列公迎之于大門内揖讓升賓為茍敬此蓋因君出迎故於賓為急敬也聘禮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茍敬亦同乃鄭注云茍且也假也茍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夫以家主致敬而曰茍且之敬曰假敬不敬此茍說乎此足見說文自急敕之茍字音棘不音狗詩者曰茍矣大學湯之盤銘茍日新皆即此字也蓋凡人之言者每藉口於太急耳是以戒之謂若易由之若曰茍矣言慎勿託詞於急出而輕易發言也此於曰字神理亦明白矣而於十句言不可逝逝字亦可去入相叶為録之 乾隆五十一年春二月

詩七

經筵
諭用析詩語入樂歌是月六日方綱以農事月日擇日詩頌講席樂部
奏至此句之末因引長其音與下句相比靜聽之惟與思說前後相對節
奏既合並佳樂律諧奏之不謬也

讀朱子之書而朱子詩集傳為坊間俗本所傳訛者周南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朱子從韓詩作思今俗本誤作息集傳原本有吳氏曰韓詩作思此七字今俗本無之

此二八双行 王伯厚詩考云朱文公集傳不可休思從韓詩

鄘風終於先藏髮俗本作烏

衛風遠兄弟父母俗本作遠父母兄弟

召南何彼襛矣今俗本作穠

此字俗作大字直接上寫

王風羊牛下括俗本作牛羊 齊風不能辰夜俗本作晨夜 唐風頍大且篤俗本作蕡 豳風不可畏也俗本作亦 小雅胡然厲矣俗本作為 朔月辛卯

外傳云韓詩集傳云若韓說則[illegible]云音偶 國語及此八字俗本刪去

言偶影復斯誤矣

俗誤作日 家伯維宰 俗本作冢 如彼泉流 誤作流泉 蓋其適歸 集傳此下

注云富讀作寔今俗本改為寔 此字刪之

大雅天降滔德今俗本誤作慆 如彼泉流亦誤流泉 而維降予卿士 俗本誤予 又傳內之誤如召南騶虞篇豝牝豕也 牝牝牡 大雅生王

詩八

有聲篇淢成溝也或訓城費解此頌文王之功王訓武讀此難諧朱傳原
本不謬不知何時經寫致誤者不知者或疑朱傳原本此亟宜改正

筆記二

春秋

三禮

甲戌九月十八日覆校

乙亥二月廿一日覆校

八月廿一日覆校

蘇齋筆記卷第二

治經之難莫難於春秋蓋易理雖極深而猶有聖人十翼在焉後之說易者患不能通十翼而妄自爲說耳如果深研整繹說卦彖象文言諸傳則於易庶幾有津筏矣惟春秋聖筆之所以然者孰可窺在當日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而後人欲從仰測其中即左氏備有說及書法凡其所稱君子曰或亦間出引述非必即以是聖筆之實釋也今尚賴左氏備詳以見比事屬辭之概而稱昌黎顯非許盧仝詩謂三傳束高閣未知韓子之意舍三傳外更有何書可據以究遺經之終始也唯啖趙以後史多以己意說經雖若陳止齋趙東山之深究聖旨尚未敢謂其盡合而近時之考春秋者顧若劉氏惟據虞林以爲說經

春秋一

之正路即使其中偶有弋獲之深究與韓子捷美豈今之意不相遠耳

左氏立學最晚在於穀梁之後西漢之初雖設經術皆有而公羊著於竹帛已在景帝時其前皆口授之說甚至以齊仲孫為魯慶父甚至以秦伯營為秦穆公朱子嘗慨惜學者不得目睹未修時之春秋朱子此語誠善於讀春秋者而昔日未修之春秋則無可考惟公羊莊中星實如雨一條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此則與今所見春秋經文迥不相涉竟不知公羊氏於何得之即左氏親見策書者亦未之之及也且公羊氏既為經作傳乃於左氏傳所敘諸國赴告之文若全未經目者此一家之口授至其孫乃著於竹帛而其立學乃又在前漢時引經斷獄皆據公羊言之至於穀梁猶可資以考證而亦多與公羊相涉更不知何謂鄒氏無夾氏未有書者與又為何以夫

春秋二

學者會傳者由治經也而傳之不易洵得其體若此

穀梁傳頗有異於周時典制此其所長也然注疏家又實不能得其證佐且如漢

鄭康成又在其後而其注釋於經頗詳於禮即以鄭志答問張逸趙商

具載[illegible]諸人傳是以得所資考若穀梁哀元年鼷鼠食牛角隙內忽

作者與我同者之辭亦足異矣

讀春秋賴有左氏傳而服虔注不可見劉炫規杜之書今又不可見矣杜
注即是讀左傳所信守矣而杜氏實有害於經者即如趙盾弒其君左氏
傳載孔子之言越竟乃免者詳繹此條太史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此
史筆正文也左氏於此下述孔子之言謂惜也越竟乃免此乃正繳良史書法
以終史筆之正文也此下乃直敘趙盾使趙穿逆新君之事以明其不討賊可見
矣此乃史筆之明晰相承處也左氏可謂善敘事矣此並非以越竟乃免
許其不討賊也杜氏乃誤謂越竟則君臣義絕可以不討賊是啟亂臣之機此語
緣來趙氏匡劉氏敞葉氏夢得趙氏汸皆以為此非孔子語乃左氏記述之不當

春秋三

信諸杜注之誤，有以啓之。其後惟林堯叟能知，以議論紛紛之變，擇歸於杜注。林氏亦見勝於前遠矣，但林氏謂上女也不越竟二句不可与此相章，則猶未得左氏敘事之義耳。

治經者無出演繹之義 固有收經義以演說而益加明暢者亦頗有假
經義演繹而失其本者若是故治演說不可不慎也如杜氏左傳注偶岸趙盾
不討賊一條亦足以作叛風矣其他若此演繹失指者指不勝屈讀經以左氏為
非讀傳自必以杜注為據也而杜注之誤會經義誤會傳義者世多劉氏規
杜之說雖間是拄孔疏而孔疏多傅合杜意不可不振刷將如之何約而言之
蓋有三焉一曰傳信此則試杜氏以證經傳因經傳實救注以明之當日作注時
實有所據者此類自居十之七所以杜注原是左氏功臣不可沒也若夫因杜氏
有演說之弊而根柢視之則韓子類東萊之徒以究經義要尚不以為非而今排類東萊
注說於高閣以究傳義又豈可乎此一層自是謹經傳之正局 二曰考證說則緣人
者於回

其經傳之於注義有所未愜，以他說參焉。此則不得已而為之。諺曰利不什者不變注與否，宜慎擇之也。三曰闕疑。此則注說固未安，而他說亦難專執者，即姑闕之，俾傷

凡讀注經者，當存此三者於几間。此因杜氏左傳注而發之。

凡經書月日名字皆不得執某賤以為全經之例也公羊穀梁所舉諸書法以為
例者固不可執矣即杜氏釋左氏傳博徵舊章所撰釋例具有條緒而善
讀經者要在各就本文詳繹之勿執例以泥之乃善耳即如文七年宋人殺
其大夫傳云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杜氏釋例即此傳以發例
而昭二十七年夏吳弒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注皆據此例以書名為罪孔疏傳含
之遂帽稱名明罪之狀則晉世子申生之殺亦書名豈亦行云有罪乎傳言郤宛
無辜被讒當時舉國興謗何以杜預反以為罪宛即王僚雖無道而在此文則自以
弒君據事直書豈得云罪在僚乎愚竊以為但注家疏家所舉之例不足為據即
左氏傳亦尚偶或旁引時人之言目為君子曰之類尚亦未必皆合於筆削之旨
而況後人之紛紜揣測書法者哉以愚私見竟宜別錄經傳一通（仍照經之次第）其經文無傳者

春秋五

另自爲條者爲一節不必言矣其有傳者列先左氏後公羊穀梁備錄於本條之下次公羊敘趙盾事評於後條之類仍依經之次第錄於本條以備攷三傳之同異凡傳所敘經不書而事補闕於前經後經者皆附經之次錄之至左傳所敘全無關經文之事則別作雜記附錄焉如此且列史以事屬辭之旨而非敘之所謂例者非敘駁後世諸家所究之書法中評議義者非期非畔於經而莫敢仰贊也須有暇日請一細心君衆之友相助爲之。昔晉劉兆撰春秋調人一編三傳有合不合者擇其長雖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其書皆久佚）觀其意在調合三傳而所謂以朱書別之者其意頗可采也

左氏傳服注與杜注本並行及杜注專行而服注遂廢即如襄二十七年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孔疏引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為聘舉雜辭而目曰孔氏事亦不見於經也此疏於服注所謂孔氏聘辭者疑而未信故謂此文甚略未意雖知此疑服氏並以疑左氏矣服氏生後漢時去古未遠其時尚或有雜辭留遺所謂孔氏聘辭者蓋因孔子取此趙武叔向賓主宴享之辭當是七十二子之徒有記錄成帙者後漢時猶傳之疏家詳考輒妄意以為未聞此乃宋以後學者臆斷蔑古之習不謂唐人已

春秋六

有此契也（此事）又見於周禮秋官司儀鄭注，而賈疏目為孔子聘問之辭，則賈必考之

未見此書耳。此蓋孔門採取當時列國聘享諸辭，輯為一編，名之曰聘辭。其

中必不止於趙孟享禮一事，或服虔尚見此書，而以說苑所記魏文侯時事而

習其辭（見困學紀聞）。魏文侯（侯）嘗受學於卜子夏，蓋仍孔門有此聘辭，由漢至唐（此書）（而賈疏述或云先秦不知何時諸述為孔子聘問之辭云爾）

尚皆得自傳聞，偶於周官司儀賈疏得與左傳服注一相證合，何

其幸也

昔馬季長三傳異同說其書不傳近日顧復初作三傳異同表或遠敵焉乎
顧氏春秋大事表卷多有資於考證其朔閏表疆域表博而當矣
然亦閒有附入之門不能盡資考者如三傳異同表頗未整理三傳之異
同非一類有所載之事出入異同者有其義並見異同者有所載經
文異同者自宜詳證成編而顧氏之表寥寥條件尚未該舉
蓋其事其義之異同不能臚舉以立表也並所附記惟經文字句之異同
耳尚未敢以三傳異同專卷也

春秋七

宋張大亨撰春秋五禮例宗程公說春秋分紀列事類曲制原流本末無不整畢
矣~~[illegible]~~近日顧氏春秋大事表亦略與同其體例若朔閏一
表杜預長曆久不傳於世顧復初作朔閏表時聞知陳氏厚耀之書訪求不得
見其未見杜預之本顧復初所自推朔閏表與陳氏所推因朔閏之書今得並著於錄
而又遺於永樂大典之中得見杜預釋例則長曆之編在焉今備證之乃得合四
家（杜氏預程氏公說顧氏棟高陳氏厚耀）之朔閏通列立表編為六卷以備詳考方編此卷時門人錢溉之塘書
來勸錢宜專用程公說一家而勿取杜顧蓋錢氏家世學之算法專尊遵程一家
之說故不信杜預顧則未敢專執耳

易有李資州集解之書，書詩則未聞也。春秋有江陽杜氏諤會義一編，採輯諸家之說，雖時代視李資州在後，亦衆說之林也。如唐盧仝之春秋，昌黎所稱者，惟取見一二於此。然所輯諸家不若李資州之易傳為最古，是以評益稍殊焉。若有治經者續而廣之，與唐氏周易義海、衛氏禮記集說並行，成美矣。但所輯皆後人之論，特以備採擇則可，而以作治經問津之正業，則猶未敢質言耳。

春林八

趙東山左傳補注最好然猶間有宜詳訂者若得西徵為附補一編則善
矣近如顧氏惠氏皆有左傳補注然所偶據件系一二非趙氏書之匹
公羊之何注穀梁之范注雖各為一家之學而何注疏失頗多且公羊
傳本多未合不能因其於文之羊注極能而必強經以合之也近日有
為公羊作釋例者此者異之弊非經學也
穀梁之雜之與判自勝公羊矣然而資傳以詁經例尚未得其要而況公羊乎范甯序中臚
西品次左氏然出自云云後來學者遂將是擬為三傳之品判豈其然

劉炫規杜共書不傳江陽杜氏春秋合義所錄劉氏規過諸條皆孔疏所又有然孔疏特因申杜義而及之非盡存劉說也又南安崔靈恩傳云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王元規傳云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餘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皆在劉氏規杜之外者今人遠想慨然

春秋九

春秋文十七年傳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孔疏云制周禮曰謂制禮之時有此語耳此非周禮之文孔疏此說乃因後世所傳

周官禮無此文故謂此非周禮之文蓋在唐初已如此矣其實左氏所載此數語乃

是周公所制周禮之文魯周公後也而此時猶待太史克述此文則周公所制周

禮必有成書而文公時已不能人人皆舉其辭則周禮之成書不傳久矣今周

禮既有六官之成書固必不可執左氏所載此語而盡疑周禮全經也然而左氏

所引之文雖是周禮本書之可信者學者求亦不可不知

周禮一

周官禮書首有唐賈公彥等奉勅撰序此文止說周官劉歆而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一篇列叙經之原多在馬鄭氏注之所附今具在焉此宜載於周官禮注疏卷前今也朱氏經義考亦無其載

自注疏而外治周禮之書有纂輯箋詁古者不多見世所常行則宋王次點之周禮
訂義所採舊說惟杜子春鄭興鄭衆鄭元崔靈恩賈公彥諸近古[redacted]解多屬
宋人書[redacted]宋人以後[redacted]多研求義理而於攷訂究解所淺也王次點嘗[redacted]挑尚書周官[redacted]國
司空[redacted]之職補[redacted]卷[redacted]其未嘗亡此則俞庭椿[redacted]復古編之欽幸此周禮訂義內尚無此
補[redacted]輯一尤為之罕耳

周禮二

周禮鄭注所云故書作某者皆出于山巖屋壁時之舊古字存焉之得與今本相
校禮箋亦有益但學者不可因此致啟啓異之斷耳儀禮亦有古文作某
今文作某者在鄭注此可據以作周禮儀禮古今文考也能其擬次之功正
宜懷之近日段氏玉裁作周禮漢讀考所謂漢讀者鄭讀耳其書
於古書形聲之學闡釋審矣而知不能無章傳寫[redacted]

儀禮最古以易豐中孚二卦證之（詳易附記）易之為書在殷之末世而經禮諸

篇已具其文矣此其信而有徵者

韓文公言儀禮難讀且又非今世所用韓子尚為此言無怪今學者於儀禮罕究心

矣是竊謂治禮經者唯以考據為要不以議禮為功蓋議禮制非儒者事也況古

今時勢異宜學者當習經一二以觀古制者非饒舌則穿鑿也是以思有纂之而不

纂禮之說為學者正告焉

儀禮一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誠古今禮書之大綱矣黃勉齋楊信齋皆與有功焉楊信齋之儀禮圖則必不可少之書此非有心議禮以爲之圖也猶夫注疏因偶作州長旅旅之圖蓋疏解雖此不爲圖則其說亦由明白而以信齋之圖無勝列經文而無圖乃明而其經乃明也至如陳氏祥道聶氏崇義之禮圖亦豈果說見之實亦說禮者不得不爲之圖耳近日江南後生有撰禮圖者不載經文而其圖相詳真若無之件件當得於目見者此則不可援楊信齋之圖以藉口矣

儀禮十七篇其有記者十一篇而記之體例亦皆不盡同蓋諸篇之記非出於一時一人也（賈疏謂記在幽厲以後而子夏以前者可知泥耳）

敖氏謂喪服一篇疑非子夏作其說是也宋節孝先生徐積駁喪服篇父在為母期年之說此自是天理人情之至豈得以疑經耶之詳見附記

儀禮與禮經相證者若聘禮與易豐初九相證士冠禮與中孚初九相證又若射禮燕禮鄉飲酒與詩篇相證又若特牲饋食禮與中庸祭祀相證至於喪服傳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或有據以證喪服篇者則不若孟子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此則信足以斷定父在為母期年之

儀禮二

說々霏古稀老

君所以竊有疑言不答難之說者孟古時之制度名物尚非確見確證則安見朝
之說於濟洲以西數千年前者哉即如春秋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注家亦謂時王所
黜此非確有證據者其可信乎如禮家偶有與周時典制不合者遂妄意疑以爲夏
殷之制此非確有證據者其可信乎且如春秋傳筮遇艮之八注以八爲雜用連山歸藏占
則此當稱筮遇貞屯悔豫皆八又皆雜用連山歸藏乎大抵無可證據者則闕之可耳又如
宋有證據而反生疑者如堯典四仲確是建寅四序之證矣而或轉疑三
代以前建子丑者又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乃左傳載晉文公襄公
時之制漢文帝時博士採以入王制初未言某王之制也而中庸言文武方冊則似宋
可以此實之耶

儀社三

儀禮可與禮經相證而周禮無一語與禮經相證唯有考工記梓人與大戴禮射侯辭互相證也又大戴禮諸侯遷廟篇與小戴記雜記下篇可相證也

漢書藝文志戴德戴聖慶普皆后倉弟子三家立於學官而慶氏之書亡傳自小戴記

盛行而大戴氏之書又不立於學故其書存者三十九篇其首卷列第三十九起其中

間或有兩七十二或有兩七十三近日校勘者据許慎五經異議諸書所引盛德

篇中間明堂者以下仍[illegible]是盛德篇後遂以歸入盛德篇首去明堂第六十七之

篇目列通為三十九篇者歧出也又公冠篇誤刻本或訛作公符今[illegible]改正

鄭康成先通禮經其時古籍尚有存者鄭氏注禮雖三禮篇多引此如王居明堂

禮月令注內只引九隊鄭未之此篇之也想鄭或及見此篇乎又如鄭注引饗禮

食禮鄭亦未嘗明著存亡鄭注所引王霸記之類疏皆未能詳也鄭氏注所援据之

禮記一

卞寅叔孝廉得本某出處以贈後人呈於大部
禮記注疏自南宋板本已有缺失至今如南北監本汲古閣本禮記疏
闕失三百餘行以何義門余仲林之所據讀未嘗見也必得宋槧舊本
乃得見其全近日阮芸臺刻十三經校勘記悉據舊本補入矣而阮
氏校勘記卷帙繁重學者多不能皆有之如有力者專彙禮記疏
闕文三百餘行鋟板佈之亦善矣

御纂禮記集說集漢唐宋說禮之言凡百四十四家為書百六十卷誠彙說之淵藪也昔朱子嘗謂禮記用陳澔集說以取士不如用此書取士其言固甚[illegible]然此書以備治經者之採擇則善矣[illegible]若用以取士則中間別擇裁制尚有未盡一者陳澔之書雖陋而用以取士則簡便易行特在讀者之善於擇取而已

陳雲莊禮記集說令學宮人人說禮之書其於注疏之說既未經讀甚至無從折衷即[illegible]如所引石梁王氏之言欲以明義理者而如文王世子欲删去[illegible]數於禮運[illegible]前段[illegible]疑於學記又疑其[illegible]注謂此皆啟後人好生議論之習而經易義古之與也陳氏此書之義古又爲不止此

禮記二

孔疏曲与儀相對此對儀禮言之非不如云曲与経相對也儀禮経禮也曲禮猶古

者必有成書統謂之曲禮故今禮記首篇以曲禮題其目首一條大書曲禮曰可以

見其所目之概矣王制二字原疏則特著為篇名不言何王之制而注疏凡數說焉孔疏

曰王制作於秦漢之際又引鄭君駁云王制作於赧王之後又引新云[illegible]孔子之

後大學所記又引盧植曰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即此王制一篇固在孔疏所具

說同異相參如此至於周禮出於周公亦當暇以此意參之[illegible]六未可以劉歆之畫

攙竄入之[illegible]六未子改周公職錄等書之出[illegible]依託耳

禮運篇首之文陳氏澔黃氏震皆疑之此須合通篇讀之乃見用禮以維持世運之旨子游復問言禮之急急字正是言禮不可去之節目乃見篇首憫世遠想為之引起初非重視大同輕視小康也其與老莊一派蔑視禮制之說迥不相涉凡疑此者殊生未識全篇指歸耳 詳見原附記

禮記三

錯簡之說莫先於鄭氏注玉藻也玉藻一篇鄭氏云亂脫宜改緣者凡五處皆
先儒不可易然鄭氏此注極分明矣而於其本文未嘗改動特[redacted]於注其下使
學者知其義當如此耳乃陳澔竟依鄭[redacted]說以移[redacted]罝之而不
明[redacted]言出於鄭說[redacted]直以原本如此[redacted]列其原本
錯脫之辭陳不可隱見而又焉知其脫失之處或猶有他文[redacted]否乎
[redacted]陳澔[redacted]氏每說之妄作如此
以示後學耶

明堂位一篇鄭目錄云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此特言經其類目附屬之云爾
此篇雖與大戴禮之明堂篇基早及九室八窗數稍相近而此篇實為魯事作非為
明堂作也蓋禮記此篇固不必因其屬別錄而謂之是劉向別錄四十九篇內之原
文亦不必因隋志馬融增入之說而竟目為後人所託撰固不得信石渠王氏謂
是見載於經而不見信於古之所撰亦不得信方氏苞謂出於劉歆之徒傅會
新莽而作即觀其末曰君臣未嘗相弒讀者盡知其非則亦毋庸致誹其在
小戴記中究以屬制度為是也

樂記在劉向別錄者是二十三篇今存於小戴記者十一篇此十一篇連合為一篇出自何時何人孔疏只云難確指矣然而讀者殆不可不知其十一篇之舊次史記樂書所取樂記之文悉自樂本訖於師乙可與今禮記本相證而其中又自有前後移置互異之處唐宋以來解此經者皆不深問此十一篇之原次列於疏內所云記家言趣不同之說未之詳審也愚於此篇之前先列劉向別錄次列史記樂書次列今注疏諸本錄為表圖繫後十一篇次序瞭然矣

鄭康成於禮最精，其以禘為祭天，則有根之說也。鄭於祭法篇言禘是祭天，又於周禮大司樂言祭天祭地祭宗廟皆名為禘，孔疏亦數引之，然孔疏於劉光伯規杜之說，則必劉對以折服之，而於鄭氏祭天之說，則先錄王肅難鄭之語，而後復及於馬昭張融申鄭之說，馬昭申鄭，國語依倚，張融和之，詞雖惟融申鄭，又祇意在推崇起之是禘，其無他證據可知。又云孝經說與王肅同，則孔疏名為釋鄭，而實引王肅與鄭不同之說使人擇之，其所謂之中鄭乎。以孔疏之依鄭說者不過如此，其他則古今敘鄭說者多矣，近有歙人金榜撰禮箋一帙，以申鄭說。今日所承欽頒禮記義疏，斷斷焉明斥鄭說之非，而尚有敢言復古重理鄭說者，則以悖。以禘辯，爾雅云禘大祭也，此雖在釋天篇內，殊於歲時風雨星辰之後，又非祭天祭地祭山川在後之後，單舉禘大祭也，則非祭天可知。且禘大祭也下接云繹又祭也

禮記五

某非祭天又可知矣惟大祭云者渾而未析鄭氏之能以該經見有某經之可質者則必舉
以質之君果別有據證之釋尤表出之鄭於祭法見禘在郊祖之郊是祭天則禘亦必是祭
天鄭於是以周禮大司樂謂天地宗廟皆大祭大祭之名非禘足當乃其實無證據
之古禘也就其注祭法謂禘是祭天故大司樂所以祭天爲禘而祭法祭地於
泰折鄭氏却未之言此祭是禘也不知大司樂注何以云祭地亦名禘矣大司樂之
言宗廟之中祭之亦未知是統之宗廟之祭與否鄭何以知其必是禘乎此則大司樂
之文實無禘字而鄭氏因其下文云凡大祭祀宿眡坂必以大祭言之以大祭言則惟禘
之可以當之而經無禘字鄭又不言何據何得謂鄭君識古者經無其文强其說而謂之
述古哉凡言述者必有所根據而後述之未有無所根據而謂之述者此全氏不通之言

果不必讖意也乃若經本有禘字而鄭誤屬者則祭法具在也鄭氏之謂禘是祭天不過謂禘字在郊之前必是祭天趙氏匡乃曰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也豈謂圜丘哉若果圜丘名禘五經何無一字及之楊氏復曰祭法禘郊祖宗注皆指為祭天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祭法敘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皆在郊上蓋郊止於稷而禘上及於嚳禘之所及甚遠故先言之鄭氏不察遂以圜丘與郊為二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二祀又指禘為祭地示於大司樂注三禘之名支離淫誣詭僞不可辨其謬甚矣遂確楊氏謂鄭讀祭法不熟猶止以本節言之是則謂鄭君之不善讀祭法蓋不止此也祭法一篇概述祀典本非有敘禘注莫先言祭天之說也其首節專言四代祭其先祖之遠近不同如此專以祭

禮祀六

先祖之事言也。至第二節乃特舉播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此方是特祀之文，以祭天地言之。豈得以前一節與此相牽合乎？不特此也，祭法於此下乃始次第排敘寒暑日月星辰祀典，然後乃於七廟五廟之前先結束一語曰：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此一語結束前後，其為專指祭其先祖之語，更明曉無疑矣。假如依鄭說以首節禘郊為祭天，則試問祭天之配享以祭天為重歟？抑以其配享之人為重歟？則必曰以祭天為重也。再試問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是以其配享之人為重歟？抑以其祖之追祭為重歟？則必曰以其祖之立言之也。如此，則前文與後文指稱各異矣。同在一篇之內，同敘祀典，而前後指稱各異，有是義理乎？有是文理乎？此方謂之禮。祭法注不熟也，鄭又引孝經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實其所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之說，又自釋之曰

祖宗通言爾。按孝經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未

嘗言禘之祖宗也。宗祀明堂文王非雖有宗字，亦未嘗以此句之上帝指五帝五神也，豈得牽

合哉？惟其祭法首一節禘郊祖宗皆以四代之祭先祖之所以系二節

即從泰壇泰折特提言之，更見郊重也。若於第一節先以祭天、祭五帝五神之配食言

之，則必當置此文於泰壇泰折之後，於義理乃脗，於文勢乃順也。豈有先言配食而後及

於正祭者乎？是則祭法實無以禘為祭天之說，此鄭君誤會耳。彼金榜者不敢詳究

祭法原也，於是引國語數條以禘郊二字同在一處，喜謂其說有徵也。謂國語之禘郊與

宗廟烝嘗對文（禮記文），以見禘非宗廟之祭，其引楚語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

廟之事也自射其牛此於天子言禘郊於諸侯言宗廟者禘郊故言
宗廟非以禘郊與宗廟對文也又引禮記禘郊不過繭栗蒸嘗不過把
握此二句雖以蒸嘗為說然即以祭其先祖之祭禘自是大祭蒸嘗自是四時之祭
又何曰不可分言而必指禘為祭天乎且假如以禘為祭天而冬至之郊與祈穀有二天乎
鄭氏雖莫衍紛紛有感生帝六天之說而未敢以昊天與上帝分為二也今金榜者乃
敢以昊天與上帝分而為二金榜為其人曾在翰林撰而敢於創此臆說凡在翰林者皆宜痛闢之
蓋古者言禮之家各有師承若必欲以某經之說禮與某經之說禮合而質之此頭乎
甫所謂留者以攷補雜治並採未有不糅亂者也古綱亦攷為東學侶辈一隅四言禮
經者但當略言而不當纂禮蓋纂之則不過傳疏之同異考析而已若欲纂禮則
處今日而行定古禮非徒生今反古之謬乎宋儒徐節孝先生已辯喪服傳父在為母著

毋之說非聖人所作，韓文公謂儀禮難讀者，亦非謂其難於成誦，正謂古人之禮

今未能一一差[illegible]日規耳。且古人祭必有尸，今可行乎？即使實有祭天名號

之，雖據亦似是郊天之祭、祈穀之祭，並無二天也。況又是古經可據，而豈有

以妄信鄭說哉

肆記八

梁崔靈恩三禮義宗朱氏經義考云佚昔聞臨川李氏家有舊寫本不知其卷數欲借之無由也及予視學江西按試撫郡詢臨川學官於李氏家訪之云所存舊寫本尚多而此書檢之不獲至今耿耿於懷

華記 三

晉庸詩畫

治維

甲戌九月十八日覆核

乙亥二月廿二日覆核

八月廿一日校

蘇齋筆記卷第三

大學中庸本在小戴記先中庸而後大學此特小戴記目次如此朱子定四書之次序則先大學後中庸近時考證家乃謂宜依戴氏原次不宜依朱子以大學置中庸之前此則泥古之說而無庸也至衛氏集說不依朱子大學定本而卻載朱子章句於諸家解說之內則又失其指

昔遊廬山入白鹿洞書院見樸堂壁石刻王陽明書大學古本竊為詆生正告其非嘗賦詩紀之大學古本諸家各有考定之本即二程子所定本亦與朱子不同然竊謂此古今公理非阿附朱子也自以朱子所定經傳次序雖不可易學者亦不可

大學一

生眷異之見也

惟經傳以綱領條目相承是一經九傳非十傳也寔是釋本末之傳寔不必補格物致

知之傳即經一章首節三綱領下即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二節八條目也

傳之首章釋明明德傳之二章釋新民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下即格物致

知之傳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此下第一節此謂知本（所謂[illegible]文之此謂知本也此以上明明德之法之格物致知）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大畏民志此下第二節此謂知本（此新民之格物致知）此謂知之至也一

句接以是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傳之五章釋誠意至傳之九章釋

治國平天下綱領條目井然此南宋王相董文清槐之說當爲定論若使朱子

閱之亦必悟前不補此傳矣本末終始同義若有釋本末一章則終始豈亦須釋乎

此非可缺何怪前一條有錯

朱子章句已明言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則知格物在格此而已致知在致此知而已豈有另將本末特釋一章者乎既無錯文之離亦不費補傳矣董氏此說誤於朱子以十餘年此大學定本也詳具大學附記

古經之文各指所之不能盡詳其辭句之同異先後也元者善之長數句亦見於春秋傳豈得謂文言用左氏傳乎人心惟危四句亦或見他書者又豈得妄說此襲彼乎凡讀經者須知此義不可泥執不可臆度也大學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以下數句又見於爾雅其有謂大學在前者又謂爾雅在前者皆妄臆之說凡若此者惟有循文以緯其義慎勿妄斷

大學二

論者皆以鄭康成好改經字甚焉之斡旋者則謂仍其舊未改而注其讀

於下張究不得謂鄭氏未改經字也愚則竊有平心之論焉若謂鄭康成不當

改經字則如鴻漸于陸改逵豈出自康成乎[illegible]

[illegible]禮運交於旦明鄭謂旦是神字此自是經之

本字如此非改字也近人有段玉裁者精於說文形聲之學乃執鄭讀破字

擬漢讀考一書不謂之鄭讀而謂之漢讀此非強傅鄭說乎沿經

自不可不究六書形聲而要以義理為主此亦所謂利不什者不變法也大學

之親民程子讀為新[illegible]是經之本字自如此豈得專目之曰宋讀乎惟身有所忿懥

則不應讀為心如身字於義理亦甚極明白若讀為心則反滯矣

據前排字錯

至於苟日新，則非艸頭之苟字，此在說文苟部，苟音棘，自急敕也。此与急字

義同，臨銘首句擬其急自飭也。能使下句日日之字接得緊，亦爲字一定

之理。此與艸部苟字（形聲義皆迥別）儀禮聘禮賓爲苟敬，即此急敕之義，而鄭氏注

云苟且之敬，豈可乎？詩無易由言無曰苟矣，亦是此字，言勿藉口

於急遽而輕易其言也。詳見附記卷內

大學三

朱子於大學篇首云大舊音泰今讀如字乍看此語似無關義要者

其即此八字具見章句之指歸示人明切也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

大學在郊陸氏釋文無音也學記大學之道大學之教大學之法陸氏釋文

皆無音也蓋在禮經此字初不必有音釋而今既入四書其篇首揭明大學

恐讀者習焉不察不知其即古制之辟雍矣此音釋正與序文之古之大學

同一義也然學記內揭名大學不詳其綱目而此篇特著之則亦經實功惟

見於此所以朱子云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歷考易書詩春秋以來明切

示人者無過此篇亦敢望第二人能為此言者始服朱子此種與截篇首程

子一線相證此實三代以下直接洙泗心傳之指如此則朱子所議易置原

道之說不爲無因（昌黎原道不引格物致知此則有說不應議之已見附識卷內）而知止一節應在格物致知傳內不在聖經內更明白矣知此則雖同在戴記而學記自論教學之義至大學乃詳列綱目亦更明白矣陳雲莊乃據石渠王氏說疑學記之空泛則何也

大學四

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
學者所記也此下云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
中庸說二篇曲臺后倉九篇注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為記故名曰曲臺
記詳此注則后倉曲臺記是記禮射之事非上所云后氏戴氏記經七十篇
者也中庸說二篇注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詳此
注則中庸說亦非上所云后氏戴氏經七十篇者也此係在中庸說二篇下其言蓋
此之流云者非謂禮記之中庸篇與此中庸說同一書也此師古注表明堂陰陽王史
氏后倉曲臺記與中庸說皆與七十子後學所記同在禮類而非禮古經之本篇故
言蓋此之流此者指七十子後學所記以下五種言之非專指中庸說亦非專指禮記內
中庸一

之中庸篇也，亦以既云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又有明堂陰陽說五篇，雖亦在非禮古經之類

中矣。蓋此之流四字，上下通照之辭，即看其末句「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此一

句結內已具有上所列之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矣，而其下又注云「入司馬法

一家百五十五篇」，師古注「蓋此之流云者」，亦猶此耳（上下互見之辭），而何以王柏誤讀

漢志，欲析今中庸為上下二篇乎？秀水朱氏經義考不深考而遂妄引之，又以

顏師古此注釋顏師古曰不著其篇藝文志此注下之注釋

皆書不下錄耳（出宋藝蓮漢志），而豈可以援說今禮記內之中庸篇乎

另起一条

再以漢志此條詳之所謂中庸說二篇今雖未見其書要是說中庸篇之義也則中庸是禮經之目即藝文志此條可見其在小戴記中非戴聖始編入者也此下云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顏注謂三百韋昭說周禮三百六十官此說非也三百蓋總說冠昏之類三千則又其中之細目耳所引故曰雖未必即今中庸但可為中庸之證中庸一書所謂中和中庸諸指禮之言自以方策九經郊社禘嘗宗廟追王諸節是中庸二字之實際今朱子章句序謂子思為道統而作固是舉其大者言之而其原在禮經則當以漢志證之

中庸二

宋史以道學別立傳，遂潤後人以漢學宋學分為二途，此大誤也。朱子中庸章句序推本允執厥中危微精一之訓，自是堯舜孔孟後先揆一之旨，何必有某代傳某代之統論乎？後世不善讀者，將執他書有人心道心之語，遂謂出自道經，不知所謂道經者何代之書也？若果夏商已前遺文有此相近之語，亦當並存而不敢斷其後先也（前大學與郊與頤者論已詳之），況其所指生於唐後人，而可妄斷乎？朱子謂中庸子思為道統作，自是治經之本論也。特其入於禮記為言，禮所兼微，則學者不可不知耳。朱子易本義，雲峰胡氏有通釋一書，即本義之疏也。至若朱子之章句集注，學者束髮受讀，終身習焉，而竟有人為作疏者。今時學之士反欲力趨歧途，更于注作疏

中庸三

其實非有所發揮也不過矯於常行之朱注立異而已蓋為朱子之章句作疏者
亦非無盡如孔疏之於杜注矣申此柳織之如儀禮制度考文章句不言五禮五度
六書此則當知鄭注之未能該指而後詳繹之如胡朐以時章句用左傳王制以
實之亦當知鄭注之簡慎如我者論之亦當知陸釋與鄭說不合如蒲
盧亦當辨沈指之異義如卷退之則黃東發釋之之此等皆不可寬假過
又不可阿於有也

頤起元中庸外傳曰鄭注分為三十三截中有不宜截而截者見有子曰字即截之翟灝曰惟篇末舉色之於以化民數句別為一截似甚不當義理因有子曰字截之耳解亦不盡至朱子文集書中庸後曰某嘗伏讀其書竊意分其章句按注疏本中庸分三十三段與朱子所分三十三章不同竊詳鄭說非其說十一節乃劉向別錄本有之其條段篇原以長三章次若朱子分定中庸三十三章則學者以其非古經亦原有而妄議之可矣然自誠明章章句云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則可見朱子雖分三十三章而實有不必泥其劃界者又況讀章所謂分三大支者更無庸矣

中庸四

漢書藝文志論語在春秋之後孝經之前尚不与子思曾子孟子列於儒家而者同係因是論語爲孔門正經之最先者矣

辯釋論語只有而宋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陸氏釋文序録云周氏不詳何人此周氏自是後漢時人近日全氏祖望謂困學紀聞張包周周是周生烈非周生也

齊論語多問王知道二篇王氏應麟云問王疑是問玉此說當以備考

黄勉齋謂朱子論語集注於一字未安一語未順覃思静慮更易不置或一二日而未已此學者所宜知也嘗見朱子手稿殘闕篇集注一卷每紙書直界五行行艸書晁氏曰不盡不懼句至以友輔仁中間塗改甚多原是上下二册上册先進篇此下册前失去顏淵仲弓司馬牛三章王文恪鏊所藏

漢志論語部內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圖法二卷朱氏經義考云徒人圖法殆即家語所云弟子解史記所云弟子籍也

而謂兩子張者蓋即子張問從政章或以從政為篇又或以子張

題其篇次齊論語也齊論語多問王知道二篇王伯厚疑問

王當為問玉然論語家無以學而為政皆取篇首之字題之非

其指其文義而題之也若以問玉名篇以從政為篇則豈齊論

語家題之例與耶若有兩子張篇則何不取篇首字也抑豈因

前有子張篇名之題而別題曰從政以別題篇之例無關義要然

此耶依張洛陸稼之說非為政篇次章思無邪上以為政之道全之後人別出

有述洋此此者是家題亦不須不詳考異耳

論語二

論語或問謂曾子有子門人而記此固不能詳考然聖言垂訓萬世
皆所親聞之語而亦非若其出於當時言下輒筆之簡編也
其閒有言下輒書於簡者後來復彙編錄之抑或有追記成文者
即如當時人之稱謂若陳恒弒孫州仇諸稱謂矣由
聖門弟子惟曾子年最少而論語記其臨終之言并問疾之孟敬子亦足
見是書輯則此記錄最在後矣若問仁問政有問同答異者亦必因
其所問詳略不同而各記之記者則但以理言為主不必盡叙
其答問之端而已又非可執一而論也

論語三

記者不必依類而亦有因類記者鄉黨一篇不必言矣餘若論門弟子之類禘嘗於國大夫之類如晨門荷蕢二章亦與辟世章類次之如接輿沮溺數章亦與孔子行類次之第不必於篇皆有類例耳

論卷四

近日江氏永鄉黨圖考一編於名物典制極有功其最要者辨孔氏輿

三世出妻事也（詳具附記）證毋并官氏是并字推漢禮器碑唐元和

姓纂爲證無疑學者不可不知

吾門人寶應劉台拱字端林好學深思人也在京師每來吾齋說論
禮數事今其遺書阮芸臺中丞刻之人多推其論禮精審今觀其
遺書於經內說論禮者為多然猶記其口說雅言章今刻本內有之
以經實為精當若其解詩條多與舊注異者亦未能甚當也悉
俾學人讀異之徵不可不記 詳具附記

論語五

山梁雌雉節三嗅[redacted]狊即亦是狊字古闃切上从目不从自与臭上从自不同狊訛寫嗅陸氏釋文在唐初已誤作許又反矣杜詩雌風三嗅即用此失也經學至不詳考久矣

漢唐石經皆未有孟子唐石經今有孟子乃後人補刻也孟蜀石經孟子亦

宋宣和時所補刻

孟子趙岐注已經後人刪截非其舊矣毛晉〔當改扆〕得其宋梁氏借得宋槧本又

近日戴震以章邱李氏藏毛所影抄北宋本合校曲阜孔繼涵刻之

孟子疏題孫奭撰朱子語類曰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非孫奭音義比也近

日餘姚邵晉涵為趙注作疏余嘗屬借其稿而未得見

孟子一

近日杭人周廣業撰孟子四考於出處日前後頗極詳核燕人畔章末箋注云三山林氏曰孟子此書

記事雖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節十章十一章置之

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林氏此條實齊人伐燕事

前後大關鍵也然孟子七篇亦不得謂盡不錯次於梁滕許諸國之語亦皆雜以記之

後四篇則多是退而無敘之言亦間有補記者耳

易書詩春秋論語而後聖門弟訓開萬世學術者莫先於孟子矣道
性善稱堯舜崇王黜霸學者皆知其大端矣至於貫串古家典制
考核亦惟善讀孟子而後知之即舉其大者如禮制喪制田制皆
在焉而不善讀者乃轉鮮之此不特不善讀孟子亦即千古學術醇疵
所由分也昔周文以相王室其於議禮議喪設制必就畫定成
書自平王東遷以後如晉鄭向之賢尚有知有不知如韓宣子聘魯始得
見易象春秋如宋向戌鄭子產獻禮於楚始略舉所知數事如周之王子竟
敢竊其典籍以奔楚凡者以疑皆王徽孟子未生以前周室班爵制祿

孟子二

儀禮設度一切成規久無存者故於滕君之喪則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於北宮之問則曰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假如周公制作果有六度之籍見存則以孟子大賢豈有不知者乎四代之服器度魯皆有之者必是魯能存其說也而明堂位言在尊魯公冢舉其大凡而已孟子曰嘗聞其略則後人又豈能詳考之乎滕君實有行仁政之誠故孟子不於齊梁言之而獨於滕言之滕國五十里不過如後世一縣耳而詳稱九一什一圭田五十畝夫二十五畝者蓋其真就滕地區畫之哉特舉此以見王政大端如此若果當時真能就時度勢則潤澤之詳斷不泥古以

措置之[illegible]也假如齊宣梁惠能有持梁戰之問不知孟子又當如何措手乎
今以見成說矣所以慨然提到天未欲平治天下此自是當日情之去齊時
一段不忍云云若表而已然而古今時地先後不同設使孟子竟能借手大
邦以行仁政自必推驗付揚自身盡亦未必[illegible][illegible]用當日保釐東
郊時所定板樣法也何況後世又隔千百年而欲於周[illegible]法以立法者乎
豈但孟子即當程子亦其或繼周百世可知亦必非底造故固之板樣
夫子述夫如九州水道後先異宜在孟子時撮舉其事亦豈必語按水經而後人
歷疑所舉水道未合孟子固不能如夏時其臣親歷數土隨刊之績者

孟子三

四爲交亦已未言故必之名，則又何自而辨核之至如齊宣欲短喪一年，其時齊
王尚在，而王子爲其母死，又非齊王之正妻，而爲期之喪加一日，愈於已，後推
論則其服謂父在爲母期年之說，必非孟子所取可知。謝此涉聽之，則又
在爲母期年之說與滕國父兄百官謂先君莫行三年者相去無
幾。故必善讀孟子能見其大者，而後世一切考辨核正固有必宜尋求
者，亦有斷不必置論者。顧鄭君之學倡且推，致慎詳思維不懈研求於葉年以加功
之家未當作五葬是無君之流，庶可以平心遍讀諸經矣。

漢志易書詩春秋之次即論語孝經若爾雅之屬則附論語若五經石渠論爾雅之屬則附孝經而曾子孟子俱入儒家自隋校藝文迄宋如此至朱子始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為四書實古今儒門集成垂教之定式孝經同丕正經而未立學官以取士者則蓋非因朱子有孝經刊誤而疑其不與諸經同貫也是以愚雖深取漢志嘗大有言一體之為讀孝經之法而朱子所撰刊誤本不列於膠庠學者武執焉可矣

孝經古注不足發明精義自必者據朱子致而存次之乃朱子反疑此經故有孝經
刊誤一編雖黃震日鈔說以平允許之亦未能知朱子刊誤之非後世學者於
朱子論經傳說偏有異同輒紛紜好出歧異說而獨孝經刊誤為朱子著述之累
莫有敢糾正者及惟岸漢志載大者言一語以代此經注腳而推
刊誤一編竊妄敢措一語曰雖非朱子之書耳詳具附記

漢志謂孝經舉大者言只此四字祇得全經注釋若朱子刊誤之作似竟未理會

漢志此條之義謂之孝經者原非如若儀禮禮記經與記對言經與傳對言也聖

門垂訓豈知後代有諸家注釋之多其詞說者哉漢儒說經原不能如宋

儒之抉入精奧但說經初自漢時師承有緒無訛明潤以備後來詳擇而已

原不得以漢學為疏文至宋儒則分章以闡其義理非是處處細入如陳氏

禮記集說所採石梁王氏者直以學記為空泛以乎既名學記即應開具條

目時課若後人所撰學校條規之類者然後憾於讀者之心耳此石梁

王氏者不解其名氏竟是專一刻識宋儒之學者如此則無怪乎朱

孝經二

子有孝經刊誤之作矣邇正欲勸人篤守程朱以孝經爲觸罪敢於此時議宋儒乎能知治經之道有通達焉其說守宋儒與泥執漢學者厥弊均也故不得不借孝經此條說之

治經以義理為主然而攷證訓詁校讎皆所以精求者義理也豈於
攷證也攷證必資於訓詁也訓詁必資於校讎也究其所以攷證
訓詁校讎者何為也非曰欲以明義理而已其專言義理者攷證之不知訓詁
之不詳校讎之不事而空言義理其庸陋者外冥行閉索必無所[illegible]
雖已即其通攷者自恃所見之明輒以掃棄一切為能事則如有宋諸儒
義理既明乃往往不留意攷證不詳審訓詁者則於精求義理之方
似有所未盡也於是考證訓詁之說起而厭薄之嘗致毛氏汲古閣
刻十三經注疏求存於經時所稱述之某家其人蓋明末習為八股時文者風未稍
研注疏也一旦見其刻注疏欲推揚之遂極口斥宋儒空言義理之失以歸美於漢學豈知
治經一

苟真為鄭之徒，非以此炫博聞也。彼其時說經師立於學官，學人各有師承，自不得不綜覈以引其緒，曷嘗有漢學與義理之學相對樹幟者乎？迨至宋時，濂洛之徒大闡義蘊，而又不暇翦搜博綜，則全賴乎後之善學者精審[illegible]經以求入道之路，豈可以門戶營援之習，涵入正學之階梯乎？故必先明乎考證之博、訓詁之詳、校讎之精，三者一貫，以平心虛衷求之，則（本致）因微達之，義理而亦不致務空言之談，果講訓詁與校讎之失矣。

義理之學考證之學詞章之學校讎之學非四事也實一事也此四者揉於一事
矣而治經有要言於聖人禮樂孔子之三言也曰多聞曰闕疑曰慎言知
斯三者則、寡尤悔矣後世傳注解釋百千其家亦甚有無闕疑者於而
或有千里而一得焉或彼聞而此未聞焉抱一家之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即
使彼說可無庸而何妨參質之嘗舉詩文集內偶句旁注一作某或謂一作某
者未必確也而參合之無疑正本之善聞見之不廣何者不過留意者之奈之何
不事搜博覽也於觀千劍則知劍矣此重積乎多聞也載籍極博不厭詳
甲戌己丑陳國有再赴之文
陳而莫非以其疑生焉且闕疑慎言當時只闕疑二字後世板本更多訛異況如華

治經二

要趣未陳其詳，撮其綱未瞭其目，即使別見他籍，亦只一二，經此所舉者亡焉。
其宏闊義要者，則可據文以測之；其撮舉已得大指而無煩細微者，并不必（不得不明言之）
據文以測之，故通說之，契為實最大也。則皆不關鄙之過也。聖人之經
未嘗欲𦘕後世欲作契釋也，解經者非必通達，皆能順其文代說之也。惟後之
強作解者乃必句之字之，皆以我意代古聖人之言，又或甫見某經某注之一
經即發憤解，奮筆而說之，異時以他書對勘，乃知是說者也。蓋治經非必欲
說經也，經之非必強人以注也，苟得其辭，於義必而復之說之，實害焉。治經本
無事於強說也，不得已而後言，故曰慎也。

詩經之興有二：曰好勝，曰奇異也。好勝之興不專在詩經，凡事皆然，
凡學問皆然，於詩經尤甚。蓋有前人成說本自平正坦易，讀者苟
稍明曉即以細（原長者外於此）處見用事者掘思精出奇見以求至之解而有不偏曲來矣
（自己聰明）
乃或有前人一說未有疏於矯拂，抑或駁難抑揚，不無精過曲而
讀者不覺其罷劇，極又生鑿以更張之，不知理本大公，豈容一家
私言，若是先失治經之本矣。好異之興，其原在不明理，乃欲炫矜
奇之激此與博聞通乎？博聞者所以推程事之根基也，好異者則
趨偏，先不得不爾也。人情厭故喜新，而義理則無新故之別，士人

詩經三

來茲入塾即誦習朱子之書及其後稍長知識頗啟敬程朱者皆嚮與
之樂為之也易本義雖清晰而義多精則欲博綜詳求通微之釋亦非
一家能盡而好異者乃尋經事於荀虞毛鄭傳箋未嘗精通而好經
守於隋無遺韓左氏傳為讀者杜之正經而乃好從事於公羊小
戴記之精華未能探討而乃好從事於大戴夫前寔之易齊魯
韓之詩公羊之傳大戴之禮非不為經書也然亦見為此者皆嗜異之習
不過藉以文其固陋而已則豈治經之正軌

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皆有一言以行之者曰文章也古

經籍之作原非後人為文之比而經亦文也天之星雲風露皆文也地之山川草

木皆文也人之威儀動止皆文也豈僅操觚為文能遣詞之文哉文則必有

淵深曲盡之宜而后反正之功自上古聖人作書契以來未有外此者也知為文之義法則

知所以治經矣雅而論文之中又有原意之不同則所特以為岐路者

亦存於平心靜氣而已文即道也未有離道以言文者也韓子約六經之旨而

成文而天下惟二者之者豈文有二義哉此則乎漢宋微各指所之而山脈海涇

之要境與康莊之坦轍同歸於惟民所止而已宜識定力與學養交致其功

治經四

豈有公事乎哉

古人左圖右史圖亦治經所必需也楊氏六經圖雖略具其概而其中未嘗無分別觀看楊信齋儀禮圖則專以圖成帙矣即陳祥道禮書聶崇義之禮圖宮豈不資考證乎近日胡東樵禹貢以道之圖數十幅矣又近日江慎修有鄉黨圖考戴東原有考工記圖即其偶為一事之考如州郡旅旗皆有圖如殷人五遷皆有圖甚至近日即陝推伊尹說湯就棊皆有圖亦皆不得謂其不必圖也然惟周易卷前之卦變圖則可毋庸作也蓋非卦變圖外即先天方圓圖亦無庸也大約後人治易者每好作圖亦治經之一累耳

治經五

治經必先視乎說經之書矣說經之家約有二焉一則順文詳說一則摘
字考訂二者皆欲以明經而已而其道不同以粗迹言之則順文詳說者
識其大也摘字考訂者識其小也以實核言之則順文詳說者多俗學也
摘字考訂者多樸學也要謂二者分途而能合之則善矣凡順文詳說者似
可以領其要會其大旨矣然而中遇字句之格閡與實之窘者則且忽略其大
意以略舉之以為大意既得而其間紆曲榛梗無妨於翔步乎夫欲通其塗而反
遂幽阻頓置弗問乎要不由不得隨事隨物之考訂以救之也竹頭木屑皆資用矣
第食五羹皆充腸矣未有思於細微而徒執其大略者也若夫摘字考訂或在典

治經六

割時代或在訓詁形聲此則又合其上下章指節次以定之每見舊學之書偶於割
記摘某注某事以見其所得此是其平日精力所聚較之順文訓義
者合為較多研究又合其上下章指節次而後可定也即如近人武進臧
玉林琳經義雜記一書考析最精偶見有舉左傳錯簡而乃是舍（襄二十六年）
于美儀之歲一條因杜注有日為錯而不知此是杜氏之誤左氏初不誤也詳見附記又如
吾友錢辛楣養新錄一編亦多發於證其開卷謂易小畜畜字不應
訓止以為是漢儒因大畜艮上止字而誤并孟子畜君亦誤訓止不知此訓止義不始於孔
疏乃自長注已如此況孟子趙注畜訓悅悅即好義此則趙注之不可從者耳又如近日高郵
王伯申引之經義述聞一書多採證廣穎於書極為精核其中允當者蓋十之八九

亦如易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噫字伯申謂亦抑字詩抑此皇父抑皆是噫字此說最精然愚謂繫辭此段亦要存亡吉凶若果正承接上一節言之則亦或用歎聲之噫亦矣不可朱子早疑此噫字也然此存亡吉凶可實從上節來抽轉言之則此非歎聲之噫矣小雅抑此皇父亦皇父乃作歎聲之噫伯申此說所以至當不可易也又如書盤庚暫遇姦宄暫遇二字說家說皆未安王伯申云暫遇二字疑是衍字與下姦宄句例此說當矣至其於訓作欺字姦宄皆相類王君乃詳徵於書形聲相涉者以為暫是某字遇是某字博極援引以詁此二字乃謂與姦宄二字作一例之訓義則太過紆曲矣太過紆曲闕之不妨然而聞多少假借之途則何若鄙君於暫遇二字信其為姦宄一例之實字而不敢究之

詁經七

其〻雁讀作某此則　知其〻大言而闕所不知●未為言也　真假借〻太紆曲者須防

望〻若而相〻〻鮮用於此等假借紆曲〻說　要雖不盡許〻　仍勝於沈括解

蒲庵〻類耳

筆記四

說文 字學

爾雅

甲戌九月十八日覆核

乙亥二月廿三日覆核

八月廿二日覆核

蘇齋筆記卷第四

爾雅列於十三經而言訓詁者必首爾雅朱氏經義考未分小學之目昔嘗與門人南康謝蘊山啟昆言之謂應補撰小學一門其後蘊山積數十年之功撰小學考一編就予審正尚未鋟梓猶有未詳校勘者

近日餘姚邵晉涵撰爾雅正義與詳核勝於邢疏其書已鋟行亦間有未詳校處實讀爾雅者所必資也

張揖陸元朗諸家皆以爾雅為周公作揚子雲謂是孔門游夏之徒所記以解釋六藝今據爾雅之本於周公必非假託至於張仲孝友梁山晉望皆非周

爾雅一

而謂則或以為孔門之徒所輯記，即如讖者是也，讖緯與大學相同亦可證也。若歐陽子直以為非聖人之書，謂是秦漢間所纂輯，則未能見大的也。有宋諸儒不甚信爾雅說文，遂漸啓明人專習八股，不知考據之術矣。

徑釋地之下正九河皆為所居也，此句是釋地。釋地即釋山釋水四篇之總題，而其間卻有梁山晉望也。夏為時安得有晉國乎？即此一句可知全經或有後來增入之文矣，亦不得因有後人所增而謂是秦漢時所輯耳。

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近正云者邢疏言可近而取正此說尚未明竊蓋合形聲義諧

在近正之中則與方言正俗相通是為訓詁之正經耳近有數近之近非可近之近

訓詁必資校讎之善邢疏之陋得邵氏正義補之亦頗詳且博矣近見

明嘉靖時吳元恭翻宋槧本郭注內有音足以校核陸氏釋文其注中足之

校正今本者亦多邵所未採也

爾雅二

古所謂小學原不止於訓詁聲音李恕谷塨嘗撰一書以射御書數分隸

列小學之目然今言小學者自以訓詁為要爾雅雖列於經而實小學之大宗也

陸氏經典釋文列以孝經之後又不得從小學目之故訓詁之書爾雅

之後則廣雅繼之近日高郵王石臞念孫廣雅正義用力博綜可與

邵氏爾雅正義並驅攷據

尔雅三

爾雅相傳為周公作而後人頗多絀之之說要是原出周公而孔門弟子相

繼成之耳至於說文則許叔重東漢時所作

而其中引據諸經乃時時與後來讀本不同者此則不能一概論之有其時

傳本互異固有者有必當據以正之據者有不必深泥者有當並存以資參考者蓋見

多聞與闕疑均無用也

許於酒田記言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則

說文所引諸經必皆許氏親見古經之文矣然必最之皆據以改正經文則宜慎之又慎則如

賁之字下引易賁如皤如此下有賁字近日惠棟遂據以增入經文屠字之上可乎 詳另附記

說文一

祠字下引周書在夏后之祠若竟據此以改顧命作夏后可乎（詳書附記）近人有作說

文引經考者此等最[redacted]須考對可而勝此對不可也

儀禮士冠士昏之設扃鼏扃鼎扛也鼏鼎覆也此判然二事二字也

易鼎玉鉉鉉字於儀禮之扃即考工之扃也君

鉉士喪禮注云易謂之鉉禮謂之扃則明白矣乃許氏說文金部

鉉下云易謂之鉉禮謂之鼏何也按此語者或謂此注後淺人所增誤如

於徐鍇繫傳已誤此矣鼎部鼏下亦云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即易玉鉉

也此謂大扃即玉鉉不誤但此訓與莫狄切不合耳近日段氏玉裁

謂許所引是儀禮設扃鼏竟不照顧許引廟門容大扃七箇之文

而欲周旋許氏合扃鼏為一之說可乎且亦弃不照顧許引易玉鉉之文

也易玉鉉則是舉鼎而非鼎覆是鉉也所以此二字許氏以古熒切之扃之

說文二

訓義舊於莢狀切切言為不可解也若云因鄭注儀禮古文今文一
除禮古篇乃鄭氏一例許慎說書成在鄭康成未生之前二十
九年亦何以致誤歟即此處可見名物象數之類漢儒必有師
承而中間偶有歧互不可究詰之處已有難以概論者再論
人必經穿鑿會之則何必耶

治經之學必取資說文者非欲廣異聞也經之文字不能各識其職則不能解
經也檢字之書後來字日增多非說文所能概矣且說文每部所收諸字都多
有後人為文所不盡用而經史所不必盡有者所以說經傳至宋儒
竟不甚留意說文矣往時見嘉興王惺齋元啟戒子書曰今學者之弊豈
韓歐所用之字不講而喜講說文之字者嘗歎此之頗中近日嗜古好奇之弊
持此說也則說文於治經之益無幾而讀書識字必以說文為主治經必以說文為
宗則字之源直審也今且就偏旁粗其概則其源可循尋矣說文之偏旁與
今日檢字書之偏旁亦有不盡同者則吾所謂由偏旁以尋其源者又非盡泥於
說文之偏旁部敘已也且如字有從彳旁有從與人旁者而從從

說文三

徒[redacted]則非聽人傳也當下從田而當下不從田也思之上憲之中盧膚之中皆不從田也足之上冑之中含之下皆不從口也同之內從口而同之內不從口也凡若此類皆宜若不可經以識其源也三十年前嘗撰[redacted]六書溯源纂四卷手定尚未訖功今久未整理矣

説文從草六書六書之中形聲居其太半亦作諧聲説文許祭酒記作形聲此

言形聲者非以象形諧聲二者合之之為形聲也象形自專是象形

形聲則專是諧聲即每體下云从某某聲是也

許祭酒附未有翻切今每體下之某某切是孫愐所音切宋初徐騎省鉉校説

文時用孫氏切音增入者也若徐氏五音韻譜則李舟音切小徐説文繫

傳則朱翱音切

説文四

六書雖轉注多誤解 [illegible] 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此三語叢其端
以考老二字明之而後之歧誤者 [illegible] 不詳建類一首二語之義故不明其是令略言之如示之屬
皆从示此 [illegible] 內如祿褫禎祉福即同意相受也艸之屬皆
从艸 [illegible] 內如蘧蘜 [illegible] 如萵苦蘬 [illegible]
如嘗蓄 [illegible] 同意相受也走部內如趨趣辵部內如過違遘逢如迎逆如遼遲遠如遯逃皆同意
相受也言部如講訓詛䛀如謨誤詐詢皆同意相受也刀部如切刺竹部从廷笎
从字木部果樣人部何儀倚依心部志意惜懼怵手部把捋糸部繚纏繞土部
墐墀堀金部鋌錯阜部陵阪陬隅皆同意相受也以此推之則轉注之說明矣並說
文此類字皆建為文類 [illegible] 與考老 [illegible] 相合而轉注之說乃明耳若五音本四每部

說文五

之字讀[redacted]（改以）平上去入四為吹則韓注之說毋得明白乎吳詩明代楊升庵撰韓注

古音考[redacted]不能明曉韓注之理即[redacted]說文始東經甲之本自宋時已移（改）以其次

矣故凡古籍不可以後人之見移動之也

說文繫傳自宋時已多闕失卷末有熙寧二年己酉蘇頌子容跋云舊闕二十五
三十共二卷俟別求補寫今見傳寫之本其第三十卷即徐鉉校本
之第十五下卷內多徐鍇傳釋數條或即所云別求補寫者乎其二十五
卷則與鉉校本正同雖卷首亦題朱翱反切然繫傳所載朱翱反切皆云
某某反惟鉉本用孫愐音切則云某某切今此第二十五卷內皆某某切與鉉本悉
同則是後人用鉉校本鈔補入者無疑矣繫傳是徐楚金在江南日所撰
宋兵下江南鍇卒於圍城中故蘇子容跋曰宋鄭公向予云小徐與聞文章才敏
皆優於其兄而後人稱異出其兄下何耶云曰楚金仕江左少年早卒鼎臣歸朝與鄉
從與之遊士大夫稱其學者直出其名高一時也觀此跋則小徐之書不如大徐所校
說文大

本之流傳所以影傳殘闕記某能補全也昔年見吾里朱竹君齋有舊寫本不見韓
城王惺園亦有寫本因借二家本合校寫之桂未谷爲之參互校勘竄多闕失不能
補成也完書歙人汪秋岸啓淑[redacted]嗜書刊書于因勸其出貲刻此書刻成汪君
獻手附[redacted]名於末予笑而不應也蓋以書之體式則影傳不爲完書可以不刻
雖而小條不可復作安而淳宋以前江左完足之寫本而後刻之且其中而後人
所移竄之處讀是書者必非重蔡邕識者之雅譯之則與其日久湮沒
不傳自不若姑就今寫殘闕之本刻以傳之昨見硯君廣圻擬黃
民藏宋槧書賦共語於此書有不如不刻之歎此非嘗亦未而論而要之擬去
饑羊是有微而云尔

錢遵王敏求記云繫傳蓋尋行數墨之書而自比於左氏者考其作也非其部敘

二卷實仿序卦傳爲之則繫傳亦居然以聖人贊易自比矣然[illegible]此說

亦非必識徐楚金爲僭竊也[illegible]今官本[illegible]於其後數卷[illegible]凡遇篆書

皆作大字而說文作小字[illegible]

[illegible]

以部敘上下二卷無所遇篆書皆作大字則非也[illegible]部敘二卷自衹順文連

寫[illegible]若其後通論三卷則篆書應作大字蓋後數卷

之式非必一例也

說文之

始一終亥是說文正本始東終甲非說文正本錢遵王敏求記謂始東終甲本其陋甚於廣々然書雖陋甚矣然亦實為學者多貪看始東終甲之本而忘其本者數也宋時學者專言明理故取便於檢閱致使不盡讀者數典忘祖耳於取便檢閱徐氏自有說文五音譜之作此書傳者甚少 李巽巖燾說文五音韻譜（印世行說文始東終甲本）序云徐鉉苦許氏偏旁奧密不可遽知因令其弟鍇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檢閱力省功倍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楚傳並行今韻譜或刻諸學官而楚傳迄莫光顯余竊討藏久僅得其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云云是李巽巖原以二徐之

說文八

五音韻譜與家傳並重也迨至今對學修既多殘脫而五音韻譜傳本絕少

乾隆癸巳秋於曲阜孔氏借[redacted]藏舊本[redacted]錄之甲午夏五月於院廨寓齋書序

分校 內跋

御題書數種見此本

御墨在上敬錄於本錄古籍叢光前代[redacted]罕有復為補錄徐鍇雖與四年後序

於卷內與嚴孝氏之引是書也以為置偏傍而以聲相從不若存偏傍於聲類

之中並便披閱而馬端臨通考亦云此書分諸四聲而不具載其解為可恨

頗有去異御之蓋皆惜其止有一[redacted]之注而不詳也豈知此書之善正在不著

原本之偏傍詳條例觀者得以從檢其類而詳知之此非說文全書
有若提其相害而不可相無也若巽巖之書意在兼有二者之提
初務其正於使人度說文原本不觀而觀此止矣說者遂謂四聲譜
而說文亡亡豈通論歟以此徐氏言新譜昭當與說文並讀也

徐鼎臣所云說文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因為此書分四聲以求
之固已然而就此檢尋仍不得其偏傍在某卷也豈不怪乎李巽巖之
重編為閱矣然而已之詩說文自以許氏原本為正必在後人可重
始陳緒甲本

說文九

編者也不可查偏而其偏傍部居之次將仍以[illegible]檢之思列別編為目

以檢之其次第行依今日檢楷書之部敘一一注其下曰一在說文某卷一

在說文某卷其有今楷書不列此部敘之目楷說文有此部目目

者則又別開於後而一一注其下曰在說文某卷此則自為檢字

之便[illegible]不以[illegible]冒亂說文之正編庶有檢尋之便而無[illegible]移

之共矣

李巽巖既重編說文五音韻譜在宋時已有板本後之學者習知其書說文作[redacted]竟皆相沿口熟以為此說文矣不復稱曰五音本直稱為說文矣不復知為李燾巽巖所編之書目之曰許慎說文矣其[redacted]書原有李燾巽巖[redacted]撰[redacted]序今刊本直不載入而載許氏之[redacted]記於卷前矣其書首標題直云許氏說文其次行即大書徐鉉校定矣李巽巖前後序二篇在魏鶴山渠陽雜鈔[redacted]內[redacted]亟宜錄於始宋繼甲本前者也

二條深於說文之學而甚言之曰許氏偏旁奧窔不可遽知此謂即讀說文同律度也部分是說文諸字之統紀楚金撰部敘二志論其先後之義理而其屬之某某未詳說也且即如䰜次於鬲而何以不併入鬲部教次於攴而何以不并入攴部豊豐次於豆而何以不併入豆部凡若此之類當日必有義例許氏固言分別部居不相雜厠而其所以分別部居之義無由知也今姑依許氏五百四十之目若古者作書契以來即如此未嘗必詳其由乎雖即此亦足見北宋徐甲本并論倂部目以移者為無據耳

說文十一

嘗竊仰窺古[redacted]聖人之作書契也，不比畫卦[redacted]先有八卦而後重爲六十四也。字
者孳乳而成，則立一爲耑，以衡而證諸六書，證之萬事萬物，自必有先後
源委理系相因之數系耳[redacted]由一字立其耑以衡孳衍字，此固勢所必然，亦一上
示[redacted]二王以次排序[redacted]則未知始於何時，倉頡博學之篇，不取爰禮楊雄之說，不著
睇六書從而溯之[redacted]且不惟部分[redacted]也，即以解字而言，許氏訓詁雖回考證實
逵博採通人，而其說之源委[redacted]亦有不同，或就[redacted]見詞問辨淂之，或就
冊籍件彙繹之，至著於此篇[redacted]豈能一一悉溯所由，對時定爲詁義而已，且如
許其稽者曰馬頭人爲長，而長從倒亡，倒亡者不亡也，此亦[redacted]細繹其義，妙[redacted]豈

果上古造書者作此長字時只以倒之為本義乎從如幻之倒于縣之例首

亦此類也且如文古者不設故云大杖則走而豈有父之為字

以手持杖為本義者乎追至宋儒專言義理而於爾雅說文之

學皆置不問則其弊更甚於泥古矣要之三代以前詁字之籍不傳

則許氏說文實印書契以來之本經典之爾雅詁訓既列於經而說文

詁訓乃其成字之本相比例

豈不更在爾雅之前更不逮其人其時在爾雅後耳此則小學所以不系於經部而其後以氛

錄諸書有當附此者有不當附此者則學者更宜致之慎之

說文十二

字無古今一也然而說文以篆為主周宣時史籀作大篆其書久亡按說文所存籀書以存之所存篆作某則秦篆也故許氏記云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準此文之例要皆元尚隸書凡將訓纂篇皆以為以篆作也今所見急就篇以後人楷書錄之若僅錄其文以便讀者則後人之篆求亦惟其文不惟其字非急就凡將之本義矣即以今所及見如宋法文急之續急就篇亦以其隸為主之雜尚如此說於篆乎

說文十三

縱爾雅者方言釋名（漢劉熙即逸雅）廣雅（魏張揖即博雅）明郎奎金有五雅之合刻則爾雅小爾雅（亦逸雅）廣雅埤雅也縱說文者字林不傳（近日任大椿鈔輯之）玉篇其要也顏元孫干祿字書張參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郭忠恕汗簡佩觿司馬光類篇皆

談考據[redacted]張有[redacted]復古編亦有益

字學一

說文該羣六書而五百四十部不必其每條皆分析六書也至後人乃有
專以六書名其編者明元戴侗六書故為之倡也侗宋末人而書
成於元始變說文部目而以天地人物製為部次乃詳著某之諧聲
某之會意以詁字矣其論轉注假借與說文異周禮地官保氏教
國子以六書注鄭司農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賈疏
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日月之類是也象日月之形體而為之云
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為信止戈為武會合人意故云會意也云轉注者
考老之類是也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云處事者上下

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名處事也云假
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名假借也云諧聲者即形聲也江河之類是也以水為
形以工可為聲書有六體形聲實多此形聲之等有六也賈疏所申言六體之義
與說文大同小異而日月之類武信之類考老之類上下之類令長之類江河之類
則與說文不異其謂皆依說文者則賈疏繹注之詞然此條鄭注引司農語
則此六書象形會意等說在康成之前矣鄭司農卒於建初八年癸未在許祭酒作說
文之前十有七年賈公彥以為皆依說文者蓋賈止見說文有此語不知其所從來
遂以為鄭司農依說文耳 然則所謂日月考老令長之類漢世以前久有此說未知
源出何書以至隋以後世學者罕見者跡之乎況學者欲知造字之本既舍說文無由

字共二

由刻本所自刻作一依說文之指以善合之以戴侗之說言博辨轉注假借大其

最易見者能合清人侈談復古雖以篆楷入於楷體沿至楊桓之六書統

居然自造篆勢也甚至魏校之六書精蘊王應電之同文備考自

憑臆見以定字體皆踵戴氏楊氏而加甚焉者耳大約唐宋以後之字學

之書莫善於張有復古編莫不善於趙宧光說文長箋也

昔人謂思誤書亦是一適，此語正宜填之。三十年前吾儕時相過從者，若曲

阜桂未谷馥、高郵王懷祖念孫，皆精於校讎說文。懷祖於校勘說文亦

最心許者金壇段懋堂玉裁也。段君予未識面，亦知其於形聲研析極深。一

日與未谷檢鳥部鳶下注：鷙鳥也。臣鉉等曰：今俗別作鳶，非是。與專切。未谷

曰：疑此鷙鳥也當是鵰字，其下本逕別有鳶脫某字，後遂有俗別作弋鳥

之注。不能別鷙鳥與俗作鳶不相應矣。此說以有義，於整傳玉裁●皆以此

不能勝決耳。又見門人章甫時所作文內引段懋堂說舟部

朕字之注，甫有闕文，應是舟之拆兆義，此雖若有義，然究竟是補作許

字學三

氏說文矣凡考此者未可自恃所見輒筆於書也所以思誤書是一適〻誤極
悞人最而已不可不慎

爾雅既列於經凡考辨字義形聲之書亦皆以小學列於經部若匡謬正俗羣
經音辨皆有釋也音等列廣韻為本集韻則重文最見者太過繁
多矣韻略韻補韻會舉要皆足資考也篆隸之書如復古篆韻及廣金石
韻府摭編亦衍李多著以小學之類分門併系雖皆溯源推經訓而其用非
一途視乎國學者精審而善擇之即如說文圛下注尚書曰圛圛升雲半有半
無讀若繹羊益切讀說文者疑尚書無此語也及見金崇慶集韻此條云
商書圛圛升雲半有半無此多也者字而其句讀乃明是洪範曰圛也誤讀
爾雅者遂至以假言戒叔叔字絕句則知考證之不可泥執一面以為斷定矣如近日

小學四

忠棟因誤讀汗簡以釋菲字（詳於附記）之類是也詁訓之書為釋經也逮其流則

沿其詞章之用而已音學之書為釋經也逮其流則取便押韻而已篆隸

之書為釋經也逮其流則唯於隸楷法帖而已戴侗作六書故乃議其注疏

之謬臨近日頗為古楷隸辨曰吾欲以解經也嗚乎難哉談何易之

北海經學七録八卷

〔清〕孔廣林輯

清乾隆三十九年古俊樓刻本

北海經學七錄七之一　乾隆甲午古俊樓校刊

易志　鄭志一　鄭氏弟子譔

大畜六四童牛之梏

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元吉注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畜六四施梏于足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月令正義引問云牛四足何以稱梏）荅曰牛無手前足施梏也（此五字依月令正義增）故以足言之（見周禮大司徒疏）

歸妹六三歸妹以須

荅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姊以爲名（見詩桑扈正義姊本譌姊）

北海經學七錄七之一　孔廣林錄

北海經學七錄七之二　乾隆甲午古俊樓校刊

尚書志　鄭志二　鄭氏弟子譔

堯典乃命羲和注犂爲火正司地

荅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犂爲北正（見正義）

三岳注置八伯

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荅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見禮記王制正義）

咎繇謨州十有二師注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則子男也

張逸問云案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荅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此字疑有誤）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見禮記王制正義）

趙商問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令就四百似頗不合荅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見禮記王制正義）

禹貢大陸既作注大陸澤在鉅鹿

荅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見詩殷正義）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然纖外諸侯不以穀入天子（見詩甫田正義）

又北播為九河

趙商謂河在兖州之北已分為九河分而復合于大陸之北又分為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于兖州安得有九至于何時復得合為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

播為九也荅曰兖州以濟河為界河流分兖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為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兖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見詩殷正義）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荅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于周法十國而入其一于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于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見詩甫田正義）

金縢以旦代某之身

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荅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公達于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為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為之（見正義）

顧命肖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正義云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有東房西房張逸以問鄭）

荅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

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見正義）

荅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者（者似當作之）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見詩斯干正義）

書贊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

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荅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見水經淄水注）

北海經學七錄七之二　孔廣林錄

北海經學七錄七之三　乾隆甲午古俊樓校刊

毛詩志　鄭志三　鄭氏弟子譔

國風周南關雎序

張逸問何詩近于比賦興荅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

荅張逸云國史采眾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

荅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衛有康叔餘烈

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荅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

荅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

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荅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四字依譜正義增）述其本宜爲風

荅劉琰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哀窈窕箋云哀當爲衷論語注不破字　已上見序正義）

卷耳采采卷耳傳事采之也

荅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則同（見正義）

螽斯

荅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眾篇皆然（見正義）

麟趾序

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行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惟於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荅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

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見正義）　荅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爲之法得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爲法（見譜正義疑與前荅爲一）

召南甘棠

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卽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荅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見正義譜正義引此作荅趙商未知孰是）

行露

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見正義

摽有梅

答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摽有梅以蕃育人民見正義

小星抱衾與裯傳裯襌被也箋牀帳也

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爲裯雖古無名被爲裯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見正義

野有死麕無使尨也吠

答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見正義

何彼襛矣平王之孫

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見正義

騶虞

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史當作書然王會無騶虞今本脫與備者取其壹發五豝言多賢也

張逸問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已上見正義

邶

燕燕坊記注定姜作

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坊記正義作注記時執依坊記正義增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坊記正義云後得毛傳乃改之既本誤記依南陔正義改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見正義南陔正義禮記坊記正義

匏有苦葉雉鳴求其牡

答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見正義

谷風涇以渭濁箋此絕去所經見

張逸問何言絕去答曰衛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見正義

旄丘序責衛伯也

答張逸云實當用伯而庚德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見正義

鄘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昏正四方

答趙商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

作于楚宮傳仲梁子

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楚邱在濟河閒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並見正義

卜云其吉傳山川能說

張逸問傳曰釋文無傳山川能說何謂也正義無也荅曰兩讀或言說說
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
事不諫之遂見釋文正義正義無末句或言或曰竝作或云說述二字不疊

坩 干旄

王瓚問曰舉於旌首當皆以皮邪盡之也
鄭荅曰皆但舉皮置於首不盡見初學記武部 鄭記無鄭荅恐誤盡當作晝

載馳

荅趙商云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丘
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
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患乃引日月而不得
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於許夫人之意見正義

言至於漕

荅張逸云漕邑在河南

衛氓無與士耽

張逸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
荅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
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見正義

王

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于彘幽王
滅于戲在雅何荅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
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
乎見譜正義

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箋時在位有官職

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荅曰房
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
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見正義

大車毳衣如菼正義云傳以為鵻箋以爲亂似易傳又言青者如鵻似從傳張逸疑而問

荅云鵻鳥青非草名亂亦青故其青者如鵻見正義

鄭有女同車

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
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

賦何德音之有乎荅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
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見正義

魏園有桃

荅張逸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
園桃而已非徒薄于十一故刺之見正義

伐檀不素飧兮傳孰食曰飧箋讀如魚飧之飧

荅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字疑誤相
配故易之也見正義

唐無衣

荅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

國如其命數(見正義大車正義)
采苓首陽之巔傳喻無徵箋喻事有似而非
荅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見正義)
豳七月
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荅曰以周公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爲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於雅分周公不得專之(見譜正義)
七月鳴鶪箋豳地晚寒
荅張逸云晚寒亦晚溫(見正義)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孫皓問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見周禮凌人疏)荅云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蔟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見正義凌人疏)
小雅皇皇者華周爰咨詢
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荅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見正義)
常棣箋弔二叔之不咸召公爲作此詩
荅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

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作(見譜正義)
張逸問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爲夏殷末也荅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
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召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並見正義)
六月織文鳥章
荅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見正義)
車攻駕言行狩傳戰不出頃田不出防
荅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見正義)
斯干西南其戶箋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
荅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玉藻正義作制于土中)洛誥王入大室祼是也(玉藻正義誥下有云句末無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玉藻正義作又不能)如周公之制(見正義禮記玉藻正義)
賓之初筵樂既和奏箋殷人先求諸陽故先奏樂
荅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見正義)
大雅緜自西徂東箋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
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何謂荅曰豳地今爲

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
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凾又
在岐山西北四百里見正義

棫樸六師及之箋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

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此非原文宣王之時又出征
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荅曰師者衆
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見正義

生民

趙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
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

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
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荅曰卽姜嫄誠帝嚳
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
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
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爲天子
高辛與堯竝在天子位乎見正義

周頌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荅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見正義

魯頌閟宮及彼南夷傳荊楚也

荅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故謂之夷
也見正義

商頌長發箋郊祭天也

趙商問云案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
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
以爲祭天皇大帝以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
爲圜丘之祭不審云郊何荅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
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大
帝詩之大禘宜爲圜丘之祭探意大過得無誣乎禘
者祭名天人共云見正義 雖正義引末句作禘大祭天人共之

荅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

直錄存其義而已見譜正義 此條不得其第

北海經學七錄七之三　孔廣林錄

北海經學七錄七之四　乾隆甲午古俊樓校刊

周禮志　鄭志四　鄭氏弟子譔

天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

趙商問膳夫云（本疏無此字據玉藻正義增）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是爲三牲備焉（物皆有俎四字見玉藻正義是爲三牲備焉彼作有三牲備）商案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本疏作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本疏字作聞）荅云禮記後人所集（詩鴛鴦正義作定）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玉藻正義無兩以字與作同）所施不同故難據也（本疏所施作禮數故難作難以玉藻正義無也字難誤作鄭）王制之法與周異（本疏作禮違）者多當以經爲正（見本疏及詩鴛鴦正義禮記玉藻正義）

腊人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

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膴胖何荅云雖鮮亦屬腊人（見疏）

酒正三酒注澄酒是三酒也

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荅云今解可去澄字（見本疏）此本不誤轉寫益澄字耳（見禮記禮運正義）

司裘掌爲大裘

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見疏）

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䙝與

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䙝何荅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亖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見本疏及質人疏）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

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自不解請圖之荅曰大裘袞衣鷩衣毳衣絺衣玄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玄端褘衣玄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揄翟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舄首

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屨首服編以告桑之服襢衣白屨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褖衣黑屨首服次以御於王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舄玄青赤鞠衣以下三屨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屨舄皆同裳色也（見屨人疏）三狄首服副副覆也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展衣褖衣首服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若燕居之時則亦褖衣纚笄總而已（見禮記玉藻正義疑與前爲一節然周禮追師注與此略同正義鄭志之志或注字譌亦未可知但無可攷姑錄於此而闕其疑）

地官保氏注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

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

趙商問案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玆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荅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見疏）

族師四閭爲族八閭爲聯

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荅曰并之爲聯耳（見疏）

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本疏字作義）鄰比相坐康誥之云（本疏字作說）門內尚寬不知書禮孰鎗（本疏無不知二字而孰作是似得之）未達旨趣荅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敕之法（大司寇疏無之字依本疏增）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本疏無此二字繹義似衍文）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鎗也（見大司寇疏及本疏）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

張逸問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荅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見疏）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夫之稅粟未達罰之輕重之差云爲之旨荅曰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見疏）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注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

劉琰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荅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

又問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荅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在九賦中者也（見疏）

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疑當之譌）出算故言耳（見疏）

調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

趙商問調人職稱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於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於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豈㝎不達二禮所趣小子曰惑少蒙解說荅曰讎若（此字依曲禮正義增）在九夷之

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曲禮正義作之）乎子之所云偏於此義（見疏及禮記曲禮正義）

春官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稃二米

張逸問云鬯人職注云秬如黑黍一稃二米案爾雅秠一稃二米未知二者同異荅云秠即其皮稃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見疏及詩生民正義爾雅釋草疏）

籥師注廢其無聲者

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荅云廢置也於去（檀弓正義引此荅去下有聲字）者爲廢謂廢留不去也（此句依檀弓正義增）故曰廢（見疏及禮記檀弓正義）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貍否荅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貍（見詩鳧鷖正義）

注五祀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

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祭法曰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卽句

龍今云五官之神及四郊其二祀合爲犁食火土者何荅曰犁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后土轉爲社（五字依詩甫田正義增）無有代者（甫田正義有作復）故先師之說犁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甫田正義作亦因火土位在南見疏及詩甫田正義）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詩正義云釋天祭山曰庪縣不言埋張逸引以問）

荅曰爾雅之文襍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見詩鳧鷖正義）

司尊彝祼用雞彝鳥彝

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尊罍尊不言

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見疏

典瑞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祭天地宗廟亦執之見禮記曲禮正義

大司樂王師大獻注獻捷於祖

趙商問夏官二字依大司馬疏增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不達異意荅曰司馬云師大獻則獻社司馬主軍事之功本疏作以軍之功兹依大司馬疏故獻于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於宗廟之禮大司馬疏作宗伯主宗廟故獻于祖也見本疏及大司馬疏

大卜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

趙商問此并問下文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此疏節引非原文今當從此說以下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荅云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見疏

簭人巫更注謂筮遷都邑

荅趙商云此都邑比于國爲小故筮之見詩定之方中正義若武王遷洛般庚遷殷之等則卜故大卜有卜大遷之事見疏

巫參注謂筮御與右

趙商問僖十五年秦晉相戰晉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皆用卜今此用筮何且此云筮是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曲禮注引春秋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又尚書龜從筮從請明所據荅云天子具官有常人官非一人故筮有可使者諸侯兼官無常人故臨時卜之也見疏

占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張逸問占夢注云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

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前問不了荅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辰干上爲客辰下爲主人故午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卽復故云弗克日有謫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戌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問曰何知有此厭對之義乎荅曰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

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見疏

巾車建大白以卽戎

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卽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下注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卽戎爲在何時大司馬疏無巾車在三字荅曰白者殷之正色本疏作殷之正色者王卽戎者本疏無此句

或會事大司馬疏作命將或勞師不自親將本疏無自字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也見疏及大司馬疏

建大麾以田

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案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大司馬疏無此八字何荅曰麾夏之正色田本疏無此字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空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本疏無此字田至本疏無此字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見疏及大司馬疏

夏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趙商問曰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案天子之卿采地食小都詩正義無以上九字大夫食縣不審所田當能共此馬數詩正義作何由能供此馬故禮記家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以詩正義無此十四字司馬法論之一甸之田方八里本疏作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稅又給王詩正義作一甸之稅以給王其餘三甸裁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相校甚異何詩正義作令就校人職相覺甚矣疑有誤字荅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馬二種本疏作家有四閑二種又當

八百六十四匹今子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爲非謂民賦詩正義作國君之制非民之賦畿內百里之國者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居四甸而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難又詩正義無以上四十四字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事條未理而多紛紜詩正義無此八字見疏及詩定之方中正義

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

趙商問曰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禮記明堂位曰周公六年制禮作樂朝諸侯於明堂有禮記正義無周公以下十五字朝位服事之

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兩禮之事異（禮記正義作禮文事異）未（禮記正義作）
不達其數荅云職方氏四夷謂四方夷狄也（本疏無謂字）九貉
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詩正義所引自此句以下）
或六或五兩文異（詩正義此下有耳字）爾雅雖有其數耳（詩正義作爾雅
雖有與同皆兩數爾禮記正義無兩字）皆無別國之名校未甚明故不定（詩禮正義並無
校字未作不定下有也字 見疏及詩蓼蕭正義禮記明堂位正義）

秋官司寤氏禦晨行者禁宵行者

男女夜行以燭謂在宮中也晨行宵行者唯罪人與
奔父母之喪若天子祭天之時則通夜而行故禮記
云汜埽反道鄉爲田燭（見疏）

大行人凡大國之孤執皮帛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衆多
下云其他眂小國之君以五爲節今此亦五下云諸
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
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荅曰卿奉君
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
之思耶反怪此更張擯介（見疏）

出入三積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即與小國同空
應（疑云之譌）眂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鍇荅曰三
積者卿亦然非獨孤也故不在眂小國之中與例似
鍇何所據也（見疏）

掌客上公醯醢百有二十罋

此公乃二王後（見疏）

冬官㮚氏㮚而不稅

趙商問㮚氏爲量㮚而不稅廛人職有稅何荅曰官
量不稅（見疏）

矢人兵矢田矢注兵矢枉矢絜矢也此二矢亦可
以田田矢謂矰矢

趙商問司弓矢注云凡矢之制矰矢之屬七分三在

前四在後案矢人職曰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
云田矢謂矰矢數不相應不知所裁荅曰田矢謂矰
矢此先定後云此二矢亦可以田頃若少疾此疏初
在篋笥之間屬錄事得之謹荅（見疏）

匠人周人明堂

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即文
廟耶荅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
后稷配也（見南齊書禮志上）

坿荅臨孝存周禮難

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諸侯不得專

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見詩伯兮正義）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二軍之大數（見詩閟宮正義及左傳襄十一年正義）

臨（字本誤作林）碩難曰凡國有大烖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烖烖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樂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玄謂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烖害不害穀物故哭非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考異郵曰集二十四旱志玄服而雩緩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此數者亦大烖歌哭之證也多烖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乎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譏此禮（見周禮女巫疏）

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爲其大悉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云（詩正義作之）六師即六軍也（詩正義作謂六軍之師）然軍旅卒兩皆衆名獨舉師者案易師彖云師貞丈人吉无咎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丈之言長也以法度爲人之長故吉无咎謂天子諸侯而主軍軍將皆命卿天子六軍兵衆之名移矣正言師者出兵而多以軍爲名次以師名少旅爲名言衆舉中言之也（見周禮夏官序官疏及詩棫樸正義）

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見禮記王制正義）

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見禮記王制正義）

北海經學七錄七之四

孔廣林錄

北海經學七錄七之五　乾隆甲午古俊樓校刊

儀禮志　鄭志五　鄭氏弟子譔

覲禮乃朝

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見周禮大行人疏）

喪服爲人後者傳支子可也　劉德問云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荅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見通典禮五十六）

繼母如母

荅趙商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見通典禮五十四）

慈母如母

趙商問慈母嫁亦當爲服如繼母不荅云慈母賤何得如繼母耶（見通典禮五十四）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

荅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見詩葛覃正義）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趙商問己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荅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見疏）　又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荅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見疏）

爲庶母慈己者　陳鑠問汜閣爲庶母慈己鄭注引內則國君之子有子師慈母保母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此之謂也內則人君養子之法禮人君之庶母尚無服何以爲慈母服乎若欲施大夫大夫無此禮但有食母耳荅曰內則實總國君及

大夫養子之禮案內則云大夫見子之禮入門升阼階也遂左旋授師師子師也喪服有庶母慈己禮有子師此明大夫之子有庶母慈己（見通典禮五十二）

乳母　劉德問田瓊曰乳母緦注云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今時婢生口使爲乳母得無甚賤不應服也荅曰婢生口故不服也（見通典禮五十二）

改葬緦　陳鑠問云親見尸柩不可吉服既虞可除何爲乎三月趙商荅曰經云改葬緦三月而除三月一時無他變易今既緦無因便除故待三月除以順緦之數（見通典禮六十二）

北海經學七錄七之五　　孔廣林錄

北海經學七錄七之六　乾隆甲午古俊樓校刊

禮記志　鄭志六　鄭氏弟子譔

曲禮婦諱不出門　陳鏗問云襍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田瓊答曰襍記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見正義

大功小功不諱　陳鏗問云亦爲父乎自己親乎田瓊答曰襍記云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謂諱齊衰親也見正義

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　隽氏問案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答曰此避子某耳大夫之子稱未聞見正義

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趙商問曰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而武王卽位追王大王王季文王改謚爵何也答曰周道之業興正義業興作基隆於三王之正義無之字功德由之王迹初爲正義初作興凡爲人父豈能盡正義無此字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追謚矣追謚正義作然正義引者止此郊特牲云死而謚之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見通典禮六十四及正義

天子之五官　崇精問隽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

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𠊱氏荅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見正義）

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注征有苗而死因𨳝葬

張逸荅𠊱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見正義）

師吾哭諸寢

荅趙商云殷禮若周禮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見正義）

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益慎諸注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

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荅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見正義）

斂斯席矣注大斂奠於堂

荅趙商云堂當爲室（見正義）

死於我乎殯　劉德問朋友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己館皆當停柩於何所田瓊荅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己殯迎之也於己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見通典禮六十一）

坩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　問曰或言往哭或言側室或言他室不同何也又𥜥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服其服而往雖緦必往亦當服其服不王瓚荅曰檀弓言往哭不言輕重通三年當往也𥜥記斬衰言功衰乃服其服而往則齊衰亦於功衰乃服其服也哭他室者爲外兄弟明皆當先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也（見通典禮五十七）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荅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見魏書禮志四）　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身踰月所爲也（見正義）

君遇柩於路

荅張逸云行而遇之謂凡民也雖以民爲主亦兼微小臣君不豫知其喪（見正義）

帷殯非古也　張逸荅陳鑑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見正義）

周朝而遂葬

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案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荅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見周禮喪祝疏）

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注謂不復饋食于下室而鬼

神祭之
荅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於殯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内寢也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見正義
王制公侯田方百里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
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荅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内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見正義
注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正義云張逸疑而不解以問

荅云設令有五十里之國於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爲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於虞虢見正義
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荅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　五祀宫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見正義
大夫士宗廟之祭注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
任厥問云天官司裘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氾本誤作記閣荅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殽脀百官皆足抑謂此也見正義
月令省囹圄　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荅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見正義
封
祠于高禖　王權問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禖生民詩曰克禋克祀以祓無子傳以爲古者必立郊禖焉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高禖之祀非以生契後立也以上見御覽　焦喬荅曰先商之時自必有媒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亦以玄鳥至之日然其禋祀

乃於上帝也娀簡狄吞鳦子之後後王以爲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正義御覽引者止此毛傳亦云郊禖者以古自有於郊克禋之義又據禮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禖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爲社見正義詩生民正義御覽五百廿九
昏火中
孫晧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爲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荅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

中星者春夏交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玄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以其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見詩七月正義　月令正義引鄭荅孫顥云星火非謂心星也邪之三十度總爲大火其曰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故不同也疑是一條孔疏兩處徵引括其語互異耳皓顥同音恐有一爲傳寫誤

鷹乃學習　隽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曰鷹學習乎張逸荅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眞鷹可習矣見正義

曾子問竝有喪　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隽氏荅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見正義

五祀之祭不行注郊社亦然

趙商問云自啟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案王制云唯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何荅云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及至反哭自當辟之見正義

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注君所命使舍己者　鮑遺問曰注此云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注襍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荅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見正義

禮器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荅炅本誤作靈模云爲記注之時依循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爲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見正義

祭祀不祈

趙商問商案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故敢問禮記祭祀不祈者何義也荅云祭祀常禮以序

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爲言之主於求福豈禮之常也見正義

郊特牲庭燎之百注公蓋五十　崇翱問引大戴禮也何以言蓋氾閣對曰言蓋無別意猶如禮運云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亦無別意見正義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荅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王此字依周禮疏增大封先

告后土玄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周禮疏作言后土社也見詩甫田正義及周禮大宗伯疏　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見甫田正義

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荅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荅曰后土土官之名也周禮疏作古之官名死以爲社神而祭之周禮疏無以無神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土官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周禮疏無故社也三字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見詩甫田正義及周禮大宗伯疏

內則有脯無膾

脯非會殽此燕得會脯者脯非會殽謂會不專用脯以爲會殽若有餘饌兼之則得有脯見正義

玉藻諸侯之齊冠也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

趙商問云以襍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爲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於己祭不可通之也荅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疑當作又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見正義

明堂位尊用犧象注犧尊以莎羽爲畫飾

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莎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荅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梁劉昭傳引此云畫鳳皇尾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見正義

喪服小記朋友虞祔而已　劉德問曰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主幼而爲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爲虞祔不田瓊荅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既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也但後日不常祭之耳見通典禮六十一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

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且以今言之人去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舊土之意三年闋矣可得除不明爲改葬緦之例乎爲久不葬乎荅云葬者送亡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僞反可以難禮乎見通典禮六十三

桓翱問氾閣云久喪不除者爲當衆子盡然耶故質焉爾荅云昔嘗送鄭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屍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閣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君所駮異義之事不孝莫大於

無後終身不除此爲絕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答云庶子自可攝祭閤覆云無庶子當何以又云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閤又覆言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荅推此而詳但使一嫡子不除耳見通典禮六十三

祭法大夫立三廟

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案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襍不合周制見王制正義

坊記澄酒在下注清酒也

荅田瓊云禮運云醴醆醍澄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坊記云醴也醍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見禮運正義

中庸吾從周

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於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其爲殷周事豈一也見正義

服問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趙商問曰禮母亡則服其黨不服繼母黨以外氏不可二也若母黨先滅亡無親已所未服服繼母黨不荅曰此所問權也非禮之正假令母在本自都無親黨祠所服耶權者由心見通典禮五十五

喪服四制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孝經說云言不文指士民也　陳鑠問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言乃讙此則所言也又喪大記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諸侯

倶有言矣而獨謂臣下上句恐誤云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卿大夫也孝經云言不文指士民也義似不同引之何明趙商荅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宰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於臣下須言而辨爲可謂言句有誤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字誤所包者廣孝經云士民注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見通典禮四十

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荅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見檀弓舍故而諱新正義今禮注無引書說者豈有脫文與姑附于此

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見郊特牲正義

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昏不荅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君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嗣也除而成昏違禮適權也見通典禮五十八已上二條不得其次坿于末

北海經學七錄七之六　孔廣林錄

北海經學七錄七之七　乾隆甲午古俊樓校刊

春秋志　鄭志七　鄭氏弟子譔

隱八年傳先配而後祖

祖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見禮記曾子問正義

莊廿二年傳飲桓公酒

荅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見詩湛露正義

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

荅趙商云於禮少六月見禮記王制正義

僖四年傳五矦九伯

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矦矦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大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矦半一矦不可分故言五矦九伯則九人若征五等諸矦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見詩旄丘正義　王制正義作若征五等諸矦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大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矦半故稱五矦四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爲九伯也正義作周之制每州以一矦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矦十八伯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矦半一矦不可分故言五矦其伯則各有九耳

八年七月禘于大廟

荅趙商云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禮不合譏

而書之者爲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見禮記襍記正義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趙商問云經曰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反於禮斷之何就荅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於數也見公羊疏

十五年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荅云古者據時而道正義時作今道作述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正義無此九字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相朝者記正義無相者似如此制正義無制禮典不可得而詳見正義禮記王制正義

成十二年傳凡自周無出

荅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見正義

襄廿一年傳鯀殛而禹興

荅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己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其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見禮記祭法正義

廿七年傳唯卿備百邑

天子之卿其地見賜乃有何由諸侯之臣正有此地見儀禮喪服疏

邑方二里 諸侯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見禮記坊記正義

昭四年傳西陸朝覿

荅孫皓曰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頒冰是也見正義詩七月正義

六年傳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見周禮司刑疏

十一年五月夫人歸氏薨

趙商問云案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其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案禘祫注稱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祫之數若

不三年則禘祫事錔荅云春秋經所譏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案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是亦寧有善之文與 見通典禮五十三

十三年傳鄭伯男也

荅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 見詩譜正義

卅一年傳十二月六年及此月也服虔云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十一月日在星紀

趙商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日體正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荅曰據此月中有十一月節故舉言之成長以爲誤也 見周禮占夢疏

卅二年傳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五星之期各用數有氣者期遠而禍大無氣者期近而禍小吳伐越以夏周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十二爲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十七過其次而歲星去矣故伐越以後積三十八年至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亥而越滅吳案越興在哀二十年吳惡未周故不滅也 見周禮保章氏疏 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 見正義

定四年傳曹爲伯甸

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爲伯甸言爵爲伯服在甸案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其故荅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曹今濟陰定陶也 詩正義此句止有定陶字 去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里也除畿內三百里又 正義無此十五字東都以下十三字在此 侯服五百里定陶在畿外何謂之不合 見詩譜正義及正義

哀十六年傳反祏於西圃

張逸問許氏異義駁 疑有脫文 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荅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 見通典禮八

北海經學七錄七之七

孔廣林錄

稀問志 案詩崧高正義云稀問之志首尾無次是此志原本本無次第既不依經復無類例故於六藝外別以稀問標目今其存者無幾而發問之端又俱不可攷姑依經史先後錄之

鄭志八　鄭氏弟子譔

五矦九伯選州中諸矦以爲牧以二伯爲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矦選伯之賢者以爲牧 見詩旄丘正義

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 見詩六月正義

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 見詩崧高正義

四時迎氣于四郊祭一帝 一字依禮志增 還於明堂亦如之 正義所引止此 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于五帝于明堂則泛配文武 見詩我將正義及南齊書禮志上

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 見詩時邁正義

內則餰次糝周禮酏次糝又酏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餰無酏周禮有酏無餰明酏餰是一也 見周禮醢人疏

稍縣都鄙地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於王也邦國都無口率之賦唯有軍賦革車匹馬士徒而已 見周禮小司徒疏

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綏司馬職王建大常足相參正 見周禮巾車疏

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大皞食焉句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 明堂依禮志增 漢以正禮散亾戴禮文殘缺不審周明堂以何月也於月令則以季秋 見禮記祭法正義 詩我將正義南齊禮志上止引末二句

有小泰山公玉帶曰岐伯令黃帝封泰山即此山也 見後漢郡國志四

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 見南齊書禮志上

北海經學七錄七之八　孔廣林彔

〔清〕朱霈撰

經學質疑四卷

清嘉慶六年望嶽樓活字本

嘉慶辛酉年鐫

經學質疑

三禮質疑嗣出

每部實價紋銀肆錢

敘

天之高不可得而窮也測以推步驗以交食而運行之度彷彿可紀焉地之遠不可得而履也通以象胥載以圖書而方輿之界約畧可稽焉合天下古今才智之人共殫其才智以求之其求之者不敢自謂已之說果可以盡天地之道確然而無疑也卽人亦知其不能盡天地之道確然而無疑也然皆存其說於不廢者則以天地之高遠本不可盡所恃求之者衆或是或非參互考訂積衆人之疑而可信者出焉求天地之道未有以易乎此也乃若世之治經者不然夫聖人之經其高且遠也猶天地也然

而爲漢儒之學者曰吾知有師說而已訓故所傳雖遠於情理而守之不改若是者果於信人信人者其失也愚爲宋儒之學者曰吾知有義理而已揣測偶似雖違於事實而執之甚堅若是者果於自信自信者其失也誕是二者其始皆欲以一家之學盡聖人之經其繼也惟斷自師其說而不問經義之當否或苟且鹵莽而不知所疑或明知其說之可疑而穿鑿附會強通其說以自附於無疑於是支離蒙晦舉一廢百說者愈多而聖人之經愈不明於天下昔者康成鄭氏通解羣經參考古書自立義訓一破漢初經師專己守殘之陋而

先儒之說與己異義者往往存之紫陽朱子發明義理諸經各有傳註一破漢唐諸儒滯於名物之陋而漢唐舊說與己異義者亦往往存之此二大儒者豈不欲聖人之經歸於一是而故爲岐途以惑學者哉心有所疑而不敢自誣故兼存焉以俟後人之折中也若夫唐作正義驅天下之說經者一出於毛孔鄭杜而天下學者終莫之信明作大全驅天下之說經者皆出於程朱胡蔡而天下學者亦莫之信其故何哉質之聖人之經而未能盡洽雖功令所在勉強從之而本心之疑不可得而誣也善夫司馬公之言曰治經如射侯一人射

之不如衆人射之之易中也然則說經之義不患其異患其同治經之方不患其博患其約審異致同由博反約積衆人之疑而可信者出焉窮高極遠之道豈有以易此乎吾友約齋朱君治經有年識高而業茂其存心也虛而公其爲學也誠而確其治經也薈先儒之成

說擇善而從間或斷以己意不求同於古人亦不求異於古人而惟求合於聖人之經積生平之說若干則梓以問世未敢自以爲信而名之曰質疑此殆得康成紫陽之遺意乎余受而讀之有嚮之所疑得其說而信者焉有嚮之所信得其說而疑者焉有嚮之所信得其

說而益信者焉有嚮之所疑得其說而終不能無疑者焉雖不敢謂其盡得聖人之心而實足以通先儒之鄣廣承學之路其賢於世之雷同勦說矜奇炫異志在華世取譽而無當於古人爲己之學者蓋亦遠矣約齋尤工爲詩格高才富鏘然韻流樸學之士鮮有能兼長

如君者洵乎所稟厚而所儲博未可以一隅測也約齋故倦遊今茲由湖湘過章門謁余於南昌使院時予方檄試袁江未獲見也留所業質予予請出以問世君欣然謝未遑獨以己刊四經質疑及望嶽樓詩屬予爲敘其詩論者多矣予不復敘敘其質疑如右還以質之

朱君且以質當世云

嘉慶十有二年丁卯嘉平中澣山陽汪廷珍

望嶽樓經學質疑自序

陶靖節云好讀書不求甚解夫靖節之不求甚解者惡其鑿也觀其移居詩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既曰析疑卽是求解之謂也陶公之於讀書可謂能好矣夫疑而曰析則固得之於人矣疑而曰質則猶蓄之於我也析之者誰乎曰吾以存吾疑而已烏乎質請以質之當世名公鉅儒卽不得留以質之後世文人學士此經學質疑之所爲作也然而譽之者或曰好焉誚之者或曰甚焉則又烏乎析亦終以存吾疑而已余徽人也家有樓距黃嶽九十里天朗氣清天都蓮花諸峯歷歷可見因名之爲望嶽樓乾隆戊申曾刻望嶽樓詩稿今是書亦多半成於是樓云

嘉慶辛酉秋九月新安朱霈井南氏紀於楚南之淥江書院

周易質疑

新安縣邑[illegible]

乾元亨利貞子夏傳作元始亨通利和[illegible]四德惟朱子以爲文王當日只是說大亨而利于正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始分作四件說今觀文言所引卽穆姜所釋隨卦語也穆姜先孔子生時十有餘年則意四德之說周易古義原如此孔子與穆姜皆是引而用之耳不知朱子何據而斷以文王本言乾道大亨而至正乎又元者善之長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則訓長訓始文言已明亦未有訓元爲大者荀慈明曰元者氣之始也萬物資始謂分爲六

十四卦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受始于乾也左傳子服惠伯筮南蒯之叛曰元善之長也衛史朝之筮立君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國語司空季子之筮反國曰主震雷長故曰元又元君將稟命焉故求元君而訪焉是元訓長訓始而未嘗訓大也特是朱子本義皆主占者而言其詞危其戒深故卽易之第一卦以爲雖大通而非貞固尚不能保其終況他卦乎此正示人學易寡過之切務與易之本體原不相妨也若易筌謂乾備四德唯天惟聖足以當之本大本通本貞無不利不用戒辭則其說非也伊川乾三爻傳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教何以爲戒作易之義也知此可以諒朱子警惕學者之心矣

乾九二九五皆稱利見大人荀慈明曰大人謂天子易通曰見大人止是大人見猶春秋書龍見同自褚氏張氏同于鄭康成之說以爲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孔沖遠疏之謂天下衆庶利見九二之大人九五天下利見此居王位之大人又添出衆庶一層支離愈甚故程傳亦分作三層說不知大人無二非此大人見彼大人亦非天下見大人也以爲盛德則利於九二時見之以爲大業則利於九五時見之不必將此二爻岐爲別解也若王昭素之對太祖則是一時通變之詞不可執此以釋易耳

夕惕若厲古皆以此作句荀慈明曰立誠謂夕惕若厲虞仲翔曰夕惕若厲故不驕也班孟堅曰尸祿負乘夕惕若厲張平子思元賦夕惕若厲以省愆兮淮南子夕惕若厲以陰息也漢昭烈上獻帝疏寤寐永嘆夕惕若厲唐肅宗讞獄詔夕惕若厲不敢荒寧大歷四年大赦詔出常袞手亦用此二語自孔仲達謂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文言雖危无咎是實有咎也若以爲如似有厲是實無厲矣後儒依之遂以夕惕若爲句厲无咎又爲句矣然此爻卽相臣之位當進德居業之時何厲之有所以日乾夕惕者正周官所謂居寵思危罔弗惟畏者也所以雖危无咎者卽左傳所謂知懼如此斯不亡

矣若必以其重剛不中而實有所厲則惟文王之居羑里周公之遺流言始克當此厲字疑亦可以不必泥耳

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本義以賢人貌屬之九五以下然九五乃帝王之位自不宜更輔於人而初九潛能勿用亦自不宜出而輔人也荀慈明云謂上應三三陽德正故曰賢人別體在下故曰下位兩陽無應故曰無輔孫退谷孔易亦云九三剛正之賢在下卦而非正應則上無輔此皆以九三當賢人仲氏易謂三之君子二之大人皆隔處下卦乘而不應而不能爲之輔則九四之躍淵自試是亦可以出而輔人者又安得而遺之乎故賢人在下位不若專屬之九三一爻爲得

坤卦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王輔嗣謂陰之爲物必離其黨之於反類而後獲安貞吉是以末句單承喪朋說吳草廬易纂言後得主爲句利字屬下兩句讀則末句自是雙頂兩項說淸解亦言據彖傳後順得常與文言後得主而有常當以先迷後得主爲句利字貫至喪朋九字得喪皆以利言正與乃終有慶之旨合然彖傳言西南得朋乃與類行何以不聯利字爲句本義以爲陽主義陰主利則利字仍屬上主字讀或以添出義字爲蛇足案乾爲坤之主坤從乾而行先乎乾則迷失其道而不利後乎乾則得乾爲主而利利字又未嘗不可屬上句也特上下二義俱是平列不可單承一邊說耳又程子云利字聯牝馬爲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止有三德此解最爲明暢

九家易爲其兼乎陽也故稱龍焉注謂陰陽合居故曰兼陽案天下未嘗一日無陽坤六陰既盡則陽有復生之兆故後天以乾居西北而曰戰乎乾此乃坤一交於乾得其初陽而孕長男時也所以必戰者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以寒凝之極而微陽薄之是時陰處其盛目中已無陽矣雖欲不相戰不可得耳故知陰不可亢亢則陽必伐之陰不可長長則與陽敵矣蓋陰陽分消息不分有無坤行至亥下有伏乾今之十月而謂之陽月卽是此意若從今本嫌於無陽故稱龍是

止存龍之虛名以扶其衰而抑其盛則其與陰戰者當是何物耶故愚謂此句當從九家易爲是鄭康成以嫌作慊謂快於無陽許重叔作溓溓雜也謂陰蛇氣雜似龍皆未免於穿鑿矣

屯六二本義以爲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爲所難而邅回不進然初非爲寇也乃求與已爲婚媾耳程傳以爲陰柔居剛之世雖正應在上而逼于初剛故屯難邅回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矣案初九爲成卦之主有康屯之才若奪上所求以寇逼於上則是跋扈之侯非所稱能居貞以利社稷者矣春秋閔元年畢萬筮仕於晉得屯之比史廖

曰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國語晉文侯筮反國得屯之豫司空季子曰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凡言車馬皆與乘字之義配合蓋易有乘承比應乘者跨下爻之謂虞仲翔曰震爲馬作足二乘初故乘馬班躓也馬不進故班如矣匪非也寇謂五坎爲寇盜應在坎故匪寇陰陽德正故婚媾此說妙極自然蓋四應初能求初以佐五則全坎皆膏物之雨上遠初無能求初以佐五則全坎皆傷泣之血四上二爻與六二地位不同而取乘馬之義則一耳

蒙之初六註疏王弼蒙之後明於事物可以用刑於人或脫其罪夫蒙養之初既非六五尊位雖有九二之照安能遂無

疑義而敢於刑人脫罪乎若二王氏之說以用刑人爲利脫桎梏爲吝則是小懲而必用大創與上九之擊蒙情同夫當純一未漓之際不寬以俟之而嚴以亢之亦非所語於養聖之功矣蓋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不過如小象之所謂正法者也若肆己之威一往刻覈則自取悔吝而已安能以亨行時中乎其取象之義坎爲律故云用刑爲穿木震足艮手互與坎連故稱桎梏坎爲毀壞故曰用脫

需之六四出穴上六入穴程傳謂穴物之所安既傷于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上六陰止於六乃安其處故爲入於穴朱子以爲穴是陷處喚作所安不得柔得正了故能出坎陷陰居險極無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案坎爲穴隱伏象坎之陷陽者二陰故四上皆穴六四正當入陷之初何以反謂之出上六似將出險之地何以反謂之入蓋四穴二剛之前度己之力不能禦則退其所居而不敢妨衆賢之進故稱出上穴三剛之外既當無位之地則守其所居而敬迓夫三陽之來故稱入若云柔得正而能出陰居險而遂入則於出入二字實義似未自然

訟六三本義謂食舊德爲守舊居正或出而從上之事亦必無成功　折中疑此爻與坤三之文小異或從王事云云不應其義差殊案卦原舊是坤以乾再索而成坎遂失坤之

順而爲險乾爲舊爲德九三九二既自乾來苟能復坤之舊以從乾之德則雖不免於危而終獲其吉小象食舊德從上吉也上即指乾體而言或從王事無成李業齋謂有功而不居乃與坤三之爻同義

原筮之義諸家所解不同本義讀作再字如禮曰末有原左傳原田漢書原廟本草原蠶之類是也或謂蒙之剛中陽在下卦初筮得之不一則不專比之剛中陽在上卦再筮乃得之不再則不審然如此說則凡陽在上卦者皆可稱原筮何獨比之一卦爲然也干寶曰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然原兆乃卜兆與筮不同蘇紫溪曰比之原筮即蒙之初筮不

過反之本原之地而求其眞耳說尤牽強案原究也言當原究其性情決筮其善忠蜀才謂原究筮道也孔疏謂原窮比者之根本決筮求比之情以此而論程傳解作推原猶爲近理

小畜初九之復自道九二之牽復吉龔泉峯謂易及諸經無有以復爲上進者遂謂陽剛爲陰所畜知幾不進而自復其道然如此說則大象之云尚往者將安所指耶夫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烝而爲雨今不能畜止諸陽初九九二猶得上進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爲雨尚往故也然則易以進爲復蓋陽主進陰主退陽本在上之物故其上進

曰復胡雲峯曰復則於六陰已極之時喜陽之復生於下畜則於一陰得位之時喜陽之復升於上案此則傳義所釋似爲較適

履虎尾之說虞仲翔以坤爲虎艮爲尾震爲履尾朱克升以離爲虎三履二爲履尾蘇軾以二爲虎三爲履尾既又以三爲虎四爲履尾唐凝菴以乾爲虎兌爲履尾來矣鮮以兌爲虎初二爲履尾此皆離合無據之說惟本義程傳以乾爲虎故上爲虎之首四爲虎之尾兌履乾之後履虎尾之象是於三之不中不正履乾爲受其咥當矣而九四亦曰履虎尾則又不得不以九五爲虎而四履其後也是其說猶有未能歸一處蓋虎屬金爲西方之獸而乾與兌皆位金則乾兌皆可爲虎履以一柔居五剛之間其在下者爲我所踐其在上者爲我所躡上下環列無非剛健而以區區之一柔踐之躡之有似乎履虎尾者然此足以破諸家之謬而兼可以釋傳義履字之疑

泰之六五帝乙歸妹程傳謂湯字天乙項平菴引湯嫁妹之詞以爲証案歸妹之事見于乾鑿度及京房傳此固誕不足信左傳哀九年晉救宋伐鄭陽虎卜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者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則是帝乙實

紂父歸妹之事傳偶不載而亡之耳卦中自二至四互兌自三至五互震虞仲翔曰震爲帝坤藏乙又震爲長子兌爲少女震爲兄兌爲妹合震與兌而歸妹之象成所爲雷澤歸妹也則知爻辭實取象於互卦而六五爲坤卦之主陰德不可太盛故必歸於陽以受其祉九二爲乾卦之主陽剛不可無應故必尚於陰以大其光女適男曰歸男就女曰尚九二以中行往尚六五以中行願歸二爻之所以相交而成泰者如此

同人之六二乃是正應九五而謂之吝不幾與大象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之說兩相剌謬乎馮縉雲雖有卦體卦義之

分究竟二與五爲正應原是大公之道而非昵比之私何吝
之有鄭孩如曰二非應五之爲吝乃未得應五之爲吝也蓋
二在初三之間初三與二俱爲內卦有宗之象焉二以其近
親也未免有係焉未能即同於五此其所以爲吝也其說是
矣而于宗之義猶有未盡按荀氏九家易宗訓衆廣韻言宗
衆也二承乘俱剛以至伏莽乘墉皆欲奪而有之所同可謂
衆矣女德不貞非有十年乃字之守若非九五用大師而克
遇不幾貽人盡夫也之吝乎此爻辭必戒之以私而進之以
公然後乃爲利君子之貞耳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程傳以爲在下者不敢專其所有
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案左傳僖二十
五年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晉侯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
公用亨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
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似此當從本義上
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有亨於天子之象爲是

隨之上六傳義皆以爲固結而不可解愚謂拘繫似非好字
面象辭上窮也與其道窮也是一例語亦不足作極字解隨
卦二陽爲隨而三陰爲繫蓋無我之謂隨有累之爲係隨天
德繫己私也上六在卦之極人臣勢盛之時初不牽於九五
玩二之字是指五之拘維乎上初非上之所樂隨也然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勢雖極盛終不敢不竭誠以效於上若魯侯
從周之心不固則僭郊僭禘秦伯尊王之志不堅則西時鄜
時矣必如文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即至譖之者崇侯囚
之於羑里而精誠之至無不可以禋上帝此正文王興於岐
西之象程傳以太王遷岐之事擬之求之爻義似猶未合也
卦自二至五互艮巽艮手爲拘巽爲繩下兌屬西艮爲山故
云王用亨于西山也

臨之九二小象謂未順命也程傳未者非據之辭謂至誠相
感非由順上之命也語未顯白案象傳悅而順剛中而應大
亨以正天之道也是其所以相感者以德不以情二初雖同

德初以陽爻居陽位故曰貞二雖剛中上應六五自然吉無
不利特恐陽居陰位未離兌體或相悅以情而惟五命之是
從則失其介節之貞而非天行之道未免隣於六三之甘臨
初九之所謂行正六五之所謂行中公私不侔矣巽爲命爲
內卦倒巽未順命之象孔子恐人偏於說順則非咸臨之道
故戒占者以爲必如是則吉無不利也胡翼之以未爲衍任
翼聖以未爲未則不如本義之未詳爲能闕疑耳

觀盥而不薦本義謂將祭而潔手也程傳以爲灌鬯或問謂
其承先儒之誤然祭祀大典豈一潔手而可以將誠乎蓋灌
鬯之始精意以享純以誠交不以物將詎必待牲羞幣帛之

薦而後得爲大觀有耀乎惟其盥而不薦乃是無體之禮無
聲之樂上有孚而下觀天不言而四時成聖人不言而萬物
覗此物此志也盥與祼通郊特牲瓘論語灌皆是案此當從
伊川先生爲正第所稱薦牲而簡畧之言則眞承馬融王弼
等之誤干

噬嗑四爻噬乾胏得金矢諸家皆言金取其剛矢取其直若
鈞金束矢之說勿論文王演易時未必遽用周禮郎先取其
金而後與之聽訟雖昏亂之世不爲況成周之盛治乎蘇紫
溪云東修之解一誤而壞司教之心金矢之解一誤而壞司
刑之心無怪劉歆王莽爲人所口實也太平御覽載王子邕

解云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
毒於利必備其難也然如是解則六五之得黃金又有何說
以通之乎蓋九四以陽爻爲金而居陰位則隨陽所爲而直
此金矢之義也六五以陽位爲金而得陰爻則因陽爲王而
中此黃金之義也

復之初九無祇悔本義從程傳音抵未知所據何書正義引
韓氏云祇大也既能速復是無大咎所以大吉侯果曰祇大
也往被陰剝所以有悔覺非遠復故无咎九家本作多又作
敍音支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注祇見疏論語多見其不知量
也正義作祇見不知量則祇字從多從大皆可通若王子邕

木作禔則無所謂禍無所謂悔不愈支離耶六三頻復傳義
俱作屢復屢失夫震動於內不復則已焉有屢復而屢失之
理案古本作顰鄭康成本作卑或謂卑當顰蹙之顰去頻從
卑省文耳虞仲翔曰顰蹙也三失位故頻復厲動而之正故
无咎橫渠子曰所處非位非顰蹙自危不能无咎案此作顰
蹙解較優

豶豕之牙程傳謂去其勢此本之釋文豕去勢曰豶褚氏云
豶除也除其牙也王輔嗣易畧從之孔疏謂豶之爲除爾雅
無訓案爾雅豶豶舍人曰豶一名豶郭註俗呼小豶豬爲豶
豬謂犍猪也胡翼之曰豶豕者豭豕而見豶者也是豶爲牝

豕之名郎爲豕除勢之名程傳與王註兩不相防也孔沖遠
謂古字假借豶墳義通爾雅豶大防則豶是隄防之義此豶
其牙謂防止其牙也其說鑿矣牙鄭氏曰互通一作枒埤雅
牙以代胃足蓋卽笠也胡翼之曰牙杙也案海岱之間以杙
繫豕謂之牙與上爻童牛之牿義同牿與杙一例似此牙字
當從鄭說上九何天之衢傳義皆從王輔嗣何辭也胡安定
口義何者設問之辭孫退谷孔易何者驚喜之辭終不若從
虞仲翔作何當也屬尙賢一邊說爲是

咸九三執其隨本義主下二陰說程傳主上陰說崔憬虞翻
之徒皆專主二爻而言案小象志在隨人所執下也則從本

義爲是蓋股以腓爲下腓又以踇爲下詩所謂邪幅在下是
也傳曰男下女此正艮男之下兌女執者持也謂當持其所
隨不可上往也艮體宜止處下則吉往上則吝易例自上至
下謂之來自下至上謂之往言不可以往比上六也子夏易
傳在脊曰脢馬季長云脢背也鄭康成云脢背肉也王子邕
云脢在背而夾脊說文同鄭氏之解正字通脢卽脊也王輔
嗣不能衷一其說而混言心之上口之下然總於小象志末
也解得不甚融洽案九爲尊位與二正應繫辭所謂山澤通
氣者豈可置之無用之處漠然不與物相感信如諸家所擬
則是剖心置地與一團死肉何異非可以言咸也蓋咸之爲

義全在以虛受人五以陽居陽尊而自恃氣高於心曷以咸
人心而天下和平乎惟居下得正可免無悔然爲感之士不
克盡感之道有以知其志量之淺末矣故曰咸其脢志末也
項平菴曰喉中梅核名三思臺咸至於脢自心而上言欲出
而猶未出於此思而慎之猶可以無悔據此則末指上爻與
輔頰舌之類亦相聯貫但此說前人未有言及者恐亦未可
爲據也

遯之六二本義以爲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程傳
以爲二五正應膠固不解難遯之義也然易例以陽爲君子
陰爲小人初二兩爻正是小人浸長爻辭不當舍小人而專
言君子所謂執之者卽小人繫援之計陰類未盛故欲要求
善類以寄爲浸長之地君子苟不能固守其志而甘爲之餂
如曾公亮之於安石趙汝愚之於韓侂胄後雖悔之已無及
矣詩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克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子其思
有以自固其志矣又案卦體內艮外乾故下三爻皆有止而
不遂其遯之義尾之執之繫之皆主陰爻而言季彭山云尾
如蠆尾之尾以其毒也非遯而在後之謂錢國端云剛非自
遯以柔尾之而遯傳義之解疑皆不得其實也

晉疑易於孚不言凶而大壯言征凶有孚何也蘇紫溪曰初
六居下在壯是輕舉妄動專以意氣加人而眞誠之意或闕

故聖人教之以有孚欲其積誠以信於上也象曰其孚窮言
其不能孚也此所以戒之以有孚也以壯于趾句征凶句有
孚又句也前人解此俱昧昧

爻位之說見於乾鑿度初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
諸侯五爲天子六爲宗廟然觀全易爻位其不可泥者正多
耳明夷六五惟以爲箕子之明夷故後之說易者但以天子
之位移之上六又以象傳有文王以之之詞遂以此卦爲通
似周初之事以初爻爲太公伯夷二爻爲文王三爻爲武王
四爻爲微子五爻卽箕子六爻屬紂此皆泥而不通之說也
勿論三四兩爻無坐文王微子爲穿鑿附會抑且易不可以

占險而勸戒之辭爲多乃竟欲以南狩之舉爲太白懸首之事周公明繫之爻而孔子且稱其志之得益誕妄不可訓矣必欲求其事以實之則馮文所之說爲近似曰得其大首者除君側之元惡若文王之伐崇伐密平勃之誅諸呂李郭之除安史是也不可疾貞者人臣靖君側之惡嫌於逼上侵權而有不居之功故曰戒其疾也此論先儒俱未見及

蹇卦往來之義朱子語類引程傳言上進則爲往不進則爲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是來就五則初六居位最下無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然本義則猶用此解至來連之

詞荀氏獨不依古義以爲來還乘五則與至尊相連故曰來連沈守約釋象辭遂謂來而乘五連於陽實則得所輔也果如是說則爻言來譽來反來碩皆是來而止於本位不應六四一爻獨以來連爲承五與易爻例上進曰往下反曰來之義相左案易畧言往則無應來則乘剛往來皆難故曰往蹇來連得位履正當其本實雖遇於難非妄所招也馬融云連亦難也鄭康成云遲久之意虞仲翔曰連輦也是古注皆作上聲讀蓋六四出止入險又當兩坎交互之中實有進退維谷之象故往來皆獲其難不必泥諸爻義謂止而不前即可不逢其蹇也吾謂此爻還當遵註疏爲是

君子維有解有孚於小人孚字惟傳義作驗字解諸家皆不爾也易畧云以君子之道解難釋險小人雖闇猶知服之而無怨矣口義云君子當解難之時必能進用賢者黜退小人則小人自然望風而信孚退藏竄伏以避君子之誅也測言曰六五虛中下賢則同類之用自相固結自能孚化乎小人易筌曰六五惟一意解散盪滌與之共偕於大道此其貞誠所以信於小人而卒令往者直也季彭山曰君子所以維繫人心者全在於解則人心無復懷疑而得衆矣所以吉也故折中亦取鄭東鄉之說而以爲較傳義爲尤精耳

十朋之龜鄭康成引爾雅十龜謂神龜靈龜攝龜寶龜文龜

筮龜山龜澤龜水龜火龜如是則是十龜非十朋矣本義謂兩龜爲朋此準漢食貨志王莽居攝更作龜貝錢布之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十六牡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公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但此係新莽所定之制恐不可以例易在古則五貝爲一朋十朋直五十貝也卦大象以離離爲龜又互坤十坤數侯果曰內柔外剛龜之象也虞翻曰兌爲朋爻辭之取義以此

曾疑益之初九既云利用大作又言不任厚事豈不兩相矛

盾夫初爲民位縱獲九四之益只宜小有展布亦豈能越俎而行大事況六四近君得位告公而從遷國而利尙有何事不可爲而待分其職於草野之賤乎及觀虞仲翔曰大作謂耕播耒耜之事侯行果曰大作謂耕植也始悟繫辭所云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卽謂此初爻事也以全象言震巽之木互大離之牛而耕之三坤之土間民手持耒震足動耜無非耕象又震於卦爲稼穡於方爲東於時爲三月處益之始居震之初利之大者莫如耕植若能不厚勞於下民而奪時於農畯則太吉无咎矣而吾於此又以例六三之凶事焉周官以委積待

凶荒以荒禮哀凶札若照損上益下看則凶事指救荒說爲是胡翼之引汲黯奉命視火矯制發廩之事釋此爻爲得其義矣蓋實心爲民酌中而行故無罪悔所謂告公用圭者周禮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亦與爻辭吻合也學者讀易泥用傳義乃至束註疏於高閣是亦篤信宋儒之過耳

居德則忌未義未詳程傳謂忌防也約立防禁有防禁則無潰散也王輔嗣曰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是以則字爲明字之誤說皆牽强故本義不從案兌爲澤乾爲德澤上于天其勢不居必下決而爲雨君子體之當施祿以象其澤之沛不當居德以象其澤之屯若居其德而不下逮則必爲衆所忌矣李衷一曰君子待小人之法上則決之下則養之小人所以旣畏其威復懷其惠惟吾之決而無不如意若居其德而不施則必爲已甚之亂而忌者至矣正明祿之宜施也此解貼小人上說尤與忌字關切

莧陸說者不一馬融鄭元王肅皆云一名商陸是一物而二名者董遇云莧人莧陸商陸荀爽云莧謂五陸謂三莧陸菜柔而根堅莧少小陸根大是又二物矣朱子語類謂莧者馬齒莧陸者商陸藥用治水腫其物難乾其子紅是亦以爲二物本義又專指馬齒莧而言案爾雅釋草蕢赤莧註今莧菜之有赤莖者卽說文所謂莧菜也馮文所云瓜生五月故於

姤言瓜莧生三月故於夬言莧卽以莧菜爲莧陸非是錢國端曰莧澤草考管子地圓篇欝下於莧莧下於蒲昇又以莞爲莧亦非是博雅莧商也爾雅商貝母根如小貝圓而白華葉似韭此另是一物子夏傳木根草葉剛下柔上也疑此與蕙明豈所指卽是商陸其云莧陸者卽是馬齒莧吾鄕呼爲馬齒中梗極脆葉圓細類莧而厚多生陰地註疏云草之柔脆者程傳云暴之難乾而脆易折卽是物也商陸爾雅蓫薚馬尾廣雅云馬尾商陸本草云別名薚今註云一名白昌江東呼爲當陸則商陸非莧陸明甚其謂一名商陸則誤始於馬鄭諸人以至羣言淆亂不得其通耳至虞仲翔云莧說

也讀作夫子莧爾而笑之莧陸和睦也震爲笑言兌爲說任翼聖云莧音丸山羊也莧行陸地見人郎奔益鑿而不可爲信耳

困之九二既獲寵於朱紱下來求輔然且用之亨祀而利矣爲九二者則宜蹇裳赴難以圖報効何反以征凶阻之且既凶矣又焉得而无咎耶程傳雖本註疏謂不度時而征犯難得凶將誰咎乎究竟添出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一轉終費糾纏竊謂征凶者非實有凶禍乃是多寵多危之謂君子當此惟知竭誠以往不計禍害惟此可得无咎所謂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若漢之武鄉侯似之者也

舊井無禽傳義謂人既不食水復不上則禽鳥亦莫之顧竊疑井汲之時正當往來取飲之際禽鳥固應遠避即邑邃而井已舊亦未見有禽鳥至乎其側者安得云禽鳥亦莫之顧也崔氏憬曰禽古擒字禽猶獲也久廢之井無禽以其時舍也錢啓新曰禽轆轤也翻飛似鳥之翼故謂之禽愚案禽坎象初六最下坎在上卦故無禽禽之爲義取喻於人蓋井所以養人井汲之時人獲所養故往來井井所謂沛澤多而禽獸至也井既泥人皆不獲所養故舍之而去所謂紛紛若鳥獸散也豈眞係於禽鳥之顧不顧哉

井谷射鮒程傳謂鮒或以爲蝦或以爲蟇蓋本于夏傳井中蝦蟇呼爲鮒魚是也案莊子埳井之鼃則井者鼃所宜集似不宜魚然羊舌鮒樂王鮒皆以魚爲字則鮒應從魚博雅鮒鰿也爾雅翼其字從鰿今之鯽字乃烏鰂之鰂後世借用爲鮒之別名爾陸佃曰此魚好旅行以其相即謂之鯽以其相付謂之鮒考儀禮士昏禮魚用鮒疏謂義取夫婦相依付與陸農師之說合又莊子外物篇車轍有鮒魚焉得斗升之水而活爾雅鱊鮬鱖鯞郭注小魚也似鮒子而黑則鮒本名鰿蓋魚之小者井谷 折中謂井谷出水之穴竅則與射鮒射字關照有情今谿壑中穴水出處往往有小魚逆水而上水與之激若相射者然且如此則鮒在井外可釋井水無魚之疑此解比諸家所說較確

己日乃孚諸家皆從王輔嗣說以已日爲遄往之事則文法生澁難通張愼甫云卦以离兌合體後天卦位自离而坤而兌离爲夏兌爲秋而坤居其中夏火太燥秋金太肅使其中非坤土上以蘊火之燥下以溫金之肅則不成造化矣己正坤土也故言己日乃孚任釣臺曰四方之位西金北水東木南火皆遞相生惟离火不能生西方金而离中所藏之己土即坤德此离與兌金之所以相孚也顧寧人云天地之化過中則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易之所貴者中十干則戊己爲中至於己則過中而將變之時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

虞翻曰离爲
女子爲大腹
故稱字

張仲達曰相
思之疾也企
子所主

天下事當過中而將變之時然後革而人信之矣案大象以治歷明時爲用而蠱巽二卦亦有先甲先庚之文則己日二字須從三家說作戊己之己爲是

艮其身止諸躬也孔疏躬猶身也則是止諸躬與艮其身二句無異解竊恐身字不指人身而言楊龜山曰伸爲身屈爲躬王伯厚曰傴背爲躬然論語曰吾黨有直躬者註謂直躬直身而行則躬與身固不可以曲直分矣虞仲翔云身腹也五動則四體离婦离爲大腹孕之象也故艮其身得正承五而受陽施故无咎詩曰太任有身生此文王艮爲止五動乘四則妊身故止諸躬也案易之取象無所不至屯之十年乃

字損之損其疾鼎之得妾以其子漸之婦三歲不育皆是言婦人娠子之事則虞翻之以身爲孕似不足怪而可從者也

漸上九鴻漸於陸胡翼之謂陸當讀爲逵字逵雲路也蓋典籍傳文字體相類而錄之誤也案卦義以巽女歸艮男磐陸陵皆艮山象木亦山上之物虞翻云小水從山流下稱干艮爲山爲小徑坎水流下山故鴻漸於干是干亦不離乎山也若作雲路則已上於天矣與卦之義奚切焉况爾雅釋宮九達謂之逵則無作雲路解者李文貞以陸爲阿之訛雖於音義適叶然說文逵陸二字筆畫相似以爲記錄之誤猶或可從至阿則與陸迥別矣豈可强作淮雨別風之謂乎改字以釋經亦愚所不取歷觀諸說未有若楊廷秀之確者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其進也皆高平之陸而止九三之漸于陸也自干而磐而陸其進已上雖平而高上九之漸于陸也自木而陵而陸其進爲退雖高而平也上九之應在三艮至三而止于陸巽至上而退于陸是以兩爻俱言漸陸耳

歸妹卦體雖以兌之少女歸震長男然六爻皆不言男象但以六五爻爲女君其餘則皆爲娣者也六三爲說之主以說而動故徃爲所賤而大歸以進其娣初以剛正居下善承其君一反六三所爲故雖征而吉震爲足兌承之兌毀折故跛九二以幽閒自矢不變其常亦反六三之所爲故以征而利

互离爲目覩象二居离側爲半目故眇曰跛曰眇皆以娣位居偏而言也九四見初二既歸有鑒於六三征而得賤之凶故寧遲歸待時亦可謂知敝而能永終其志者矣六五雖爲女君而柔順居中不敢盛其車服以讓其娣如月之幾望而不欲滿其望保泰持盈何吉如之上互坎下互离坎爲月离日震東兌西有如望然故曰月幾望至上六出位無歸故征無所利左傳晉獻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正即此爻所謂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故有征則凶筐震象兌爲羊离爲刄坎爲血居震之上超兌而越离坎此所以承筐而無實刲羊而無血也卦辭征凶無攸利而爻辭惟三與六當之其餘皆

得旡咎何也蓋動之說則凶守其正則吉聖人示人趨吉避凶之意其旨微矣此卦或主五二正應或主五三乘剛王輔嗣以五爲君二爲正配蘇子瞻以在兌六三爲君初二爲娣在震六五爲君九四其娣晁嵩山以二四男從女三五女從男楊止菴以三爲妹九四歸之六五爲主婚者陸君啓以九爲少女四爲長男歸震川以二之正配在四爲剛婦事柔夫邱行可以五爲歸妹主三爲妹初二爲妹之娣媵陸庸成以三爲淫奔上爲棄婦孫退谷以初爲二之娣四爲二之匹三爲四之私羣言淆亂莫知所統致使卦義不明故爲私演之如此

豐卦王假之此與家人萃渙卦辭作至字解不同家人王假有家萃渙王假有廟因下有家有廟故作至若豐爾作王至之則不成說矣玩彖辭王假之尚大也則假應作大字解豐何以大王能大之故尚大也大則宜有盛滿之憂而勿憂也王者常以日中爲用不至虧蝕則光天之下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矣姚信云假大也詩曰假哉天命又曰假哉皇考假哉假之易與詩辭同豐其蔀博雅蔀蔚蔀魚薺也薛仁貴本作菩小席也豐其沛風俗通山澤篇沛者草木之蔽茂劉熙曰沛者水草相生之名崔駰達旨蠡蚋之趨大沛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田於沛公羊傳註草棘曰沛子夏傳作芾博雅芾茂也廣韻草木翳薈也是從沛从芾皆是草木之蔽虞仲翔以日蔽雲中稱蔀日在雲下稱沛王弼曰蔀覆曖障光明之物沛幡幔所以禦盛光其說似皆不根蓋卦體自上至二爲大坎坎爲叢棘二四互巽巽爲草莽則蔀沛俱當從草日中見沬字林云斗杓後星初九雖旬旡咎小象過旬災也則旬當作天有十日之旬荆雲峯謂離納己震納庚庚至己十日爲旬案初九言旬上言歲自上至三歷三位故曰三歲不覿也毛初晴仲氏易以旅瑣瑣斯其所爲句甚奇而確毛云斯本作分析解說文以斯爲析爾雅以斯爲離毛詩斧以斯之以斯爲析薪之義考易例其字不下百十俱有實指非無憑虛

作轉辭者大有之匪其彭同人之乘其墉大過之過其祖既濟之曳其輪上下二字皆有實義此易例也況豐旅二卦合十六其字其指住此者凡六如其家其屋其戶其所其次其巢之類此云斯其所正與蔀其家焚其次同蓋云析其所在也且所之爲義世亦不解所者寓旅也又曰行居之名故鄭詩獻於公所謂茇舍之所而漢制車駕所在稱行在所蔡邕獨斷云天子以四海爲家故指行在爲所是也又此爻以瑣所爲韻正習謂之協夫寄跡天涯固已逼仄所恃廣大自處與同行相親庶足慰藉而瑣瑣如是必至分析其所而後已其窮而致災必耳愚考爾雅註齊陳曰斯呂覽報更篇趙宣

孟見桑下餓人與之脯一朐曰斯食之漢武罷輪臺詔然尚
斷留甚衆亦言其前後離斷不相逮及也左雄陳吏事疏職
斯祿薄斯賤也斷斯二字通今吾鄉謂析物爲斯則斯之爲
析亦天下通稱不第齊陳方言爲然也又班固西都賦離宮
別館三十六所是以毎一宮館爲一所今俗以旅舍爲寓所
可見承襲古語其由來舊矣觀此益信毛說之確
兌之上六引兌諸家皆作陰賊小人以非道相引誘使人惑
志於說較之來兌之情尤爲叵測果如是則爻辭當明言凶
咎揭其奸惡用深九五之戒不可因其未必從而遂隱而不
發也況小象未光易例皆準小亨一邊說謂道未大光耳不

是以未字爲非必之詞也案上六以陰柔之質退處兌後初
非有求說之志所嫌德非剛中遠在互離之外故不能光大
其道而爲他人所引則相率而牽於私好之交耳劉長民云
執德不固見誘則從故稱引兌此解得之
渙有丘匪夷所思諸家皆作散其朋黨以聚天下之公非常
人思慮之所及者然案之文理則粘合不上蓋上文既云渙
其羣下又何得言如丘之聚丘既聚象則又何得言渙有丘
耶郎曰散其私以聚其公亦曷由見得其羣是私有丘便是
公此皆臆斷之言耳至於匪夷所思一句尤爲湊合無味轉
使文公之辭竟若贅旒蛇足然者則眞不可爲訓矣今人且

盧氏無名推北史儒林傳云魏末大儒徐遵明諸鄭康成易傳之范陽盧景裕胡震亨謂即其人則此解原授之康成

以亦襲引用豈不可笑案輔嗣易畧論乎險難得位體巽與
合志故能散羣之險以光其道然猶有丘墟匪夷之思雖
得光志所思不可忘也說得何等自然孔疏尤爲顯易乃宋
儒好與前人立異故爲別解而不得其通學者株守一編而
不讀註疏豈能保無買櫝還珠之慨乎虞仲翔云位半艮山
故稱丘匪非也夷謂震四應在初三變坎爲思故匪夷所思
盧氏曰互體有艮爲山丘有丘則非平易故有匪夷之思又
王居爲正位遯出爲遠害玩小象自明非居積與惕出不煩
言而解矣
不出戶庭不出門庭傳義分戶庭在戶之外門庭在門之內

案玉篇在堂房曰戶在區域曰門庭堂階前也六書精蘊宗
之曰曰戶堂之口曰門一扉曰戶兩扉曰門是戶爲堂上左
右之房戶門爲庭中之大門戶外爲堂堂下爲庭庭間爲門
也乾鑿度曰兌者日月出入之戶月出乎澤入日乎澤震者
日月往來之門日出乎震月入乎震卦下兌自二至四互震
爻言門戶以此坎變下一畫爲兌互以塞坎之下流前遇陽
剛陽奇象戶遇剛故塞而不出二前遇陰陰偶門象自五至
三互艮艮爲庭自二至四互震震爲大塗二前當艮之門庭
大塗既闢止而不出二之所以凶也又畢者爲戶旁者爲戶
猶水之竇兩者爲門中者爲門猶水之道水之竇不塞則有

耗竭之虞水之道不通則有潰決之患初之无咎二之凶其
辨在此
中孚豚魚吉豚魚澤中之物似猪俗謂江豚澤將風則浮出
水面以迎之舟人稱爲風信是也風無心而感豚魚無心而
應此足以明自然之信豚魚知風鶴知夜半雞知旦諸爻之
所取義也若以豚魚爲二物疑易無此例如姤之包有魚剝
之貫魚井之射鮒大畜之豶豕睽之豕負塗姤之羸豕孚躑
躅未有合而一之者也俞玉潤曰及者比並之意非施及之
及也謂人之不失信比及於豚魚之信與詩序德如羔羊類
此論甚精又虞吉或作轉解或作憂虞或作虞備或作安或

作度皆可通有謂虞鳥名一名固澤止於澤而不變兌象此
則與有他不燕爲鳦我有好爵爲鶴同爲好奇之過耳
既濟六二婦喪其茀宋以後多作車茀解案坎爲輪則茀亦
車中之物然不應舍車而專言茀觀初九曳其輪可見且車
上之茀亦不一如蒲車藻車之類是也則又安能定此爲婦
人之車茀乎蓋茀與髴通首飾也離爲中女而二當之陰爻
陰位則婦也坎爲盜故喪其茀宋儒以前皆未有以茀爲車
茀者魏王子邕唐孔冲遠之說最爲明確王云髴首飾坎爲
盜離爲婦喪其髴隣於盜也勿逐自得履中道也二五相應
故七日得孔說見正義考茀子夏作髴董遇作髢馬融作茀

皆準首飾說惟鄭康成作笰爾雅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笰从
竹從弗詩簟笰朱鞹則鄭意或指車笰然集韻笄謂之笰則
笰字從竹亦首飾矣
六四繻有衣袽繻子夏王廙本作𧞤王弼作濡袽子夏作茹
京房許慎作絮考繻繒采也玉篇細密之羅也九家易盧氏
曰繻布帛端末之識也袽者殘幣可拂拭器物也四處明闇
之際貴賤無常或爲衣或爲絮也廣雅絮塞也說文敝絮易
曰需有衣袽玉篇袾袽敝衣也呂氏春秋茹魚驅蠅蠅愈至
而不能禁茹臭敗也是袽絮茹皆可通作敗壞解又毛老晴
謂袽絮帑同音同是敗絮楊子方言帑大也嵩嶽之南陳潁

之間謂之帑而帑之爲敗惟見於黃庭經人間紛紛臭如帑
則下袽字從殘敗解無疑矣若子夏本之以上繻字作𧞤則
義有不合說文𧞤短衣也方言汗襦自關而東謂之甲襦陳
魏楚宋之間謂之𧝓襦則𧞤當從王輔嗣本作濡爲是濡鮮
澤也詩小雅六轡如濡濡華美袽敗敝繻轉爲袽美易爲敗
能無戒乎然玩二句皆取象於舟皆自濟字來則從宋儒之
說亦得黃葵峯曰繻註疏作濡謂滲漏也舟有滲漏則塞以
衣袽也案濡漬也又濕也詩曰濟盈不濡軌禮濡肉齒決觀
本爻濡其尾濡其首皆不作滲漏解可見蓋謂漬濕其衣袽
以塞漏舟也

小狐汔濟本義汔幾也說本虞翻程傳汔當爲仡書曰仡仡勇夫周用濟曰凡事每成於老成練達之才而多敗於少年輕銳之輩潘松雪曰狐小者力不足張彥陵曰狐渡水其用力在尾小狐汔濟病在不能量力凡此皆從程傳案說文汔涸也正義云汔者將盡之名小狐雖能渡水必須水涸方可涉川其說本之干令升則以汔爲涸解亦通本象未出中也中蓋指九二而言二當坎中故云未出中也

初六爻辭亦不知極也本義極字未詳考上下二韻亦不協或恐是敬字王註謂不知紀極正義云進不知極以沒其身雷西仲曰初六知始之欲濟而不知終之不能續故曰不知極極者終窮之謂案上九亦不知節也與初亦不知極也語意正同初以不知紀極濡其尾而陷於坎上以不知止節濡其首而傷於明此未濟之男所以終汔於窮也義本明顯不知傳義何以都不準此又熊與可云極本拯字古註明以拯救爲解且與下文行正協韻此說似亦可從

顔眞卿諡號狀贊之教極于一堯舜之炎足以彰之矣此即以堯舜爲諡

尚書質疑

新安縣邑朱　　　　

堯舜二字漢儒皆以爲尊稱之號孔傳以爲其尊高堯堯焉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裴駰史記集解謂諡法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自孔安國以堯舜爲二帝之名集傳因之然孟子稱放勳曰以放勳爲帝堯之名若如集傳所釋放至也勳功也則孟子不應言放勳曰矣史記言帝摯崩弟放勳立是爲帝堯張守節正義謂帝嚳娶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放勳又云舜曰重華于故曰重華楚詞就重華而陳辭王逸注云重華舜名是放勳重華實堯舜之名非郎以堯舜爲名也蘇子瞻以爲不可從謂以類求之則皐陶名允廸乎案二典成於夏史臣之手堯舜禹實爲天子豈可直斥其名若皐陶之與益稷皆臣也故不妨以其名名篇如湯名癸而止稱湯誥仲虺之誥則直書其名等耳有鰥在下曰虞舜亦是史臣易其名號不得以此証舜之郎名也馬融云舜諡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言諡若皇甫謐言舜字都君則孟子註以爲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其說爲較確

虞書宅嵎夷下當闕一句鄭氏謂有曰明都三字不知何據恐亦未可意揣也孔子國釋暘谷昧谷皆取日出入之義集

汪齋云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堯讓許[illegible]其一也

傳從之故釋幽都爲日淪地中萬象昏暗故曰幽都是東西稱谷南北必通稱都谷有暘昧則都或有明幽陳氏之補明都義以此㸃愚案四仲所宅之處應是地名譬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皆是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是也地名稱谷者甚多東西或曰偶合則不可執幽都一處斷以南交之地亦稱都也況暘谷淮南子作湯谷馬融云暘谷海隅夷之地名楚詞天問出自湯谷次於濛汜昧谷徐廣注史記云一作柳柳亦日入處地名王充論衡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故宅西曰柳谷鄭註周禮亦引昧谷作柳谷爾雅北方之荒有幽都之篩角焉山海經

云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諸如此說則又不得以暘昧幽三字而遂定南方之地必爲明矣故愚謂此當闕疑不可硬補以曰明都耳

當堯之時雖有疇咨之命而放齊則以朱應矣驩兜則以共工應矣四岳則以鯀應矣何無賢才之甚也讓天下於許由或屬不經之說而巽位四岳則明明載之書矣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堯能識鯀於績用弗成之先而四岳不能識鯀於方命圮族之始亦可知非膺帝位而不疚者而堯何以巽焉況十六相具在稷契實爲堯弟堯以十八總師至在位七十載而猶一無所舉惟四凶之是聞則舜之所謂野無遺賢惟

帝時克者又何以稱焉故知尚書之不傳者甚多而滋疑者益復不少也鄭康成釋此文言汝於諸侯之中有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案此則汝能庸命是延訪諸侯之辭

皇甫士安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書稱釐降二女於嬀汭前云朕在位七十載則時年蓋八十八矣舜徵庸時年三十以男子三十娶室女子二十而嫁約之堯生二女時年當七十疑其不稽上考黃帝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史記正義謂帝嚳有四妃則古帝妃止於四或者堯之二女非其元妃所產而堯

自散宜氏之外無他妃焉然九男二女必非一母所產或者皇英二女爲堯少妃所出未可知也又據世本皇英爲舜曾祖姑羅鄂州云嘗見劉毓所書呂梁碑字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敘虞舜之世與史記同而不言出自黃帝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書稱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則二女釐降應在瞽亦允若之後而焚廩浚井及象二嫂治棲之言胡爲而載之孟子乎竊疑當舜徵庸之日九男百官環列左右象雖至傲何敢肆其所爲以匹夫之賤而欲上弑天子之甥烝天子之二女寧不慮皐陶之明刑歟則孟子之言亦或非其實錄而焚廩浚井其事當在克諧以孝瞽亦允若

之前

納于大麓漢孔氏曰麓錄也舜使大錄萬幾之政林少頴辨之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當堯時官無尊於百揆者大錄萬幾之政非百揆而何旣納於百揆又納於大麓必無此理愚謂孔氏之說亦未可盡非案百揆雖唐虞官名而此章所引似皆就其事功而言也必如集傳以愼徽五典爲官司徒則納大麓豈山虞之職賓四門豈行人之選蓋堯之舉舜是欲爲禪位地故歷試諸艱使之愼五典者任敷敎之事納百揆者任考績之事故下亦云百揆時叙也納大麓者使之任政令之事下云烈風雷雨弗迷言政事得其

平而陰陽應之所謂春無疾風夏無苦雨者是也蓋百揆治官大麓治事也賓四門者使之任擧賢之事所謂闢四門者是也鄭康成曰賓讀爲儐謂舜爲上儐以迎諸侯主祭之說朱子旣爲不可信然若從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之說則當堯之時治水屬鯀至舜而始殛於羽山擧禹代理當其總理萬幾自不暇如治水之類上堂而入于大麓也按宰我問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旣得舜歷試諸艱使大麓萬幾之政是故陰陽淸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又王充論衡云以一公之位而統錄三公之事桓譚新論亦云領錄尙書事如今之尙書官諸說悉與孔氏合

輯五瑞集傳言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又引周禮鄭氏注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大小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玉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僞也此說不然唐虞之世刑賞擧措命之天子所謂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安得而有僞乎卽曰禪授之際事多不測彼旣能以僞襲諸侯豈遂不能奪其瑞而有之今乃不察其事實而區區求合於方寸之瑞亦已憒矣唐節度使往往互相襲殺挾土地以要繼嗣天子尙能加之以兵而謂唐虞之世其有是僞耶尙書大傳曰古者圭必

有瑁故瑁圭者天子與諸侯爲瑞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無過者復得以給使之歸國有過者留其圭三年案此則輯五瑞卽此之執圭而朝者也頒瑞于羣后卽此之復與其圭以歸者也下文東巡岱宗后執五玉以贄亦是此義大傳之言極爲有理

夔夔齋慄集傳言齋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炳燭齋隨筆曰夔夔一足之物也凡人之立常時則兩足舒布有所畏則兩足緊立有若一足物故曰夔夔也史記言使天下之士重足而立亦此意閻百詩言酷吏傳南陽吏民重足一跡語尤顯白案此以解夔夔較確

史記敷同日奏罔功之下有帝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無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正義謂帝及禹相答極有次叙帝曰禹曰四字尚書並無應見別書予因疑此節之末方施象刑惟明玩其語氣似益稷篇至此已終下夔曰戛擊鳴球直至賡歌之末血脈不貫或另是一篇歸結其前已佚之矣蓋虞書十六篇十一篇亡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予辨上下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淮南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賈誼修政篇引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

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意諸所引皆在十一篇之數又舜讓於德弗嗣之下時氏瀾疑下文若不相接意必舜有再遜之辭史官闕焉王文憲取論語堯曰咨爾舜數語補在此以接受終之事以此律益稷則夔曰之上與上文若不相接疑爲虞書逸篇之尾亦似非硬判

三江既入集傳從庾仲初吳都賦注以婁江東江松江當之當矣自蘇氏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後人多依據之說雖本於鄭康成而按之地理終不融洽夫天下之水江河爲大江自爲江河自爲河未可以他水入之而因別名大江爲某江某江也若云合漢爲北江合彭蠡爲南江豈洛水東合河爲東洛涇水北合河爲北河乎今所稱江南江北者蓋方言如是猶所謂河南河北耳非果以一江分而爲三也况禹貢文東爲北江東爲中江絕無所謂南江則又豈得以既有中江北江遂意揣豫章之江爲南江乎南條之水江漢爲大江源出於吐番之犁石經萬餘里而與漢合漢水東源出於武都氐道漾山西源出於西和州徼外其遠亦不下數千里所會之水既多即以分北江之名猶之可耳彭蠡雖匯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

南康隆興數州之流率皆山澗小水遠者千餘里近者不過數百里亦豈能與江漢之大洪波巨浸足以分據南江之名乎又江漢所匯去入海尚二千餘里地在荆州之域則三江不應於揚言之荆州江漢朝宗于海曰朝宗者遠詞也揚州三江既入曰既入者近詞也江入之後震澤因而底定下流既疏然後巨浸得平耳則以婁江東江松江當之乃一定不易之說今東江已塞松江亦就湮淤惟婁江尚存考之松之眞浦者古之東江也蘇之婁家河者古之婁江也吳淞即古三江之口水非甚廣何以亦謂之江然此亦如滇之金沙瀾滄蜀之青衣嘉陵等不必盡屬大江而始得名之爲江也况

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台濛作魯陽五堰後易爲上下二壩通名東壩

吳越之水匯於太湖又加以宣歙二州之水古時東壩未築亦自溧陽會於三江入海其患不爲不劇禹之治揚所不能緩固不得以其水不甚大而遺之也越語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又曰與我爭此三江之利者非吳也耶吳越春秋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晉書文苑傳顧榮語張翰曰吾亦與子飲三江水耳南史謝靈運傳使薛道雙合鄉里健兒篡之三江之口是三江屬吳地歷歷可據漢豫之說所不敢從

九江漢志謂在廬江郡之潯陽縣至宋胡秘監始以漣蒸耒洣瀟瀏潰漉湘當之曾彥和又以沅漸潕辰酉敘溆潰澧皆合洞庭中東入於江是爲九江蔡傳依之故言九江者皆稱洞庭然考瀟湘之源皆出湖南不受蜀水則蜀之岷派瀟湘不得而與也今從岳州言之岷江正在江北洞庭乃在湖南其不爲一派明矣由岳州以上兩水不相入如之何強取未嘗合流之南派劉而入之北派也程泰之言胡氏舉九水之外更有微水資水沅水澧水此四水者皆同入洞庭而同注於江則是洞庭所受凡十三水不知以何爲限而遂剗去四水不數也若以上流止有九水則資之入沅漣瀟鍾耒洣淥瀏潰之入湘方其初來已爲九水而沅湘又爲二水以二合九則十一矣其可削減十一使之爲九乎若專以注湖爲數

則又沅湘實止二水數不及九不知何據而遂以意定之爲九也卽朱子去潕澧而易瀟烝是曾氏之說亦尚可出入夫滄桑互更漢去古未遠已不知九江所在劉歆遂指彭蠡爲九江今名江州爲九江郡皆始於歆考九江本秦郡漢高帝爲淮南國武帝爲九江郡其地皆在今鳳陽府九江得名本因潯陽九江自漢文帝分淮南爲廬江潯陽來屬則九江反不屬九江郡界王莽又改豫章郡爲九江柴桑縣曰九江亭而溫嶠遂移潯陽於江南隋又以尋陽爲九江然則漢九江治壽春卽今之壽州從九江分屬廬江之尋陽縣卽今之黃梅皆在江北而其後以二名皆移之江南今爲江西九江府治德化縣矣後儒循泥認江西之九江釋尚書豈非坐井之見乎尋陽記云九江一曰烏白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

彭蠡古今記載皆屬鄱陽朱子疑焉謂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滙滙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此辨最爲明晰蔡九峯遂取廬江之巢湖以當彭蠡則較之經文俱不相背然又以鄱湖水大巢湖水小疑其不應舍大而錄小則固不然夫古今水道遷移安能歷久悉合禹貢錐指云鉅野屢遭河患自漢

以來衝決滇淤凡四五度高下易形久已非禹跡之舊逮元至正四年河又決入此地及河南徙澤遂涸爲平陸而畔岸不可復識司馬相如謂雲夢方八九百里以今考之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爲古之雲夢古之巨浸旣衝決湮淤而小於前且至於不可復識則今之巢湖其地濱江爲江水所出入當懷山襄陵之際安知其不爲一大瀦乃欲以今之廣狹斷之恐未可爲信也故予欲從集傳卽以巢湖當彭蠡用証經文之合而釋朱子之疑焉

敷淺原舊說以爲江州德安縣之博陽山朱子以爲疑卽廬阜蔡氏引之而皆謂無明文可據案夏㚇仲言廬阜之頂禹

嘗刻字其可辨者曰洪荒漾予乃檋邪禹之施功於此考輿地誌江西廬山紫霄峯下有石室室中有禹刻篆文好事者縋入摸之凡七十餘字只有洪荒漾予乃檋六字可辨餘叵識然禹跡所在多有未可據以爲信案漢志豫章郡傅陽山在歷陵傅陽川在南則敷淺源是指川非指山說文原字注云篆文从泉徐鉉曰今別作源非是通典江州尋陽縣有蒲塘驛則漢歷陵舊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傅陽山則亦以敷淺原屬水

書大傳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章皆歌禹之功五子之歌史稱述大禹之戒二章則全用訓辭則所謂民可近不可下及內作色荒等語或卽大化大訓中所載之文又考離騷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言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又逸周書嘗麥解曰其在夏之五子亡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云夏后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凡此以九歌屬之啓以五子爲從亂與書旨大別不知何故

伊姓尹字名摯而於嗣王之前止稱尹躬旣儼然孺子其王矣桐宮之放謂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然考太甲之

立距湯崩僅一年耳孔傳以桐宮爲湯墓所在則居憂卽是居湯之憂皇極經世湯崩以丁未太甲以戊申立則外丙仲壬之爲未嗣位明矣觀湯之待且以求俊乂制刑以儆匡王則知當時之在位者諒不乏人又且三風十愆訓猶在耳定策元勳赫赫在朝百官總己以聽從又安有不順義理之人至予其前卽有之尹方且置其君如奕碁又何有於佞倖近習輩除之不可而必爲避之之計焉又謂密邇先王之墓使之朝夕哀思興起其善夫述祖訓以儆之而不變豈見墟墓而反生戚嚴現在之師保以臨之而不變豈托己故之祖先以威之而反生畏耶然王卒以居憂而克終其德此皆事之

不可解者也
具乃貝玉王氏謂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爲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也愚案上古民樸當殷之中葉所謂惟貨其吉爵以賄成之風尚未見端況湯王以不殖貨利之主檢身率下雖始衰於雍已繼衰於河亶甲三衰於陽甲特不過德衰而諸侯莫朝耳然賢聖之君六七作孟子所謂流風善政猶有存者似不宜有即利貪冒之輩同位於不肩好貨之朝而勞聖主之拳拳也盖遷都之舉貧者易從富者難徙人之情耳商之世臣大家不無多貲之擁安土重遷小民依之爲進止故盤庚乃諄諄於富室之喻

以其尤不能割愛惟此下文無總於貨寶雖既定居而猶欲慰喻之也若以爲反其俗而禁之則當國家馳驅搶攘之際不化之於平日而戒之於啓行多見其急不暇施耳
堯之相舜也是時舜雖側微然廣廷之上已知有鰥之在下迨四岳薦而帝曰予聞可見天子亦早已知其爲人也然必先觀型于二女次歷試之以諸艱而後使陟帝位葢其慎也
武丁商之令主也傳說商之賢相也明良遇合何等大事而顧不謀於卿士不詢於卜筮竟託於無何有之一夢夢而圖形以求求而得得而即立爲相此亦事之絶可怪詫者豈商俗尚鬼高宗未能離其習觀傅說戒以黷于祭祀祖己訓以典祀無豐于昵知其惑於鬼神之說者深故因夢而即信爲實與然卒能求而得之者或亦天哀其誠使之應夢而出如唐明宗之祝天早生聖人而宋祖以興者比也後人以白魚赤烏疑泰誓之僞觀於此而知亦事之或然者也
說命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集傳謂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夫上文既言明王奉若天道則邦都者明王所建后王君公者亦明王之所樹也若以后王爲天子則建設樹必皆爲之天道而上文明王二字似重叠贅設細玩語氣終不聯貫愚以爲后王君公不如統屬之九等之侯爲順盖虞書所稱羣后德讓肆覲東后及周書羣后以師畢會之文皆不以后

爲天子后既叙王之上則后王君公或即當時諸侯通稱未必即如春秋之王尊無二上吳楚襲之遂以爲僭也爾雅釋詁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博雅釋皇王爲大廣韻謂王大也君也則王亦似不必泥以天子釋之矣
甲冑干戈語近重複細思之惟口啓羞誨其慎言惟甲冑起戎誨其慎動葢人動作之際凶悔吝居其三臣民不慎動於下則凶悔吝及其身人君不慎動於上則必有兵戎之禍言甲冑者乃凶悔吝之大殃及國家非如臣民止及其身而已下文衣裳干戈則是命討之事惟口兩句誨之以治己惟衣裳兩句誨之以治人也葢稷欲觀古人之象止以明十二章

之服欲察治忽止在出納五言蓋上段是定禮下段是正樂古人立言只須如此簡括

雉雊鼎耳雖非常見之事然爰居避災六鷁退風或亦偶逢其異未必遂如來巢之鸜鵒賈舍之鵩天津之杜鵑卽以干國家之休咎也孔傳謂耳不聰之異此以鼎耳作占然高宗非不聰之主劉歆謂鼎者三公象也羽蟲升鼎耳當有小人升三公之位然傅說甘盤豈小人之在位歟此皆謬不足信之論況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作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與及其身勢必康强逢吉無憂疾弱祈年請命之舉不應等高宗於漢武卽以來祖己之諷也竊意高宗側身修行見

異而懼適當繹祭之時或恐祀事不明欲更豐其典禮故祖己訓以王惟先修政事祭祀有常毋須豐大其禮以棄厥道蓋國家之修短民數之壽夭典於德義非禱祀之所能福也集傳及諸儒所釋妄以爲皆不合當日情事宜從史記史記言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乃訓王云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及子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是說兼可以破篇首高宗二字之疑

微子丞謀於父師少師比干不得無言孔氏謂心同不復有言集傳遂謂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此皆是想當然之說恐書之本文不如是也韓詩外傳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可見箕比志行原未必盡同也蓋此篇比干之言當承於殷遂喪越至于今之下故下文又錄微子之言而以曰字更端起之也其不傳者簡佚之耳

泰誓三篇吳氏謂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疑恨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此却不然蓋言之淺深亦隨世運爲轉移孔孟之相去僅百餘年而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至孟子則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讐矣

禹之征苗只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湯誥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學者讀書亦可以觀世變矣

孟子引書字面多有出入然不若無畏寧爾三句之甚如孟子所引前兩句乃武王之辭後一句則敘事之詞今泰誓則皆以爲武王口氣集註與集傳亦皆各從其解而不能牽合兩說以爲一案孟子曾親見古文不應義理牴牾如是則吳氏謂泰誓晚出疑非盡當時之文不又其信與

洪範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六極不賤言而言貧王半山言五福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可使慕而嚮六極皆可使畏而避若

貴賤則有常分矣使人皆慕貴而不知賤之在已則淩犯篡奪何有終窮然漢武封丞相爲富民侯而孔僅桑羊言利之徒濁亂國是是富非可慕而嚮矣秦始皇使人入海求神仙不死之藥至沙邱而崩天下大亂豈壽亦可慕而嚮乎伯牛德行而疾顏淵德行而夭子路有絕纓覆醢之凶原思有見肘決踵之貧是亦有定分豈能使之異而遠乎曾南豐言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民貴賤非考吾之得失也然野無遺賢此黎獻之所以必徵於貴也分背三苗頑梗之所以相安於賤也舉措之當否孰謂不足以考吾之得失哉是皆未得其說之正也蓋箕子之陳洪範九疇皆爲君言非爲

臣民言之也貴者君之所自有賤者君之所本無故不列於福極之内若漢之文景躬行節儉至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内府之錢貫朽而不可用非所謂富乎武帝窮奢黷武至造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例以佐用度猶不能足非所謂貧乎其餘福極之條可以例通此義恐先儒俱未見及

遂通道於九夷八蠻爾雅註九夷犬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八蠻者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跂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舂集傳言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蓋因職方所言四夷與此不合不知四夷者統四方之夷而言如左傳投諸四夷以禦魑魅是也此言九夷則必實有此數如以爲但言其非一則何不可曰諸夷百夷而必曰九夷八蠻乎明堂位言九夷八蠻與此合爾雅稱九夷六蠻者爾雅殷制職方與明堂位皆周制也

杜少陵詩忘形到爾汝以爾汝爲簡褻之稱周公金縢篇於父則稱爾洛誥篇於君則稱汝可見前人不諱也

王荊公謂大誥疑有脫誤今案篇中屢提王曰似不止成王一人之言或有與成王相詰難者與禹謨益稷體同爾爲舊人以上疑有當時老臣如考翼不可征者諫阻成王故成王答之云云篇中難强解處因多惟敷賁二字尤不可通

寧王前寧人陳定宇謂皆合指武王玩語意當從集傳以前寧人屬武王舊臣爲是自弼我丕丕基以上是告邦君之事故止稱寧王自王曰爾爲舊人以下是因考翼有不可征之語故兼提前寧人以激發之是專告武王舊臣事第是當時文武既有定謚其子孫又特斷以一字而稱其祖先亦不知古人此義之所從出如周公稱父爲丕父稱君爲昭子成王稱父爲寧王是也若湯稱伊尹爲元聖則更不可曉

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其康叔之封在武王時此篇及酒誥梓材當亦在金縢之前集傳所辨已晰然熟讀之尚不能無疑者紂之故墟承焚炙刳剔之後民已不勝其殘

虐況小腆尙懷紀叙之奸七族不無故國之感周以忠厚開基意武王于殷民自宜更加矜恤不宜亟繩以法而切切焉以嚴刑爲訓也篇首雖以明德愼罰雙領而明德自應亟發今乃於敬明乃罰之下一十二章連篇累牘諄諄惟刑之詳中間刑兹無赦汝其速由兹義率殺等語似與前後氣味迥不相符竊疑康誥本有兩篇出孔壁後殘爛失次當時誤合爲一自王曰外事汝陳是臬至則予一人以懌凡七節乃初命康叔爲司寇告以詳刑之篇自篇首王若曰孟侯至篇終乃以殷民世享方是康叔出封殷墟之誥則惟敬明乃罰二節是愼罰之辭只須如此便足下卽應接以爽惟民至末文

體通篇一線而語氣亦殊不隔越蓋由非汝封刑人殺人一節與要囚一節文體相似而兩節皆有又曰二字故誤合之爲一耳況上節又曰二字倒置則當時致誤之由必在此處此其間隙顯然特讀者未嘗措意耳呂東萊曰說者以凡民自得罪以下與上文不叶酒誥篇吳氏以爲本是二書誤合爲一可見前人讀書疑義多同但不敢以私意割裂聖經耳案定四年傳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通鑑前編周武王十有三年三月分封諸弟封康叔於殷墟金吉甫謂在成王時若武時則蘇忿生爲司寇夫傳言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稱叔稱季則明明是武王時語其爲司寇必在定鼎之初後則出封於衛乃使蘇忿生代其官成十一年傳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爲司寇亦未嘗審定年數而知蘇之必先於康叔也若如集傳言畢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則豈有叔旣出封當殷民未靖之際國內不可以虛主乃使入朝而攝司寇之職此必不然矣

罰蔽殷彝唐孔氏謂衛居殷墟又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愚謂商俗驕厲周家忠厚必不因其刑書況更姓改物一切禮樂制度皆當用新王之法如周禮周官之稱不應兼言殷罰殷彝矣案殷正也謂言罰斷以正法也

酒誥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王介甫謂殷獻臣當事仕商

而今里居者案武王伐殷其不仕者獨有夷齊耳他若微箕之貢尙皆作賓王家詩稱殷士膚敏祼將於京則疑殷之獻臣無復有里居者林少穎謂康叔爲諸侯之長故其所劼毖者及於侯甸男衛也王方麓言侯甸男衛則康叔所統之諸侯也案當時諸侯之長自應屬之齊魯漢孔氏費誓傳云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至統率諸侯則又召公畢公之事皆不得及於康叔也竊疑殷之獻臣應指在位之羣寮而言侯甸男衛則因告康叔而統戒之未必率爲康叔所統也庶尹杜氏以爲庶官之長宗工以爲尊官案宗工應是宗祝之臣工所謂祀兹酒者尤當致戒也尹人呂氏亦謂百官

諸侯之長今此二字未見周官當闕疑
巽材老謂梓材是洛誥中書朱子是之愚案亦不盡是洛誥
文洛誥文體詰曲聱牙梓材則稍平易玩今王惟曰一節似
即是洛誥文應接在惟事其爽侮之下惟曰若稽田一節皇
天既付中國民三節應是名誥之文蔡氏所謂與周公進戒
之言若出一口者也篇首王曰封三節是康誥之文即愚前
所疑命康叔爲司寇之誥脫簡在此者也僖二十三年傳曰
季薦季缺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
也昭二十六年傳苑何忌曰與於賞者必及於其罰在康誥
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似俱以康誥爲刑書今無其文疑亦
是命康叔爲司寇之誥簡佚之耳
警民集註謂殷之頑民友民謂周之順民然是時不靖者祿
父一人耳三監既定天下一家縱有頑梗不順亦可化之於
合由以容之內何至舉之於口而與爛額焦頭之民爲警以
前歌後舞之民爲友是示天下以畛域也古人雖一字之微
恐不如此着迹觀於武王曰和懌先後迷民即名公亦曰王
先服殷御事何等坦白則警民二字恐不應如集傳解爾雅
釋詁警匹也孔傳云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民在下自
上匹之與匹民百君子於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
行之皆是以匹民友民屬之君子

愚案書無補敘之體戊辰王在新邑一節當在汝永有辭之
下陳定宇曰三月後至十一月王必當親至洛行大祀禮今
脫去矣蓋自篇首至以圖及獻卜周公初命伻來之辭王拜
手稽首一節王初復公之詞周公曰王肇稱殷禮六節周公
請王幸洛之詞至汝永有辭語意已終下即應另叙王來新
邑卑戊辰一節恰接在此則陳氏謂至洛行祀之事乃未嘗
脫簡也公曰已以下因王祀洛事畢周公申戒成王自明欲
以退休之辭王若曰公以下成王留公之辭周公拜手稽首
曰王命予來至終公許王留洛之辭惟戊辰王在新邑一節
錯脫在末故讀者全無頭緒愚欲妄移於汝永有辭之後似
覺文體一線而體裁亦稱惟王命周公後二節不似史官記
事反似秦漢人添註闌入則不可解
宏朕恭集註謂大其責難之義予觀酒誥厥棐有恭乃永成
王畏相來下節又有惟助成王德顯則恭字作責難解無疑
此篇乃成王因周公有明農之志欲其留洛以輔治故曰誕
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又曰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似一意
留公輔治尚未暇說到責難一層則宏朕恭句似與康誥乃
服惟宏王句意同謂王當使我承保文祖光烈考武以廣朕
篤恭之心故下有作周恭先之語若孔傳謂王大使我恭奉
其道則於朕字亦解不去

殷乃引考案殷當作盛解不應此處忽祝及殷民壽考則體製湊雜矣

乃諺旣誕集註謂乃集里巷鄙諺旣又誕妄其言無所不至細玩終覺未妥愚以爲此句似有脫誤又君奭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蘇氏曰汝當勉輔孺子如耕之有耦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駟也其說雖巧然解偶王在亶四字終似牽強愚以爲書之脫誤處甚多遇有疑難以不解解之可也必求句句而疏之則鑿矣

周公舉殷五君蘇氏以爲聖賢之君有七不應此獨言五而武丁時又不舉傳說疑殷之配天者止以五王諸臣亦皆配

食於廟或者傅說未曾配食然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而下文所舉有虢叔而無尚父呂氏以爲此或詳或畧隨意而言非欲爲人物評也此說極是

格天格帝呂氏以爲聖賢之分而淺深見矣巫咸止言乂王家則精微猶有愧於二臣巫賢甘盤而無指言意其又次於巫咸愚謂此亦古人詳畧隨意之言未必如春秋之書人書字筆削惟嚴也

陳正甫曰湯初勝夏已有臣扈湯至太戊百三十年必二臣而同名也案竹書紀年湯爲天子至太戊元年凡八十四年古人年壽多永召公沒於康王之二十四年王充論衡云召公年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謂壽若召公應劭云周公年九十九畢公弼亮四世意其年壽亦不下百數十歲則臣扈爲湯舊臣後乃服事太戊或是其壽之延長不足爲怪未可斷爲二人而同名也

在昔上帝割集傳言降割於殷此因大誥天降割於我家而例解之耳孔傳言在昔上帝割制其義又禮記緇衣注割之言蓋則鄭孔皆不作害解

集傳謂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案大戴禮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然則散宜爲氏乃漢書延篤傳文王牖里閎散懷

金帝王世紀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亦誤以散爲氏宜生爲名

襄我二人汝有合哉注謂汝聞我言而有合哉此因下有言曰在時二人句故不得不作此解以通之乎觀前此君已曰時我必稱君字及通篇稱名公處俱有君字不應言曰獨無且如此則文法亦大不聯貫疑是謂王業之成在我二人惟汝有合於我至言曰二字則疑上下俱有脫簡又嗚呼君已曰時我節惟人二字之下疑亦有脫簡

周公曰王若曰複語相承書無此體嗚呼王若曰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呂氏謂周公居聖人之變云云案周

公稱王乃後儒附會之辭當其時並無有一毫私意曲說史官又安從而慮及此預爲發例以釋後世之疑乎且既慮此何不直書其不稱王而又必以周公曰王曰別作書法以俟明通之士推求其義而始得其實與此必不然之論矣多方之誥當稱王命而其辭實出周公故書法如此此不必曲解若嗚呼王若曰則疑字而倒置並無新例可發觀後文王曰嗚呼猷誥爾有方多士又王曰嗚呼多士皆是嗚呼在王曰之下可見簡脫編殘後儒皆援爲異義別生枝節無惑乎聚訟繁而經義愈晦耳

乃惟爾商後王節既是指紂則上節乃惟爾辟不應又復屬

紂豈不累贅案爾辟當指武庚言大誥圖天之命卽所謂殷小腆誕敢紀其叙也屑有辭則謂其與三監作流言也上文今至於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亦是指武庚蓋先誥多方以本事後乃遠引有夏近引商後王以明天非庸釋二句之理蔡傳疑乃惟爾辟章上當有闕文亦非是

天惟五年蔡傳謂必有實指然終不可解鄭康成曰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不知泰誓十三年卽武王卽位之十三年豈有父子相繼乃上冒先君之年以文之九年爲武之元年武之十三年實爲卽位之五年周公制作決不如此孔傳曰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則又惑於僞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於商之語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卽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豈有觀兵三年而始伐之哉愚案上章既未引湯事此忽言須暇之子孫諸家謂子孫爲紂於文義豈不鶻突下文又有奔走臣我監五祀之句則疑天惟五年乃武庚嗣封之算子孫卽是武庚武王封祿父於商卽未考定幾年案武以十三年克殷十九年崩踐天子位僅七年武王崩周公攝政管叔以武庚畔未叛之前大約不過四五年若既叛之後卽有周公居東二年東征三年之延則已非爲奔走臣我不得列於須暇五年之中矣蓋此篇乃成王滅武庚踐奄之後

所誥自應實指武庚事諸家乃動引商受連章累牘牽合紂事無惑乎血脈之不貫與疑義之難晰故妄斷之以俟質諸達者

廬山陳氏謂表臣百司太史尹伯二句之下必有脫字王方麓謂庖人尹內內饔尹饔此呂氏原文蔡傳漏尹庖尹饔四字亦越武王節蔡傳云周公上文言武王上循文王之功周公二字下闕一承字夫蔡傳去今不遠尚有脫字況成周之書經孔壁之殘保無字句之闕失乎今案乃克立茲句不言準人集傳言因上章而畧之也愚謂以下俱未畧而獨畧於此且牧人二字立政篇不再見疑牧字之下人字上脫一準

字陳壽翁曰舉一舉二雜錯言之董復齋曰舉其一以包其二皆是懸揣之辭不足爲據也又案桀德一節之上亦應有闕文

自古一王之興必監前代而去其失商俗駿厲周乃承之以忠厚毋野之後卽行歸獸此固一時休養之計原未可以爲訓也此後商奄再叛淮戎並興周公及身而斬滅之無遺育其訓成王且以詰爾戎兵式敬爾由獄汲汲爲兵刑之詰不敢悉存姑息此正大聖人見微知著預恐後世疲弱而爲是救敝之言數傳而後果就廢弛楚問鼎而不能討戎有讐而不能復王叔之爭委之於晉元咺之訟縱之於衛數百年間

兵刑爲虛設焉若非文武周公締造深固吾恐三十七百之卜不待東西之分而早已斬矣後世拘儒凡遇古人威刑之用必爲緣飾迴護惟恐開好大喜功之漸多見其不知事權而空談王道耳魯之就弱宋之不振吾嘗讀史而感慨繫之

夷微盧烝孔傳訓烝爲衆案下三亳阪尹尹長也以尹對烝則烝當作君解爾雅烝君也詩大雅文王烝哉蓋謂夷微盧之君三亳阪之長耳

爾有嘉謀嘉猷節葛氏以爲成王失言謂善則稱君乃人臣之細行且恐君有是心則有過將使誰執此大不然蓋此節乃成王告以愛君之道卽虞舜臣隣之義豈有心於冒功市名哉且人臣進謀於君使君敷政於外而天下從欲以治豈可謂之細行況下節又有予曰辟爾惟勿辟之語則又以規君之道告之矣可見成王又何曾有心互過獻觀蔡仲君陳二命於天人性命之理國計民生之切固已身體力行而後能爲是言是眞能傳堯舜之道而紹文武周公之德者非千古之聖主其孰能與於斯

成王之命小子胡斤斤以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無作聰明以亂舊章爲戒而其命君陳乃以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詔之意君陳之才較優於蔡仲可以設施有爲者歟然曰懋昭周公之訓又曰式承周公之猷訓又曰爾惟宏

周公丕訓究竟不欲使更張失舊章也況東郊之地周公所治已有成績之可循乎

顧命四種席註疏不同鄭曰篾竹之次席者底致也篾纖致席也豐席刮凍竹席筍席析竹青皮也是四種之席皆用竹纖馬融云篾纖蒻王肅云篾席纖蒻苹席蒿蒲席也惟孔傳謂桃枝竹疏從之而謂鄭王之釋竝不知所據案說文引書布重篾席纖蒻席也又草部蒻蒲車可以爲平席說與馬王合又引史游急就章蒲蒻藺席案急就文王篇引此經重底作重莀王曰豐席莞疏引釋草莞苻離郭注今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又庫鼠莞郭曰似莞爲纖細今蜀中新出

莞席是也馬曰筍箬箬疏引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注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爲蒻竹案筍不可以爲席馬云箬箬竹部箬字注竹箬也則筍席或是以竹箬編成之薛季宣書古文訓作筍蒻戴侗六書故作箬箬未知孰是

諸侯出廟門俟傳疏以爲殯處故曰廟案僖八年傳凡夫人不殯於廟則弗致又三十三年傳晉文公卒殯於曲沃曲沃晉宗廟所在以禮當殯於廟不當殯於路寢上文出綴衣於庭則是預將大斂之衣出而置之於廟以備殯事也逆子釗於南門之外疏云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案文王世子世子朝夕朝於大寢之門外是成王自不懌及崩康王必常侍左

右今乃迎之南門之外則延入翼室當是太廟之翼室延之入於殯所以行宅憂自路門出應門又出雉門然後左入宗廟地遠事危故必用二干戈虎賁百人以備非常若殯于路寢則深宮之內何須備此狄設黼扆綴衣以下則是于路寢之內敷陳法物以爲康王卽位之禮所謂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可見王麻冕蟻裳由賓階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至是始自廟中更吉服入若本在路寢何由復躋而復入乎況同一路寢之內殯天子於斯卽位於斯敷陳凶禮於斯吉禮亦於斯寧不慮其紛擾而無統緒耶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蓋當卽位於路寢時惟太保及卿士邦君太史太宗在外諸侯皆俟於廟卽位事竣太保降收諸侯始出廟門俟於應門之外王乃出在應門之內而見諸侯耳漢宋諸儒皆礙於上文有畢門字而故疑爲殯於路寢不知恤宅宗之上是入廟行喪之事狄設黼扆之下是入朝卽吉之事若以殯處爲廟則未見融洽又案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此卿士邦君是同姓若路門之內謂之燕朝太僕掌之王與宗人圖嘉事於此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諸侯出廟門俟此是異姓路門之外司士掌之王日與諸侯視朝之位玉藻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是也觀此益見成王殯在廟康王卽位在朝向來解家似俱昧昧

天球鄭註謂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河圖孔傳謂伏羲所畫八卦然玉色如天似屬附會上古河圖恐亦不能留至周時愚謂天球乃璞之自然而可爲磬材者如山出器車泗濱浮磬之類是也墨子非攻篇云天命周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圖籙沈約宋書符瑞志云周公旦攝政七年與成王觀于河沉璧禮畢榮光出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則周家實有河圖恐今所陳者指此

布乘黃朱鄭注此幣圭以馬舉王者之後以言耳孔傳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案定十年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乃是變易其毛色以取

公子地非郎以此爲禮也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
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
則此不應獨舉一物況東西諸侯豈盡是王者之後耶天子
新立諸侯來覲則當如覲禮篇文享皆束帛加璧有庭實惟
所有惟正若盡獻以馬成何禮儀耶蔡傳後說或曰黃朱若
篚厥元黃之類當從後說孔安國堯典三帛傳諸侯世子執
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鄭康成注高陽氏之後執赤
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說各不同總之
不離乎繒帛者近是

誕受美若馬融曰美道也孔疏美聲近猷故訓爲道案美屬

通詩大雅板篇天之牖民鄭注云道民以禮義則美當從馬
說蘇氏以爲美里者非

厎致齊信馬融王肅皆以厎致齊爲句釋言齊爲中

呂刑並稱三后本無臯陶自孔傳以士制百姓于刑之中釋
士爲臯陶始啓後儒之疑蘇氏吳氏之說所由滋也不知士
字亦作爰字後漢書梁統傳對狀引此經云爰制百姓于刑
之衷則與下節故乃明于刑之中故字爰字是一樣文法漢
楊賜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
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然則此篇無
臯陶可知安國之傳後人多疑爲僞不可據此以士爲臯陶
而強釋之也

嘗讀周官君陳而嘆成王三代之令主也其所誥誡一皆躬
行心得之言文武周公而後得精一之傳者至成王而止耳
康之命畢穆之命牙不過敷衍常談非有備歷甘苦之言以
紹先王執中之道然康之所以能守成者當幼沖之年有成
王賢父教之於內畢名賢相輔之於外故猶不失爲令嗣穆
王之時老成凋謝雖有君牙伯冏輩其論述不見於經賢不
賢未可知也假曰能賢誠無有周召畢散其人者故其嗣命
之初春冰虎尾未嘗不凜於躬繩愆糾謬未嘗不望於人而
當時已無有人焉出而弼厥辟以至孤立於上且及百年之

久耄荒失德抑豈獨穆王之過歟君子三復冏命夫亦可以
諒其心矣

告爾祥刑鄭作詳謂審察之也易履上九曰視履考祥釋文
本亦作詳君奭其終出於不祥古祥詳字通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爵以賄成前此未之有也茲其濫觴矣
且不獨此而已觀於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後世諸弊端
已無不萌其蘗焉人心之不古亦氣運爲之也嗚呼可以慨
矣又孔傳釋五過之疵或當同官位或作反囚辟或內親用
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此解似勝集傳

若有一介臣大學作个蔡傳介獨也王方麓曰獨立無朋也

考說文無个字惟竹部箇竹枚也今俗个箇皆爲物之以枚數者是一个臣惟指蹇叔然公羊穀梁皆謂蹇叔與百里同諫不見聽遂從三帥帥師而東爲晉敗於殽虜三帥已而歸之史記秦本紀孤以不用百里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也又謂孟明視爲百里奚子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百里奚與蹇叔同送其子而哭之則一介不應專指蹇叔馬融王肅皆以一介爲耿介從馬王釋爲允

毛詩質疑

新安縣邑

親葛之說惟見於埤雅古者天子親之職則刈葛非后妃之事國君夫人翟衣而嫁歸寧父母服禮衣象服亦非汚澣之具而云然者蓋太姒於服成之時作爲詩歌以誨三宮夫人世婦之倚俾知物力之艱所當躬親勤儉不可使生厭斁之心此貴而能勤富而能儉芣苢蘋藻之化所以神也祭義言公桑蠶室有棘牆以爲外閉近於川以便浴種何至如此詩身履窮谷親操井臼一同里媼村婦之爲乎則亦失其體矣蓋儉雖美德然女子而縫裳公族公路而采莫采藚則詩人亦以爲刺也讀葛覃者其勿泥迹以求焉可耳

卷耳序以爲后妃之志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朱子以爲太姒懷文王之作夫婦人不與外事又嗟我懷人語太親昵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非辨之當矣獨是陟彼高岡陟彼崔嵬以貞靜純一之后登山望夫幾遠等於候人之歌隣於躁矣酌酒消憂亦非婦人語氣左傳云嗟我懷人置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左氏在秦漢以前所傳諒不荒謬案棫樸序謂文王能官人也大戴記有文王官人篇妄擬此詩亦文王求賢自輔之作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丁晏應言曰樂只君子其有周上下之通稱乎

國語謂文王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詢於八虞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諏於蔡原訪於辛尹於是伯夷鬻熊之徒咸至汲冢書大匡解曰不穀不德政事不時國家疲病不能胥匡二三子尙助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觀其畋呂尙於屠釣之內舉太顛閎夭於罝網之中蓋無時無地不以求賢爲汲汲也我馬瘏而傷任重之無具我僕痡而憂夾輔之無人此所以悲愁永嘆思之甚而假無聊之觥罍自酌以自寬也如以爲文王朝會征伐之時則太姒賢妃未必小別而遽作如此大創羑里拘囚之日則其憂必將有甚焉者雖欲酌酒於觥罍正恐食不下咽耳夫拘幽存操演易有辭文王之所以爲

文也何至九十七年之間別無一語可入風雅而連篇累牘却讓太姒奏獨鶴而莫之和乎寻疑其故久矣因論此詩而并發之

古人稱謂無定離騷以君爲美人漢武以賢士爲佳人是男子亦得稱佳人美人易曰其君之袂左傳云君氏卒是婦人亦可謂之君偕老小序云陳人君之德鄭箋人君小君也是夫人亦可稱人君然則樛木之樂只君子卽以屬后妃說亦無甚礙朱子云妾謂嫡曰女君則后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目之此說是矣乃集傳分注出小君內子反覺糾纏

肅肅兎罝謂布置嚴整使兎不得越逸若作敬事說則旣非蕡鈌之饁餉如賓亦豈樂鍼之攝飲以暇乎干城腹心自當引墨子文王舉泰顛閎夭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說所謂賦也若謂中林野人皆可以爲干城腹心之寄則文王雖有作人之化正恐未易得此也

左傳反馬杜註送女必留其馬則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是指嫁事而言與東山詩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同調首章因其出遊而美之二章三章因其于歸而奠之也若以爲從旁効其殷勤則佻達何啻鄭風

分陝之說始自公羊樂記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然樂記出自馬融採摭亦或失實今案召公爲伯則有甘棠詩可據

而周公之爲伯則於古未之見也是時文王尙爲西伯又焉得而伯周名哉蓋周召皆二公采地召雖未見於經而周原膴膴自古公遷岐已著矣南者古樂之名若從分陝當云西國不得言南鼓鐘詩以雅以南春秋傳見舞象箾南籥文王世子胥鼓南呂氏春秋塗山候人之歌實始南音今周南十一篇南國之詩僅居其二汝墳漢廣是也召南十四篇繫召公者亦有其二甘棠行露是也然則序所稱言化自北而南以及繫之周公繫之召公之文皆不可信

被之僮僮被者次也夫人助祭首服副不應配被故疏在公爲祝濯非正祭之時還歸爲已釋副而服被爲祭畢之時孔

疏自明若以蠶事論之禮告桑服編受繭服副亦非服次集傳解在公爲公桑由信陸農師之說謂覆種用蘩不知蘩有二種一曰白蒿陸草也可以生蠶一曰蘿蒿水草也可以爲菹今旣采於沼沚之閒當爲蘿蒿羅鄂州云莪郎古蘩生澤田沮洳之處恐非詩人所指也然今亦未有以白蒿覆種者僞詩說采蘋夫人親蠶之作吾無取乎爾

昏義言古者婦人始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旣毀教於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其事與采蘋之說正合然則此祭宗子不主而季女主之襄二十八年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季女者未嫁之稱言尸之則非助祭矣鄭箋主序說爲長

維參與昴毛傳參伐也昴留也孔疏昴之爲言留蓋引元命苞之說其實星名古皆象形參象旗畢象魚又昴象留留以承梁之空故昴一名大梁而後人又改稱昴史記律書北至於留言留不言昴是詩本留字固不必作力求叶也

野麕刺詩也二章以三句興一句體格旣變三章語近諧謔恰似毋踰我牆毋折我樹桑口角必是康昭以後之詩後儒泥引文王之化女子之貞爲解蓋疑周召無變風耳案竹書紀年召公薨於康王二十四年說苑言後世思而歌詠之則甘棠亦是追憶之作況列國之風如淇泉干旄菉竹緇衣羔裘雞鳴等篇其不得強名爲變風者正多耳孔子雖已正樂經秦火之餘不無顛倒錯亂之失如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而次於前燕燕送歸妾作而次於後擊鼓國人怨州吁作而次於前定之方中文公作楚邱詩也而次於前載馳戴公廬曹詩也而次於後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秦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雅則褒姒滅之幽王之詩而次於前名伯營之宣王之詩而次於後頌則左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爲武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必欲審定世次硬指某篇爲正某篇爲變其亦刻舟之見也夫

何彼穠矣最爲詩家所聚訟揔不若集傳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初不指定世次爲妙鄒氏忠允曰帝子下降何國蔑有即齊以名邦聯姻王室當不止此二姬特由魯主婚則書魯不主昏則不書耳是其世次終不能定爲何王之時然集傳又以爲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似亦可以不必夫女德之賢否何常之有以太姬爲武王元女而好巫覡歌舞之事衞宣姜之淫而其女爲宋桓夫人許穆夫人魯穆姜之姣而

其女爲宋共姬則亦豈能一一推美於太姒之教乎哉
申公曰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獵之田曲也韓固曰騶虞爲
天子掌鳥獸官賈誼新書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
者也歐陽文忠本之自當以此說爲正其詩在文王時而次
野有死麕何彼襛矣之後亦可見非復孔子之舊一音兩叶
亦似未安或謂乎與虞同韻作章四句後人換韻詩本此此
義甚精秦風吁嗟乎不承權輿亦是同調
詩之有序不獨毛傳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曝書
亭集云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
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人也雨無極

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
序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所
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汲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
女傳以芣苢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
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
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
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亦必有序況左傳鄭人爲之賦淸人
衛人爲之賦碩人則知史家亦各有序金縢公乃作詩以貽
王名之曰鴟鴞則作者亦嘗自名其詩朱子以爲出於衛敬
仲之手概從刪削此其生平矯枉過正之一端夫秦漢之初

古事尚多可徵縱傳聞異詞未必一一無所據乃欲於數千載
以後一舉而空之不信舊說而自我作古其何能不滋後世
之疑議乎
終風序與朱子皆屬之莊姜一以爲州吁之暴一以爲莊公
之狂今案州吁雖虐君母之前豈容謔浪笑傲顧我則笑則
是欲爲衛宣晉獻之行而州吁無是也況左傳旣明言莊姜
惡之矣又豈望其惠然肯來而至於悠悠我思乎然以爲斥
莊公則莊姜固賢夫人觀綠衣燕燕日月何等溫柔敦厚而
篇中謔浪笑傲等語一似疾之深憂之甚與前三詩氣味不
倫故愚妄謂此定姜惡衛衎之詩左傳獻公初立定姜不納

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
天禍衛國也夫其憂之深疾之甚與此詩情事氣韻無一不
肖若州吁則并無暴妾使子之跡莊姜何爲顯斥之乎劉向
以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則詩之章次亦復不至隔絕此獨得
之見而于序與集傳皆不欲從也
式微詩中露泥中鄭注二邑黃東發謂恐無一身處二邑之
理然春秋齊景爲昭公取鄆圍成非二邑乎古今山川記云
黎侯寓衛以中露泥中二邑處之曹能始曰二邑今東離狐
城是也
泉水邢侯夫人作邢州有干山言山爲邢國邑今順德府唐

山縣也詩邢侯之姨想因姊妹而復結婚姻故衛女嫁邢耳諸姑伯姊自當主衛國言感父母之沒而念骨肉之存也集傳指諸姬言則禮未有以姑姊作媵者

鄭司農曰共伯僖侯之世子史記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羡自殺夫武公賢君豈有篡弒之行此固誕不可信或云共伯卽子伋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攻惠公立伋弟黔牟諡伋爲共按晉申生被讒受死與伋一揆諡法如之檀弓云是以爲共世子也則子伋之諡共伯是爲信而有徵矣

載馳章大夫跋涉集傳指許國來追之大夫則是夫人已在路矣孔氏以爲衛大夫跋涉而來告難於我二說不同愚玩詩詞以爲衛大夫者固非然以爲夫人既已歸唁許大夫乃追之於路則穆姜固賢夫人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謂何不應鹵莽從事如此當是時許公縱私許夫人歸唁而遠適異國在朝自應與聞百爾君子豈無一人諫止今乃不能阻之於未出之先又豈能挽之於在路之後耶故知夫人欲親往唁格於許人之禮論而止於是遣其大夫跋涉來曹而夫人遂以不得親唁爲憂其初原未嘗親往也白雲許氏考戴公廬曹在周十二月今之十月麥與蝱皆非其時則可知所謂陟阿邱而行其野者卽是深宮抑鬱設想無聊之極思非

果歸途所見有麥與蝱也所謂大夫君子無我有尤者卽是在朝阻議之大夫集傳又以爲跋涉之大夫亦覺紆曲

氓不可混作民解揚子危言氓之爲字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民以田里安民以樂昏擾民以土宜教民又云新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乎固知氓之蚩蚩者異國之人離其本土而淫於外州者也送之至於頓邱望之而見其其復關可見其人非衛國之人矣一統志直隸大名府淸豐縣古頓邱衛邑復關隄在直隸大名府開州城西南古黃河北岸

竹竿一詩正以絶不說出不見答之事益見此詩之溫柔敦厚發乎情止乎禮義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教於今未艾也朱子以未見有不見答之意而疑小序之非似屬深文巧矣二句自當從歐說指衛國游女而言至四章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方是想到自己身上

河廣序謂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此詩集傳從之案宋桓夫人之出經傳都無可據說苑宋襄公茲父爲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請立目夷公問其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絶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後目夷逃之衛茲父

從之三年桓公疾乃召還劉向祖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則此說魯詩所傳今考左傳魯僖八年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宜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遂走而退固未聞其逃之衛也九年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又豈有三年乃召還之事況御說宋之賢君若如河廣詩所云則亦賢夫人也宋公何故而出之乎狄入衛宋桓立戴公以廬於曹爲與夫人同母故也若夫人果出宋公於兄弟婚姻之義已絕又何爲汲汲奉戴公而立之乎河廣之云孔疏以爲假有渡者之詞亦以其礙於桓襄之時地爲是紆曲其詞以求合於經耳愚則以爲說苑及序說皆

不可信蓋必渡河以前宋女嫁衛而思歸之作與竹竿同調諸儒旣泥序說朱子攻擊小序不遺餘力乃於此篇實有可疑而反從之竊所不解

木瓜朱子謂齊桓之惠何止於木瓜而衛人實未嘗有一物以報之也然以爲男女相贈答之詞則又但見其有忠厚之意而無輕佻之行是亦未可據以爲信也僞詩說謂朋友相贈之詩潛溪輔氏曰若只據詩文以爲尋常相餉遺先施之者雖薄而後報之者常過厚是亦忠厚之情也木桃木李集傳不詳案埤雅圓而小于木瓜食之酢澁而木者謂之木桃木李大於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木桃亦或謂之木黎

韓詩云黍離伯封作也初不言伯封爲何許人陳思王謂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夫民彝物則之言孔子以爲知道則吉甫固賢大夫疑無是事申培詩說平王命秦伯帥師逐犬戎於鎬京遂還尹伯封犒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宗室秦人皆墾爲田咸生禾黍旁皇不忍去而作亦未言卽吉甫之子也案尹氏在周爲大族或爲太師或爲內史或爲師氏立朝必非一人詩說之眞僞雖未可知然古詩多亡亦說是詩者之一證也

黍似粟而兩頭銳其苗如粟穗如稻稈亦如粟長不過三四

尺用以釀酒作餈北地盛而南方不見有種之者集傳謂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粒圓重似誤以稌爲黍朱子南宋人實未嘗目見此黍耳魏子才六書精蘊云禾下從氺象細粒散垂之形

曷其有佸集傳從說文解會也韓詩云至也牛羊下括集傳括至也揚子方言括關閉也太元羨首四馬就括蓋牛羊皆有欄括卽欄之關扃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據文七年傳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諫曰公族公姓之枝葉也枝葉去則根本無所庇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此序說之

昭國語註
祭仲也

可証者也

采葛懼讒也詩說賢者被讒見斥於野閔之而作楚辭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蓋用此詩集傳指爲淫奔謂其與采唐采麥采葑相似然采苓采苦采葑亦刺讒是固不可援以爲例也

邱中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毛氏曰留大夫氏子嗟字子國子嗟父孔仲達曰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則千載而下又焉能憑空臆揣而定爲婦人望其所與私者之詩乎路史留國名陶唐氏後名物疏云留古劉字今河南偃氏縣有劉聚韻會言留姓出會稽本衛大夫

留封人之後

將仲子兮序以爲刺莊集傳從莆田鄭氏之說定爲淫奔愚謂莊公之不聽祭仲以制其弟實陰縱之以爲弊罪致討之由非有所不忍也揆之情事絕不相侔毛氏曰仲子祭仲也因考左傳桓十一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妄以爲此鄭厲托之仲子以諷祭足之詩似於詞意有合或疑不應在叔段之前然詩之失次多矣寧獨鄭風爲然乎

扶蘇朱子初說所美非美謂賢者佞智者愚也呂東萊取其說著之讀書記朱子亦曾與之後改此篇爲淫女戲其所私者白雲許氏申之曰此是淫女見絕於男子而復私於人乃思絕者之羨好而厭所私者之狂狡也夫鄭國之女縱有淫行何至明斥新好之狡顯推舊交之都作爲歌詩肆情無忌吾恐後世构欄教坊之流亦未必遽作此等語乃以聖人之經而錄此惡詩幾何不愿後人之唾棄乎此必不可從之說也

狡童朱子謂昭猶在位豈可忘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按鄭之先祭仲爲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爲昭公後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爲厲公愚既疑將仲子兮爲鄭厲托諷之詩則此詩或即爲祭足刺厲公而作使我不能餐使我不能息懼雍氏之難以釀成桓十五年鄭厲出奔之禍狡童之

目既自稱爲老臣惆然以箕子自處矣其事甚焉古書散亡齊魯韓三家各立異說君子讀詩論世亦求其情事之有合而已必欲守一家之言以爲古人不我欺恒是爲古人愚耳褰裳詩所謂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若作淫詞則與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同爲喪盡廉恥後世娼妓之言耳豈可爲善戲謔而不爲謔乎考桓十一年鄭伯寤生卒昭公立四月而出奔衛厲公自宋入十五年昭公入厲出奔十七年高渠彌弑厲公而立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莊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當是時鄭經五大亂柄國權臣方且置其君不如奕棋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即穆姜所

謂子不可是皆君也鮑牧所謂誰非君之子口角故此詩之
作必在四公子廢立之際鄭人疾之以刺祭高傳瑕諸人也
狂童恣行卽指此一般亂臣而言而同車扶蘇蘀兮狡童序
皆以爲刺忽按之時事多不相及此所以起後儒之疑耳
揚之水憂外間之行爾兄弟相戒以遠讒之詩揚水謂無根
之水不流束薪不流束楚謂不足以實其言也序謂閔忽之
無忠臣良士案左傳莊公之子猶有八人曰猶有者則其初
尚不止八人可知也觀注子忽子突子儀子亹子人其已著
者也若如序說則詩所云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維予二人者
其奚稱焉

讀雞鳴詩初疑雞鳴早於蒼蠅思之不得其解因考古者后
夫人入御於君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
中告去始知深宮肅穆之地安所得來鷄鳴所云雞鳴者乃
是太師所奏之樂吹笙鼓簧其聲或與蒼蠅相亂故詩人咏
之如此

昔文伯之母自績仲尼稱之曰季氏之婦不淫矣其言擇瘠
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又云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卿加之
以朝服自士庶以下皆衣其夫則葛屨所言摻摻女手可以
縫裳正其宜耳又何刺焉蓋文伯之母勞以遏其淫魏地之
女嗇以濟其褊其儉同其中禮不中禮則異也臧文仲有織

蒲之妾於陵仲子有辟纑之妻其能有當於聖賢之意者幾何
哉

由來無棄集傳死而棄其尸似非母之所忍望於其子東萊
呂氏曰言毋棄母而不歸也

伐檀序以爲刺貪集傳以爲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則於不稼
不穡四句語氣似不脗合而注內然其志三字似覺添設蓋
此四句乃詩人詰責之詞末二句又詩人指點之詞彼君子
兮則指伐檀者而言也董子春秋繁露云坎坎伐輻彼君子
兮不素食兮先其事而後其食謂治身也朱子註孟子不素
餐兮引魏國風伐檀之篇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則猶用序
說矣

鴇羽詩王事靡盬集傳言盬不堅固也董氏逌曰說文煮海
爲盬煮池爲鹽鹽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愚案前漢息
夫躬傳器用盬惡亦是作不堅固解而以釋詩終覺不妥揚
子方言云盬且也又雜猝也注皆倉卒也則詩盬字作倉卒
解較順適蓋謂王事且無倉卒使我不能蓺黍稷也後四牡
等篇皆通王符潛夫論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
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曰迫促似亦以盬爲倉卒意

無衣美武公也武公新得七命之服列於諸侯其大夫創見
而誇羨之上句豈曰無衣泛指諸侯而言下云不如子之衣

子郎指武公而言鄭康成云子者稱所尊敬之詞故易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是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自孔疏以子字屬天子之使後人輾轉相因愈解愈蔓至集傳以子天子也釋之益不可訓矣勿論以天子爲子古無是稱郎有之若以爲武公自作則傲上無王之詞亦如五代劉仁恭謂梁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夫子奚爲而錄此妄詩耶若以詩人著其事而陰刺之則豈有刺人無王而乃自蹈於傲上無王之罪較之集傳前所謂未有刺人爲淫而反自蹈於淫之旨又更甚焉者也竊怪序說本明詩辭亦無難解只因誤認一子字遂至千古以來名儒皆

出始終不得其安則甚矣讀書之難也潛溪輔氏解終南篇秦人見其君名位衣服之盛再三誇美之以至頌禱其安且久也亦郎此詩意旨七兮六兮惟以上句作泛指看則列國之侯天子之卿四通八達不煩紆曲其解矣

車轔刺詩也以爲創見而誇美之者非也史記年表繆公學於宁人宁人守門之人郎寺人也三代之君必學於耆德以爲師保而繆公乃學宁人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始然矣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冠秦風垂戒深矣

李斯諫書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枝於晉此好賢之實也權輿康公慢賢之實也以此証晨風序說可從集傳改婦人念其君子之辭或因小戎之詩而例釋之歟

居東詩諸儒皆不信鄭箋避居東都之說朱子集傳亦以辟爲誅然晚年復蔡九峯書說云弗避之說只從鄭氏爲是愚詳味金縢始末知其義不可易但鄭箋惟成王多殺周公官屬之說爲無稽耳蓋武王沒成王幼周公攝政史記言名公猶爲不懌然太保雖無是心而管蔡之疑其初未必不是乃心王室何敢輙挾武庚以叛乎其謗之也不過令公退避而止耳至成王悟而迎公不信管蔡管蔡乃始改心易慮積憤

與疑以激成挾叛之舉周公與成王乃始不得已而誅之東征之行成王之所命討也若謂管蔡猜忌之初郎欲起兵清君側周公正處危疑之際不待成王疑釋而郎悍然興師以誅殺其兄此莽操之行大聖人縱不避嫌亦斷不爲也其曰居東者非東征管蔡蓋避謗於野耳東不詳地名茅鹿門謂反歸於魯也時豐鎬在西魯在東古者罷相則就歸所封之國如漢絳侯周勃就國平津侯公孫宏乞骸骨歸國是也曰斯得者遲之之詞也是時成王之疑固已漸開於是乃作詩以貽王曰貽者自遠而寄之也若云詩作於東征之後則事已大明周公何不直訴其枉而必託詞鴟鴞使成王暗中摸

索反得以明其心耶且謂東征不返者成王故止公耶抑公自不入朝耶如是成王止而不召則是無誅無賞不幾等於鄭人之惡高克乎抑或周公自不入朝則是不進不退擁兵據地胡爲者東征之役成王迎之則不過勞軍於郊若不迎則固可坐受獻馘何必言我國家禮亦宜之如是鄭重而痛惜之乎故知周公被謗而二年居東成王復迎公而管蔡叛公東征三年始歸鴟鴞之詩公東征以前作欲以警悟成王也九罭狼跋諸詩居東時士大夫惋惜周公憤鬱而作也集傳惟守孔疏解故釋諸詩每有牽强之詞若釋於復蔡書說之後吾知必無此紆曲耳故讀是詩當以朱子晚年之說爲定

孔氏云東征無戰陣之事斧破戕缺非爲戰也嚴華谷謂斧戕錡銶幽人用爲除道樵蘇之事愚按銶通作鈧玉篇云弩牙也錡兵器架也受兵曰蘭受弩曰錡張衡西京賦武庫禁兵設在蘭錡蕭子顯南齊書雲陛天居互設蘭錡

伐柯序謂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朱子初從序說後以此詩難曉因我覯之子一句與九罭詩同故推求其意以爲東人欲見周公始難而終易而爲是深喜之詞愚謂周公居東亦必如召公之舍甘棠耳東人有何難見且旣云難見而又何以終則易見乎歷觀諸儒所說未有一當意者

總由認東征爲居東輾轉欲合迎公之說故不能無穿鑿耳妄謂序美周公也一句爲古史原本下句則由九罭序而誤合之也因以首句爲斷知是專美周公征東之事而未嘗有所他及曰伐柯比伐畔也匪媒不得者比欲得管叔武庚非公不能也其則不遠言欲伐興謗之人即以其所受謗之人往而伐之也至我覯之子二句則東人喜大難之平救其死亡而欲報之以厚禮所謂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也上下千古豈能必吾說之果合然較之諸儒似覺文從字順耳獨是漢宋以來諸大儒所未及言者余末小子乃敢倡爲是說其能免時賢之唾罵乎曰吾以釋吾疑非敢求白於世也故私記之如此

周爰諮諏左傳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故毛氏以忠信爲周鄭氏以忠信咨諏謀度詢爲六德皆本於此集傳獨訓周爲徧不隨古義豈左傳國語皆未可爲信歟

朱景文云今人誤以常棣爲棠棣於兄弟用之唐棣棣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及案論語注唐棣郁李也今覩他華悉一花一子獨郁李一華必結二子或有三四子者予如櫻桃可食詩人以比兄弟意取此義又似唐棣即是常棣非二物矣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鄂足也須從鄭箋左傳三周華

不注亦作柎方于汉
左傳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母弟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則既明言常棣爲召穆公作而杜元凱孔冲遠偏信國語以爲周文公之詩遂曲解召穆公亦云句謂周公作詩名公歌之故言亦云不知亦字承以親屏周而言云即指名穆公所作常棣之詩也若以爲周文公作則文公親誅管蔡而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又云兄弟急難又云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又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揆之文公時事豈不大相刺謬惟作召穆公詩讀之則情事皆合矣夫三傳之

與國語事同而說異者多矣後人讀書論世務求其至是而已同不同非可強合也序言常棣燕兄弟也此古史所據必然不謬下云閔管蔡之失道則是後人添設之辭孔杜之謬泥信此耳朱子攻擊小序而於此說反以爲得之何歟
采薇出車朱子謂必非文王之詩此是千古確識序說以爲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考書傳文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未見有玁狁之師而班孟堅人物表文王之臣無南仲今觀汲冢命將如伯夫呂他王遂侯來荒新百弇自韋陳本之徒皆見於編南仲若係文王夙將豈有不與

征討之理則南仲爲宣王之臣與尹吉甫方叔皆同征玁狁采薇出車六月等篇皆宣王時事也蓋玁狁之強將之者必非一人征之者亦不止一事出車則專美南仲采芑則專美方叔六月則專美吉甫故征伐玁狁蠻荊來威雪山王氏以爲方叔亦與北伐六月不言者吉甫爲帥方叔佐之則非止一人也前此楊柳依依今此六月棲棲則非一事也要之皆在宣王時無疑朱子辨說謂自楚茨至車舝十篇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諷刺之意竊恐正雅之篇錯脫在此黍苗朱子以爲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則又焉保采薇出車之不錯移於前乎此固不得以時之先後雅之正變疑之者也

太原集傳以爲今太原府陽曲縣顧寧人謂晉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此詩必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也後漢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安定郡在原州郡縣誌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似此太原當從顧氏說
沔水憂深思遠必非宣王時作朱子斷以爲憂亂之詩自是確論或疑篇中讒言其興之詞應是杜伯左儒非其罪而見殺詩人作此以規王然讀詩須會通章大意不可以此二語

而定其爲規宜也國語公子賦河水韋昭注謂河當作沔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於海言已反國當朝於秦案河水自是逸詩此說亦恐非是

白駒集說以爲留賢之作則非王者自述可知而謂以爾爲公以爾爲侯身非漢高何得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乎詩之意蓋謂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謹爾侯度勞於王室逸豫無期故爲是優游以有此遁思吾雖欲留之而亦終不可留耳不以爲王事之敦迫而以爲臣心之恬退此詩人忠厚之意也

爲虺爲蛇案爾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郭注蝮一名反鼻

細頸大頭錦文如綬大者長七八尺考陶隱居別錄虺形短而扁毒與蝮同埤雅虺狀似蛇而小與蝮異虺如土色所在有之蝮蛇鼻反其上有針錦文博雅云虺蜂也蓋蝮虺是二種蝮長大虺短小吳語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北史高道穆云復用元昊乃養虺成蛇此虺短小之証也集傳以爲細頸大頭色紋如綬大者長七八尺則是以蝮爲虺因爾雅郭註而誤也

節南山序以此爲幽王之詩朱子謂桓十五年有家父求車于周爲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正義引韋昭言平王時作考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四月尹氏卒桓公八年桓公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則韋昭之言確有所據而董江都言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高誘注淮南子謂爭閒田者暴桓公蘇信公也則董氏亦以爲幽王時詩矣然此是卿士暴公之事而非太師尹氏之事矣終不知其何所指也

自楚茨至車舝十篇朱子以爲皆正雅之作錯亂在此今讀其詩辭氣和平稱述詳雅誠有如朱子所云者歷考諸書所引如呂氏春秋曰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其實無不安者功

大也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以能公及其私矣桓寬鹽鐵論曰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夭札歲無荒與旱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無邱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後漢書左雄曰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班固曰先王制士處民富而教之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皆以此詩爲王者之盛事而未嘗如序說所謂刺幽也大田詩所釋如此則車舝十篇可以類推矣

輔氏漢卿先生曰大雅皆受釐陳戒之詞則行葦既醉鳧鷖嘉樂四篇皆受釐之詞也歟愚按瞻彼洛矣桑扈鴛鴦三篇與此不異朱子既以為正雅之作則此三篇亦受釐之辭桑扈申培以為天子燕方伯之詩頍弁以為燕王族之詩采菽韋昭以為王賜諸侯命服之樂皆足以証朱子改屬正雅之確

文王序以為文王受命作周也自劉歆有受命九年而崩之說於是班固賈逵王肅韋昭皇甫謐之倫皆祖其說太史公鄭司農伏生輩又以為受命七年而崩是皆惑於乾鑿度元命苞之說以為得赤雀丹書改正朔稱王號於天下不知文

王實未稱王所云受命者乃受命為諸侯耳考尚書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有朱諸儒多所駁正大抵辨其未稱王耳今吾舉尚書以核受命而諸家之喙可息矣

周家文武受命皆為千古疑迹案武王九十三而終受命時年八十七仁山金氏辨之以為果爾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人情事理所必不然因從竹書紀年謂武王崩年五十四其有天下方四十八如是則中庸武王末受命未可言老考

雙峯饒氏曰文王生于祖甲之三十一年武王後文王二十年生

周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旦曰惟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是武王受命有天下年六十歲又七年而崩止六十六歲上帝臨女無貳爾心集傳言武王非有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耳然古人臨事而懼況以諸侯而伐天子豈無幾微之疑貳考韓詩外傳武王伐紂至於邢丘楯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楯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此與舅犯對晉文盬腦之憂同一穿鑿附會以堅其心耳即詩所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於此可見王從之愼臣心之一有勝之徵兆於此矣

會朝清明王子邕申毛傳以為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集傳從之孔沖遠申鄭箋之說謂是昧爽之義晚則塵昏旦則清明故謂旦朝為清明案六韜言武王東伐至河上雨甚雷疾太公率衆先涉雨止畢陳則謂雨止而清明或詠此事亦與上文尚父鷹揚之義相聯合也

周王於邁六師及之案文王未為天子不得云六師武王牧野誓師所告者不過司徒司馬司空亦未備天子六卿之制則疑此詩與旱麓俱是成康以後之作又下武一篇云美武王則當作於成康之時亦不應顯書成王字面其上考大明則歷舉王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緜詩則歷舉古公姜女武

王思齊則歷舉太任周姜太姒文王皇矣則歷舉太王太伯王季文王有聲則歷舉王季太王文王武王而以燕翼子子亦指成王而言則下武舉三后武王成王亦其例也緇衣云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亦似引成王以証禹也鄭譜既不可從則棫樸旱麓下武三章安知其不爲成康以後之詩夫小雅之序失在篇篇指刺幽王集傳不限定時世識之所以卓耳則於大雅之詩又何必篇篇指定爲文王歟大武之樂亦周公所定之名古文下大二字相近下武之下或是大字之訛若以爲文字則下文三后在天不嫌於複乎

不日成之古註以爲不設期日也不設期日文王之不急民宜其子來也若以爲不終日而成一臺豈靈囿靈沼亦皆不終日而成之歟恐無此理謂之靈者不過頌文之神聖非以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也果如是則靈囿靈沼又奚以稱焉此不如從古註之爲愈耳劉向說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故也

姜嫄鄭司農以爲高辛之世妃謂其後世子孫之妃則妃宜作配未必爲天子之妃也而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則又以天子之事屬之矣愚案周自后稷至文武千有餘年之間僅得十六傳固知世史所載原不可信則自后稷以前雖屬帝裔或亦同於有鰥之在下不窋之竄狄以故窮檐之子或置隘巷或置平林或置寒氷亦所時有不然帝王之子居深宮之中養阿保之手則安得使之六七歲而自求口食又安得荏菽麻麥瓜瓞而使之學植於田畝乎蓋自帝堯在位野無遺賢始嘉其績而舉爲農官後乃就封于邰耳此詩既推本始生則克禋克祀以弗至無子或郎民間男女禱祀之常弗字不必定作祓解也履帝武敏亦是祈祀上帝之意歆謂歆饗也巨跡之事雖上古不無荒誕愚讀經而不敢語怪故爲之臆說如此未敢以破千古之疑也

秬秠穈　皆黍也釋名云赤黍曰虋曰穈白黍曰芑黑黍曰秬一稃二米曰秠郭景純注爾雅以虋芑爲粱粟集傳因之誤矣四者之中惟秠不常得古之定律用上黨黍必用秠米蓋此黍得天地中和之氣而生一稃二米粒並均勻無大小故可定律他黍則不能準也今上黨民間或値豐歲往往有得二米者蓋不常有也黍卽稷之粘者今人或以蜀黍爲稷益失之矣

卷阿序言求賢用吉士朱子謂其不切然末章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則集傳亦謂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古樂府成王時鳳凰翔舞於庭王援

謝希逸琴論曰成王作神鳳操言德化之感也

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皇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案詞操不古其爲假托無疑然書君奭篇曰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詎者以鳴鳥爲鳳凰然則是瑞也果有之矣

民勞序以爲名穆公刺厲王集傳以爲同列相戒之詞今案國語厲王虐殺衛巫使監謗以告則殺之召公既諫不聽則必不強瀆以犯逆鱗然又不能遽棄君於惡故借規戒同列之辭以感悟王上末章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正其作詩妙用處使王見之反而自問何以責人庶幾惕然而思反耳所謂無良惛怓詭隨繾綣似即指榮夷公衛巫一班人說細讀之詞雖語同列而意則無一處不是對鍼厲王也於是見老臣謀國之苦心序能傳之愚所以爲去古未遠也若徒以爲同列相戒之辭則篇中以定我王等說夫誰不解而序乃故爲此以立異者乎

板詩亦非戒同列乃深疾而刺之耳細玩語意必有所指而今不可考矣末章昊天曰明四句乃是不肯遽絕而思有以勉其後者也上文天之方難方虐方蹶方懠至此而云曰明曰旦猶冀君心之一悟德之一改耳上文無然憲憲泄泄無敢戲渝馳驅至此反言出王遊衍是以功成身退吾與若至

案衛武公即位于宣王之二十五年則非刺厲王可知

此始得優遊林下享太平之福以遂其樂所謂鼓舞猶悍以勵之者也觀於君臣朋友之際始之以風刺而終之以勸勉詩人之厚如此諸儒不察動引性命爲言固是不離理學習氣

抑非武公之詩觀其在於今等章明明是刺王修車馬備弓矢以剔蠻方必實有所指非徒托之空言也質爾人民以下則似兼風當時諸侯所謂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者亦是同官爲寮敢不盡心之意篇中所稱小子似亦實有所指亦非既耄老也非必定作八十九十之謂以求合於衛武也況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又豈九十五歲之武公所可得而強合乎楚語謂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夫曰戒則是箴銘之類如夏之時儆湯之盤銘武之刀劍几杖等耳其不傳於後者逸之也況曰懿則又焉得強讀爲抑乎韋昭侯包之言安足信耳朱子辨說以序謂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儆者得之愚則以爲刺王者得之曰衛武公自儆者皆失之非敢故與古賢違也細推詩意有固然也王逸楚辭章句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于此爲切其曰詩人刺上亦未嘗指定爲武公與厲王也特不知爲何王之時事耳

集傳言仲山甫以冢宰兼太保而太保抑其世官歟是以詩

中王躬是保一字定之恐未可據也周語稱樊仲山甫是山甫爲樊國之君其爵爲侯當時名穆公官司空尙未兼太保以世其官況山甫乎然考詩所見官闕黜陟不一如宣王之時鄭桓公爲司徒程伯休父爲司馬召穆公爲司空左傳蘇忿生爲司寇幽王時有暴公譖蘇公則斯時之蘇公其爲司寇不爲司寇未可知也皇父爲太師至幽王時則尹氏矣蹶父爲卿士而後乃爲趣馬矣尹吉甫爲内史其後爲師氏又有太師至春秋時猶執國柄則未知其皆爲吉甫之後歟至凡伯家父仍叔之倫其與春秋所稱一人歟抑其後世歟是皆未可據以爲斷也稽古之士茫乎前望盡不得不痛恨於祖龍矣

按太師皇父必非南仲之後皇父卿士集傳以皇父家伯仲允爲字蹶番楀爲氏然康王之時有仲桓隱公之時有家父來求車則皇與仲家諒皆氏也若以父字爲斷則蹶父亦稱父又不當以蹶爲氏矣此皆將南仲坐屬文王時人故以皇父爲其後而釋之耳考古人錫命則必稱其先世以旌有德而於出師未見稱其祖者況偏係南仲太祖一句別無聯綴豈不若贅旒然故知南仲畢竟是宣王之時其稱太祖者或是宣王自將命南仲祖祭或是皇父出師南仲祖餞如聘禮記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烝民詩仲山甫出祖是

下武之下失字亦疑字訛晉語謂年過七十者公親之稱曰王父[illegible]亦請尊而親之也

已大字或是出字之訛不然則是南仲爲中興老將此行實臨其車故序於皇父之上其稱太祖者詩人尊之之辭如呂望之稱太公焉未可知也豈有天王在軍作者何人不媚天子而媚太師至以他人之祖而漫尊稱之爲太祖此必不可通之說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朱子疑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不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來豈不大勞擾更不可曉愼齋人云王肅謂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郎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云濕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去同州二千餘里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而召誥庶殷攻位蔡氏以爲此遷洛之民無役九都之理此皆經中明訓也

昊天有成命朱子援叔向之言斷爲康王以後之詩執競斷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此是特識或者謂周頌爲文公作後王不容復有改易考汲郡古文周文公薨于康王六年名公薨於康王二十四年而康王三年始定樂歌則今之名頌亦或有出自名公作者不得盡以屬之文公也況後王廟祀

韋昭云肆夏
一名樊韶夏
一名遏呂玉
叔云肆夏時
邁也樊遏執
競也二說不
同

之樂自當隨時附益朱子謂商之元鳥作于武丁孫子之世
則是後之賢王豈能禁其臣工不敢爲之歌功象德乎又謂
康昭以後之作不應尤於我將時邁思文大武之前則頌之
失所非一如左傳言武王作武今其三爲賚其六爲桓亦已
不倫矣又禋祀大典文公何得無頌然孔疏皆言之矣圜邱
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故頌無之若夫郊
社之樂則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等篇皆是
又不得言無頌矣或者又以爲周之九夏定自周公執競不
應在康昭以後然樊遏之名既或分爲二或并爲一韋昭呂
玉叔之言曷足據乎故吾謂昊天之成王執競之成康皆當

以集傳爲大適惟周家宗武王武有世室何以並祀成康考
宗祀文王於明堂原非古禮特周公以義起之不知周公以
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則朱子亦嘗疑之武之
世室先儒以爲共王時立劉歆以爲孝王時立朱克升曰武
有世室則必有專祭豈昭王以後祭武王世室而配以成康
歟胡宗一亦曰武有世室并祭成康豈百世不遷之廟凡有
功德者皆祔其主以配之歟典制不同世遠無稽則安得執
一疑義以斷古禮之必不爲此耶

應田縣鼓鄭箋田當作朄小鼓也集傳應小鞞田大鼓蓋用
孔疏之說案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鞞朔鞞禮器廟堂之
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朔始也先擊朔鼙次擊應鼙乃擊大
鼓鄭氏以田爲朄則朔鼓也以其引鼓則曰朄以其始鼓則
曰朔儀禮有朔無朄周禮有朄無朔名異而實同也鄭氏以
應朄朔爲三鼓恐未必然

雝之太祖箋疏皆作文王烈考毛傳士謂武王皇考鄭司農
謂文王王荊公以皇考謂武王烈考謂文王集傳則以皇考
烈考統屬之文王惟東萊呂氏謂周之王天下得行禘禮於
太祖者皆文武之功故作此樂歌以告太祖是以太祖屬之
后稷皇考屬之武王烈考屬之文王此說是矣然余猶有疑
焉者李黼王制考云天子諸侯於各廟或月祭或特祭則先

王與后先公與夫人同祭猶先王先公生時在小寢燕息時
也若祫則出主於堂而后與夫人不與猶生時在路寢治事
時也此詩若作大禘說則始祖之廟豈容有及文母乎若從
朱子及劉子政之說以爲武王祭文王則周人以諱事神名
終將諱之而三章克昌厥後不應直書烈考之名李迂仲謂
穆王名滿而當時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有衛侯鄭孔子
作春秋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夷吾啓武
公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故知古人皆未嘗諱不知春
秋君臣僭竊已甚豈暇顧及先王先公曹伯之書則從國史
固非孔子之所得而諱者也若晉之夷吾則所謂二名不偏

諱也傳言先君獻武廞二山晉語魯人對范獻子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是魯人又未嘗不諱敖矣然則詩之克昌厥後或亦臨文不諱廟中不諱之義歟而是詩之或屬大禘或屬吉禘則終未敢以斷信耳

萋苴集傳未詳按說文緀帛文貌又傳婁文章相錯也通作萋然則萋卽緀也指文帛而言且說文云薦也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詩云籩豆有且然則且乃薦帛之具也敦琢者大雅所云追琢其章指玉而言上句言帛下句言玉也

吾郡江脊齋云泮宮非學也明堂位以泮宮爲周學已不足信漢文帝使博士作王制謂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曰泮宮

又因獻馘獻囚之虛辭謂天子出征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夫立學祀先聖先師非訊馘訊囚之地出征受兵於廟歸而飲至於廟以告祖宜也周禮左傳皆無學中獻捷之禮其爲附會詩辭無疑矣案王制明堂位言頖宮从貞原不從水通典載魯郡泗水縣泮水出焉一統志泮水一名雩水原出曲阜縣治西流至兖州府城東入泗水則知詩言泮宮者泮水旁之宮其曰泮林者亦泮水旁之林也魯侯旣作宮泮水之上故云泮宮如晉之虒祁楚之章華等耳王制以訊馘告之說則是漢儒誤認頖宮爲泮宮遂踵謬至今耳克淮之事朱子以無所考而釋爲頌禱之辭然左傳僖十六年冬會淮爲淮夷病杞故十七年秋九月公至自會是齊以淮夷之事委魯統率而自與徐人伐英滅項故僖公經暑之久至於九月乃歸彼謂會淮而被執則是釋春秋者誤認滅項爲魯事而謬言之況十三年夏四月會淮亦爲淮夷病鄫故至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安得謂魯無克淮之事而徒託空言以願望之乎觀五章云淮夷攸服六章云桓桓於征七章云旣克淮夷淮夷卒獲恐願望之詞不應質言之如此也

嘗怪孟子引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下乃申之云周公方且膺之是以僖公之頌頌周公矣而戎狄是膺僖公又無

其事輾轉思之不得其義及考明堂位周公踐祚朝諸侯而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隨方各至又考春秋僖二年會於貫而江黃服四年會伐楚盟召陵乃知頌言戎狄是膺是指周公荊舒是懲乃指僖公故孟子只以上句屬周公而不及荊舒是懲有以也所謂懲乃懲創之懲非謂僖公遂能服之也至六章淮夷來同七章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方是僖公服淮夷事蓋詩九章前二章歷叙姜嫄后稷太王武王周公元公之事三章接入僖公郎結以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四章言祭事而白牡騂剛亦兼及周公魯公五章言甬威又兼言周公僖公至六章七章始特頌僖公伐淮夷功八章始祝燕喜

而旁及妻母九章乃述作廟之由詩人次序嚴秩如此則戎狄是膺二語是合周公僖公而言之無疑矣

武丁孫子王子邕謂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爲人孫子也孔冲遠嚴華谷徐儆弦輩皆從其說信如是言太甲太戊在前是舉高宗而先遺其二宗矣歐陽永叔范逸齋李仲容之徒皆以屬武丁之孫子潛溪輔氏曰此詩作於武丁孫子之世蓋言商之先后皆有其德故其受天之命安而不危以至於今猶賴其福以承其祭祀其說醇而無疵矣下章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則武王自應屬之成湯而謂孫子之德類乎祖也嚴坦叔駁之以爲子孫祀其先

王而誇言已之武德義爲未安況武丁之後無顯王乎不知所謂頌者皆臣子媚禱其君之辭如閟宮云魯侯之功是也初非敬之小毖等篇皆爲成王自戒者可比至疑武丁之後無顯王則魯僖亦中材之主史克不應妄頌之矣又孔冲遠李迂仲胡庭芳輩皆言武丁即武王夫同是商頌長發篇武王載旆則明屬成湯何以此篇又改屬武丁耶此皆不得其通之說也

烈祖祀中宗也歐陽公范逸齋輩皆從序說以烈祖屬之中宗然考尚書武王稱父爲穆考周公稱父爲正父成王稱武爲寧王此固非後世之子孫所可得而更易之首章衎我烈祖既屬湯之尊稱又焉得移以與中宗耶毛鄭雖亦指成湯然毛謂祭中宗而引湯善爲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於湯如此說亦不至通篇不見有頌美中宗之文則疑集傳黜序說而改爲祀成湯之樂或者非其意歟

元鳥毛傳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此月令仲春之文大戴記帝系之說彰明較著已如此鄭司農特喜讖緯諸書始本史記殷本紀及中候契握之說以爲吞鳦而生契朱子古今大儒其語類訓當時恁地說必是有此今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必無故集傳從之夫既有

月令大戴之可証乃不信毛公而信鄭箋怪誕之說此不可解者耳

殷武序祀高宗也司馬遷言宋襄公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之所以興作商頌其說蓋出於韓詩夫考父在戴武宣之世去襄公遠甚此其謬不待攻然以爲湯之先世所作則春秋莊十年始書荆僖元年書楚自周以前求之古書未見有稱荆楚也武丁之世熊繹未封尚不知爲何氏之君嚴坦叔雖以衡陽之荆在南雍州之荆在西故詩人稱荆楚以別荆岐解之終屬勉強商宗伐鬼方朱子以爲即荆楚謂楚地好鬼自古而然下至戰國

干寶易註鬼北方國也於當北方故稱鬼一統志貴州南朔爲鬼方地西羌傳云高宗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之此則鬼方乃西北之戎非荊楚也

之際猶爾驗諸屈原九歌可見然鬼方之爲荊楚既無明文疑亦未可意斷也考春秋魯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始懼楚也莊十二年宋桓公立十五年十六連年會伐鄭當是時齊桓方霸而皆序宋於上宋主兵故也十六年秋荊伐鄭齊楚爭鄭於是始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亦以宋主兵故則是攘楚之舉不始於齊而始於宋明矣三十二年傳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經書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注謂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則是宋桓之銳意於攘楚又可知矣當其爲公子之時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已見稱於臧孫達則御說又宋之賢君也楚莊敗晉爲先君宮告成事審之役季武子作林鐘而銘魯功則意宋桓于召陵之後作高宗廟以飲至獻功桓之臣子爲之作頌以示不忘其曰湯孫之緒美宋桓也曰命於下國謂宋也若云殷湯則奄有九有不得復言下國矣或者謂宋祖帝乙何得立廟以祀高宗按魯亦侯國矣斯乃作閟宮以祀姜嫄后稷則何疑於宋之祀高宗乎況春秋時禮制其廢興何常之有煬公至魯昭已二十世而季武子乃立煬宮成之十八年晉悼朝于武宮昭之十七年當晉頃公之世中行穆子獻俘于文宮武公至悼公文公至頃公皆已十世而其廟猶存是固不得執時王諸侯五廟之制以繩之者也考之春秋合之商

頌斷以殷武爲宋桓作或亦千慮之一得也

春秋質疑

新安黟邑朱[illegible]氏學

春秋有祭伯又有祭公祭叔徐邈註穀[illegible]爲祭公來聘則意以祭叔爲祭之大夫范氏以叔爲寰內諸侯公羊以公爲爵伯爲字而以爲一人迄無定據按公羊傳分天下以爲左右二伯自陜以西周公主之自陜以東名公主之曲禮言五官之長曰伯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此謂伯皆有采地在天子畿內自稱於私土采地之外則曰公路史謂周圻內管城東北有古祭城是祭之食采卽在王畿千里之內而孔仲達謂祭之初封在畿外非也則經言祭伯卽屬五官之長之稱其曰祭公者卽是自稱於采地之外之稱也至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考陸氏例諸侯兄弟以國連字者有蔡叔許叔蔡季紀季則祭叔或是祭公之弟李氏廉以爲祭之大夫大祭公既爲天子三公又焉得自以其大夫通乎而范武子以叔爲名則是天子之老下降於劉夏石尚之班非所訓例也富辰言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裔也穆王時有祭公謀父隱七年凡伯來聘汪德輔謂詩板與瞻卬皆其所賦蓋元公既出封於魯而凡伯祭伯則皆世爲王臣食采於周耳凡今在河南衛輝府衛輝縣西南二十里地

孔仲達陸伯沖皆謂薛小國無紀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考孟子云齊人將築薛當在赧王丁未戊申之間六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並云湣王庚子封田嬰於薛資通鑑顯王四十八年事薛不滅無由以封靖郭君則薛之國或是田齊所滅也

魯桓繼立自穀梁有桓無王一語何邵公則謂二年書王見始也十年書王紀數之終十八年書王紀桓之終孫明復謂十年書王十年無王則王道滅穀梁疏謂十年書王正終生之卒劉原父謂二年書王末畢喪十年書王三不朝胡康侯謂元年書王以天道王法正桓罪二年書王以天道王法正宋督罪家則堂謂元年王誅當卽加二年憤魯誅未及三年反使渠伯糾下聘王法掃地矣故不書王此皆穿鑿附會然猶以十一公皆每年書王桓獨書王者四年故以爲異而疑之至隱元年書正月餘皆不書公羊謂不有其正穀梁謂隱不自正則所謂憑空發傳全無義例者也考之隱三年三月四年二月七年三月十年二月皆是事起本月故書本月至於二五六八九十一數年書春此類除閔公外十一公之內無公無之卽以莊論七年春會防九年春齊殺無知十三年春會北杏十四年春伐宋十五年春會鄄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二十六年春伐戎二十七年春會洮二十九年春新延厩三十一年春築臺於郎三十二年

春城小穀皆未嘗有正月也何獨於隱而疑之乎此則讀書求甚解之過也

王不稱天春秋義例之大者魯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啖叔佐謂王不稱天寵篡弑以瀆三綱然桓四年天王使渠伯宰糾來聘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獨非寵篡弑乎若謂既死而不當追命則昭七年王使成簡公如衛追命襄公何以不書於經而傳亦無貶詞耶況成八年天子使召公來錫公命按經傳言錫命者八獨於此不稱天王而稱天子又天子之字經不再見凡此義例皆不可曉而諸儒未得其解則以天子天王爲王者之通稱不又踈乎又五年春王正

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諸家謂致禮成風故不稱天以示貶然則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其又奚稱焉或者又以宰咺書名爲解此皆不得其說因而輾轉緣飾耳夫春秋尊王之書聖人於魯公非禮之舉每多諱詞況敢以匹夫之賤上執進退天王之權其僭孰甚焉吳楚之惡不至是也余故于王不稱天之說不敢據以爲信

桓十五年三月桓王崩至莊三年五月積六年之久而始葬此古今未有之事斷不可信高息齋謂平王崩求賻于諸侯然後克葬則疑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足故緩然周雖弱王畿千里三公九卿祿入之費未聞不給何獨靳于天子之葬況桓王以後王室益不振則財用宜更不足而莊匡簡景又何以書耶李氏廉謂王室有子儀黑肩之亂考桓王崩於桓十五年三月準以天子七月之制則本年九月例應得葬而周公欲弑莊王王殺周公黑肩乃是桓十八年傳事不應緩至四年之後待子儀黑肩之亂而又接緩之也竊疑春秋經秦火後未必不無斷編錯簡之失桓王之葬緊接於四月葬宋莊公之下或是因月連事合而聯編之未可知也杜氏以長歷推日月往往見誤甲戌己丑之卒夏五之文諸儒以爲脫簡則又焉保春秋之必無錯簡乎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惠頃定靈四王不書葬豈盡王之不告魯之不赴歟固

知春秋之逸簡者多矣公穀以爲改葬則劉原父張西銘駁之當矣

桓十一年鄭伯寤生卒世子忽立是爲昭公立四月而出奔衛突自宋入而篡立焉十五年昭公入突出奔殺檀伯而入櫟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突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焉於是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莊四年垂之會蘇欒城以鄭伯爲子儀當矣而胡傳以爲實厲公高抑崇謂子儀微弱豈敢輕去國都而與諸侯會夫既曰國都則有宗廟社稷之重邸中車乘之出卿士大夫之衆又有原繁老

臣爲之居守尚且不敢輕出則區區一櫟突又豈能去其巢穴而與諸侯出會反不慮子儀之議其後乎此不知務之論也胡邦衡謂厲公始終能君故出奔入櫟會盟皆書其爵春秋於世子忽猶不書爵此子儀之微乎如是則是突宜爲君世子與子儀皆當拱手讓之耶考十五年突出奔蔡杜元凱曰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故以出奔爲文罪之也孫泰山亦曰突篡忽立國人不與故出奔蔡胡傳謂突不稱公子絕之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使突前無祭仲之援後無傅瑕之貳吾未見其始終之果能君也夫會于袲既奪穀梁之說而助突今會于垂又奪蘇氏之說而與突突如

惡雖悍外結諸侯之援而謀其國內詐殺檀伯居於櫟以逼其君不謂千載而下諸儒且欲張其惡而黨其奸人心天理之公於春秋之義奚在焉是之不可以不辨

成風妾母之說衆喙一詞余竊有疑焉晉悼公云國君十五而生子何邵公云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按桓六年子同生桓公薨莊嗣立於是年十四矣國君不可虛內主則納幣納徵斯其時矣即曰父喪未除不可行吉禮莊三年服除矣公年十六則夫人之娶必不可緩豈有遲至三十七歲之久而始婚於齊哉考莊公之薨年四十五其先女公子與圉人戲於牆子般又能鞭鄧扈樂則其齒固已不弱二十五年伯姬歸於杞以女子二十而嫁例之計莊公生伯姬時年尚未二十也孟任之見在於黨氏任固亦風姓若非莊夫人之媵胡爲而在魯之庭也閔公之立年始八歲左氏謂哀姜之娣叔姜之子則是叔姜來媵之次年生閔公而僖公又閔公庶兄觀其始立即能惆雨似年已底於成人則成風諒非哀姜之媵或者與孟任輩同媵夫人於魯莊初立之年未可知也然則夫人之娶曷爲不見於經胡傳謂婚姻常事不書故僖公之娶夫人納幣夫人至皆不書則莊可以類推矣又杞叔姬歸于杞傳謂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所以定名分塞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外不與嫡偕則

非禮之常所以書也審此則又豈有哀姜未至而孟任成風預爲媵於一二十年之先乎程子謂爲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竊謂桓十八年齊侯始通文姜莊二年始會齊侯于禚當是時妻豬方興涎於雄狐之不暇豈暇以十六歲之嗣預計諸兒未生之女而汲汲爲之定婦於齊哉夫天下未有淫婦而不悍者則意莊之夫人即二十九年歸杞二十七年會洮伯姬之母或厭於悍姑不使得爲嫡或以有故而卒史不敢書臣不敢赴故春秋舊史沒而不傳耳孔沖遠曰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是嫡與否蓋春秋之傳疑者多矣文姜既沒莊始汲汲於居喪納幣以圖結婚

於齊一則內王久虛孟任成風之儔色衰愛弛貪亟覲於侯堂侯著之樂一則小白方霸欲結姻於大國以爲求繫求援之謀豈眞稟死母之命而不遑寧處如是耶古者諸侯不再娶再娶亦妾也防之盟或者卽其見孟任而許以夫人之故智始與高傒結信繼乃親來納幣以實其言桓公之難或亦礙於再娶爲妾之故于穀于扈遲疑至三年之久不得已而始以襄公之女女之也哀姜之悍然不顧不肯與公偕至蓋亦以再娶爲妾之嫌憾之丹桓宮楹刻桓宮桷大夫宗婦覿用幣哀姜之肆莊公之懦其禍有自來矣傳之用致夫人實乃哀痛其母始則厭於悍姑旣乃奪於淫匹至今日而始克

用致耳故余謂莊公先有夫人旣爲悍姑之所黜不得祔於魯廟于般又未成君孟任不得正內主則成風之爲夫人亦禮之所當及者議者不識哀姜爲再娶況與弑其君之二子於魯當絕不爲親而乃喋喋然以哀姜爲嫡以成風妾母稱夫人爲非禮其亦未之深考矣然則哀姜曷爲書夫人僖公魯之賢君也莊以爲夫人僖敢不以爲夫人乎故成風之稱夫人也正也哀姜之稱夫人也不得已也夫成季魯之賢公子也成風聞季氏之繇屬之以僖公桓公疾問後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尚不肯以私屬之故舍兄而立弟則閔母爲哀姜之媵後於孟任成風可知也閔公之立哀姜共仲之志也不然則子般爲孌妾之子以成季之賢豈亦如荀息寺人貂之流不辨是非而妄以奉子般乎其致夫人也公子季友猶在哀公欲以孌妾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以妾爲夫人古無其禮也莊僖初先王之典禮猶存而成季又賢公子乃於致夫人之際不聞一言以諫止其君寧釁夏之不若乎故余顯爲拈出以哀姜爲再娶用破千古之疑焉

陽穀之會先儒譏其肆於寵樂齊侯之志荒矣余謂此爲越禮則可以爲遂因此而驗其荒志則不可夫聲姜齊侯之女魯之賢夫人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今不歸寧於家爲會而從夫於外公與夫人會齊侯皆非禮也參譏之至

其偏一勞役於胥亦未必遂肆其寵樂而使齊侯一匡九合之志竟因此而墮其霸業也此則先儒之深文也

楚使宜申來獻宋捷胡傳謂爲魯計者當拒其使而不受或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此不通時勢之論也楚人新得志於中國欲借魯之望以號名天下且不過欲致魯之一會釋宋公以見德於魯耳當是時楚成方張鬬穀於菟爲之令尹雖以桓公管仲之霸于檉于貫于陽穀謀之二十餘年始克伐之問罪之辭不敢遽責其僭王之號特以包茅不供昭王不復枝梧遠引使彼易於措辭以成其盟且屈完之來實因闞齊非齊遽能讐服之也桓公以此衆戰之言方出於口而屈

宪卽悍然以雖衆無用應之厥後戚弦圍許傑驁如故齊之諸會楚亦不遣一介一旅以從桓公管仲亦只禁其不爲中國大患則已耳必欲逢彼之怒與之爭雄於一戰則齊楚勝負尚未可知也奈何欲以區區之魯顯斥其奸而不受其使使之進不得致魯盟退無由釋宋公一旦肆其虎狼之威加兵魯疆斯時又無齊桓覇主爲之援以螳螂之臂怒當重車自取糜爛而已矣大抵儒生之論不識事勢方將坐皁比而談十道務至强隣壓境束手無策委其君國而不顧興言及此爲之浩嘆

晉文於僖二十四年得國得國四年卽敗楚師於城濮以挫

其鋒然則晉文之霸實遠優於齊桓歟非也此亦時勢之說也齊桓之先天下渙散久矣諸侯各私其土而子其民不復知有仗義質言之事一旦創爲號名與國之舉此天下事之至難也故雖以桓公管仲之賢經營數十載而葵邱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盖創覇若斯之難也楚自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爲患又積五十年冨强吞并之力畜其銳以待大用天下若無桓公管仲問罪之師楚直指顧間事耳此後爭衡上國圍許侵隨敗宋伐齊楚威亦少㦮矣諸侯既疾其惡思得覇王宋襄昏懦無足與謀晉文適當其會振臂一呼天下戮力同心其從皆足以相國以覘成得臣之剛愎自用楚王又少與之師晉乃僅而克之其難易較然矣孫子曰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不戰而屈人兵者善也召陵之役持重而不輕進待其自來而與之盟何等光明正大彼私復曹衛執宛春以怒楚其譎詐孰甚焉若齊桓者眞所謂節制之師也

左氏去孔子遠甚朱子云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明是秦時文字愚考左氏徵事多不足信公榖于左氏之外或另有援據至何休杜預之徒所引事實亦間有三傳未備者又不知其何所師授也大抵漢初經師初無著述遞相口授春秋之事在魏晉時識者猶夥其傳聞不能不異辭耳葵邱之盟穀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

婦人與國事既與孟子五命不同而子張令尹子文三仕三已之問求之三傳等書訖無考据楚成王立子文代公子元爲令尹自毁其家以紓國難其後子文舉子玉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幾何方其責廷理也成王聞之不及屨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小置理失人以違夫子之意聞其朝不謀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子文辭而逃王止而後復則是子玉之爲令尹乃子文舉以自代非干楚成爲惠不終也觀其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鞭七人貫三人耳卽此一事亦非所謂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

如晉殺其大
夫賓媚犢舜
華仲孫閱出
奔衛臧文仲
置大閑之類
不知何以皆
不見於經傳

尹者矣而子張奚以稱焉故知左氏之不足考信者正多而其失傳者亦復不少也

𦵏穆侯將許僖公見楚子于武城逢伯對楚子之言謂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何孟春曰按書因紂無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不應當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後無復還之理亦必不從人而伐其國也今案楚木圍許以救鄭諸侯遂救許鄭圍以解楚師亦退許有何懼而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遽臨蔡侯以自爲滅國之禮乎僖六年冬公至自伐鄭七年春齊人郎伐鄭討與楚合而未離也若許已從楚齊何故不伐許乎是後八年盟于洮九年盟于葵邱十年伐北戎十

三年會鹹十五年次匡十六年會淮終桓之世許男無役不從故知許初未降楚也左氏之事其不可信者正多耳

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四年公孫茲帥師侵陳十五年公孫敖帥師救徐說者以爲是三家專兵之始然當是時魯僖嚴明政柄尚未下移也至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而大夫始專會諸侯三年叔孫得臣會伐沈而霸國大夫始會伐國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二邑近費而季氏始帥師以自爲封植之計故趙木訥曰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氏自行父而後若夫用事最久者無如東門襄仲自僖十六年季友與公孫茲偕卒二十五年襄仲郎如楚

乞師二十七年入紀二十八年如齊三十一年如晉三十三年伐邾文二年如齊納幣八年盟衡雍九年救鄭十六年會郪邱十七年如齊十八年如齊盟會征伐無役不與幾至三十年之久釀成老奸自衡雍之盟已有無君之心遂至晉討會扈必邀仲遂插血而後信足徵魯唯襄仲所命殺惡及視而出夫人如振稿然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履霜堅冰之戒爲人君者可以愼矣

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趙企明謂爲前日子哀來奔譏疑子哀之在魯有以間宋魯之好也故因是而來盟使其平而修好則聘問足矣何以盟爲盟必有所不信而後贊之於

神也專盟則宜有貶然則書官無貶何耶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高子成齊侯之善而能定魯難華孫能掩昭公之惡而銷國之虞皆有功於其國故聖人特異之以官書貴之也此論甚合經旨若左傳謂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夫爲人子孫以一宴之惠無故而昭其先之罪惡以辭於他邦而買其直此不知禮之大者又焉所謂敏孔子亦安得書其官以貴之乎左氏於經義荒誕尤甚如越境乃免之類指不一數陸氏德明謂孔子與魯君子左邱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邠子

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爲之傳是說也吾常笑之

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陸伯沖引趙伯循謂宋昭公知將見殺必無端然待死之理不知昭公無道得罪國人郊何之師攻而殺之是舉國之人皆欲殺之也當其盡寶以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則公又自知舉國之無與矣子哀逃祿而奔晉公孫壽懼禍而辭官固無有與公謀免者矣況公子鮑禮于國人又有襄夫人處內而爲之助昭公縱欲逃死其奚之耶

觀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晏子曰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後世若少墮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又曰善哉吾不能矣以景公圖霸之主晏子繼霸之臣明知國歸陳氏子孫將受其害尚不能奪陳氏之柄而徒作無可奈何之語欲以宋昭昏虐之主一旦敵公子鮑之黨以救其死此必不得之勢也坐而待死其又奚疑耶若夫蕩意諸之死夫人既與之言矣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卒與公同死此宋之忠臣而春秋守節死難之士也胡康侯等於匹夫匹婦自經溝瀆不可與孔父仇牧荀息之徒同例而書及是將以舉國獨死其君爲悖而以舉國共誅其君爲良也何可哉何可哉故知蕩意諸之不書於經實宋人黨於公子鮑不錄其死以赴於諸侯而春秋仍之斷非夫子削之也

東門襄仲殺嫡立庶考文公薨于二月丁丑六月癸酉葬則子赤已繼立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汪環谷謂遂假使齊之行挾得臣同往結援強鄰以定弒立之計其說未必無據況敬嬴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襄仲見於齊而請之則其謀魯人蓋皆知之特自齊至魯遂殺子赤此計必然秘不先發而得臣既與偕行則唯得臣與謀可知至殺赤之後夫人歸齊季孫行父始如齊諸儒以爲致夫人而絕之懼有所訴也遂謂行父亦與弒此則不然訴夫人之說經無明文則又安知不從夫人于齊議與討賊齊侯已

許遂不得反從行父故行父隱而不發諺曰投鼠忌器宣公與襄仲共罪其機已失行父安得更治襄仲哉故遲至十八年之後待宣公卒即急逐東門氏以成其討賊之志未可知也觀其自齊至魯適有莒庶其來奔之事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且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又曰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兇矣詳其所言都隱隱對針宣公仲遂而發不然躬親弒逆曾未踰月而其言若是行父亦靦然人面寧無內愧于中乎夫隱莊般閔之弒百餘年來魯竟無一人能討賊者今有一人能討賊而

反責以與弑其君之子唯諸儒能吾弗恐更疑之也故爲辨
之如此
稅畝之說公穀以爲按行田里擇其畝穀之最善者取之大
魯地方七百里若必俟秋成之際君卿大夫親履其畝而擇
其善則懼不能徧及若委之黨正里長之倫則奸賄易圖而
所謂善不善亦必不能課覈況既去公田而履畝而什稅一
則一歲之稅入比不去公田時所多量亦無幾耳豈公又何
利而紛更之哀公之問有若明言二猶不足則杜預徐邈之
說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朱子因之似無可
疑矣倘欲公詳公羊甚析而贍然細閱之亦多不能了孟子

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又曰餘夫二十
五畝蒸言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今謂多于五口各曰餘
夫則是百畝之田僅供隋農之食若家有八口餘得三口各
受田二十五畝計一家之內又增得田七十五畝先王之制
恐不如此之不度也又謂司空謹別田之高下三年一換主
易居考周禮土均之法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
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是當授田之初已定豈有既授之後
三年一換視其田不如傳舍民又孰肯深耕易耨以盡力于
迄無定主之田哉死徙無出鄉謂何是滋之擾也又謂八家
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
護伉健者爲里正皆爲倍田得乘馬考之尚書大傳大夫七
十而致仕老于鄉里名曰父師士曰少師以教鄉人子弟於
門塾之基非選其高德名曰父老之謂矣又考古有不命之
士有無田之士閭胥比長皆偶耕之民也以其才力少優故
進其爵等以率其曹伍雖曰中士不過令其子弟受之士田
令其自耕以供一家之衣食必至族師以上所轄所掌其事
較繁不能躬耕於隴畝然後倍授之田俾任餘夫傭甿以
代耕則又安有倍授里正之田之理乎古者行則駕車左傳
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公羊傳齊魯相遇以鞍爲几至
此始有乘馬之漸又不應古時父老里正便得乘馬也願吾

於此竊有疑焉凡治野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
有川是方里而井井不方不足以成井而有一易再易之田
假如通一井皆再易之田則受田者且不足三家不得謂八
家矣若謂休二歲乃可復種則二年之中此夫家將以何事
任之乎又謂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則萊與田必非
同井將於此而力田又於彼而治萊兩地必不能兼給況受
萊又有五十畝一百畝二百畝之分則此萊田或亦畫井而
分之乎抑不能盡畫井亦無溝洫川澮之可置乎林氏栗謂
地有山川林麓不可以畫井者安得九百畝皆平地然考班
氏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

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是謂百乘之家推之
千乘萬乘皆然則是以井計畝已除去山川林麓三分之一
井牧隰臯之廣地固非不足也凡此分合授田之故思之不
得其解因并記之以俟質諸達禮者
公孫歸父之出奔季文子討襄仲之弑也左傳謂歸父如晉
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故季氏以私意逐之而公羊又有善歸
父之說諸儒因之遂惡行父而賢歸父夫是時三桓之張尚
未若襄仲之甚也歸父濟其惡內連奸於宣而外結援於齊
歸父不逐魯之禍尚未艾也然則行父曷爲不及襄仲之身
逐之曰不能也襄仲之殺嫡敬嬴宣公主之也是時惡視已

卒叔肸義不辱身國不可以無君宣公既立與襄仲爲一行
父逐襄仲將置宣公於何地故其不及襄仲之身而討之者
不得已也歸父又濟之以奸宣公德其父而寵其子行父疾
之久矣宣公旣薨歸父適晉此其時也行父不此之討而何
討乎觀於鄭人討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則行父此舉不
爲無濟也必欲縱封豕於前而養貔貙於後以遺其患何見
之情也又以其壇帷復命於介祖括髮郎位哭三踊而出爲
知禮則予言舍爵於季氏之廟而行亦將以爲知禮乎不能
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成三年二月乙亥葬宋文公左氏云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
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不臣胡
傳謂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因舉天子七月之制謂文公之
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爲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葬
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高息齋
亦謂七月而葬知其僭禮按成二年八月壬午宋公鮑卒若
以五月而葬律之則葬應在是年十二月而十一月丙申公
及楚人秦人宋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
蜀左傳謂畏晉而竊與楚盟宋華元與焉三年春王正月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二月公至自伐鄭去冬從楚盟
蜀今春又會晉伐鄭介大國之介三月之間奔命不遑豈得

謂國家安靖外無危難乎則七月而葬宋實有不暇葬也觀
於衛侯速卒與宋文同月至三年春正月辛亥始葬事與宋
同也則六月而葬胡氏又奚說焉故知左氏益車馬重器備
之說即是華元樂舉厚葬之實也而又他求哉
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下應即接不郊猶三望經乃間以吳伐郯夏五月曹伯
來朝之下疑經錯簡楊氏士勛謂僖三十二年夏四月四卜
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彼不云不郊此既云免牛又云不郊
者彼免牲與三望同時故畧去不郊之文此春免牛夏乃三
望故備言之汪褱谷謂此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因間有吳

曾二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以不郊起之也恐俱不然按范武子曰郊時極于三月傳稱起蟄而郊則周之三月郊之大期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吳草廬曰一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再卜三月中旬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於三月下旬四卜又於四月上旬五卜瀆神甚矣故知七年之春既已免牛自應不郊不應遲至越月之久而始重提舊事更以三望畢之也然則定十五年春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中間亦間以楚子滅胡事何也夫既改卜牛帝牛必在滌三月至是養牲始成故五月而郊不可以此免牛不郊之例通之也

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衛人來媵公羊謂納幣與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其言當矣自何劭公謂伯姬以賢聞諸侯諸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錄之以至程伊川胡康侯家則堂皆主此說愚謂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是故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觀共姬之待傅母不至卒守節而死於火則知其專靜純一深自韜晦何至於其爲女公子之時賢聞鄰邑而使江沱之媵爭欲嘯歌於待年之先乎大抵春秋之法書之重詞之複則必有大美惡焉今共姬自始聘至成禮凡七見於經與文姜自成昏至至魯凡五見於經聖人善善惡惡之意於此可見矣

以晉悼之明每會而諸侯磨至然齊靈獨傲然不屑故成十八年晉悼始盟虛朾襄元年次鄫三年冬城虎牢則使崔杼襄三年盟雞澤五年救陳九年會戲十年會柤十一年蕭魚則使世子光至元年圍彭城三年秋七月會戚七年會鄬八年邢丘十四年會戚則齊并不與焉終悼之世齊環未嘗親臨其會案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乃蕭魚之會因世子光先至而赫然序於莒邾杞滕薛小邾之上其爲紊周班也甚矣襄五年鄫世子巫如晉又與會于戚六年莒人滅鄫齊侯滅萊而晉悼若無聞焉況八年夏十年秋莒兩伐魯東鄙十

二年圍台十四年又侵東鄙十五年十七年齊兩伐魯北鄙邾又伐我南鄙悼之會魯無役不從而連歲三面受敵齊與邾莒又屢與盟會豈魯不告焉何未聞盟主爲之執其君臣以討其罪也襄元年九月辛酉天王崩二年春葬簡王而元年冬晉亦既遣荀罃聘魯矣不知曾遣一介行李以朝于周乎是無王也滅與國伐與國而不討是無威也遷延之役欒黶違命是無刑也紊周班而躋齊世子光是無禮也然則朱子謂其盡勝晉文相提而論吾不敢信以爲然也

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晉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三傳皆以爲子駟實弑僖公諸儒因之吾不敢謂然也夫聖人作經所謂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者以幾微之辨猥昧之故聖人顯揭之以爲萬世戒故曰懼也弒君之賊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何等事不明著其罪以揭其奸乃欲以儕之於微而顯志而晦之例以俟數百年後三子者出而始傳其事則其事之眞僞究不足憑也郎曰鄭以瘧疾赴而國史因之夫弒君何事子駟郎能秘之數人豈能秘之於一國之口郎能秘之於一時豈能秘之於百年之久魯史可愚之於前聖人豈終不能改之於後乎筆削之謂何而亦曰仍其舊不惟無是理亦斷無是春秋也然則昭元年經書楚子麇卒亦非弒乎曰公子圍之惡夫人而知之矣當其設服離衛會叔孫穆子鄭子皮

子羽固已交譏之會于申齊慶封又反唇詈之匪人粲然皆笑是虔篡弒之跡昭於諸侯無所容其筆誅矣若子駟之剛愎則信矣遂謂弒君考傳之先後無所見其悖逆之跡也況春秋之例賊不討不書葬鄭敖之葬無闕而鄭僖以七年之十二月卒八年夏書葬則子駟之不弒亦明矣又安可厚誣乎哀十年齊侯陽生卒後亦書葬傳作弒而吳草廬鄭師山王方麓皆以傳未可信當信經則又何疑於鄭伯髡頑哉

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公穀謂叩其鼻以血社也非也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申無宇曰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司馬子魚亦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昭十年季平子始用人於亳社蓋古戮人於社宋楚之所謂用之者殺而用其尸爲牲以祀神也邾世凌鄫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何邵公註支解而節斷之春秋之世弱之肉而强之食小國之困滋甚以附庸之君無罪而不保其身祖爲牲於前孫爲醢於後兩世之深讐未復而卒以其國隨之君子觀於亂世未嘗不廢書而三嘆也悲夫

昭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夫五年春正月舍中軍杜氏謂爲書三卿帥師陳止齋曰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於是伐莒叔弓位意如下於仲孫貜之上而

叔孫婼居守則是叔弓雖身列四卿實無一旅之衆臨事置帥不過受季氏之指揮而躬爲之貳耳至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則又降大夫之尊甘爲季氏完私邑故高抑崇曰大夫季氏之大夫也帥師亦季氏之師也按春秋於南蒯不書叛以其號於人曰吾以尊公室當時心跡未著則烏得正以其罪於公子慭出奔齊以其與謀去季氏此季氏之讐而魯之忠臣也烏得以其書名爲貶乎故知叔弓者雖名爲大夫實則季氏之私黨曾公子慭南蒯之不若也不然公山不狃之名子之欲往也如之何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公羊謂公

子棄疾務比而立之靈王經而死穀梁謂言歸非弒也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按昭元年楚虔弑立比出奔晉在晉十三年矣靈王赫然在位子干居晉無人豈無幾微疑於其故而乃因蔡公之僞命名之而卽來坎用牲而卽盟師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卽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爲王卽王盡其慮心積慮不計利害禍福徼倖於君楚以爲快旣已君楚卽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聞棘圍之縊而後喜可知也曰莫□夢也已春秋誅首惡不比之弒而誰弒哉觀於叔向謂比涉五難以弒其君甚當時已彰明較著如此自公穀有務立非弒之說而後之儒者或疑比未嘗臣虔或許比歸國討賊或以言歸謂

非其始謀在外本無弒君之心皆無當於聖人誅心之論也夫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子干旣歸而亂楚聖人書之曰弒其君虔于乾谿皆誅心之筆也務立彌盟之說君子無取焉夫同一事也左氏以爲獵于乾谿公羊以爲築乾谿之臺傳聞異詞猶若是是故與其信三傳毋寧信聖人耳

魯昭失國議者多指摘其君此皆未知人心天理之大不足與讀春秋者也夫季氏專魯數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此而欲收攬大權驟返其極重之勢雖有晉悼之慧恐未易猝辦而以責之童心之主不已難哉況意如之奸同符莽操昭公未失禮於晉凡七如晉得入而見止者二至河而復者五安知非季氏之深謀厚結晉君臣離間其君乎觀昭五年晉女叔齊之對早已知公難將及身矣故知公卽不逐意如意如必逐公此不兩立之勢也議者罪公不信賢良謀及羣小夫叔弓賢大夫也而爲季氏圍費叔孫舍亦賢大夫也而爲季氏聘宋逆婦以此而言莫非季氏之貳也公若公果臧孫郈孫亦魯之強族昭公不此之謀而誰謀乎議者又謂叔孫舍不如闞昭必不出夫有舍亦出無舍亦出舍縱在國不過仍是逐君成名之諫祝宗祈死之爲耳安能挽意如之叛乎鬷戾之救禍始叔孫氏之司馬舍之反國未聞一言罪鬷戾因

已知其無能爲矣若夫孟懿子曾受學孔子且知之敗躬親犯上而不顧其他則又何尤耶子家懿伯雖賢諒不及孔子遠甚子爲司寇三月不違三都之墮猶掣其肘不足以行其權況昭公之於懿伯卽使言聽計從料不過延喘於意如之廡下亦豈足以折季氏之強而盡歸其柄於公室哉況次陽州子家子以爲不如奔晉則子家尚墮季氏之術中而不覺也夫晉之君臣與季氏結爲唇齒久矣宿封嘉樹意如獻十一牢賄賂之行無歲不至其不納公也明矣齊景雖庸猶有野井之唁鄆陵之會取鄆圍成之師特因梁邱據一言納之不力耳晉爲盟主昭二十五年出奔二十八年如晉中間三

年矣未聞使一介行李唁公至公兩次乾侯而不禮反以郈
安甥舅爲委郈之由二十七年會扈實謀王室不過因宋衛
之請波及於魯耳左氏謂其且謀納公吾不敢謂然也頃公
謝世定公嗣立未知意如士鞅之深相結納始昧然以納公
爲事其臣如荀躒輩廹於君命展轉塞責尚得爲行心在魯
乎然則子家適晉之謀不亦情乎夫以區區之公在內不能
得之臣民在外不能得之齊晉煢煢白兎東走西顧亦可憫
矣而議者轉欲寬其臣以責其君也亦可謂忍心害理之談
且夫意如行貨齊晉使不納君禱于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後
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則知生前歸馬之行練冠麻衣

跣行之舉不惟掩當時之耳目且使後之傳經者幾欲爲之
寬其討以卸罪於其君而莫之惜也何可哉何可哉
定之十年孔子仕魯至十二年齊人歸女樂孔子始托以行
則仕魯亦既三年矣夫子不嘗曰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乎今考之春秋州仇如齊謝地叔還如鄭涖盟師墮費而魯
見襲公盟齊而晉是叛郈則二卿墮之而不足成則一陪臣
間之而有餘以至秋而大雩朔而日食一切皆不異於春秋
之所紀惟歸汶陽之田合昭公之墓微露其端耳至於麛裘
之謗萊兵之却少正之誅儒者疑焉是何魯之難理也蓋孔子
之仕魯實未嘗得國而行其權公孤立於上三家專制於下

桓子之不違特三月之聽從耳豈眞能以魯國之柄盡諉之
我孔子乎故欲治魯國必先治三家而三家可遽治乎三都
之墮是爲之兆也公斂陽之間事既不成季氏則已疑孔子
矣子尚能奪其政而使强以之從己哉女樂即不歸吾意孔
子亦必離魯也不然使孔子誠能如子皮子產之授受則其
所施設必先治三軍而使權歸之公藏履畝而使財歸之民
與告朔革雉門兩觀郊祀八佾而使禮樂歸之天子然後奉
魯以朝於周伐叛討貳以號令於諸侯文武周公之天下與
然一新全是始見聖人之舉動果異尋常萬萬也而三家能
畀孔子爲之乎孟子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夫不能使

仕於定公而使仕於季氏固足以徵春秋氣數之窮而堯舜
三代之隆不可復見於後日天於元會運世之盛豈亦有數
存乎其間靳之而不使再造乎何既生孔子而又阨之如是
也悲夫
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于會稽之上而史冊不書胡傳
疑仲尼削之按昭五年越始見經哀之二十一年傳越人始
來二十三年叔青始使越越諸鞅來聘其先盟會聘弔不通
於上國況既爲吳所敗棲于會稽豈能越數千里之地遣使
紛紛赴告乎左氏云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冊此之不
書越不告也若謂孔子削之則春秋凡附庸小國皆爲書滅

晉人而獨於越創其敗此又何義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考之晉初始禍而刑不及者多矣令盛之時尚不受命而以責之晉室凌夷之日哉當此之時晉鑄刑鼎郎范鞅新造之律自幷其網故韓魏得以借子之矛攻子之盾而殺董安于不然六卿之不度于衆范鞅有何憚而不敢首難韓魏有何名而以之屈董安于乎甚矣其屢也

哀十二年經書孟子卒啖叔佐謂同姓不可書曰夫人姬氏甓非也獨不可書曰夫人孟子卒乎劉原父曰不受命於天子不可以稱夫人非也春秋之世列國之卿不受命於天子者多矣況夫人乎豈魯十一公之夫人皆受天子之命乎是

時季氏當國孔子與弔而季孫不絻是季氏不以夫人禮喪之也昭公之祔成於陽虎墓道之溝合於孔子而更何有于夫人孟子乎魯史之書從季氏意也夫子仍之而季氏之罪自見矣

附錄公穀傳義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穀梁傳云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公羊傳云克之者何殺之也殺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據二傳則叔段已爲鄭莊所殺而左氏入許傳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則似未曾殺段豈段奔共之後鄭莊終取而殺之歟

初獻六羽穀梁子曰天子八佾云云後記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云云知傳非穀梁子一人所作是其弟子采錄諸說附以後人之論而成書如詩序本出子夏衛敬仲輩又增修而附益之也又案公羊載樂正子之視疾則必出於樂正

子之後篇中又有所謂公羊子曰者則亦弟子所記而非公羊所自爲可知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魯與鄭平在春秋之前左氏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盟盧亦春秋前事公羊昭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傳引魯孝公時事宋人執祭仲傳引古者鄭國處于留云云凡此文獻足徵皆賴漢初諸儒有以延之也至公羊註多引春秋外事如梁君嚴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等說皆采之春秋及緯書而公羊說禮亦多儀禮所未載者如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等儀者是學者遇此等處宜加意護惜焉

戎伐凡伯于楚邱傳云戎者衛也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案孌衛言戎孔子似不爲此艱深之筆麋信謂不言夷狄獨言戎者因衛有戎邑故也此或一說究不若公羊言不與夷狄之伐中國也爲直捷

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若何邵公謂隱公久居其位而不反於桓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至此則大謬矣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傳曰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江熙云春秋尊親皆諱蓋患惡之不可掩豈當取不成事之辭以加君父之惡乎案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傳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也公與齊侯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賂與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於大廟微旨見矣此勝傳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爲之中者歸之也註中謂關與婚事據此後世交易之事居其間者謂之作中其名或昉于此

甤桓王傳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乾鑿度曰易有君人五號天子者父天母地以養萬民至尊之號也何休云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賈逵云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說皆無據愚前於左傳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義內謂天子諸家無解說今附記于此

夫人姜氏薨傳曰婦人弗目也鄭嗣註謂不目言其地似於傳外生枝江熙謂文姜有弒公之逆而弗目其罪按此江說似勝

乙未子般卒范甯註子般莊公太子何休註公羊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此與愚論左傳成風應稱夫人足以爲證

公子友師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傳謂公子友與莒挐屏左右而相搏江熙駁之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鬬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江說固勝愚疑或是莒師既敗士卒奔散季友追及親擒莒挐與之相搏賴左右詔用孟勞莒挐遂獲應亦事之所有也

莊二十八年傳古者稅什一注別宣十五年說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又受田十畝以爲公田公田在內私田在外此一夫一婦爲耕一百一十畝也八家共一井之田餘二十畝以爲廬舍此與孟子周禮之說不同

子叔姬卒著謂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疏案金縢無此文書傳云天子年十八稱孟侯又云四年建衛侯則作康誥之時成王年十八啓金縢時年當十五尚書特云王與大夫盡弁明郎始冠之年故謂十五而冠著在金縢也鄭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者約左傳魯公之年耳更無正文可據

襄公二十四年大饑傳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徐邈云有死者曰大饑無死者曰大飢何休云有死曰大饑無死曰饑孟子註云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先儒解釋互異不可盡同也

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邱註言慶父幼小將兵疏解以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則莊公年十五矣慶父之年宜十二三余疑將兵之事非十三歲之公子可辦則杜氏以慶父爲莊公異母兄似得其實何氏知其幼者以稱仲非兄耳案范甯注慶父名字仲父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霣星如雨不知公羊子何由得此豈百二十國寶書漢時猶有一二存者歟然星反之說古今不再見恐其說未確也

師及齊師圍成公羊[illegible]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愚謂因諱[illegible]之故而易其字以書經恐春秋無

案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註謂約遠媵妾也若非先以淫豈有未至國而能爲是約乎

若因公羊傳則莊八年齊滅盛至文十二年復見于經稱盛伯來朝義與郕同

此例註謂以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云爾更覺紆曲

莊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夏如齊觀社何劭公注皆言實如齊淫至自齊傳云何危爾公一陳佗也按穀梁桓十一年註言蔡叔之姑姊妹淫於陳佗豈魯莊所淫卽是哀姜歟方聘而郎與異國之女公子通不知春秋時是何內教況齊大災公羊傳註齊桓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晏子春秋吾先君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審如[illegible]則哀姜之行同文姜與不同文姜尚未可知也其後之過於二叔又何怪耶故君子大居正魯之禍莊公爲之也

僖二十年夏郜子來朝公羊傳失地之君也案宋人滅郜在

春秋之前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至此已七十二年不見存在之文或者如紀季之流其國雖滅猶得存其五廟以奉祭祀故尚得以郜子來朝之文書經觀于曹滅已久至孟子時曹交注謂曹君之弟亦此例也王伯厚以爲以國爲氏則趙岐卿不得言曹君之弟矣

楚執宋襄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於是楚人釋宋公觀勝朝千忠肅之行權實本之此乃景泰既嗇宋高之私英宗復蹈衛鄭之行卒使忠臣罹慘酷之禍君子以

閩貢虞辭有上曰自卑也自矣又自持德音昌持方者下文漢書之陳語疏記人之功若人之過宜爲君言也似皆出逸書

是知宋襄之得列五霸者其猶有仁義之思也夫
宣元年公羊傳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是閔子亦嘗仕魯
古無將軍之稱其始見于傳者邲之戰將軍子重其後晉之魏舒衛之文子魯之欲使慎子爲之者是也
穀梁襄二十四年大饑傳鬼神禱而不祀范甯註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疏謂周書者先儒以爲仲尼刪尚書之餘按漢人引書字多不同公羊會鄧傳注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又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又漢成帝詔云黎民於蕃時雍榜幅言毋若火始庸庸王嘉言

毋傚逸欲有國此等甚夥余疑孔安國所上古文未必全不可辨諸儒雖不見古文斷簡殘編口相傳授未必無什一之存似梅賾所得轉非其舊故宋元諸儒頗疑古文亦實有所見也
昭公二十五年傳昭公將弑季氏此從昭公之辭即弑殺同義昭公順口以告子家駒耳註以爲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爲如人君故言弑則反說不去矣
子產係春秋第一人其父子國子國參皆見于經而子產不書公羊無傳穀梁唯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傳於或曰口中一見不賴左傳何由知其事實哉

譏二名之說見於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何註謂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恐不然聖人作春秋爲萬世法豈有舍其大而譏其細之理若謂其爲難諱則古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及徵言徵不及在禮有明文矣況當時季孫意如叔孫不敢皆於定五年卒何不於其卒時去二名以示譏若謂孔子懼禍則更不宜存死者而去生者又同時晉有士吉射宋有樂世心樂祁犂衛有石曼姑陳有夏彄夫蔡有公孫歸姓何不借以示譏而必于宗國之大夫去其一字乎公羊疏于晉魏多帥師侵衛下謂先正而後正人先正大國以

帥於小國亦穿鑿緣飾之辭耳楊氏之疏尤爲謬戾其博引文王之臣散宜生孔子門人宓不齊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宣王子名宮湦之屬解傳二名非禮謂非新王禮不謂非古禮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則是見傳與古不合而曲爲緣飾者也況散宜實氏生名非即名宜生也
惠公仲子穀梁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此說爲是若左氏公羊以爲桓之母則鄭釋廢疾云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公羊傳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恐亦無此禮
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以爲隱之妻亦是左氏以爲桓母則

桓未爲君其母不得稱夫人公羊以爲隱母則隱見爲君何以不書塟楊氏之疏最爲辨晰

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至七年叔姬歸于紀穀梁註訓伯姬之娣待年于父母之國至此遲六年乃歸許愼曰娣姪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據此則伯姬歸紀時叔姬年或不及十五必須遲至六年之後方可以往未必郎同江汜之行也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似未可遽以非禮議之也

穀梁俠卒傳俠者所俠也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案俠與無駭同無駭之卒穀梁謂無侅之名未有聞焉則意俠

與無侅當時俱未賜氏也糜信以爲所非氏所謂斥也此說或可從

桓七年焚咸邱此火攻之始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傳荀將而來也此荀輿之始淮南王諫伐閩越書輿轎而踰嶺注轎今竹輿車也公羊傳後再見於此

齊襄復九世之讐公羊此論最爲無稽若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則復讐滅國何等大事亦未聞諸見請之天子以俟其予討與否也夫齊桓春秋之第一賢君尚於滅國而示貶況齊襄春秋最無道之君轉因滅國而稱賢抑無辜徵弱之紀以申無道强大之齊其何以平讀春秋者之情乎

僖元年曹伯後見經七年曹伯班卒夫射姑之卒僖二十年則中間似無死戎之曹伯

曹殺其大夫公穀二傳俱不可解羈既賢者春秋於出奔之後應書來歸如季子來歸之例今經無歸處曹自殺大夫何以知是羈薄氏駁之是也此穀梁之失也公羊謂不死於曹君者也何氏註云曹伯爲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嗣子立而誅之按傳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二十四年葬曹莊公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二十六年夏曹殺其大夫則曹伯之死在二十四年冬何以遲至二十六年夏殺其大夫每退曹伯旣死於戎死不言滅又不書塟到底死者何公嗣子立者何公何爲不見於經此公羊之失也

襄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公羊傳巫者鄫前夫人莒女

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鄫後夫人亦莒女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故豹與世子往殆於晉也按魯襄公母姒氏係杞姓則非莒女也穀梁傳爲我事往也則非爲莒事可知左傳謂請屬於晉以助己出賦稅其說似可從

衞輒父子事公羊傳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穀梁傳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是二傳皆以衞輒拒父爲當郎註引鄭君說亦謂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余頗疑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弟子去孔子不遠論語子貢伯夷叔齊之問既已語之

冉有矣諸弟子豈皆未前聞而猶爲此異論歟此皆孔子之說之最顯者也

〔清〕朱彬撰

經傳攷證八卷

清道光遊道堂刻本

經傳考證

八卷

游道堂藏板

經傳攷證序

余曩與劉端臨台拱善端臨數以所爲經說示余余歎其好古而能求是深得作者之意而不爲傳注所域其學識有過人者朱武曹彬端臨之內兄弟也其識與端臨相伯仲昔在京師與余講論經義多相符合今年寓書於余以所作經傳攷證八卷見示余讀而善之其中若書之朋淫于家一無起穢以自臭予仁若考以修我西土過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及釋大一篇詩之維葉莫莫秩秩斯干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矧敢多又厥猶翼翼居然生子辭之懌矣民之莫矣禮記之疑女於夫子非意之也左傳之憂必讎焉不益不義寶龜僂句五叔無官論語之食饐而餲二句微子去之三句孟子之堯之於舜也一節以及光宇方宇弔字焉亦丕誕洪諸字皆揆之文義而安求之古訓而合采漢唐宋諸儒之所長而化其鑿空之病與拘牽之習蓋非置前人之說而不之用乃師前人之說而善用之者也至其援據之確搜討之精非

用力之深且久者不能有是是可謂傳注之功臣矣讀武曹書訖因舉其犖犖大者以告於綴學之士云道光二年六月既望高郵王念孫時年七十有九

經傳攷證述首

幼稟庭訓長無師資困躓于帖括湛溺于詞章者二十餘年矣四十無聞翻然自悔思欲鑚研六藝妄希一得以爝火之明測淵海之量不亦傎乎況悼良朋之淪喪歎臣精之消亡問奇之侶不來借書之瓻已罄抑又難已然而朝攷夕稽不能則學日增月益有觸斯鳴雖有媿于宏通庶猶賢乎博奕云爾寶應朱彬識

周易攷證
卷之一
尚書攷證
卷之二　卷之三
毛詩攷證
卷之四　卷之五
禮記攷證
卷之六
左傳公羊傳穀梁傳攷證
卷之七

論語孝經孟子攷證
卷之八

經傳攷證目次終

周易

乾文言傳大人造也

釋文造鄭訓爲王肅訓就也至也劉歆父子作聚彬謂作聚是也漢書楚元王傳劉向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正與聲應氣求雲龍風虎之義相應自古帝王受命而興必有名世輔佐起於草澤之間者其象蓋如此

憂則違之

彬謂違當如論語而違之中庸忠恕違道不遠之違違去也猶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爻主隱而不見故言勿用亦曰行之者通論出處之義如此爾

善世而不伐

彬謂此卽顏子之無伐善漢之陳太邱王彥方庶幾近之

見龍在田時舍也

彬謂舍讀爲舒二出潛離隱時當發舒正義謂

九二爻當建丑寅之間於時地之萌芽卽是陽氣發舒之義與此正相發

坤彖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通典引魏博士秦靜議禘禮曰易曰坤爲土王位西南黃精之精盛德在未故大位以來祖戌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爲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故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且如前以未祖丑臘奏可之彬謂此漢魏人利字屬下讀之證

象地勢坤

彬謂乾健坤順二卦之德地勢坤猶言地勢順耳與天行健辭意正相對如曰尊乾獨不書卦名恐非經旨

初六象傳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元和惠氏於郭京易舉正之謬悉辭而闢之獨信履霜無堅冰二字以三國志魏文帝紀爲證彬謂亦不足信淮南子齊俗訓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訓終始微言春秋繁露基義篇易

言履霜堅冰蓋言遜也遜卽順之謂張平子東京賦曰堅冰作於履霜後漢書魯恭傳曰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恭以明經與白虎觀議是漢人所傳有堅冰二字明矣

文言傳含萬物而化光

于令升曰光大也彬謂光與廣同易言未光言光大義皆訓廣六二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六三知光大也于令升曰位彌高德彌廣也象傳含宏光大屯九五施未光也虞仲翔曰陽陷陰中故未光泰九三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虞曰震爲行故光大也咸六四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晉上九道未光也萃九五志未光也虞曰陽在坎中故志未光與屯五同義皆訓廣也

屯六二傳六二之難乘剛也

此釋屯如邅如四句以剛柔始交故曰難也詳見下無往不復條下

師初六否臧凶

彬謂否臧卽不善之謂以律則善不以律則不善故曰失律凶也李鼎祚曰凡首出師出必以律若不以律雖臧亦凶失其旨矣

比象方來後夫凶

彬謂方並也比取象於建國親侯方來卽諸侯皆來之謂考工記惟若康侯毋或若汝不康侯故抗而射汝所謂後夫凶也

泰九三傳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彬謂易之傳辭往往包上下文言之如此傳天地際合上文無平不陂言否九五傳大人之吉合下其亡其亡二句言也睽上九傳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則并全爻之義釋之困初六傳入于幽谷幽不明也亦合上下文而言舉此可以隅反

否象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虞注營或作榮是古本爲營營惑也儉與斂同斂德則遷跡銷聲不求人知遯世無悶豈復營情祿利乎孔氏正義乃謂以節儉爲德不可榮華其身以居祿位陋矣

家人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彬謂假格古同用此當讀如孟子爲能格君心之非之格蓋至治之世於變時雍其得於觀感者深矣況一家乎何憂之有故傳曰交相愛也

未濟象小狐汔濟濡其尾

秦策黃歇說頃襄王曰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彬按今易無狐涉水之文當卽指小狐汔濟言之故傳曰无攸遂不續終也

彬竊觀近世言易者多祖漢學然漢人唯京氏有書當時卽指爲異黨見於李氏集解者荀虞二家爲多元和惠氏輯易漢學上溯原於孟喜施氏梁邱氏則絕無傳矣見於班史者劉向歆父子始治易向傳稱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又曰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無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又曰讒邪進則衆賢退邪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

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又曰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又曰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又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彭宣傳治易事張禹禹受之施讎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

實此西漢人之言易而後人絕無稱述之者
又按未有傳注以前諸子傳說所徵引雖未必
盡合經旨然微言大義必有一二存焉今具列
之荀子大略篇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
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
男下女柔上而剛下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
賢穆公以爲能變也呂氏春秋務本篇易曰復
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異則動卒有喜召類篇
史默曰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
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淮
南子繆稱訓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
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不
如舍往吝又曰小人在上如寢關暴纊不得須
臾安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
其位不可長也又曰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
曰剝之不可以遂盡也故受之以復齊俗訓故
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訓終始微言汜論訓
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

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
人間訓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
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
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
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
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泰族訓易曰豐其屋蔀其
家窺其戶闃其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
以統理之也賈誼新書容經龍也者人主之辟
也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
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春秋篇故愛
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其此之謂乎春秋繁露基義篇易言履霜堅
冰蓋言遜也劉向說苑法誡篇孔子讀易至於
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
歎孔子曰吾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
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夫道
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又
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

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奉使篇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黯曰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指武篇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雜言篇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占人難言信也列女傳鄒孟母曰易曰在中饋无攸遂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王充論衡藝增篇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閴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

賢人也徐幹中論修本篇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虛道篇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爵祿篇易曰豐亨無咎王格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易之謂也凡此諸說未必非七十子之支與流裔也

經傳攷證卷第一

尚書上

經傳攷證卷第二

克明俊德

鄭注俊德賢才兼人者史記作馴德徐廣曰馴順也彬謂馴順同馴德卽順德詩曰應侯順德是其證堯之克明馴德猶易之自昭明德大學之明明德皆此義也

試可乃已

史記五帝本紀作試不可用而已彬謂古人言可卽不可上嚚訟可乎卽其證史記多以訓詁

字易經文然不可爲可必古經師相傳如此

明明揚側陋

五帝本紀曰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彬謂上明字與下明字異義周語尊貴明賢晉語明賢良韋昭注曰明顯也葢舉而用之之謂明下明字則指位之通顯者洪範曰毋虐煢獨而畏高明揚雄解嘲曰高明之家是其義葢下明字與側陋相對指在朝之貴顯而言上明字與揚字對卽稱舉之謂疎遠隱匿皆側陋也

賓于四門

鄭注賓作擯舜爲上擯以迎諸侯彬謂四門當卽明堂之四門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唐虞之制雖無可考然傳記所載黃帝時有明堂則其事蓋起于古遠

在璿璣玉衡

彬謂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馬融曰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

許叔重說文解字曰璣珠不圓者蔡邕曰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璣徑八寸圓周二尺五寸而强古無密率徑一圍三圓周八寸安得圓周二尺五寸而强所謂圓如彈丸者第舉其可旋轉而言固不必其中規也蓋天體橢圓近世歐羅巴入中國其說始顯而古昔所傳已萌牙於此然則璣之制其諸羨而不圓者與

如五器

鄭注授摯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彬謂五器卽桓信躬穀蒲五玉古者玉亦名器王制錦文珠玉成器學記玉不琢不成器虞夏之制雖不可攷然周人尚文未必去器崇質也馬融曰禮終則還之是五器卽五玉明矣

皐陶謨載采采

彬謂史記作始事事詩蜉蝣傳采采盛皃也卷

耳傳采采非一辭也蒹葭采采傳采采猶萋萋廣雅萋萋茂也則采采亦盛多之辭

日宣三德　日嚴祗敬六德

鄭注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彬謂鄭說非也三德六德祇言德之備者所受彌大耳寬栗柔立凡有邦有家者不當如是邪

俊乂在官

彬謂有家士初試爲大夫者也有邦則有封邑采地在官則仕於王朝者蓋六卿之長如禹作

司空契爲司徒之類故上言僉受敷施下言百寮師師百工惟時良由股肱王室左右厥辟故也

撫于五辰

彬謂五辰即四時庶績其凝謂四時當行之事次第而施周禮所謂官成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

彬謂上文有邦指有采地於王朝者此有邦則指寰内之諸侯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彬謂上下合尊卑言之下句亦專戒諸侯

益稷汝明

彬謂上文汝翼汝爲取輔助之義明但取其視而可見聽則取其聞而可知此苐以服飾采章聲樂一事爲言非行政之大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彬謂不在在也

工以納言

彬謂工官也堯典允釐百工史記作信飭百官賈誼書曰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又曰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王曰太師慎惟深思内觀民務察度情僞變觀民能歷其才藝汝惟敬葢周以工爲太師虞夏以納言爲工所職略同堯以龍作納言所謂讒說殄行即庶頑讒說之人至舜又以禹兼其事也

帝光天之下

彬謂光與廣同

罔晝夜頟頟

彬謂言無晝夜皆頟頟詩所謂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即指慢游傲虐而言

朋淫于家

彬謂說文引朋作堋古讀與風近當讀如馬牛其風之風後漢書孝明八王傳詔責樂成王萇曰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娉取人妻饋遺婢妾是朋與風同

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馬曰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鄭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彬謂漢書律志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其於三正也黃鐘子爲天正林鐘位之衡丑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三正之始又曰三代各據一說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旋五行之道也又曰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

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行之合於五星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行而相經緯也禮記月令盛德在木盛德在火盛德在土盛德在金盛德在水禮運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虞書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此言順四時所當行之政令而布之則歲功成而民氣和樂或言五行或言五辰或言四時或言三正或言三統或言三微其實一也葢舉五行以該四時舉三正迭建以該十二月威侮怠棄又互文以見義當是時朝多秕政君無悛心萬事不理盡一歲十二月所行之政而隳壞之傳曰與亂同事罔不亡有扈氏之謂矣周本紀引逸太誓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亡國之君先後如一轍爾

湯誓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彬謂割讀如曷與下率割夏邑之割不同正之爲言征也若曰舍我穡事而何爲征夏乎觀不敢不正（正亦讀如征）今朕必往之言觀之則民情可見矣殷本紀無夏字

盤庚上率籲衆戚出矢言

彬謂此當以率籲衆爲句戚與慼同迫也疾也矢誓也言呼衆民而疾出誓言也

若射之有志

彬謂志與識通志古文識後世作幟史記索隱

引作幟標幟猶埻也

度乃口

彬謂度與杜同

盤庚中鮮以不浮于天時

彬謂毛詩瓠葉鄭氏箋齊魯之間鮮聲近斯此鮮字亦當作斯康誥惠鮮鰥寡漢石經作惠于鰥寡斯于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彬謂今予命汝句顧命茲予審訓命汝一無之

言無也一詞也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檀弓余一不知夫喪之踊也三年問壹使足以成文理賈誼陳政事疏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司馬遷報任安書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匡衡地震日食上書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壹與一同儀禮古文一作壹後漢崔瑗戒子其賵贈之物羊豕之類一不得受合諸說觀之則一爲詞助發端之語益昭然矣

汝萬民乃不生生　往哉生生　敢恭生生　生生自庸

彬謂易大傳生生之謂易蓋取變化不窮之義周官太宰以生萬民注生猶養也與大傳天地之大德曰生義同重言之則曰生生莊子大宗師生生者不生釋文引崔譔注常營其生爲生生凡滋生謀生安生樂生遂生之類皆可謂之生生矣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彬謂猶曰厥心違怨厥口詛祝也

恭承天命

彬謂上文承汝俾汝承持也

微子我祖厎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彬謂上下猶言前後馬融注下下世也詩下武維周鄭箋下猶後也詳見下

卿士師師非度

馬融注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彬謂東

京賦百僚師師薛綜注百僚謂百官也師師謂相師法也班固漢書敘傳高平師師惟辟作威鄧展曰師師相師法也韋昭曰相尊法也蓋百僚師師盛世之師效也卿士師師非度亂世之師效也

小民方興

彬謂方猶並也爾雅天子方舟郭注方並也費誓蠢茲淮夷徐戎並興

今爾無指告予

彬謂六字句史記微子世家引作今爾無故告予王肅注無意告我也

史記周本紀引逸泰誓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注動逆天地人也孔氏正義三正三統也周以建子爲天統殷以建丑爲地統夏以建寅爲人統也後漢書郎顗傳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章懷太子注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曰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世之際會也

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詳見上威侮五行條下

洪範土爰稼穡

彬謂漢書五行志引此文師古曰爰亦曰也方與上文一例小顏說得之

以爲天下王

彬謂王之言往也言爲天下所歸往也上言天子作民父母則爲天下君意已見

彊弗友剛克

彬謂友親也與彊猛親近者宜以剛克之與和

順親近者宜以柔克之弗辭也弗友猶言友也

惟辟玉食

彬謂漢書敘傳侯服玉食敗俗傷化張晏曰玉食珍食也通鑑一百三十六齊齊州刺史韓騏麟上表曰工商之家僕隸玉食胡三省注曰玉食珍食也

金縢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鄭注丕讀曰負是也又曰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彬謂如此言

是公以武王之疾歸過于三王非請命之意也

白虎通曰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而復子之也蓋負抱也有鞠育之義責任也言王有子民之任于天知天心仁愛斯民必不忍王疾弗瘳乃呼籲以禱冀三王之矜憐而或恕之也方與周公請代意合不以天子之辭而以諸侯之辭言者謙也

予仁若考

史記魯世家作予旦巧彬謂表記辭欲巧鄭注

考巧仁若考猶孟子之言仁且知多材多藝必當時稱頌周公者有斯言故孔子亦言周公之才之美也

無隊天之降寶命

彬謂寶讀如子孫保之之保古鐘鼎文或作永保或作永寶是保寶古字通

大誥弗弔

彬謂弗弔猶言不淑雜記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左傳天作淫雨害於粢盛如之何弗弔詩不弔昊天並同葢淑訓善弔亦訓善左氏襄十四年傳有君不淑注淑善也

予不敢閉於天降威用　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彬謂閉塞也壅過不行之謂天降威為句即指卜辭而言觀下文天降威知我國有疵之言可見用以也以武王所遺之寶龜紹天明欲以繼天之明命下文云天興我小邦周武王惟卜用又曰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卜用二字連文

則指寶龜言審矣即命曰三語皆卜人之辭越茲蠢果於此蠢然動也

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

彬謂予翼連上之辭猶臯陶謨之言汝翼獻賢也翼輔也言民之獻者十人為我之輔助不曰翼予而曰予翼文偶倒爾或曰謙辭于往也予輔以往而輔武王所圖之功凡成王之事皆武王之事故下文言不可不成乃圖功予不敢不極卒圖事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葢不徙制

禮作樂之謂或稱武王或不稱武王猶詩稱湯曰武湯古帝命武湯亦曰武王武王載旆其義一也

大誥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士御事綏予

彬謂義者宜也宜爾邦君多士之安予也

無毖于恤

彬謂此承上不卬自恤而言無毖毖也言當戒愼于所憂恤以成武王之功

天閟毖我成功所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　酒誥厥誥毖庶邦庶事越少正御事　汝劼毖殷獻臣

汝典聽朕毖

彬謂毖愼釋詁文然其義未盡釋言誥誓謹也則謹愼與誥誓近毖之訓愼亦與誥誡相近天閟毖我成功所密戒我之成功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誥戒庶邦庶士少正御事也汝劼毖殷獻臣戒謹殷之賢臣也汝典聽朕毖言康叔亦常聽朕之教戒也王懷祖先生曰廣雅云愼敕也愼與敕同義卽是戒愼之愼又爾雅誥誓謹也郭注云皆所以約勤謹戒衆今本勤誤作勸依宋本改周官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二曰誥則謹字自是謹戒之義非謂謹愼也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武王大命

彬謂十二字作一句讀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彬謂此數語最爲難解以鄙意測之兄考非父兄之謂兄古況字考成也友親也友伐厥子猶言親伐厥子勸勉也弗救之言救也上言武王得大命況乎功已成就雖在民養其可不勉而

救之乎下文誕鄰胥伐于厥室鄰近其辭與友伐厥子同義

經傳攷證卷第二

尚書下　　經傳攷證卷弟三

康誥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彬謂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句

宅心知訓

彬謂宅度也詩惟此王季帝度其心毛傳心能制義曰度下文亦惟助王宅天命宅亦訓度卽圖度天命之謂若作居字解則不辭矣

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

彬謂言汝之事惟宏王之應保殷民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

荀子富國篇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故君國長民者欲趨事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彬謂如荀說勑從力得聲若而也有與又同

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彬謂非汝封又曰一氣讀又與有同非錯簡也

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彬謂臬司句絕說文司字下臣司事於外者是司猶事也言陳是臬事而師殷罰之有倫者也下文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彝常也法也罰之所斷卽殷彝之有倫者語意正同

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孟子引此三語暋作閔憝作譈罔弗譈上有凡民二字僞孔傳集傳並以顛越人訓首句彬謂凡盜賊殺人未聞有顛越人趙邠卿注孟子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譈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此解甚確當取以補書傳

亦惟君惟長

君長當是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下文汝亦罔不克敬典方指康叔言

越厥小臣外正

彬謂此承上惟君惟長而言小臣外正皆其屬也小臣卽其家老外正當指鄉遂之大夫有地治者爲民司牧故曰外正

爽惟民迪吉康

彬謂爽卽不爽言不爽者惟民道之以吉則無不安也

未戾厥心

彬謂廣雅釋詁戾善也言由民心之不善故迪屢未同

爽惟天其罰殛我

彬謂爽卽不爽之謂惟天句絕

丕則敏德

彬謂敏德非周禮之敏德敏勉也疾也猶言王

其疾敬德

康誥明乃服命　君奭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汝明勗　明我俊民　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王懷祖先生曰明讀如芒亦勉也彬卽先生之言而推之明乃大服命勉我服命也厥亂明我新造邦言當永念天之固命以治勉我新造邦也汝明勗明勗皆勉也古人不避重複言勉以輔王猶詩言勉勉我王也明我俊民大不克明保享于民義並同

酒誥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

彬謂小子當卽指庶邦庶士古人親愛之詞率以幼稚稱周公稱成王曰小子同未在位稱康叔曰小子封是也詳見下孺子其朋條下正卽上文少正事卽上文御事

爾大克羞耇惟君

彬謂上言庶士有正謂一官之長大夫稱主有君臣之義能養老惟一官之長下文爾乃自介

用逸言取以自副乃所以逸也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皆承惟君言金仁山謂君字乃是周字之誤非是

祇保越怨不易

彬謂保猶任也

庶羣自酒

彬謂羣之言君也庶羣卽邦邑之長

梓材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彬謂自古王若茲監爲句上文王啟監下文若

兹監是其證

懷爲夾

彬謂爲之言作也始也言懷柔庶邦自近始

后式典集

彬謂集讀如左氏傳集人來定之集就也聚也言既以明德柔之又以常法聚之也

召誥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乃惟刑句刑如百辟其刑之之刑刑法也與洛誥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語意略同大雅所謂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也

洛誥來視予卜休恒吉

彬謂休字句絕觀上文兩休字可見視與示同言示王以所卜之休也

王肇稱殷禮

彬謂稱舉也殷盛也殷禮猶言盛禮鄭君乃謂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說甚迂曲

孺子其朋

鄭注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彬謂古人親愛之辭多以幼小稱之此孺子其朋孺子來相宅汝惟沖子小子同未在位檀弓舅犯曰孺子其辭焉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孺子其圖之左氏傳欒盈將叛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自謙之辭亦曰幼少予沖子惟予沖人弗及知惟朕小子其親迎尊敬之則曰伯叔天子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大夫則曰伯氏

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左傳伯氏而忘諸乎略舉數事明之

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彬謂正者官長之號父與甫同男子之美稱康誥惟厥正人孔氏正義正人若周官六十職正官之首洪範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胡朏明曰古者一官之長皆謂之正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五行之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稷爲

田正左傳虞思爲陶正滕侯爲卜正周禮天官之屬有宫正酒正此所謂正卿下文之師尹尹亦正也周公兹時欲致政歸老故戒成王如此言當篤厚順敘乃卿尹之官勿以我爲賢也彼無不如我者不敢廢王命故也猶傳所謂六卿之長皆民譽也

兹予其明農哉

彬謂周公爲國宗臣當復子明辟之後未必遽有歸老之心以訓詁求之明農皆勉也上文汝

乃是不蘉汝往敬哉乃所以勉成王兹則所以自勉也

公無困哉

彬謂漢書王莽傳公無困我水經注卷三十三呂忱曰濊水出蜀許愼以爲涐也水也王懷祖先生曰我哉濊濊皆以形近而譌

多士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彬謂釋詁秉拱執也是秉訓執持亦有共奉之義金縢植璧秉圭是也爲助也臯陶謨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論語夫子爲衞君乎鄭注爲猶助也史記屈原列傳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皆其證也君奭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臣之助也此言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民之助也

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

彬謂傳謂無不配天布其德澤是其澤上添布字方合殆非也其澤屬下讀其澤在今後嗣王言先王之澤至今未艾不意後王之罔顧也又

史記魯周公世家引帝無不配天者無其澤字

惟我事不貳適

彬謂貳讀如無貳爾心之貳

無逸君子所其無逸

彬謂古之君子多以在上位言之此君子當指成王與下文則知小人之依相對孔傳乃謂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固誤鄭君謂君子止謂在官長者亦未顯

舊爲小人

史記舊作久馬季長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幼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爲王久爲小人也彬謂馬傳是也王肅以祖甲爲太甲僞孔傳遂謂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皆非也上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豈高宗亦嘗有小人之行乎大人以位言則小人以無位言可知樊遲請學稼圃孔子以爲小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趙邠卿注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祖甲居民間久

故能知小人之依猶漢宣帝微時具知閭里奸邪政治得失也

惠鮮鰥寡

彬謂齊魯之間鮮聲近斯漢石經作惠于鰥寡斯于皆辭也漢書景十三王傳惠于鰥寡谷永傳懷保小民惠于鰥寡後漢書明帝紀懷柔百神惠於鰥寡三引書幷同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彬謂中與終同中身卽終身言自受命至終身享國五十年也經傳言五十多舉終身言論語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一作卒以學易此時孔子未必年未五十也孟子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舜年百有十歲終身之慕其非五十可知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彬謂訓若皆順也訓馴順本通非民攸訓非天攸若猶言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也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彬謂正與政同

君奭越我民罔尤違

彬謂尤違猶言過失

大不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彬謂此承上文而言上下卽指天與民言之過失前人光在家作一句讀不知天命不易作一句讀大誥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墨子引泰誓若日月之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遏止前人之光在家其不克顯于四方西土可知矣是其證

故殷禮陟配天

彬謂配天受天命爲天子非如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謂詩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皆指有天下者言之莊子天地篇堯問于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郭象注謂爲天子荀子大略篇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洛誥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於上下其自時中乂以天與民對言春秋繁露祭義篇曰爲人主者予奪生殺

各當其義若四官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大戴禮少間篇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作物配天成湯卒受天命乃遷姒姓于杞發厥明德順民心嗇地作物配天又曰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又曰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又曰卒反生福大德配天篇内四言配天則配天卽指更姓改物之事明矣故下文遂言多歷年所也

無能往來

彬謂無能能也往來卽指虢叔閎夭諸賢言之

丕單稱德

彬謂單盡也稱舉也言所以昭武王惟勉者亦盡舉有德之人在位也

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

彬謂呂氏春秋論人篇不可收也高誘注收守也此以誕無我責收爲句言無我責是乃我之責守也

偶王在亶

彬謂偶有次比之義與耦同亦輔也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

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彬謂其汝克敬句下文其汝克敬德王先生曰以猶與也言與予監于殷喪大否也

予不惠若茲多誥

爲孔傳訓惠爲順彬謂惠與慧同論語好行小慧鄭注魯讀慧爲惠今從古漢書武五子傳察

故王衣服言語踦起清狂不惠蘇林曰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惠曰清狂子不惠猶曰予未有知耳

多方惟天不畀純乃惟以多方之義民

彬謂惟天不畀句多士兩言惟天不畀又惟帝不畀純大也亦辭也當屬下讀觀下文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大不克開可見

立政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

彬謂宅度也

謀面用丕訓德

彬謂謀維也面向也嚮也言維向以訓德卽順德也則以度人茲乃三宅無奇衺之民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彬謂往當作狂史記宋世家引微子我其發出狂狂作往是其證桀德桀之德左傳桀有昏德是也下文其在受德暋馬季長注受德受所爲德弗作之言作也作爲也往任惟狂者是任下文是惟暴德罔後亦承此意言與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乃庶習逸德之人同於厥政先後一轍益立政一篇專指用人故其反覆告戒如此

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

彬謂此當作一句讀夏卽方夏中夏之謂言使我周有此方夏以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也

奄甸萬姓

彬謂奄撫也覆也撫治萬姓卽承上文受命言之

率惟謀從容德

彬謂爾雅謀心也言武王匪特不敢替文王之德已也其率循所行惟心乎文王之德得以受此丕丕基也

惟正是乂之

彬謂正卽士師之長惟正是乂則罔攸兼于庶獄庶慎可知矣惟有司之牧夫皆分其職者是正之屬也

顧命無壞我高祖寡命

彬謂此篇以顧命名篇正義謂將死回顧而爲此語非其實也馬鄭本自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禮記緇衣君子寡言而信以成其行鄭注寡當爲顧聲之誤也此寡字亦當讀爲顧卽取篇末二字名篇以題上事

呂刑苗民弗用靈

彬謂墨子作苗民否用練禮記緇衣作苗民匪用命練命令並一聲之轉經師所傳不同爾

天作元命配享在下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

元命猶言大命易文言傳元者善之長也配享在下作配在下猶言天立厥配受命既固也

罔擇吉人觀於五刑之中

彬謂十字一氣讀方與上文相貫

無僭亂辭

彬謂此與下文勿用不行相對僭過也差也亂辭糾紛難理之辭葢兩造互相攻詰各執一辭端緒紛繁是非易淆殊難剖決惟聽訟者心無差忒則無實者不得盡其辭推而行罰亦無不行之患矣

哲人惟刑

彬謂哲卽折哲人惟刑猶上言折民惟刑也

文侯之命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彬謂閔予小子嗣爲句造猶遭也造天丕愆猶言遭天降罰周頌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意正如此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彬謂嗚呼有績爲句績功也

秦誓民訖自若是多盤

彬謂此引古人用韻之文盤難艱皆韻語訖竟也盤與般同當取盤桓不進爲義此穆公喪師之後歎民生之多艱慨師徒之撓敗非帥師者之過乃用師之過故言責人易而受責難皆悔過之辭

附　釋大

尚書中凡言大者皆辭也辭者可有可無之謂

盤庚永敬大恤大誥爾多邦康誥四方民大和會天乃大命文王民情大可見時乃大明服大傷厥考心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造民大譽大放王命酒誥我民用大亂喪德爾大克羞耇惟君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洛誥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大惇典殷獻民多士天大降喪于殷大淫泆有辭予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朕作大邑於茲洛君奭大弗克恭上下亦大維艱監于殷喪大否多方我惟大降爾命乃大淫

昏乃大降罰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大不克開大淫圖天之命大動以威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乃不大宅天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大遠王命費誓汝則有大刑無大字皆可通惟大邑大戾等字不可作辭助不但此也丕亦訓大皐陶謨惟動丕應徯志盤庚王用丕欽民用丕變丕乃敢大言以丕從厥志予丕克羞爾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先后丕降與汝罪疾丕乃告我高后作丕刑于朕孫丕

乃崇降弗祥大誥弼我丕丕基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汝丕遠惟商耇成人梓材庶邦丕享召誥其丕能諴于小民丕若有夏歷年洛誥丕視功載公稱丕顯德多士丕靈承帝事無逸否則侮厥父母時人丕則有愆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君奭丕承無疆之恤在讓後人于丕時多方罔丕惟進之恭立政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嚴惟丕式用丕式見德丕乃俾亂文侯之命嗣造天丕愆無丕字皆可通不但此也誕亦

訓大盤庚誕告用亶汝誕勸憂大誥誕鄰胥伐于厥室肆朕誕以爾東征康誥誕受厥命酒誥誕惟厥縱淫佚于匪彝誕惟民怨梓材誕保文武受民多士誕罔顯于天誕淫厥泆君奭誕無我責多方有夏誕厥逸誕作民主康王之誥誕受美若無誕字亦可通生民之詩誕彌厥月以下誕字八見皆辭也又推廣言之洪宏皆大也盤庚用宏茲賁洛誥宏朕恭多士惟爾洪無度多方洪惟圖天之命洪舒于民顧命宏濟于艱難無宏洪字皆可通

又如純亦訓大君奭天惟純祐命亦惟純祐秉德文侯之命侵戎我國家純無純字亦可通淫亦訓大召誥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費誓今惟淫舍牿牛馬皆詞也至毋無罔弗勿等字可以爲無可以爲有解經者不知爲詞助泥于一字之義輒如治絲而棼知其爲辭則經之可通十六七矣作釋大

經傳攷證卷弟三

周南關雎琴瑟友之

毛傳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爲友彬謂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廣雅釋詁友愛親也左氏昭六年傳人亦於汝何有杜注言人不能愛汝也友之之友亦當以相親爲義

左右芼之

傳芼擇也正義引釋言曰芼搴也某氏曰搴猶拔也呂氏讀詩記引董氏曰芼熟而薦之也傳

曰芼以薑桂自是始爲異義毛鄭詩攷正申之曰芼從艸毛聲菜之亨於肉湆者也芼之言用爲鉶芼昏義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內則雉兎皆有芼是也彬謂芼之之芼仍當從爾雅毛傳爲義荅流之采之芼之皆一時事不得分先後也如戴君說則左右二字不辭甚矣

葛覃維葉莫莫

彬謂莫莫萋萋廣雅釋訓皆曰茂也毛傳釋萋萋爲茂盛釋莫莫爲成就之貌因下文有爲絺

絡之事而言望文生義非也

卷耳采采卷耳

彬謂蒹葭傳蒼蒼盛也萋萋猶蒼蒼采采猶萋萋蜉蝣采采衣服傳采采衆多也是采采亦茂盛之貌

召南甘棠蔽芾甘棠

毛傳蔽芾小貌彬謂此取爾雅芾小也之訓以詩義求之殊不然釋名肺勃也言其氣鬱勃也說文市草木盛市市然廣雅釋訓芾芾茂也風

俗通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傳肺肺猶牂牂也牂牂然盛也市肺沛芾音義並同蓋取鬱勃盛長可以庇蔭也我行其野蔽芾其樗亦取其能庇覆之義故召伯聽訟止舍其下後之人見其覆蓋陳壽三國志蜀先主傳先主舍有桑樹高五丈餘望之亭亭如小車蓋輒思召伯之德于不衰若豫章初生可抓而絕何必戒以勿翦伐乎

勿翦勿拜

箋拜之言拔此與上伐敗聲義並同本無可疑唐施士丐創爲新說謂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讀詩記從之穿鑿甚矣

騶虞

彬謂戴氏東原主許叔重五經異義載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射義所謂樂官備也嚴華谷詩緝已見及此特後出者徵引更詳耳攷賈誼新書禮篇引此而釋之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人翼五豝以待壹發所

以復中也是漢初已主是說

邶柏舟汎彼柏舟

彬謂說文汎浮貌又泛浮也又芝字草浮水上也合諸說觀之可知汎字之義

耿耿不寐

彬謂說文儆戒也廣雅耿耿警警不安也毛傳以儆儆訓耿耿正言其因戒懼而不寐也同聲同訓

雄雉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彬謂百爾猶言都凡也不知德行當知德行也
德行卽下文不忮不求之謂
北門政事一埤益我
彬謂一辭也一埤益我猶言埤益我詳見書今予命汝條下
新臺燕婉之求
彬謂燕婉與凱風之睍睆同毛傳睍睆好貌檀弓華而睆大夫之簀與鄭注睆好貌說文燕一作䁙

鄘牆有茨不可詳也
彬謂詳韓詩作揚廣雅揚說也
不可讀也
毛詩讀抽也箋抽猶出也彬謂廣雅釋詁二讀猶說也
載馳誰因誰極
彬謂因讀如因不失其親之因儀禮喪服與因母同注因猶親也
鄭大叔于田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毛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彬謂磬控縱送皆雙聲疊韻今人猶謂馳馬爲磬控
唐葛生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鄭詩攷正曰既言其夫今不在此又言誰與非義也誰與獨處亦不辭與當音餘誰與獨處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彬謂戴君說善矣玩此詩予美二句爲句中韻美與此韻與與處韻言予美則亡此矣在此者誰與獨處而已反覆嗟

歎所謂繁音促節也
采苓人之爲言
正義人之爲言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彬謂沔水民之譌言大雅民之訛言說文作民之譌言爲僞訛譌古通用沔水讒言其興書盤庚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皆所謂訛言也
小雅斯干秩秩斯干
傳秩秩流行也彬謂爾雅釋訓秩秩清也與下

幽幽訓深遠對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彬謂如與而通竹苞松茂當指南山所有者言以興起兄弟之式好非況作比喻之辭

大人占之

彬謂大人疑卽太卜之職周官太卜下大夫一人掌三夢之法

節南山有實其猗

彬謂猗美也 詳見下

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彬謂勿罔罔也勿無之言有也夷常也易也已終也廣雅成也言平易其心迺能終竟其事也勿罔君子罔君子也無小人殆小人殆也則無膴仕咸膴仕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凶

彬謂傭韓詩作庸常也鞠毛傳訓盈疑當訓窮鞠凶與大戾對文訩與凶同咎也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彬謂鄭氏箋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固謬王肅言政不由王出亦得之而未盡也詩之末章以究王訩方歸咎幽王此承上文誰秉國政而言皆責師尹與上弗躬弗親弗問弗仕一氣貫注蓋幽王之暴虐由於委任大師而尹氏之罪又以委政於羣小凡國之疵民之病悉無關于當軸者之心而崇信姦回屏黜正士遂至罔君子而近小人事無鉅細聽於瑣瑣之姻亞卒

至殘民以逞而辛苦墊隘天下阽於危亡而莫之省憂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彬謂從來小人執政柄凡權勢所在未有不相傾相軋者及人主委任已專翕然附和三代以後覆宗絕祀鮮不由此追觀詩所刺譏則其來久矣

式譌爾心以畜萬邦

彬謂詩中雖究王訩終章猶冀王心化而爲善

庶可以畜萬邦忠厚之至也

正月癙憂以痒

彬謂雨無正鼠思泣血箋鼠憂也爾雅釋詁癙病也經典釋文引孫炎注癙者畏之病也舍人注癙心憂憊之病也

憂心惸惸

彬謂爾雅釋訓惸惸憂也釋文惸本或作煢張平子思元賦何孤行之煢煢兮李善注煢煢獨也

念我無祿

彬謂曲禮曰短折曰不祿大戴禮四代篇大夫曰不祿左氏傳無祿寡君即世通典引石渠禮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佗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戴聖對曰君死不葬曰不祿則不祿乃尊卑之通稱此言民之無祿陳氏所謂猶言不幸也非不得天祿之謂

于何從祿

彬謂從就也祿善也言於何時而獲就善乎引起下文後漢書郭泰傳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但不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即此詩之義也

侯薪侯蒸

彬謂周官委人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注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

旣克有定靡人不勝

彬謂此言人定則能勝天非天之果能勝也葢天命無常未有不仁愛斯民而欲止其亂使人君有反正之機遇裁而懼側身修行則天心亦

回而嚮之矣有皇上帝豈有所憎惡于其間哉

謂山葢卑爲岡爲陵民之譌言乃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彬謂山本高而謂之卑二語即民之譌言也懲讀如荆舒是懲之懲言雖聞譌言而莫之懲也召故老訊占夢對文周官致萬民而詢之一曰詢國危是也葢是時主昏政亂而朝廷未嘗無人況天變著於上譌言興於下一二老成典型亦或聚族而謀冀有嘉謀之入告無如相習成

風阽危亡而莫省君若臣子智自雄如燕雀處堂不知大厦之將覆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

彬謂此與上章文勢相類謂天四句言宇宙甚寬而危疑交迫側身無所維號不敢不局不敢不蹐之言於衆深切著明有條不紊庶幾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奈何今之人智詐漸毒而虺蜴爲心乎

乃棄爾輔

彬謂左氏僖五年傳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呂氏春秋權勳篇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高誘注車牙也輔頰也易咸其輔頰舌三者有相需之義陸氏釋文引馬注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攷工記牙也者以爲固抱也有頰之象下文無棄爾輔員于爾輔可見輔與輻之交須闕一不可者也

員于爾輻

彬謂員與隕同言無棄爾輔恐隕于爾輻也

十月之交噂沓背憎

彬謂屈原天問天何所沓王逸注沓合也言小人之情聚則相合背即相憎杜子美詩所謂當面輸心背面笑也

悠悠我里

傳里病也箋居也彬謂里與思同訓悠悠我里猶言悠悠我思耳

雨無正不駿其德

史記引堯典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索隱曰訓順也彬謂駿與訓同書之俊德詩之駿德並通馴順也大雅應侯順德是其證 詳見上

莫肯朝夕

彬謂左傳朝夕獻善敗于寡君又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士冠禮元端元裳黄裳雜裳可也鄭注此暮夕于朝之服賈疏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云暮夕者無事亦無夕法若夕有事須見君

則夕故傳曰子革夕子我夕皆是有事見君非常朝夕之事也

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彬謂上文旣哀其不能言匪舌是出不當以出言訓凡屈絀等字皆從出得聲竊疑出字亦同聲同義方與上下文一貫

小閔謀猶回遹

彬謂謀猶回遹皆雙聲疊韻字謀猶字凡三見其單言謀者謀之其臧謀之不臧如匪行邁謀如彼築室於道謀是也其單言猶者不我告猶哀哉爲猶匪大猷是經是也此發端二語實一篇之大指言之重詞之複皆反覆申明歎息痛恨於國維之不振將不知所屆也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彬謂匪彼也猶言如彼行邁則靡所臻與下如彼築室於道謀語意略同

匪大猶是經

彬謂經行也謂舍大道而不行

小宛人之齊聖

彬謂左氏文二年傳子雖齊聖杜注齊肅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箋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黙存者焉彬謂此說非詩意也高山深泉以喻君德言人君尊嚴若神臨朝淵穆如山之高如泉之浚一嚬一笑不以假人則宵小之窺伺自無緣而入如是而言不妄發發必當理雖耳屬于垣亦有以弭其隙彼讒諂之蔽明何因而至乎

巧言匪其止共維王之卭

彬謂相鼠人而無止箋止容止也共韓詩作恭匪彼也言彼小人容止之恭適足爲王之病而已

蛇蛇碩言

彬謂孟子人將曰訑訑趙岐注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蛇蛇與訑訑古字通

旣微且尰

傳骭瘍爲微腫足爲尰彬謂旣微且尰喻讒人居卑賤之地非必眞有斯疾猶新臺之刺衛宣公爲蘧篨戚施也

何人斯爾之安行

彬謂安緩也戰國策安步以當車後漢書崔駰達旨縶余馬以安行郎本此詩章懷太子注安行不奔馳也

我心易也

彬謂易平也

大東不以服箱

文選思元賦李善注引不可以服箱

楚茨禮儀旣備鐘鼓旣戒

彬謂戒亦備也互文以見義

甫田攘其左右

彬謂曲禮左右攘辟鄭注攘却也或者攘古讓字當取以詁此攘字毛鄭詩攷正迺謂攘爲援袂出臂恐嘗其旨否不須若此

賓之初筵矧敢多又

彬謂又猶侑也

隰桑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彬謂難與那同桑扈受福不那傳那多也說文引詩作受福不儺萇楚猗儺其枝單言之曰那曰難重言之則曰猗儺猶下文其葉有沃單言之曰沃曰沃若重言之則曰沃沃也

何草不黃獨爲匪民

彬謂匪彼也與四月先祖匪人之匪同

經傳攷證卷第四

毛詩下　　經傳攷證卷第五

大雅文王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傳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箋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彬謂書言丕顯丕承詩言不顯不承其義並同丕訓大大亦爲詞助凡詩書中言丕丕言大者皆辭助詳見上釋大丕不通不亦辭也下文不顯亦世卽其證

不顯亦世

彬謂不顯卽丕顯亦與奕同奕大也

厥猶翼翼

彬謂翼翼盛滿也楚茨我稷翼翼

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傳無念念也彬謂此爾祖指殷先哲王上言殷之助祭者服黼冔之服今爲王之藎臣則當念爾祖矣下文詳之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彬謂言殷士之宜念爾祖亦惟修其德而已蓋修德則克配上帝而受天命孟子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殷之未喪師四語反覆諄切陳戒成王歸于鑒殷而告以天心之不假易也益此章大指以文王造周而言首章述文王之德神靈首出在帝左右次章言文王所以受命由其勉于令聞也唯令聞休美故本支百世克生王國四章言不獨文王孫子卽有商孫子莫不臣服此章遂言峻命不易以示戒末章極陳文王之德足以膺天命而孚萬邦也

大明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彬謂此詩以天命發端首二語卽求其端於天明明在下猶言天監在下也赫赫在上猶言臨下有赫也若言文王之明明德著見於天則下文天難諶斯不能一氣貫注矣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傳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箋申其意言天之意難信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以其爲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彬謂此詩言天命文武佑啟有周溯其王業之所

由興匪特王季之勤王家也葢實由毋德焉徽音克嗣源遠流長不應近舉亡國之君發凡起例反覆思之此承上天命難諶王位之不易保而言古者讀殷聲如衣挾方言廣雅護也輔也郭璞注方言扶持將護不挾之言挾也言天位依于適子使之扶持而安全之文王因之以受方國猶召誥所謂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晏子亦言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也

維德之行

彬謂行列也維德之行猶言德與之齊等所謂天立厥配受命既固也

緜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彬謂柞棫拔矣拔如大木斯拔之拔皇矣松柏斯兌傳兌易直也晉語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昭注喙短氣貌此言木拔道通徑路坦夷混夷不得憑恃險阻唯有疾馳而去耳葢氣實爲之奪也

旱麓干祿豈弟

彬謂猶言求福不回

皇矣此維與宅

宅傳訓居義反迂曲彬謂宅即度也言天睠焉西顧維此爲帝所度所謂簡在帝心與有虞殷自天帝度其心義並同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彬謂串夷即昆夷箋說得之作之屏之以下謂岐周地多險隘樹木刊除固然而未盡也作之八語言辟除道路翦伐榛蕪以興起德之既修

凡蠻夷異類之不率化者莫不望風遠遁帝遷明德猶孟子所謂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也昆夷之人相與攜持而去載行也載路程氏曰猶滿路也

文王有聲以燕翼子

彬謂燕翼讀如左氏傳余翼而長之之翼翼覆也生民鳥覆翼之

生民以弗無子

彬謂弗字之義箋說爲長許白雲曰弗無之爲

有也不辭甚矣

履帝武敏

彬謂此當如毛讀蓋敏與祀止子爲韻

居然生子

彬謂史記周本紀有朞而生子之文檀弓曰何居鄭注居讀如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居然猶朞而也

卷阿俾爾彌爾性

彬謂彌益也箋訓終則與酋複

板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彬謂說文泄字下注多言也毛傳憲憲猶欣欣憲亦讀爲軒軒與掀同舉也凡稱舉稱揚皆憲憲之義爾雅憲憲泄泄制法則也此言天之方難無徒欣欣然自得天之方蹶無爲多言妄發蓋慕改制之名必有變道之實故下文專以言詞言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彬謂懌與斁同猶口無擇言之擇敗也莫如求民之莫亦與瘼通病也蓋輯與懌相反洽與莫相反言辭善則民獲益辭不善則民受其害也四語承上意而申言之玩下數章可見

价人維藩

彬謂价與介同大也此與下文大師大邦大宗一例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則价人諸侯也大師大衆也大邦猶言友邦冢君蓋近畿内之國如左氏所言晉鄭焉依也

蕩文王曰咨咨汝殷商

彬謂殷商卽指厲王詩人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杜子美詩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庶幾得風人之義

曾是彊禦曾是掊克

彬謂曾猶乃也孟子爾何曾比予於是趙岐注何曾猶何乃也王懷祖先生曰彊禦雙聲壯盛貌掊克疊韻方言掊深也釋名克刻也孟子掊克在位趙岐注掊克不良之人

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内

彬謂義猶善也言所執持者善類則彊禦者憤懣不平生心怨望内入古通用益君子小人不並域而居而媢疾之臣尤甚既惡秉正嫉邪之人俾不得恣於民上於是植黨營私多方讒說外則散布四國之流言内則深文而巧詆故賢人君子不幸際昏亂之朝未有不爲小人所中者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彬謂無之爲言有也背者違戾側者傾邪言由

爾德不明惟是回邪反側之人當陪貳卿士之任猶上文彊禦與掊克對文在位與在服對文此則背與側對陪與卿對

天不湎爾以酒

彬謂猶言湎爾以酒

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傳揭見根貌彬謂揭廣雅釋詁舉也乃揭之本義也毛傳緣辭生訓耳詩人以木之顛沛喻國之阽危如木之顛仆而揭然將舉雖枝葉扶疏

而本根一蹶不起雖欲扶持而安全之終難以復振也

抑四方其訓之

彬謂訓順也尚書克明馴德五品不遜史記引並作訓

告之話言

彬謂話言經典釋文引說文作話言詁故言也

桑柔倉兄填兮

傳倉喪也兄滋也彬謂倉兄疊韻卽倉皇也

民靡有黎

彬謂詩言黎民多矣不必訓齊民也民靡有黎承上靡國不泯而言當卽靡有黎民耳猶所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也

民之貪亂

彬謂言民之欲亂已久乃復爲暴虐之行以迫促其民乎

征以中垢

彬謂中垢猶中冓夜也故傳以闇冥解之

崧高戎有良翰
彬謂民勞箋戎猶女也指宣王而言猶上章言維周之翰也
韓奕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彬謂幹不庭方言庭方也蓋爲屏爲翰以直道輔助其君如是
江漢告于文人
彬謂文人疑卽文王告謂告于文王之廟古者受命于祖凡發爵慶賞必于宗廟行之尚書予

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堯典受終于文祖皆告於祖廟之義不曰文王而曰文人何也曰文王之稱文人猶武王之稱甯人也
作召公考
彬謂作始也自父以上皆曰考召公當指召康公猶言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
常武南仲大祖
毛鄭詩攷正謂文王之臣不聞有南仲彬謂古書經秦火不見於世者多矣安得以今之經傳足蔽周以來之事實乎以所見證之周書克殷解有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又乃命南宮百達遷九鼎三巫楊用修疑南宮忽卽八士之仲忽南宮百達卽八士之伯達安知南仲非南宮氏之裔邪南宮氏之子稱南仲猶南宮縚之稱南容也
瞻卬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
彬謂此言小人陰賊險很性情無常孫叔然曰忒變雜不一是也背違也戾也蓋讒說之人其

譖於始也未嘗不漸漬易入及窮竟其事靡不與所言相反是豈究之未極乎亦不知何者爲所作之慝也
舍爾介狄
彬謂狄與翟同介狄大狄也當指犬戎言
不弔不祥
彬謂不弔猶言不淑雜記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與不祥同義箋說太迂曲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

優傳訓渥箋訓寬彬謂優與賢近當訓多訓勝

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彬謂此承上昊天而言言天心仁愛人君未有不欲其嗣守厥後者況皇祖有靈方賴其圖維厥終保艾爾後而救之毋俾隕越以作神羞也後指幽王

召閔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彬謂此承上文而言彼尸位素餐之人曾不知其玷缺而委任之而戒慎恐懼不敢偷安者反

貶其位而不用也

周頌我將既右享之

彬謂右與侑通

思文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箋率循育養也蘇氏曰率育徧養也彬謂時夏指中夏言后稷貽我來牟之種帝命徧養無有疆界之分悉陳于中夏也

振鷺以永終譽

彬謂終與衆通衆譽卽指在彼在此者言之

雝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彬謂右侑也

閔予小子陟降庭止

傳庭直也箋申之曰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彬謂以直道美文王義甚迂迴陟降庭止猶言陟降在庭耳止辭也大雅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訪落之陟降厥家敬止之陟降厥止文勢並相類

訪落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

毛傳判分渙散也彬謂卷阿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蓋以廣大釋伴有文章釋奐皆緣辭生訓非經之本義也判渙卽伴奐伴奐優游疊韻故箋以自縱弛之意解之此乃成王始朝于廟之詩於乎悠哉歎美昭考德之悠遠也朕未有艾言已年少嗣位未嘗歷試也將且也就從也猶圖也將予就之猶言且欲從之以徐圖優游休息之道亦非自縱弛之謂也

般於皇時周

彬謂皇美也大也

魯頌泮水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彬謂孝之爲言效也言魯侯之信文信武乃所以昭明感格于烈祖也凡其所行無非效法烈祖者自求伊祜卽自求多福也

淑問如臯陶

彬謂廣雅釋詁淑清也猶呂刑言皇帝清問下民

商頌那猗與那與

彬謂漢書武帝紀猗與偉與師古曰猗美也偉大也言美而且大也與此詩相類傳訓那爲多則此猗字亦當訓美

元鳥方命厥后

彬謂此承上文而言亦帝命也非四方諸侯無不來服之謂

受命不殆

彬謂殆疑與怠通受命不殆卽不敢怠遑之謂

長發苞有三蘖莫遂莫達

傳蘖餘也彬謂苞當如實方實苞之苞蘖萌生也盤庚若顛木之有由蘖孟子非無萌蘖之生焉馬融書傳曰顛木而肄生曰枿枿與蘖同顛木而發三蘖則勃然其不可禁矣故曰莫遂莫達莫遂遂也莫達達也

經傳攷證卷弟五

禮記

曲禮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彬謂此言致事之臣問於它國若石碏使告於陳之類

行役以婦人

彬謂成十五年公羊傳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休注引此作行役以婦人從語意尤備

將上堂聲必揚

彬謂劉向列女傳鄒孟母曰將入門問孰存所

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此必七十子之微言記禮者各識所聞遂與向言有詳略也

視瞻毋回

彬謂回邪也毋回猶言毋淫視非不爲回轉之謂

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正義曰不云姪及父惟云兄弟者姪父尊卑殊禮不嫌也彬謂孔說非也禮小功以下爲兄弟兼從父從父昆弟言之

獻米者操量鼓

彬謂廣雅釋器斛謂之鼓左傳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鐵注石四謂之鼓管子地數篇民自有百鼓之數者不行注鼓十二斛

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史記萬石君列傳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是其事又劉向列女傳衛靈公夫

人曰妾聞下公門式路馬後漢書張湛傳亦曰禮下公門軾路馬

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彬謂此應從陳氏說御卽爲人御鄭注御猶主也意太迂曲且與下典謁複

檀弓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

彬謂何休公羊傳注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鄭君曰文之立武

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注立孫曰據周禮是用何氏義也

遂命覆醢

彬謂古者食必有醬皆兼醢醢言之儀禮正饌有葅醢則每食有醢明矣孔子聞子路之故適食坐設醢故不忍食也

末之卜也

彬謂末之句論語末之難矣亡之命矣夫曾子曰微與語意略同古者師行卜右僖十五年左氏傳卜右慶鄭吉是也此言卜之不吉非言卜國之無勇也

畏

盧植注畏者兵刃所殺也王肅曰犯法獄死謂之畏爾雅曰畏刑者也通典八十一白虎通德論畏者兵死也彬謂畏威也故先儒皆以兵死釋之陳氏集說乃謂畏懼而死謬矣

行道之人皆弗忍也

彬謂行道之人猶言行路之人秦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

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彬謂觀曾子啟手啟足之言可見聖賢兢惕之心至死無時或釋子張此言則與易簀時氣象大不侔矣此張之所以爲張也與

疑汝於夫子

彬謂疑儗同儗比也周官司服爲大夫士疑衰鄭氏注疑之言擬也是疑亦通作擬史記李斯列傳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漢書高祖本紀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無上下之分食貨志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注疑讀曰儗儗比也文三王傳儗於天子師古曰儗比也李蕭遠運命論子夏退老于家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尤一切證

疇昔之夜

彬謂爾雅釋詁疇孰誰也釋訓誰昔昔也詩墓門朱子集傳誰昔猶言疇昔也

其動也中

彬謂中猶得也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注故書中爲得

有無惡乎齊

彬謂此卽孟子後喪踰前喪之説觀孔子答語可見

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

彬謂情實也言居喪作僞使人疑其無哀戚之實也

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彬謂墟邱也與虛同此言過墓生哀入廟生敬廼人心之自然感物而發情動於中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鄭君注墟毀滅無後之地太膠固矣

王制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

彬謂養亦畜也此卽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之義公家言不畜大夫言不養亦互相備

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彬謂賈誼書作三十歲之通而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子備位而食日舉以樂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彬謂此君子以位言之不徒行猶論語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不徒食謂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之類

月令毋肆掠

鄭注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肆之三日彬謂淮南時則訓作毋笞掠高誘注呂氏春秋曰肆極掠笞也合上下文觀之高注爲允

舉長大

淮南時則訓作舉孝弟

挺重囚

鄭注挺猶寬也彬謂章懷太子注後漢書挺猶

緩也高誘注淮南呂覽並同

律中黃鍾之宮

正義引蔡氏熊氏說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爲候氣歙儒江慎修主其說彬謂蔡氏熊氏是也黃鍾九寸爲最長濁律主十一月之氣不得複言於長夏之後漢書律歷志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於黃鍾之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又曰龠其狀似爵其

圜象規其重二鈞聲中黃鍾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聲中黃鍾覆斛亦中黃鍾之宮宮爲君也臣瓚曰仰斛受一斛覆斛受一斗故曰反覆焉是黃鍾之宮不得同於黃鍾最長之律之證不别製律而曰黃鍾之宮何也宮之言中也半也黃鍾之宮猶言黃鍾之中黃鍾之半云爾

順彼遠方

呂氏春秋順作巡彬謂秦嶧山碑親巡遠方是其證

審斷決獄訟

呂氏春秋審斷連上視折爲文陸氏釋文亦曰審斷一讀絕句決字下屬

曾子問反葬奠而後辭於殯

鄭注殯當爲賓聲之誤也彬謂反葬既奠無暇告賓若告殯以將葬自是應行之禮正義援既夕禮爲言恐非其義

禮運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鄭注假大也是謂大大也彬謂大大不辭假當

是嘏福也大善也大假猶言善福

非意之也

鄭注意心所無慮也彬謂廣雅無慮都凡也猶今人言大槩或模量也正義乃謂無慮猶言慮無引左氏傳前茅慮無爲證又一說謂心無所思慮疏矣

醆斝及尸君

彬謂君字疑衍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

彬謂苑與鬱同小雅我心苑結毛傳苑猶屈也積也

山出器車

注器若銀甕丹甑也孔疏謂援神契文不言車又引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小車垂鉤注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採治而自圓也彬謂司馬相如子虛賦象輿婉僤於西清裴駰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山出象輿瑞應車記雜出於漢人之手疑瑞應車即器車之類與

禮器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

彬謂通典羔豚則薦新之禮太牢則時祭之禮也

下大夫六

彬謂何休桓三年公羊傳注曰士二疏曰下大夫夫以上禮器文士二何氏差也

德發揚句詡萬物

我戰則克祭則受福

彬謂此孔子自任之辭鄭注我我之知禮者也正義乃言君子務在謙光不應自言祭祀受福之事非也

不善嘉事

鄭注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彬謂此特泛言之非專指一事記曰昏禮不賀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故三月告廟是因事而致祭非善嘉事之謂也

郊特牲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彬謂賈誼書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爲主人禮也語意尤備

水草之和氣也

詩既醉毛傳引此無氣字

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

詩既醉傳引此作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

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

盧氏讀臭鬱合鬯爲句彬謂盧說是臭字以氣言猶孟子言鼻之於臭也上文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其義正與此相發

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鄭注后君也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一事釋文引盧植說王天子也彬謂后王當兼天子諸侯言

不友無禮於介婦

彬謂不友承上毋怠言之於舅姑之使毋有懈

惰且不親友或無禮於介婦也皆謂冢婦下文方及介婦若言介婦無禮則於字無著

折稌

金壇段氏若膺曰折當是析之誤析同淅汰米也陸云之列反非

亦微其禮

鄭注微其禮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彬謂此說非也微其禮者謂其禮簡略無執醬執爵之文五帝但法其德行三王禮意彌殷故有乞言若如鄭說是無恭敬誠慤之意以將之非至治之世也

以與稻米爲酏

金壇段氏曰經文酏字本作餰周官醢人注引內則正作餰字賈疏引雜問志云內則餰次糁又云內則有餰無酏周禮有酏無餰明酏餰是一故破酏從餰也據此足知內則作餰周禮作酏注內此酏云者自指周禮而淺人誤會以改經文

玉藻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彬謂經傳凡言前後與上下通言之樂記行成而先事成而後鄭注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此言前後卽上下之謂

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

鄭注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君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陳氏集說舉杜洩葬叔孫一事爲證彬謂非也上言君賜車馬衣服卽賜之乘

服者此雖受賜未命之乘服故別上文言之且語意一貫無由知爲受賜於天子也

此孝子之疏節也

彬謂此合上文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而言是乃子道之常非有奇偉過人之行鄭注言非至孝旋引文王色憂以證色容不盛語本無病正義乃謂孝心不篤失其旨矣

立容辨卑無讇

彬謂辨當主分辨言石梁王氏謂立容以下不

主軍旅其實自言容以下皆非戎事也

少儀不貳問

彬謂貳疑也讀如詩無貳爾心之貳此與下文問卜筮爲發端記文偶倒爾江氏慎修疑脫卜筮二字非也

侍坐弗使

彬謂弗使言侍尊者之側每事必躬親之不當使人也

不執琴瑟

彬謂君子無故不撤琴瑟主賓相見操琴瑟以往者其常也惟侍坐於尊者則不敢

燕則有之

彬謂東都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謂之宴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

鄭注車有新舊也彬謂車乃器用不可以齒言服車卽指駕車之馬不言馬者連上乘馬爲文蓋馬有兩服兩驂舉服以該驂也

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彬謂此指小學言下文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方指大學之教皇氏說是也合之得二十五年蓋四十强而仕故强立不反謂之大成化民易俗近悅遠懷非有地治者不足以當之舊說三年五年卽中年攷校之事非也

又按尚書大傳古之帝王必有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

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見大義焉下文言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十八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鄭注大節大義謂博習盡誠也彬謂人之資稟不同故進學之先後遲速差異汎言之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以中材言也早成者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以生質之粹美者言卽學記所謂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也

不陵節而施之謂孫

彬謂說苑建本篇作不凌節而施之謂馴孫馴古字通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漢書郊祀志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太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又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譚奏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位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彬謂燔柴四句在今祭法祭天於南郊就陽位也在今郊特牲無祭地以卜

之文似郊祀志所引語意尤完備葢羣儒各記所傳故文不同爾

官師一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鄭注凡鬼者薦而不祭官師中士下士也庶士府史之屬彬謂蔡邕獨斷云上士二廟一壇考廟王考廟亦四時祭之下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所謂祖稱曰廟者也府史以下未有爵命號爲庶人及庶人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竊疑蔡以上士當下大夫以下士當祭法之官師號爲庶人之庶人當是庶士之訛庶人指庶民之不在官者語意尤備

祭義形諸色而術省之

鄭注術當爲述聲之誤也彬謂術當爲遂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

坊記履無咎言

彬謂履當從毛詩作體洪範公曰體王其罔害祭義禮者體也

中庸斯昭昭之多

彬謂四多字皆言積小至大從微至著乃不言少而言多者字無達詁猶亂之訓治臭之訓香也

表記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

鄭注仁亦當言民聲之誤彬謂此因下文刑戮之民而言其實仁卽人字古通用詳見下

非其人弗自

陳氏集說曰自所由以進者也彬謂爾雅釋詁

由從自也郭注自猶從也昭五年左氏傳羣臣懼死弗敢自也杜注自從也孟子言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如商鞅因嬖臣景監以見秦孝公司馬相如爲狗監楊得意所薦皆非其人之謂

緇衣毋以嬖御人疾莊后

彬謂莊猶正也

苟有衣必見其敝

陸氏釋文引庾氏曰隱蔽也彬謂庾氏說是古者先知蔽前後知蔽後有衣必見其敝舉在前者言之上文苟有車必見其軾軾在車前也鄭注以敝爲裂則時尚有待與上下文不合

三年問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

彬謂焉猶於也下焉使倍之焉使弗及也並同

壹使足以成文理

彬謂壹辭也說見上

投壺毋憮毋敖

彬謂此卽頌所謂不吳不敖

儒行適弗逢世

彬謂史記袁盎鼂錯傳贊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適之也此言弗逢世正與之相反猶所往輒窮之謂言儒者所如不偶不肯曲學以阿世與下文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語意相應

上通而不困

彬謂管子明法解曰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

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正與此記言相發

不隕獲于貧賤

鄭注隕獲困迫失志之貌彬謂古者感士不遇多謂之落魄或落拓言窮而無所用也葢草木搖落變衰能如歲寒松柏者鮮故貧士失職侘傺不得志以隕獲言若克自樹立困而不失其所亨則貧賤不能移矣

不充詘於富貴

注充詘歡喜失節之貌彬謂揚雄方言襜褕以布而無緣敝而紩之謂之襤褸自關而西謂之裗䘿又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無緣之衣謂之裗䘿人之不自檢束者亦可謂之裗䘿故修飾之君子整躬厲行裁制委蛇有羔羊之節焉是之謂不充詘若質言之不隕獲乃君子之貧而樂不充詘則富而好禮者也

附

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彬謂盧植禮記注三公五推曰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此用攷工記之文故三國志杜恕上疏亦曰古之三公坐而論道葢記論國之六職無由上及王也而王肅傳及裴松之注引襄陽記楊子昭諫諸葛武侯並作謂之王公者葢後人校書據攷工記改之耳

經傳攷證卷第六

春秋左氏傳　　經傳攷證卷弟七

隱元年若闕地及泉

彬謂闕與掘同廣雅釋詁掘搰皆穿也吳語闕爲石郭韋昭注闕穿也管子山權數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房注穿地至泉曰闕

桓二年傳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彬謂違與回同書堯典靜言庸違王充論衡作靖言庸回十八年傳靖譖庸回非違命之謂下文滅德立違君違不忘義並同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彬謂哀伯不敢顯言公過故但指官之失德所謂諷諫也

六年傳謂其不疾瘯蠡也

陸氏釋文蠡引說文作瘰皮肥也按今說文無此語

莊六年傳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

彬謂閔二年傳用其衷則佩之度杜注衷中也立中猶言建國立君禮記三年問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

十一年傳若之何不弔

爾雅弔淑皆善也彬謂不弔卽不淑同聲同訓詩不弔不祥禮記雜記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於此傳尤切

十二年傳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

彬謂周官大司徒使之相保鄭注保猶任也揚雄方言保庸謂之甬郭璞注保言可保信也二說並通王懷祖先生曰說文宲藏也宲與保通

襄十一年傳毋保姦毋留慝義尤切

十六年傳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

彬謂共叔有奪嫡之志潛謀襲鄭律以無將之義其罪大矣何不可無後之有毋乃莊公始焉寬縱以驕其心繼復陰謀以成其罪久之而子孫臣民咸知莊公而不直之矣孔氏正義謂鄭厲公以孽篡適同惡相恤故黨於共叔似未得其情實

閔二年傳衞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汪氏容甫曰鶴無樂乎乘軒謂以卿之祿秩處之故曰鶴實有祿位彬謂汪說是也記曰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君子與庶人對亦以位言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詩毛傳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僖二十八年傳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哀十五年傳衞侯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注軒大夫車

雖知其寒惡不可取

彬謂呂氏春秋愼人篇爲寒暑風雨之序矣高誘注寒暑猶苦樂高說得之

僖四年傳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

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疆所在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服虔以爲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葢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彬謂索隱說得之青州越海實齊東境西至於河則與魯分界南北侈言之以爲得以專征也

君老矣吾又不樂

彬謂不樂謂不樂爲嗣也葢太子自知讒譖已深禍亂將及必不能久於儲位不欲歸過於君父故巽詞以就死杜注乃謂姬死君必不樂不樂爲由吾也義轉迂曲

五年傳無喪而慼憂必讎焉

彬謂讎售也詩賈用不售史記高祖本紀高祖每酤留飲酒售數倍如淳曰讎亦售封禪書五

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索隱曰鄭德云相應爲讎謂其言語不相應無驗也歷書未能詹也徐廣曰詹一作售索隱曰漢書作讎讎即售也杜注讎猶對也非傳之本旨

七年傳諸侯官受方物

彬謂齊侯於諸侯官受方物當是齊侯使官司受諸侯所貢之方物以獻于天子不當重諸侯二字疑因上文而衍

九年傳其在亂乎

杜注在存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彬謂杜注非也晉亂未形不當豫戒獻公且上言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無暇西征齊將有亂其後果有五公子爭立之事

入而能民土於何有

彬謂十五年傳賂秦以河外列城五即郤芮所謂重賂也因韓之戰有追敘背賂之事故此處略而不言

二十三年傳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

杜注保猶恃也彬謂此亦當從大司徒鄭注保猶任也詳見上

二十七年傳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彬謂易資讀如通功易事之易

二十八年傳王享醴命晉侯宥

杜注既享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彬謂此說非也既享之後又加爵以勸之故曰宥詩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又與侑同是享賓當有侑矣如杜說是既享之又命晉侯將以幣帛非其情實

行者毋保其力

彬謂保當從杜訓恃

二十二年傳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彬謂所黨也言無助秦者

三十三年傳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彬謂以乘韋先猶記言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馬則執靮牛則執紖之類道途猝遇不能備禮故以乘韋先之

文元年傳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

彬謂檀弓杜橋之母宮中無相以爲沽也鄭注沽略也古與沽通孔達恃楚而不事晉故曰越國而謀是麤略之甚杜預劉炫並謂其合古之道失今之宜孔達不能受命盟主橫挑彊大何合古道之有

六年傳改蒐于董易中軍

彬謂水經注引作蒐于董澤宣十二年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作董澤是

七年傳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句

彬謂能與也言與人亡於晉不與之見於秦

十五年傳訓民事君

彬謂訓猶順也

十七年傳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

彬謂雖與惟同

宣四年傳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彬謂達猶通也行也歸生聞宋之言當以討賊爲義因循不果甘蹈弑君之罪故初雖止其惡而終不可行也

十年凡諸侯之大夫違

杜注違奔放也彬謂中庸忠恕違道不遠鄭注違猶去也杜因崔氏出奔緣辭生訓爾

十二年傳不可敵也不爲是征

彬謂爲有也孟子將爲君子焉將爲小人焉趙注爲有也不可敵也不爲是征二句一貫言不可與敵卽不有是征杜注言征伐爲有罪不爲有禮非是

成二年傳敝邑之幸亦云從也

劉炫規過以爲齊人請戰言敝邑脫或有幸亦云從也虛稱未然之事彬謂劉説爲長

何臣之爲

彬謂爲有也

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

彬謂有訓爲傳曰下臣獲考死其又何求狼瞫曰吾未獲死所娶夏姬而死是謂不獲死言非正命

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

彬謂宴安也

余雖欲於鞏伯

彬謂呂氏春秋不侵篇豫讓曰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猶以人之於已也爲念高誘注於猶厚也下文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卽不厚於鞏伯之事

五年傳降服乘縵

彬謂周禮巾車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此乘縵應是乘卿之夏縵孔氏正義乃下引墨車且以覲禮乘墨車朝爲證違失傳旨非也

十六年傳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

彬謂周易視履考祥釋文本亦作詳大壯不詳也鄭王肅作祥善也是詳與祥同下文詳以事神卽善事神之謂

子在君側敗者益大

彬謂大猶多也

十七年傳泣而爲瓊瑰盈其懷

彬謂爲亦有也

襄二年傳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

彬謂服本弃力作弃功是

八年傳職競作羅

彬謂競爭也言謀夫孔多主于爭競而已十年傳師競已甚杜注競爭競也下文謀之多族釋兆云詢多民之多違釋職競事滋無成釋作羅

九年傳固在下位而有不仁

彬謂有與又通

其士競於教 上讓下競

彬謂競彊也記愷以彊教之下競亦謂下自彊勉也

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

彬謂爾雅釋言底致也書禹貢覃懷底績震澤底定三邦底貢厥名底愼財賦史記夏本紀引底並作致

十年傳旣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

史記樂書合守拊鼓張守節正義守待也彬謂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言女旣無武備以久待之而又欲以班師治余之罪也

十三年傳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

彬謂應讀爲膺

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

彬謂易輕也

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

彬謂不競言楚不能自強非不能修德與晉競

之謂

十四年傳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

彬謂時是也非如杜注不曠時也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

彬謂性之言生也牧養也此言設君以司牧俾民得遂其生下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方指教言

二十三年傳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

彬謂所居也處也地也杜注所位處非是

二十四年傳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彬謂與如也廣雅釋言曰如均也故杜注言不可與等也與又訓當二十五年傳一與一誰能懼我下文出弇中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與也皆其證

二十五年傳不爲崔子其無冠乎

彬謂爲之言有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傳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文勢尤近似

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

彬謂競亦彊也

二十八年傳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

彬謂二十五年崔公殯莊公於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則殯葬不以禮明甚遷于大寢必外內易故以故棺尸崔杼于市葢置杼尸于莊公之棺以示肆諸市朝之意也杜注謂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非也二十九年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即

崔杼殯公之地

昭元年傳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

彬謂詩小毖予其懲而毖後患釋文引韓詩懲苦也此言小國失其所恃則苦諸侯而俾之怨憾將相率而阻大國之命也

主民翫歲而愒日

彬謂主民爲民之主

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

彬謂慆淫也堙塞也慆以心言堙以耳言故下

文言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
昭三年傳而或燠休之
彬謂或之言有也
昭四年傳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
杜注亨通也彬謂亨與享同易公用亨于天子
釋文亨獻也姚云享祀也王用亨于岐山馬鄭
王肅許兩反馬云祭也鄭云獻也
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
日矣

彬謂滋益也好逆使臣滋敝邑爲句休怠而忘
其死爲句言楚若好逆使臣而滋益吳國君臣
將解于位而亡其憂恤故亡無日也
昭七年傳孟摯之足不良能行 宋板
彬謂良善也不良能行卽不能行之謂
昭八年傳怨讟並作莫保其性
彬謂性之言生也
昭十年傳夏有告陳桓子曰
彬謂有或也

十二年傳將何以在
彬謂在存也
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
彬謂競爭也勸勉也助也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彬謂形與刑同荀子臣道篇刑下如影楊倞注
刑制也詩思齊刑于寡妻釋文刑法也韓詩刑
正也此謂正民之力而無淫慝也
十三年傳不從欲

彬謂從與縱同
淫芻蕘者
彬謂陸機演連珠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李善
注淫侵也
無爲爲善矣
彬謂上爲字當訓知故下言唯夫人知我
十四年傳殺親益榮
彬謂呂氏春秋務大篇其名無不顯者高誘注
榮顯也此言叔向殺其弟而名益顯雖不義猶

義也
十六年傳爲嗣大夫周於諸侯
彬謂周徧也承命以使周於諸侯作一句讀
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
彬謂而如也
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
彬謂前僖公三十三年有商人弦高以乘韋犒師之事則商人亦鄭之貴族非泛言商賈之人也

二十年傳不蓋不義
彬謂廣雅釋言蓋黨也琴張欲弔宗魯是黨惡也
二十一年傳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
彬謂輿卽車禮器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此文輿與器對則載音以出故下文曰輿以行之
二十二年傳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
正義亢高也彬謂廣雅釋詁亢遮也亦扞蔽之義視孔爲優

二十五年傳臧氏竊其寶龜僂句
杜注僂句龜所出地名彬謂古書中未見地名僂句者凡物之中央隆高而旁屈者謂之僂苟子儒效篇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僂指猶屈指指屈則中必高莊子達生篇句僂丈人承蜩孔父鼎銘曰一命而傴再命而僂龜背中高而兩旁下故謂之僂句句與傴同聲猶傴僂也揚雄方言車枸簍秦晉之間自關而西謂之枸簍南楚之外謂之篷或謂之隆屈蓋弓亦中高

而旁下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曲脊謂之傴僂人之背曲者謂之僂（今人呼跎背者爲龜背亦曰僂背）下文僂句不吾欺也猶云龜不吾欺若曰某地不吾欺則不辭甚矣
昭二十六年傳則有晉鄭咸黜不端
彬謂咸黜之咸讀如克減侯宣多之減
帥羣不弔之人
彬讀弔善也杜注訓至非
二十八年傳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

彬謂光廣也
二十九年傳夫物物有其官
彬謂疑衍一物字
定元年傳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
彬謂中得也
四年傳五叔無官豈尚年哉
彬謂史記管蔡世家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
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下
文周公旦承成王命封康叔爲衛君封季載於

冉冉叔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
司寇冉季爲周司空餘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
吏者索隱曰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此
言五叔無官正以其不在王朝也六官之長始
謂之官上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冉季爲
司空是也曹爲伯甸杜注謂以伯爵居甸服則
不爲王朝卿士可知昭十一年傳今單子爲王
官伯則在王朝者謂之王官又五叔自指管蔡
成霍曹索隱所注甚明杜注并毛叔聃數之非
是毛叔聃卽冉季載孔氏正義乃謂杜以振鐸
是周公同母故不數之顯與史記違異尤屬無
稽
安求其事難而逃之
彬謂安猶緩也
哀元年傳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彬謂配天謂受天命爲天子也故曰不失舊物
詳見上
是以民不罷勞死知弗曠

彬謂呂覽長見篇三年而知衛國之政高誘注
知猶爲也詩率彼曠野毛傳曠空也此言民不
罷勞自無怨讟故雖死而非徒死也
十三年傳用田賦
彬謂司馬法方里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
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馬一匹牛三頭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是爲長轂一乘成元年作邱
甲杜注謂使一邱之民出一甸之賦雖橫征暴
斂恐不至此竊疑一邱之中但出甲士三人耳

其馬牛步卒長轂仍用甸賦故謂之邱甲田與甸同田賦卽甸賦當是馬一匹牛三頭之外又用甸賦於常賦之外直增一倍然於古籍無徵未知是否

十七年傳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

彬謂此注劉炫規過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類裔焉二字宜向下讀是也廣雅釋詁裔表也裔焉大國猶言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孔氏正義不信劉說謂裔焉爲助句之詞且閉門塞竇乃自

後踰不與將亡爲韻又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不與攘公之羭爲韻不知繇辭無不韻者竇與踰爲韻猶專之渝與攘公之羭爲韻但非通體用一韻耳

春秋公羊傳

何休隱五年公羊傳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彬謂今禮記並有之何氏但引魯詩則記與三家之詩皆七十子後學各記所聞明矣

桓十五年傳末言爾

何注末者淺也彬謂末微也末言者猶言不足言爾

莊十三年傳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

何注諸侯死國不死邑故可許諾疏引曲禮下云國君去其國止之曰若之何去社稷也不言若之何去田邑故知不死邑也彬謂諸侯死國不死邑必古有是言而何氏述之非苐如曲禮

所云已也

僖二十二年傳吾雖喪國之餘

何注我雖前幾爲楚之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喻褊弱彬謂喪卽亡也王懷祖先生曰喪國之餘指商而言之是也左氏傳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杜注宋商紂之後喪亡也檀弓舅犯曰喪人無寶大學引作亡人無以爲寶是喪與亡同

春秋穀梁傳

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軍得曰捷戎菽也

范注菽豆楊士勛疏案管子云出戎菽及冬葱布之天下徐邈曰今之胡豆舊解以爲依違其文恐失傳旨彬謂來獻戎捷自是獻山戎之捷春秋書獻捷者屢矣縱克山戎并得胡豆亦不足紀于春秋且不言戎捷而言菽捷不辭甚矣

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羊傳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穀梁傳同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

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何注晉楚大於宋不序晉楚而序宋者實晉楚之君不至但君子成人之美故褒益以爲徧至之辭所以奬大霸功而勉盛德也穀梁傳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彬謂江黃近楚齊宋之致江黃所以體霸主之心披其與國以致楚也非特楚不能至卽魯亦未嘗至故盟于貫明年會于陽穀雖有召陵之盟終不能致楚其後楚滅江黃中國不能救雖要盟何益乎楊士勛曰春秋以魯爲主魯若爲會必書公但魯亦不至故不書之是也

十五年傳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彬謂光與廣同

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傳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

彬謂朱子言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分明是善之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如諫行言聽一如未諫未言者所謂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也古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士匄之不伐喪自是合禮若既褒之又責其專大名則予奪兩無所據矣

經傳攷證卷第七

論語　　　經傳攷證卷弟八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彬謂此章但教人孝弟上云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此言孝弟爲仁之本仁卽人也論語人仁多不分井有仁焉其從之也觀過斯知仁矣仁皆讀若人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仁作人後漢書吳祐傳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仁亦作人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彬謂此與禮記所稱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語意正相發言犬馬亦有芻豆飼秣皆可謂之養況事親而可不以敬將之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亦是此意若比父母於犬馬則擬不於倫矣

管氏而知禮　富而可求也　君而知禮

彬謂而並與如同

未知焉得仁

王充論衡問孔篇曰子文曾舉子玉代己位而

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行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有禮人有義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充此篇敢於詆訾孔子可謂非聖無法然不知如此焉得爲仁與聖人語意脗合意必夏侯蕭韋諸家相傳之說而充述之也又按徐幹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釋文鄭音智漢書古今人表引孔子曰未知焉得仁師古注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及遠也並同充說

富而可求也

彬謂史記引作富貴如可求鄭注曰富貴不可

求而得之是富下當有貴字

古之賢人也

哀公三年公羊傳何注引此節疏曰子曰古之賢人也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彬謂觀此則賢人之人亦當作仁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彬謂此聖人不以生知自居而處于學知也敏勉也葢信而好古而勉力以求之若作疾速解

則非聖人誨人不倦之心矣

悾悾而不信

包咸注悾悾慤也彬謂後漢書劉瑜傳臣悾悾推情章懷太子注悾悾誠懇之貌廣雅悾悾誠也空空如也亦謂其求教之誠悾空古通用悾亦與款通屈原漁父吾能悃悃款款樸以忠乎款款亦悾悾之謂

固天縱之將聖

曩嘗疑將聖之將當訓大方與下文又字相對後見錢少詹集已暢言之按論衡知實篇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為孔子聖未就也則其誤實始于漢儒也

齋必變食

彬謂王齋日三舉注殺牲盛饌曰舉則變食設盛饌特不食葷耳非食澹茹素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

彬謂而與若同猶與也饐餲魚肉皆對舉之詞

式負版者

孔安國曰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彬謂周官之書版者甚多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王宮之士庶子為之版以待生齒之書於版特其一端耳未見版所書何由知為民數且聖人繫心天下不忘斯人不在道塗之式否反覆思之負版當讀如曲禮雖負販者必有尊也之販葢承凶服者式之而言方與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文勢一貫

唯求則非邦也與　唯赤則非邦也與

彬謂此皆孔子之言所以申明子路見哂之故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與宗廟會同莫非爲邦之事特詞意謙巽使人不覺耳非曾晳問而夫子答也邢疏辭不別白皇侃義疏得之

問管仲曰人也

彬謂表記仁者人也注引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今公羊傳何注作仁之也人卽仁之謂孔子於子產稱其惠於管仲稱其仁觀伯氏之没齒無怨則仲之仁可知故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

賜也賢乎哉

彬謂賢猶多也禮記檀弓又多乎哉多矣乎予出祖者語意相類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是其證多卽有饒裕意故下文曰夫我則不暇

果哉末之難矣

彬謂果哉六字二字爲句自成韻語末無也蔑也言其所見小也檀弓末之卜也曾子曰微與

孔子曰亡之詞意皆相近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彬謂事與友特以位別之仁亦賢也史記管晏列傳晏子謂越石父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不仁卽不賢之謂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虚趙注不親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空虚也葢假借通用對文則别散文則通

畏大人

彬謂大人以位言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大人卿大夫也賈疏引狎大人注天子諸侯爲政教者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鄭注大人謂諸侯昭十八年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杜注大人在位者若以大人爲聖人則與聖人之言複矣

齊景公有馬千駟

彬謂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不聞多馬也哀公八年左氏傳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杜注有馬千乘使爲君也孟

子必千乘之家趙岐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則千駟即諸侯可知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彬謂相近指性之善者言相遠當指性之惡者孔子未嘗明言性善聖人之言無所不包而渾然無迹後儒言性究不能出其範圍性善之旨直至孟子始發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乃一生願學大本領故七篇自述之宋儒闡明性益詳盡無遺蘊集注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亦

本韓退之欲以歸重性善之說而非孔子本旨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彬謂有之爲言無也言三年之喪謂通喪豈予也獨無三年之恩愛乎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彬謂此章記者止敘比干之諫一似微箕兩賢初無一言之悟主者不知非也微箕之諫已貫於比干之諫之中特文勢蟬聯而下使人不覺耳於何徵之於史記宋世家徵之其言曰微子紂庶兄紂既立不明淫亂于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西伯昌之修德滅阢阢國（二字疑衍）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又曰箕子者紂之親戚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又曰王子比干亦紂之

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由此觀之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惟其不忍不諫而或去或奴或死諫之時所不及料也故去非潔身以避亂奴非毀身以苟免死非要君以沽名迹不同而心則同故曰仁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

彬謂宋呂本中紫薇雜說（今未見其書此條見四庫全書提要引）曰四體不勤二語荷蓧丈人自謂其說得之爲

知也言由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田間野老不能舍已之業而具知道塗往來之人也

身中清

史記孔子世家作行中清彬謂身作行是也中即訓身鄭君注檀弓韋昭注楚語皆曰中身也詳見惠氏九經古義上言夷齊不降志辱身惠連降志辱身此言隱居似與不降不辱者同科放言又與中倫中慮者相反故行則潔清廢乃通變也行與廢對論語道之將行也與道之將廢也與孟

子行或使之止或尼之皆是

孝經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

彬謂親近也鬼遠也言父母存則近而安之沒則遠而享之大戴禮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

各以其職來祭

彬謂何休桓三年公羊傳注引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在醜不爭

彬謂注醜衆也本釋詁然既言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則醜當是等夷之稱曲禮在醜夷不爭鄭注醜衆也夷儕也四皓曰陛下之等夷孟子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趙注醜類也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注舉謂舉尸內於棺也彬謂棺周於身槨周於棺當兼動尸舉柩言之

孟子

直不百步耳

彬謂荀子禮論直無由進之耳楊倞注直但也

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

彬謂即與則同十三字一句讀觳觫若猶言觳觫然

師行而糧食

管子戒篇曰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息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于身彬謂此與孟子文有詳略而旨意則同意必三代以來之微言而孟子管子胥

述之也
敢問所安
彬謂論語察其所安皇侃義疏安謂意氣歸向之也晉語君父之所安也韋昭注安猶善也此安字之詁皇疏尤切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
彬謂荀子儒效篇亦有是言蓋七十子之所傳而孟荀述之耳
汙不至阿其所好

趙注汙下也言三子雖小汙不平亦不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彬謂三子命世之賢智足以知聖何至識見汙下阿譽所好乎古訓于迂諸字皆有大義詩溱洧洵訏且樂毛傳訏大也禮記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檀弓于則于正義曰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淮南原道訓而隤陷于汙壑穽陷之中高誘注汙壑大壑成公綏嘯賦大而不夸李善注夸漫也潘岳西征賦注汙與夸古字通此言三子縱爲大言必不肯阿私所好以譽其師所謂言有大而非夸也趙注迺謂孟子知其大過故貶謂之汙下謬亦甚矣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彬謂隱猶蔽也以用也此言惠進而不肯蔽賢必行其道趙注謂進不隱己之賢才失之
西夷之人也
史記六國表序故禹生於西羌裴駰集解引皇

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按今孟子無此文
舜往于田
彬謂趙注依爾雅爲說其實不盡然凡蒼天昊天之名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人疾痛則呼天不必問其何時如黍離之蒼天不必是春雨無正之昊天不必是夏以此推之舜之號泣何必定爲秋天乎
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彬謂既言大孝終身慕父母又曰五十而慕者何也人生七十八十皆爲中壽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人子五十而慕則終身統此矣且古籍言五十者皆指終身論語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孔子年逾七十晚而好易不必定在五十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中與終通文王壽躋百齡則五十爲終身之辭益可見矣

堯之於舜也

兒予士彥曰此節當是敢問友章文脫爛在此當在舜尚見帝之前上文位秩祿晉平公不與亥唐共之此言養舜畎畝是天祿也加諸上位是天位即天職也上言非惟百乘之家爲然非惟小國之君爲然復變文言晉平公之於亥唐也此言堯之於舜也上言非王公之尊賢者也此言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文勢無一不緊相貫注下節舜尚見帝以天子而友匹夫結萬章問友之旨末節用下敬上又以貴貴尊賢對舉結王公尊賢之指孟子義法精密於此可見若士之不託諸侯逐問條答辨駁盡致至非養君子之道也義蘊已罄再增堯之於舜也則爲附贅懸肬矣

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

彬謂白馬白人其白不同兩也字與邪字同與下文長馬長人一例異於猶言異夫非衍字也言異夫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無以異邪馬之白異於人之白則長馬之長殆異於長人之長

明矣上文犬之性猶牛之性言犬之性亦不同於牛非但與人異趙注謂犬之性豈與牛同欲是也此注言白馬白人同謂之白殊失孟子本指

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日知錄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彬謂顧說良是趙注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辭

不別白論語沽酒市脯不食邢叔明注酒當言
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幷言之耳經傳之文
類此者多矣易繫辭潤之以風雨風不可言潤
禮記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得言造皆從
一而省文者也

有牿亡之矣

彬謂有與又同

子服堯之服

彬謂服習也事也服堯之服當是習堯之事與
誦堯之言行堯之行略同文子曰老子曰聖人
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服與行
對舉亦指事言蓋堯之黃收純衣非常人所能
御而桀亦不聞有奇衺不衷之服也

五十而慕

彬謂五十指舜終身言詳見上

一者何也曰仁也

彬謂此皆孟子答詞與上其趨一也一氣貫注
趙注謂髡問一者何也非是

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

彬謂焉猶於也親戚謂父母錢少詹事王侍郎
言之詳矣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彬謂動容周旋中禮卽中庸之從容中道盛德
之至卽聖人也

經傳攷證卷弟八

小門生臨汾喬松校錄

〔清〕劉履恂撰

秋槎雜記一卷

清道光十九年世德堂刻本

皇清經解著録

劉雲陔先生著

秋槎雜記

世德堂藏板

序

自有宋諸儒闡明義理而漢唐以來訓詁名物之學微至明末而復興及我
朝而極盛於是治經之士得所津逮以求義理之精而無誤於郢書燕說厥功巨矣頗或好古而不求其是或專己而不觀其通或矜奇而不軌於正或務博而不得所歸又或讀書不多於前人已有之說而復衍之於前人已駁之說而復拾之求其心平學邃識明理確者曾不數人而數人之中且時有踳誤爲後人所糾葢智以相積而成千慮之

失賢者所不免也乾隆之世鴻儒輩出講貫愈精至養新通藝二錄行而昔遡之未收者尠矣然予所尤服膺者則維揚端臨懷祖二先生著書不多然每下一義皆前人所未及知爲後人所不能易斯精之至也迪九先生端臨從父昆弟也積學不遇終於旅次生平著作多已散失嗣子幼度孝廉搜輯遺文得秋槎雜記一卷義迹山房詩一卷旣季子楚楨以優行生貢太學出其父書請序於予予受而讀之其說經史各條皆參互羣言博稽獨斷以求一是契勘雅故獻酬羣心與端臨之書相髣髴詩則泝原騷選質雅清深綽有神韻尤樸學家所難雖祇吉光片羽其必傳於世無疑也獨惜予與先生同舉於鄉耳其名者垂四十年乃參辰閒阻中間解后不三數語輒別去曾未得與之上下議論辨析同異祛釋生平疑滯爲可恨耳道光壬午壯月下澣山陽汪廷珍

劉迪九先生墓表

年家子[illegible]譔

道光元年月日寶應劉寶[illegible]其先人行狀來請銘曰先君之歿距今二十七年矣其葬也無埋幽之辭不孝等冀邀一命以爲表墓之榮今皆長大無成兹將校刊遺書謹敘述先君暨先孺人行事惟吾子表章之余學識無似其何足傳信於後然與楚楨遊最久知其能知親之善而傳之而能不誣其親者也不敢以不文辭先生姓劉氏諱履恂字迪九先世蘇州人明初遷寶應六世祖永澄萬歷二十九年進士兵部職方司主事劉忠端公上疏稱爲東林賢人者也五世祖心學廩膳生甲申後不應科目高祖以任　皇縣學附生曾祖中從康熙四十七年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改石埭縣教諭祖家晟附貢生本生祖家昇康熙五十三年副榜貢生以孫台斗貴贈承德郎工部營繕司額外主事父世誂附貢生世修儒業邑人稱道學家必曰東門劉氏先生年十八入府學附生試輒高等補廩膳生中式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年四十有九矣時主試者爲故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故

編修大庾戴公心亭所取多積學士而寶應劉氏有三人先生其一也累赴禮部試不第授徒養親跋涉千里六十年復赴禮部試卒不第大挑二等卽用敎諭改國子監典簿旋以疾卒於京師從弟營繕君以其喪歸先生事親孝謹父早卒母成孺人多疾先生與諸弟更侍不假婢嫗雖藝器必啟視色如常則喜翌日果瘳遂以爲常與諸弟友愛治家內外有法度衣雖敝必潔晨興灑掃室庭無坌埃之積善議論有幹事才解紛撥煩拯人困急嘗畀族人金使之治生業某不能安其業飢寒疾病其妻甚之來求助某曰我無顏見之遂死先生斂葬之又族某將遠行依其戚謀于先生時方鬻北郭田償責輒持其直贐之其行誼如此幼習毛詩長乃博覽經史百家之說其說經多以經注經折衷一是其詩溯源騷選質雅沖和著有秋槎雜記一卷義迹山房詩稿一卷卽今所刊刻者也先生凡再娶皆喬氏初娶同縣附貢生其棠女賢明不壽繼娶同縣附學生光宗女幼涉書史畧通文藝年十九來歸前孺人所生子女皆幼孺人曰欲兒輩學閔子騫我先勿爲閔子騫之母慈愛終其

身先生鄉舉後奔走衣食終于旅次孺人仰事姑
俯育諸孤親操井臼茹荼集蓼姑成孺人臥疾不
御藥孺人奉藥跪牀下率諸子以次伏地移時乃
强御孺人退至私室慟欲絕隨遭成孺人及伯子
仲子之喪哭泣無虛日年未五十衰病如老人其
處娣姒善忍讓憂喜與同授事必力教子束脩外
不名一錢自立身行己至一話一言朝夕檢誨反
覆不倦其奉先必誠卒之前月將有事先墓猶力
疾治滌濯必敬必潔數十年如一日也先生卒於
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八前孺人

卒於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年三十有四
後孺人卒於嘉慶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年五
十有五合葬城北二十五里黃塍溝之原子六人
五男一女前孺人生搴集廩膳生芝集增廣生女
適歲貢生喬德全後孺人生寶樹嘉慶十二年舉
人郎用教諭次寶楙次寶楠優貢生候選訓導孫
五人霂縣學附生霔恭綬恭珩恭笏曾孫一長年
余既次序其狀因表其墓曰余自束髮受書即知
寶應有劉端臨先生讀其書慕其人先生於端臨
先生爲從父昆弟其人品學問實相伯仲顧端臨

先生當乾隆中葉負海內盛名耆儒宿德咸通縞
紵之好而昆季之間絕無一字標榜有以知一門
敦崇實行不尙虛名身沒之後經今三十年天下
讀先生之書者始漸知先生之學其根柢之深涵
養之粹尤令人感嘆于無窮也余既與楚楨交因
得見其兩兄皆重厚質朴恪守家法愈有以信先
生暨孺人之賢也昔歐陽文忠公爲唐子方之父
贈公作墓表其言有曰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贈
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爲善者雖湮沒
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

子孫然則爲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
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爲子其有
克自樹立者則尙有榮名之寵焉嗚乎文忠公之
論可謂善勉人子者矣抑余又有說焉子方直聲
亮節養之有素即令不得位其守身抱道亦必有
以自見以遺親之令名又不僅繫乎朝廷之推恩
也然則楚楨兄弟之所以榮其親者固自有在矣
因系以銘曰
先生之學博乃益精先生之德晦乃益明惟兩孺
人同宗之秀先後來歸女誡是守厥有賢子競爽

迪哲能讀遺書能揚先烈何必榮名始慰孝思伐
石表阡我無諛辭

秋槎雜記

寶應劉履恂著
男寶楙 寶樹 寶楠 錄

世知康成合易彖象於經案魏志高貴鄉公曰今彖象不與經連而注連之何也是注連彖象經不連彖象經注各別非如馬融之注周禮也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曰劉邠問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爲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爲輝日中爲光徐季龍與輅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爲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

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盛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若以參星爲虎則谷風更爲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爲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瀏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

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閒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縣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輅傳多發明經旨此尤確者日新絕句亦徵古讀劉文淇謹案釋文云鄭以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劉亦所引盍從鄭讀

書州十有二師案酋書地理志云昔在帝堯叶和萬邦制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焉此師以地言也

搏拊解爲擊亦有說大戴禮記禮三本云縣一磬

而尚拊搏朱絃而通越一也拊搏指磬朱絃通越指瑟

禹貢貢砮石之燒爲箭鏃剛利如鐵者華陽國志曰越嶲郡臺登縣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貢砮是也

詩書皆言六馬正義引異義據易孟京春秋公羊王度記以爲天子駕六鄭氏駁之據書顧命周禮校人以爲天子亦駕四案顧命云皆布乘黃朱覲禮云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又云四享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是覲禮以十馬享王四馬儐使者顧命以即位見諸侯禮殺於覲非諸侯享王正禮用四馬也鄭注覲禮云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鄭意以王駕馬無成數與駁異義不同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鄭據以四起數知爲駕四然下文云麗馬一圉八麗一師鄭注麗耦也則亦以兩起數不定以四又案大戴禮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列子泰豆氏謂造父曰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下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二十四蹄非六馬乎駕四爲常乘駕六不常乘非謂天子但駕四也薛傳均謹

案張衡西京賦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駁東京賦六元虯之奕奕薛綜注並云天子駕六馬揚雄甘泉賦駟蒼螭兮六素虯李善注引春秋緯皇伯駕六龍皆在爲古文未出之先足徵古制如此其實周易已有六馬乾卦象傳時乘六龍以御天據周禮廋人馬八尺以上爲龍龍即馬也

詩書皆名大雅魏志三少帝紀注魏氏春秋荀顗等議曰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文淇謹案魏志注此下又引崔贊等議曰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高祖哉但舊書殘缺故勳美缺而罔載唯有伍員麤述大畧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行自非大雅兼材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在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此文與上相承見少康不列於大雅者以書缺罔載也

周公八子並爲侯伯見魏志武帝紀注王淩等勸

進云云以伯禽及凡蔣邢茅胙祭當七人君陳當爲其一文淇謹案困學紀聞君陳條全謝山答云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蓋合魯與凡蔣諸國則七人也不知王官之世襲周公者在七人之外是或卽君陳之裔蘇氏疑君陳非周公子或云特如君奭君牙之類然周公之子八人則無疑矣全說甚核惜未引魏志注此與全氏說可互相證明

左傳昭十年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蘇氏據以疑康王之誥案舊唐書張柬之傳柬之論曰成湯既歿

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三年十一月大祥太甲中篇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告而歸亳也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册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殯訖方始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案此則康王用殷禮

詩退食自公據春秋襄二十八年左傳公膳日雙雞杜注卿大夫之膳食釋文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正義據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推之以爲大夫日食特豚朔月特牲今膳日雙雞者齊不如禮此詩美大夫故言其自公食而退容貌如此三言自公榮之

騶虞序傳皆以爲獸自注逸周書孝經援神契春秋演孔圖元命包河圖括地

象山海經漢書蜀志魏略晉書宋書五代史及東方朔伏生許愼張衡班固蔡邕薛綜郭璞陸機皆以騶虞白虎爲一獸其名又有任獸酋耳騶吾騶牙之分賈誼以騶爲囿虞爲囿之司獸周禮疏引韓魯說掌鳥獸官騶亦作鄒班固東都賦注引魯詩梁鄒天子之田數說與賈氏大同小異要皆本射義樂官備一語嚴粲據月令七騶注爲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案左傳成十八年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注六閑之騶襄二十三年孟氏之御騶疏騶掌馬官嚴說是也然七騶養馬官總名鄭專指趣馬微誤校人爲馬官之長趣馬屬之校人職云田獵則帥驅逆之車案驅

逆之車驅禽使不出圍校人率其屬駕而驅之騶蓋指校人以下以車驅逆禽獸者又案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萊除草萊司馬春火弊是也今苗者葭蓬是不以火田虞之仁也五豝壹發而遁其四不忍驅逆盡殺騶之仁也自注詩疏及賈誼皆謂虞人翼五豝是以校人之職移之虞人故曰官備騶虞微官而仁如此故曰王道成

王充論衡謂伯奇放流作小弁詩說苑自注據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李注引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奇伯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案伯奇以讒而死非放逐安得作小弁詩此毛詩序所以可貴

興雨祁祁昔人已知雨非雲誤其證甚多又齊謝朓雩祭樂歌興雨祁祁黍苗徧傳均謹案鄭箋其來不暴疾之語自指雨言昔人不特陸德明知之也如鹽鐵論水旱篇後漢書左雄傳皆作興雨祁祁未可據呂覽務本篇韓詩外傳反疑之顏氏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亦其明證

毛傳小曰橐大曰囊朱子本顏師古漢書注以爲有底曰囊無底曰橐案囊橐皆有大小左氏僖二十八年傳甯子職納橐饘宣二年傳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盛衣食是橐小也自注本詩正義秦策伍子胥橐載而出是橐大也自注秦策注橐革囊左僖二十八年杜注橐衣囊是囊橐又通名公羊哀六年傳陳乞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霤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是囊大也自注本詩正義燕策荊軻逐秦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所奉藥囊提荊軻史記平原君列傳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是囊小也又按公羊注闖出頭貌囊惟有底故陽生立其中惟上有束故開之則頭

出囊有底是也老子天地之道其猶橐籥乎籥無底橐籥並言橐無底亦是也自注詩釋文又引說文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囊橐通名故有底無底互訓

曲禮定猶與也疏據說文猶獸名玃屬案水經江水注僰道山多猶猢似猴而短足好遊巖樹一騰百步或三百丈順往倒反乘空若飛是也傳均謹案尸子五尺犬爲猶與許君第二訓同顏氏家訓釋曲禮云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疋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並屬異義未可引據竊謂與亦獸名其正字則爲⿸鹿共說文⿸鹿共似鹿而大也錢明經坫云曲禮定猶與也應作此若依釋文及史記索隱與亦作豫則疏云與象屬又

卽豫之叚借連類及之以廣異聞

王制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以左傳證之國高之外惟宣十六年傳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春秋時諸侯自爵人此猶行古禮

王制正義申禘祫之說鄭據公羊傳曾子問祫合食禘不合食王肅據禘於太廟逸禮禘祫皆合食案禘祫各有二鄭注王制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此新免喪之祫禘也祫曰太祖禘曰羣廟一合食一不合食矣又云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此常時之祫禘也鄭王所云合不合者也鄭以魯禮卽王禮今據正義引鄭禘祫志而分析之莊公之喪閔二年當祫三年當禘而二年吉禘者四月祫五月禘以慶父之亂故譏禘不譏祫閔公之喪僖二年祫三年禘僖公之喪文二年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公羊以爲祫是也三年禘文公之喪宣二年祫三年禘昭十一年夫人齊歸之喪當十三年祫十四年禘以平邱之會歸不及祫故十四年祫十五年禘此皆新免喪之祫禘也然祫曰大事於太廟則

新免喪之祫合食可知禘則閔二年云吉禘於莊公昭十五年云禘於武宮獨云莊公武宮則新免喪祫後之禘不合食可知鄭云不合食是也僖六年祫八年禘推之他公亦然昭十八年祫二十年禘此免喪以後常時之祫禘也然僖八年云禘於太廟宣八年云有事於太廟則常時之禘合食亦可知王肅據賈逵以爲合食亦是也惟然而昭二十五年之禘當禘於太廟而云將禘於襄公者杜注襄公別立廟孔疏襄若以次遞毀廟與先公同處禘於襄公亦應兼祭餘廟今特云襄公故云特立廟以此言之若常時之禘襄公亦當祭於太廟與羣廟之主並列今襄特立廟如許田有周公廟故不合食

孔氏以廟皆南向是昭居東穆居西朱子以太廟南向昭穆東西向依次而南案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穀梁傳以爲閔公廟是穆居太廟西廟制横而非縱也不僅每門曲揖之證

玉藻天子元端以朝日鄭注端當爲冕案司服祭羣小祀則元冕鄭注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賈疏此据地之小祀以血祭社稷爲中祀埋沈以下

爲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不言日月也又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日月與天同燔柴則必不與羣小祀同服又案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下云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孔疏天無形體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蓋天帝獨爲一壇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禮多故以朝及闇然則郊天隨祭日月不應易服而祭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賈氏大宗伯疏云五帝與昊天其服同大

裘又酒正疏云大報天主日配以月服大裘然則祀昊天上帝祀日月祀五帝皆服大裘而冕周禮不言日月統於上帝耳惟然而玉藻云元端者何此春分朝日之祭非郊祀日月並祭之祭崔氏云郊祭用牛春分朝日禮小故祭法用少牢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元冕所祭今朝日用少牢則非元冕可知周禮王晉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疏引玉藻元端亦不據鄭破字引元冕但周禮朝日與玉藻異與覲禮同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旂拜日於東門之外鄭注引朝事儀天子冕而執鎭圭尺有二寸帥諸侯朝日於東郊退而朝諸侯是也馬晞孟遂據國語注以爲當服袞冕不知因朝覲拜日故從朝覲之服此則春分朝日與朝覲不同也由此言之郊之祭日禮大故服大裘而冕春分祭日禮小故服元端以天神尙質大裘之下至質惟元端所以不用元冕者恐鄰於羣小祀所以不用袞冕者恐類於覲也又案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陳氏遂謂祭日內服大裘外被龍袞牽合爲一

顯與周禮不合

大學湯盤凡盤承棄水器盤或作槃同沐浴與沃盥有別喪大記君設大盤大夫設夷盤士倂瓦盤又浴水用盆沃水用枓如他日沐用瓦盤如他日又士盥於盤上士喪禮新盆槃瓶鄭注盆以盛水槃承湔濯瓶以汲水喪大記正義枓酌水沐浴皆用盤此皆沐浴之盤非湯所銘也士稱瓦盤大夫以上不用瓦矣內則少者奉槃長者奉水公食大夫禮小臣具盤匜在東堂下下云公降盥旣夕禮用器兩杅槃匜匜實於槃中南流注此皆常用之

器杅盛湯漿槃匜盥器流匜口特牲禮尸盥匜水實於槃中少牢禮小祝設槃匜於西階東下云尸入門左宗人奉槃一宗人奉匜水乃沃尸盥於槃上此皆沃盥之盤湯所銘也其盥制以杅承水異於沐浴以盆以匜貯水匜有口名流由其流注於手以盥異於沐浴以枓其棄水承於槃日新者蓋取日清潔之義尊者用盤若卑者用洗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水在洗東注洗士用鐵燕禮罍水在東少牢司宮設罍水於洗東有枓其盥制以罍盛水異於杅以枓注水異於匜自注與沐浴同用枓以洗承水

異於槃故公食大夫禮既云設洗如饗又云具槃匜少牢禮既云設罍水又云設槃匜公與尸尊不就洗故設槃匜也孫應科謹案宋孫奕近王編修懋竑周炳中已疑盤非沐浴之盤其沃盥沐浴制度異同皆未言及此說詳備足補諸家所未詳

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此謂知之至也註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案此二句當從鄭氏古本在經文末之有也下宋儒別分章段此二句遂覺無處安置

鄉飲酒義賓坐西北介西南主人東南僎東北或引鄉飲酒禮鄭注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謂與隅坐不同此誤讀鄉飲酒義文也鄉飲酒義明言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僎從可知一堂之上賓介皆在西賓北而介南主人與僎皆在東僎北而主人南是各兼二方以爲區別非席西北者東南面席東南者西北面也以鄉飲禮考之其奠坐方面俱在無向隅者至於主人獻賓賓之席前西北面鄭所謂賓在西階欲其就席受爵故西北向之其賓酢酬主人東南面主人獻介西南面皆以此推也又案僎記所謂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注謂主人之屬佑助主人禮事是也

隱四年左傳猶治絲而棼之也按周禮巾車素車棼蔽注棼讀爲薠薠麻以爲蔽此棼亦當讀爲薠言治絲而雜以麻則絲益亂傳均謹案薠亦有棼音說文頻字下一曰棼省聲是也

桓五年傳旝動而鼓注旝旃也釋文云說文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磓敵疏引賈逵據范蠡兵法又引說文以爲石而以旃說爲長按兵以鼓進旗插車闌車行旗動行軍之常襄十年傳親受矢石疏云周禮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

令鄭元云用金石者作檑雷之屬陸德明釋文雷當爲礌兵法守城用礌石以擊攻者漢書匈奴乘隅下礌石陳思王征蜀論下礌成雷然則飛石法著於周禮春秋時多用以攻守魏志袁紹傳太祖乃爲發飛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注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動而鼓說曰旝發石於是造發石車袁紹傳又云審配以大石擊突中柵門然則旝飛石雷礌古訓皆一物鄭爲二拒魚麗欲以奇兵致勝故曰旝動而鼓若旗動鼓進行軍之常何須命二拒賈氏近古說長於杜氏

莊公二十四年經赤歸於曹郭公左氏以赤歸於曹爲句註云無傳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郭公註云無傳蓋經闕誤也公羊穀梁皆以赤歸於曹郭公爲句以赤爲郭公名公羊釋文云郭音虢亦如字穀梁釋文云郭公左氏如字公羊音虢似虢郭通案公羊僖二年晉滅虢傳虢皆作郭凡九見是公羊從郭不從虢秦策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又曰因而伐郭高誘注古文言虢也是郭又虢之古文案唐書宰相世系表平王求虢叔裔孫序封於陽曲號曰郭公虢謂之郭聲之轉也然則西周但名虢東周始兼名郭逸周書等稱郭叔者後人據已改之名稱之猶商遷於殷後人遂以殷名商至於經文之義左氏闕文爲長

㚇曙謹案後漢地志載有三虢大陽下有下陽城虢邑云者此北虢也陜縣本虢仲國云者則志所謂雍州之西虢而泰本紀所謂小虢者也若唐書言平王求虢叔之孫則志所謂滎陽有虢亭虢叔國云者東虢也封於陽曲號曰郭公者其東虢之後乎　傳均謹案說文郭齊之郭氏虛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也是國名正字虢虎所攫畫明文也係叚借三傳惟公羊得其體若城郭之郭則又當作𦎫𦎫度也民所度居也今以虢當郭以郭當𦎫而𦎫之一字既廢虢郭兩義亦混　汪喜孫謹案左氏昭元年會於虢穀梁作會於郭急就篇郭破胡顏師古註虢叔周王季子也受封

於虢其地今陜州陜縣是也後爲晉所滅虢公醜奔周遂姓郭氏郭者虢聲之轉也虢通作郭隸釋郭輔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食采於虢武王錫封後世謂之郭虢通作郭蔡中郎集郭有道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元和姓纂郭周文王季弟受封於虢或曰郭公因以爲氏通志氏族略春秋有郭公遂以爲氏或云虢爲晉所滅公子配奔周遂爲郭氏今虢氏無聞唯者郭氏姓氏急就兒匡袁崔盧裴郭自註郭氏周王季子虢叔之後虢聲轉爲郭其後爲郭氏又春秋有郭公亦國也是郭公即虢公或據齊桓公問郭何以亡一事遂改經郭公爲郭亡按東虢亡於春秋之前西虢亡於僖公之五年此時安得有虢亡之事郭公之見於春秋其事不可得知必求其事以實之則鑿矣

僖二十四年傳凡蔣注蔣在弋陽期思縣不言始封何人唐書宰相世系表周公第三子伯齡封於

蔣其地光州仙居縣文淇謹案晉書地理志豫州有弋陽郡期思縣唐書地理志淮南道光州弋陽郡有仙居縣本樂安武德三年析置宋安縣以宋安置谷州貞觀元年州廢省宋安天寶元年更名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云周公第三子伯齡封蔣子孫氏焉國在汝南期思縣宋改爲樂安今光州仙居縣也期思仙居一地

渾敦檮杌饕餮正義據服虔皆以爲獸名惟窮奇不言何獸案司馬相如上林賦窮奇象犀注張揖曰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嗥狗食人者也是窮奇亦惡獸名傳均謹案廣韻云窮奇獸名聞人鬭乃助不直者類林云獬豸見不直者觸之故君子冠獬豸窮奇見不直者煦之故小人名窮奇竝可中張說所未盡至讀書紀數略引虎薈云虎而有翼曰窮奇則未知何所見而實之

軍制啟有二詩以先啟行左傳天子之老元戎十乘以先啟行皆謂先鋒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伐衛啟牢成御襄罷師狠蘧疏爲右注左翼曰啟以對下胠故知左翼齊侯變古三軍制故然疏引詩及服虔引司馬法非齊之啟也

周禮司勳戰功曰多按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史記宋世家贊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是也

三江五湖前人論之詳矣案越語子胥曰夫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又戰於五湖又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又反至五湖范蠡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史記貨殖列傳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史記與國語合五湖本無異論三江亦當在吳越境界中論者必曰是以吳越之三江强合禹貢周禮然與其信漢以後考證家言曷若信周末之書耶自注案越語吳王率其賢良以上姑蘇下云范蠡至於姑蘇之宮遂滅吳注姑蘇宮之臺也在吳昌門外近湖秦策吳之信越也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高注即干隧史記

春申君傳三江之浦作三渚之浦然則干隧也姑蘇宮也三江之浦三渚之浦皆一地又案太湖一湖有五湖之名三江豈一江有三江之名耶曙謹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凡今嘉興華亭吳江崑山瀕江一帶之地其南則越之北鄙其北則吳之南鄙吳縣太湖亦然三江五湖爲吳越共地審矣

吳有東西勾吳東吳也齊語西服流沙西吳注雝州之地趙策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案周禮雍州嶽山注吳嶽雍地近西戎豈吳亦如戎狄之通名故雝州亦得稱吳耶又案漢書地理志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左傳桓五年正義引世族譜云吳王封虞仲之庶孫爲西吳後世謂

之虞公是虞又兼西吳北吳之稱依虞吳通用之例疑郎虞字與洑沙之西吳不同

八佾亦作溢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千童羅舞成八溢曙謹案春秋繁露佾溢員佾溢方佾溢桷佾溢衡佾皆作溢

論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案周禮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鄭注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鄉射禮乃張侯記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疏稱州長習射名爲鄉射鄉射

有侯鄉大夫用此鄉射之禮詢衆庶衆庶卑無侯故張皮射鄉射名禮射張皮射名主皮之射故云禮射不主皮鄉射疏禮射二番不勝仍待後番復升射然則主皮之射勝者復射不勝者不復射是尙力也故鄭注謂主於獲此云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言鄉射所以不用主皮之禮者取其比於禮樂不勝許其復射不尙力也爲力不同等也鄉射注又云尙書傳曰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此主皮之射與案鄭已言主皮爲無侯張皮不必復疑射禽朱子以爲貫革案考工記往

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注革謂干楯質木椹樂記貫革注射穿甲革疏革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軍中不習容儀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穿多爲善謂爲貫革春秋養由基射七札是也是主皮又非貫革

管氏有三歸包注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自注史記管晏列傳張守節正義本此　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鮑注仲蓋三取女也案春秋莊十九年經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左氏無傳公羊云媵者何諸侯娶

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成十年經齊人來媵公羊傳云三國來媵非禮也惟天子取十二女左氏成八年經杜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穀梁注全錄杜注則是三傳意皆以天子諸侯取妻班次有三適也娣也姪也天子取后三國媵之國三人並后本國爲十二女諸侯取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本國爲九女夫人本國之媵從夫人歸於夫家者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又云媵布

席於奥鄭注女從者謂姪娣也媵謂女從者也是也二國之媵或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衛人來媵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歸左氏譏齊媵爲異姓公羊譏齊媵爲三國媵僭天子皆不譏齊媵女之遲也包曰三姓女依左氏成八年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包說非也鮑曰三取女國君娶夫人大夫娶妻姪娣不言娶故公羊云諸侯不再娶鮑說亦非也又案曲禮

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正義引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娣是大夫姪娣俱不名士但不名娣異於大夫其皆有姪娣明矣士無娣則媵二姪士昏禮雖無娣媵先是也故詩江有汜序正義據士昏禮以爲士有姪娣但不必備據喪大記大夫撫姪娣以爲大夫有姪娣而未明言大夫士姪娣之數以諸侯八妾士二妾例之卿當六妾大夫當四妾自注北齊元孝友傳孝友嘗奏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蓋仿古制而變通之　曙謹案漢書地理志曰身在陷臣而

取三歸亦三歸爲取女之證　應科謹案黃氏日鈔謂大爲之臺以處三歸之婦人近人因引衛宣築新臺魯莊築臺事爲據牽合取女臺名二說爲一然衛宣以納伋之妻故築新臺於河上而要之非謂昏禮有築臺迎女之事魯莊因築臺見孟任非因娶孟任而築臺也或又以爲秦穆姬登臺必嫁時所築案天子諸侯宮內皆有臺大夫宮內亦然左傳所載崔杼季平子孔悝事可證秦穆迎晉姬不聞築臺也此說精核諸說可廢

趙策秦以牛田水通糧鮑注以牛田爲地名吳氏正註牛耕積穀水漕通糧或以爲漢田始用牛耕竊以爲古用木耜未有金耜耦耕者二人並耕或一人一牛亦可漢始專用牛耕也字書犂從牛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犂不可謂牛耕非古也文淇謹案

山海經叔均始作牛耕郭傳始用牛犂也說文犂耕互訓段氏云人耕謂之耕牛耕謂之犂其後互名之吳氏之言可正春秋時無牛耕之說而論語犂牛爲耕牛矣犂與黧異魏策黧牛之黃也似虎黧黑黃雜色與犂牛異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爲雇犂牛直是犂牛爲耕牛矣

啟予足啟予手案喪大記小臣爪足又曰小臣爪手謂翦爪也士喪禮浴用巾挋用浴衣渜濯棄於坎蚤揃如他日注蚤讀爲爪斷爪揃鬚也此既死沐浴後事曾子豫言之重身體也故云而今而後

吾知免夫言既死而知免也不然一息尚存不容
自懈遽言免乎
論語黻冕按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
命士會將中軍杜註命卿之服蓋以衣裳統冕猶
袞冕鷩冕毳冕之例不然豈賜服但賜冕與蔽膝
耶自註黻與芾異黻繡於裳芾韠韍韐皆一物
天子六卿冢宰亦曰太宰諸侯六卿司徒司馬司
空司徒下小宰一人無太宰春秋時列國多僭官
制左氏隱十一年傳羽父求太宰襄十四年季孫
宿叔老會晉士匄注魯使二卿會晉叔老不在三

卿之中魯固有散位從卿者夫司徒司馬司空魯
之命卿非羽父所得求故求太宰蓋散位從卿隱
十一年正義以後更無太宰魯竟不立其說未必
然也桓二年傳宋督爲太宰終春秋備見此官宋
備六卿故同於天子成十年傳晉候使糴茷如楚
報太宰子商之使也注楚公子辰楚以令尹司馬
爲卿太宰蓋散位從卿以公子爲之者襄十一年
傳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楚人執之十三年
傳石㚟言於子囊曰止鄭一卿以除其偪注謂良
霄則太宰固大夫也定四年傳伯州犂之孫嚭爲

吳太宰則吳卿也檀弓陳太宰嚭亦卿周魯宋楚
鄭陳吳皆有太宰論語太宰集注或之爲是
求善賈而沽諸案周禮司市以賈民禁僞而除詐
注賈民胥師賈師之屬知物之情僞與實詐儀禮
聘禮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
者下文出授賈人注賈人將行者古人重玉凡用
玉必經賈人況鬻之乎昭十六年左傳宣子有環
其一在鄭商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此沽玉必
經賈人之證文淇謹案段大令玉裁說文注云賈者凡買賣之稱也酒誥曰遠服賈漢石經論語曰求善賈而賈諸今論語作沽者叚借字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

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禡韻古無是也其說覈矣然南北朝儒者已分別二音周禮釋文云稱氏及沈云成賈定賈莫賈物賈其賈平賈大賈小賈賈賤恒賈而賈故賈凡十一音嫁價音古謂賈師貴人在賈所賈之類皆音古也又論語釋文出善賈二字音嫁一音古是賈字有古音此以賈爲賈人正與釋文一音合
于欲居九夷九夷有三皇侃義疏云東有九夷一
元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自注邢疏引作滿節五鳧臾六
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此海中之夷皇氏據
爲疏邢氏引爲第二說皆非也邢疏引東夷傳云
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
風夷陽夷按後漢書東夷傳夷有九種云云下云

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及武王滅紂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爲民此九夷在唐虞爲嵎夷在周爲淮夷邢據以疏此是也而未言其遷徙所在若徑以淮夷當九夷亦非也東漢傳論又以朝鮮當孔子所居九夷徒以朝鮮有美俗而顯與傳文自背尤非也秦策楚包九夷魏策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史記李斯傳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司馬貞索隱曰九夷卽屬楚之夷也張守節正義曰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夷謂並巴蜀收上郡伐義渠丹犂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吳師道秦策注但據索隱文魏策九夷鮑注疑當爲九嶷吳氏正曰此南陽堵赭同陽屬荆州者以下文連九嶷許鄢言之故也大事記李斯書云惠王用張儀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卽

屬楚之夷方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此與集註異愚謂此言破南陽之九夷也案此數說鮑彪以九夷爲九嶷張守節以九夷爲四夷統名遠據益州之巴蜀并州之上郡西戎之義渠丹犂其誤皆顯然不復辨大事記據索隱以解南陽九夷確不可易本以南陽九夷爲一吳氏疑呂氏分爲二非也九夷所以在南陽者當如陸渾遷伊川之類徐廣曰荆州之南陽郡本屬韓地秦本紀正義云南陽今鄧州也在漢水之北釋名云在中國之南舊名陽地故以爲名焉

當暑袗絺綌案士冠禮兄弟畢袗元注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古文袗爲均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注袗同也上下皆元也案此則袗絺綌衣裳同絺綌也禮稱袗絺綌二曲禮袗絺綌不入公門以上龜筴等例之當指臣言臣朝服入朝雖暑不袗絺綌玉藻袗絺綌不入公門觀上非列采文義與喪大記同謂歛衣也喪大記稱歛衣曰袍必有表不禪下云絺綌紵不入正謂三者皆禪絺綌無有不禪不必以袗爲禪又或以袗爲元則冠昏皆爲畢元元矣成何文理表者對裏之言謂絺綌之服必

有裏衣使絺綌表出當指深衣深衣裳不殊亦得言均若元端以上禮服又不得用絺綌

奪伯氏駢邑三百孔註伯氏食邑三百家案左傳歸我衞貢五百家此但言三百不定指家言凡邑之大名爲一縣之地其邑之小名有二成公二年左傳新築人仲叔於奚救孫桓子衞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襄公二十六年傳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二十七年傳公與免餘邑六十辭

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又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二十八年傳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與北郭佐邑六十三十年傳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昭公五年傳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杜氏於成二年襄三十年昭五年邑字無注襄二十六年注八邑三十二井二十七年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二十八年注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襄二十六年正義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子展子產爲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田土杜以正邑解之故云三十二井二十七年正義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論語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稱邑也是則四井爲邑正解也一乘爲邑杜氏以義而知也駢邑三百猶云駢之三百邑杜所謂四井爲邑三百邑當一千二百井又按昭十五年傳書社五百注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大戴禮敎其書社史記孔子世家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

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又案秦策云而賜之二社之地注邑皆有社二社二邑是在都則二十五家一社在野則四井三十二家一社或以駢邑三百爲三百社義亦通然經明言邑不言社且庸愈於三百家之說乎

其言之不怍案大戴禮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盧注鄂鄂辨厲也論語曰其言之不怍怍作作訓爲鄂鄂可備一說

論語匏瓜案瓠有甘有苦甘者詩甘瓠纍之人所

食苦者詩匏有苦葉不可食但繫以渡水夫子言已將爲世用非若匏瓜但繫以渡水而不能爲人食昔人已引國語爲渡水之證但於繫字義尚欠分明

孟子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案周禮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注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輔之以傳節爲信耳又曰無節者有幾則不達鄭長從於他邑則從而受之此所謂以封疆之界域民也孟子引古語言王者原以封疆域民而所以域民不以此原以山谿固國而所以固國不

以此原以兵革威天下而所以威天下不以此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閻氏謂當日封疆固以域其民因悟發政施仁節欲立欲耕欲藏如不以疆界則徑至齊案許行自楚之滕陳相自宋之滕不域於疆界孟子言欲立欲耕極言仁政感民非限於疆域而不能至

孟子爲卿於齊注客卿按春秋時已有散位從卿戰國時益多韓策客卿爲韓謂秦王（自注趙策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亦此類）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白起傳與客卿錯攻垣城李斯傳秦王拜斯爲客卿初不識其爵祿大小今以孟子之文考之淳於髡曰夫子在三卿之中時髡爲列大夫不肯爲相故以卿位爲議孟子致爲臣而歸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孟子曰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則孟子爲客卿時受十萬鍾之祿矣鄭氏本司馬法箋詩甫田云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上地穀畝一鍾然則萬鍾爲萬畝十萬鍾爲十萬畝矣詩正義曰史記河渠書韓使水

工鄭國閒說秦鑿涇水爲渠渠成而用溉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鍾容六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爲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上熟其收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碩自三四百五十碩自倍三百碩彼謂中平之地上熟畝六碩故本太平之上熟上地準關中爲畝一鍾也案史記貨殖傳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則畝一鍾者

大率如是不止關中
隱几而臥隱爲據其證大戴禮隱琴瑟曙謹案檀弓旣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鄭注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亦其證 傳均謹案說文隱蔽也經典係用叚借其正字當爲𤔌𤔌在𠬪部云所依據也讀與隱同
夏貢亦行助法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大戴記先
公後私孟子所云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謂公田之
稅有定額非無公田助藉者左傳穀出不過藉杜
注般法曰藉故孟子言周亦助
孟子曰昔者案莊七年經左氏公羊皆曰夏四月
辛卯夜恒星不見穀梁作辛卯昔恒星不見傳曰

入至於星出謂之昔案昔猶夕古樂府有昔昔鹽
昔昔猶夕夕鹽卽引聲之轉而譌樂正子以夕至
齊故舍館未定不能見孟子若作前日解則樂正
子見孟子誠遲矣孟子所載昔者有三有作久遠
之辭昔者孟子與我言於宋是也有作前日之辭
昔者辭以疾是也有作前夕之辭曰昔者是也自注昔亦與夜通史記龜筴列傳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爲今昔 應科謹案先君四書識小錄云哀四年左傳爲一昔之期杜注夜結期列子周穆王篇昔昔夢爲國君張湛注昔昔夜夜也莊子天運篇通昔不寐釋文昔夜也夕昔又通用楚辭大招注引小雅樂酒今昔今本作夕是也

鳴條王應麟謂在陳畱之平邱路史注謂在安邑
西北孟子引伊訓造攻自鳴條夏都安邑當從路
史注
孟子稱舊君三有禮皆見左傳襄二十一年傳欒
盈過周王使候出諸轘轅是導之出疆也定六年
傳孟懿子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
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是先於所
往也襄三十年傳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
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是三年不反然後收
田里反則仍歸之也但懿子之意欲令晉人聞虎

逃走强設請託惡之非愛之然必當時大夫士出
奔其本國有請託之禮故懿子言之不然懿子又
何敢强盟主必以爲中軍司馬耶曙謹案曲禮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白虎通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畱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此皆不收田里之證與孟子合
昔人據孟子墦閒之祭以爲古人祭墓案祭墓有
二墓成則祭檀弓有司舍奠於墓左冢人請度甫
竁遂爲之尸此祭后土之神也冢人又云凡祭墓
爲尸此禱祈常祭也
百畝之糞案草人糞種用牛羊麋鹿貆狐豕蕡犬

注煑取汁也鄭司農云以牛骨汁漬其種也疏此與後鄭義合然則羊麋以下均以煑取其骨汁骨汁多少爲上農中農下農之差故同百畝而糞不同月令糞田疇以燒草行水其汁漬田亦謂之糞其實糞專指骨汁也凶年民窮骨汁少故糞其田而不足

魯人獵較案古者將祭而獵王制乾豆是也左襄三十年傳豐卷將祭請田焉子產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杜注鮮時獸衆臣祭以芻豢爲足春秋時大夫多僭禮魯大夫亦應然夫子知獵較不能驟

禁而但正其祭器如特牲少牢俎豆之數令其但取芻豢而無四方之物則不禁而禁聖人之妙用也獵較當指大夫士將祭而獵言夫子亦獵較當指夫子許其獵較言

在國曰市井之臣案士相見禮凡自稱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注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此孟子致仕時言在國在野當作此訓又案詩東門之枌序正義云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應劭風俗通云俗謂市井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爲一井田爲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本井田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孔氏訓市井甚明又案庶人不傳贄爲臣庶人非無贄但不傳耳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是無擯相傳贄也下云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是有擯相傳贄也自注傳如傳命傳擯不傳之傳不傳贄不謂之見直謂之役見有儀役無儀

楚有南陽晉有南陽齊亦有南陽齊策魯連遺燕

將書曰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吳氏補注史云齊之南陽索隱云卽齊淮北泗上之地也孟子遂有南陽指此

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當魏文侯時孟子白圭趙注本此案魏策白珪鮑注曰魏人孟子稱之趙岐以爲周人非也蓋至是三四十年矣應科謹案閻氏百詩四書釋地以爲魏拔中山在魏文侯十七年癸酉下迄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此書所載另一人亦用鮑彪之說

訑訑亦訓欺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

者言也注沇州謂欺曰訑楊亮謹案高注國策本亦作訑說文詑字下許君云沇州謂欺曰詑段大令玉裁注云此不見於方言方言秦謂之謾段又引國策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蓋說文無訑字集韻云訑與詑同是訑卽詑字但段氏引燕策作詑未知所据何本又案急就篇謾訑首匿愁勿聊顔氏注云謾訑巧黠不實也王氏應麟補注云謾訑欺也列子狎侮欺語楚辭九章或訑謾而不疑史記龜策傳誕謾注誕一作訑黃氏曰燕代之間謂矔見方言以訑爲矔則又與欺義別

虎賁三千人虎賁王制武王何以有之曲禮疏引禮緯九賜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紂賜文王弓矢斧鉞爲西伯武王繼之則知虎賁本殷賜

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案古駕馬之制謂夏后氏

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者王肅也孔晁駁之謂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者許愼也鄭元駁之今考之於經既夕禮公賵元纁束馬兩注兩馬士制也上經注駕車之馬每車二疋是鄭氏以士駕二也周禮校人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乘馬一師四圉駑馬麗馬一圉注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麗耦也以此推之五路王所駕若備制宜駕六馬常駕則四馬故以四起數駑馬給役故以兩起數賈疏云養乘之者已下皆四四爲耦是因養馬而乘習之則兩馬爲耦亦因養馬而乘習之不言者從可知也是給役駕二也左傳哀十七年良夫乘衷甸兩牡杜注衷乘一轅卿車釋文甸時證反說文作佃云中也春秋傳乘中佃一轅車也正義古者乘甸同兵車一轅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爲四馬今止乘兩馬而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大事駕四小事駕二如今乘輿有大駕中駕小駕爲行之等差也其諸侯大夫士惟駕二無四二十

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士喪禮云賵以兩馬是爲得駕兩無上乘也是許氏杜氏陸氏孔氏皆以諸侯之卿大夫士駕二也孟子以常駕中乘言之故曰兩馬其兵車四馬不常駕也又案孔子世家云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與許鄭合王肅家語本之

孟子發棠疏引史記棠公妻好裴駰云賈逵曰棠公齊邑大夫是矣案棠本萊邑左傳魯襄公六年齊滅萊故屬齊傳稱棠人軍齊師又云萊共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克之杜注北海卽墨縣有棠鄉

者也

同郡後學凌　曙

孫應科

汪喜孫

薛傳均

劉文淇

楊　亮校

秋槎雜記

王

秋槎雜記書後

先君著秋槎雜記內外篇內篇說經外篇雜論傳記詩文合爲一卷道光元年刊行時儀徵阮相國總督兩廣刺取是書內篇刊入

皇清經解而刪其外篇是卷卽依經解本也其中橐橐條末云橐無底無證刊行後復得手稿別本引老子書證橐無底先兄幼度松渠嘗欲更正以已刊行未果今先兄皆下世爰取原刻抽更一簡以字數行款參錯因刪去楊君大承注以强合之以畢先兄未竟之志楊君大承今更名亮原刻用舊名今詺詺條下亦剜改今名先君諱下一字

皇清經解誤書作徇先兄嘗致書同年官粤中者請其更正亦未果因並記之道光十有九年冬十月朔男寶柟謹識

秋槎雜記書後　一

〔清〕梅沖撰

然後知齋答問二十卷

清嘉慶二十一年承學堂刻本

嘉慶丙子夏鐫

然後知齋四書五經答問

承學堂藏板

序

國家以經術造士固以內聖外王之學無不備於四子五經故約天下英才使皆萃力於此上窮性道之要旁及典章制度合羣儒之討論定千古之是非內益身心外備時用古今為學之道無易於此也顧學者各有性之所近或精言義理墨守宋儒或博稽考據競尊漢學交譏不相下必有一失或致兩失矣嘗謂學者第以四書為主執四書以貫羣籍取諸儒之說折衷於孔孟而互證以五經一空漢宋之界以此著一家之言庶足質千古而矜式士林也戴袁村孝廉以家學淵源篤攻經義從游者率多早達取其講授所積成四書五經答問二十卷益專取古今所稱疑難者而具論之披閱一過喜其致力之方與向所持論適合其創見獨出固多發前人所未發即採用舊說亦搜葺博奧而決擇精核皆學徒所當知者其書固不為舉業計而舉業家得之不特足資考證且有以啟智識而上探聖道之精益深體
國家造士之意貫其力而自足於已如此為從臾付梓庶為舉業者亦共知致力之要焉
嘉慶二十一年孟夏鄱陽胡克家書於皖江節署

然後知齋答問目錄

卷一　四書

學　儒與二氏之學　朱子承孔子之學

顔子好學　格物二條　孔孟言性合一　知天命

聖功節次　忠恕　忠恕一貫　聖賢之樂

顔淵喟然歎曰一章　不動心　不得於心勿求于氣

蹶趨動心　知命　學易無大過　約　賢賢易色

禮之本　不可使知　知生知死　中庸　知行

思　漢學宋學

卷二　四書

舜禹之避　韶武　周之德　微子之仁

周公使管叔監殷　舜封象周公殺管叔

孔子爲東周　從先進　答葉公問政　正名

正名與不爲　孔子不絕衛輒　春秋天子之事

孔子於鄉黨　君子遠其子　喟然與點之意

從政　仲弓父　夫子論管仲　無道桓文之事者

蘧伯玉出近關事　季文子三思　臧武仲之智

知及之一章之字　樊遲請學稼

卷三　四書

封建　周家官制　天子卿大夫士爵祿之制

禹盡力溝洫　三代授田五十七十百畝之異　徹

貢助徹遞改以救敝　周人助徹並行　五畝之宅

百畝之田合今田二十餘畝　野與國中鄭說非

井田溝洫合一　千乘當從馬氏說　侯國軍制

馬牛兵器不盡出於民　有馬千駟係公馬

周官鄉詳于兵遂詳於農　春秋時兵農已分

關市　廛有四

卷四　四書

郊社　社稷　禘祫　魯僅有祈穀之郊

魯以用禘之禮樂器物爲禘　明堂宗祀嚴父配天

七廟　祧　兄弟繼及別立廟　廟制　周太祖廟

舜宗廟所享之祖　追王　周先公之世

卷五　四書

宗廟十三獻儀節　宗廟之樂　繹祭　祊與繹

祭以士祭以大夫義例　宗器　裳衣　時食考

序昭穆　旅酬　下爲上　旅酬無算爵之異

燕毛　禘嘗之義

卷六　四書

祭祀灌獻酒齊之異　牲體貴骨賤骨圖說

一鼎至十二鼎　俎　舉肺祭肺　腳臐膮　禮器

籩豆　庶羞百二十品　簠簋　酒器
冕服弁服朝服元端

卷七　四書
思無邪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東周列國有詩
詩亡然後春秋作　關雎異說　樂正雅頌得其所
關雎之亂　翕純皦繹與金聲玉振合解
樂則韶舞　舞　樂制大畧
六律正五音　律呂舊說　旋宮舊譜
聖祖律呂正義新說

卷八　四書

明堂　學校　射　射不主皮　反坫　拜下
棖闑　夏正　殷輅　四飯侑食　朝聘

卷九　四書
北辰　日月食　分天與星辰爲二是明歲差之故
苟求其故是言歷元　千歲　日至　歷法大意
斗柄　左旋右旋　勾股古法　西法

卷十　四書
鄉黨圖考摘錄
朱子儀禮釋宮　趨進　入門過位升堂復位
宁　圭璧　紺緅　表而出之　緇衣素衣黃衣
褻裘　租　非帷裳　深衣
四書釋地摘錄
闕里　闕黨　汶　沂　葉　儀　東蒙　杞
駢邑三百　邦畿千里　石門　孔子在齊一次
匡　華嶽　文王囿　滕薛　轉附朝儛　梁山
蓋　武城　九河　漯　汝　牛山　堯舜禹都
陽城　崇山　羽山　三危　滄浪　洧有橋梁
莘　晝　休　嬴　任　平陸　自滕之楚
齊滕之路　費惠公　曹　丹朱　皐陶　益
掌火　窮石　靡與有鬲再造夏室　散宜

飛廉　奄　晉文公　公孫拔　百里奚　甯俞
大夫僎　史魚　顏淵季路侍　子游　申詳
曾西　公儀子　白圭　宋牼

卷十一　易
說易宗派　易中心性之學　坤彖先迷後得主
坤之西南得朋與蹇解之利西南同異
坤之龍戰與戰乎乾同異　屯蒙之後繼以需
謙卦言行師　隨益升三卦用享
大有鼎升三卦言元亨　小得小亨小字之義
九六七八　用九用六　先甲後甲先庚後庚

臨八月復七日　大衍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卦變　先天　圖書之學　易逆數　重卦
三易之法　聖人之道四　經文字句傳寫之誤
卷十二　易
漢易源流　虞翻說　荀爽說　鄭氏爻辰說
孟喜中孚說　干寶說　漢魏諸家
惠定宇周易述隨錄
卷十三　尚書
古文尚書疏證數條　微危精一執中
逸書臣扈旅巢之命　寅賓寅餞識日景

在璿璣玉衡齊七政　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禹貢　安溪導山說　三江　夏商之際
泰誓牧誓　文王稱王　五事配五行之說
雨霽蒙驛克　貞悔　日月之行　稱三王以爾
周公東征　康誥酒誥梓材
卷十四　詩
毛傳朱註　毛詩與齊魯韓三家源流　三家之存
王道盛諸侯無正風　諸國正風皆入二南　邶
采薇出車與宣王諸詩之異　出車等篇兵略
肆夏金奏無詩　笙詩　貍首　四始五際

公劉七月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公劉
宣王築室　十月之交　平王戍申甫　抑戒
卷十五　詩
采蘋　朋酒斯饗日殺羔羊躋彼公堂　飲酒之飫
執爨　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　孝思維則　邰與邠岐之路
昊天有成命　執競　思文臣工噫嘻　天作
雝　絲衣　泮水
卷十六　春秋
孔子稱良史書法不隱　衛侯出奔齊

惠公仲子　魯夫人喪葬義例　逆后逆女書法
考仲子之宮　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紀履緰來逆女　滕侯薛侯來朝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三年齊魯盟于柯莊十三年
季子來歸　齊高子來盟　齊桓貫與陽穀之會
盟于召陵　齊桓會盟　葵丘　桓文創伯之異
踐土　叔孫豹論三不朽　吳子使札來聘
弭兵之盟　晉韓起來聘　叔弓如晉　夾谷之會
及鄭平叛晉　墮費　猶三望　昭定屢書大蒐
滕杞降稱子

卷十七　春秋
三傳異同　春秋通論摘錄　各國疆域形勝
卷十八　周禮
周禮可疑之說　鄉遂之官　官祿　九賦九功二條
載師之征　令貢賦令賦　王畿封國外所餘之地
鄉遂都鄙　邱乘　遂人匠人合一　職方九服
正歲非夏正正月之謂　周禮都是夏正
四時之田　束矢鈞金之入　巷族諸職
廛人之舖
卷十九　禮記
先儒歷有訂正之說　撰著之人　禮記儀禮逸篇
古今說禮諸家　漢博士剌六經爲王制之失
可疑之說　月令
卷二十　禮記
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　大饗之別四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養老　燕禮　饗禮　食禮
修而兼用　干戈之舞　胥鼓南　侍射不角
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　尊壺者面其鼻

績爲繭縕爲袍禪爲絅帛爲褶　五官致貢
五官之長　春官釋奠於其先師
天地爲本　陰陽爲端　四時爲柄　日星爲紀
月以爲量　鬼神爲徒　五行爲質　禮義以爲器
人情以爲田　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
協于分藝其居人也曰養　有直而行也九句
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大傳宗法　姓氏

然後知齋答問卷一

四書

問論語開章一學字古[illegible]按畢入

儒之議其是非焉在

古註不解學字但曰以時誦習之蓋以學爲誦讀也觀子路謂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及子夏雖曰未學二句似本以讀書爲學然子夏以文學之科而所言如此夫子稱顏子以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則聖賢之學固不在誦讀也朱子釋學爲效原以人性皆善後覺效先覺乃可明善復初始爲學者原始要終定其歸向或以復初字見莊子不昧字涉釋氏妄生

訾議不知聖道之大無所不包朱子洞究二氏有可藉明吾道者收而用之文之相涉不可斥爲異義之相發更不必斥爲異也朱子闡明聖教所以爲朱子之大者正在於此論者不知異端之所以異卽不知其所不能異未足與言聖學之要也

問異端之學所以爲異者焉在

二氏之學有不能不同於吾儒者以道皆出於天也嘗謂天命之謂性一句是二氏所同次句乃異二氏之道其所道皆不知率性以爲道耳原夫理之在天所謂至誠無息爲覆物載物成物者自人之生得此理以爲性則天之所以爲天乃約而歸之於人是性者乃天人所由交通而會乎物性從出之源者也故曰萬物皆備至誠盡其性而人性物性自盡孔子所以能一貫者以此惟人之生既落形氣而性之靈明卽拘蔽于物欲必去此拘蔽而性之本體乃與天地合故三教之學不同其務去物欲以全性天則一也其所以異者何也聖人之去物欲也不强去之而徐化之不惟不絶之且因而用之蓋既有此生則心知血氣人之所以爲人者皆能動吾欲以害吾性卽所以爲拘我蔽我者而我用之修孝弟忠信之德攻詩書禮樂用聚萬理以爲修齊治平之術卽治吾偏駁而祛吾障蔽則吾性所應有且因之以收其實久而化焉

則氣質皆爲性道而適得其與天合一之本是謂明善復初是謂克己復禮是謂明明德聖學成功如是而已其用功之事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卽格致誠正也皆由外而反內由博而反約由末而反本由實而反虛下學上達所謂吾儒之學者如此二氏則不然專內而屏外有約而無博攻本而棄末主虛而遺實氣質之拘蔽不俟徐化而力去之人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因之以有聲色有貨利有權勢正人之所以爲人而率性以爲道者乃懼中之不能勝外遂舉所以爲人者盡屏去而空之聖人用以復性而凝道反謂賊性而去之以爲道何其大相剌謬哉且聖人之繼天立

極者必立于天人之交也夫義理者天氣質者人旣合氣質義理以爲性自當合天人以爲道知有人而不知有天則泛而無主曲學是也知有天而不知有人則高而無實異端是也聖人之道合人與天而已二氏離人於天有天而遺人豈人之道哉聖人卽人以爲道異端則外人以爲道也異端之必斥于吾儒者以此然習儒而未能爲克已復禮之學徒泛濫于章句且溺於物欲漫不知所謂學者何事則不若少究其說反可識主宰而得性道之歸此朱子之闡明聖學所以別具苦心者也

問朱子之學所以爲上接孔子者焉在

孔子以文行忠信立聖教之中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始止教以格物而已顏子之博文子貢之多學而識皆所以格物卽孔子所謂下學要無不致力于實耳然必以一貫爲歸則下學者正所以上通于性道故大學之道首標以在明明德非爲格物者貿指其宗主所在耶因而孟子言良知良能曰先立乎其大蓋旣知其主宰所在卽用性爲主而以本貫末以內馭外其取徑用力之方爲已捷矣然必曰博學詳說集義以養氣非亦致力于實哉此孟子所以爲善學孔子也孟子而下自漢氏至有唐如鄭賈之學但有致力之勤誤用下學而不知上達者也陸王之學則取入徑之捷急求上達而遺棄下學者也是其爲教或溺于卑瑣或淪于高空皆不得聖門所以爲學而去道彌遠聖人之教大中而已惟文行忠信從事下學其天資高者自能上達其不能者亦不失爲聖人之徒此聖人所以爲教卽聖人之所以爲學也朱子之學與此謹同一轍而以明善復初推大學之本旨以學問思辨示格物之全功實得孔子心法一脉之正聖道之統斷歸朱子洵不誣矣

問夫子以不遷怒不貳過許顏子好學是聖門所謂學主在不遷怒不貳過也其說如何

夫子自言好古敏求教弟子必先以博文此格物之事所以致知而能擇善聖學致力之方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卽所謂約之以禮而克已以復禮者此篤行之事聖學之歸宿也不遷怒則已私盡去氣質旣化性定情一純于天理而氣不動也不貳過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克之旣淨乃能至明至決如此所謂復也在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卽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也天地之氣不能有陽而無陰人心之動不能有善而無不善曰復固有失其初者矣故貴乎復也唯不貳過乃爲不遠復卽復禮也復則反乎萬物皆備之我而同乎天地之心故孔子假年學易蓋免大過聖人之學只求無過以還夫天之本體而已無求多于

外也能不貳過則反身而誠矣猶有過焉與從心不踰者自別也由博文約禮以至于此實乎艱哉所以欲罷不能又欲從末由也故曰好學孔顏之所謂學者如此

問格物之說解者不一朱子之補傳或不能無疑究作何解

朱子於白鹿洞揭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爲格物之要固的當不易惜補傳不以此爲言曰卽物窮理着語少滞耳所謂物者卽身與家國天下之事也事物之理莫不學問思辨以格之而後知所以修齊治平之術也物格而知至如是而已

問知至而後意誠曰一旦豁然貫通而後爲知至此一

旦在何日未至一旦以前知皆不致耶意皆不誠耶

格至誠正修齊之事本一時並到曰知至而後意誠者乃卽一事而言此一事識得明白便實力作去其不明白而不能辨理者固多所以要格物自十五志學之始卽其所知必誠其意以行之所不知者則俛焉孜孜以至於老莫非格致之時也大舜好問好察武王九十訪洪範周公仰思夜以繼日孔子好古敏求問禮問官假年學易非格致之事而何事乎自君相以至韋布獨居時皆不外讀書窮理卽論道大廷廣詢博採亦莫非格致之事故格致者貫乎聖學之始終而終身無已時者也曰一旦貫通亦立說之不得不然旣曰卽物窮理則如多學而識豈無貫通之一時到一貫之後則由明而誠境界自別要之格致之事則不問此一旦以前一旦以後其不可已者一也意之誠更不必問一旦之豁然否也

問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二者有異歟集註解以氣質之性義理之性果孔孟之旨歟

孔孟之言本合善申孔子之說者孟子也古今言性者自當以孔子爲宗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自天之人之初只是善成以形質而爲性而善在焉則性自無不善而與善却一而二矣故又曰性相近孟子之言性也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

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此語最明白了當明以聲色臭味之好爲性何嘗別氣質於理義耶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卽其情而見仁義禮智之人人皆有而可以爲善所以謂之性善蓋人性之善不必於善人觀之正當於惡人觀之盜賊之縱其殘虐亦有忽動惻隱者肆其攘奪亦有時推解而惠人者一點善端任其牿亡而終不能盡此所謂性善也同一善而有淸濁高下之不齊則孔子所謂相近也孔子旣約繼善成性之說而曰相近已明開性善宗旨孟子正善申孔子之說也而豈相戾哉自程子有氣質之性義理之性之說則無所爲性無所爲性善益

無所謂相近何也、性者、乃義理氣質之合而後有者也、惟二者渾合而後爲性、今分而二之、曰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强贅之性二字、而義理仍是義理、氣質仍是氣質、無所謂性也、譬之燈、必膏與薪兩合而有火、今欲分之曰膏之火、薪之火、其可得乎、既分義理氣質而二之、則所謂善者、全歸于理、而與性無涉、而論氣質之不同、不得不添一惡字、與孟子之旨背矣、又何以通孔孟之說而一之也哉、

論性以孔子爲宗、而見孔孟之合一、則前人善惡混及性有三等、與義理氣質等說、其得失自不待論、董子喻性如禾、善如米、似矣、而亦未精、禾中固必是米、猶性無不善也、

然必治去其禾而後得米、豈治去其性、而後爲善哉、燈之喻最妙、其烱然不昧、固同性體之明、或爲外物旁引而妄熾、則所謂爲不善非材之罪也、光有明暗大小之不同、則所謂相近也、所以不同、由膏與薪之不一、卽稟受有清濁强弱之不齊也、面面圓到、足使性善之說、人人了然、無如此喻矣、受業六安沈巍皆識

問今人自束髮受書、卽能解天命之謂性、而老師宿儒亦未能有異於童蒙之說、是人人皆知性命也、何以聖門如子貢、猶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孔子五十乃知天命乎、

後人之言性命、其是與否、吾不敢知、卽其是者、亦知性命之訓詁而已、聖人之知天命、後人亦無由見、但觀一部易經、四聖各繫數語、便將天下萬世事物、鉅細莫不窮其曲折變幻、一一斷定、是謂知天、是謂知天命、是謂盡心知性、後人從而釋之、歷千萬人而難獲一當、便是知與不知之實證、

問吾十有五章、與孟子盡心章、聖功節次可相合否、

盡心一章、陽明說與朱子異、以吾十有五章參看、自可得其眞解、夫行重于知、匪知之艱、行之惟艱、夫人知之矣、須知此是爲常人說法、若聖人之學、則所重在知、蓋行有盡、而知無盡、誠知之、則其行也、舉而措之所患不盡知耳、故孟子末章

言道統之傳、但曰見知聞知、誠之之功、知之事居其四、行則一而已、安行雖與生知並稱、而生而知之者上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孔子每但言生知、則以知之足包乎行也、吾十有五章、三十而立、是行之事、不惑至耳順、皆知之事、從心不踰、則知行合一、知之旣神、而不勉不思、行自從容中道也、盡心章、末節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能立命而後爲能立、所以能立、則在天壽不貳、人而天壽一關看不破、至爲所動而有貳、是未足爲士矣、何足與言聖功哉、故必先以天壽不貳、一切禍福利害不能動、是謂能立、是爲所以立命、此義正與孔子之立相發、自是而存心養性以事天、漸漸用功心

性以求上合于天則孔子三十以後之事也至盡心知性以知天則孔子之知天命矣由此而進則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則孔子從心不踰之時也朱子重末節以爲是仁之至要未嘗不是孔子知天命以後亦未嘗不是修身以俟也但語意須善會若以首節爲虛造其理末節乃爲聖學之成則看首節太淺而立字功夫反在知天命以後則非聖功節次矣

問曾子以忠恕解一貫朱子又解以至誠謂曾子有見于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巳推巳之目以著明之似忠恕本不足解一貫而曾子竟不能言至誠一本

萬殊之義者聖道授受繫此二字而千古常晦不可不講也

一不可名一之發出來有形狀的是忠恕夫子之道只是忠恕曾子一生身體力行惟此忠恕觀孔曾授受之大學而了然矣誠意以前忠也正心以後恕也夫盡巳之謂忠人看得盡巳二字太淺太易故忠字似小耳不知人必由格物致知而來巳方能盡若理有未明但云盡心則愚忠愚孝非聖所尚謂之盡巳得乎合致知誠意而後爲盡巳則忠者乃是由明而誠誠意以前之事畢矣（日知錄亦謂反身而誠然後能忠）平天下以絜矩恕也而治國之恕有而後求無而後非實自正心修身始則忠恕二字實括一部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此忠恕豈非一貫曾子平日所傳所習無非忠恕之道今日所以呼所以唯也益至誠一本萬殊之說原至當不易虛言之則渾然至誠所謂一也實言之則忠恕也一之虛不易明指實之曰忠恕明確了當固絕無假借也

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孔子之仁聖卽孔子之忠恕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強恕而行孟子所以爲得曾子之傳上接孔子 受業六安黃惟恭附識

問以忠恕括大學之道明曾子得道之實據固明白的當矣而一貫之必曰忠恕者何也

聖人之道猶水也天下之至忠至恕者莫如水夫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水之在江河池沼以及盆盂瓶罍之屬大小高下曲折方圓無毫髮之不到忠也無不各如其分恕也以罍之水注于瓶水隨器變仍此一水也猶道之隨時隨地因物而殊仍此一道也故一貫必是忠恕若不忠恕便不能貫猶不爲水而爲氷實于盆而多所欠缺不能適如其盆不忠恕也再欲移置瓶罍皆格格不相入其不能貫者以不能忠恕也然則所以爲氷爲水者何也曰誠之純是天理便是水不誠而氣質未化則爲氷氣質未化物欲凝結故不忠不恕也人之不能誠惟在私欲之凝結故賢人學聖惟在變化氣質

便欲皆爲理則氷化爲水矣忽化而忽凝者所謂日月至焉者也氣質化盡絶無物欲純是天理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則大而化也所謂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也化則不氷而水矣水則無不忠恕矣然則道之一止是忠恕何疑于夫子又何疑於學者乎

問孔顔之樂焉在夫子稱顔子以不改其樂何也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有得而樂其進乃不能自已一藝之成無不自足其樂況道德耶故心廣體胖囂囂自得千古斷無不樂之聖賢也樂何自生學而已矣論語開口示人尋樂之方曰悅曰樂曰不慍孔子樂以忘憂由於發憤忘食孟子之

言樂也更備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知所謂學者不外仁義樂則生於義精仁熟耳故又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至於粹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其樂何如而其論學也則曰自得之居之安資之深至於左右逢源皆實寫樂境而樂所由生要不外孔子之發憤時習也孔孟之樂如此則顔子之樂可知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與人不知而不慍皆樂之深而外境不能動也樂之至則胸次間活潑潑地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又豈有人之見存而足生其慍者乎故有廣土衆民而樂不與存簞瓢陋巷疏食飲水而樂在其中知此可與言學矣

問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註謂恍惚不可爲象又曰無方體聖道亦有恍惚之境與無方體三字與在前在後意境似亦未合究作何解

此篤行之事極形容時中之難也望之不及少着力又過矣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瞻之二字亦甚着力書曰顧諟天之明命命之在事物即所以爲中者也常目在之着力看定是瞻之二字實際功力未到時不免前後之游移迨博以文而參証益明約以禮而持守益密漸漸看得定如有所立卓爾矣而要緊功夫全在約禮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因有動作禮儀威儀之則以定命即所以定此中也能復禮

便與合而爲一矣見卓立而未能從乃是尚未能復也故始之在前在後乃自已識力未定非道有恍兮惚兮之象

問孟子不動心之學前聖亦論及否

不動心只是不疑惑恐懼故必知言於天下之理無所疑養氣於天下之事無所懼乃不動心之本也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知言是知之事集義以養氣則仁者必有勇也孔子曰我無能焉亦於此着意矣而苟有用我期月已可三年有成何等從容暇豫尚何動心之有於此更見孔孟身分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勉以不動也吾斯之未能信則動矣

問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註謂心有所不安但當力制其心而不更求其助于氣未知心既不安則氣如何可助大全所載朱子說亦俱未明白作何解

此毛西河所謂不可解者也蓋不得於心者不能自滿其心之所願也如聘射之禮質明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心欲成禮而饑渴困之倦怠乘之則不得于心矣所謂非强有力者不能行可不求助於氣乎卽如吾輩讀書作文有所未解而不如意卽不得于心也求之於氣或收視返聽以凝固于內或博觀詳說以振厲于外而心智忽開通焉卽求助於氣之實效也處事而不自慊亦不得於心也必思所以淬厲其精

神厚集其氣力卽求助于氣也告子不然有不得於心則聽其不得以不得而有求則是動其心耳謂力制其心似告子未有此意又解可字爲急于本而緩其末亦未是告子但期不動其心無所爲急于本也孟子之曰可特以形勿求于心之不可耳故卽轉申以志至氣次無暴其氣之說下節蹶趨動志是暴氣之一端朱子於蹶趨外更舉一事謂如當喜當怒便是持志喜怒得過分便是暴氣西河又大肆辯駁則西河之謬也過喜過怒是氣壹而暴氣朱子之說本不誤不必加以當喜當怒便是持志耳孟子固未嘗言安行徐步便是持志也要知喜怒得當及安行徐步皆是所以持志蓋持志之功只在言動一切謹於禮而守其分所謂制外以養中也壹於喜壹於怒而過分則暴其氣而反動其心甚明白易曉何可辯駁西河又謂欲於蹶趨外再舉一端不可得亦於書理未明耳蓋可舉者甚多如飽食酣飲並高談雄辯汎縱其氣而一往者皆是

問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僅如注說已乎

聖賢言命者曰居易以俟命修身以立命曰定命曰配命曰舍命不渝而爲邦之司直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又曰見危授命則知有時授命未嘗不是順受其正然不入不居則見則隱所以用其知者微矣故知

之事不一端知惠吉逆凶之有常而定受中之生自求多福以配命一也知屈伸倚伏之時乘而運知幾之神不入非命以盡道二也知得之不得之有命而進禮退義以全生理之直三也知天壽不貳以立命或取義成仁以爲舍命之不渝四也迓續乃命于天理之所至氣亦至焉盡人事以聽五也樂天知命故不憂素位而行不怨不尤無入不自得六也蓋命與性同秉于於穆之命而性主于理權在我命兼乎時與氣權在外修其在我置其在外而以內馭外外亦終聽於內焉則性命之學也

問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何以學易便無大過聖人

之所以學者何若

繫詞鳴鶴在陰、及自天祐之八爻、憧憧往來十一爻、履德之基也九卦、所以言易者無不在言行之間每卦大象、莫非體之於身修之於政之事而於語特標其要旨曰可以無大過

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其學之之法、則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詞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而揭易之大例、則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莫非歸本身心切求寡過之意故又曰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斯則孔子之所謂學易即孔子之所謂易也

舍是而言易與聖人之所謂易者異矣

聖人重有恒、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申之以無而爲有三句、於易特取不恒其德之占、於九卦曰恒德之固也恒以一德、則進德修業之必賴有恒亟矣、曾子於易取君子思不出其位皆可與寡過之義相發、

問以約失之者鮮矣聖人之所謂約者若何不言有得而言鮮失何也

聖人不言有功只求寡過果能寡過功莫大焉特指其要曰約蓋吾儒與二氏、俱不能外者矣訓千祿以闕疑闕殆愼言其餘愼行其餘此約字之實在功夫也所以能約即聖學敬勝之實能約者、爲聖賢、爲豪傑、凡所以建事業、保功名、全福祿者莫不在是功名如武侯、其自許只謹愼二字新建伯陽明用兵如神、自謂行軍時目光不敢過馬首、在帳中惟與弟子講學閉目打坐而已、蓋能約則不多欲以耗其神不多營以亂其思不多動以敝其力非特不多費以損其財也使英華內斂神明內蘊精力內固而後明有以察物情之變精有以審庶物之賾靜有以制天下之動且無多求以犯人之忌則人順之無多享以犯天之忌則鬼神助之其自處甚便其應物甚暇其制事恒有全力故動則有成所以鮮失者此也

聖人之言徹上徹下聖賢之成德業在此豪傑之立功名在此平人之保身家者亦在此且異端二氏、亦惟此一字爲主

佛教諸法、皆從戒律始固約之至者老氏之曰儉曰柔弱、曰卑下、曰守雌、曰守黙、曰不敢爲天下先、皆約而已矣故能盡此一字、則聖賢仙佛之成皆不外此不能者、爲汰侈、凡庸愚賤役、及貧困夭札凶短折之徒、無不侈然自放者君子可以自警矣

問賢賢易色語意與如好好色好德如好色不同、曰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對賢人之時、何從有好色之心而易之耶、

此章言篤於人倫下言父子、君臣、朋友、則此句指夫婦言之也易以咸恒配乾坤詩首關雎書首觀型禮始於謹夫婦子

夏標倫常之敎無不先以此者注曰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行之必盡其誠是也

問何謂禮之本夫子大林放之問而不明言何也

禮之本仁義是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卽孟子所云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所生非本歟推而進之則禮運曰夫禮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蓋大始本諸天之一順成取諸地之布其屈伸變化取諸鬼神之推遷而後達諸吉凶賓嘉以著其節文所謂禮也子固嘗言其本矣若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云云又由此而衍焉者耳子不以此語之何也聖人之敎不欲盡探精微之原

而必顯示持守之實寧儉寧戚所謂本者不已實而有據哉若苐高言其本不特本于太一爲虛言卽示以事親從兄親親尊賢之莫非仁義猶屬空論也故替之以堅其識趨之高而告之必實以踐履之要而所謂本者指點眞切已莫踰于此矣斯聖人之言也或曰林放蓋近於狂簡而未能篤實深造者故答之如此不若語子張子貢言游子夏者之詳盡則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謂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不可二字僅作不能解耶

不可使知本不應使之知也所以不應之故亦由於斷斷不能必兼兩層其義乃備民之質矣日用飮食司徒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皆使之由于當然也周禮十有二教之施已精微博大鄕三物之教聖賢之事備焉然皆是使由於當然之事未嘗推其所以然也孟子申之以孝弟之義亦只卽當行之事講明其義耳三代盛時民敦實行士崇實學禮法修明風俗淳厚由斯道也周之既衰禮教失於上民不能安于當然一二聰俊之士乃進求其所以然則異端邪說興焉蓋當然者實所以然者虛虛則易幻幻則無所不至縱其是也亦於民生漫無裨益況既騖于虛必不肯安守于正耶故橫議之禍淸談之禍皆在推求所以然而淪于高空耳則不可使

知之故顯然矣

問季路問事鬼神一章

日知錄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左右就養無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故其死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愚謂全而生之全而歸之知所以定命無負受中之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不外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善吾生所以善吾死也是謂知生是謂知死

問中庸二字程子只是平列亦可串說否

草廬吳氏曰庸者常而不易之理然不可以一定求也庸因

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夫理之常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權之前卻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謂庸蓋非中則不可常矣　經之爲經豈執而不通之謂因時制宜所以不違乎經也

問學者必曰知行並進而革布之讀書格物皆知之事所謂行者何若

學之始事行重於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如此非長者不必然也且一言一動即是行非禮勿視聽言動皆行之事也如是則何時何刻不有躬行實踐之功哉蓋聖門所着力總是一禮字禮者仁義信智之著於實者也講之明行之篤

雖獨居時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必以禮爲據即四勿之學也學而時習豈特溫習舊聞已哉即所聞之理實體于當躬涵泳熟復如習射習琴瑟之不一日離焉知行並進乃所謂時習也蓋義之精仁之熟皆以禮致之故動容周旋中禮爲盛德之至是動靜少違乎禮即一時不盡躬行之實而非所謂學非所謂時習矣然則行有須臾之間哉若曰必莅官治民或接於人事而後有所行則行之粗焉者耳

問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未知聖人之所謂思者何若

此聖人知後世有講參悟之功者而發也又曰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後世聰明人類好憑其智而用其思子故以身示教而斷以無益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而不思者記誦之學今之漢學是也思而不學即宋學之入于禪者是也然則後人之學免於罔者殆者幾人哉合數章觀之則聖人所以示人造道之方者固深切著明矣

問今之學者有漢學宋學之分宜何從

學而別之曰漢曰宋固非聖門之所謂學矣即所謂漢學宋學者論之必以宋爲主而輔之以漢蓋理以馭物心以統迹精以攝粗內以勝外思與學兼濟庶下學之道也今人競言漢而輕宋意謂名物象數難通而理易窮自宋代爲夾漈之

學者即有此論草廬吳氏斥之謂格物致知君子之學固將以致其知也聖門一則曰多學一則曰多識鄙孤陋寡聞而賢以多問寡曷嘗不欲多識哉而記誦之徒如鄭康成劉原父鄭夾漈雖有聞有見而實未嘗有知也草廬之說如此蓋徒以狥外夸多爲務而不求內反於性體之明故識愈多而心愈窒每觀記誦該博之士其考据精核處未嘗不得聖人之意而有時支離乖謬則迥出情理之常豈非失其本心之明而是非黑白終未了然也哉并有博極群書而立身制行處事應物或反不及常人甚至爲文亦不如空疎者則有聞有見之不可爲有知也明矣善學者固有所以自處哉

先大夫於壬戌延先生於家俾燿曾受學癸亥同至西江節署有金澹安者名鉽素不能文間居署中同人莫之重也先生偶聞其一語之異試叩焉驚其學有本原既而致敬請謁尊以師禮金亦樂甚每談連晝夜不倦金蓋曾遇異人授以道家之學又博涉釋氏而遍觀程朱之書其議論務叅二氏而講吾儒平實之理先生奉之甚篤每謂生平所學得力澹安爲多時西江秀士萬載湯調元奉新帥方蔚皆以成童在署同學先生日有新得卽以轉授本一理以貫羣籍觸處多發人所未發歲戊辰燿曾與調元同舉於鄉庚午方蔚亦捷始知精講儒先實學於科舉固甚利也今先生以答問一編見示固多昔年所已聞者先生曰予不能忘澹安子所深悉可爲我識之念先生集思廣益之勤而有益後學也因拜書於首卷之末乙亥三月受業秦燿曾謹誌

然後知齋答問卷之二

宣城梅沖著

四書

問舜禹之在唐虞已受禪矣及堯舜之崩又喪畢三年矣乃避而去之何也且避將焉往不近於詐乎

舜之於堯禹之於舜雖已受禪猶居輔相之位而已所謂堯老而舜攝也姚惜抱先生九經說以後但稱姚九經說謂南河之南陽城箕山之陰皆所封之國而舜禹益之避居各返其國焉耳諸侯返國則爲藩臣新君苟召之則又爲卿士於臣子甚順於事勢甚便且安其意則避君之子其迹則爲諸侯就國而已考南河之南爲曹衛濮地是舜微時三年成都之所堯必就其地而封之者也陽城在嵩山下嵩山古曰崇山故禹國曰崇國父曰崇伯鯀則陽城必禹之舊國也

問夫子論韶武盡善未盡善果有軒輕舜武之意歟

日知錄論此章專以功不同說蓋功成作樂樂以昭德尤以象功也舜以重華紹放勳之後地平天成從欲以治其功獨盛千古武以末年受命承商辛淫酗之虐身又未久天位治化未行視舜之垂裳五十年治功自不及遠矣未能盡善職是故耳若以德有性反故樂有不同則未盡然堯之德豈不如舜而不聞稱堯樂也文王之德自勝于武而功更不及武故周樂唯稱大武也是樂之美善全視治功之大小謂征誅

不如揖讓恐夫子亦無此意禮時爲大禪受放伐時也聖人何庸心焉

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之事而曰周之德何也

武王十三年以前以服事殷猶之文也焉得不曰周之德乎論所有之地自是武王更大日知錄謂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歸于周至武王而西及梁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東臨上黨據有河東戡黎當是武王事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逾河內殷墟東方諸國而已宜其一戎衣如振槁也而率天下以服事者十三年能不同謂之至德也乎

問微子去之或謂抱祭器奔周信乎

蔡氏沈謂微子適周在克商之後去者特去其位而遁逃於外耳又鄭氏汝諧謂爲去王朝而之國其說尤允按王肅註微國名子爵也入爲王卿士去而之微乃所以存宗祀也微國在東平壽張縣後爲魯邑春秋莊二十八年冬築郿公羊作微一也地有微子冢蓋微子既居其國武王滅紂而微子君其國不改及滅武庚乃遷而大之於宋而以微益魯微子既受大封于宋乃有振鷺白馬之朝周客之而不臣猶箕子也豈而不葬于宋而葬于魯之微蓋遺命從其故封終奉舊君之命以畢其志斯所以爲仁者歟於是知抱器歸周及面縛銜璧之言皆妄言耳微子是紂叔父非庶兄牧誓所謂王父母弟與孟子紂爲兄之子爲信又微子次子微仲名衍檀弓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是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也厥後襲封宋公終身只稱微仲本父志也則微子仁孝之所通遠矣

問使管叔監殷果爲仁智未盡歟

姚九經說曰聖人用諸侯以成天下之治未有疑而用之者也苟疑而多爲之防失天子以誠信待人之理而示民以疑是啟亂也武王勝殷而封武庚誠疑武庚耶則不封之可也

使君之而又疑之命管蔡雜處于其國中是相猜而不能一日以安且武庚爲君而管蔡爲臣一旦武庚爲變管蔡從之則不義不從則身死二者無一可然則曰管叔監殷者何也周謂諸侯君其民曰監居殷地君殷民故曰監殷非監制武庚之謂也梓材曰王啟監言天下之諸侯也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言畿內諸侯也周制親賢並建武庚爲殷侯存商祀也管蔡爲殷侯富貴之也是謂三監夫豈疑其爲亂哉秦法乃令御史監郡作王制者習聞秦制又附會天子賜命諸侯上卿之說及武庚監殷之事乃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夫命爲方伯非賢莫可授也授

其賢而疑其叛使王朝之臣監之何其示天下之小歟此眞漢儒之謬說也作僞古文尚書者又出王制之後用鄭康成之說遂於管蔡之外益以霍叔謬矣漢地理志周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以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是所謂三監者古有明文乃去武庚而入霍叔霍叔何辜而長爲叛黨耶按監字如此說正大光明實得聖王建國親侯心事而無如三人之皆叛仍無解于不仁不智之譏要知三監之封自是武王事既得天下羣弟畢封周公此時雖爲政豈能建言此兄獨不可封哉而武王亦無過也武王不遽朔武庚固不敢叛管蔡亦無由欲叛也事變之出

於不可知聖人亦如之何哉且其初以兩弟之長與勝國之子錯壤並居雖非監制未嘗無鎭撫之道任之重而倚之誠待兄弟之心宜爾也乃反與仇敵同叛焉則非理之所忍料也此論其事固未嘗有過論其心益不得謂之過也

或謂管叔蔡叔既稱管蔡必武王已封之於管於蔡也武王封以管而公使監殷故曰周公使管叔監殷也然觀金縢謂武王既喪管叔乃流言云云明是武王初崩孺子尚幼公將攝政之時未流言之先固不容有改封之事若已受改封而歷有年所則孺子益長公之孚德益深周之植基益固既有叛志不應不叛於天下危疑之時而叛於國家安定之後也若曰既稱管蔡則監殷係改封似不然周之已封而不之國者甚多周公封魯而不之魯齊侯衛侯皆留仕於周何疑於管蔡之不之國耶夫監之與封蓋有別矣況管屬今之開封蔡屬今之汝寧并在殷畿千里之內則當封管蔡時卽用以鎭撫殷地未爲不可豈必曰周公改封之哉蓋孟子只論聖人之心無論使之出于公出于武總無傷於仁智而論其事則公益未嘗有過也受業萬載湯調元識

問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封之管叔欲殺周公而周公誅之何也

象之欲殺舜在舜未爲天子之時害止舜之一身故不藏怒不宿怨既爲天子則以天子之弟封之而已管叔作亂得罪宗祏禍及天下不得不誅舜與周公亦易地則皆然也

問夫子爲東周大全諸說似皆欲言而不敢言未知夫子之設施布置大段若何所以處周天子者若何

夫子得位行道另爲一東周固無礙於周天子也蓋文王及武王十三年以前是一榜樣殷不生紂固安然爲天子武常率天下諸侯以事殷是武之幸也文王不爲天子於文王何加損乎孔子得志亦爲文王而已其設施之事則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又曰周公之典在其所以治內治外亦第照

行文武周公之政而已按當日時勢而論則如用魯時先及齊平次及鄭平盡我睦鄰修好之常內政既修遠人自服會同聘問錫制有定近悅遠來各安其所不忘遠不泄邇所謂定天下以禮而聯天下以仁使諸侯各盡其君國子民之事其有強橫不率者舉兵正之如伐崇伐密自亦不能少天下諸侯服于文武之政教相率以拱戴宗周孔子之事畢矣吾其爲東周不過如此

問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所謂用之者何若先進何所指

江氏慎修曰說者謂周末文勝未見其然如儀禮諸篇皆是周初制作委曲繁重非周末也春秋時相尚者如飲酒而賦

詩贈答似從前未有之事此尚文而有風雅之意正不嫌其文勝及春秋之末則絕無此事矣時人之所謂先進後進蓋指殷以前爲先進爲野人也姚惜抱先生亦云然謂用之者亦謂得邦家而爲一代之制如答顏子爲邦是也周末無所謂樂樂從先進即樂則韶舞之意歟

問葉公問政答以遠者來豈欲中國之人亦歸于楚乎

說春秋者創爲攘楚之言乃後人之見夫子無是心也鄉黨自好者不肯言與行違豈聖人而言與行相反乎夫子固無惡於楚也蓋生平所注意者莫如楚故失魯司寇則之楚而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陳蔡之往來莫非楚是爲蓋其國大可以有爲而當時人君無賢於昭王者贊以知大道固心與之矣使無子西之阻孔子必受其封彼能舉國以聽將不使化行南國也哉鄦生說詩則會二南說春秋則斥荆楚不思江漢汝墳皆是楚地文王用之以興周且以鬻熊爲師矣何至後世當被攘斥使不列于諸侯乎則知攘楚之說本謬說也然則春秋之外楚何說乎曰春秋之覵楚與諸侯一耳始也禮文不具稱曰荆則荆之唯書曰楚子乃革其王號而正以本爵從晉侯齊侯之例其他皆據事直書未見特右齊晉而外楚者也觀孔子之欲用于楚及答葉公之言足知說春秋者之謬矣而可以彼而疑此哉

問衛君待子爲政必先正名何謂正名果如胡氏說歟

胡氏之言不可從天下有君方倚以爲政而從而出之者哉非特於理義大悖亦於情事不通夫子曰正名只是名而已觀下文名不正則言不順只是稱謂說話之間有不便耳爲言之不順而正之故謂之名正名者第使輒奉父以父名舉國以養而已蓋蒯聵本不當有國輒以嫡孫奉王母之命其有國本無罪惟當知有父耳正其名使輒知有父而國人守王母立孫之說者皆知不當嗣位之子而孫必奉以爲父輒盡其事父之道而聵亦得安其不嗣位之道天下皆知祖父之命不可違而善承祖志者又必曲盡爲子之道焉父父子

子祖祖孫孫各得其正仁至義盡推此以行吾政不沛然莫
禦四達不悖哉爲政之所以必先者此也不卽本文求實義
先以聖人爲大不然謬矣

問正名之說如此與不爲章義不相背歟

伯夷叔齊不能不許以仁有能爲伯夷叔齊者固聖人所亟
賞而不能責人盡爲伯夷叔齊也不爲夷齊卽不得比於人
數無是理也欲行道濟時焉能必得夷齊而君之隨事匡救
有以處已有以處人可行吾道因而與之豈必爲已甚哉魯
昭死于外定不討賊而卽位與逆賊之子季桓皆心死其君
者也孔子既食其祿而與爲政矣獨於衛輒又多乎哉況尙

有可救而不難改正哉二章之義固各有當而不相妨也

問衛輒拒父而國人與之卒而稱曰孝公當時賢者亦
或與之聖人亦受而爲公養之仕不爲雖有定論而
未嘗不冀其待以爲政何也

輒之立本有王父母之命而蒯聵得罪于父不當立又憑晉
以攻衛而晉方包藏禍心趙鞅陽虎之帥師豈見利而顧義
者哉其納聵也乃挾聵以圖衛耳衛若不拒而納之必宗社
不保則蒯聵固衛之賊也其拒也就輒而論爲拒父就衛而
論固拒晉拒賊也輒此時能爲夷齊則棄而不顧國人或別
立君而拒之或竟宗社爲墟皆不問而去唯求其心之所安

則亦求仁得仁矣輒不知出此而稽宗社爲重之言與師拒
賊而不知賊之爲父是輒之罪也然與無故稱兵弑父奪國
者大有間矣此聖賢所以皆與委蛇而不遽絕也使輒能用
夫子急正其名奉聵爲父則輒固無瑕之人無不可與也學
者見夫子稱夷齊爲仁子貢有不爲衛君之言便謂輒早應
拒絕疑聖賢與爲緣者之過皆不能原情定罪不知聖人之
不爲已甚自得人道之中者也

問春秋天子之事胡氏以爲托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
聖人果有此意乎

天子之事卽王者之迹也作春秋者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周

天子之號令曰天子之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爾筆削
之者以文武之道與法筆削之也此明高氏拱之說閻伯詩
四書釋地取之通人皆以爲當其實杜征南左氏序已言之
矣曰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
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蓋周
公之制仲尼從而明之其發凡以起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
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杜之
言作春秋者如此而力闢仲尼素王丘明素臣舊說之非是
漢晉通儒固久明其解矣其曰周公者以春秋因魯史耳周
公之法與文武有二乎胡氏不見古人之是而奉古人之謬

因素王之說而以爲托南面之權不知王者之賞罰亦不過天下之正理耳儒者據理論事何權之有老泉春秋論又謂夫子以天子之權與魯而痛斥他人作書名春秋者之非至近人猶有謂夫子以當時無王者而作春秋痛詆朱子之爲綱目是以千五百年皆無王者而爲千五百年之天子乃孔子所不敢爲而敢爲之矣此等議論皆由一權字誤之耳朱子之爲綱目吾以爲亦不過據理論事固人人可爲者豈朱子竟自謂爲千五百年之天子耶則此註固偶爲胡氏所惑也

取高氏之說譏以杜氏舊說足知其義之無可易矣後以

朱子之事正朱子之言改正朱子所取之言而朱子亦得免後人之議則有功於朱子也多矣 受業奉新帥方蔚識

問孔子於鄉黨一節所以爲聖人者焉在

人之一身處則鄉黨出則廊廟此節包聖人一生出處全體向來講家俱看得太淺恂恂猶中庸之慥慥云爾君子之道四一節乃恂恂二句鐵板註脚也聖人一生所勉焉不足者只是子臣弟友之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中庸言舜武只曰大孝達孝而孔子言知人知天只以完修身事親分量故中庸第二支其結實處在君子之道四一節其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只言和兄弟妻子而父母其順道莫要於父母之順所謂底豫而天下化也在易則乾之前三爻皆是於鄉黨之事二爻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即中庸語曰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三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皆恂恂二字之實義也存誠立誠而進德所進者何德耶即勉焉不足子臣弟友之事也則皆於鄉黨之事也故論語首篇多言務本之義二章即言孝弟三章戒巧令則恂恂之反也曾子三省在忠信繼以弟子章子夏章又繼曰主忠信則知聖學所重全在此也其他曰慎言其餘曰不忠信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論達者首質直而終慮以下人皆與此相發仁義禮樂之道大矣而孟子釋仁義智禮樂之實只是事親從兄

此聖學歸眞處也執此而推觸處可得眞解首句是於鄉黨不是侍尊長亦不是會宗族人之家居皆可謂之於鄉黨雖獨居時及與門弟子講論時謂之閒居燕居要皆是於鄉黨也孔子三十五歲始適周則以前皆於鄉黨也以後即遨遊列國終是於鄉黨日爲多即出仕後其退食時亦是於鄉黨也則皆恂恂似不能言之時也似不能言亦不是全不問外事只以謙讓未遑作自了漢聖人德博而化鄉黨熏其德而善良化於不言躬行必有不待多言者即有之而不嘵嘵以口舌爭皆在所求未能不敢不勉之內所謂恂恂者也二句正是俛焉孜孜純一不已至誠之全體發露處似不能言有

餘不敢盡學不厭故也而無行不與予欲無言卽誨人不倦之實而見父兄宗族時自是信實而謙卑遜順更不消說而可徒曰見尊長而囁嚅也哉下段則所以能便便之本領亦在事君未能不敢不勉中備下聖人所勉內聖外王之學皆要于此時獻出焉得不便便而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謹字包聖人一生出處全體末句以惟謹爾綰出便便時仍不易恂恂一成之體也此鄉黨一篇所以觀聖德之全體而以於鄉黨一節領之者也

問又聞君子之遠其子前人似皆以亢爲不然其得失焉在

亢此言大矣遠矣直揭聖人心跡未發之隱者也蓋父子天性之愛曰主恩曰止慈人習之而誤用之以致失父子之倫者何限遠也者所以全其恩而行其慈者也莫知其子之惡不遠也責善而離不遠也二者相反而相同其弊皆由親愛而不能遠之故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異宮限以進見之節乃可養其敬憚而係其愛慕之思然不特遠之以迹更當遠之以心遠者不陷以私暱而爲所蔽耳故子之賢者不以怙恃之厚而損其志不肖者亦不至以溺愛之不明而益其過堯舜之不以天下與子堯舜之善止於慈也朱均之不肖而私以天下殺之而已矣又若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奚齊卓子以愛立而促其死遠與不遠之故亦多端矣哉今有人頗自命英傑始也無子居官有廉明聲晩而得子則貪汚大喪所守此適以厚其子之毒耳豈所以爲親愛哉人皆知遠子之義宇宙間自私自利貪冒賊殺之禍亦當有間乎學問之事亦無可私誨爾之諄諄固不若偶示兩言之入心深也聖人所以處父子者語不多見記此章而特揭之以遠記者其知道哉

問侍坐與點說者不一夫子果何意乎

黃氏日抄曰夫子救世爲心方與二三子講明用世之事忽聞點言所感者深喟然而歎蓋浮海居夷之意此說甚是但

浮海居夷比擬太重浮海居夷是斷無之事點所云云正所謂卽所居之位樂日用之常夫子平日未嘗不如此唯說到此是安於窮居終老耳以救時用世之心變而爲安分樂天之事故不覺喟然而歎知所以歎卽知所以與矣

問由求賜之從政何如孔子許三子從政而閔子辭季氏何也

姚九經說曰政所從出者冢卿也位非冢卿而冢卿授之一國之政身率以聽焉是之謂使從政若國高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季桓子之於孔子是也三子從政其治效固應在子產之上哀公時魯之國事更不及定公時矣大道之行聖

人已無復望閔子騫嘗齊衰趨事於少壯之日及此時則不應季氏之聘彼以爲苟非行義於天下如三子之事葢有不足爲者云

管異之曰從政卽是執政左傳晉之從政者新及子產從政一年是也

問仲弓父賤而行惡何所本

按史記弟子列傳但云仲弓父賤人何晏因有父雖不善不害其子之美之語猶泛論也邢疏乃曰賤人而行不善直以不善加之集註遂謂仲弓父賤而行惡冉翁以子之賢致千載而下無人不以爲行惡眞无妄之災葢微賤則有之夫子

此論只是破除門戶之見耳以子而枉父以惡仲弓神在十哲之列何以爲心此從事聖門者所當亟爲申雪者也至王充論衡乃言仲弓父爲冉伯牛犂牛卽指其病癩則又不可信

問語之論管仲者多矣詞意不一當以何者爲主

管仲之器小哉聖人之斷管仲盡矣問管仲曰人也一節亦是語其功不加褒貶聖人之於仲如是而已子路子貢所論兩章未可一例觀也仲之不死子糾而相桓未爲不可相而頗有功亦自可取若仁字則孔子未嘗許人不特子文陳文也卽聖門如由求赤亦不許以仁管仲卽無子糾一層其行事之不安于心者何限卽不儉不知禮已不得爲仁矣若曰有仁之功則功烈如彼其卑曾西所不齒乃不但稱其功且大反乎平日之言而重曰如其仁太不類矣兩章詞氣與本書廻別葢所謂齊論乃齊人附會而竄入者不可不知

問桓文並稱夫子一斥晉文至晉臣從無論及者足跡亦絕不至晉何也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則仲尼之不言可知於管仲則論其小論其不儉論其不知禮無與之之詞也卽答問管仲亦言齊人伯氏心服其功夫子未嘗與其功也正而不譎章亦與下二章並爲齊人之言耳晉之伯盛于齊其譎詐雜霸

之習亦倍甚于齊而其伯獨久叔向所謂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者其罪亦獨著聖人之惡之也極矣故用於魯少得行乎季孫卽與鄭平而叛晉聖人之心豈有所謂伯者哉觀無一言及於晉益知贊齊君臣之言爲記者之失實也

問蘧伯玉兩出近關之事

顧復初春秋大事表極論從近關出之不可信若果有之是春秋之馮道也考孫甯之出君在襄十四年孫甯已欲引與共事葢少亦當三十矣至哀公元年孔子再至衛主于其家上距襄十四已六十六年伯玉當已登九十而史魚猶以尸諫冀其大用則從近關再出者當必非伯玉也沖按顧氏之

言似是而非無可辯左傳兩載孫甯與伯玉言皆未言伯玉官職若伯玉已爲大夫則信爲馮道矣若未嘗出仕則不與其謀隨入隨出何不可之有子產以童子而能議國政伯玉爲聖人所特契其少年英異獨出可知或以居民而早著聞望孫甯以國之英賢畧其少賤就而與謀未爲不可不答而出出入惟時正與道大適矣使當時止十餘齡則至定哀亦不過八十未見伯玉之必非一人註以兩出爲卷懷未爲不可當補明年少與未仕耳

問再斯可矣夫子論思乎論文子乎

文子於魯有重名傳稱相三君而無私積謂之忠必魯人同此論矣而其奸深也實甚襄仲立宣公助之如齊納賂請會以定公位及歸父欲去三桓乃追論殺嫡立庶之罪而逐其子心之深曲如此葢專計利害而不計是非者死於襄公五年至七年未終喪而子速城費又四年而三分公室非貽謀之善哉其一生皆心計用事夫子之言隱譏之耳

問夫子誅臧武仲以要君其罪大矣註乃謂由其好智而不好學夫子亦屢稱其智何也

武仲素有聖人之名其必不爲晉欒盈宋華氏也必也既出奔憤而如防特玩弄魯君臣於股掌以洩其忿防與齊接壤以仲之才望據而用之其可畏實甚故如防而請以敢不避邑之言知魯君臣知其可畏又知魯君臣不知其終不叛也出亡而威行于朝有求而命制于我此仲之熟計而自喜者也故曰好智

問知及之一章十一之字須是一義集註以知及仁守兩之字屬理涖之動之兩之字屬民作兩截似未安毛西河駁朱註又引包咸顏特進之說皆以爲不能劃一究作何解

按包氏謂知能及治其官之字屬官位解於動之有礙顏氏之字俱指民說而所以說知仁者未善竊謂之字當指所有之地言大而天下卜而一邑皆是葢以地言則民在其中事

與理亦皆在其中若專指民說不特於首節不盡圓融卽涖之動之亦嫌有滯相葢涖官涖事都是涖動之則所包亦廣也

問毛西河舉四書疑義百餘條名曰疑案王錫纂之攺名曰索解以爲皆不可解也果皆不可解歟

西河意在攻擊朱子所謂不可解者多指朱註爲誤耳然不懂朱註之意而自生枝節以肆辯駁者甚多若論語原文則惟樊遲請學稼一章與愚平素所疑者合而眞不可解自古聖賢不賤耕稼曾子亦云躬耕矣遲之請學亦未必盡棄所學而專事稼圃旣斥以不如老農老圃何至待其出而更鄙

以小人且更有上好禮一節師弟同爲儒生未嘗臨民而爲上也未爲上而虛以上自居似與聖人平日立言之旨有異且禮義信之好宜莫如孔子並未見有四方襁負而至者弟子求朴實之學而喻以矜夸無着之詞何也此章乃真不可解

然後知齋答問卷三

宣城梅沖著

四書

問封建之制孟子王制與周禮不合說者謂孟子王制言大國百里者以所食租稅言之實封也周禮言諸公方五百里者以封疆言之凡貢于天子及附庸之國皆在其中也以此爲和解之法二者果可合歟

此調停之法其實甚不必也三代諸侯未嘗無百里者而不得以孟子王制爲定制也亦未嘗無方五百里方四百里者而不得以周禮爲定制也孟子所言周初之制未嘗不是周禮或有所鑒而改制不可合而爲一要之或小或大皆非聖

人必欲如此而立爲長久不易之法也論封建者自以柳子厚之言爲定論生民之初其德其才能雄長一方者則君之其始也雖大者未必能百里矣以後迭爲興滅雖聖王有作亦不過因而整齊之焉能使截然劃一即開國時勳與賢當封亦必適有其地隨其大小而封之詎能多滅久傳無罪之國以畀封所欲封之人而秩然定吾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哉周承殷後其時蓋本無大國有狡焉思啟者文王以來已次第翦之矣逮以勝殷之餘威滅國者五十於是兄弟十五人同姓四十人畀封是固可用百里七十五十里之制既而淮夷徐戎並興魯幾受困矣又大用兵誅滅暴亂復有餘

地於是以大封齊魯蓋世風日漓習于兼并蠻夷尤甚旣不能使外裔皆恪守子男五十里之限則惟有大封親賢以鎭守之乃足以資藩衛亦時勢所必然周禮之欲大諸公諸侯之地蓋在此時也其始之限于百里以內也不得不小也後之溢爲數百里也不得不大也雖武周如之何哉鯫生竊竊焉以孟子王制爲是而議周禮爲非不知皆非聖王所能自主而可爲定制也試思孟子而後天下旣一矣更有周孔作能細劃海宇爲虞夏之萬國而遍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哉必欲爲此能一日有其天下哉雖王莽不爲之矣

問周家官制

江氏愼修曰周禮六卿之制至成王末年猶可考顧命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也迨其後而官制改別有一人爲卿士執政冢宰位在其下故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今詩誤作冢宰）蓋上卿執政者皇父而家伯雖爲宰非復統百官均四海之職矣至東遷時又有兩卿士虢公忌父爲右鄭莊公爲左則當時之爲宰者位益卑是以宰咺歸賵宰渠伯糾來聘魯史直書其名本非上卿執政者也說春秋者猶以周初冢宰之制言亦考之不詳矣

問天子之卿大夫士皆授地其立國之制如何

大宰職所稱都鄙者記所謂內諸侯祿也與鄉遂公邑純用王朝之制及出封純用侯國之制者不同故別立八則以治之大約畿內多本朝後先疏附之臣觀周初周召畢榮毛聃康叔諸國可見其後或建國而仍世邑（如周公召公）或建國而不世邑或但世其邑其中又有任職不任職之殊要各視其功德之大小才能之優劣耳又周唯文武之子孫皆有封邑後唯宣王弟友封鄭他如王子虎列于會盟但稱王叔文公不聞以國號擧則無封邑者多矣任釣臺謂內諸侯有爵任政春秋所書周子劉子之類也世祿而未賜爵但任使令者武氏之子仍叔之子之類也未賜爵而年五十則稱字單伯蔡叔之類也內諸侯有卿士如周公以蔡仲爲卿士也蓋受地

爲侯則其設官亦與外諸侯似矣

問夫子稱禹以盡力溝洫不稱禹之疏河濬川而稱其治田閒水道何也

盡力溝洫乃所以疏河濬川之本也夫水散則爲利聚則爲害無溝洫以分受山原之水則旱者旱澇者澇聚歸大河而河亦不可治故盡力溝洫使天下皆受水之地天下皆治水之人水勢旣分而大川大河不至有潰決之患矣且所以厚民生者莫要于此也夫九穀以禾麥爲重故春秋大無麥禾則書之而禾之利尤重今天下財賦推江南以水田稻米之利也溝洫治則天下無不可田之地無不可稻之田今北直

平原千里雨則遍地巨浸旱則滿眼沙礫一遇饑歲比戶倒
懸或謂其地古不可田蘇秦說燕曰民雖不田作而棗栗之
食足食周官職方冀州宜黍稷是燕冀之不可田乃自古而
然不思禹貢冀州固唐虞建都之地也曰五百里甸服百里
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雖當
時帝都在今山西境內然方千里之供莫非粟米足見當時
西北之地莫非稻田孰曰不宜禾稻哉要在盡力溝洫而已
矣惟北人習于游惰乃自古而然禹之後少不盡力已任其
荒廢而委爲地土不宜矣故周人亦云云也後世如元之虞
集脫脫明之徐貞明汪應蛟左光斗偶一試之皆畝收數石

勝于江南而撓事者多率數年而廢非得人聖人之盡力焉
能勝游惰之民而盡其力以回地力哉夫了特以此贊禹之
無間先聖後聖同符之心可想矣

問夏后氏五十而貢節前人說者不一宜何從

五十七十百畝之異必非每代改其畛途易其溝洫多爲紛
擾也惟丈尺大小不同故地不異而數異此說始於蔡邕說
者多從之又或謂每井百畝經界丈尺總是一定的夏時授
以一半殷則授以四分之三爲七十五畝言七十者舉成數
也（每井爲十一夫又共耕公田七十五畝無以公田爲廬舍事）周則全舉百畝授之亦因
時俗由質而文用度漸廣且人力益多故也此說大約本于
金仁山與前說亦大同小異顧氏日知錄謂詩歌信彼南山
維禹甸之則疆理南東皆因禹跡可知

問徹字亦有數義宜何從

徹之義近人周氏理衷主任氏釣臺之說謂徹者君民上下
相通也其制九夫爲井無公田與夏之貢法同第貢法則校
歲以爲常周則隨其年之豐凶使民自納其十分之一上下
相通故謂之徹此義頗長若集註通力合作計畝均收之說
未必是既九夫各得百畝何取乎合作而均分耶人有多寡
力有勤惰不反以滋擾耶又有謂兼貢助而通力或專指通
貢助言之更無意義

問貢之不善改爲助是已助之又改爲徹何也

徹與貢本相似公劉行徹於夏之季就貢法少變以救其敝
耳是徹本在殷助之先殷已行助而周又改爲徹者蓋助之
始行上曰駿發爾私民曰雨我公田是所以善也迨其敝則
或公田不善或私田不善不勝非吏非民之擾或至上下交
困故去公田而行徹又所以救助之敝也周禮無公田之說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乃徹法之要義 孟子
言雖周亦助蓋徹本救助之敝若不必改不願改則仍其舊
而用助如周索戎索之不必劃一焉可也

問五畝之宅註謂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可信乎

此趙岐舊說無是理也王制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二語曲盡居民之道蓋邑猶今之村落必因地勢爲之邑無大小所謂五畝之宅卽在此邑中去田必不甚遠管子曰先王處農就田野韋昭註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焉爲二畝半之說者以中田有廬之詩耳不知中田之廬乃在五畝之宅之外不過田畔葺小茅舍以便憩息避風雨耳曰廬明非宅也又曰疆場明不在公田中也曰有瓜明不可植桑也若如穀梁謂民居在公田中則惟商助有公田耳夏貢無公田民無居乎鄭謂皆在都城則天子城方十二里小國僅一里舉一國之民皆入其中何以容之又計周尺當今營

造尺六寸四分周以六尺六寸爲步步百爲畝則周每步當今營造尺四尺二寸二分四釐步百則方四丈二尺二寸四分爲一畝也若五畝之宅則當今尺濶四丈二尺二寸四分長二十一丈一尺二寸未免占地太多農民之家多不過八九人似無須有此卽二畝半亦長十丈零六尺六寸白香山之五架三間可覓然得前後九間亦云足矣屋濶三丈則牆外餘地濶一丈二尺有奇長十丈樹桑不少並蔬果之類皆可取足則只有二畝半在邑亦無不可若果有五畝之宅則隙地必多雖廣興畜牧俱可三代之民信較後世爲樂矣

前半亦講家所有後以算法核實使三代以上聖王度地居民之心及民間安居樂業景象俱了然在目蓋百畝之田如後所計算所入未免尚少而宅多隙地畜牧樹藝大可資生正有補救之道非知算無以見及此 黃惟恭識

問百畝之田合今田大小若何歲入幾何

今以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則步百爲畝而尺有不同若以六尺爲步則每步合今尺六寸四分爲三尺八寸四分自乘得一十四尺七十四寸五十六分爲每步之積與古百畝一萬步相乘得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尺卽加萬倍一爲古百畝之積又以今五尺自乘得二十五尺與今畝二百四十步相乘得六千尺爲今一畝之積乃置古百畝積十四萬七千

四百五十六尺爲實以今一畝積六千尺爲法除之得二十四畝五分七十六尺則古百畝只當今二十四畝五分零七十六尺也若以六尺六寸爲步如法算之可得二十九畝有奇江氏愼修則只算得二十三畝四分有奇蓋所用之尺數有異要皆不甚相遠耳江氏謂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歲約得五六十石折半爲米三十石人歲食三石六斗足食八九人與古合然喫飯外一未計及也漢書食貨志載李悝說僅作五口之家算其生計已苦矣其說曰計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

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漢書所載如此李悝所以欲盡地力也計粟人月一石半折米七斗五升古量於今率三而當一尚不足則合今量並不能月三斗也盖飽者少矣是每歲無水旱兵役之災人人不足如此當春秋戰國兵荒迭起之時何以爲生書生動稱三代井田之美亦不可不聞此說也於此又思周禮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卽上地之不易者亦有萊五十畝爲周公仁民之深也凡田間一年不耕其所收必倍而耕之則爲田不耕則爲萊萊之荒以滋畜牧固可家給人足矣

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註謂野爲郊外都鄙之地爲公田而行助法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爲溝洫而行貢法井田溝洫有二法歟

朱子從康成都鄙行井田鄉遂用溝洫之說謂溝洫以十起數井田以九起數決不可合鄭氏分作兩項却是然鄭說甚不足信而尤不可以解孟子此節葢遂正是野而鄉亦不可爲國中且旣以野爲都鄙宜行井田矣而遂人言溝洫則明曰凡治野終之曰以達於畿則又安得曰溝洫用於鄉遂與都鄙異乎地官

御案曰九夫爲井以出稅法言之故止計所耕之田也十夫有溝以定經界通水道言之故並計所占之地也井間之溝溝上之畛非每井加百畝勢不能備葢九夫十夫未嘗有異溝洫卽所以爲井田也然則滕之野與國中又豈可分井田溝洫之異乎滕地將五十里城外每面僅二十四里國中郊門之內地甚有限是宜說俱行井田而國中地狹又城郭宮室民居錯雜不便晝井用助但取什一之稅而已

問千乘之國馬氏包氏之說不一宜何從

包氏不可用馬氏一甸出一乘之說不可移易也古者甸字當乘字（如良夫乘衷甸兩牡甸卽乘字）則乘之出於一甸可知司馬法畝百爲夫夫九爲井井百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卽地官之四邱爲甸而出長轂一乘也葢一成而三分去一（除山川林麓宮室涂巷等類本王制說也）實出賦六十四井適得四邱之數漢書刑罰志與周禮合證之字義又合是六十四井出一乘固古之定制包氏乃有十井一乘之說於一成百夫之地才十之一又於經傳一無可證人之或疑馬氏而存包氏者則以有孟子之說耳依馬氏則千乘之地乃爲方百里者十開方計之爲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孟子所稱方百里之大國僅爲百乘之家核其車數人數並不能備一軍如包氏則十井出一乘方百里者萬井適得千乘人以其合於孟子不能不存其說然計兵

車一乘必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及
炊汲牧養守衣裝者共百人干戈備具百里之地三分去一
僅六千四百井以六千四百井出千乘是六井有奇出一乘
也六井有奇不過五十餘家以家出一人計之則人數僅及
一乘之半而令供馬牛兵甲等項爲包氏之百姓者何罪乎
是包氏不過以孟子有大國百里之言又聞大國千乘之說
因作此算法以合之不知孟子明云嘗聞其畧實未見舊籍
且孟子意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既使大國止于百里必不
使復有三軍準前制而不過萬人是孟子之意也二者本不
相謀焉可以千乘之大國合於方百里之大國乎究而論之

諸侯大國千乘原不爲多夫天子萬乘如馬氏說則王畿千
里適得萬乘先王定法自以王畿爲主天子百同萬乘大國
十同千乘大家一同百乘以十遞降亦是自然一定之法子
產亦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夫列國固有一同者子
產特舉其小者以見晉兼并之多耳江氏愼修亦云然且孟
子亦嘗言萬乘千乘百乘矣萬取千千取百不爲不多亦必
不可少若方百里乃是方千里百分之一何必如此懸絕乎
故孔子並無以大而千乘爲逾制之意總之千乘之地必須
方百里者十包氏以方百里者一當之則萬萬不可必須力
闢者也

操觚家每以馬氏包氏之說對舉向來皆莫知其非此獨
窮包氏謬妄之源而孟子所以言大國方百里之意及先
王所以有萬乘千乘百乘之制皆明白洞達是自來說經
者所未及也 受業六安徐敬山識

問大國三軍之言見於周禮大司馬周禮公侯之地固
方五百里四百里者也孟子言齊魯儉於百里而書
稱魯人三郊三遂準天子六鄉六遂之制明是三軍
觀康成小司徒注引司馬法有車百乘士千人徒二
千人之說是每車一乘僅三十人與魯頌公車千乘
公徒三萬之語合是有兵三萬即有車千乘計方百
里之地六千四百井以周制徹法計之每井九家得

五萬七千六百家以家出一人計之則百里之地已
有五萬七千六百人何不可備三軍之三萬七千五
百人而有車千乘乎

先王之愛民力也至矣觀成周之制斷無百里出三軍之事
也王畿方千里六十四萬井以每井九家計之爲五百七十
六萬人編爲乘者萬而六軍又止用七萬五千人九十餘次
調發始可一周養民力不厭其寬也王者天下一家豈有待
畿內如是之寬而待侯國乃如是之刻者乎則知大國三軍
必不止百里而百里者必無千乘三軍也江氏羣經補義核
魯所有之地明堂位所云七百里者有過之無不及即後有

增益其始封亦斷不止百里孟子乃有意狹小言之也至魯頌所云則江氏愼修謂每乘百人者卬甸之本法每乘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蓋每甸六十四井出一乘是五百七十六家出一百人約五六家出一人每乘三十人又十九家出一人也僖公時魯地大矣而所稱公徒乃十九家出一人豈有以古人寬厚之制而反成吾狹隘酷烈之說者乎

孟子只言大國方百里未嘗言乘數軍數蓋既欲限以地而少其力必不使多其兵也講家以孟子無明文猥以大國三軍之言合於方百里之制而先王制賦出軍之法遂多乖隔而日滋疑議兩條悉爲分判推先王之仁心斷先王之大法非特引證辨博足折衷羣論也 受業鄱陽胡承保識

問宋魏了翁以乘馬之法爲厲民近人顧氏復初春秋大事表信李氏廉取文定之說謂馬牛車乘央井卬甸所出信周禮不若信左傳信詩書左氏鄭莊授兵于太宮公孫閼與穎考叔爭車晉惠公乘小駟鄭入也則兵器車馬皆出自上可知且馬牛旣出民間則公家無煩畜馬而衛曰騋牝三千魯曰駉駉牡馬胡爲者乎且卽周禮亦自相矛盾校人曰軍事物馬而頒之牛人軍旅供兵車之牛周禮誠不可信也其說然否

此未深於周禮者之說也周禮馬牛兵器原是上與民各備其所備經有明文非自相矛盾不待後人之徵引左氏與詩書也蓋兵馬一切周之盛時原可盡責于百姓一成之地方十里不爲小矣家則五百七十六也以每家六人計之則三千四百餘也牛則耕者所必有也今之鄉人畜馬者亦多庶人之富數畜以對亦必有以畜牧爲利者以五百七十餘家之衆僅責馬四匹牛十二頭不爲厲民也古者公家無禁利材木取之山澤絲枲成于婦工所費民財不過金鐵皮革膠漆及工事之費而已五百餘家少出餘資可應時而具以後

歲時繕完費益有限其調發又甚簡畿內人數之衆雖歲出六軍須九十餘年而始周而又不輕出縱有征伐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而已其在侯國則千乘者足備六軍而止曰三軍且三軍又不並出也某方有征伐之事則方伯率所屬各出少許從元戎以啟行而已其時天子當陽列辟拱手聽命可數十年不見兵革偶有兵事亦有征無戰耗敗之事絕少則使諸項皆出于民民何所不給而何厲民之有哉至曰民既有之則上不應復有更大謬矣乘既百人則其任載所需雖有馬四匹牛十二頭蓋亦僅僅自給其兵器蓋亦僅可自用未必能多備豈可專恃乎而軍容之盛如魯頌所稱秦風所

詠君卿大夫所以重其威嚴者更非田野之民所敢知卒伍以上官吏衆矣一切非君上給之而誰給之耶君之駟馬惟所取卿之車駕惟所擇皆出自上又何待論且授兵之文不特左氏有之周禮自有之矣夏官司兵職曰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康成注司馬之法師旅卒兩人數之多少也則兵器雖民所自有亦未必不給之況軍帥之自用者乎又況馬牛之多必非邱甸常數所能備乎李廉不覩司兵之文而徒見校人牛人之云云乎至春秋列國軍制與周禮自是不同鄭授兵大宮而外如齊之以甲兵贖罪楚之荆尸而授師孑自又時勢之變蓋周德既衰列國

爭戰不息日用其民而民力益敝民間之器必不足用又欲各騁強壯各致堅利則務多其兵甲而新其器械亦勢所必至要是衰世之事且亦未見民之竟無所出也據左傳以駁周官乃以叔季之變制議太平之盛軌也況周官已自言授兵而何待援他書以詰難也哉

問齊景公有馬千駟是在官者耶抑卽民間所有耶

四書釋地謂此乃公馬之畜于官者非國馬之散于民間者也周禮校人掌馬政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共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景公之富固應有此至出於民間則說苑所稱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矣要之公馬亦未嘗必不給軍用也取閻氏釋地繼前條之後足證民馬之外當別有官馬矣學者讀經而未能深考鮮不以魏氏顧氏之說爲當者茲特元元本本各還實落先王制法之心見春秋與周盛時之時事亦見固操觚者所不可不知也 受業胡承保識

問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 一萬二千五百家 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 一萬二千五百人 又曰

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賈公彥曰六軍之士出于六鄉家出一人伍兩卒旅師軍預配于比閭族黨州鄉也會卒伍本屬于大司馬而屬于小司徒者教之有素合之有法也又遂人掌邦之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 亦一萬二千五百家 遂之室數旣與鄉同則出兵之法當亦無異歟鄭氏以口稅出泉爲鄉遂公邑之賦以井地出兵爲三等采地之賦於小司徒九夫爲井節引司馬法方百里爲同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實之賈疏皆成其說以爲

本節專言采地軍賦、與鄉遂六軍侯國乘馬之法不同、如其說、是鄉遂公邑家一人爲兵、六服侯國、五百一十二家、以毎井八家計一甸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爲兵、而三等采地三千家止出三百人爲兵、鄭引司馬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三十家出三人通十爲成成出三十人成十爲終終三千家出三百人也抑何不均之甚也、周家軍賦、畿內果不畫一乎、

按周禮軍賦田賦之法、畿內實有不同、賈謂六軍出于六鄉者、是也、鄭所云口稅出泉之說、固不可信、而以鄉遂混而爲一、更非、葢鄉以外、皆遂也、詳見十八卷周禮諸說三等采地、皆遂地也、考地官鄉遂諸官、鄉詳于軍、而遂則詳于田、小司徒掌國中

四郊都鄙夫家九比之數、而須比法、則但于六鄉之大夫曰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而繼之以伍兩卒旅師軍之法、及大比、亦但云六鄉四郊之吏、攷其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鄉師則於四時之田、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鄉大夫則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州長帥而致之、黨正則師田治其政事、族師則辨其可任者、及六畜車輦、皆詳其軍政、而無一語及於農、若遂人掌邦之野、于造鄰里酇鄙縣遂之下、則曰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敎之稼穡、遂師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以徵材征作役事、又曰巡其稼穡、遂大夫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縣正則趨其耕事、酇長則趨其耕耨、稽其女功、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未嘗無稽其衆寡、辨其可任、比其兵器、及作其民以旗鼓兵革、帥而至之文、而所重則全在于督農徵賦、與鄉官迥別、是知鄉詳于軍、則六鄉主出軍丁也、遂詳于農、則甸稍縣都主出田賦也、葢遂非無兵、而所出者少、必不如鄉大夫之法七尺以及六十、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者矣、至三等采地所出之獨少、雖未必如鄭說、而不使多兵、不得與六鄉比、要亦强幹弱枝之道也、

問古者兵出於農、是國有一定之民、卽有一定之兵、無可足無可去也、而夫子言足兵去兵者、何說、

江氏慎修曰、春秋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高子國子各帥五鄉、是齊之三軍、悉出近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無與也、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積而至於一鄉、二千家、旅二千人、十五鄉三萬人爲三軍、是此十五鄉者、家必有一人爲兵、其中有賢能、五鄉大夫有升選之法、故謂之士鄉、所以別于農也、其爲農者、處之野鄙、別爲五鄙之法、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各有大夫治之、事令治田供稅、更不使之爲兵、故桓公問伍鄙之法、管仲

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民不偷謂隨地之
善惡而衰其征稅則民安土若不移徙農恒爲農不以其舊
爲農者忽隸于師旅則民無貳志不偷惰豈非兵農已分乎
十五鄉三萬家必有所受田而相地衰征之法惟施于伍鄙
則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
兵之費也他國兵制亦大畧可考如晉之作三行作五軍既
舍五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復從三軍是必有素定之兵
籍素隸之軍帥也既增而减當是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爲
兵者盡出農民則農民固在何必隨時改易軍制哉隨武子
曰楚國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是農民不從軍也魯

二軍之士卒車乘皆近國都故陽虎欲作亂壬辰戒都車曰
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國都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郤至言
楚有六間其一爲王卒以舊此正如後世養兵有老弱不代
補之弊又如楚君有二廣太子有宮甲若敖氏有六卒吳有
賢良越有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皆是別隸籍之親兵微
虎私屬徒七百人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皆是臨時
集合與後召募屯練之兵相彷彿是可見春秋兵制之大畧
固不可無足之之道而子路之可以治賦亦非徒卽農卽兵
之舊說也

按管子以近郊十五鄉出兵而處農於野鄙卽周官鄉詳於
兵遂詳於農之意也周制畿內有萬乘之地而六軍皆出六
鄉亦以兵之設必近國都調發始便且足資護衛也又觀晉
之近鄉有兵賦無田稅則周禮鄉官之不及田稅而近郊十
一甸稍縣都十二其故亦可思矣法不必盡同而意則相發
知兵農之未嘗無分蓋已久矣無養兵之費而兵農不相妨
斅寓兵於農其法更善所當急爲考究者也

問關市譏而不征而周禮有征孰爲是

商之有征賈之有廛猶農之有賦也農旣有賦無由獨厚於
商賈且恐民爭逐末也孟子所云或文王治岐之政故爲寬
厚以招徠遠人周官之法則萬世之經也

周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
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
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
罰其人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　司門之舉犯禁卽所
謂正其貨賄也鄭謂正作征未必然司關征之門不應復征
也當如今照票之意　關之征壐自是兩事或謂關無征則
胡爲有貨不出關者乎貨之不出關避征也凶札則無門關
之征知關有征矣門與關連故曰門關非兩征也掌貨節以
聯門市者商必執司市之壐節自外來者案其節而書其貨
之多少通之國門以達之司市也自內出者司市爲之壐節

通之國門以通之關也廛或留貨于關待野鄙之交易不入門市者舉登于冊俟詰問而罰財也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所罰之財亦入之犯禁者原不必多也舊說似多未當以意酌之如此

關在遠郊界上市在城中鄉遂公邑甸稍縣都莫不有市而官司市政獨立於國中國中之政立餘皆視此也且聯門關以幾不物則境內姦貨通不得行而市政壹矣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所謂市征即廛人之廛布也無征法而不廛也作布鄭謂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　列職于關市者雖纖悉不遺然皆以利民用禁詐僞止爭訟詰盜賊

警游惰懲門囂虣亂而未嘗利其財也

問廛無夫里之布皆從註說否

周禮之廛凡四前所云市廛一也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二也又園廛二十而一三也遂人上地中地下地皆夫一廛四也市宅之廛在國中最後一區商賈所居乃公家所有司市掌之廛人征之者是也廛里先鄭後鄭之說皆支曰在國中則國中左右各三區之民廛也韋昭謂城郭之域惟士工商居之則此爲士與工之所居也當與下文所謂國宅無征義疏謂比連稠密無空地可種植者是園廛賈謂園即上場圃任園地廛即上廛里愚謂廛里即國宅園廛當合爲一即所謂任園地者園地註謂附郭之地出果蓏以給國中此與閭師之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者又有別疏以此相當非也出蔬果之地豈可責以貢草木耶既附郭而植蔬果未有無廛者則以園廛當任園地而二十稅一於經文次第正合若遂人之夫一廛康成謂邑居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者是蓋在野農夫之居也四者皆不應罰出夫里之布未知孟子所指何項並列之可也夫里之布註但引載師極是蓋閭師之凡無職者出夫布乃指民之以無職爲職使出一夫之布似口稅者乃是應有之項載師之無職事乃不事事者故罰之以夫家之征計一夫力役之征使以布當之布泉也里布以罰

不毛鄭謂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義疏以爲太重恐令不行金氏瑤謂里布嬪婦之貢里宰所征是也

然後知齋答問卷四　宣城梅沖著

四書

問郊社之禮諸說紛紜[illegible]之論

王制天子祭天地即郊社之祭也諸侯以下不得行焉郊則南郊圜丘也社則北郊方澤也以主社亦通名曰社祭法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周禮大宗伯以冬日至祀天神以夏日至祭地示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二王以將幣猶朝聘之享王也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二王以執贄猶瑞王也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

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此皆天地並舉所謂郊社之禮即所謂禋祀也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但曰祀昊天上帝猶中庸言所以事上帝不言后土非但省文正見地與天並尊也

天地之祀有分合南郊主日配月北郊主社配稷此分祭也若即位出征巡狩皆合祭召誥用牲于郊牛二開國建都第一大事故告祭而亦分或言此時南北之郊之名已立沖按同一郊而曰牛二明是一處合中有分地與天配也以上皆天地並祭

祭天稱郊者二冬至南郊一也孟春祈穀亦稱郊二也南郊之郊用冬至日日有定不須卜郊特牲所謂大報本反始之祭也凡用卜者乃祈穀之郊用夏正辛日辛有上中下卜吉乃用春秋所書魯人之郊與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

祭天有九冬至南郊一也孟春祈穀仲夏雩祀季秋饗帝孟冬祈年四時有祭而大饗明堂為重明堂古亦有之但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堯之文祖皆所以合祀天神周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即位而類出征而類巡狩而柴大故而旅皆因事以舉非常祭也

又一歲中祭天有十南郊祈穀雩祀大饗祈年而外加五時迎氣也　迎氣之祭祭天太皞等五帝即月令其帝太皞等五帝而以太

皞伏羲配木炎帝神農配火黃帝軒轅配土少皞金天配金高陽顓頊配水祭天勾芒等五神即月令其神勾芒等五神而以重配勾芒黎配祝融勾龍配后土該配蓐收修及熙配元冥　諸侯迎氣則止及五神五臣不及天帝

方祀有六五方皆分祭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則合祭也大會同而祀方明則非常祭也

祭地有二皆曰社一郊社之社一社稷之社也與郊對舉者所以祭全載之地唯天子行之前段所列禋祀是也其餘社祭與稷並稱者乃隨所有之土地而立社天子以下各有之天子大社祭九州之地王社祭畿內之地皆置稷以為民祈

報也諸侯有國社侯社大夫采地有邑社州有州社里有里社大社國社在庫門內之右王社侯社在籍田中社稷正祭三春祈秋報十二月大割祠也變祭一大災類社稷也此皆與稷同祭其餘若大封告大社而苴土賜之出征宜于社歸獻俘于社大會同宜于社反釋奠于社日食伐鼓于社諸侯獻幣于社皆義止于社與稷無與矣巡狩出征地與天同又告于社載社主以行大蜡祈禳兼及大社王社諸侯兼及國社侯社藉田則止王社侯社社與稷並稱者庫門內右社稷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壝令社稷之職春官司服祭社稷則絺冕夏官小子掌珥于社稷

秋官士師祭勝國之社稷則為尸日用甲牲用黝幣用黑大宗伯所謂血祭之禮也若遇災而祭不過用幣春秋時或日食或大水皆用牲于社非禮也　郊特牲所言皆社稷之社

社祭土神稷祭穀神土之功在生穀故並祭始也土主勾龍穀主后稷後不問其為勾龍為后稷但稱土神穀神最為允當

或以社稷之社卽為郊社之社者胡五峯之說也朱子亦為所誤所以誤者謂大宗伯言血祭祭社稷則不言祭地言黃琮禮地則不言禮社小宗伯言右社稷則不言祭地之位司服言祭社稷服則不言祭地服大司樂言祭地示之樂則不言祭社樂典瑞言祀地之玉則不言祭社玉也然以此而致疑誤則謬矣血祭絺冕皆言祭社稷五祀豈有以大地示等于五祀者乎皆統于上文昊天上帝也無疑也言黃琮兩圭有邸祭地之玉而不言祭社者以祭社本無玉也不言樂亦然言右社稷之位配左宗廟也不言南郊之位將無祀天之禮乎蓋王者之事天地與事父母同父母可分可合天地亦可分可合喪祭異尸異几廟祭同尸同几忌日之祭仍分而出征但造禰不別告母仍合也又父尊母親父為後之子止一人故天非天子不郊母則庶子亦母其母故地各以所食為社也然為父後之子豈無與父並尊之母而僅同庶子之

母其母乎故天子祭天地必有郊社之社以祭地不僅以社稷之社為祭地也周公之營洛邑丁巳用牲于郊牛二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此僅是告祭而先一日郊用牛二是天地並祭也次日乃社則社稷之社也當周公制禮之初親行郊社社稷之禮如此則祭地之非統於社稷之社也明矣觀召誥之文足以破五峯之謬

大司樂言祭天地之樂者二說者謂雲門咸池正祭之樂後所言乃降神之樂所謂滌蕩其聲者梁萬方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注樂舞至九變如書言九成在以詠以間之終則為升歌下管後事不似方祭降神之樂大司樂前僅奏黃鍾為

陽聲第一舞雲門爲舞中第一故以祀天神爲郊而祀皇天
也奏蔟咸池爲第二自當爲社而祭地示也第三四五六固
依次而各有所祭矣次節復言舞雲門與祀天同舞咸池與
祭地同而樂又降而不同者葢郊之祭天帝獨爲壇其日月
及天神等又共爲一壇次節所言乃郊天時另一壇之衆天
神也故云天神皆降以仍爲天神故其用舞同以尊不敵皇
天故其用樂降前節郊之正祭固不必言冬日至與圜丘之
地也次節必詳其日詳其地而後爲郊時之另一壇者乃顯
也祭地示亦然
義疏凡享先王用九獻祀天地亦當九獻以外神無灌故止

七獻而祀天以奏樂燔柴爲二始祀地以奏樂瘞埋爲二始
合七獻言之仍是九節但不名九獻
熊安曰祭天以樂爲致神始烟爲歆神始血爲陳饌始宗廟
以灌爲歆神始其致神陳饌並同
任氏章句天神陽故南面地祇陰故北面此陰陽之分天陽
而用辛要陰之成地陰而用甲原陽之始此陰陽之合　皇
侃曰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乃丘乘之民
供之

　問禮家聚訟莫如禘祫究以何說爲是

諸說紛紜終當證之於經茲列經之可據者數條任氏章句
實融貫之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礿薄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犆特也各于其廟止用特牲畢獻而已祫合也合食太廟也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周禮司尊彝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之後有四時之閒祀追享
朝享
任氏翼聖謂七廟之主四時皆祭春則犆夏秋冬皆祫所謂
時享也三時皆祫故謂之時祫至三年則於冬烝獨隆其禮
三昭三穆親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功臣與焉以大於
常時之祫烝故謂之大祫亦謂之大烝功臣皆與有似大朝

所謂朝享也又三十月於夏禘特隆其禮上追始祖所自出
文武以下各合食於世室以大於常時之祫禘故謂之大禘
所重在追所自出故謂之追享按如此則一祫一禘相間遞
舉俱在四時常祀之中故謂之四時之間祀與五年而再殷
祭亦合
　禘以四月祫以十月皆時之正卜而不吉則在仲月
故或言五月也三年之喪二祭不行三年喪畢必因祫祭乃
祔廟春礿不遷故或以禘爲除喪之祭或以爲遷主之祭而
後世急於遷主有春即舉禘祭者此又禘可夏可春祫必以
秋祫在十月諸說所自起也

　論禘祫所祭之主諸說不同

鄭康成於大司樂天神地示人鬼之祭謂三者皆禘大祭、而
天神又分郊丘兩祭、于祭法禘黃帝注、謂祭昊天於圜丘、於
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註、謂郊祭感生帝靈威仰、鄭此說最
異久爲諸儒所斥 禘祫一祭二名、取其諦審昭穆謂之禘、取
其合集羣祖謂之祫、賈逵劉歆王肅王制孔疏後漢書章懷
太子注歐陽禮樂志 祫則合食太廟。禘則各於其廟、鄭氏禘
祫志賈逵同 禘止祭毁廟之主、鄭氏司尊彝注 禘兼毁廟及
羣廟主。孔安國 禘爲終王之祭、每王一終、新王即位、蠻夷來
助祭、劉歆服虔顏師古王安石吳斗南此不王不禘之異解、
最奇、祫止毁廟合食、禘則諸侯王會祭、張純漢制 祫及壇墠、

禘及郊宗石室、馬融徐邈袁准虞喜 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羣
廟合食于前。程子陳祥道 禘其祖之所自出。止以祖配、祫則
已毁未毁之主皆合食太廟。趙伯循陸淳朱子楊信齋 禘取
已遷主合食太廟、祫取未遷主、合食太廟、通義 祫皆合食太
祖、禘則王季以上合食后稷廟、成康以下、分昭穆合食文武
廟、鄭氏 祫禘合食、皆分三廟、陳祥道 祫兼毁廟親廟、禘不及
親廟、趙匡 禘止一配、並不及毁廟、陸淳 祫兼毁廟。不追所自
出。禘兼毁廟親廟又追所自出。程子 禘及功臣祫不及功臣、
何休公羊注 禘及者遠、故祀先后、幷及功臣、蘇長公 禘不及
羣廟、祫烝則及功臣、楊復 祫有大祫、有時祫、禘有大禘、有夏
禘、馬端臨

論禘祫年歲諸說不同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禮緯張純大宗伯鄭注賈疏劉向 五年
而再殷祭、一禘一祫、鄭氏王制注商頌箋 五年再殷、凡六十
月中分、每三十月殷祭、徐邈謂三十月祫、三十月禘、二十五
月殷、曹述初 禘三年大祭之名、杜預僖八年注 禘則三年、祫
則五年、楊勳文二年穀梁疏 禘祫並三年、徐彥公羊疏杜氏
通典 禘祫自相距各五年、孔氏周頌疏 間歲奇偶行之、高堂
隆 三年一祫、五年再禘、楊信齋 禘非常祭、或一年、或三年、惟
君意所行、陸淳

禘祫時月之說不同

禘以孟夏、祫以孟秋、鄭氏 禘以春、祫以秋、毛氏周頌傳 殷祭
用孟冬時、徐乾 殷祭皆冬、夏、孔安國 禘五月、祫六月、通典
其以禘祫爲喪畢之祭者、說亦不同、喪三年之後或禘或祫
必有遇者、喪畢而祫 鄭氏大宗伯注王制注 喪畢始禘、鄭氏
魯人注商頌箋 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何休公羊注 三年
喪畢、祫于太廟、明春禘於羣廟、自後率五年而再殷祭、禘以
夏、祫以秋、杜佑 禘在喪畢即吉之月、無常期、杜預 喪畢遷主、
孫遜居王父之位、禘之言遞、劉歆賈逵鄭衆
異其等者、 禘輕于祫、鄭氏 禘大于祫、王肅何休 有禘無祫、

杜預天子三年大祭曰禘諸侯曰祫大夫曰殷陳祥道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張子凡合祭皆曰祫祫是虛義不是實名三年吉禘爲吉祫五年大禘爲大祫毛奇齡諸儒之說大畧如右易堂問目取張子說禘也祫也郊也必歲有之豈容有三年五年之說亦未必然不慮數則煩煩則不敬乎公羊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傳大事者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漢儒毎援此爲禘祫相因之說唐自睿宗後五年一禘三年一祫各自計年開元二十七年乃至禘祫並在一歲宋熙寧八年亦旣禘又祫是從鄭氏之說固未妥也楊氏復謂殷祭乃大祫三年一祫五年再祫與禘無與然則竟無禘乎大約

一禘一祫間行爲是任氏翼聖說亦是此意謂因祫烝而大祫因祫禘而大禘亦最妥蓋萬無常祀之外又另擧大事之理也禘旣因祫禘則常祀皆合食亦萬無大事而反不合食之理則禘之必合毁廟親廟之主也必也周理裒典故辨正亦謂鈞臺此說不可易

江愼修周禮疑義擧要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禴夏嘗秋烝冬享先王舊解肆獻祼爲祫祭饋食爲禘祭禮館吳纂修紱云非也肆獻祼者享先王之隆禮饋食者享先王之殺禮以二者統冐于上而以四時之祭分承于下二者不專一祭隨所値而當之者也按此說發前人所未發禘祫大祭也皆于四時祭中行之故謂之四時之間祀如行于春夏卽以禘祫爲祠禴行於秋冬則以禘祫爲嘗烝非禘祫則行三祭時以饋熟爲始耳說亦與任氏鈞臺相發

禘其祖之所自出亦鈞臺說爲善稷契皆無父而生乃受氣于天者也始祖所自出卽天也故無尸無主虛位而東向以爲天也可以爲祖也可王必求其人以實之曰嚳則誣鄭必求其神以實之曰靈威仰則誕也

問魯之郊禘非禮也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劉原父春秋意林據呂氏春秋惠公請于天子謂

魯之郊禘在惠公後又或據鄭氏詩譜僖公時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頌並請郊禘故春秋書郊自僖三十一年四月始解三傳者說更多孰爲是歟夫子答問禘以不知註謂不王不禘之說魯所當諱信歟

諸說皆不然也按家語孔子答哀公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與明堂位孟春祀帝于郊但有祈穀之祭者合其配后稷則以稷本農官至周不改故祈穀祀之絶非祀始祖之義魯亦未嘗用天子之禘明堂位所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特言器物而亦非天子禮周禮祫禘朝踐用太尊

饋食用山尊春夏朝踐用犧尊饋食用象尊魯不用太尊下天子也周禮祫禘灌用虎彝蜼彝冬烝灌用黃目魯不用虎彝蜼彝下天子也周禮王加以玉爵后加以璧角賓加以璧散魯正爵用玉琖君加用璧角夫人加以璧散下天子也周公尊而避嫌故祖用梡嶡魯公以下乃用大房與周公白牡魯公騂剛同義所用多是前代之器不過比于三恪乃上公禮耳又並無追所自出之事魯頌周公皇祖合明堂位所稱皆不及文王則並未嘗祭文王也然則魯並未嘗用天子之郊禘又何成王之賜周公之受惠公僖公之請乎不王不禘之說魯固不必諱也夫子曰不知自別有意義

襄十二年周廟杜註謂是文王之廟亦無稽之談也諸儒所云祭所自出者亦云祭于始祖之廟未嘗云為所自出立廟也鄭魯即如天子之禘亦止祭文王于周公之廟不得有文王廟況未嘗祭文王乎則周廟即周公廟也杜氏臆說不可援為言禮之證

姚九經說曰傳謂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其祭非禘也而魯人以用禘樂亦皆曰禘傳所謂禘于武公禘于僖公禘于襄公是也以用禘樂而遂曰禘君子以為不可以屬辭故未嘗書于春秋昭十五年書有事于武宮而已惟禘于太廟乃書曰禘魯禘固非禮沿失滋甚而名又不正亦子曰不知之一也

書吉禘于莊公何也亦于太廟而以莊公主入也使就莊公主而祭則宜書曰莊宮矣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者因夫人之至未及當禘之年而為之禘也禮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以閔公二年吉禘後計之僖二年當終喪吉祫四年當禘七年祫九年禘茲八年未及當禘之年以夫人至而禘違禮以觀諸婦人其悖甚矣

或謂孔子明言魯之郊禘非禮今歷辯魯之並未嘗上僭然則禮運之言不足信歟不知孔子之所謂非禮即指祈穀之郊與比於杞宋之器物耳觀下文接以杞宋是天子之事守也云云正見魯之不可比於杞宋則孔子之所謂

非禮者甚嚴甚細不待上干帝禮而後謂之非也數條細為辯正覺以申魯之誣正容以窮魯之罪善體聖意以嚴非禮之防舊說固未見及此　秦新帥方蔚識

問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為周公所以嚴父程子謂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然則明堂唯周公時可祀文王至成王時即當易父武王以後逐代更易宣王將配以厲王乎

以父配帝之言不可通不待推及厲幽也試思周公焉得有明堂乎公之制禮作樂皆在武王之後作明堂必在成王時

矣在成王時不爲成王之明堂而爲周公之明堂乎君臣之義不可昧也屬之成王則文王已祖而非父矣周公之以文王配帝固定文王爲百世不易之祀以德不以親也然則所謂嚴父者何也孝經本文乃謂周公創制此禮尊父文王以配天故獨爲周公之孝指制禮言之父適爲周公之父耳焉得訛爲明堂配帝必以父耶孝經邢疏本自明晰而自來禮家忽而不察致有紛紛之訛

問天子七廟或謂實止四廟或謂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殷六廟湯與契二昭二穆周七廟后稷及文武二祧及親廟四其說皆原於禮緯康成謂高祖以下與

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爲限說本於韋元成而盧植馬融皆守之王肅從劉歆謂四親廟上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二王及始祖則周廟宜有九何說爲是且祧之說不一宜何從

按祭法原文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繼之曰天子七廟列四親與始祖五廟下曰遠廟爲祧有二祧則二祧亦分昭穆與四親爲三昭三穆也謂廟以四親爲限則天子四親原與諸侯同而以天子之故增優二代而别之曰遠廟爲祧盡優尊之義而仍不失四親之限誠禮之協諸義而協者也二祧與四親廟皆廟不動而廟中之主遞易四親以上至六代則入於祧至八代則去祧爲壇此禮之常也夫祧者超也超遷而去也乃所以處庸庸中主之禮故親盡至六世則超遷入祧廟不月祭而享嘗乃止至八世并祧而去之矣若有功德之祖則於親盡之後即當别立廟而不入祧廟不特八世後不祧當六世時即不入祧廟也所謂不祧之祖也文武之有世室正所謂不入祧廟而别立廟者也焉得反以當二祧以不祧爲祧耶諸說自以劉歆王肅之說爲是朱子亦從之而謂七廟加二世室則周廟宜有九竊謂七廟者其常也若有功德者多自不妨多立廟又豈必限于九乎以二世室爲二祧者以周禮鄭註謂因祧主所藏故謂之祧

疏謂文武以上遷主藏于稷廟文武以下遷主藏于文武廟任氏禮記章句因謂二祧即功德二廟于周爲文武二世室以祧主藏于二廟之夾室故謂之二祧若諸侯無功德二廟其祧主藏于太廟之夾室故亦謂太祖廟爲祧聘禮稱不腆先君之祧是也似皆遷就附會吾不敢信

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先公亦稱祧而守祧八人說者謂七廟加姜嫄爲八則凡廟皆有祧也又曰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廟必有祧而並列似祧乃廟中之一地或是寢或是夾室廟亦皆可名祧不因祧主所藏之義也要之祭法之祧與守祧之祧當爲二義不必牽合

解二祧與四親並爲三昭三穆皆廟不動而廟中之主遞遷甚得禮經本義後儒不明此義乃有以功德二廟不祧爲祧之說周禮之祧與祭法之祧當別爲一說亦足解聚訟之紛 萬載湯調元識

問七廟五廟之制既定倘有兄弟繼及者其制當若何

江氏慎修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此惟父子相繼爲君則其毀廟遷廟之次不越乎五若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或兄弟多人爲君則祧遷不得如常制使兄弟繼及即等於父子易其昭穆之名既非所安且有高曾早祧遷而新君不得事及四世者禮於此宜有以通其窮或謂當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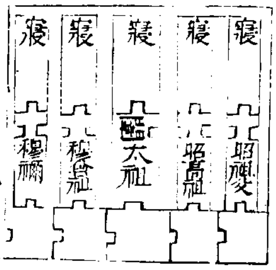
後世同堂異室之制引考工記夏世室周明堂皆有五室謂古人擬爲通變之用四明萬斯大充宗之說然明堂與宗廟異制且未嘗有一廟而二公居之者然則何以通之乎曰昭穆之世諸侯不得過四親而昭穆之廟不必限以四也兄弟而相繼則別立廟高曾親未盡者廟不毀親既盡則兄弟同昭穆者兩廟並祧也魯桓僖皆兄弟相繼桓以弟繼隱僖以兄繼閔是宜別立廟以待他年之遷毀廟雖增而昭穆世次未嘗踰乎數也桓之廟莊公時所丹楹刻桷者也僖之廟其即魯頌之閟宮歟史克作頌言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卒言取徂來新甫之松柏以爲路寢及新廟蓋僖公以兄繼弟他日當別立廟故於生時因作路寢即命公子魚豫作之作之而萬民皆以爲順謂其禮當得爲故也後世漢文帝生而爲顧成廟亦此類也僖公既未有謚號則此廟且名之曰閟宮言異于他廟常閉不啟也此兄弟別立廟之禮意周室亦有之孝王爲懿王之弟夷王乃懿王之子使拘于昭穆常制豈不使夷王以穆而居昭厲王以昭而居穆至平王而懿王親未盡即去祧爲壇哉意當夷王之世孝王亦增一廟也桓僖立廟春秋不書蓋時史以爲當立耳然廟雖當立而祧仍當依世次之常計隱桓廟之當祧在成公時其時季孫行父爲政以桓爲三家所自出也則祧隱而不祧桓閔僖廟之當祧在昭公時其

時季孫宿爲政以僖賜田邑有德于季則祧閔而不祧僖此桓僖廟所以猶存于定哀之間者也他國亦有之魯襄六年當齊靈公時傳曰齊侯滅萊萊獻宗器于襄宮杜謂襄至靈有八君襄之當祧久矣考其實則襄與桓爲一世孝昭懿惠皆兄弟爲一世頃爲一世靈公禰頃祖惠則襄乃曾祖輩故廟未毀也此知兄弟繼立者別立廟靈公時並其高祖僖公齊當有九廟也曰廟在庫門之內其地有限太廟居中左昭右穆其位有定似非可別立者曰禮既非常自當爲權制不必拘于左右之位矣觀魯人於非禮之廟仲子之宮武宮煬宮猶能別立況禮所得立者哉 馬貴與以兄弟繼立者雖干

處胥謂不若後世同堂異室此苟且之論不知古人自有權制也

問廟制

儀禮聘禮義疏謂賈氏昭東穆西而太祖居中然諸廟平列無上下之殊揆之禮意亦未爲得宜從孫毓說自朝門趨而之左由大門北行折而東至廟必有西鄉之門爲廟與朝之限所謂閤門也既入閤門則又當有南向之門所謂都宮之門也都門內左昭右穆皆南向或東西各爲長垣而各廟各有閤門東西相向此所以有每門每曲也其制必當畧小於居中之太廟此其說未爲不可而江氏愼修鄉黨圖考謂如此則不得有每門每曲改從賈公彥說左昭右穆與居中之太廟平列如圖



五廟圖七廟倣此三廟亦倣此

每廟有隔牆牆門謂之閤門君迎賓自大門內折而東行歷三閤門乃至太祖廟門中曲處有揖

焦氏循宮室圖亦同謂外垣門外即治朝兩廟之間有巷婦人入廟由巷入闈門也考工記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注廟中之門曰闈

問自韋元成鄭康成馬昭張融皆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三廟不毁與四親而七劉歆王肅謂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文武爲宗是皆以太廟爲后稷廟也故後儒於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之句直斥爲周祖后稷非祖文王周之太廟其主果何人乎

先儒謂祭法四代禘郊祖宗一節最爲可疑多不從之沖謂祭法此節固多不足信而證以大雅周頌篇什次第及左傳天子有事于文武之句則祖文王而宗武王之說甚爲可信蓋禮以義起始得天下之主必爲太祖立太廟居中自千古一定之制馬昭謂夏初四廟無太祖至子孫宗禹而五是也則周之太廟自當是文王胡爲乎以后稷耶謂周自后稷開基然后稷遠矣郊天而尊后稷以配天足以尊始祖矣周公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后稷亦止稱公並不追王胡爲乎居太廟也若謂太廟爲后稷廟而文武開創天下僅從昭穆之列在成康時特受親廟之享以後僅免於祧並不能及四親始祖之邀月祭焉開天之祖竟與守成中主一例看待有是理乎竊謂周之太廟必是文王固有徵矣大雅文王之什皆詠歌文武次生民之什乃及后稷周頌首清廟祀文王之樂歌而思文之郊后稷次于執競祀武王之後而所以歌咏后稷者固亦不及文武也周公自作樂章明有親疏厚薄廟祭

之歌首尊文武固禮也義也而周之重禮如大饗元侯於廟皆升歌清廟以在文王廟也若太廟爲后稷廟而歌祀其後嗣之詩意何取乎周禮守祧八人竊疑其一必爲后稷廟不在七廟之數謂一爲姜嫄亦後人臆說耳唯后稷不在七廟之數乃得尊始祖之義禘祫則遷主于文王廟故周之大祭皆曰有事於文武也若居中之太廟非文王廟則凡覲饗皆於后稷廟義既無取而文武之廟偏東偏西親未盡時唯春之犆祊一有事焉其三時皆須遷主太廟親盡之後則受子孫之隆禮者唯待合食太廟無所爲天子有事者也而周之君臣何以歷世皆有有事于文武之語乎若文武二世室謂

別立廟以尊崇文武則可耳而又謂之祧將所以待文武者僅免於爲壇爲墠爲鬼而已耶周公之制禮何厚于遠祖而薄于受命之父兄乃爾耶此必不然之事也乃禮家秉禮經之明文謂必不可信於禮制之相涉者亦莫爲參究以求其安不可解也姑存此以誌其疑

後世太祖之廟漢以高帝爲高祖魏以武帝爲太祖宋則武帝自爲高祖南齊高帝自爲太祖梁朱温亦自爲太祖議者皆無譏焉以開國者固應自爲太祖也梁陳皆尊父爲太祖未見其當唐則以高祖之祖景皇帝始封唐公爲太祖後又議立涼武昭王爲始祖張齊賢議以爲不可者也宋則太祖之位或以爲禧祖當居之或以爲藝祖當居之熙寧以來議者不一介甫好異遂非必欲以所以尊藝祖者尊禧祖朱子以伊川曾是介甫亦主此說馬貴與所謂未敢以爲然者也而所以致此紛紜者皆由周以后稷始祖居太祖廟之說誤之考周之太廟爲后稷亦漢人擬議之詞於經固無明文也馬氏貴與謂後代無如周遠祖之有后稷者則太廟太祖不若只推創業之祖不知周固不以后稷爲太祖也馬氏知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而又謂尊禧祖者固失而遽尊藝祖亦未爲得至寧宗時則藝祖下已八世僖順翼宣當祧此時方可奉藝祖

正東向之位爲百世不祧之祖亦析義未精也藝祖之當正太祖之位再世而下當定矣豈可遲至八世以後耶先生嘗論開國之君固當推崇先代而追王三世上祀先公經有明文及嗣王既立即當定開國父皇爲太祖立太廟居中於太廟後立始祖廟而太祖以上之主皆祔焉祫祭時則遷主於太廟始祖東向太祖乃暫從昭穆之列平時則居中以定一尊而後上治下治可皆得所主蓋遠而始得姓者爲始祖近而得天下者爲太祖馬氏誤合始祖爲太祖故所論仍多未協推此而論則夏之太廟太祖當是禹前人固已有言之者商之太廟當是湯而爲契立始祖

之廟在湯時自當祖契也周在未得天下以前自當祖稷至周公定禮尊稷于郊必祖文王矣文王正太廟之中以下武王爲昭成王爲穆以次布列信禮之協諸義而協者乎因備徵後代而以所聞平時議論並紀之固儒者所未敢輕議而不可置之不議者也 受業黃之驥附識

先生旣爲此論每以未得前人一證爲憾宋寧宗時陳止齋上禘祖太祖廟議所言若合符節特採錄之其畧曰在詩受命作周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此周公推受命于文王祖文而宗武之事也思文配天則稷之郊樂也淸廟則文王廟樂執競則武王廟樂也我將祀文王于明

堂又文王配帝之樂也文武每廟各有樂章而后稷廟無專樂則見周祖文王而后稷不在七廟之列於是有先王先公之廟祧先王謂太王而下先公謂后稷而下其在詩天作祀先王先公則后稷至王季之廟樂也如后稷爲太祖則不應但有郊樂而無廟樂今天作一詩通用之先公先王則由王季而上其遷主皆藏于稷廟而合享之明矣在書洛誥秬鬯二卣禋于文王武王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不及后稷不應每事皆遺太祖又明驗也蓋成王更定廟制於是推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閔予小子則成王時武王祔廟詩也故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繼序

祧太祖也箋謂大祖爲文王王肅亦云文王自是祖廟又引喪服傳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所自出馬融云諸言祖遠言始祖近言太祖此始祖太祖明文也觀止齋所論列並足相發則周太祖廟之爲文王的然無疑而舊說之宜改正者多矣 六安黃惟恭識

問大孝章宗廟享之所享何人

史記謂堯三世祖元囂與舜七世祖昌意俱黃帝之子是舜固堯之五世從元孫也鄭氏不取按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別爲十二姓並無姚姓蓋二帝三王獨虞舜不出黃帝也康成謂有虞氏尚德其禘郊祖宗之人配用有德而已

皆非虞氏之親蘇長公亦云虞祖顓頊而宗堯皆因受天下于人必告所從受于人之祖宗是均以舜非顓頊之裔也蓋在廟之主唯幕及瞽瞍所謂祖考來格是也左傳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國語史伯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則幕當爲虞氏始祖

問周家追王鄭康成謂文王改元稱王孔穎達謂文王尊后稷以配天追王太王王季因以周公追王爲改葬以王禮後儒或駁之而追王在何時未見確據

文王稱王史記亦云然且當別論按大傳言牧之野旣事而退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武成告庶邦冢君稱太王王季企滕

之册祝曰若爾三王是武王時已追王也周理衷謂周公追
王以禮制定自周公固不必鑿定在武王後也則追王的在
武王克商之後不遠据逸周書則在克商後一月近是

問上祀先公太王以上凡幾世國語云十五王而文始
平之自后稷至文王僅十五世乎史記謂稷子不窋
鞠陶公劉僅四世公劉當夏桀世而夏已十七主周
焉得止四世乎

漢書婁敬傳及路史皆云稷至公劉十餘世俱闕名楊慎謂
呂梁碑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又數世始至不窋而後
失官竄于戎狄於理爲順十五王及四世之說或但推其賢
而有聞者耳

然後知齋答問卷五

宣城梅沖著

四書

問天子宗廟之祭其儀節可得聞乎

宗廟九獻之禮大約分爲四節 一裸鬯 王一獻后亞獻名二始 二朝踐又曰朝事 王三獻后四獻 三饋食又曰饋獻 王五獻后六獻 四酳尸 王七獻后八獻諸臣之爲賓者亦獻尸爲卒食三獻 九獻後有加爵三嗣子舉奠共十三獻

大祫舉于十月前期三月先卜牲前期十日乃卜日前期三日乃筮尸將祭大宰視滌濯司徒奉牛宗伯奉雞司馬奉羊司寇奉犬司空奉豕每廟各備一牢舂人供粢盛籩人陳四

籩之實醢人陳四豆之實酒正供五齊三酒醯人供五齏七菹凡百官所供之品物及諸侯所供之方物畢備祭之日王及百官夙興將事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祧主並入太廟中王與尸俱袞冕太祝乃迎尸入室位設木主之左奏樂降神衆尸乃以次灌王執圭瓚酌斝彝之鬯以授尸尸受灌地而祭之是爲一獻內宰贊后以璋瓚酌黃彝之鬯以亞獻尸亦受而灌地是爲二獻謂之二始所以求神于陰也次王出迎牲王親牽牲牲入以幣告王親射牲執鸞刀毛牛尚耳啟其血毛祝以告神于室有司乃殺牲於是迎尸出室尸出坐于戶西南面主在尸右祝取膟膋一燔燎入詔神于

室出墮于王前王取肝洗于鬱鬯燔之爲制祭祝乃升牲首納笅中出而薦血王割牲薦腥再分之薦肆爓之薦爓王以玉爵酌著尊泛齊獻尸爲三獻后薦朝踐之豆籩以醴齊亞獻爲四獻是爲朝踐堂上事尸之禮旣畢退而合亨乃告羞定乃薦熟行饋食禮陳鼎俎黍稷王北面事尸于堂祝索祭于祊大合樂祝獻幣告于室延主入奧王入室事主爲陰厭祝酌斝奠于鉶南出合尸如食間祝合黍稷再燔燎迎尸入爲接祭尸入坐于奧舉所奠斝王拜妥尸后薦饋食之豆籩王以玉爵酌盎尊盎齊獻尸五獻也后酌醍齊以六獻饋食旣畢祝詔墮祭尸祭肺祭畢食飯十五䬸王酌泛齊酳尸亦

謂之朝踐之獻七獻也后乃薦加籩加豆尸飮䬸乃設酢席于戶內尸卽以所獻之齊酢王尸祭饌及黍稷使祝致嘏于王后乃以盎齊酳尸亦謂之再獻八獻也尸卽以所獻之齊酢后八獻之後后復獻羞豆羞籩諸臣爲賓者酌沈齊獻尸此九獻也謂之卒食三獻尸於二祼不飮以後皆飮至七獻則所謂尸飮五也王于是以玉爵獻二王後及上公策命臣有功者九獻時王洗瑤爵獻卿卒食三獻後尸酢諸臣內羞庶羞出於此時尸飮九王獻大夫及士畢九獻後大祝復設饌于廟門內以求神堂上堂下六代之樂並作嫡子及長賓長兄弟更酌沈齊爲尸加爵王又以爵獻卿大夫士及兄弟

然後行旅酬禮又嗣子舉奠共十三獻獻助祭諸侯遣歸國告利成尸出徹二籩黍于室爲陽厭六簋黍于堂君與大夫士以次而餕乃徹俎班胙于異姓燕同姓明日更以一牢繹于廟門外西塾以賓禮燕尸若時祭止九獻無加爵其交致爵獻祝佐食旅酬皆於繹祭行之

大祫之尸凡七太祖一文一武一親廟四二祧及毁廟皆不立尸少牢禮主人將受嘏取尸餘祭於豆間謂之綏祭 綏音挼 佐食乃摶黍授尸尸執以命祝致嘏於主人特牲禮尸未入廟先祭神于室之奧謂之陰厭所設之饌尸出後徹之以餕及餕畢改設饌祭神于屋漏謂之陽厭蓋神來自陰去自陽

故始之以陰厭終以陽厭此禮自天子達於士

所用之樂大司樂宿縣及祭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王出入奏王夏后出入奏齊夏降神用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三獻之時堂上以夾鍾之調歌淸廟之詩堂下以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獻后稷尸則歌思文舞韶舞獻先王尸則歌天作獻文王尸則歌淸廟獻武王尸則歌執兢皆舞大武三獻以下每獻奏樂如初　儀禮經傳通解注或謂宗廟大祭合六代之樂並無見處据大司樂只是大武其兼用先代則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已禮記則冕而舞大武弁而舞大夏蓋大夏亦兼用也

時祫之禮與大祫畧同所不同者羣祧不祭方物不備彝尊各別只二齊三酒九獻之後惟用大武而已

凡合食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分祭于各廟惟有本廟尸主所出之子孫與祭此外不與

王氏昭禹曰祭祀以祼爲始而焫蕭乃在朝踐之後故郊特牲曰既奠然後焫蕭祭義曰建設朝事燔燎羶香蓋祼然後朝踐以薦腥禮運腥其俎是也朝踐然後饋食以薦熟禮運熟其殽是也祼在室中洛誥王入太室祼是也朝踐饋食則有室事有堂事郊特牲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禮器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是也人生而有氣有形朝踐用氣報氣事之

以天道饋食用味報魄事之以人道也

任氏章句灌有二王初灌后亞灌燎亦有二朝事用蕭合膟膋饋食又加黍稷使知牲殺及粢盛

堂上制祭又薦血腥蓋血得氣而滋故再薦以明其氣之盛事尸于室祝授尸心小祝授尸肺肝尸皆祭嚌之以三者皆爲氣之主也　大夫不祭心心尊避君也

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祊丧祭父母異几入廟乃同一几湯三才曰依神同其几以無間待之求神異其所以不測待之也

繹祭之禮不可詳任氏曰祭之明日王入止于基士視壺濯告具視牲告充視鼎鼏告潔詩絲衣篇所云是也王迎牲親牽不親殺后奠盎祝薦毛血於埶之室遂薦熟所謂爲祊乎外也尸侑入王降迎設饌于堂王獻尸后亞獻卽薦豆王與后各獻侑尸酢王親嘏以下行獻酢旅酬之禮畢王降階尸出衆賓從王不送歸賓俎燕于寢以毛

問祊與繹或以爲一或以爲二繹與賓尸或以爲一或以爲二註疏之說孰是

祊有二一正祭之祊楚茨祝祭于祊郊特牲索祭祝于祊禮器爲祊乎外祭統而出于祊是也有繹祭之祊郊特牲祊之於東方家語周禮繹祭于祊是也註疏以禮器祭統二祊亦

屬繹祭非是祊在廟門內蓋祭禮無行於廟門外者註疏以繹祭之祊在廟門外亦非是絲衣小序云繹賓尸也據家語繹在于祊是祊與繹爲一事非繹祭之外復有祊祭也賓尸者既祭而燕尸于堂非卽指賓尸爲繹祭也陳氏禮書曰祊其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繹祭謂之祊而祭之祊不謂之繹繹之名施於天子諸侯賓尸之名亦施于卿大夫 皆易堂

問目 按祊之爲言倞也倞遠也鄭曰索也直祭之時求神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與繹之義亦相仿

問祭以士祭以大夫其義例若何

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

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稱爲介子薦廟以庶子得立也）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義疏大夫身爲適則立禰廟于家而祖之祭猶祖之宗攝之身爲祖之適則立祖禰二廟于家而曾祖之祭猶曾祖之宗攝之若曾祖之宗子亦爲大夫則其祭宗子主之而庶子之大夫助其物陪其位所謂齋而宗敬終事而後敢私祭也若兄弟同爲大夫則禰廟惟立於適子之家適子主其祭而弟隨之所謂支子不祭也宗子無罪去國而庶子無大夫則以其廟行庶子居者爲壇望墓而祭庶子有大夫則不以廟行而庶子攝其祭所謂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也或宗

子庶子皆無大夫而曾祖嘗爲大夫則其廟猶不毁但薦而不祭耳禮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未嘗以子孫貶黜并其祖父之廟而毁之也

王制祭從生者謂適長爲士支子爲大夫亦祇以士主祭不以大夫古人極重宗法支子不祭謂不主祭耳觀曾子問之言則庶子爲大夫亦以大夫牲可知且云薦其常事則亦當從大夫之爵故曰士攝大夫宗子也

又按王制禮器士唯一廟而已祭法則云適士二官師一而士喪禮記亦云二廟是則士或二廟或一廟也其一廟者康成以爲祖禰共廟是已至適士官師乃以上士若中士下士分屬之未必然上下大夫同三廟五等諸侯同五廟不應上士遽異于中下士也疑所謂適士者乃世族之大宗爵雖爲士而世適相承上繼繼別之宗爲百世不遷者則自當有別子爲祖之廟於以合食而收族焉所謂宗子祭則族人皆侍者此耳若然則其祖若禰仍共一廟雖稙祭其祖亦於禰廟中行事而已

問陳宗器注所引外尚別有可陳否

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鎭大寶器藏焉大祭則出而陳之註謂玉鎭天球宏璧之屬寶器兌戈和弓之屬此即章句所引也又典庸器掌藏庸器及祭祀陳庸器註謂征

伐所獲之器及以其兵物鑄銘者陳之以華國也則宗器當兼寶器庸器言 四書典故辨正

問設其裳衣見於經者若何

設裳衣只有守祧先王先公遺衣服藏焉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一條可引典故辨正所斥西河之說固非而引司服之共其衣服乃生人之服而以當之更誤

問薦其時食是何物

江氏愼修謂薦其時食犧牲粢盛及籩豆之實皆是時食又與月令薦新不同若春行羔豚膳膏香之屬生人之食非祭物也 按羔豚膏香之類固不可用若僅曰犧牲及周禮所

載四籩之實麷蕡白黑膴鮑魚鱐乾橑栗脯糗餌粉餈四豆之實如葵芹箈筍之菹昌本深蒲脾析豚拍麋麛兎醢有骨爲臡無骨爲醢之類皆未見其時子產曰爲君用鮮魯人獵較以祭則時物之鮮者當於田獵取之又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觀籩豆之實有麋鹿麇兎雁而皆以爲臡爲醢正所爲乾豆者乎又雉曰疏趾祭品所用野味見於經者只此數物所爲簿正者乎內則所列食品註皆無謂用以祭者甸師供野果蓏獸人凡祭祀共死獸生獸䱷人凡祭祀供魚皆在時食之列王鮪可薦新未必不以祭鼈人祭祀供蠃蠯蚳以授醢人似亦取新鮮未必皆百日始成醢也故特牲恒豆

之菹水草之和氣其醢陸產之物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正是論籩豆之實所謂不敢用常褻味非食味之道則曰褻曰醢或取其新鮮之時不似人所食之待百日成醢乎要之所謂時食者不出於此

問序昭穆如何序法

一序祖考之昭穆張璪曰王季武王常爲昭文王成王常爲穆王季當遷則武王上據王季之位文王當遷則成王上据文王之位各不相亂朱子亦謂昭祔遷昭而穆不動穆祔遷穆而昭不移蓋各爲一廟不嫌相軋卽合食太廟其序之亦當如此廟則太祖居中東昭西穆平列皆南向若合食太廟則太祖東向昭在北穆在南至兄弟嗣位則同昭穆其廟制見前卷江氏說在太廟似當倣同堂異室之意

一序子孫之昭穆鄭貫舊說謂同姓之有爵者與異姓之爵序立于西階下惟無爵於阼階下分爲兩行西面北上以次序立任氏翼聖謂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若有爵者入異姓不後之乎東階之下無一有爵者宗盟不太無色乎盍同列阼階其昭穆以前後爲班皆北面自北而南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一行中又自西而東以尊卑爲序盍世異則子不可先父故貴不敵親世同則弟不妨先兄親不敵貴也又有爵者必有職事未必能序立而事畢時仍當歸本列也　楊文來曰

序昭穆有二義一序其自出之昭穆如虞吳爲太王之昭二虢爲王季之穆魯衛爲文之昭晉韓爲武之穆其名世世不易此親疏之遠近也一序其所居之昭穆如周公是文王之昭伯禽又是穆考公又是昭此別世次之尊卑也

全謝山曰序昭穆必先序宗法如伯禽以周公之後爲大宗蔡衛以下皆屬焉諸國之子孫弗敢先也又必序族屬之遠近假如太王之昭再傳其與文王之昭兄弟也文王之昭再傳其與成王之昭兄弟也然而各有一族則各爲一列近者先遠者後祭統所謂親疏之殺也兼以王人雖微列于諸侯之上則宰周公雖係周公之支屬而反序魯君之上祭統義

疏謂唯就始封之祖序之然則太王之昭列第一行從下王季之穆第二行文之昭第三行武之穆第四行以次而上親疏了然可見而一行之中以西爲上先以爵又先以大宗又先以王官子孫序昭穆之道備於是矣

問旅酬之禮

九獻之禮灌尸二獻尸皆不飮至七獻則飮五九獻則飮七再合加爵則飮九君於其間以次獻諸臣所謂尸飮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飮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飮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卽賓主相獻酬之事旣畢然後行旅酬禮所謂獻酬者主人酌酒奉賓謂之獻賓酌以荅主人曰酢主人又酌酒

先自飮再酌以奉賓謂之酬初主人酬賓長于西階賓受酬觶奠于薦南而不擧俟主人獻長兄弟衆兄弟內兄弟畢至長兄弟衆賓長加爵及嗣子擧奠後兄弟弟子始於阼階前北面擧觶于長兄弟長兄弟受而奠于薦北而不擧及獻酬旣畢之後賓取所奠觶于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亦取所奠觶于西階酬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是爲旅酬賓復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復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各隨所欲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

凌廷堪校禮堂集解下爲上曰鄕射禮旅酬司正升自西階相依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鄭氏此註卽中庸旅酬下爲上之確解也凡飮酒之禮有獻有酢有酬有旅酬有無算爵此一定之節次也獻酒用爵燕禮大射宰夫爲主人則用觚下爵一等也皆主人獻之酢亦用爵禮盛者則酢主人酬酒用觶唯主人酬賓而已至於旅酬則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皆以尊酬卑故曰旅酬下爲上也獻酒賤者不與至旅酬無算爵則凡執事者無不與終于沃洗者故曰所以逮賤也蓋獻酢酬所以申敬旅酬無算爵所以爲歡也如鄕飮酒賓尊于主人主人尊于介鄕射則大夫介尊于衆賓皆以尊酬卑又酬衆賓先酬其最長者最長酬其次長者

以次而及最少亦是以尊酬卑燕禮則以公酬賓以賓酬卿以卿酬大夫以大夫酬士亦是以尊酬卑此皆飮酒正禮之旅酬也特牲本章所引正文薦南薦北二觶皆旅酬之發端也自此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又酬衆兄弟亦是以尊酬卑有司徹則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長賓酬衆賓兄弟及私人亦以尊酬卑比而觀之豈非旅酬以尊酬卑卽以下爲上乎蓋旅酬唯獻者得與其餘執事之人必至無算爵然後與鄭氏欲明逮賤之義故引特牲賓弟子兄弟弟子發端之文以括無算爵非謂旅酬亦非謂擧觶于其長爲下爲上也爵至無算則神惠均于在庭凡執事者以得與飮酒爲

榮不執事者則不與故曰以有事爲榮非謂舉觶爲有事也

此解較核實

問鄉飲燕射特牲少牢旅酬無算爵之異

特牲義疏庭中凡四尊尊必朋設東西階下分賓主人黨也一舉觶爲旅酬始再舉觶爲無算爵始而凡鄉射飲燕合情同愛之理皆視此　祭禮之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與鄉飲射先酬主人異者庭事非堂事也主人祝並在室中以尸不與酬故主人祝亦不與酬也

飲射禮旅於西階上皆以次相酬惟特牲禮互旅於其階交酢于其尊故云交錯以有子姓兄弟與飲射異也

凡禮獻畢乃旅燕則不待獻畢君禮異也公意欲使臣下盡醉極歡故受媵爵卽舉之以酬賓賓緣公之意而達之故於受公酬酌觶旣拜時卽請旅侍臣矣此祭射飲燕旅酬之所以各異者也

若大夫之旅酬則又有異少牢酬尸賓尸在堂以賓禮事之也特牲但酬賓而已尸則不敢酬之以其在室神之也大夫賓尸尸作三獻之爵遂繼之以旅酬是尸自行其惠於廟中也

鄉飲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鄉射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

凡旅酬賓主之禮賓酬主人皆賓先卒觶然後實觶以授主人燕禮公酬賓是君臣禮故公卒觶不實觶但以虛爵授賓使自酌也

無算爵有二義一則終而復始與旅酬之有爵數者不同一則唯已所欲與旅酬之以次相酬者不同

祭禮無算爵行於堂下者也賓禮無算爵先行之堂上而後及堂下者也

鄉飲酒義疏旅酬之酬義主于賓故孤行一觶而以周於賓黨卽爲辯也無算爵之酬義主于賓主之交懽故兼行二觶必并及主人之贊者而後爲錯也

飲射禮必行二爵者賓主二黨以錯爲周也燕惟行一爵者大廷分定自尊徂卑無取于錯也

問燕毛之禮

楚茨詩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箋謂旣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任氏翼聖謂以異姓一人爲賓乃取姑姊妹之夫禮所謂父之黨非卿非外諸侯又湛露鄭箋異姓至讓而止同姓則成之是燕之終止有同姓也

問禘嘗之義四時有祭而但舉禘嘗何也

祭義凡祭有四時一節是此句正義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者陽之盛嘗者陰之盛故曰莫重于禘嘗古者於

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陽進而贏故以夏為盛陰退而縮故以秋為盛爵從天自上而下為陽祿從地自下而上為陰賞為陽而就賞分言之又爵服為陽田邑為陰秋冬有賞而春夏無刑者陽可過陰不可過也

然後知齋答問卷六

四書　　宣城梅沖著

問祭祀灌獻酒齊之用

周禮酒有三事酒清酒昔酒而事為最濁齊有五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沉齊而泛齊最濁三酒無滓五齊多滓故齊必以酒和之而後可泲以事酒和醴齊用茅泲之為縮酌又加明水以涚之謂之明酌所謂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涚于清者以清酒和盎齊泲之為醆酒也汁獻涚于醆酒者以醆酒和鬱金鬯泲之為汁獻也　周官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賈疏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八尊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

元酒則為十六尊

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及追享朝享皆用兩彝兩尊並同　賈疏彝與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若三酒配以元酒郊特牲祭齊加明水注又云三酒加元酒依鄭注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也

御案曰聖人制禮反從其朔故以元酒配尊為隆禮之質而簡者用醴一尊陳于房謂之側尊如冠之禮子昏之禮婦聘之禮賓皆然若兩尊皆酒則若特牲之旅酬燕禮之尊士旅

食、玉藻之享野人以酒、優之正是畧之賤之、故曰禮之近人
情者非其至者也、既以井水爲元酒、又設司烜氏以鑑取明
水于月、則二者甚重矣、故鬱鬯及齊以明水配之、三酒以元
酒配之、王與后並體同尊卑、共酌一尊、未爲不可、鄭氏錯、乃
謂兩彝兩尊、王與后各配其一、則堂上之尊、無明水元酒之
配矣、禮運云、元酒在室、以配鬱、齊、必明水也、郊特牲云、祭齊
加明水、是凡齊皆以明水配也、至禮器言君西酌犧象、夫人
東酌罍尊、乃雜記侯國之禮、或賓尸所用、未可以彼例此

問祭肉之須有貴骨賤骨之異、其詳何若

郊特牲、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享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

矣、牲體初解、凡七體、爲薦腥、又解之、二十一體、爲薦肆、沉于
湯、十一體、爲薦爓、烹熟之、只六體、爲薦腍

牲體圖

凡牲、左體謂之左胖、右體謂之右胖、前體謂之肱骨、又謂之前脛骨、肱骨三、肩臂臑也、後體謂之股骨、又謂後脛骨、股骨三、上謂之肫、又謂之膞、胳亦曰骼、肫胳觳、凡三也、中體三、如圖、兩旁之肋曰脅、亦曰胉、又謂之幹、脅骨三、中爲正脅、又曰長脅、肩上謂之脰、又謂之脰、肫上謂之髀、中脊一、餘皆左右各一、爲二、凡牲體四肢爲貴

二十一體　十九體合兩髀、是之謂肆
十九體　肩臂臑三合兩相爲六、膞胳二合兩相爲四
脊三　脅三合左右兩相爲六
少牢十一體　右肩臂臑三、膞胳二　脊三　脅三
神俎不用左體、其左體則侑以下用之、羊豕同
特牲九體　豕右胖不用脡脊、代脅、故九
注、脊無中脊、無前貶于尊者、士貶于大夫也、不貶正脊者、
不奪正也、長脅亦曰正脅（鄭注、脊從前爲正、脅旁中爲正）士虞特牲少牢
皆云舉幹、幹則長脅也
豚解七體、四鬄兩胉脊（即兩肩、兩髀、兩胉、一脊）士喪禮左胖

七體　左肩臂臑肫骼脊脅、豕左胖也、
吉禮牲尚右、此反吉也、喪禮畧、七體耳、
特牲主人俎五體　左臂、正脊、橫脊、長脊、短脅、
接神及尸者三體　如佐食俎、觳折、脊、脅是也、
士冠禮三醮、有乾肉折俎、疏曰、或爲豚解而七體、以乾之謂
之乾肉、將升于俎、則節折爲二十一體、陳祥道曰、國語云、禘
郊之事、則有全脀、王公立飫、有房脀、親戚宴飲、有殽脀、則全
脀豚解也（如前所列之七體）房脀體解也、禮運曰、腥其俎、謂豚解而
腥之、爲七體也、殽脀骨折也、孰其殽、謂解之爓之、爲二十一
體也、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也　特

雜記言俎實長尺益牲體以四股爲貴脊脅次之就四股而
前則人又以前體爲貴前體自上而下肩爲貴臂次之臑又
次之後體自下而上骼爲貴肫次之髀爲下體有貴賤而用
全者爲隆如尸俎全用右肩臂臑肫胳祝俎全用右胖作俎
不用左體是也其次則不用全而用半如主婦佐食之觳折
是也又其次並不言半如長兄弟宗人俎用折是也又其次
則雜用餘體之可殽者並不言折衆賓以下之殽脅是也傳左
以折俎爲殽烝則體解之通稱對祢廟之全脅言也此殺脅承上三體五體言乃俎體之至畧者　昏禮不數
觳賤也故不升于鼎尸俎不用唯主婦與佐食俎用折觳又
髀在肫上以觳賤正俎不用士虞特牲少牢皆祝俎用之又

士虞禮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注云專猶厚也但不升于
吉祭之俎　祭統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
周人貴肩凡前貴于後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　大宗伯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曲禮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
疏此士助君祭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俎按接神及尸者
三俎謂祝佐食賓長長兄弟宗人也俎爲觳折或左髀折及
脊脅也衆賓以下則殺脅膚一離肺一也是助祭于公所得
胙肉不過如此　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于君
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
階于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太牢則

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猶豕則以豕
左肩五箇九箇者自肩以下爲九段也此朋友之饋祭肉主
人之致敬如此所以必拜也其肉則與助祭之所頒大異

問鼎俎之數

一鼎　特豚
士冠醴子　特豚載合升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升與載皆合左右胖
士昏禮婦盥饋舅姑　特豚合升側載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
小斂之奠　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　朝禰之奠
三鼎　豚魚腊　特豚而以魚腊配之
特牲　有上中下三鼎牲上魚中腊下　昏禮共牢　陳于寢門外　大斂之奠　豚合升魚鱄鮒

九腊左胖　朔月奠　遷祖奠
五鼎　羊豕魚腊膚　魚用鮒十有五
少牢　雍人陳鼎五　聘禮致飱衆介　諸侯月朔
少牢五鼎大夫常禮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
升羊豕魚三鼎腊爲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陳於門外
如初繹祭殺禮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奠加一等用
少牢者如既夕遣奠陳鼎五于門外是也
七鼎　牛羊豕魚腊腸胃膚　倫膚倫擇也擇豕皮革之美者爲之雍人之事
公食大夫　甸人陳鼎七此下大夫之禮
九鼎　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

公食大夫（上大夫九俎九俎卽九鼎也魚腊皆二俎明加鮮魚鮮腊）
十鼎　正鼎七（卽前七鼎）陪鼎三（膷臐膮）
聘禮設飧上介
十二鼎　正鼎九（卽前九鼎）陪鼎三（膷臐膮）
聘禮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鼎三）羞　饔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　王日一舉（周禮膳夫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鼎有十有十二以正與陪別數則皆奇數也　凡實鼎之制少牢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三脊三脅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一凡十五物實一鼎司士升豕亦然惟少腸三胃三

君子不食溷腴也倫膚九實一鼎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
俎如鼎之數一俎所載卽一鼎之實也故俎之入必從乎鼎之後鼎之陳當乎東序俎則入薦于筵前也少牢五鼎五俎特牲三鼎三俎而肵俎非正俎肵俎者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所敬也主人所以敬尸也又益送之俎十有二而燔俎不與焉以燔不升于鼎也有司徹義疏正俎四皆載羊體尸也侑也阼也（主人）主婦也此司士所設于三鼎之西者也皆預載不必俟時其益送之俎十有二尸則羊七湆（音泣汁也）也羊肉湆也豕七湆也豕脀也湆魚也凡五侑則豕湆也湆魚也凡二主人與尸同亦五合爲益送之俎十有二而皆以雍人所設於羊俎西之二俎更迭往還實升虛降而遞送之其羊七湆豕七湆（主婦與尸同凡四）有湆無肉無體載之事故不列于載俎之儔尸之羊肉湆豕脀湆魚蓋皆以南俎爲之北俎則以盛七湆而與之相間以送焉

問鼎實有舉肺祭肺而肺又有嚌肺離肺切肺刌肺之別其名義焉在

肺有二種一爲舉肺一爲祭肺
舉肺卽嚌肺一名離肺離肺小而長午割之不提心祭時絕之而爲祭故又曰離肺既祭則嚌之故又名嚌肺與脊同舉

則謂之舉肺也　祭肺卽切肺亦名刌肺王食當設舉肺然祭舉肺之法必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乃興加于俎有再興再坐之勞故宜用祭肺膳夫以授王王祭之而已所以優尊也蓋舉肺離而不絕祭肺則絕之其別如是而已

問鼎有鉶鼎陪鼎羞鼎之別何歟

是皆膷臐膮之同實而異名也牛羊豕肉羹之無菜者爲太羹卽正鼎之肉湆也加鹽菜調以五味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則牛臛曰膷羊臛曰臐豕臛曰膮盛之以鉶自羹言之曰鉶羹自鼎言之曰鉶鼎以其陪正鼎曰陪鼎以其又爲庶羞

曰羞鼎其實一也而庶羞則盛于豆故公食大夫下大夫十六豆之禮太羹居中實于鐙公親設之右稻粱而左醯醬其左之東四鉶則牛二羊豕各一右之西則十六豆內則膷臐膮以下十六膷臐膮自西而東毋行四豆共四行謂之綈是膷臐膮一物時三用之中則太羹東鉶而西豆也蓋七鼎九鼎之無陪鼎者亦必有鉶羹則牛膷羊臐豕膮之爲用也多矣

鼎俎之制

鼎　三足兩耳大者容一斛羊鼎容五斗小者容三斗

爾雅鼎絕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者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謂之鬲款足謂張足

士虞禮有上鼎中鼎下鼎

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有豕鼎魚鼎

士冠禮設扃鼏特牲除鼏抽扃扃以貫之鼏以覆之

鉶　兩耳三足受一斗

俎　高二尺四寸廣尺二寸四代各不同周則房俎鄭注房謂足下跗上下兩間有似于房

牲體在俎曰載魚載則縮肉載則橫

柶　長尺櫎博三寸曲柄長六寸所以扱也

公食大夫設四鉶而止一柶以優賓也少牢羞兩鉶皆有柶扱以祭羊鉶豕鉶者所以奉尸也

朼　長三尺所以載牲體喪祭用桑吉祭用棘

疏匕　柄有刻飾棘爲之長三尺四寸葉長八寸博三寸

挑匕　同上皆見有司徹疏勺聶崇義謂當卽疏朼

畢　特牲宗人執畢先入注云畢狀如叉畢星似之長三尺主人舉肉時以畢助之

問籩豆之事

籩豆皆容四升乾物在籩濡物在豆

籩竹爲之有縢緣明堂位魯用雕篹篹籩屬也巾用絺元被纁裏圜一幅　豆有玉豆籩無玉飾者

豆木爲之有蓋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鄭注楬無異

物之飾也獻刻疏之也聶崇義曰豆高尺二寸考工記旊人瓦豆高一尺受四升口足之飾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爾雅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生民詩于豆于登公食大夫太羹湆不和實于登少牢饋食醓及醢皆用兩瓦豆則薦豆用木豆加豆用瓦豆歟

一豆一籩　脯用籩醢用豆

儀禮一籩一豆者多皆脯醢也

兩豆兩籩　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

士冠再醮　士虞獻祝　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

大斂毼豆兩籩無縢

四豆四籩
既夕遣奠　少牢賓尸
以上皆士大夫所用也周禮籩人醢人所載則天子之祭禮也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又聘禮歸饔餼二十豆公食大夫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周官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有二子男二十有四此天子待諸侯之禮也掌客之豆多于禮器之豆或曰禮器之數用數也掌客之數陳數也且皆有豆無籩聘禮至夫人致禮方有豆有籩葢豆重而籩輕士昏禮夫婦席醓醬二豆菹醢二豆婦饋舅姑有菹醢特牲禮厭祭時薦

兩豆葵菹蝸醢及迎尸饋食之時尸取菹抨于醢祭于豆間又佐食羞庶羞四豆皆未用籩及主婦亞獻尸始設籩贅籩祭少牢則厭祭時四豆主婦獻尸亦無籩明日賓尸主婦乃薦韭菹醓醢昌菹醢取籩于房設爵實白黑四籩則豆重籩輕豆之用多而籩之用少可知矣

問籩豆之實庶羞也見於經者若干品

周禮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註疏取內則食品以當之而不足如其說計之先列周禮醢人四豆籩人四籩
醢人二十六豆與禮器所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合
朝事之豆　韭菹　醓醢　昌本　麋臡　菁菹　鹿臡　茆菹　麇臡
饋食之豆　葵菹　蠃醢　脾析　蠯醢　蜃　蚳醢　豚拍　魚醢
加豆之實　芹菹　兔醢　深蒲　醓醢重　箈菹　鴈醢　筍菹　魚醢魚當不一
羞豆之實　酏食　糝食　共二十六
朝事之籩　麷麥　蕡麻　白稻　黑黍　形鹽　膴鮮魚　鮑魚　鱐乾魚
饋食之籩　棗　栗　桃　乾䕩　榛實棗桃梅各有乾濕爲六
加籩之實　菱　芡　栗　脯叠四爲八
羞籩之實　糗餌　粉餈　共二十二
內則公食下大夫豆十六加四爲食上大夫之禮
膷　臐　膮　牛炙　醢　牛胾　醢　牛膾　羊炙
羊胾　醢　豕炙　醢　豕胾　芥醬　魚膾　共十六

雉　兔　鶉　鷃加四爲二十品
又二十六品　注疏以爲君所燕
蝸醢　苽食　雉羹　麥食　脯羹脯乾牛肉也　雞羹　折稌　犬羹
兔羹　濡豚　濡雞　濡魚　濡鱉　腶脩　蚳醢　脯羹重　兔醢
麋膚　魚醢　魚膾　芥醬　麋腥　醢　醬　桃諸　梅諸
卵鹽
又三十二物鄭以爲人君燕食所用之加豆　芝栭爲一則三十一物
牛脩　鹿脯　田豕脯　麋脯　麕脯　麋軒　鹿軒
田豕軒　麕軒　雉芼　兔芼　爵　鷃　蜩
范　芝　栭　蔆　椇　棗　栗　榛　柿　瓜

桃　李　梅　杏　楂　梨　薑　桂以上夫籩實共一百零三
八珍　淳熬　淳母　炮豚　炮牂　擣珍　漬　熬　肝膋
此鄭注說也呂希哲謂炮不宜分益之以糝任氏章句謂炮
可分爲二則熬可分爲五爲熬原有牛羊麋鹿麕五者之異糝可收酏不可
外按鄭所謂八珍之列有淳熬淳母炮有二豚牂擣珍漬熬
五糝肝膋酏膾辟雞宛脾共十七物
舊說薑桂以下益以八珍僅一百一十二品愚謂去八珍之
名於一百零三之下益以十七適得百有二十品又其中不
免重複加以籩實之二十二去其重複亦畧相當矣亦因舊
說言之未見其必當如此耳

問籩簋之制
正義方曰簠圓曰簋又外方內圓曰簠足高四寸挫其角內
方外圓曰簋足高二寸皆漆赤中　考工記旊人爲簋受一
斗二升高一尺厚半寸脣寸
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注云皆黍稷器也有虞氏之敦周用之于士大夫故儀禮大
夫士之祭有敦無簠簋特牲佐食分簋鉶先儒以爲同姓之
士得從周制是也士昏禮黍稷四敦皆蓋婦至贊啓會卻于
敦南對敦于北少牢禮主婦自東房執四金敦黍稷皆南首
士喪禮廢敦重鬲皆濯朔日奠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
當籩位　特牲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此皆士大夫之禮
也
聘禮陳饔餼及公食大夫皆主國君待聘賓之禮則用簠簋
有司入陳堂上八簋兩簠西夾六簋兩簠東方之饌亦如之
公食大夫上大夫八簋下大夫六簋此則待聘賓之禮也以
周官掌客考之凡諸公之禮簠十侯伯簠八子男簠六皆鼎
簋十有二然詩言天子之禮陳饋八簋玉藻言諸侯朔日四
簋天子諸侯所食之簋反儉于聘賓之簋二十掌客之十二
何耶或曰二十十二聘賓之簋也天子八諸侯四所食之簋
也　陳祥道謂外神用瓦器宗廟當用木簠陳稻粱簋陳黍
稷

問酒器之異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
而三酬則一斗矣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
升曰角五升曰散爵量與梓人同而觚量異少牢有司徹皆
獻以爵而酬以觶鄉飲鄉射亦然鄭氏釋梓人謂觚當作觶
古書觶從角從氏角氏與觚相涉故亂之耳是也凡獻皆以
爵而燕禮大射主人獻賓獻公以觚特牲主人獻以角者禮
器所謂以小爲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
者舉角特牲主婦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尸飲五君洗玉

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大射主人以觚獻賓及公而司
馬以散爵獻服不是貴者以小賤者以大或以獻或受獻一
也士祭初獻以角下于大夫也燕禮大射主人獻以觚下饗
禮也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則天子自觶而上用玉可知也
燕禮大射以象觶獻公則諸侯之爵用象也燕禮司正飲角
觶而士喪禮亦有角觶益觶有象有角凡單言觶者以木爲
之也鄉飲酒鄉射記曰其他皆用觶益觶居大小之中其用
特廣也
陳祥道司尊彝說春夏彝以雞鳥皆羽物尊以犧象皆大獸
秋冬彝以耳目 斝有耳 黃目 均人體尊以著壺均無足追享朝享

彝以虎蜼均毛物尊以山川均瓦器
士虞主人獻尸以廢爵主婦足爵賓長繶爵鄭謂口足間有
篆猶屨之繶也然則吉祭之爵必益文而加篆矣

問冕服弁服之制

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
皆五采玉十有二 合五采絲爲繩垂于延前所謂邃延也 五采各爲一就每就間一寸各貫以玉 玉
笄朱紘 玉笄貫于髮以爲固紘以朱 組爲之一條而屬兩端于武 諸公之繅斿九就瑉玉
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
五冕者謂五服之冕非冕有五也服有五而冕則同故均以
冕名沖按冕之制同而不同者旒之數鄭謂袞冕十二旒前
後皆十二爲二十四則用玉二百八十九以下皆前後有旒
玉數以次降觀大戴禮東方朔客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
明則在後者何取乎不太繁重乎此說固非即謂周以服之
日月星辰移于旗冕服只用九章故祀昊天上帝則大裘無
章元冠無旒陸佃闢之謂祀天正郊特牲所云必袞十二章
冕十二旒黃氏日抄王制注謂前乎鄭氏漢明帝用歐陽說
義天子備十二章猶是周制鄭氏臆說行古制始失後儒既
多非鄭而猶從其袞服九章冕十二旒之說以下皆旒多于
章者二似亦未是夫冠與服之數豈有不相稱者且公之袞
九章冕即九旒矣何王之旒數必多于章者二乎蓋袞有備

日月星辰而十二章者有只用山龍以下而九章者以有龍
首袞然皆謂之袞旒之數各視章數配之茲以司服之冕服
六列之

王吉服九 冕服六皆用以祭 弁服三

大裘袞冕十二章 黑羔裘襲以袞服 冕十二旒

王祀昊天上帝 祀五帝

袞冕九章 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繢于衣藻粉米黼黻四者 繡于裳 冕九旒

王享先王 受朝覲于廟 常朝用皮弁若諸侯來朝則 袞冕受之任氏禮記王藻注 大
采朝日 任氏章句元端朝日蒙上玉藻而言言祭則袞冕 而卷衣朝日則袞冕而元端孔冕謂大采朝日用 袞冕少采夕月黼衣元冕是也於天子祀天主以日數冕 璪十二旒是祀日常以袞矣後鄭改爲元冕乃祭群小祀

之服于朝 日𥁕取焉 上公朝王 朝王必服其命服 上公助祭
魯與杞宋二王後自祭太祖
鷩服七章華蟲以下衣三裳四 冕七旒
王享先公 饗 射 侯伯命服
毳冕五章宗彝以下衣三裳二 冕五旒
王祀四望山川 子男命服
希冕三章衣惟粉米亦用刺裳黼黻 冕三旒
王祀社稷五祀 孤之命服 侯伯之孤聘天子
元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冕無旒
王祭羣小祀 天子聽朔 玉藻從鄭讀元端爲元冕

王朝卿大夫之命服 王朝卿大夫佐王聽朔及助祭侯
國卿大夫聘王及助祭
公侯伯子男自祭其先 諸侯非二王後皆元冕而祭于巳
上公自袞冕而下其服五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
毳冕而下其服三王祭天地及祖廟各服命服就其次其餘
助祭視王服王元冕則亦元冕也若朝王則各服其服如上
公袞冕侯伯鷩冕也又覲禮侯氏裨冕釋幣于禰玉藻裨冕
以朝裨副也如上公袞冕爲正餘則爲裨也
盖王之五冕祭祀朝覲會同大饗皆用之此外事之重者亦
用之如王養老則冕而總干耕籍則冕而秉耒諸侯冕而親
迎是也
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
五士三註此夏殷禮也按天子用朱綠二釆太甲諸侯有五
等一用九旒太無別大夫士皆太尊以此觀之可見周冕之
善
左傳衡紞紘綖註衡維持冠者紞音端冠之垂者紘從下而
上者綖冠上覆疏謂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當用布也弁師
稱皆元冕知其色用元也古者朝服布十五升冠亦當如之
疏謂三十升者孔援斬衰三升冠六升之例謂冠必倍衣之
升耳此不可爲例也十五升已細容難成矣 考此條本鄉黨圖

冕窮于大夫而弁達于士周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
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弁師
則但詳皮弁之制陳氏祥道曰周官有韋弁無爵弁書有雀
弁儀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于爵弁而荀卿曰士
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則爵弁即韋弁耳韋其質也爵其
色也靺色赤爵色亦赤即一物耳 沖按聘禮韋弁在皮弁之
上一等士冠禮爵弁亦在皮弁之上一等此陳氏所以有兩
弁即一之說也然冠禮爵弁士服之以助祭若大夫助祭則
冕矣聘禮韋弁則卿大夫之服而士不得服之此二服者卿
大夫與士似不相通而助祭與接賓亦未必可以互用則并

三弁爲一終覺未安今亦以諸弁列之如左
韋弁服 司服注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聘禮釋謂韎布以爲衣而素裳二說不同或軍國之容不同也詩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箋云韋弁服朱衣裳蓋兵服尚赤以赤色韋爲弁固主于兵也
凡兵事。王及諸侯卿大夫同服。
聘禮君使卿歸饔餼 夕夫人使下大夫歸禮
爵弁服 緇衣同冕服助祭則純衣冠則纁衣皆纁裳緇帶韎韐士冠禮注韎韐也士佩瓀玟緼組綬纁屨。
士冠三加。 士助祭于公。 孤祭于巳。雜記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巳
大夫謂孤也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巳。 士昏主人爵弁纁裳緇袘。
天子哭諸侯。檀弓 士喪 復者一人以之又陳衣有之
皮弁服 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注會縫中也每縫中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璂亦作綦詩

云會弁如星又其弁伊綦是也其玉亦公九侯伯七以次降皮弁以白鹿皮爲之銳其上如兩手之合以象齒爲邸置于頂之湊合處其衣裳皆素絲而純之以采素積緇帶素韠白舄白屨以存太古之質。
天子視朝遂以食。玉藻 郊祭之日王以聽祭報。郊特牲報謂告時告
備之報。 諸臣朝王 諸侯聽朔。玉藻 覲禮郊勞。王使人用璧勞侯氏
侯氏亦皮弁迎惟門之外 鄰國之聘。卿大夫聘鄰國主國使卿還玉于館並同 廟舞大夏。
明堂位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卜夫人世婦入蠶。祭義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
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 朔月月半君巡牲。祭義 士冠再加。冠禮
大學始教祭菜。學記 大蜡。皮弁素服而祭 大夫卜宅與葬日占
者皮弁。 諸侯弔。喪服小記
義疏鄭謂皮弁服素積以爲裳。素裳而辟積其要中是也謂十五升

白布衣則非布至十五升始爲吉布其白者但以爲素服、
深衣長衣之等。元端服則緇之矣朝服所以異于元端者、
以其用皮弁服之裳素絲爲之。不以布也。皮弁服在朝服
之上。豈其用白布及在朝服之下。并不若元端之用緇者
乎。故定以衣裳皆素絲而純之以采
冠弁服 冠弁委貌也亦曰元冠。其服緇布衣亦素積以爲裳。元冠即上冠弁元衣十五升布而素裏裳素絲用支
弁服之裳緇帶素韠黑舃白屨。
朝服
天子以田。凡甸冠弁服甸田也。燕羣臣。 養老。王制周人元衣而養老注云天子燕
服爲諸侯朝服又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 王朝卿士從燕。君臣諸侯同服
視朝遂以食。玉藻 畿內外侯視朝行道皆服之。儀禮侯國圖

之朝君臣同服。 大夫士祭服。少牢特牲
士冠以筮日。士冠禮
元端服 元冠同上。元端賈公彥曰即朝服十五升布衣也。言元端者欲見色而取其正也。元裳黃裳雜裳俱可緇帶白屨
天子卒食元端而居。 大夫士私朝之服。朝元端注
諸侯孤卿大夫士之齊服。司服 士祭以筮日筮尸。
子事父母。端韠紳 士冠贊者以擯相既冠易服元冠元
端以見卿大夫鄉先生。江愼修鄉黨圖考謂元冠用黑繒後
冠弁委貌黑繒爲之。人以爲即緇布冠謬甚惟元冠用繒
不用布故始冠之緇布冠既冠可敝也。 禮家大約名曰元冠。所謂一冠冠二。

服朝服元端皆冠元冠也二服之衣本一皆十五升之布色並黑惟朝服則六入之元元端則七入之緇耳而其裳則異朝服裳用皮弁服天子至士皆素積緇帶素韠貴賤一色元端之裳則天子諸侯朱裳朱韠大夫素裳則素韠士三色則爵韋也而端之用尤廣自天子至士皆可服凡書傳之稱端委皆此元端委貌也又加之以冕則爲端冕天子齊元端而冕武王端冕受丹書魏文侯端冕聽古樂加以緇布則以冠加以章甫則可損相益於禮服器爲下而取其正也故上下通用之元端以方幅爲名朝祭之服亦然其所異者不畫則止謂之端畫則有袞有鷩有毳有希之別

又禮服大例衣與冠同色裳與韠同色視朝視朔君臣同服執此以求已得其概

然後知齋答問卷七

宣城梅冲著

四書

問思無邪註謂善可感發惡以懲創則思無邪句專就讀詩者言然否

本章語意明是論詩固不可就讀者言也就讀者言則改爲小說九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亦何不可朱子於三百篇中多指爲淫邪之作者以其不知音樂之故也孔疏有言甚精足爲定論其說曰聲成文謂之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見乎聲矯亦可識故取彼歌謠播爲音

樂或辭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惟達樂者曉之若季札之觀樂皆知之以聲也若徒取辭賦不達音聲則身爲桀紂之行口出堯舜之辭不可得而知也此言必有所受矣因思帝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言之協于五聲卽詩也孰當出之使播於鄉黨邦國孰當納之而不復出皆賴音律之察其治亂以定之而史遷言孔子刪詩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是欲辨詩之邪正以定去取必賴絃歌孔子去取之法必虞廷出納之法矣且當時班于天下人人誦習者大約不外今之所傳則周之太師用虞廷之法以定之者也王朝既以音律定之於前孔子又以絃歌定

之於後且曰放淫聲矣則三百篇中絕無淫邪之作也必也今之多指爲淫詞無乃正所謂徒取詞賦不達音聲者乎蓋三代以前無此論詩之法也

問王者之迹息而詩亡何也

觀春秋士大夫所賦及經傳所引大約皆今日所傳之詩蓋以訂於王朝故通行於天下同此一本也王者之迹卽天子之事禮樂刑政布于天下者是也就詩言之則巡狩而太師陳詩及歲時輶軒採詩皆迹也蓋古者天下之詩必待陳之采之經王朝訂正以頒布之而後天下得以誦習若王朝號令不行陳詩采詩之迹竝絕雖比戶有作者而天下無由知

之所謂詩亡也不然自春秋中葉宣公至戰國數百年豈無一作詩者耶而竟不見也蓋以無陳之采之者而作者亦少故聖門諸賢不聞有詩而如接輿滄浪之歌亦必所在多有而不獲登太師輶軒之采卽不能與于詩之數是之謂迹熄而詩亡也

問東遷以後王者之迹熄矣而列國之詩大約皆東遷以後之作何也

東周無王者之迹而有假王靈以成王者之迹者則有詩愈見詩之因乎王迹而存也觀列國之詩類止於桓文之時蓋桓文與有力焉衛風終于木瓜且載馳許詩也何以載于衛以有控于大邦之言屬望于齊故無其國而存其詩秦之渭陽曹之候人皆與晉文相涉桓文喜天下詠歌其事故令天下及當世以前之詩盡貢于天子猶然王迹之意也以後唯有陳靈株林一詩則以楚莊圖伯欲明陳罪而使其詩陳于天子也此後則迹眞熄矣眞無詩矣敳非伯者之故何以自隱至僖詩如是之多文宣則唯楚莊討陳一見以後百餘年乃寥寥絕響耶則知周人之詩必經王朝而後能存也信矣故今日所傳之三百篇卽周之所通行于天下者或經孔子刪定要亦卽其舊本而訂正之謂大有所增損則不必然也

問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

王者之迹卽天子之事迹熄則所謂經國之常制王朝之舊章日敗壞決裂不可問迹熄而詩亡則美刺無聞國政之得失人心之是非漫無從見孔子故作春秋以文武之道與法筆削舊史以明先王之法制植天下之紀綱所以明是非存人心猶詩之意也蓋其理其勢不得不作不必問其時之適相接與否也呂成公謂春秋作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始也困學紀聞取之至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本胡氏之說胡說素無一言幾于是者無足深論

問關雎異說幾家於孔子所論孰當

漢陽雄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

歎之言后夫人雞鳴珮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之讚曰此魯詩說也又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故咏關雎說淑女以刺時是韓魯二家以爲刺詩故漢末張超著誚青衣賦則以爲畢公所作以刺康王亦本魯韓之說也其謂爲文王時詩者則自毛鄭以來俱以此詩係后妃自作謂后妃思得淑女以共事君子也晳說謂賓祭之事后夫人供之而衆嬪御佐之荇菜爲供祀事之物后夫人思得淑女正合文王愼選侍御僕從之意此且見內政之修陰德之治刑于之化行王政所以興也琴瑟友之

鐘鼓樂之正是雍雍在宮氣象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當之不愧矣則此詩當主毛鄭之說無疑若謂文王思得后妃而至于展轉反側頗不成語更有申朱子說謂文王五十受命始娶后妃故侍御見其急切如此尤可笑

問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樂正詩是一是二雅頌之失所得所幸詳其說

此章全氏謝山言之甚詳謂正詩乃正樂中一事說最佳論雅頌之失所得所亦尚有可商者其論正樂曰正樂非一端有正其僭者如諸侯不得用宮縣大夫不得用曲縣及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右憲左是也有正其器者如

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伶州鳩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而最重者在雅頌之失所可謂詳盡曲當

雅頌之失所引石林葉氏之言曰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是所奏小雅皆變雅以大雅板蕩諸什皆誤合爲小雅也所奏大雅皆正雅以鹿鳴以下正小雅皆誤合爲大雅也是二雅失次之尤者也又自謂以毛傳

考之緜衣繹賓尸也而高子以爲祭靈星之詩必當時有用之祭靈星者楚莊述大武之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于賚武又先于桓故杜預曰是楚樂歌之次第此頌之失所者也又大戴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又八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拔投壺之文最古而其說不可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爲二十六白駒是變雅貍首康成以爲曾孫侯氏之詩則亦是雅而鵲巢四詩是南樂伐檀直是變風而皆以爲雅商齊七篇不知是何等詩據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齊者三代之遺聲則皆在雅頌以前何

以亦謂之雅則雅之失所甚矣而漢晉之世尚仍投壺之說用之廟堂是孔子既正之而世莫之改則失于既正之後者也此皆足以暢失所得所之說者也又極賞竹村馬氏之言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天子所以享元侯夫肆夏頌也何以涵入于雅而天子以享元侯乎蓋魯以禘樂享賓凡頌皆以充雅而用之燕禮穆叔亦習于舊說而不知斯則未然夫肆夏金奏有譜無辭不在雅頌之列若詩之用于樂則康成所云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故頌亦不必專用于宗廟養老之升歌清廟是也甯俞來聘魯賦湛露及彤弓亦未爲失禮甯俞之言亦不足據也至仲尼燕

居稱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容出以雍徹以振羽則似無不可通與孔子他處之言不合恐記者有錯誤置之不論可也

召南鵲巢之三第三是采蘋今采蘋在草蟲之後是亦篇次失所之一也

按承樂正之下言雅頌得所則所者當不徒篇次之謂也有宜用之律宜用之音與器皆得之斯雅頌之所得焉

宜用之律如儀禮經傳通解所載趙彥肅所傳舊譜鹿鳴之三魚麗之三皆黃鍾清宮關雎之三鵲巢之三皆無射清商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則升歌清廟及天作執競之享先祖皆宜夾鍾矣舞大武而奏武桓賚諸章皆宜無射矣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則昊天有成命郊祀之歌宜用黃鍾大呂矣又庭奏用陽律升歌用陰呂即大司樂祀天神以樂下六此皆律之得所也

宜用之音與器如南陔白華華黍之以笙新宮維清之以管禮曰下管新宮又曰下管象維清序云奏象舞也孔疏堂下奏象舞堂上歌維清九夏皆金奏而祴夏以春牘應雅周禮笙師如前譜所云則鹿鳴升歌皆清宮關雎合樂皆清商而祭祀不用商調大司樂天地宗廟之祭五音獨無商音朱子謂商是殺聲鬼神惡朝事不用徵調皆音與器之得所也

儀禮經傳通解樂制注平仲薛氏曰六樂分祭即大司樂祀天神六項

配十二調而作之一樂用二調奏者堂下四縣鍾磬之調歌者堂上琴瑟之音庭奏者常以陽律爲調升歌者常以陰呂爲調欲其相配奏主樂器歌主人聲只以器作而不歌者用黃鍾之宮一均與歌聲間作合作者則大呂之宮一均獨奏者如金奏三夏賓入縣興金作之類和歌者凡升歌間歌之類皆是按此亦與上二義相發

問關雎之亂儀禮鄭註謂合樂是歌樂與衆聲俱作而合樂三終之說賈疏與孔疏不同孰爲得歟

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爲樂之四節燕禮與鄉飲酒皆用之始也工入升堂歌鹿鳴之三爲三終次則

吹笙者入於堂下歌南陔白華華黍亦三終又次則堂上堂下歌與笙相間而作工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爲間歌三終末則堂上堂下歌琴瑟磬並作其詩則周南之首三篇與召南之首三篇是爲合樂三終儀禮賈疏之說如此孔疏謂合樂者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朱子儀禮通解正之曰此當從賈疏堂上堂下合奏此六詩言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若如孔疏依然是間歌非合樂按賈孔二說未見其有異堂上堂下合奏一詩似無所取且如朱子說是六終非三終矣且歌瑟笙磬並作而堂上歌關雎堂下笙吹鵲巢以合之未嘗不是合不比間歌之歌與笙間作也孔與賈恐正是相發不必强爲分別且如此不益徵洋洋盈耳之美盛乎

安溪詩所曰樂初歌鹿鳴亂以關雎何也詩者化以漸而遠故自內以及外樂樂其所自生故由後而返始蓋相爲首尾之義也

問始作翕如從之純如皦如繹如以成與金聲玉振集大成是一事否

周禮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子與丑合奏太簇歌應鍾寅與亥合奏姑洗歌南呂辰與酉合奏蕤賓歌函鍾卽林鍾午與未合奏夷則歌小呂巳與申合奏無射歌夾鍾卯與戌合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注六者言其均耳必待五聲八音乃成也賈疏謂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鍾以均諸樂

御案凡樂有調有音調舉一曲之全音則逐字而命之六樂十二律皆宮調也文以五聲乃是調中之五聲雖用五聲之一以名調而中間和應之律則五聲俱備此凡樂之大綱也

汪氏雙池曰天子之樂鎛鍾十二應十二正律皆特懸如十二辰之位鎛儀禮作鏄鏄師鄭注鎛如鍾而大特懸歌鍾笙鍾則或十二或十六皆編懸也特磬十二亦如之所謂宮縣也如奏黃鍾之宮則以黃鍾起調先擊黃鍾之鎛鐘以聲之笙簫篪管塤箎皆翕然應此而起中間

逐聲之起止則又以笙鍾發逐聲之聲笙磬收逐聲之韻鼓鼙居中爲節發居上下句之間其黃鍾宮則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聲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也此用七律皆以笙鍾宣其聲笙磬收其韻也及夫奏終則必於末一聲仍收歸黃鍾律而後擊黃鍾之特磬以收之若奏太簇則亦以太簇鎛鐘起以太簇特磬收之如歌大呂之宮則以大呂起調先擊大呂之鎛鐘以聲之琴瑟及歌皆翕然應此而起中間逐字之起止則又以歌鐘發逐字之聲頌磬收逐字之韻搏拊鼓鞞爲之節發居上下句之間其大呂宮則夷則爲徵夾鍾爲商無射爲羽仲呂爲角變半黃鍾爲變宮變林鍾爲變徵及曲終則必

於末一字仍收歸大呂律而後擊大呂之特磬以收之若歌應鍾亦然也

按汪氏此說解金聲玉振最爲明確而二鍾之先奏即鄭注始作爲金奏者又鐘師掌金奏注謂凡作樂必先擊鍾以均諸樂者所謂金聲也夫二鐘之先奏必月辰陰陽之合可謂翕矣諸器並鳴翕而縱也中間逐字逐聲之起止各有發之收之者皦如繹如之妙必於此取之以成即特磬之振也本是一事不可分看此說實曲盡二章之義可爲眞解惟言宮調所用之七律仍舊說之誤觀後律呂正義之說自明

問樂則韶舞韶必明舉其舞者何也

陳氏禮書曰學者之事成於樂而舞又樂之成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于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皇舞吳公子札觀樂以歌始以舞終舞以文武始以韶箾終韶之九成必曰簫韶簫亦籥也所以爲文舞也

九經說曰樂則韶舞以教士薦宗廟頌諸侯言也周人以夏樂教民故男子二十而舞大夏又以大夏頌之諸侯使事其先公故既作大武而舞必兼大夏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又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穀梁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是也雖魯之羣廟其始亦然其後乃濫以禘樂薦耳何休曰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孔子定樂則以韶易大夏耳

周禮樂師掌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全羽有羽舞析羽有皇舞舊作翌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有旄舞氂牛之尾有干舞兵舞有人舞手舞以袖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

靈皐方氏曰帗舞以下分教以一節故謂之小舞合之羽旄干戚備焉即以舞六樂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夷樂鞮鞻氏所掌凡舞夷樂皆門外爲之散樂方隅土風所成之樂王朝備之以知民風司干掌舞器文武二舞干戚羽籥之屬皆備焉獨以干爲名者帝王之樂皆先武後文舜亦干先於羽也

凡舞必立表如武舞立四表更一表爲一成一成爲一節事舞以象事故其容屢變也

又詳見禮記小樂正敎干一節說下

問樂制大畧

堂上玉磬一即鳴球有琴瑟鼓瑟之工或二或四天子重禮則六升歌之工惟二有搏拊拊者以韋爲表狀如革囊中實以糠手拊之以爲聲其位次則在鐘磬之東荀子所謂縣一鐘而尚拊又曰縣一磬而尚拊者也　堂下樂縣之位阼階東則笙磬笙鐘鑮以次而南建鼓在階西應鼓在其東皆南

鼓西階之西則庸磬庸鐘鏞亦以次而南建鼓在其南朔鼙在北皆東鼓鼗在建鼓之閒則笙竽之屬也鼗則倚於頌磬之西紘笙者東方迎生氣與笙相應也庸亦作鏞西方告成功故亦曰頌與歌相應也簴各十六枚十二律外加四清也

凡樂之作如金奏所謂以鐘鼓奏九夏皆有譜無辭蓋堂上之鐘先之堂下之鐘鼓並奏也金奏畢工入先升歌或文王之三或鹿鳴之三或清廟升歌三終畢則笙入堂下而堂下之樂作常樂用笙盛禮則用管蓋笙易管難管者六孔應六律取於陰竹孤竹孫竹亦笙師吹之書所謂下管禮曰下管象是也堂下之樂主名在笙管而先以鼓蓋堂上先拊堂

下先鼓子夏所謂會守拊鼓言諸樂會而守之必待其鳴而後鳴也周禮太師師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虞周古樂之通例如此鼓又先小而後大先擊應與朔應同於朄以其引鼓曰應以其始鼓曰朔鼓作而衆音並作矣所謂下管鼗鼓也於是有柷以合之有敔以止之柷亦名椌漆之如桶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撞之令左右擊敔一名楬狀如伏虎背有鉏鋙以籈櫟之蓋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齒二十七陽也樂作爲陽故以陰數成之樂止爲陰故以陽數成之皆所以節樂者耳笙入三終畢則間歌堂上一歌堂下一吹相間而作周則歌魚麗笙由庚之三見前虞則笙鏞以間

曰笙鏞者東方之器曰笙西方之器曰庸見兩階之樂器並鳴也足知間歌雖曰一歌一吹而諸樂無不應也間歌之後虞無合樂明文而周有合樂三終則所謂關雎之亂也見前凡備用八音謂之合樂蓋虞周樂制大畧如此

江氏愼修羣經補義論合止柷敔曰合者協也謂與歌相協而擊柷以節之止者歌句之中有當暫一止則擽敔以止之此柷敔之用也後世則易之以拍板柷敔之聲粗厲拍板之聲清亮大樂陳柷敔者存古焉耳後人不識柷敔之用謂始作擊柷將終擽敔惟首尾一用誤矣

問樂有變有成有終之名若何

臨川王氏曰樂有以變爲成者如簫韶九成是也有以變爲闋者如樂三闋是也有以變爲終者如笙入三終是也皆通言其成也闋主奏言終主歌言變主舞言亦有別

問律呂之說

六律之正五音當先明其理方望溪先生有詁史記律書一則甚精書曰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詁曰神者樂所以動天地感萬物之實理也太虛之絪緼播於樂器然後聲生而神寓焉數者十二律三分損益之數也播于有形之樂器然後自然之數一一形見而成宮商角徵羽之聲也凡音之高下疾徐皆以人氣之大

小緩急調劑而成所謂氣就形也既播於器凡同形者音必
相似而淸濁高下又各自有別此皆天地陰陽之理自然而
有別者也聖人識天地之神制爲器以存之則其理因器數
而各效其情神者天地所以鼓物故神之去來物之衰旺視
焉而物常受之而不能知而其情畢效于聲樂聖人所以設
爲器而神亦於是存也玆條製律審音之法如左

先列舊說

七音淸濁之次 低者爲濁高者爲淸宮至濁羽至淸

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
七音之由至濁以至至淸其序如此至變宮復轉爲宮但
此復進之七音比原音必加一倍七音俱爲淸矣

七音相生之次

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
以黃鍾數九九八十一爲本亦三分損益而成如黃鍾八
十一爲宮則六九五十四生林鍾徵八九七十二生太簇
商六八四十八生南呂羽八八六十四生姑洗角至角數
六十四三分之不盡一筭故聲止于五也聲之數旣有不
行而聲之變者有二因以角六十四去一不用而三分損
一得四十二爲變宮又以變宮三分益一得五十四爲變
徵

十二律 濁淸 長短 之次 卽由子至亥之月律長者濁短者淸

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
黃鍾長八十一分大呂七寸五分二太簇七寸三分夾鍾
六寸五分三分一姑洗六寸十分四仲呂五寸九分三分
三蕤賓五寸六分三分三林鍾五寸零三分二南呂四寸
十分八無射四寸四分二分二應鍾四寸二分二分三

十二律相生之次 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者

黃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仲
律之相生六陽仍居其次六陰則居其衝凡陽生陰爲下
生陰生陽爲上生而蕤之生大夷之生夾無之生仲陽反
上生陰反下生長短之不得不變也
五聲之生窮于角而變聲出十二律之生窮于仲呂而變
律作

律呂新書旋相爲宮舊譜

黃宮 林徵 太商 南羽 姑角 應變宮 蕤變徵 大宮 夷徵 夾商 無羽 仲
角 黃變宮 林變徵 太宮 南徵 姑商 應羽 蕤角 大變宮 夷變徵 夾宮 無徵

仲商 黃羽 林角 太變宮 南變徵 姑宮 應徵 蕤商 大羽 夷角 夾變宮 無
變徵 仲宮 黃徵 林商 太羽 南角 姑變宮 應變徵 蕤宮 大徵 夷商 夾羽
無角 仲變宮 黃變徵 林宮 太徵 南商 姑羽 應角 蕤變宮 大變徵 夷宮 夾
徵 無商 仲羽 黃角 林變宮 太變徵 南宮 姑徵 應商 蕤羽 大角 夷變宮
夾變徵 無宮 仲徵 黃商 林羽 太角 南變宮 姑變徵 應宮 蕤徵 大商 夷
羽 夾角 無變宮 仲變徵

以七音相生之次配十二律相生之次十二律各得七音
爲八十四聲此其譜也又六十調者以七音淸濁之次與
十二律淸濁之次相配卽前譜之相配者而於七位中倒
易之如首七律黃宮太商姑角蕤變徵林徵南羽應變宮黃鍾

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也下大呂爲宮則夾鍾爲商仲呂爲角夷則爲徵無射爲羽也以下皆倣此卽前譜十二律中各減去二變不用共去二十四聲則爲六十調也

旋宮之義不出十二律而自林鍾以下則有半聲蕤賓以下則有變律蓋十二調中惟黃鍾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以下則正律有不爲役者矣自蕤賓以下則半聲有不得合者矣故濟之以半聲變律也又五聲之中臣不得過君民不得過臣事不得過民物不得過事而十二律長短不同當其交互相配有不合于損益之序者則君臣民事物

將至于奪倫故爲十二子律以通之十二調中黃林太南姑應所取五聲二變其節皆和至蕤大夷夾無仲取前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爲六律變及變半律以濟之此皆舊說之相沿者也然說多未的

聖祖仁皇帝律呂正義改正其失敬錄數則於左

言樂者皆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然此二者義各有在不可一概而論三分損益乃製律之則也古聖人立爲算術以別十二律呂相生之度凡金石之厚薄絲竹之短長皆依以定焉隔八相生乃審音之法也審音之法必取首音與第八音叶和同聲以爲之準卽首音八音之間區而別之以爲五聲二變則淸濁之相應高下之相宜皆賴以生焉但五聲二變有施於管律者有施於弦度者其生聲取分各有不同自漢唐以後皆宗司馬氏淮南子之說以三分損益之說誤爲管音五聲二變之次復執管子絃音五聲度分而牽合於十二律呂之中故管律弦度俱不得而明如旋宮圖黃鍾爲宮太爲商姑爲角蕤爲變徵林爲徵南爲羽應爲變宮至半黃鍾復爲淸宮大呂爲宮夾爲商仲爲角林爲變徵夷爲徵無爲羽黃爲變宮而半大呂復爲淸宮夫正律爲宮至半律而仍爲宮正律爲商至半律而仍爲商則宮商一定而旋宮之義已失且陽律而雜以陰呂陰呂而雜以陽律陰陽相雜而取

聲之原亦未爲得嘗截竹爲管詳審其音黃鍾之半律不與黃鍾合而合黃鍾者爲太簇之半律則倍半相應之說在弦音而非管音也明矣又黃鍾爲宮其徵聲不應于林鍾而應於夷則則三分損益宮下生徵之說在弦度而非管律也明矣是知古聖人審定律呂陰陽各六陽則爲律陰則爲呂意固有在也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鄭康成大司樂注六律合陽聲六呂合陰聲國語以六呂爲六間非陰陽分用之證耶呂氏春秋以三寸九分之管爲聲中黃鍾之宮非半太簇合黃鍾之義耶是以卽陰陽之各分者言之則陽律從陽陰呂從陰各成一均而不相紊

今定陽從陽陰從陰之律

陽七律　黃太姑蕤夷無半黃鍾應　下半太簇爲淸宮與黃鍾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陰七律　大夾仲林南應半大呂應　下半夾鍾爲淸宮與大呂

如陽七律黃鍾爲首音宮聲次太簇爲二音以商聲應以下以次遞應至半黃鍾爲七音以變宮聲應此陽律之五聲二變也下半太簇爲淸宮而與黃鍾應則陽律旋宮之義見焉陰七律仿此所謂陰陽以類相從而不雜者此也

今審定絲竹之律　竹得七寸絲得六寸

竹　黃宮　大　太商　夾　姑角　仲　蕤變徵　林徵　夷　南羽　無　應變宮　半黃　大　半太簇　與黃應

絲　黃宮　大　太商　夾　姑角　仲　蕤變徵　林徵　夷羽　南　無　應變宮　半黃　與黃應

絲竹之樂必先審全半之不同者蓋以管律絃度首音與八音應聲取分之不同故其間所生五聲二變之度分亦隨之而各異也如管律黃鍾之全爲宮聲首音則太簇之半爲少宮八音其間音律各以次應如右圖若弦度假借黃鍾之全分爲宮聲首音則黃鍾之半爲少宮八音如右圖乃但以絃度宮聲之分爲七音之度者也蓋宮絃四音至五音七音至八音皆爲半分若徵絃則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爲半分餘商角羽以此類推大凡絃音之變宮變徵至正宮正徵各爲半分故七音之度隨其全絃首音而各分移焉管律則諸分皆同俱爲全分也要之管律首音至第八音得七全分而弦度首音至第八音得六全分（全分亦名一寸凡律陽至陽陰至陰爲一寸陰至陽陽至陰爲半寸故竹七寸絲六寸也觀圖自明）凡律呂必同徑惟徑之同乃得其長短之異而聲字之淸濁賴之以辨有謂不同者謬也又有倍律半律變律之名夫律有倍半所以助正律而成旋宮之用至於變律乃始自京房因仲呂還生黃鍾不及原數別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後世因之遂有變律之說嘗以房所定律數細較之仲呂轉生之執始比黃鍾止少一分二釐有奇其他各有相混之律呂不能自成一聲又烏可自名一律夫正律爲宮至半律則爲變宮而或誤以半律與正律應是聲不應而以爲應乃未達半律之爲變聲也或又以仲呂還生之數

名變黃鍾轉生十二變律合半聲而用之夫聲未變而以爲變是未知變律之猶未離乎正聲也至於倍律之說古人亦嘗用之而傳記並無明文但以正律對半律言謂之倍不知倍律對正律言乃眞倍律也夫十二律之正自黃鍾而下欲用聲之更低者則有倍體自應鍾而上欲用聲之更高者則有半體惟先審正律之協于七音者以爲之準然後大而推之倍細而及于半其淸濁之遞降高低之相應正變之屢遷按之聲音字譜無一不叶此旋宮之用所以成也

然後知齋答問卷八

四書

問明堂之制聚訟不一宜何從抑兼備否　宣城梅沖著

明堂在三代以上本無定名其制則大畧相似而諸說紛紜未嘗不各得所得也各得所得雖不明不備而聚而合之兩不相妨而具見古聖王制作之精意皆可取也豈必鰓鰓焉專求一周人之明堂耶況未見其必不可合耶為明堂之說者其名義則應劭漢紀注本尚書帝命驗稱黃帝曰合宮而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上觀于賢堯有衢室之問下聽于人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張衡賦稱黃帝合宮有虞總

期鄭注尚書曰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史記正義引尚書帝命驗曰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皆祀五帝之所謂之五府即月令青陽總章五名也其又解為辟雍靈臺清廟者亦自有說其制度則考工記曰五室大戴禮曰五室十二堂月令則四方中央異名而各有左右个又或曰四堂曰四陬室考工記於夏之世室特詳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不言階與夾窗門堂鄭注謂每室四戶八窗合大戴禮則二十八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又上圓下方茅茨蒿柱封禪書公玉帶圖則曰上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環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凡此諸說紛紜糅亂莫可究詰然合而參之則適成明堂之所以為明堂而諸說皆當也請先論其制蓋明堂必九室黃帝以來皆然四面各三三三而九舉青陽明堂諸名則曰五室別于太室曰四堂兼及四隅曰九室分為左右个為十二堂蓋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隨方異名故室猶是九而布政之堂則十二也九室之間則有道爾雅堂途謂之陳古者陳田同音九室中道象井田故曰陳所謂衢室曰總期曰總街皆因此而名也爾雅四達謂之衢八達謂之崇期亦因此而推也觀管子之言非即明堂詢民布政之事耶而堯之康衢衢尊之義亦以明矣康衢謠立我烝民莫非爾極非明堂中語耶堯之衢尊又豈有設于

國中之道路者耶而九室之上則有以兼覆之大戴禮所謂通天屋即所謂重屋也所以名合宮者也所謂上圓者此也所謂上有一殿有一樓者皆此也四面無壁或曰八闥則所以通九室之明也考工記所稱三代之異則互文耳是故明堂之制準大戴禮之尺度堂基從六十三尺橫八十一尺即考工之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也九室每室廣二十四尺深十八尺室中之路縱橫各二各濶四尺五寸以從六十三尺與橫八十一尺相乘得五千一百零三尺每室深十八尺與廣二十四尺相乘得四百三十二尺九室共三千八百八十八尺室中之路從橫各二各濶四尺五寸則從横一路各合得

九尺以九乘八十一得七百二十九尺九乘六十三得五百
六十七尺二共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尺內除縱橫相複之九
九八十一尺爲一千二百一十五尺合九室之三千八百八
十八尺適合九筵七筵從橫相乘五千一百零三尺之數準
九筵七筵之度內除從橫各二四尺五寸之路得每室二筵
者九而深二筵十八尺廣皆二十四尺經第言二筵或取正
方橫處各減六尺以爲階上餘地亦未可定其堂基高九尺
室基高三尺室高三十尺加重屋八十一尺九階南面三三
面各二廣六尺三寸內階高三尺重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
五帝三王明堂定制大畧如此其不無小異則各代之損益

潤飾耳古昔盛王制度明備特立一地以爲行禮布政之所
事畢則虛之惟事畢則虛故諸大典皆行于是惟大典皆行
于是故其稱名也不一以朝諸侯則明堂位所云也以聽朔
頒時令則玉藻月令所云也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則藝祖文祖五府之義皆可推焉葢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
府者言五帝之神聚于此也惟五帝之神聚于此故淮南稱
黃帝以時嘗麥祀于明堂而每月居以聽朔實欽若昭事之
至意祖固有廟而以祖配帝則宗祀于此以此爲帝之所在
也鄭謂藝祖文祖卽明堂者以堯承天禪授不應私在親廟
必在祀天享帝之堂義極精當是知明堂者天帝隨時隨方

臨焉故體之以行政每月聽朔于此而宗祀饗帝必于此也
以宗祀饗帝于此故四方中央之室皆謂之太廟或因而假
借謂之淸廟亦無不可而或乃忘天子之自有宗廟卽認明
堂爲宗廟似天子之貴富所以祀其先王竟不能特立一正
廟但因此聽朔之地偶致一祭焉何見之小而窒耶且明堂
旣爲行大禮發大政之地則前後左右必有相輔並立者則
靈臺辟雍太學皆合于此焉亦自然之制也堂下廣周以垣
所謂宮方三百步者門闕四方南有臺門是爲靈臺稱黃帝
明臺者此也四門有學故曰太學四塾之外周環以水故曰
辟雍惟議者謂卽門堂爲太學則未必然耳夫太學爲毓才

之地士之羣萃州處者衆矣第以門堂處之無乃狹歟且天
子時至門內外羣侯並列百職事駿奔走焉此時將遷學徒
他往歟亦任多士錯雜其間歟甚無取矣葢四門之外各有
學與明堂相去不遠而非卽明堂之門堂也天子視學則在
明堂鼓徵而四門之學者畢至以四門之外皆有學明堂處
學之中而天子于以視學故又名曰太學也易太初篇天子
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夜入北學近在一處則居中
太學大昕鼓徵之後而遍臨四門之學焉無不可也是故養
老于此習射于此義主于學也訊馘獻囚亦於此則以明堂
布大政之故而非第主于學也此皆可以理斷者也其地甚

廣故不在國中而在近郊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者近是又所謂大學在郊也是則合考工大戴禮封禪書諸緯書鄭康成蔡邕魏李謐賈思伯隋宇文愷及紫陽朱子之說皆折衷焉而合一者也

問近人有謂明堂有五其致誤亦有五者說皆非歟

謂明堂有五一以饗帝宗祀文王在南郊者不誤而以此專爲一明堂則未知所以饗帝宗祀文王于此之義故也二曰太廟亦謂之明堂又以爲卽文王之廟則不知明堂因有饗祀而名太廟轉以祖廟爲明堂而云在寢之東要之左宗廟自是宗廟也三曰路寢之東亦謂之明堂而引玉藻君日出

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玉藻于此何嘗有明堂字樣耶宗廟路寢二者卽雜家有偶同明堂之稱要亦字樣假借之誤於南郊之明堂無涉也四曰辟雍之堂亦謂之明堂則同余之說而未知四學在明堂之外明堂卽在辟雍之中分而二之者誤也五曰泰山之明堂另爲一明堂自不待論

其曰致誤有五一曰世室之制誤之二曰重屋之制誤之要亦漢儒之誤亦未知其果誤否也三曰太學之制誤之則說者之自誤也四曰方明之禮誤之則以明堂位爲不可信五則斥月令之不可信也夫所謂明堂者五帝三王原不必絶無同異說明堂者亦貴得意義焉耳舊說之列於經者明堂位月令二篇今以列于經者獨不可信且盡屏舊說特取一二影響之字樣出臆見以斷之將周秦之或目覩者皆不可信而二千年後之臆說轉可信乎其辨月令曰如呂氏之言是王者去其宗廟遠其伉儷而終歲野處殆不可也亦太泥矣夫所謂居左个居太廟者亦不過謂月一居之以聽朔耳豈必一月處之不還而後爲居耶呂氏之書本非事實而集當時之名儒以成書未必絶無所本且旣說明堂必盡翻古人之所謂明堂而別求太廟與所謂路寢之東者以當之又絶無意義則嘵嘵者亦何爲也哉又有爲明堂七圖者說似過於求新未知當時可行與否也

至明堂大道錄更所不解

馬氏通考謂公玉帶所上之制脩朴可取戴陳氏禮書所言明堂之制與篇內大約相同於康成明堂太廟路寢同實異名之說固辯其非矣惟論蔡邕明堂與辟雍同實異名之非不若篇中能圓其說耳蓋明堂之立本以事上帝而尊祖配天有大享宗祀之禮因以朝諸侯頒大政是創制之本意也漢武始用公玉帶說作明堂于汶上祀太乙五帝高皇帝配又祠后土于下房而以二十太牢天子拜如郊禮禮畢燎堂下因朝諸侯王諸侯受郡國計後漢世祖營明堂辟雍靈臺明帝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帝配正

得禮意魏晉皆立明堂所祀亦仿東漢宋孝武但作大殿屋十二間梁陳亦十二間而中六間安六天座大殿後爲小殿五間以爲五佐室陳畧依之隋則未立而祀于雩壇唐初亦未立季秋大饗則于圜丘高宗時乃以高祖配圜丘太宗配明堂武后創立明堂奢侈非法元宗毁之大饗仍于圜丘宋初雖有大饗明堂之禮然未嘗親祠仁宗皇祐二年始以大慶殿爲明堂合祭天地三聖並侑百神從事一如圜丘南郊之儀乃通舉郊祀之歲而移其禮用之于明堂也葢自周公有大享宗祀之制孔子特大以嚴父配天之說故後世皆侈言立明堂是固于宗廟之外圜丘

之外別爲一事也學者於此篇先明創制之義則舊說之離合歷代之得失皆可得而斷矣 受業六安徐啓山識

問建學之制諸說互異鄭氏謂虞殷太學上西郊小學在王宮之東夏周太學在王宮之東小學在西郊朱中謂諸侯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天子大學在內小學在郊陳祥道東西如鄭說似皆以大小對舉爲二學矣然鄭又謂鄉學如虞庠似大小皆國學與鄉學而三陳又謂周之太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亦曰東膠曰太學所以養老其右瞽宗亦曰右學曰西學所以祀先聖先師似周之太學又有三與小學而四矣劉敞謂周辟雍居中北爲虞學東爲夏學西爲商學是周大學又有四也孔氏謂天子立虞以下四代之學諸侯只立時王一代之學賜則立東序大功德如魯則立三代之學是周諸侯有一學二三學之不同而天子必四學也陸佃謂辟雍周學居中成均黃帝學南上庠虞學北東序夏學東瞽宗殷學西是大學又五矣孰爲是

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二句最爲簡當葢無論天子諸侯其大學莫不在郊在郊者莫非大學鄉學對大學言爲鄉學不得爲小學凡鄉學皆大學也所謂小學者一而

已天子則虎門之左者是侯國則公宮南之左者是也師氏教國子及貴游子弟在焉猶庶人之子必學於里門之塾 尚書大傳曰大夫七十致仕老于鄉里名曰父師士曰少師以教鄉人子弟于門塾之基皆以幼小不可遠出也迨既長或十五而入大學則賤者入鄉學猶貴者之入太學也鄉學之所教所學固不應有異于太學也觀族師書其孝弟睦姻有學州長考其德行道藝非學大學詩書禮樂之教將何所書而何所考然則所列諸學之名除虎門左塾而外固莫非大學凡黨庠州序鄉校所謂鄉學者其所學之實固無異於大學則以其地而別之曰鄉曰國可耳焉得別之以大小哉況

同爲天子之所以教士者哉侯國士庶之子出閭塾則入黨庠由黨庠而升鄉校與卿大夫之子同學由鄉而升乃入四郊之國學諸侯之國無州序而國學或一或二或三要皆在郊亦名鄉校諸侯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民之俊秀皆入焉學成卽任大夫士之官而諸侯歲貢士于天子亦取諸此故曰諸侯大學在郊將出而效之于天子也天子之制則四郊各有學以諸侯之所貢畿內之所升人已衆多非一學可容故各就其方而居之也大司徒掌其教三年考之而分爲二等有才能可用者卽用爲鄉遂之吏有才德穎出不安小成者則又升之國學大樂正教之所謂王太子王子羣后

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者也其學卽成均卽辟雍前明堂篇所云四門之外皆有學者也東曰東序南曰成均西曰瞽宗北曰上庠 近人焦氏循謂祀先賢于西學卽祭于瞽宗之謂且秋學禮而在瞽宗冬讀書而在上庠則瞽宗在西上庠在北無疑成均宜在南方成均爲南學定名卽爲太學之通名猶青陽總章元堂統曰明堂也 各在明堂門外不遠外周以水故曰辟雍統名之則曰成均其中則明堂故明堂亦爲太學也此天子之大學亦皆在郊所謂士就燕間亦以其須地甚廣城內嚻隘不足以容而出城不過三里亦不爲遠卽舉行養老諸典亦無不便也四郊之學

亦不外上庠下庠東序西序東膠虞庠諸名對辟雍言之亦或曰小學實則皆大學也而名或與辟雍四學之名混致諸儒莫能辨析耳夫考建學之制亦當考夫三代盛王所爲隨地設敎因人立敎所以養士毓才之大要何如耳乃徒取夫名之異同與地之異同加以時代之異同膠葛糾結互爲辨難而終莫問其意義亦何爲也哉

小學大學不別之以地與名而別之以所學之實知無論貴游士庶旣年當入大學而出宮門里門之小學則所學莫非大學觀其遞升而上則黨庠州序之詩書禮樂固不及成均之明備要其爲學則一也此義明古之學制亦明矣 受業歙縣程洪溥識

問射禮不一其別有幾

陳傳良曰射禮有三大射在郊賓射在朝燕射在寢大射者天子有事郊廟與來朝諸侯畿內諸侯王子弟及所貢之士射于射宮也 西郊虞庠 其侯則天子以虎熊豹之皮爲質諸侯熊豹卿大夫麋疏云若虎侯則以虎皮飾侯側其鵠亦用虎皮所謂棲皮曰鵠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賓射者諸侯朝王及相朝聘行之其皮以布中畫五采所謂畫布曰正也梓人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燕射者則天子諸侯無事宴樂或燕聘問之使臣其侯亦布而畫以獸天

子熊諸侯麋大夫虎豹士鹿豕梓人所謂張獸侯則王以息
燕是也三者天子以下皆有之惟士無大射又有將祭澤宮
之射古者祭則先獵取禽獸獵畢君每禽取三十以餘獲陳
于澤宮近水澤而爲之故名然後卿大夫士相與射凡田不得禽而射
中者則得禽田雖得禽而射不中者則不得禽所謂貴揖讓
之取不貴勇力之取也其射則無侯但張獸皮爲之亦非革
也又有試弓習武之射亦與澤宮行之周禮司弓矢云王弓
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其侯則犀兕牛之堅革所謂貫革
之射也又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能之後退而以鄉射
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疑即此澤宮貫革之射蓋鄉射

選士賓興所用之禮即賓射其侯亦五采畫布而曰主皮者
乃用其禮以詢衆庶非鄉射之正禮也詢衆庶故異于興賢
能而尚力也射之不同大畧如此

問射不主皮人皆知賓射燕射之皆用布侯或畫五采
或畫獸者之非皮矣唯大射張獸侯而棲鵠故以大
射爲主皮或又以澤宮張獸皮者爲主皮而禮射不
主皮之文在鄉射記者曷故

觀下文爲力不同科則主皮者尚力也既曰尚力則澤宮之
張獸皮與大射之張皮侯者雖中之而不足以見力而必須
貫革而後爲力矣是知朱註所云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
貫革者爲得書旨也而貫革之射曰主皮者焉在則唯周禮
鄉大夫於三年大比興賢能之後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
衆庶三曰主皮者是曰詢衆庶且緊在既興賢能之後乃專
以取衆庶之有才武者故曰主皮其皮必犀兕牛革之堅矣
何以知之以鄉射記禮射不主皮之文知之也蓋惟鄉射有
禮射有主皮之射禮射者即鄉射之以賓禮禮士同用布侯
者也主皮之射即以五物詢衆庶而主皮也記以鄉射有二
者不同故特别之曰禮射不主皮且繼之曰主皮之射勝者
又射不勝者降蓋不勝者即爲不取之衆庶不必復射矣而
勝者則使之多射以見其力不似禮射之三次升降每次只

發乘矢也其尚力如此則其射必以堅革如司弓矢所云王
弓弧弓以射甲革椹質者矣此主皮之射在古者惟用之以
詢衆庶孔子特不然蓋鄉射之講禮者亦用之或且君大夫
之賓射燕射亦用之矣故孔子歎之也自來鄉大夫以鄉射
之禮五物詢衆庶之義不明故不知鄉射原有主皮之事更
不知禮射不主皮之文何以在鄉射之記而漫以張皮侯張
獸皮當之不知不特天子大射不應尚力而主皮其張皮侯
也壯威儀耳即澤宮之張獸皮亦皆卿大士之貴揖讓不以
田獵善射而得禽而以習禮能中而得禽則豈有又尚力而
主皮者哉五物詢衆庶主皮之義惟姚惜抱先生九經說始

發之此義明而他射之皆不主皮與孔子見當時之主皮而發歎者皆明白矣

近人淩廷堪於三禮之學甚深而有鄉射五物考一篇則全不得解因謂此章爲力不同科別爲一事與上句無涉又謂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皋皮以賅布亦散文則通之義釋經而不得其解遂敢於決裂如此爲學者所當戒也

問反坫之制

坫有三鄭注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集註所因也築土爲之高尺二寸上加不坫高八寸足二寸漆赤中爵在坫北反爵則自內而出所以在兩楹之間者鄉飲酒則尊于房戶之間

燕禮則尊于東楹之西若兩君敵體則尊于兩楹之間故坫亦設其間此反爵之坫所謂反坫出尊者也又有康圭之坫則在堂下覲禮侯氏入門奠圭固在堂下也高二尺二寸或曰三尺上亦加藻率以承圭所謂崇坫康圭者也此皆築土爲之或謂累土之坫兩楹間豈可常設黃氏日抄據逸周書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云外向室也因謂兩君之好須設此外向之室使容其儀衛之衆按許氏說文坫屏也故黃氏因謂反坫殆別設大門屏之名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當是立反坫于臺門之內故郊特牲雜記皆以反坫與臺門旅樹相連均爲宮室僭侈之事亦屬想當然語且以爲容儀衛之衆亦未必然兩君行禮之地擯介而外似無多人晉侯與齊侯宴投壺公孫傁趨進以齊侯出似無人在外向室也不如仍從集註爲妥爾雅垝謂之坫郭景純謂之端又內則士于坫一則在房中用以庋食者與此無涉

問拜下之禮

四書釋地曰拜而受之如今之一揖折腰而已再拜而送之則兩揖至拜下之拜則再拜稽首也古者臣與君行禮再拜稽首于堂下君辭之然後升堂復再拜稽首故曰升成拜賈公彥燕禮疏曰臣拜君凡有三等初受獻拜于堂下君辭乃升堂復再拜稽首此禮之正也酬酒時雖下堂賓未卽拜

君辭卽升再拜稽首其禮殺也至無算爵受公賜爵則下席就堂上再拜稽首不復下堂禮又殺也　臣拜君又有二等公命徹冪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康成注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公彥疏臣之禮當下拜爲正今不言升成拜者於下已拜是雖無算爵已醉而不倦禮之正也此一等也公食大夫禮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公降一等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公彥疏主君雖辭賓猶終拜于下盡臣之禮爲成拜故堂上不拜主君意猶以爲不成而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更拜也此又一等也

子思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孟子云再拜稽首而受其不同何在周禮吉拜是拜而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後拜則稽首而後再拜者怨而辭特用凶拜也

問棖闑之制孔疏謂棖爲門之兩旁長木闑爲門中央所竪短木賈儀禮疏則謂門有東西兩闑何者爲是

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孔疏謂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臣不敢自同于賓故出入君門恒從闑東也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鄭注此兩君相見也君由門右扉之中賓由門左扉之中擯介各從其後也賈疏之意乃以君當由中央故謂有兩闑君由其

中其擯介則各由兩旁不然則中棖于闑之間豈大夫之爲次擯次介可獨當中門乎然觀玉藻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之文明明只有一闑賈疏固臆說也兩君相見自當各由左右之中以分賓主不必並由兩扉之中也其大夫在棖闑之間以從君自無嫌不必因此而謂有兩闑也 凡宮室東爲左此以東爲右者盧植云門以向堂爲正也 又饒氏謂東西有定左右無定臣出入皆由右入以東爲右出以西爲右諸儒多非之閻伯詩獨取其說蓋門既兩扉洞啟中又立以闑諸臣出入乃皆由闑東而其西常虛也何居朱子謂古人常闔左扉殆不然闔門左扉惟閏月爲然觀公事自西私事自東則兩扉常啟而出入並由皆可證也

問春秋用周正而子曰行夏之時周人亦有用夏正者否

唐虞以前蓋皆夏正殷周之改正朔特以新耳目而已其實皆夏正也周公所作之書皆用夏正周書時訓固然周官一書莫非夏正鄭注正月爲周正正歲爲夏正者妄也詳見周禮答問豳風凡月皆夏正雖有一之日等數句固皆以夏正之月爲主也而四月維夏六月北伐莫非夏正惟十月之交是周正耳月令一篇蔡邕王肅以爲周公作杜君卿以爲管子作蓋總非呂不韋一人所特創矣考之列國二王之後杞用夏正

宋用商正固矣晉與齊皆自用夏正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而卜偃稱九月十月之交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歷推之乃魯文公十一年三月朔也文十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經書九月傳作七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農始作輕重篇九月種麥皆可證是殷周莫不知夏時之善觀周人用夏正之多則殷之承夏益可知矣是時王知民間行用之便原在所不禁雖改時改月其實無大異並有任其時月之名不改者而究彝政令之不畫一故孔子特斷以行夏之時也

問殷輅注云樸素渾堅固矣又云等威已辨於何見之

禮器大路繁纓一就次輅七就郊特牲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殷路等威之辨也葢商本有大路先路次路三項所謂木路原不止大路也觀周禮巾車五路自玉路十有二就降至木路不言就是周以木路爲下殷以木路爲上周以就數多者爲大路殷以就數少者爲大路周因反殷之制以爲制者

問四飯之說多以白虎通平旦食少陽之始晝食太陽之始晡食少陰之始暮食太陰之始當之何如

今人每日四頓皆如此若四飯之官分供四次無所謂侑食矣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解者謂天子

一食即告飽必侑之乃食若農工則飽然後已說亦未必然飯有一口爲一飯之說非一食之謂也若天子一口即告飽必待侑而後食每日飲食之常亦何取乎爾且每日如此者四次食飯之外恐無餘晷矣竊謂食力無數猶今之食力者其食特勤一日中無頓數也以此推之富貴者益少天子則每日止一食以有四飯侑食之多爲時甚長所食亦極饜飫則一食未爲不可以樂侑食多至四飯似當就一食而言侑字之義始見而禮器之言亦可通又白虎通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則魯有四飯亦屬僭天子之禮

問朝聘以時尚書王制周禮左傳所言之期不一以何準

諸侯之朝必以服之遠近分疏數周禮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按周禮職方九服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蕃大行人六服曰侯甸男采衛要上五服同以下總之以要而終之以蕃要槪以六歲一見而蕃以世世者新天子即位或其君嗣位也以遠近定疏數自是朝禮之正所謂歲一見者自是年年來朝以下文皆明白而或解爲巡狩之後一年侯服朝二年甸服朝以至六年皆以巡狩之後計之謂六年而五服皆朝徧以合周官六年

五服一朝之文毛西河江愼修皆主之則甚無謂也王初即位諸侯當畢朝竹書成王元年誥諸侯于皇門康王元年諸侯大朝于豐宮荒服且世見終王餘更可知矣嗣後分六服按歲入朝至十二年王巡狩方嶽則六服畢至故曰大朝于方嶽

諸侯喪服畢必行覲禮侯氏乘墨車載龍旂弧韣既朝乃受覲于廟即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也則覲禮每侯只行一次

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

除邦國之慝也有鄰國交修其好者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鄭注時聘無常期有事則使來聘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蓋以前朝期計之惟侯服每歲見十二年中一年七年十一年皆止有侯服之朝則十二年中有大聘三也王制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子太叔言三歲而聘皆不甚相遠惟叔向言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爲妄談耳

然後知齋答問卷九

四書

宣城梅沖著

問四書中言天象者北辰也日月之食也而孟子天之高也數句是正言歷法今可詳言歷法大意使學者並知其說乎

南北二極爲天之樞總挈渾天全體天左旋晝夜不息而二極不動所謂不動者乃不移其處實亦運轉不息也即中國所見北極高踞中宮紫微之垣近則四輔抱樞星而明輔臣之位勾陳蔭華蓋而表大帝之居所以統三垣二十八宿播五行而運四時唯此居中不動者爲之主也周公作六官首

皆曰以爲民極極者中也在天爲三百六十度之心在君爲三百六十官之主董子曰人君處陰而向陽北極居北面南人君嚮明而治象正如此此則文家應有之義也

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此就中華河南等處言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者則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蓋北極出地之度愈北則愈高愈南則愈低元史載南海北極出地十五度更南則南極出地北極反入地矣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更北則直當天頂矣由地體渾圓故也由北極至南極爲天之半周一百八十度取一百八十度之中離兩極各九十度處則天之中腰所謂赤道也歷法以日躔出入赤道定諸節氣而北

極出地之度卽赤道距天頂度倘推測不精高度差至一分則二分必差一時二至必差一二日日躔旣差而諸曜之經緯無不謬矣此歷家所以重北極高度者也

日月之食則日食者月掩日也月食者月入地影也日食必於朔月食必于望何也日所行爲黃道月所行爲白道白道出入黃道南北故二道相交者兩處太陰每月必兩次過交月追及于日而無距度爲朔距日一百八十度爲望此皆東西同經其入交也正當黃道而無經度是爲南北同緯雖入交而非朔望則同緯而不同經雖朔望而不入交則同經而不同緯皆無食必經緯同度而後有食也日食者合朔時月

在日與地之間人目仰觀與日月一綫參直則月掩日爲日食月食者望時地在日與月之間亦一綫參直地蔽日光而生闇影其體尖圓是爲闇虛月入其中則爲月食也按月去日遠去人近合朔之頃特下蔽人目而離日甚遠故食分時刻南北廻殊東西易視也月之入闇虛者凡星月皆借日之光以爲光葢日大地小日在地下光能包地而上射于天故星月皆明日光能包地故地影之上射必尖尖上則無矣恒星至高卽土星木星火星皆高爲尖影所不能及金水多從日不論惟月行至低與日正對時乃入其闇影而食故月食九有同觀但時刻有先後耳

孟子天之高也一節實揭千古歷法之要葢孟子固舉後世西人之秘而盡知之者也以天之高星辰之遠分爲二句漢以來莫知其解西人暗合其妙而不知以解孟子故二句皆鶻突混過二句不明則全節之義皆失葢惟星辰之上別有一天此天以南北極爲樞以赤道爲中圍挈七政并恒星而左旋恒星亦如七政在本天上循黃道右旋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而冬至亦歲歲不同者也漢以來世儒誤謂恒星卽晝夜一周之天及晉以來屢測中星不同又誤謂日道內轉而縮天度平運而舒皆不能明其所以然也自西人謂恒星之上有宗動天如孟子之分天與星爲二而歲差之理

始明則孟子此言乃全爲歲差而發 歲差者太陽每歲與恒星相距之分也如今歲冬至日躔某宿某度至明年冬至不能復躔原次而有不及之分今測得每年差五十一杪七十年有餘而差一度古法以爲冬至西移之度西法以爲恒星東移之度 言歲差而言日至之可坐致者正欲致其日至日之星耳夫歲實若定則平冬至固年年不變何難坐致之有所難知者日至之日不同而所躔之星度同星度同而又微有不同且日所躔之星同而月與五星所躔之星度則大不同所謂致者必得其日月五星各躔某宿某度之日之時爲冬至斯爲能致其日至也夫推算冬至本與星辰無涉若苐

言致冬至不應言上二句也而曰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按之文義明是言致冬至之星辰也知其星則知其天矣曰千歲亦非泛言久也歲差七十餘年差一度至千歲則所差十餘度歷法且數變矣誠有不易致者而能求其故則無不可知故者已然之迹卽以前實測之數正所謂歷元者也元郭太史創截元法乃立四應曰氣應曰閏應曰轉應曰交應今法則所謂應者更多應者紀當時實測之數爲上考下求之根者也愚曾戲謂歷家之應數猶錢糧四柱之舊管也正所謂已然之迹的是故字之意一年二十四氣特言日至者推步法必自冬至始也不必以歷元爲說

註謂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卽以歷元說此亦古人之拙法也必欲推得一年十一月朔是甲子又子時冬至是時又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始爲歷元雖上推數萬年不知有此一日與否不得已則各爲遷就之說故古歷所推上古歷元冬至每朝各異亦足知其不確矣其實正不必如此也元郭守敬乃創爲截元之法則任擧前數十年前數年皆可爲歷元蓋所以要歷元者正是求其故之意歷元者卽起算之根耳截取某年冬至爲歷元查此日此時日在某宿某度月在某宿某度五星各在某宿某度註明度數以便從此推起所以謂之歷元不必日爲甲子又爲朔旦日在角宿初度又月與合璧乃可爲歷元也截元之法取數旣便而數皆實而有據後人歷法勝于古者此一大端矣知歷元之用則孟子之言日至斷非言歷元而所謂故者實歷元之意前謂截元之應數卽是故者是也又如推日躔法先求積年求積日求通積分皆是從本年冬至上距歷元之年數日數分數也求得此已然之迹而後可推後日之躔度亦所謂求其故也

千歲之日至註以千歲爲上溯其實當指下推雖上推下推不分難易而自以逆知未來者爲貴也不得已兼說亦可

歷法大意當先知十二重天一至靜不動最在外姑弗論二宗動天

挈諸天左旋其行甚速南北極赤道所由分也三南北歲差四東西歲差此二重其動甚微姑置不論五恒星天三垣二十八宿經星所行六塡星天土七歲星天木八熒惑天火九太陽天日所行黃道是也十太白天金十一辰星天水十二太陰天月所行白道是也以去地遠近爲諸天內外皆以諸曜之掩食及行度之遲速知之除弗論者三卽九重天也宗動天挈諸天左旋其行甚遠故近宗動者左旋速而右移之度遲漸遠宗動則左旋較遲而右移之度轉速今右移之度惟恒星最遲土木次之火又次之日金水較速而月最速此又以次而近之證也是故恒星與宗動相較而歲差生焉說已見前太陽與恒星相會而歲實生焉如上年冬至日在箕二度今年冬至復在箕二度是也詳見後

黃道與赤道出入而節氣生焉相交處爲二分相距最遠爲二至餘則以次分列太陽與太陰循環而朔望盈虛生焉黃道與白道交錯而薄蝕生焉皆已見前五星與太陽離合而遲速順逆生焉此五星之行地心與諸圓心不同而盈縮生焉說見後此歷法大綱

聖祖儀象考成首揭於卷端者也

次須明地圓之理日月五星每日出地平一次而天下大地必非同時出入居東方者先見居西方者後見東西相去萬八千里則東方見日爲午正者西方見日爲卯正也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當地上二百里是故推驗大地經緯度分皆與天應測緯度者用午正日晷或測南北二極測經度則必

于月蝕取之蓋月食與日食異日之食限分數隨地不同月之食限分數天下皆同但入限有晝夜人有見有不見耳此處食甚于子者處其東三十度必食甚于丑處其西三十度必食甚于亥是故相去九十度則此見食于子而彼見食于酉相去百八十度則此見食于子彼必見食于午雖食而不可見矣此又地圓之證也

平分兩極之中橫帶天腰者爲赤道赤道以北爲內爲陰赤道以南爲外爲陽斜交赤道而半出其南半出其北者爲黃道乃太陽循而東行一歲所躔之軌迹也相去最遠之度即二至太陽距赤道之度約二十三度二十九分

七政所行之道紛然不齊惟恃黃赤二道以爲推測之本蓋太陽循黃道出入于赤道之南北太陰與五星又各循本道東行而出入于黃道之南北故黃赤二道之位定則晝夜永短寒暑進退以及晦朔弦望薄蝕朓朒皆從此可稽古人但以赤道爲主然只可步日躔西法所以一切以黃道爲主而備立其經緯也

周天度古歷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西法定爲三百六十整數則經緯通爲一法故黃赤雖有正斜而度分可以互求七曜之天雖有內外大小而比例可以相較以其爲三百六十者同也半之則百八十四分之則九十而八綫之法

緣之而生法之至善者也

恒星七政各有經緯之度蓋周天弧綫縱橫交加東西爲經南北爲緯然有在天之經緯有隨地之經緯在天則爲赤道爲黃道隨地則爲地平赤道均分三百六十度平分之爲半周各百九十度四分之爲象限各九十度六分之爲紀限各六十度十二分之爲宮爲時各三十度是爲赤經從經度出弧綫與赤道十字相交各引長之會于南北極皆成全圓亦分爲三百六十度兩極相距各百八十度兩極距赤道俱九十度是爲赤緯依緯度作圓與赤道平行爲距等圈此圈大小不一距赤道近則大距赤道遠則小度皆三百六十而赤

道之度有動有靜動者隨天左旋與黃道相交日躔之南北于是乎限靜者太虛之位亘古不移晝夜之時刻于是乎紀之黃道之宮度並如赤道其與赤道相交之兩點為春秋分平分兩分之中為冬夏至距兩交各一象限六分象限為節氣各十五度是為黃經從經度出弧綫與黃道十字相交各成全圓圓角相湊處又有黃極黃極之距赤極即北極即兩道相距之度其距黃道亦皆九十度是為黃緯而月與五星出入黃道南北者悉於是而辨又若赤道度為主而以黃道度準之則互形大小二至時黃道以腰圍度當赤道距等圈之度故黃道一度當赤道一度有餘二分時兩道雖俱腰度然

赤平而黃斜斜者必不足也此所謂同升之差而七政升降之斜正伏見之先後皆由是而推焉至於地平之經緯則以各人所居之天頂為極而經緯從而變也地在天中體圓而小隨人所在凡目力所極適得大員之一半故謂之地平乃諸曜出沒之界晝夜晦明之交也地平四分為四方二十四分為二十四向各十五度為地平經從經出弧綫上會天頂其全員必過赤道兩極名子午規乃諸曜出入地平適中之界而北極之高下晷影之長短中星之推移皆由是而測焉是故經緯相求黃赤互變因黃赤而求地平或因地平而求黃赤乃歷象之要務推測所取準也　按此可知璣衡之

立袠并悟弧三角之算法

西法與中法原無大異其言地圓也即周髀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東方日中西方夜半之旨也但中法莫為揭明地圓之說耳他如言日五星最高加減也即中法太陽之盈縮太陰之遲疾也其言五星歲輪也即中法之遲留伏逆段目也其言恒星東行也即中法之歲差也但中法第言當然之運西法則推其所以然之源耳又如言節氣之以月躔過宮也即中法之定氣也其言各省節氣不同也即中法之里差也但中法未以注算耳西法所有者則五星之緯度也中法惟太陽太陰有緯度西法之五星有交點有緯行亦如日月之詳

明此則補吾未備者也

地心與諸圓心不同而盈縮生焉者詳推日躔之法也凡起算之端中西皆以日躔為主蓋太陰之行度多端有周天有會望有遲疾入轉有交道表裏皆以所歷若干日而知其行度之率五星行度畧同太陰亦以日度為率恒星東移其行甚遲亦以日度得其率若不先求日躔且不能知其在何年何日矣故必以日躔為主也而日躔推步之法難言矣漢晉諸家皆謂日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而一周天自北齊張子信始覺有差而立損益之率隋劉焯立盈縮躔度與四序為升降厥法加詳至元郭太史乃分盈縮初末四

限冬至至春分爲盈初冬至日行甚速每日行一度有奇歷八十八日九十一刻當春分前三日而行一象限春分至夏至爲盈末每日不及一度其盈日損歷九十三日七十一刻當夏至日復行一象限以盈末所少消盈初所多適合半周平行而無餘度夏至至秋分爲縮初每日平行悉同盈末秋分至冬至爲縮末每日行同盈初以縮末所多補縮初所少適合半周平行而無欠度初末末初其較皆二度四十分法較前代爲密西法自多祿畝至第谷則立爲不同心天最高最卑之說即地心與諸圓心不同之說也不同心天者兩圓相套必一上一下其心自亦有上下下爲太虛定位之黃道上爲七曜各自有之本天如太陽本天之行自春分歷夏至到秋分在盈末縮初二限本天高出黃道之上到夏至爲本天最高處故在天行一度者在黃道不能占

一度而過黃道遲其自秋分歷冬至到春分在縮末盈初二限則本天收小于黃道之中到冬至爲本天最卑處故在本天行一度者在黃道占一度有餘而過黃道速此所以有盈縮初末之異者也其推算之法則先爲本輪以推盈縮差不能盡合又設均輪以消息其間康熙時西人之舊法如是而天行不能無差雍正以後屢加測驗西人刻白爾又謂兩輪所得俱不合而以兩圓之相套合而爲長圓謂之撱圓而自地心爪分之出直綫皆至撱圓界在最卑半周其綫短則角度必寛是爲行盈在最高半周其綫長則角度必狹是爲行縮計太陽在撱圓周右旋其所行之分撱圓面積日日皆相等而用以推黃道實行之盈縮則在本輪均輪所得數之間而與實測脗合是雖與舊法迥殊而其理則猶是本天高卑之說也是又西法之一變也

問氣盈朔虛定朔與置閏之故

此須先知天周歲周恒氣定氣諸說自然明白

天周自角初度順數至軫末度今定爲三百六十度

歲周一名歲實自今歲冬至數至來歲冬至之日數分數也即太陽循黃道右旋一周復原界之日時也上編定爲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二四二一八七五後編改爲二四二三三四四二〇一四一五

恒氣置歲周日數以二十四氣平分之得一十五日有餘爲節爲氣其日相等

定氣取周天之度二十四分之得一十五度有餘爲節爲氣其度相等以步躔離推朓朒名爲定氣言以日躔之度爲定而不問時日之多少也故冬至前後有十四日奇夏至前後有十六日奇爲一氣者且每年不同以日行有盈縮數有加減也今用定氣以日躔右旋一十五度爲一氣

合朔月與日會爲合朔有平朔有定朔

平朔古謂之經朔以其爲合朔之常數故謂之經其法一大一小相間

定朔既得合朔之常數再以盈縮遲速加減之卽爲定朔唐李淳風始用之爲四大三小之月亦謂之實朔

閏餘分古厯十九年七閏謂之一章章首之年至朔同日其餘則天正經朔常在前冬至常在後自經朔至冬至其閒所厯日時謂之閏餘

歲周二十四氣必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合朔十二月共三百五十五日有奇本是兩事以恒氣而論必日躔自立春至立夏厯九十一日有奇方謂之春自夏至秋秋至冬皆然非三合朔爲一時也古聖人因節氣過宮民不易曉始借月之合朔一周爲一月十二次爲一年以生魄生明舉頭卽見取其便于授時耳非謂合朔十二次爲卽歲實也氣策卽歲周恒氣之數與歲策十二月之積數相較所差十一日弱所謂氣盈者此也朔虛者亦此也二年則多二十一日有奇加以前次置閏未盡之日故兩年有奇必置一閏也蔡傳乃謂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常數多五日有奇爲氣盈少五日有奇爲朔虛非也

問行夏之時註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歲首之爲寅果以斗柄之建乎

孟春正月自是建寅與斗柄無涉古雖未言歲差之法而月令昏中之星已不同於堯典自堯至孔子時已千五百歲若堯時斗柄建寅孔子時必在寅前二十度而指丑矣故月令

未嘗言斗杓之指史記律書亦不言斗建惟天官書畧言之而並不言柄之所指命爲何月也謂指兩辰之間爲閏亦不然

問張子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儒者多從此論可乎

觀前所論列則知恒星七政之非順天左旋也明矣先徵君曰天之東升西沒自是赤道七政之東移于天自是黃道兩道相差南北四十七度平面之行與斜面之轉終成疑議安可以遽廢右旋之實測而從左旋之虛理哉蓋天與日月星辰之行非可統曰東升西降也斜直之勢不同經緯之行亦異豈惟遲疾之辨哉近人凌廷堪著論痛斥之可不必以朱子之崇信張子而曲加回護矣

勾股一　古法

勾股之法橫者爲勾直者爲股自勾至股兩端之斜綫爲弦又相併爲和相減爲較如勾股和勾弦較以及弦和和弦較較之類其目共二十有一其用皆以二者之可知求其不可知者而已凡算術有點綫面體四部勾股弦三者則綫也乘之則面也勾股之變全在面曰方曰冪曰積曰實同爲面而已矣綫所不能得乃乘之爲面而用巧取之術乘之爲面者除之仍歸一綫而數得矣其生數之原則全在弦實內兼有勾實股實惟勾實股實併之適成一弦實故有勾股而求弦

則勾股各自乘相加開方而得絃矣有勾絃而求股則勾絃各自乘相減開方而得股矣故絃方內去勾方卽股實去股方卽勾實而勾實卽股絃較乘股絃和之實也股實卽勾弦較乘勾弦和之實也是故或勾或股各自乘以較除之得和以和除之得較勾股之算股絃較之用最多而其和較皆因弦實內兼勾實股實而見也又絃方內有四勾股積一勾股較積葢勾實股實之合是勾股相乘者二而多一較也故弦方加四勾股積則變爲勾股和方而勾股和方內有八勾股積一勾股較積也惟其然故四勾股積在絃方內爲絃較較乘絃較和之積在弦方外爲絃和較乘弦和和之積葢弦去

勾股較爲弦較較而絃方減去勾股較方卽四勾股積其濶卽弦較較其長卽弦較和也而勾股和減弦餘爲弦和較以弦加勾股和則弦和和也故勾股和方內減去弦方爲四勾股積卽弦和較乘弦和和之積其濶卽弦和較其長卽絃和和也凡此皆勾股立算之根明乎此則五花八門千變萬化從此而推皆可執此以御矣若勾股之容圓容方必先求得其徑弦和較乃容圓之徑也勾股和與弦相減卽得容方徑則勾股和除倍積或餘勾餘股相乘開方卽得至測量之術則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所謂以御高深廣遠者實勾股大用所在葢因卑以知高卽近以知遠其法全在用表知相距之度而測高者用一表不知相距之度測高兼測遠者用二表測遠而兼測兩遠之距者用三表用一表法表度與距度相乘退行度除之得高表度表之長也距度表與所測相去之度也退行度人去表之度也用二表法景差除表間積得高前表退行度乘表距度景差除之得遠景差者後表退行步多於前表退行步之較也表間積者兩表間橫直之積也用三表法亦先求景差理不外是晉劉徽之海島算經張邱建之問答皆勾股測量之事也此皆勾股之古法也

勾股二 西法

勾股大用在測天撡日商高之周髀但用勾股相求而已西法有三角八綫及六宗三要與夫中垂綫理分中末綫之說其法皆不言勾股而莫非勾股也中垂綫與理分中末綫皆爲連比例則通乎勾股得數之原而暢其藴以廣其用者也中垂綫者從一角至底邊作垂綫卽將一勾股分爲兩勾股底綫爲大小兩勾斜綫爲大小兩弦而同以垂綫爲股所以分鈍角補鈍角者皆恃此垂綫之爲股也有垂綫則凡面積及內容方圓等形無不可得理分中末綫者乃半徑所作連比例三率之中率也命一綫爲首率而分之爲大小兩分大分爲中率小分爲末率合之與首率等其中率卽圓內容十

邊形之一邊也其用甚廣所以求各等面體及諸體相容爲幾何秘要兩綫不同而爲連比例則同以連比例明勾股固古法所未及也八綫者所以割圜而爲勾股立成數者也葢欲精天體弧度之算必須割圓割圓之法唯在內弦外切廉求勾股爲無數多邊形以切近圓界使弧綫直綫合而爲一而圓周始得劉徽祖冲之以圓內六邊起算元趙友欽以圓內四邊起算皆以勾股展轉相求而取數爲難西人乃變爲三角而立弦矢割切各有正餘之八綫葢勾股絃皆變綫遂之數無方今變而用角則有弧度三百六十以限之即弧度而四分之爲象限各九十度舉一反三即一象限之度析之

爲六十分六九得角度五千四百勾股形並有兩角故半之得勾股形二千七百爲正弦爲切綫爲割綫各五千四百而正餘互用合爲一萬六千二百而勾股之形畧備止用六綫者矢已在其中也故八綫爲各弧各角之勾股所成而勾股亦爲八綫所定夫然而三角之求邊乃各得其爲勾爲股爲弦之綫矣是八綫者乃爲勾股立一定之體而便其用者耳六宗三要則所以爲八綫而求數布算之術也割圜八綫表始自圜內容六邊四邊十邊三邊五邊十五邊名曰六宗葢用圜徑求各等邊形之一邊爲相當弧之通弦以爲立表之原故謂之宗然六者實止于三如六邊形之一邊即圜之半徑四邊形之一邊則爲半徑所作正方形之對角斜弦十邊形之一邊則爲半徑所作連比例三率之中率即所謂理分中末綫者也有此三者而三邊形出于六邊五邊出于十邊十五邊形又出于三邊及五邊非別自立一法也既得此六種形之一邊各半之即得六種弧之各正弦爰命此六種弧爲本弧按法可求本弧之餘絃可求倍本弧之正弦餘絃亦可求半本弧之正絃餘絃是爲三要此西法立表之大綱也八綫之表既立而平弧三角之算可得而施矣平三角者用於平圓者也凡無定之形析之皆可成三角有三角則可量此平三角之法所以立也其形有三類曰直角曰銳角曰鈍

角直角即正方角正得象限九十度即勾股也不及九十度者爲銳角須分爲兩勾股過九十度者爲鈍角須補成勾股其算術多端總恃八綫之比例以爲用而已弧三角者球面弧綫所成也三弧度相交成三角形其三弧三角各有相應之八綫弧與弧相交即綫與綫相遇而勾股比例生焉於是有黃道可以知赤道有赤道可以知黃道有經可以知緯有緯可以知經其形有正弧斜弧之別弧三角之有斜弧猶平三角之有銳鈍形也而爲類更多但三角三邊各有八綫惟綫與綫之比例相當即可相求其求之約有三法一用邊角比例法一用垂弧法一用總較法明此三法則斜弧之用備

而七政之升降出沒經緯之縱橫交加莫不成勾股於十二重天之中一一推算而得此西法之不能外於勾股而勾股之用得西法而益神者也

然後知齋答問卷十

宣城梅沖著

四書

鄉黨圖考摘錄

江氏鄉黨圖考學者固家有其書茲去其徵引辨駁之繁特標精要非有特解者固不必備錄也

朱子儀禮釋宮

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廟制已見凡入大門其向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士冠禮及聘禮所以有每曲揖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

注楣前接簷為庪　鄉射記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射者所履也　又棟一名阿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又曰入堂深賈謂凡賓升皆當楣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

後楣以北為室與房

室與房東西相連為之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下句未的

天子至士堂房室之制有廣狹降殺而堂後為房室左右房為夾室使室居中其制度當同舊說泥于鄉飲酒義而謂卿大夫士雖有東西房而陳器物及婦人行禮常在東房

室中西南隅謂之奥 室戸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故曰奥

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奥

東南隅謂之窔 烏弔切朔月童子執帚掃室聚諸窔

東北隅謂之宧 音夷

西北隅謂之屋漏 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又特牲謂之厞

室中謂之中霤

中央土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

室南其戸戸東而牖西

戸半門也 又北牖曰向詩塞向墐戸

戸牖之間謂之依 音倚

窓東戸西也又曰客位冠禮醮于客位

戸東曰房戸之間

士冠禮注房西室戸東也寢廟以室爲主凡言戸皆室戸

若房戸則兼言房以別之

房戸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士冠禮尊於房戸之間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注謂尊東也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房無北壁故有北堂之名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于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

堂之上東西有楹 古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唯堂上有兩楹而已蓋于前楣之下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注

堂之東西墻謂之序

郭謂所以序別內外 序之前頭曰序端

序之外謂之夾室 儀禮與顧命皆曰東夾西夾夾室之名見釁廟禮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注曰東于堂 特牲注東夾

房中之東堂夾北

按夾室又謂之達 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注達夾

室也夾室與房有壁隔之不相通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 覲禮及特牲注

釋宮曰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 按喪禮正寢亦有夾與箱此或言廟之寢也歟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本大射禮

特牲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大射儀執冪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

堂之西隅卽爲坫非別有土爲之反坫崇坫乃是燒土所作

堂之側邊曰廉 鄕飮酒設席于堂廉注

顧命四人夾兩階戺傳堂廉曰戺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

聘禮饔鼎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士昏禮賈疏

聘禮註曰宮必有碑疏曰諸經言三揖者鄭皆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士昏及聘皆然是大夫士廟有碑矣鄕飮鄕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君牽

牲麗于碑則諸侯廟內有碑矣天子廟及庠序有碑可知碑所以識日影引陰陽也聘禮歸饔餼醯醢夾碑米設于中庭

堂塗謂之陳 堂下至門徑也詩曰不入我陳釋宮曰廟中路謂之唐詩中唐有甓是猶今之甎路

中門屋爲門門之中有闑

門限謂之閾

閎謂之扉 天子廟門容大扃七箇是濶二丈一尺

夾門之堂謂之塾

門側之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

凡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天子有屛諸侯有朝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屛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屛曲禮正義天子外屛屛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屛屛在路門之內

寢之後有下室

賈曰燕寢也士之下室卽天子諸侯之小寢

自門之外皆周以墻

人君之堂屋爲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秦漢以下始稱殿經止云四阿而已考工記曰殷四阿重屋若今之四注屋四注則四方皆有霤兩下則惟南北有

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檐之東西起者曰榮也 又喪大記有東北榮是屋有四榮

此其著於經可考者也

又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伯子男五雉士三雉皆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其東房西房北堂則公侯各二雉伯子男各一雉士有室無房堂注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

此說與經亦不合可備參攷

趨進考

趨進廟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卿爲之孔子大夫

而相禮攝相也重其知禮也聘禮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
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旋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恭
賓既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貺拜君命之
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
公拜所釋之辭則後記所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
之辱是也經文曰擯者進卽此趨進之進也其時賓已致命
君已左旋北向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
宜舒緩故必趨也　按大門外傳辭之時孔子仍是以大夫
爲承擯故云左右手至入廟門乃攝上擯而相禮也

入門過位升堂復位考

諸侯三門三朝公門係庫門其庫門外爲外朝國有大事詢
及衆庶則在焉非常朝之所也至庫門內平庭並非朝地第
二門名雉門兩旁設兩觀每月朔懸治象是也雉門內則治
朝人君每日常朝之所左右有室乃官府治事處此朝亦係
平庭羣臣卿大夫士先入君出路寢門外當宁而立與羣臣
相揖君使退入路門內朝所以治朝宁立之位爲虛位其過
位卽是過此虛位也其路門亦名寢門乃第三門此門內名
燕朝卽內朝是也此朝有堂有階君圖宗人嘉會及宴饗羣
臣議政事皆在此朝故欲有議則臣於治朝過位而入路寢
門內朝升堂正是議政事時凡大夫入路門內朝位于堂下
中庭北面無事亦不升堂或君有命或臣有進言乃升堂亦
無拜跪之禮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乃升成拜者或受命或
受賜必有故而後拜也其言出降一等卽退而下堂也下階
復位卽復其堂下中庭北面之位矣諸大夫皆退然後退也
宁有二爾雅門屛之間謂之宁此路門外視正朝人君所立
處門卽路門屛則設於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屛在應門
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屛在正門內屛之內路門之外宁位
在其間其實宁近路門而遠屛也此所謂人君宁立之處也
又齊風俟我于著著卽宁此是有堂之屋以門內兩塾間爲
宁鄭註聘禮大夫揖入省內事旣省俟于宁是也

圭璧之誤

五等諸侯命圭惟諸侯朝王及兩君相朝用之若遣臣出聘
別有聘王享王降其君瑞一等典瑞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
采一就以頫聘是也
秋官小行人合六幣鄭註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
皆有庭實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諸侯當用璧琮則大夫聘
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事

不以紺緅飾

紺緅皆赤黑之間色緅又黑于紺不以飾者必以正色也如
深衣篇純以繢純以青純以素是也卽所謂飾純衣之緣也齊服元冠

元端緇非元也練衣本以一染之縓爲緣孔以五入之緅當
之集註因之而誤
表而出之註疏皆云有加于外而後出爲其形褻也當與集
註之意並用
緇衣羔裘外加朝服以朝以祭衣者中衣所謂裼衣也
素衣麑裘外加皮弁服以視朔兼聘享壹于朝服
黃衣狐裘臘先祖五祀也凌次仲謂是爵弁服
聘禮疏凡服四時不同如冬襯身有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之
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
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若春秋之時則衣

袷褶上加中衣再加上服也中衣即裼衣也云裼者謂開衿
前上服見裼衣也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襲者掩之故云
襲充美也
古人有袒袖之禮謂行禮時開出上服前衿而袒出左袖也
凡與襲對者皆是袒左袖露裼衣若襲則掩其上服不袒袖
別無所謂襲衣也

非帷裳若深衣

深衣鄭氏曰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
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
明矣疏云餘服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
邃故謂之深衣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制度皆同若中衣制在
朝服祭服喪服之內耳但吉服中衣亦有采緣長衣皆以素
緣凡深衣即是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若庶人吉服即
是深衣以著之在表也
按深衣古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衽
在裳旁始用斜裁如布幅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
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衿後裾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
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每幅上下皆正得九
寸八幅共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腰中之數矣下齊廣倍
於腰者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

一寸爲縫狹頭成角以之向上寬頭一尺八寸以之向下則
四幅下廣亦共得七尺二寸合于齊得一丈四尺四寸也此
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所謂衽當旁也即所謂非
帷裳必殺之也鄭所謂衽之殺而上者也
帷裳者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
在上合縫之狹頭在下鄭所謂衽之殺而下者也
吉月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訖然後祭於諸廟故謂之告朔
告朔之後當視朝孔子致仕後唯朝服而朝不皮弁從視朔
異於在位之臣也

四書釋地摘錄

閻氏四書釋地久爲考典者所尚而原書語多冗蔓又地名人名雜出不便尋閱爲削其繁文以次編列約紙無多似全書之勝不外於是

闕里之名首見於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葢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爲闕里一徵于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一徵于史晨饗孔廟後碑望見闕觀式路虔跽爾時闕尚存尚可得其名里之由此知家語有始教於闕里之言眞王肅之僞作也（北史宋板王肅注本是始教于闕里）

闕黨在兖州府滋陽縣有泉名闕黨泉與闕里無涉

汶與沂二水皆在徐州青州之別論語在汶浴沂皆指徐州者言以魯事也沂出魯魯縣尼邱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于泗水

葉楚縣在今南陽府葉縣括地志楚爭覇中國連山累石於此以爲固號曰方城越王無疆曰夏路以左謂楚適諸夏路出方城向北行以西爲左也葢春秋時楚之第一重地也

儀在今開府蘭陽縣地衛之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

東蒙山即蒙羽其藝奄有龜蒙之蒙也非二山在費縣西北七十餘里

杞東樓公初封在今開封杞縣至春秋時已遷東國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與今之莒州及曲阜縣相隣也可知桓六年淳于公即經所謂州公者國亡杞以并之僖十四年又遷于緣陵襄二十九年晉合諸侯城杞即淳于是又遷于淳于其故城一名杞城在今青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葢去初封已千有餘里矣豈直衛人曰夏肄晉人曰夏餘而即于夷禮也哉

駢邑三百書社三百也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有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葢以七百里（萬七千五百家）書社之人封孔子是也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昭公弃齊齊侯曰請致千社哀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呂氏春秋越以書社三百封子墨子皆同）

莒父魯之西鄙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以叛晉助范氏故子夏爲宰去其家頗近

邦畿千里殷自湯以後紂以前六百四十五年中凡都河南者三都河北者四三者湯居南亳仲丁遷榮陽盤庚遷亳邑也四者一河亶甲故殷城在相州內黄縣一耿城在絳州龍門縣祖乙時所圮未知何時遷都一邢國在邢州即祖乙所遷一朝歌在衛州東北七十里本妹邑或曰武乙所遷或曰武丁所遷者是計南亳在極東耿城在極西相去幾二千里葢亦如周之鎬京方八百里雒邑方六百里合得方百里者百耳

石門或曰齊地隱三年齊鄭會于石門卽此非也太平寰宇
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舊註魯城外門盖
郭門也孔子在外使子路歸魯抵城而門已闔只得宿于城
外次日晨與何門入掌啟門者訝其太早故有問自孔氏不
必言名以孔子爲魯城中人皋其氏無不知也
孔子在齊止一次以昭公三十五年甲申魯亂適齊至丙戌
復反魯則以景公有吾老矣之言故也考爾時爲景公三十
三年距其薨尚二十五年何輙自謂曰老景公母叔孫宣伯
女也靈公納其女在成公十六七年至此時年近六十云
匡檀弓疏陽虎曾侵暴于匡時孔子弟子顏刻爲御後孔子

亦以顏刻爲御而貌又似虎
華嶽二山名周禮豫州山鎭曰華雍州山鎭曰嶽爾雅河南
曰華河西曰嶽皆並配對舉
文王囿七十里正是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酆注今在長安西北界靈臺
縣豐水上酆在鄠縣東有靈臺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
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畧有物蓄界之遂名曰囿云爾此
實作邑于酆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岐三百餘里
滕之滅通鑑繫于赧王三十九年孟子與文公言當赧王元
年二年之間爾時薛滅已八九年至是齊始將城之也六國
表孟嘗君傳並云緡王三年封田嬰于薛賈周與王四十八
年事戰國策靖國君將城薛以客海大魚之諫而止盖至是
又欲城之也
轉附朝儛二山未知所在當在海東盡頭瑯琊齊東南境上
邑自齊都臨淄一千三百里抵于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
至瑯邪凡二千四五百里所過之地萊州萊子國已爲齊有
登州則年子國所謂爲諸侯憂之諸侯也
梁山雍州有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岐詩
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皆是與孟子之梁山
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横而長自邠抵
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

盖在沂州沂水縣盖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半爲私邑
陳戴食之也左傳趙衰爲原大夫而先軫亦稱原軫子先穀
亦稱原穀衰子趙同亦稱原同孔謂分原邑而共食之狐溱
爲温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温成十一年劉子曰襄王勞
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者
曾子居武城弟子列傳之南武城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
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隣吳既滅與越隣越句踐嘗徙治瑯
邪起館臺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寇耶魯
之北別有東武城
九河之名見爾雅曰徒駭曰胡蘇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

簡曰絜曰鉤盤曰鬲津漢許商上言徒駭胡蘇鬲津在成平
東光鬲縣界中蓋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其間相去二百餘里
在今濟南河間府界舊謂論入于海者謬也　沖會與一天
津人間言云其地有能泅水求失物者謂一海口下覆一巨
鍋約兩間屋大其上有三紐各按大刀輪轉不息人莫敢近
余疑是或即所謂覆釜者載籍中從未見言及姑記之以俟
博考者
漯河之枝流出東郡東武陽東北至千乘入海非漢地理志
高唐之漯水
汝水絕迹于禹貢按爾雅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制名中

有水自汝出爲濆又曰汝有濆可見非無事于汝也
牛山括地志管仲冢與桓公冢相連在牛山上水經注牛山
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列子景公遊于牛山
北臨其國而流涕
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三都相去二百餘里在大河
之北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
陽城山名洧水所出謂嵩山下之深谷者非
崇山蓋在衡嶺之南
羽山在今登州蓬萊縣古萊東地三面距海故孔傳曰海中
三危在沙州敦煌縣

滄浪地名也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水流
經此地因名滄浪之水宋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可以正
名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類是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
水弱水是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
水者是
水經注諸水不載有橋梁獨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阪北水
有梁焉又曰屆而南流有桐門橋必子產治鄭時所爲也
莘國名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去湯都亳邑今商邱穀熟縣
不過四百里非太姒所生之莘也
晝當作畫齊西南近邑去齊歸鄒鄒在齊之西南也

休在今兗州府滕縣北距孟子家約百里
嬴在萊蕪西北四十里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三百餘里
任國本太皞後風姓去鄒城百二三十里
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儲子爲相朝夕左
右安能至六百里外乎蓋當時國相皆得周行其境內如秦
相穰侯東行縣邑車騎至湖關去咸陽亦幾六百里
自滕之楚不必過宋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滕南與楚鄰一
舉足即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里過宋都乎以
孟子在焉不惜往返假道之勞賢可知矣
齊滕之路自臨淄抵滕不足五百里往還將千里不爲近

費惠公者。意戰國時季氏以邑爲國。而僭稱公。王伯厚。金仁山皆云然。引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

曹滅于宋在哀八年。下逮孟子居鄒時。已百七十年。越岐以爻爲曹君之弟。當更有重封者。如郯滅于越。後八十四年楚滅越。而須襄王十八年。又有鄒費郯邳四國。則郯係重封者。薛既滅。齊以封田嬰。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亦稱薛公。非任姓之薛矣。中山本鮮虞國。一滅于魏文侯十七年。再滅于趙惠文王三年。相距百一十三年。必中山之後。又有一中山也。

丹朱封于丹。故曰丹朱。奔父喪于平陽。舜乃避去耳。丹朱貍姓。在周爲傅氏。見國語。

皋陶爲士。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曰汝作士。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夏曰大理。即周之大司寇也。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周之士師。或可稱士。虞之士。斷不可稱爲士師。

益皋陶之子。見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邢昺論語疏。張守節秦本紀注。

益又爲舜壻。舜謂伯翳曰。咨爾費贊禹功。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

皋陶偃姓。帝王世紀。皋陶生于曲阜。偃地。故賜其姓曰偃。而伯益即伯翳。嬴姓。猶堯祈姓。而丹朱貍姓也。

掌火未必即是虞官。陶唐氏掌火官名火正。閼伯爲堯火正。居商邱。舜登庸則益爲之。舜即位後。益又遷作虞耳。

羿遷窮石。不知所在。當必近于夏都安邑方。及代夏政。水經注於平原郡鬲縣鬲津河。謂有有窮后羿國。非也。左傳靡奔有鬲氏。杜注。今平原鬲縣。是應劭曰。鬲偃姓。皋繇後也。則此地當后相八歲。寒浞殺羿。靡來奔時。正爲皋陶之孫有鬲氏國。安得羿舊國於此。使羿鬲君忠于夏。安敢納夏之遺臣。且羿與靡協力同心。靡安能自其國收斟灌斟鄩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乎。靡與鬲君。皆忠臣之盛而再造夏室者矣。

散宜生。復姓。大戴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女。則謂散氏名宜生者誤。

周公兼夷狄。即上文之奄與飛廉也。飛廉生于西戎。奄國在淮東北。屢與淮夷徐戎並叛者。

晉文公戰城濮時。年方四十。據左傳國語。皆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復國。年終四十四。

公孫拔。誤作枝。毛氏所開十三經並孔注。皆爲枝。謬也。

百里奚稱五羖大夫。當以秦本紀爲據。蓋由虞之秦。不知又何故亡秦而走宛。宛在今南陽府南陽縣。當時屬楚。楚鄙人執之。繆公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

里偰在焉請以五羖羊皮爲贖楚人乃與之此媵臣及五羖
之號所由也
甯武子俞莊子速之子備考謂武子未嘗事文公古者公族
世爲大夫父死子繼成元年速猶會盟于向至三年俞乃盟
宛濮不知春秋時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鄢陵之役欒書將
中軍黶如魯乞師鍼爲公車右士燮佐中軍子匄爲公族大
夫韓厥將下軍子無忌爲公族大夫季孫宿爲司徒庶子彌
爲公左宰何疑于甯氏父子乎
大夫僎春秋時陪臣皆稱大夫
史魚史爲氏非官名也衛有史狗史鰌並史朝之子

顏淵季路侍先顏淵尚德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先冉有重
首事也冉有少子路二十歲
子游檀弓於子游極其稱譽又以言曾並列是言而非曾者
不一前後典禮所關者十有四皆以言游一言爲可否然則
子游以習禮列于文學蓋三代典章之遺有賴以存者又從
陳蔡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按其時孔子年六十三
申詳子張之子子游之壻是陳之顓孫氏與吳之言氏遠爲
婚姻
曾西卽曾申古人名申字西如兩子西皆爲公子申也子夏
以詩傳申邱明作傳亦授申

公儀子名休史記循吏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
相博士名官始見於此秦因之陳涉亦有之
白圭有兩人一魏文侯時所謂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
白圭圭其名也一孟子時治水者則名丹者也魏文侯十七
年癸酉圭爲拔中山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尚能
爲國築堤防治水乎百餘歲人孟子乃輕之曰子曰吾子乎
管異之曰戰國時似有三白圭史記列貨殖之白圭于魏
文侯時而載其言曰吾治生產如孫吳用法商鞅行法白
圭拔中山下去商鞅爲大良造六十三年去商鞅之死七
十三年矣此白圭豈拔中山之白圭哉恐史記與集註皆

誤聞說猶未精也蓋貨殖之白圭固不在文侯時也
宋牼荀子非十二子篇宋鈃注鈃與牼同宋人與孟子尹文
子彭蒙慎到同時劉向曰孟子與宋鈃俱游稷下蓋齊宣王
時騶衍淳于髡田駢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
上大夫孟子與宋牼有雅故於齊別去久之忽邂逅于石邱
宋地　呼以先生請其所之也

易

問說易之家至夥其宗派各別何者爲有當于聖人

四庫全書總目易論曰聖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于風謠禮寓于節文尚書春秋寓于史而易則寓于卜筮故易之爲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爲京焦入于禨祥再變而爲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

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爲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則多戒占者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其餘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學易者參校諸家亦惟宗其因象立教者而可矣

問易有言心性之學者何若

乾二言德業坤二言敬義相爲經緯也乾二言誠坤二言敬敬所以存誠也乾二言仁坤二言義義所以輔仁也

乾坤言學者四乾之存誠忠信皆以心之實者言信謹立誠皆以言行之實者言二爲成德之大人由言行以窺其心見其純亦不已如此也三爲進學之君子根於心而達於言行見其交修不懈如此也坤之直內黃中皆以心之中直者言中乃直之至也方外正位皆以行之方正者言正乃方之極也二居下位不疑所行而已五居尊又有發於事業之美此兩爻之異也乾之兩爻誠之意多坤之兩爻敬之意多蓋乾陽主實坤陰主虛人心之德非實則不能虛天理爲主然後人欲退聽也非虛則不能實人欲屏息然後天理流行也自其實者言之則曰誠自其虛者言之則曰敬

同人離下乾上首曰同人于野離虛明人心也乾在離上人

心之天也人不同而心之天同故欲同人者貴同于野地與天際曰野人與天際曰于野吾心之天與天下之人合而爲一則廓然四通事無不濟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上居乾終合于天也處寬閒寂寞之地以守其盡人合天之道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乎不同于上而同于下不同于一時而同于萬世孔子以之

同人之離在下人心也大有之離在上君心也離之中虛原以含乾元也元善在心積而能誠又以乾健亨之天德實于中王道行于外也 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以上爻終五爻之義以能尚賢也君德貴于得天得天本於用人故

同人者盡性之量大有者至命之符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在人則道心也道心甚微故曰復小而辨于物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夫子以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當之六四中行獨復之獨卽中庸愼獨之獨四能以中而行而於獨知之中憬然自覺所謂復以自知也葢復之爲復全在初爻猶人之初念也五陰皆復此而已四在陰中有所專向故發此義
无妄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解性與命符人與天合无妄之正也自人以心與其間乃以意之不欺爲无妄此无妄之次而非其正也以心制心自謂无妄皆性之眚也又无妄者

爲主于內者也知惡動之非正又以其心逐物而求无妄則憧憧往來終無利焉是以盡去人心以復其性率性爲道動以天而我无與焉則其靜无眚其動非往而无妄之正得矣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凡人之生皆習坎也性入于形氣拘物蔽是內坎也形入于世境阻途艱此外坎也然拘蔽雖甚而天性常存艱阻雖多而所性不易是坎中有孚也顧性本无爲能率性者心也人之重習于險者必中實有主四端之發如泉之達而內險出矣故亨也天下之性一也我盡其性必能盡人之性如水之流必有與之合者則所行有尚也合而外險亦平矣有孚誠也誠立而明通聖人之心學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離麗也火本無質有所麗而发生心本無形有所麗而神發然必麗于理則正而明而通麗于欲則邪而昏而塞故必貞乃亨此省察之功也能省察者必本于涵養而涵養難矣無主則空有主則滯日言養而未知所養者何物也君子以爲如畜牝牛然純順也人心之養也專氣致柔約情致和和柔合而成順日夜畜此純而无間則靜止于順無而非空不言貞而自貞動遂其順有而不滯不期亨而自亨矣故吉也坎實性之誠離虛心之明明必麗正以心復性也所謂明明德也又必養順以中致和也所謂止至善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日出之離朝日初升羣動交作

故履錯然然事物有萬吾心則一敬以束其明使主一而无適則肆應而明不昏故无咎也離初言敬心學之本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日有昃人有老不明其德則老而衰非欲及時行樂則憂死期將至哀樂皆失常也苟能緝熙于光明則不知老之將至无所謂日昃也又何哀樂之有故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咸主于感其道尚靜拇動謹幾舌動謹言腓欲其居股欲其處皆尚靜也然如五之咸脢又偏于靜而不能動矣惟九四貞吉貞者无心之謂也無心于感自無所不通也
雷風恒開闔之機始于風雷隨時遞變而萬古不息故恒有

二義利貞者不易之恒則久于其道居所不遷之謂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乃終則有始動靜不窮之謂也然動雖不窮而居所不遷者未嘗變則二者一而已矣

恒初六浚恒貞凶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浚恒者如爲學太銳而不以序求治太速而不以漸也田无禽如學不衷于聖而失其方治不準于王而乖其術楊墨之仁義申韓之治術記誦詞章之學問皆是也雖久何益哉

益與恒相易而成益之上卽恒之三也恒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益上立心勿恒而或擊之擊其事同也夫心何以恒乎與貞而已五有孚而二永貞上皆无之故不恒也是故損上

欲其无家去私也益上欲其有恒存誠也去私存誠不損常益之道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止之義以靜含動人身惟背不動艮其背止所當止也但知有止不知有身不自私其身也及其行于庭也亦但見其止不見其人無人我之見也　六四艮其身非禮勿視聽言動艮其身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以厚終也上九剛健篤實能止衆止者也止者性之體道之所歸也厚其終則萬事由此始也

震以常懼者收心以不懼者集事此處震之道也

巽入也先儒謂一陰伏于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者非也一陰伏于內陽必入而散之陰性凝滯必散而後與陽合德也其在造化則吹浮雲散積陰者也在國家則除奸慝釐弊事者也在人心則察幾微窮隱伏者也三者皆非入不能卦之名巽者以此

兌初九和兌吉兌正秋其德爲利義之和也故曰和人生于元其性本和初陽剛在下獨不比陰柔存其心以葆和無牵係之累率其性而致和無乖戾之私是元善之長達道之行也

以上皆恭錄

聖祖周易折衷

高宗周易述義

問坤卦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本義以主利二字爲句而文言作後得主果文言當增以利字乎

聖祖周易折衷後得主以文言爲據利字從下讀蓋坤者地道臣道而乾其主也居先則無主故迷居後則得所主矣且在西南則利于得朋在東北則利于喪朋也蓋事主者惟知有主而已朋類非所私也然亦有時宜于得朋者西南是坤代乾致役之地非合衆力不足以濟於是而得朋正所以終主之事是得朋卽得主也惟東方者受命之先北方者告成

之候菜令歸功已無私焉而又何明類之足云故必喪朋而後得主也

問坤卦西南東北之解於蹇之利西南不利東北解之利西南亦同此義乎

道无不通而義更有別後天卦位坎艮震三男從父于東北巽離兌三女從母于西南坤之喪朋得朋亦未嘗不以此而蹇之下艮上坎皆在東北有過剛之患故利西南水往交火山往下澤則剛柔得中故曰往得中也若止于東北則蹇益甚矣其往西南也亦利于得朋也故九五曰大蹇朋來必朋來而後蹇可濟九五以得中而得朋所謂利西南也解爲坎

下震上亦俱東北故利西南大難旣解安民爲先故震往于坤以役其衆制田教稼盡地力以養民所謂利西南往得衆也

問坤上六龍戰于野與說卦戰乎乾之戰同異若何

說卦之戰乎乾是不可不戰者自出震見離以至致役乎坤說言乎兌于歲時則陰助陽育物至秋而百昌繁遂菁華並洩不可無以收斂之也在人猶母佐父成家至此則家道極盛而婦子嘻嘻也兌爲少女家之中非少女之說不見其盛非必姬妾也而家道之替亦恒由于此故必家主之乾有以克伏而制之使並爲坎之勞可成終而又成始矣故戰乎乾者所以克伏羣陰而主宰天命者也坤上六之戰乃著陰之不應與陽抗也乾之道在戰乾固無不戰者戰亦無不終勝者陰知其當戰而必戰宜退聽而順伏是上六繫爻之意也

問屯蒙之後繼以需者何也

聖祖周易折衷曰需之大者莫如王道之以久而成化而不急于功利之私聖學之以寬而居德而不入于正助之弊蓋繼屯蒙之後旣治且教所謂休養生息使之樂樂而利利漸仁摩義使世變而風移者端在于此也

問謙之上六何以言利用行師

高宗周易述義曰豫利行師用其順而動也謙利行師用其

順而止也夫謙之亨吉人皆信之獨疑其不利行師乃伯益贊禹於行師發謙義周公繫易又於謙卦言行師五不富而以鄰上鳴謙以征邑然則聖人之行師其別有道矣

問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三爻皆言王用亨同異若何

聖祖周易折衷曰三卦皆言王用如此之人以亨于山川上帝也非謂其爻爲王也蓋賢人者山川所生上帝所簡故使之主祭而神享天受又以見王者之克當天心無大于用賢也

問卦直言元亨而无他辭者大有也鼎也雖有他詞而

非戒詞者升也三卦獨言元亨何也

高宗周易述易曰易道莫大于尚賢賢人得時之卦莫盛于此三者故皆曰元亨　或曰升以六居五陰柔不足于元故係元亨勉之也與大有同也

問易毎以小言坎九二坎有險求小得睽小事吉巽小亨皆如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之意乎

坎之求小得求其小不求其大原不在大也凡人爲學作事必自求小得始如水之有源涓涓不已流爲江河乃行險之本也凡集大事者貴衆辦小事者貴獨衆則必期其同獨則不妨于異則睽之義也至巽之曰小乃以巽爲陰卦陽大陰

小也陽生必亨陰生亦亨五月陰姤品物咸章是天道之以小而亨也人心亦然沉潛卑遜理通事順是人心之以小而亨也則坎之求小得未嘗非卽巽之義巽爲德之制稱而隱以行權要皆由小字出至復小而辨于物以陽微而稱小義亦可推

問易有九六七九之數先儒說者不同請條列而斷其是非

孔疏謂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何楷曰此於說九六通矣然二少之說無所依據　馬融王肅謂九者天一天三天五之積六者地二地四之積朱子謂此雖合乎積數之一端而於七八不可得而通　邱富國謂天陽象奇一畫中實得三分參之則爲九地陰象偶一畫中虛比陽缺一分而得二分三而兩之爲六據此則三男之卦實得七分三女之卦實得八分甚爲巧合然皆以三畫爲言與一畫之爻無與

沈括謂老陽九揲而得故其數九少陰八揲而得故其數八少陽七揲而得故其數七老陰六揲而得故其數六

錢啟新謂天圓象奇而徑一者其圍三故奇數三地方象偶而徑一者其圍四而用半故偶數二揲之三變凡三奇者參其三而爲九三偶者參其兩而爲六至於兩奇一偶則亦參其兩奇以爲六兩其一偶以爲二而合之則八兩偶一奇則

亦兩其兩偶以爲四參其一奇以爲三而合之爲七此七八九六得數之實　按沈氏以過揲明其數錢氏以掛扐明其數合之其義乃備錢說又卽參天兩地而倚數之義以說卦爲解亦是

至爻稱九六不稱七八者孔謂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變而少不變易以變者爲占故稱九稱六不用少陽之七少陰之八也本義用之程傳謂九陽之盛六陰之盛八則陽生非純盛矣義主占言傳主象言也

問用九用六之義

朱子曰漢魏伯陽參同契曰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虛言二
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于乾坤六爻之間也按參同契之二用指坎離非指
二用也此本義釋用九謂六陽皆變剛而能柔極是蘇乾之六爻
全變則坤坤之六爻全變則乾但自乾之坤則陽而根陰與
全是坤者不同自坤之乾則順而體健與全是乾者不同故
立用九用六之詞以發之亦以爲六十四卦之通例也
日知錄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之義也故發
其例于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
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杜註謂雜用連山歸
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者非也又晉語公子
筮得貞屯悔豫皆八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沙隨程氏曰初與
四五凡三爻變其不變者二
三上在屯爲八在豫亦八今卽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
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
七用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
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氷至可也占變者其
常也占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繫之九六歐陽永叔曰易道
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爲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得之矣
趙汝楳易輯聞曰揲蓍策數凡得二十八雖爲乾亦稱七凡
得三十二雖爲坤亦稱八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亦是舉九六以
該七八也朱子謂七八之合亦三百有六十也乾遇七則一

百六十八坤過八則一百九十二

問蠱言先甲後甲巽言先庚後庚諸說不一得失若何
甲庚凡九解三十二家有以終始爲言者程傳張子游定夫
呂東萊郭白雲趙汝楳王秋山也程傳于蠱言甲巽言庚未
晰其所以然張子後甲先甲文屬倒置游定夫甲仁庚義蠱
言幹貴有振起之義何以獨取仁且仁與義豈可限以三日
耶 有以命令爲言者王輔嗣孔穎達呂與叔焦弱侯也令甲
之名起于漢以令有甲乙之次不可釋令爲甲以申命解庚
字亦無依據 有以干支先後爲言者蘇子瞻也以干支之先
後爲蠱巽之相反旣屬附會以先甲後甲爲治亂自然之數
則蠱竟無能幹者矣何以又言九五能幹以幹屬九五則他
爻又何以並言幹 有以卦圖爲言者馬季長胡雙湖胡雲峯
來矣鮮也馬氏艮先巽後蓋以流行次序爲先後雙湖矣鮮
巽先艮後蓋以南北方位爲先後義皆未的矣鮮于卦以後
天圖爲說于爻以先天圖爲說例亦不一雲峯與相反而失
則同 有以卦變納甲爲言者虞仲翔張紫巖朱漢上熊明來
項平庵何元子也虞于卦則逐爻遞變于經則逐字分割强
以配合以證成其納甲之說牽合賁无妄尤無關涉納甲主
月不主日漢上兼日言之兩岐之見紫岩又添小畜泰更無
涉熊氏添出伏卦益誕 有以辛壬癸爲言者韓子夏鄭康成

朱子本義也。辛取自新，丁取丁寧，若隱語然。有以兌巽爲言者，郝仲輿也。以巽木爲甲，不依納甲，又不依方位，不知何説。有以箕日爲言者，朱子語錄、龍麟洲、吳幼淸也。猶今占某某日吉，膚淺甚矣。吳氏以離納甲爲言，亦與魏伯陽、虞翻納甲原法不合。有以互卦爲言者，俞玉吾、齊節初、錢國瑞、唐凝庵也。錢國瑞曰：蠱事之壞，事物始必飭，終必蠱，先甲後甲，以中爻震木爲象。震之出，日之甲，春之始，反終而原其始，所以飭蠱。巽事之權，事物過中必有庚，先庚後庚，以中爻兌金爲象。兌之説，日之庚，秋之中，裁其過以歸于中，所以制巽蠱之甲，言于卦，合上下而共有事。巽之庚，言于爻，申命行事之主。獨

五也。此説特爲精確。

易堂問目

問：臨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以何説爲長？

臨八月有凶，有主遯月爲周正之八月者，鄭康成、虞翻、何妥、程傳、郭雍、王昭素、胡旦、朱震、楊時、劉牧、朱子本義、呂祖謙、蔡淵、吳澄也。有主觀月爲夏正之八月者，褚氏、李舜臣、林栗、俞氏、龍仁夫、來知德、唐鶴徵及本義第二説也。有主否月爲商之八月者，蜀才、荀爽、王弼、孔頴達、何楷也。有主本卦兌體者，錢一本、郝敬、陸振奇也。

復七日來復，有主六日七分者，焦贛、京房、楊雄、馬融、鄭康成、宋衷、虞翻、陸績、范望、鄭頴、關子明、王弼、李鼎祚、孔頴達、胡旦、朱震也。有主自剝至復隔坤六爻，兼復初成七日者，子夏傳、蘇軾、劉遵、王昭素也。有主自姤至復爲七日者，侯果、褚氏、莊氏、程傳、本義、胡瑗、楊時、呂大臨、蔡淵、郭雍、王申子、何楷也。有主自復初一陽歷六爻反初爲七日者，龍仁夫也。有主本卦震體之象者，朱子語錄、鄭剛中、陸希聲、劉牧、王洙、龍昌期、楊簡、吳澄、錢一本、郝敬也。

陸氏曰：日陽象，月陰象。八少陰之數，七少陽之數，故言陰來之期曰八月，言陽來之期曰七日。

聖祖周易折衷取之，謂陽數窮于九，則退而生少陰之八；陰數窮于六，則進而生少陽之七。七八者，陰陽始生之數也。若

拘拘於卦氣月候之配，則震與既濟之七日，與夫三年十年之數，皆多不可通者矣。

錢氏曰：復以初爲震主，屬少陽，爲七，位于東，爲日，于剛爻爲長剛長之體，來之于坤下，是爲七日。臨以三爲兌主，屬少陰，爲八，位于西，爲月，于柔卦爲消柔消之體，至之於坤下，是爲八月。復一剛反，滿局都是陽生之氣；臨二剛浸長，滿局反是陰消之氣。震一剛爲主，一君二民，君子之道；兌二剛爲主，二君一民，小人之道。

郝氏曰：兌正秋也。八月秋金正旺，潮汐方盛，浑水泛溢地上，故謂八月之象。

錢又謂夫子曰消不久、若經歷八箇月。豈得言不久。主否者、以文王殷人、從殷正也。而幽風或夏正、或周正、獨不用殷正、要之否自與泰對。不與臨對也。

六日七分。孔疏引易緯稽覽圖曰、卦氣起中孚、故坎離震兌、各主一方。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六十卦分之、卦別各得七分、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故言七日。說本緯書、未爲正當、

問大衍之數、何說爲是

大衍之數、凡十七解、自以合於本經聖人所言者爲得。今先

列諸解、

京房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凡五十、虛一不用、以虛來實、 馬融謂太極爲北辰、北辰太極、遞生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運轉而用、 鄭康成、朱漢上、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五行氣通減五、太衍又減一、故用四十有九、 崔憬謂艮數三、坎數五、震數七、乾數九、兌數二、離數十、巽數八、坤數六、其用四十有九、法長陽七七之數、 荀爽謂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初九潛龍勿用、故四十九、 董遇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而用四十九、 陸秉謂大衍之數五十、此脫文、當云五十有五、除六虛之位、用四十有九、 楊元素謂以一加九、以二加八、以三加七、以四加六、以五加五、而大衍之數成、 張紫岩謂分掛揲歸、四其十而易以四成、一其九而易以九變、虛一卽太極、 張子謂三五參天地之數、總四十有五、并參天兩地之數、共五十、 朱子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便是五十、又虛其一以象太極、 本義又謂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 董叔重謂以圖書之中五、衍而極之爲五十 吳草廬謂一至十、爲小衍、四者正位、十者積數、二衍四則八、并二爲十、三衍四則十二、并三爲十五、四衍四則十六、并四爲二十、合爲大衍五十 歸震川謂衍法因蓍而起、蓍之半爲五十、其衍以四十

八進退離合成陰陽老少之畫、與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故用四十有九、 錢啓新謂序卦曰十九曰革、革曰去故、五十曰鼎、鼎曰取新

俞石澗、焦弱侯、吳偸華之說似佳、皆謂通太極之一、兩儀之一二。四象之一二三四。八卦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爲大衍之五十。

姜容齋曰、大衍之數、孔子言之矣。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也、以意解易。而於十翼之外。假辰宿等以實之。何如以易解易之爲便乎。以易解易、而或增洛

蓍之數或減河圖之數以遷就其間何如卽孔子之言證孔子之說爲至易而至簡乎末一條得之 易堂問目

問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何說爲善

朱子有兩說本義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語錄則云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由本義之說則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由語錄之說則一二木三四火五六土七八金九十水葢五行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金木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五行變化不窮必兼二者乃爲完備也其他說則龔氏申孔子之說最善謂相得者言四方相次奇偶分列如一三七九二四六八是也有合者言四方相交奇耦同居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是也葢相得者是二氣之迭運四時之順播所以成變化者此也有合是動靜之互根陰陽之互藏所以行鬼神者此也

聖祖折衷取之謂極合圖意

問彖傳中有言剛柔往來上下者虞翻謂之卦變本義謂自某卦而來者其法以相連之兩爻上下奇偶相易取之又謂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有泰否而來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學者或不盡信若註疏之說謂來無所自去無所之不指何卦更虛空無着程子以爲乾坤二體相合而成顧氏亭林申之謂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說皆出于乾坤無所爲自復姤臨遯而來者也蘇軾王炎皆從程傳然則程傳皆出乾坤之說不可易乎

卦變由乾坤互易之說亦不可信也本義以卦變言者凡十九卦與乾坤互易之說合者十一不合者八卦无妄剛自外而爲主于內☰☳外卦乾之初爻未嘗變動無所爲來也大畜剛上而尚賢☶☰內卦乾爻俱未嘗動無所爲上也晉柔進而上行☲☷內卦坤亦未動也睽☲☱柔進上行蹇☵☶之往得中解☳☵往得衆升☷☴柔以時升鼎☲☴柔進而上行皆不合葢必三陰三陽之卦乃可合也

愼修江氏謂文王之易以反對爲次序則所謂往來上下者卽取切近相反之卦也往來之義莫明於泰否二卦之彖辭否反爲泰三陰往外三陽來內故曰小往大來泰反爲否三

陽往外三陰來內故曰大往小來彖傳所謂剛來柔來者本此而往亦爲上來亦爲下又或因卦之義而以上爲進爲升以下爲反其爲取諸相反之卦則一也

訟三三剛來而得中也需三三九五來爲九二也 隨三三剛來而下柔蠱三三上九來爲初九下于二三之柔也 蠱剛上而柔下隨初九所謂官也上而爲上九隨上六下爲初六陽剛者居上不任事陰柔者居下爲卦主是以成蠱 噬嗑三三柔得中而上行賁三三六二得中上行爲六五亦得中也 賁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噬嗑之六五來爲六二而文乎初與三之剛初九上爲上九

而文乎四與五之柔也 復亨剛反此亦以卦變爲義剝之上九三三反爲初九三三也 无妄三三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大畜三三之上九來爲初九也 大畜剛上而尚賢无妄之初九上爲上九而尚于六五之賢也 咸三三柔上而剛下恒三三之初六上爲上六九四下爲九三也 恒剛上而柔下咸之九三上爲九四上六下爲初六也 晉三三柔進而上行明夷三三之六二進爲六五也程子傳謂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欲見柔居尊者晉鼎是也今考之皆是反卦之六二上行爲六五睽柔進而上行三三家人之六二三三上爲六五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三三 解三三之九二往爲九五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蹇之九三往爲九四得五上二陰爲衆九五來爲九二而得中 損三三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益三三之初九爲上九也益損上益下自上下下損之上九爲初九也 按本義以二卦爲卦體 升三三柔以時升萃三三之下三陰升爲上卦也以六五爲主故云剛中而應 鼎三三柔進而上行革三三之六二進爲六五也 漸三三進得位往有功也歸妹三三九二往爲九五六三往爲六四皆爲得位之正下云其位剛得中則專以九五言之渙三三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節之九五來爲

九二六三爲六四三三得位乎外而上同于九五也

卦之不可反者八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倒轉仍是此卦也可反者五十六上下經以此爲序天道人事恒以相易而相反又以相反而復初此易中一大義上古立卦名如泰否剝復蹇解損益之類分明有相反之義而文王作彖辭特於泰否二卦發之夫子遂承其往來之義以釋他卦五十六卦皆可以此取義固不必拘于此也茲共得二十二卦足見卦變之例出于反對其義甚明

按以反卦言卦變說亦不能合以一例所謂剛來柔上者必本是柔而剛來居之本是剛而柔上居之則來字上字方有

着落。如隨與蠱、復與剝、睽與家人、蹇與解、鼎與革、漸與歸妹、六卦是也。若本是剛何取於剛來耶。本是柔何取乎柔上耶。則訟需也、噬嗑賁也、无妄大畜也、咸恒也、晉明夷也、損益也、渙節也、尚未見其必然也。而非無義可解。如訟之剛來而得中、義在剛居二陰之間而得中也。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義在居二陰之下而爲之主也。大畜剛上而尙賢、在上於六五也。賁之柔來而文剛、以在二陽之中也。則義不在來與上。而不得不曰來與上也。若咸之柔上而剛下、恒之剛上而柔下、則又不可通。疑所謂上下者、不止以一爻言、剛或指艮震之陽卦、柔或指兌巽之陰卦也。則渙之剛來、亦當以坎

言之。蓋泰否之所謂往來、原指乾、坤、之三畫、言又有此一例也。若噬嗑與賁、晉與明夷、又別有意義。前已見 如此則無不可通。而卦變之必主于反卦確不可易

問。說者謂先天卦位乾坤縱而六子橫、對待之象、易之體也、後天卦位、坎離縱而六卦橫、流行之象、易之用也。然則易之爲書、必無處不兼先後天矣、今易義孰爲先天、孰爲後天、可得聞歟、

黃氏日抄曰、康節先天之說、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援易爲證者、凡二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也。其一援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於是以六十四卦、皆爲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則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亦有之乎。其一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爲先天之卦位也。於是盡變易中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之說、而爲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圖。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上地位下而言。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耶。且易之此二章、果誰爲之也。謂出于孔子、孔子無先天之說也。謂出於伏羲、伏羲未有易之書也。何從而知此二章爲先天耶。案先天之說、爲演數而設、易道廣大、無所不通。邵子神明易數、創爲此說、以成邵子之易。固

無不可。而欲執此以解羲文周孔之易、則可不必耳。

問圖書之學

漢言象數、至宋而象數之中、岐出圖書一派。其說首倡于劉牧。作易數鉤隱圖。牧之學出于种放、放出于陳摶。其源流與邵子之出于穆李者同。而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則與邵異。其學盛行于仁宗時。黃黎獻作畧例隱訣、吳秘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發明牧說。而葉昌齡則作圖義以駁之。宋咸則作王劉易辨以攻之。李覯復有刪定易圖論。至蔡元定則以爲與孔安國、劉歆所傳不合、而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朱子從之、著易學啓蒙。自是而後、若胡一桂、董楷、吳澄之書、皆宗

朱蔡而牧之圖幾不傳矣或謂其書自道藏錄出今考道藏目錄實在洞真部靈圖類雲字號中卽圖書之學出自道藏之一證也

問易逆數之說有以圓圖言者邵子所謂自震而離兌乾爲順自巽而坎艮坤爲逆而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則皆逆也有以橫圖言者朱子語錄謂自乾一排至坤八全是自然故云逆數吳澄衍其說謂自左而右爲數已往所生之卦故曰順自右而左皆推知未來所生之卦故曰逆而朱子亦嘗疑兩說之俱未協果何如

高景逸曰伏羲先天之位所謂數往者順也至八卦相錯而爲六十四則以蓍而成所謂知來者逆也易之有數皆以知來故曰逆數也前不云乎蓍之德圓而神神以知來卦之德方以智知以藏往往來之義明矣

問重卦之作王輔嗣謂出于伏羲鄭康成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文王究出于何人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則重卦之來遠矣左氏襄公九年傳穆姜筮得艮之隨姜曰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可見夏商之易皆有此卦名特詞不同耳繫詞謂包犧始作八卦故先儒疑伏羲未嘗重卦縱非伏羲亦嘗是夏禹謂出于文王則斷不然也

問三易之法可徵于古者若何

左氏戰于韓其卦遇蠱戰鄢陵其卦遇復詞皆不用周易傳亦不言易者陳侯之筮敬仲叔孫莊叔之筮穆叔孔成子之筮衛侯用周易之詞傳卽明著曰周易是不言周易者卽連山歸藏之易也呂黎作毛穎傳筮詞不用周易特著曰以連山筮之則唐以前學者固皆明此義矣

問今言漢易者謂易有聖人之道四原有尚辭尚變尚象尚占之不同自輔嗣以下但言空理則第有辭而三者亡矣此漢易之所以可貴也其說然否

伊川之作易傳也嘗言之矣謂易有聖人之道四而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于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則專主于辭以發理固爲易之要道也漢儒不知逐逐於象數遺其本而末益支尚得援四道之說以難宋儒耶

問鄭易言坤卦六二直方大大字爲衍謂易文本有韻之文坤之六爻曰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黃裳皆以兩字叶韻則六二之僅爲直方無疑說似可信易中尚有類此者否

唐蘇州司戶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

手寫注定傳授眞本比校今世流行本異同凡一百三節洪容齋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隨筆中坤初六象曰履霜陰始凝也今本霜字下誤增堅冰字師六五曰田有禽利執之之以行書悞爲言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有坎字今脫姤九四包失魚今誤失爲无蹇九三往蹇來正今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多一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多而大亨三字震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四字漸大象曰君子

以居賢德善風俗今脫風字豐九四爻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本脫志字中孚象曰豚魚吉信及也今本信及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曰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事字下多一吉字又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今本作已上也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爲正文雜卦蒙稺而著今本稺悞作雜此與六二直方之無大字皆確然可信

然後知齋答問卷十二

宣城梅沖著

易

問漢易源流

前漢書儒林傳曰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爲大中大夫齊即墨成至城陽相廣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

偃皆以易至大官故言易者本之田何丁寬字子襄事田何寬東歸何曰易以東矣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義而已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施讎授張禹魯伯禹授彭宣戴崇魯伯授毛屯當作莫如邴丹

孟喜從田王孫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枕喜厀獨傳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授白光　梁丘賀受于京房傳子臨後傳五鹿充宗士孫張仲方鄧彭祖衡咸　京房受於焦延壽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　費直長於卦筮亡章句　高相與費同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

問漢易虞翻最著今所傳者獨多其得失何如

觀虞翻之易始知漢人易學之謬而漢學之謬亦至翻而極今人欲言漢易者以其言象數去古未遠也然思聖人既分六十四卦每卦又有六爻則每卦每爻自各有其正義推而言之言互卦可也言變卦可也卽炫其奇術雜及飛伏等說亦無不可要未有兼其本卦本爻盡變其奇偶以爲言者也卽設蓍之法亦惟觀動爻合之卦爲占唯據其不動者以審其動而後吉凶禍福可致推測若將諸畫盡易其陰陽尚何從占決乎左氏所載占筮甚多所謂卽卜遺法者曾有盡變諸畫奇偶之法乎至非以占筮而觀象玩辭則惟卽本卦

本爻以承乘比應求義類而已自孔子至漢魏諸家莫不然蓋理之無可易也若遇陽則必使變陰遇陰則必使變陽且使上下諸畫無一不變漫不知爲何卦又文理蹇拙並不能强詞奪理少有申說徒將陰陽倒亂而已如虞翻之易誠可異焉乾之九三詞旨甚明也乃講曰字夕字曰二變成離離爲日坤爲夕此日甚不須離變而何以見二之已變離耶坤亦焉在耶說飛龍在天謂四已變離離爲飛何以見四之又變耶雲行雨施曰上坎爲雲下坎爲雨上坎下坎何自來耶君子以自强不息曰君子謂三將以經文九三有君子耶潛見飛躍者皆不須自强耶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曰兌爲口震爲言兌震焉在耶或從王事謂乾爲王坤爲事震爲從從何必震耶震又何自至耶坤六五謂艮爲兩肱巽爲兩股故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何從有艮巽耶乾坤爻詞皆明白正大其荒唐如此以下諸卦紛紜悖謬更莫可究詰需卦謂大壯四之五可也而解光亨貞吉卽以爲壯于大輿之腹又何其少變通耶凡遇功字如聖功也往有功也皆以五多功解之五多功作如是解耶訟之惕中吉曰遯將成否則子弒父臣弒君三柔得中弒不得行故中吉卦言訟而已何輕言弒父弒君也弒不行便吉耶小畜曰與豫旁通豫四之坤初爲復復小陽潛所畜者少故曰小畜不亦異哉復與小畜何涉而

以復爲小畜耶種種怪謬不勝指摘茲所舉不止一斑亦可想見矣其自矜創獲與諸家絕異者則在月具八卦之象也注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謂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已戊己土位象見于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其原文如此所云之無以解于日姑置弗論卽以月論以證術家納甲之說可耳於易何涉有此創獲而於易卦實一無可通不得已而以解坤之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謂月三日變而成震出庚八日成兌見丁

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二陽爲朋、故兌以朋友講習、月朔至
望、從震至乾、與時偕行、故乃與類行、二十九日消乙入坤、滅
藏于癸、乙東癸北、爲東北喪朋、謂之以坤滅乾、坤爲喪故也、
陽喪滅坤、坤終復生、三日而震象又出庚、故乃終有慶、此易
道陰陽消息之大要也、且斥馬融曰、馬君以孟秋陰氣始著、
坤位同類、相得、爲西南得朋、孟春陽氣始著、陰始從陽、失其
黨類、故東北喪朋、失之遠矣、馬氏此說以陰陽爲言、頗爲正
當、而斥之如此、卽如所云、月則然矣、與坤道何涉、且解東北
喪朋、旣曰坤滅乾、解乃終有慶、又曰陽喪滅坤、坤終復生、一
二日之間、忽而坤滅乾、忽而陽滅坤、何也、又以解蠱之先甲

後甲、巽之先庚後庚、則謂乾爲甲、震爲庚、以蠱之下巽上艮、
皆變爲乾、巽之兩巽、皆變爲震、以就其所謂乾甲震庚者、荒
誕更不足道、漢末天地否塞、經學之蔽、一至于此、乃今日猶
有從而附和之、稱述之者、是可異耳、

問漢易荀虞並稱、荀氏之易何如、

荀爽之易、有言義理者、逈出漢氏之上、如利者義之和二句、
曰陰陽相和、各得其宜、然後利、陰陽正而位當、則可以幹擧
萬事、屯卦曰、物難在始生、此本坎卦也、初六升九二降、是剛
柔始交、交則成震、震爲動也、天造草昧、謂陽動在下、造生萬
物于冥昧之中也、睽之大象曰、大歸雖同、小事當異、百姓殊
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同歸于治、故曰以同而異、
繫下言尊卑貴賤、衣食有差、謂之理、財名實相應、萬事得正、
謂之正辭、皆卓有精義、其他可采者頗多、而染漢人之弊者、
則有如乾二當升坤五、故曰見龍在田、解水流溼四句、謂陽
動之坤而爲坎、坤者純陰、故曰溼、陰動之陽而成離、乾者純
陽、故曰燥、龍喻王者、謂乾二之坤五、爲坎、虎喻國君、謂坤五
之乾二、爲巽而從三也、本乎天者二句、謂乾九二本出于乾、
故曰本乎天、而居坤五、故曰親上、坤六五本出于坤、故曰本
乎地、降居乾二、故曰親下、則穿鑿而無謂耳、

問漢魏言易者共若干家、其可取者焉在、

唐李鼎祚爲集解、所采子夏以下三十二家、本朝朱彝尊益
爲三十五家、近人平湖孫堂專輯漢魏、得二十一家、惟虞翻
得十卷、幾成完書、而乖謬特甚、餘者率零星湊集、或數字之
訓詁、或一字之異同、且亦多雷同相仿、其異義多者、自推鄭
氏康成、試論列之、

康成易義、王深寧會集得一卷、譏其好改字近鑿、以余觀之
亦僅可資異聞而已、每以爻辰爲說、本無足深論、而宋儒朱
子發爲作爻辰圖、本朝惠定宇又改正之、其實皆誤、今先論
其圖

爻辰圖、

康成周禮太師註言十二律相生、黃鍾初九、下生林鍾初六、云云、與所謂爻辰者合。朱子發因作、十二月爻辰圖。以十二律配之。又作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圖、而皆牽扯周易乾鑿度之說、以爲之主。乾鑿度之說曰、乾陽也、坤陰也、並如而交錯行、乾貞于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康成注云、貞正也、初爻以此爲正、次爻左右者各從次數之、坤貞于六月未、乾坤陰陽之主、陰退一辰、故貞于未、右行陰時六、以順成其歲、歲終

從于屯蒙、歲終則從其次、屯蒙需訟是也、又云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未爲貞、其爻右行間時而治六辰、陰陽同位、陰退一辰、謂左右交錯相避、乾鑿度之言如此。其陰陽之行、必分左右。蓋不可易也。朱子發列陰之六位、未、巳、卯、丑、亥、酉、是陰之右行不誤。而與十二月律不合。與鄭之注易亦不合。惠氏定宇改之、與鄭說合矣。而坤乃順乾左行。絕非乾鑿度之斤斤於陽左陰右之義。蓋乾鑿度雖有鄭注、而與鄭之所謂爻辰者。本兩不相涉。合而一之、兩無是處。惠旣改正、而猶以乾鑿爲言、益謬也。今以惠意作此圖。取以觀鄭易。蓋無乾鑿度在其中也。鄭言爻辰者、並錄于左、

比初六、有孚盈缶、爻辰在未。上値東井。汲井用缶。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六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嫁娶。福祿大吉。賁六四、賁如皤如、　六四、巽爻也。白馬翰如、謂九三位在辰。得巽氣爲白馬。坎六四、尊酒簋貳、用缶、內約自牖、　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爻辰在丑。丑上値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于簋副。設元酒而用缶也。離九三、不擊缶而歌、　艮爻位近丑。丑上有弁星似缶。按九三在

辰去丑遠矣此條似誤

坎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爻辰在巳。巳爲蛇。蛇之蟠屈似徽纆也。三五互體艮。二四互體震。艮爲門闕。于木多節。震之所爲、有叢拘之類。門闕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所以詢事之處。左嘉石、右肺石在焉。明夷六二、明夷、睇于左股、　旁視爲睇。六二辰在酉。酉在西方。又下體離。離爲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爻在辰。辰得巽氣爲股。此謂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于左股。困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　九二據初、辰在未、

未爲士此二爲大夫有地之象末上值天厨酒食象一與日
爲體離爲鎮霍爻四爲諸侯有明德受命當王者離爲火色
赤四爻辰在午時離氣赤爲朱是也朱深爲赤
中孚豚魚吉　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
豚耳四辰在丑丑爲鼈蟹鼈蟹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
大名言魚耳互體兌兌爲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爲
水二浸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
蠱上九不事王侯　上九艮爻辰在戌得乾氣父老之象是
臣之致事也
以上十條鄭之言爻辰者止此可謂支離穿鑿者乎草廬所

謂多聞多見而實未嘗有知者正是此類
孟喜之 字長卿與施讎梁邱賀同受于田何有中孚說一條餘
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爲三十而卦以
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
離震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
陽故自北正微陽動于下升而未達極于二月凝涸之氣消
坎運終焉春分陽出于震始據萬物之元爲主于內則羣陰
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
故自南正微陰生于地下積而未章至於八月文明之質衰
離運終焉仲秋陰形于兌始循萬物之末爲主于內羣陽降
而承之極于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
于坎陽九之動始于震陰八之靜始于離陰六之動始于兌
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
于寶字令升注三十卦唯乾備六爻餘只一彖一爻而已元
屠曾輯得一卷序謂駿心雄理遣詞英上信然
乾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陽處三泉之下聖德
在愚俗之中　二爲地上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也陽氣
將施聖人將顯　九三以上二爻不關人事故著君子焉陽
氣始出地上而接萬物人爲靈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在此
爻焉　論四德曰體仁正已所以化物觀運知時所以順天

器用隨宜所以利民守正一業所以定俗
以施化利萬物之性以純一正萬物之情　坤初六曰藏器
于身貴其俟時故陽在潛龍戒以勿用防禍之原欲其先幾
故陰在三泉卽顯以履霜也　乾坤各六爻分配十二月初
九卽子日復初六卽午月姤六五九月剝也柔居尊位是周
霍之臣宜守中自下上六終于亥而戌亥乾之都也道窮而
廹于此必戰大則牧野之事也數條並精卓有義藴
子夏易傳七畧以爲韓嬰作嬰字子夏非卜子夏也凡七十條瑣碎無關大義
京房 字君明焦延壽弟子其妖占飛候等說亡矣
馬融 存者瑣碎無多

陸績吳人說多晉同其善者載能自達其意
劉表 宋忠一作衷字仲子劉表開立學宮博求儒士使五業從事宋忠等撰定五經章句忠說有義理非當時舊習
董遇魏人李鼎祚集解所不收者
姚信吳志不列傳小有訓說
王肅不好鄭氏當時與鄭並行亦只瑣瑣訓詁而已
王廙
張璠
向秀皆甚少不見短長
蜀才姓范名長生自號蜀才蜀李雄之丞相也大抵主荀爽乾升坤降之說

翟子元陸德明序九家姓名列于姚信後
劉瓛
九家易後入集九家之說逸象三十一在焉九家者荀京馬鄭宋虞陸姚翟也
本朝惠氏定宇專輯漢易作周易述二十餘卷自爲註并疏茲爲畧採數條以廣異聞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注爻辰初在未未西南陰位故得朋四在丑丑東北陽位故喪朋地闢于丑位在未未衝丑爲地正承天之義也故安貞也又盡載虞氏之說前用劉歆三統歷說而合以鄭之爻辰又以坤之卦爻皆有承天之義則得朋喪朋當指坤之一卦而言虞氏說獨見其大故兼採之以廣其義虞以易道在天八卦三爻已括大要故以得朋喪朋爲陰陽消息之義虞說見前

師出以律震爲出虞坎爲律九家說卦文 律者同律也周禮太師曰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鄭註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太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强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史記律書曰六律爲萬事根本其于兵械尤重是也

師六四師左次无咎震爲左虞 管子曰春生于左秋殺于右董子曰木居左金居右二體震震爲春爲木故曰左二與四

同功四近承五五虛無陽故四呼二舍于五云師左次也二既升五四順承之以陰承陽故无咎

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荀大君謂二二升五爲大君也虞坤爲國二稱家二之五爲比五建國故云開國宋衷二爲大夫五降二承五故曰承家

比六三比之匪人火珠林曰坤六三乙卯木干寶曰比者坤之歸魂坤爲土土以木爲官爲坤之鬼吏此與否六三同義故皆云匪人坤六三不云匪人者坤用六三之上終乾事故不與比否同也

小畜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有孚下三爻也攣連也鄰謂

四五以四陰作財與下三陽共之故曰富以其鄰此九家義
也繫下何以聚人曰財注云財爻與人同制之爻故以聚人
火珠林巽屬木六四辛未土是之財也故云
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震爲帝坤爲乙虞九家義帝出
乎震故震爲帝坤納乙故坤爲乙震長男故爲兄兌少女故
爲妹六陰爻五貴位陰之貴者莫如帝妹貴而當降亦莫如
帝妹坤妻道也臣道也故六居五必降聖人於坤泰歸妹係
黃裳歸妹之詞以明六五之當降也兩漢經師皆如此說五
下嫁二二上升五以陰承陽故上承乾福與坤黃裳元吉同
義帝乙指湯泰歸妹二卦皆言歸妹者歸妹九月卦泰正月

卦自秋至春辛壬癸甲皆嫁娶之時故獨舉二卦以明之也
嗛六四无不利撝嗛撝舉也四得位處正家性爲嗛故无不
利荀太元八十一家各有剛柔之性故稱家性六十四卦亦
然衆陰皆欲三居五而舉之者四故曰撝嗛
豫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戠由自也卦唯一陽五陰皆
爲所得故云大有得四失位與乾四同故云疑然一陽據五
陰埔以衆而順從其志得行故勿疑也盍合也九家說卦曰
艮爲藂棘故爲藂坤爲合故爲戠戠猶埴也鄭氏禹貢曰厥
土赤戠墳今本作埴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摶埴之工弓人
云凡昵之類不能方先鄭云故書昵作樴杜子春云樴讀爲
不義不昵之昵或爲䵒䵒黏也鄭氏謂樴脂膏敗膩之膩膩
亦黏也說文引春秋傳曰不義不䵒䵒猶昵也故先鄭讀樴
爲昵若然樴讀爲戠膩讀爲埴易作戠書作埴考工作樴訓
爲膩字異而音義皆同易爲王弼所亂都無戠字說文戠字
下缺鄭氏古文尚書又亡考工故書偏傍有異故戠字之義
學者莫能詳焉以土合水爲培謂之摶埴坤爲土坎爲水一
陽倡而衆陰應若水土之相黏着故云朋盍戠京房作撍荀
氏作宗王弼從京氏之本又訛爲簪後人乃訓爲固冠之簪
爻辭作于殷末已有秦漢之制異乎吾所聞
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九家虞義官官鬼也參同

契曰水以土爲鬼土鎮水不起京房謂世應官鬼福祿之說
皆始于文王火珠林亦云故九家易曰震爲子得土之位故
曰官是也卦自否來震初庚子水得否坤乙未土之位水以
土爲官以震易坤故官有渝也上來居初得正故貞吉帝出
乎震故震爲出初爻交坤故爲交震方伯之卦當春分春分
在卯說文曰卯象開門之形二月爲天門故震爲開門否天
地不交初上易位是乾坤交也上六拘係之是陰往之上而
係于五也凡言功者皆指五五多功陰往居上係于五而得
位故交有功也
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卦自否來否之九五本乾也故爲王

二至五體觀觀卦觀盥而不薦有孚象體兌互艮兌爲西艮爲山故爲西山皆虞義三四易位成既濟定是既濟告成之事

觀盥而不觀薦三至五爲艮鄭謂艮爲鬼門又爲宮闕地上有木而爲鬼門宮闕天子宗廟之象祭祀之盛莫過于初盥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畧不足觀也孔子謂吾不欲觀亦如此解

復亨出入无疾謂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坎爲疾十二消息不見坎象故出入无疾　崩來无咎反復其道虞謂陽出于震至巳而乾體就故出震成乾至午入巽至亥成坤出震震也

息至二體兌至三成乾入巽巽也消至二體艮至三成坤十二消息謂乾坤十二畫有震有兌有乾有巽有艮有坤獨无坎離故納甲之法坎戊離巳居中央王四方參同契曰坎離者乾坤之二用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虛又云故推消息坎離滅亡是其義也坎爲疾十二消息不見坎故出入无疾也

自上下者爲崩京房義也京剝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復傳陽極於艮艮爲石爲山剝之上九消艮入坤山崩之象

逯上九飛逯无不利三巳變上之三故應在三四之初故四變三體离离有飛鳥之象故爲飛喻无所拘也

明夷六五其子之明夷利貞其讀爲亥坤終于亥乾出于子從蜀才本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曰今易其子作荄茲荀爽據以爲說高誘註淮南爨其燧火其音該該荄同物故三統歷曰該閡於荄孳萌于子是也五本坤也坤終于亥乾出于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曰其子之明夷西漢博士施讎讀其爲箕時有孟喜之高弟蜀人趙賓斥言其謬謂其子者萬物方荄茲也于是同師之施讎梁丘賀先貴共嫉而謂之不用爲博士其說遂詘

睽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壺五巳變乾爲先應在三坎爲弓離爲矢張弧之象四動震爲後說猶置也兌爲口离爲大腹坤爲器大腹有口坎酒在中壺之象也故後說之

夬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莧說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陸讀爲睦和睦也震爲笑言兌爲說故莧睦

萃初六若號一握爲笑巽爲號初稱一握從鄭作夫三爲屋之屋一屋謂坤三爻虞注益爻三人行云泰乾三爻爲三人坤陰无稱人之例故云一屋也初失位動成震震春音樂爲笑六二引吉引坤衆順悅應五坤利永貞初三變之正故一屋爲笑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從古本作爲其兼於陽也故稱龍焉陰陽合居故曰兼

雲雷屯君子以經論以中庸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

大經數句、是言孔子論譔六經之事、揚子法言曰、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乎、李軌注云、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天事雷風雲雨、人事詩書禮樂也。

故以經論象雲雷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此明二篇之次也、天地定位、乾坤泰否也。乾下坤上爲泰、坤下乾上爲否、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咸恒損益也。山上有澤咸、山下有澤損、雷風恒、風雷益、是艮兌震巽四卦、水火不相射、坎离既未濟也。火在火上既濟、火在水上未濟、薄入也、射厭也、所陳凡八卦相錯而成上下二篇也、易說乾鑿度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上經象陽、故以乾爲首、坤爲次、先泰而後否、泰陽息卦、否陰消卦、下經法陰、故以咸爲始、恒爲次、先損而後益、咸則男下女、恒則陽上而陰下、乾鑿度曰、損者陰用事、益者陽用事、又曰、离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离爲終、既濟未濟爲下篇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五六三十、乃天地之數、故曰陰陽之經、乾彖傳曰、大明終始、荀注云、乾起坎而終于离、坤起离而終于坎、坎離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終始萬物、是上篇終坎离之義也。上篇天道、下篇人事、王者體中和、贊化育而成既濟、既濟象傳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序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是下篇終既未濟之義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坤爲數往、乾爲知來、坤消從午右行至亥、上下、故順、乾息從子左行至巳、下上、故逆、易氣從下生、故云易逆數也。繫上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虞注云、乾神知來、坤智藏往、乾鑿度曰、易氣從下生、鄭注、易本無形、自微及著、氣從下生、以下爻爲始、故十二辰之法、坤雖自上而下、然消邁及遂、亦自下生、故云易逆數也、

然後知齋答問卷十三　　宣城梅沖著

尚書

問書以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爲今文、孔安國所獻孔壁之書爲古文、而今所傳之古文、爲東晉梅賾之僞作、非安國原文經、國朝諸儒疏剔證明、已坐實爲梅氏之書、然歟否歟、猶有爲異論者歟、

古文尚書之非三代舊書。夫人知之。今已無可置辯。然如閻百詩之疏證、固未見其皆足爲證也、畧舉數條、謂禹刑湯刑之作、必不出于禹湯、必不容述于伊尹之口以訓太甲、又自言鞭作官刑、自虞舜時已有、湯未嘗無官刑、獨所爲三風十愆爲官刑之條目、勒爲一書、以豫告下民、湯固未嘗有此制、沖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湯之不自爲刑書、不待論、虞之官刑用鞭、待有位之士、無用鞭之理、則官刑二字、文同義異。虞之舊制。正不必引。若所謂三風十愆、爲官刑條目、勒爲一書、以豫告下民、則甚不然。風愆數語、謂之勒爲一書耶。儆于有位、改爲預告下民耶。垂誡與制律不同。聖王縱不制律。亦不可訓誡子孫儆飭臣僚耶。此條則鍛鍊甚謬、以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爲出于易離上九爻辭、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此正見經義之相通耳。以此爲勦襲。則經文無非勦襲者矣。

謂天降下民數句、玩其文義、似應至武王耻之止、今截至曷敢有越厥志、趙岐讀其助上帝寵之爲句、四方字屬下、今以寵之四方爲句、有罪無罪下、削去惟我在三字、以予字代天下、是書原指民言、今竟指君言矣、然作君不敢越天下之志。義似較勝。且曰惟我在。是武王自言也。而曰當至武王耻之止、豈武王當自稱武王耶。以逸書之並載、則譏其彌縫之巧。有所未載、又譏其不能博極羣書。譏其未見墨子。而又譏其剽竊墨子者不少。此足以服古人之心耶。

謂皐陶邁種德、德乃降、係莊公八年魯莊所引、德乃降三字、是莊公語、此特據杜註耳。杜亦未見書文。何以見非杜之誤耶。乃多爲曲說肆加訕笑、皆未見其是。

更有從而摘其背理者、謂益贊于禹、以舜事父母之道、比之格苗頑、可謂不倫之甚、古人之文、未可如此言也、夫子論孝、且云至于犬馬矣、且其說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語意亦圓成、無病、威克厥愛二句、謂是孫吳之旨、非三代用師之道、觀師卦五陰、獨主以九二之剛、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後天八卦、曰戰乎乾、未嘗非威克之旨。至於詞意之小疵、恐正難深論。禹曰朕言惠可厎行、又對舜自夸荒度弼成之功、禹貢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在後人皆所謂不應有者、又可盡摘

耶。總之古文之書。自非眞本。謂出于梅氏一人之手。亦恐未必。方望溪謂荀子董子弗能肖。左邱明司馬遷揚雄弗能爲。況其下焉者。雖不必如此論。要其採集遺逸。編次成文。使虞夏殷周聖帝明王精言奧義。皆藉以膾炙人口。功亦莫大焉。秦漢之月令王制。皆並列于經。禮經中可疑可議者。何限。斯不較勝耶。且明知作僞。而意在傳古聖之遺訓。又不自居其名。固無見罪於天下萬世之處。必欲吹毛求疵。同聲肆詆。似非君子之道也。

問禹謨所云、微危精一四句、宋儒所寶爲千古神聖心法之傳者、今乃斥爲梅氏之僞作、置宋儒於何地耶、

黃氏宗羲嘗言之矣。謂惟危惟微。本之荀子。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說見于所爲百詩疏證序中。而此論不自國朝始發也。元人有王充耘者。爲尚書管見二卷。蓋承宋儒之後。講精一執中極盛之時。突發快論。謂堯之傳舜。當禪位時。自有數言。卽允執其中四字。亦是常語。今人於物之不足用者。或曰不中用。或曰不中。則中字固無人不知者也。若以此爲傳心法之要。則舜禹到受禪時。年皆過半百。神聖之功已成久矣。禹之平天成地。蓋在舜末受禪之先。豈待傳位時始知有所謂中者耶。舜卽加以微危精一數言。於禹之神聖何加毫末耶。則斤斤焉以此爲傳位傳心之要者。本可笑也。後人又窮微危二字。出于荀子。卽藉以攻朱子。蓋惟危惟微。本于荀子。惟精惟一。則撰於梅氏。而久爲理學家所尚。固無可罪也。於此又知孔子不言性與天道之所以爲聖。

問書序固不可信。而既亡之書。賴有序而知其概。有能引伸其義者否。

黃氏日抄載蔣榮甫謂其伯父尚書嘗聞前輩言。扈者啟同姓之國。見堯舜皆與賢。而啟乃繼禹。扈不服。一戰于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扈來臣于商。故作臣扈之書。成湯放桀于南巢。巢國不義之。終商六百年不來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伯來朝于周。故作旅巢之命。黃氏頗取

其說。是又於序文之外。推測而出之者也。

問暘谷寅賓、昧谷寅餞。傳謂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景、秋分之暮、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識景將以何爲、而識景必有一定之地乎、

識景者、蓋欲測日出日入之景。以驗正東正西之方位。因以知太陽所行黃道之正交赤道。是日爲春分秋分也。東西之方位正。則南北之方位亦正。又當二分之正午時。測其景之短長。可以知其離天頂之度。而北極之出地度。與黃道赤道間之緯度。亦皆可得。此所以必識日景者也。夫二分之日。太陽出入、必當正東正西。萬國皆同。固不必居嵎夷而後可知

正東居極西而後可以知正西也葢地係渾圓取日出爲暘日入爲昧則暘谷昧谷固可處處有之然卽中國而論則暘谷自當在嵎夷昧谷自當在西識景雖不必拘拘於嵎夷與西而在此二處亦無不可也元時測景多至二十七處豈正東正西反可不必耶羲和之官旣分掌四時各居四方曰寅賓出日自當在東寅餞納日自當在西乃立官立法一定之體制江氏愼修以東西之有定宅遂議及渾天地圓之理羲和尚未明白不知何意

問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何以要齊璣衡之制若何何以便能齊七政

治歷之道不外七政天左旋七政右旋而從天左旋而七政之同一左旋距地近者行速距地遠者行遲月距地最近而行最速日也金水也火也木也土也以次而上恒星爲最遠而行最遲而且日有盈縮月有朓朒五星復有遲留順逆之不同故七政之行各有其度固萬不可齊卽其不齊者而細校之如太陽躔某宿某度而節氣以定太陰與太陽相會相望而朔望以定五星與太陽離合而遲速順逆以定知其不齊之度而所以齊之者得焉治天之要不外此矣璣衡者寫天之理明天之象以致吾推測者也天之體渾圓南北二極其樞也北極出地而南極入地平分南北極之中者赤道也斜交赤道而出其南北者黃道也璣之作中軸兩端爲南北極由兩極爲子午規又爲赤道之規使經緯正交則動天西行之體也黃倚赤而斜交于卯酉則七政所由升降也三規相結卽蔡傳所謂六合儀是必不可易者也其三辰儀四游儀蔡傳所云不必盡同而大意不甚相遠舜之所作未必同于前古亦未必同于後代要之璣以象天體之經緯衡以窺七政之運行以察日月之南北則節氣之早晩可辨也以察日之出入則晝夜之長短可分也以察月之周天與會日則晦朔弦望之期候可定也以至五星之行與夫日月五星之互相掩映而爲交食凌犯俱可推步而不爽是則所謂齊也

問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傳以五言爲詩歌之協于五聲者信乎

察治亂以出納五言如蔡傳之說中亦甚有精義葢治忽之端函于無象而動于有聲治忽之理隱于人心而宣于音樂五言者言之協于五聲卽詩也是所以驗吾政卽所以輔吾政詩之有以觀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固也而能感人以善亦能感人以惡其或志微噍殺或粗厲猛起或流辟邪散則自驗其失而善修吾政其音亦必黜焉是五言者如後世法旣采於輶軒納于太史而孰當出之自上達下播之邦國鄉黨孰當納之而不復出皆賴聲律以察其言之得失而知

其所以致治或以致亂以定出納之準也察之必以聲律者何也夫言之分治忽在音而不在辭或言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是未可卽其言而定以邪正是非也夫言以協于五聲則寫情者言也實聲也卽有矯情以爲言而聲亦寫其矯焉是惟達樂者能辨之耳義本毛詩孔疏況音之從來微矣果君臣民事物五者皆不亂自傳其治世之音而安以樂焉又豈言者能自主哉皆察而知之其出納也當矣夫詩人攬一國之心爲一人之心故寫其聲於一國之心卽聲其心于一國之聲其有不當於舉世之心不合一國之意固不復載之樂章矣其出之也則以賢者所樂教愚者爲樂取智者之心變不

智者之心古者詩樂之用大抵如此其法則自虞廷始也

問禹貢名義

貢爲夏后氏田賦之總名又賦者自上稅下之稱貢則從下獻上之稱而九州之末皆言貢道曰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則所重在諸侯修職可知賦止甸服貢盡九州賦止中邦貢兼四海卽四裔之謂言賦不可以該貢言貢則可以該賦挈貢名篇著民心奉上之忱而具大一統之義也虞夏貢法不詳賈公彥周禮職方注諸侯收其國之賦大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當國所有以貢于王太宰九貢是也夏之厥篚厥貢當亦如此

九州田賦之制冀之先賦後田者王畿之地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有田上而賦寡如徐靑梁之類而甚若雍之田上上而賦乃中下者地力人事之不齊也有田下而賦多如豫冀揚甚若荆之田下中而賦乃上下者此土賦兼其間也無錯者其等已定有錯者其等難定錯在上者高一等錯在下者低一等

禹貢雖指曰地域之分以高山大川爲限後世犬牙相制之形無有也水土之功以決川距海爲則後世曲防逆防之事無有也疆理之政以濬畎距川爲利後世穿渠灌漑之智無

有也稅斂之法以土田物產爲賦後世口率出錢之令無有也九州之貢所以給邦用後世奇技淫巧之供無有也四海之貢所以表向化後世珍禽瓌寶之獻無有也達河之道所以通貢篚後世飛芻輓粟之役無有也山川之奠所以秩命祀後世設險守國之計無有也六府之修所以養民生後世山林川澤之禁無有也土姓之錫所以褒有德後世疆幹弱枝之慮無有也武衛之奮所以戒不虞後世拓土開疆之舉無有也聲教之訖所以大無外後世招徠誘致之術無有也想其時民安物阜別有一天地其君君臣莫不心天地之心後有作者弗可及已

問禹貢導山蔡傳謂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僅據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爲二焉導岍及岐至入于海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西傾至陪尾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導嶓冢至大别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岷山之陽至敷淺原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禹之導山果别無意義歟

安溪李文貞公恭紀一篇曰臣嘗因奏事罷

上顧問泰山之脉何處生來臣以中州之脉對且曰古泰山在河之南今河既南遷泰山在河北應是山脉已爲河斷上曰非也果是山脉水不能斷泰山之脉乃自遼左而來今金州與登州夾岸相對纔數百里海中有山島十餘錯落横渡即山東諸山脉絡從來處也臣退而思之禹貢導山四條之列自北而南中原形勢大畧盡矣獨疑青兖徐揚之山不在四條之内謂非水所經歟則兖乃河入海之處揚乃江入海之處也謂其山不足表識歟則岱宗乃岳之長也謂非禹跡所掩歟則禹治水施功正自青兖始故前叙九州既以岱表青徐之域又曰蒙羽其藝且傳載禹會諸侯于會稽正揚州之鎮也而四條之山無一及之何耶又此四條者惟北曰至于碣石入于海其餘三條或盡于豫州而曰至于陪尾或盡于荆州而曰至于大别或盡于揚州之上游而曰至于敷淺原皆不紀其入海之山比之北條爲甚短又何耶說禹貢者畧而不講蓋數千年矣今恭繹 聖誨還證古經然後知禹貢四條之山但以中原脉絡可見者言之耳北不踰塞垣南不踰嶺徼蓋其脉絡不在九州中土則禹跡所未窮也泰山之脉既自塞外横海而來自登萊以盡于青徐而江浙閩廣之脉又皆自嶺外廻環抱江而上自江右之大庾嶺分支南盡于閩廣而北盡于江浙此兩條者蓋天作而地成之以

爲中原之左右防護而推其脉絡所自來則非中原之山而塞嶺以外之山也塞嶺之上游禹所未至故于導山缺之也夫是以北條諸山盡于冀州之境者不得不長其三條諸山接于青兖徐揚之境者不得不短此以知聖人之智沿流泝源如此其精而聖人之經存信缺疑又如此其謹倘非
皇上灼知而發明之則遺經之旨千載夢夢也

先祖文穆公柳下舊聞一條 御前校對之暇
聖祖嘗諭曰天下山皆自崑崙發脉泰山自長白而來至旅順鐵山入海到登州復起遣人往測登州北鐵山北極差一度其水内皆有小山接連

問三江之說不一宜何從

漢地理志曰蕪湖縣中江出其西南東至陽羨入海吳縣南江在其南東入于海毗陵縣北江在其北東入海禹貢之三江具是矣禹貢之後周職方以爲揚州之川國語以爲環吳越之境下至秦漢人凡言三江者皆此也其後支派湮失人疑所不見而說乃日紛然其始所指名者在是不得以其旣湮而易其實也九河旣湮不能別尋九水以當九河三江旣湮寧可別尋三水以當三江哉其說之繁諸書載者已多不具贅姚九經說亦主此解辨晰甚明

問夏與湯之事書多亡佚尚可尋繹考證乎

姚九經說謂桀罪浮于紂姑弗論言夏商之際多前人所未發說曰武王伐紂不滅殷國而封祿父而湯遂取桀邑而放桀以夏民怨桀深于殷之怨紂也始者契封之商在禹都陽翟之西夏經有窮寒浞澆之禍雖少康復立而畿內地失者蓋多故相土自商越禹都而東至帝邱及邢焉及湯西徙居亳逸書曰先見于西邑夏以帝邱商邱視亳爲西邑亳在河南偃師當故禹畿是以曰西邑夏由是言之商自相土已取夏王畿地惟所遷徙及其中葉有震且業相土之地削焉未知夏復取之與抑據于他諸侯與然湯以七十里起卒奄有禹畿而居之夫陶唐有虞之國在河東逮夏中世而唐虞皆喪國逸書謂陶唐乃滅而亡是也及桀取都之而居安邑安邑非禹畿是時禹畿已悉歸湯而夏在故畿之北如一侯國耳長發之詩先言湯受小球大球朝諸侯之事而後叙伐昆吾夏桀蓋湯之爲天子初不待滅夏夏之存亡未嘗足爲商盛衰也桀居唐虞故都故湯與戰鳴條之野鳴條卽在安邑旁

問武王伐紂有泰誓有牧誓何也

姚九經說告天下者曰太誓告一方者第曰誓伐紂雖以諸侯從然戰則但用西土之人故須重誓按史記載有泰誓牧誓之詞牧誓與今所傳無大異或因以所載泰誓爲泰誓之

眞足證今所傳泰誓之僞則未必然蓋其粗卒傲慢不似有道之言則一而文太簡短詞不完備且古書所引多不見則史公亦未見眞泰誓也

問文王稱王有之乎

周以王爲天子之稱故吳楚之稱王爲僭商之天子稱帝殷本紀自帝外丙至帝辛皆稱帝周本紀索隱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則王亦臣爵也史記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乃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正義謂虞芮二國相讓後諸侯歸西伯者四十餘國咸尊西伯爲王卽以此爲受命之年蓋稱王時年八十八矣商之君雖稱帝臣爵中未必有王號

則文王之王自非紂之所加而爲四十餘國之所推奉文王之受與不受未可知盍諸國之以是爲稱者多矣中庸但言追王太王王季亦文王先已稱王之明證若二南之倂曰君子曰公侯稱其子孫曰公子公姓則屬文之體宜然未足据爲不稱王之證也

問五事與庶徵相應蔡傳謂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八事發見先後之序說亦有所本乎

此說亦自有理而與漢儒之說不同伏生尚書大傳以貌爲木言爲金視爲火聽爲水揚子太元說亦同以雨暘燠寒推

然後知齋答問 卷十三 十三

之似四時之氣春溫多雨秋燥爲暘夏火故燠冬水故寒然則貌言視聽亦以木金火水屬之不必如五行先後之序也腎竅爲耳卦亦屬坎則聽當屬水肝竅爲目火必麗於木而明河圖三木卽生火後天離趍于南故視之光明當屬火說卦亦以離爲目也言出于舌雖屬心而言有聲音屬肺兌爲口舌荀九家易以乾爲言乾兌皆金故言宜屬金然則貌之屬木者貌恭如木之植立有容也江氏愼修謂漢儒之說亦有理不可廢

問稽疑之五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疏亦不詳其說若何

觀周禮太卜以下諸說顓頊有玉兆帝堯有瓦兆盍夏商以前所用不過二兆至周又有原兆共爲三兆之法掌之太卜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凡國大貞執事先陳龜于廟門西塾次正于閾外席上箠氏則共燋契亦謂之楚焞爇之以明火盍所謂兆者必灼之而見也未灼之先卜師掌開四兆曰方曰功曰義曰弓盍下甲之直文實分左右陰陽其文之橫者五分十二位象五行與十二辰次其上下不可爲兆可開而灼者左右各二故曰四兆開者先以墨畫之以觀璺兆之食與否也灼者視骨之高而揚火以作其兆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有灼而龜焦者

然後知齋答問 卷十三 十四

有不食墨者皆不必問其成兆者則有雨有霽有蒙有驛有克直下向足而細曲者水也曰雨邪背經而色開霽者火也曰霽直上向背而蒙昧者木也曰蒙邪向經而絡驛者金也曰驛橫而交錯相勝者土也曰克盍五行之體曲爲水銳爲火直爲木圓爲金橫爲土是爲五體凡卜以龜之中直文爲首邊爲尾中爲中坼之見皆有首中尾焉合三節言之則有雨雨雨雨雨霽雨雨蒙雨雨驛雨雨克又雨霽之五雨蒙之五雨驛之五雨克之五而二十五具除純體無生克者不問則二十四五兆各二十四則百有二十之經兆也每體以十卜之曰爲十繇則爲頌千有二百是則太卜所掌也盍卜之

為兆變化形于食墨之餘象數顯於坼文之後五行之兆相配五行之理以形其生尅衰旺順逆往復古之神聖各即其象製以繇詞而焌契既施以後君與卿大夫以下又遞詳之所謂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皆有所以明吉凶者而又取繇詞千有二百之中以定之兆之吉凶可斷矣

問占法之曰貞曰悔若何

貞悔之用有二即其不變者而觀之則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所謂一貞而有八悔也如秦晉韓之戰卦遇蠱為貞風悔山而占為落其實而取其材是也盖由一變而通之至于三貞以通其變者成天地之交而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備焉由一

爻而極之至于六悔以極其數者定天下之象而上下貴賤承乘比應皆著焉故不變者亦可以占也自其變者而觀之則遇卦為貞之卦為悔所謂一貞而七悔也如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則屯固比入並論也陳侯筮敬仲遇觀之否則坤巽坤乾並推也且于兩重卦之中又各互二卦則合貞悔而得八卦焉又有六爻皆變者如乾變坤則為剛而能柔占以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坤變乾為雖柔必强則占以用六利永貞是也有數爻變數爻不變者如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盖初與四五三爻俱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屯為八在豫亦八也更有五爻皆變一爻獨不變者如穆姜所占得艮之八

盖五爻皆變惟二不變則名為八是也故有變而貞悔乃極其用占以變之用為多也貞悔之占法畧具于此

附江氏慎修說二條

襄九年穆姜筮得艮之隨五爻皆變惟六二一陰爻不變故曰艮之八杜註謂周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為占又謂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以隨彖為占疏謂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遇一爻變以上或二三爻皆變則當總論彖辭此說非是三爻變者當占本卦變卦彖詞晉文公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司空季子占之皆曰利建侯是也若四爻五爻變則當占變卦不

動之爻艮之隨宜占隨六二其繇曰係小子失丈夫正與穆姜通僑如廢東宮者相合史不敢以此占但依違其說曰隨其出也姜亦自知係小子之云為巳占也自悳亞若有難言者姑就史之說以隨彖占之其實正法當占隨六二

國語言筮得八者又有董因事董因為晉文公筮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韋昭註曰遇泰無動爻筮為侯泰三至五震為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此說未是假令泰卦無動爻當言筮得泰如韓之戰秦筮之曰其卦遇蠱是也不得云泰之

八泰之八者泰之坤內三陽爻變外三陰爻不變也三爻變者當占二卦彖詞此所變者皆內卦故但以本卦彖占之且乾變坤亦得爲天地配也今以卦象推之泰變純坤得土有衆之象卽兼坤彖言之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亦似與文公事相合

問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其說若何

月離于箕大風揚沙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星固有好風好雨之異也然日月之行固不問星之好與否自順其冬夏之常而已夫日之行也出赤道北至冬井斯極北而爲夏至出赤道南至牽牛斯極南而爲冬至東至角西至婁則適當黃赤二道之交而爲春秋分此蔡傳所引漢志如此今則夏至在參冬至在箕春分在室秋分在翼歲差之異也月之行依于日春由日道之東夏由日道之南秋由日道之西冬由日道之北日行黃道其出入赤道而極北極南各二十餘度則日行之有冬有夏也月行白道又出入黃道而極北極南各六度則月行之有冬有夏也日月之行豈能易其常道哉而月行東北則入于箕矣行西方則入于畢矣箕處震艮之間陽氣鼓動而載翕其舌爲皷揚之象月之從也是以太陰之氣激之也畢處參昴之間金行之氣所聚金旺生水號爲雨

師月之從也是又以太陰之氣感之也則以風雨不亦宜哉夫恒星之在天遠矣月在天地之間其去地近而去星甚遠月與星之不相及也不知幾千萬里也而自人視之則行於析木之次蒼龍之宿而從箕矣行于大梁之次白虎之位而從畢矣夫星之精氣下屬于地月行適當其衝能不動其性情而作其氣乎盖風雨皆出于陽而成于陰月爲陰氣之宗因次舍所在而在天五行之精各觸其情自以類應固有不爽者夫卿尹去民之遠未若月與星相去之遠也循其常道如日月之行而民自各得其所好矣盖民之所好固不出乎常道之外而上之所行要不出人情之中也

問金縢冊祝周公稱三王以爾何也

蔡傳以稱三王爲爾如人子膝下之辭非也此史祝辭之常體也雖天地神祇亦如是爾古人質相呼以名相稱以爾汝後世乃以爲賤簡不可施于所尊敬惟巫史之告鬼神循于古而不易且惟巫史之體旣然故廟中得託其稱詩曰莫非爾極爾稷也實惟爾公允師爾武王也而非人子于父母之常禮也惜㝵先生之說甚當

問金縢我之弗辟蔡傳謂辟讀爲避從鄭氏詩傳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之說以漢孔氏辟卽致辟管叔之辟爲非朱子亦同蔡氏之論宜何從

黄氏日抄謂管蔡流言之時固未嘗有東都也周公烏得而居之愚按鄭氏謂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啟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方東征管蔡此說自相矛盾甚不合事理旣云反乃居攝則成王尚童穉不能爲君矣何以六年以前守喪而不攝政天下之事誰主之卽云諒陰之三年例當冢宰攝之故雖攝而人無所言迨免喪而仍居攝流言乃起然免喪而仍須攝是仍不能爲君也何以能疑能殺能悟旣能疑能殺能悟何以要反而居攝且避居之三年竟聽其反

亂三年朝廷無人過問耶周公乃避嫌自潔置國事不問耶居東之卽爲東征無疑也所以三年之久者何也武王伐紂一戎衣而會朝淸明破之如彼其速也豈周公討叛竟不能克期取勝而老師費財至三年之久蓋聖人之師不欲以武震致敵之罪而貴以懷柔收民之心殷先賢聖六七王之澤厚矣當紂之暴虐暫動倒戈之心迨水火旣脫而感念舊德雖無武庚未必不蠢動且武庚之動亦不過思復其故地保其舊疆未必稱兵西向大兵旣至必完守入保以念舊忠義之民輔其嫡嗣死據舊都固有未可卽克者故周公居東不必曰與角逐以爭一旦之命惟陳兵要害招懷攜貳披之以禮故其詩曰袞衣繡裳赤舄几几蓋攝之以威外挫其力服之以德內回其心遲之三年所以收其民心以爲安周之本也豈第曰克亂而已哉以此言之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誠聖人之神速也哉罪人得以二年而三年始歸者何也三監旣定四國咸附誠未免震主之威成王此時固不能無疑公亦不必挾此而遽歸也且殷人方定更多留以鎭撫之未爲不善故淹留于東此時或有似于避耳有似於避而王不知迎所以有風雷之異也此則周公之心與當時情事亦合若以引身避嫌爲高而置國事于不問豈所以爲周公者哉

　問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

　康叔故曰弟蔡傳闢之然康叔封於衛衛於武王時爲武庚之地焉得以封康叔乎

康誥武王之書也酒誥梓材則成王之書也康地名四書釋地引括地志謂在許州陽翟縣西北正周畿內地武王以封弟封而命之書猶唐叔之命以唐誥故名康誥也是時武王以蘇忿生爲司寇康叔以康侯爲小司寇故又命之曰封敬明乃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日丕蔽要囚此周禮小司寇之職也成王時武庚旣誅分其地以封衛乃作酒誥戒洙邦又告康叔往衛爲邦君之事康叔自康封衛在昔武王所命小司寇之事成王不敢易焉而歸其職于衛當武王初定伊洛

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也諄諄告以慎罰而卒歸于無作怨及成王之于沬邦則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曰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其義與時之不同如此宋儒不知康之為國名又不思武王時之尚無衛地直以武王封康叔于衛故多格格不合或曰康誥苟非封殷墟時作書中殷先哲王商耇成人應保殷民以殷民世享屢曰殷者何也曰康亦殷地也邦畿千里豈盡與武庚哉沬為都邑染惡深康遠而遺俗流風猶有存者故二篇之詞異也梓材則成王誥康叔康叔進誡而交儆之詞　王啓監以下康叔之詞也以酒誥梓材皆武王書又誤矣說多本姚九經說

詩

問毛傳與朱註孰長

黃氏曰抄曰毛傳註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且多改字之敝然亦多有足裨毛氏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為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為之辯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為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為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之法為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為詩緝諸家之要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氏質夾漈鄭氏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因夾漈之說獨探古始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所自作千載而下欲一旦盡去其相傳之說別求其說于茫冥之中誠亦難事也

問詩本四家其源流若何毛詩之獨傳果有特勝于三家者歟

漢興傳詩者四家魯人申培受於浮邱伯作訓詁以教無傳曰魯詩至韋賢而盛至晉而亡齊人轅固作詩傳曰齊詩傳至匡衡而盛至魏而亡燕人韓嬰推詩意作內外傳數萬言曰韓詩傳至王吉而盛至五季而亡今但存外傳八篇而已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直城梅沖著

卽外傳觀之乃謂夫子南游使子貢以言挑珮瑱女子援以
解江永漢廣之詩何其戾乎以此而推恐齊魯二家未必勝
于是也卽關雎一詩而論韓魯皆以爲刺詩詳見七卷關雎詩固不
如毛說之善矣毛公萇作訓詁傳自云子夏所傳其釋鴟鴞
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
說近正矣是以河間獻王好之雖未卽得立而後漢九江謝
曼卿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業焉先儒謂毛詩序子夏所創
毛公及敬仲潤色亦觀其文義良非一人所作耳逮鄭衆賈
逵作傳馬融作注鄭康成作箋並爲之譜而歐公補其亡焉
葢自康成申毛而難三家魏王肅嘗述毛而非鄭王基又申

鄭而駁王晉孫毓旣評毛鄭王三家之異同而陳統又難孫
而申鄭朱子出而大闢之後何基得黃幹之傳元晉齋王柏
仁山金履祥授受相承逮白雲許謙四傳有衍無間益大以
尊而終以廢序不無遺議然則毛氏固當獨顯也至三家之
尚有存者漢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班固傳
注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輿服志注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
設衡者也詩疏魯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禮記疏素衣朱綃
皆魯詩之說也翼奉傳聞五際之要見後漢地志子之營兮
遭我虖嶩之間兮又自杜沮漆注皆以爲齊詩也韓詩章句
芣苢傷夫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
伯封作也雞鳴說人也伐木勞者歌其事鼓鍾昭王之時作
商頌美襄公漢地理志周道郁夷芮阮之卽杜欽傳注仲山
甫就封于齊文選注奄有九域在彼穹谷釋文引韓詩異字
及說文觓彼甫田緣蕩猗猗之類皆韓詩之存也釋文般詩
於繹思葢齊魯韓之文今毛詩有者衍文也晁說之詩序論
三家以二南之首三章及鹿鳴之三皆爲康王詩王風爲魯
詩賈逵撰三家與毛氏異同惜不傳也

問曰知錄謂邶鄘衛列國之名當始於成康之時采於
商之故都則繫之邶鄘衛采於東都則繫之王邶鄘衛殷
之故都故序王之上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

禍而西周所陳率已闕軼迹熄詩亡西周之詩亡也
孔子所錄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所由名也詩雖
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所以猶存其
舊也其說然否

此說甚佳謂太師之本名不敢易尼與愚說周詩必經王朝
而後存孔子弟卽舊本訂正者相發惟云詩亡於驪山之禍
似尚未的果如所云則南豳雅頌何以不亡而獨亡列國之
詩乎且列國之詩亦未盡亡邶之柏舟作於頃侯則當夷王
時也鄘之柏舟衛之淇澳作于武公時正在西周之末齊之
雞鳴還爲哀公作乃太公後五世也檜亡于東周之初則其

詩亦作於西周末也是驪山之禍固未嘗亡西周之詩而豳
豳如此且無正風者何也孔疏嘗言之矣曰王道衰諸侯有
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葢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
侯之事不得有正風王道旣衰政出諸侯善惡在于一身不
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
風也是則西周之盛固無諸侯之風矣孔疏之言必有所受
之也

問王道盛諸侯無正風將西周之民飲和食德皆不知
歌咏乎抑有之而不存乎

西周之正風固有之固存之矣二南是也周之南其地廣矣

其爲國也多矣劉子政新序謂芣苢作于蔡人妻行露作于
申人女葢統諸侯之國無不可以入之矣故何彼襛矣之詩
雖東周之事當屬齊風而以歸二南葢美詩之闕乎王化者
則歸于南而以爲正風乃周太師訂詩之大例也此知二南
者卽諸侯之正風統西周東周皆入焉固不拘以岐周之地
不限于文武之時也又以知諸侯之美詩無關王化則仍歸
之本國如定之方中及淇澳之作可爲正風而不入二南者
以但言一國之事也何彼襛矣則歌咏王姬見王化焉故特
入二南義例不嚴且明哉此益知孔疏之言確乎可信而二
南中忽有齊侯之子其疑亦可渙然氷釋矣

問七月之詩爲周公述王業艱難以訓成王之作是與
篤公劉卷阿之作同也何以不同列于雅而爲豳風
有說耶

胡仁仲大紀以公劉篇爲當夏代作金仁山幷附以七月篇
謂皆豳之遺詩其說曰公劉詩下視商頌諸作同一蹈厲七
月詩上視小正與夏令時儆之詞同一文軌且生民述后稷
而終曰以迄于今緜述古公而係以文王之事則後人之作
也若公劉七月則言情狀物如彼之悉末又無一語爲追述
意則決爲豳之舊詩也說甚有理如所云則篤公劉篇眞所
謂豳雅者矣若七月則意義等于雅而體裁自是風同諷誦

以導君德固不以雅與風分貴賤輕重也

問風之正何以名曰南同一衛而分爲邶鄘衛何也

安溪詩所曰南風溫和北風勁厲天地之氣殊焉殷周之際
德教又偏故詩以南名遠紹大舜之音近表文王之化也其
時紂之北鄙尤尚淫靡之俗多殺伐之聲亡國徵兆實唯先
見二南之後次之以邶則南北之義明興亡之揆顯矣葢殷
之故都北鄙爲邶南鄘東衛後康叔兼有邶鄘之地其習于
亂世亡國之音北鄙尤甚如故也三國之詩大率皆夫婦之
道乖與二南之化反而其哀傷憯戚尤難語於南風之和者
則被之以邶音其風且獨多葢自殷之末世北鄙之音盛行

以哀厲爲美康叔武公之化不能變也子路衛人學於聖門猶好其音故子曰由之瑟其開强猶必辨以北方之强也凡衛之欲攄發其哀怨者多託之邶音故有事同而互見音節不同故也當時列土謳謠各爲聲調用其調以歌謳者則入其國之部如漢初所謂清平越楚之類是也

問采薇遣戍役出車勞還帥杕杜勞還役與六月征玁狁采芑征荊蠻同一兵事而或爲正雅或爲變雅何也且采芑在小雅而江漢常武同征南夷又列大雅何也

采薇出車毛鄭以爲文王之詩則曰天子曰王乃殷王也宣

王卿士以南仲爲太祖則南仲固成康以前人而爲文王之將者也文王用之而推服事之義故曰王命南仲也三詩皆述離别之思怨曠之憂所謂下不自言上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各盡其道者文王四牡周公東山同一軌轍所以爲盛王之詩而爲正雅者也至宣王諸詩徒侈其盛威于中國者此意微矣亦所謂德不足則夸者歟變雅之分雖不必據爲定論要豈能與前者比美至小雅大雅之分葢六月采芑僅美及吉甫方叔江漢常武則歸美天王此體例所以别歟要亦惟辨之於聲則有非後世所能知者矣

問數詩同言兵事其用兵制勝之道可得聞歟

采薇杕杜是以愛民之心用民乃行師之本也若其謀慮廣其韜畧得千古治戎狄之要則莫精於出車一詩自古北狄强而西戎富二者合則爲禍特甚治之之術在撩其要道使不得相通則西戎易克而北狄不能爲害故漢置朔方諸郡爲斷匈奴右臂也出車之詩首言軍先具於刻牧帥獨受命於天子出而即行不言所事二章言軍行之整而速也三章既至其地乃宣言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機事貴密也出其不意又帥大師以往故玁狁不能爭而城立成也四章旣城而全師歸矣至半途而又接簡書分大軍使歸南仲則簡師輕騎而往雖歸者不知其焉往也五章則歸者已慶旣見之

樂乃聞赫赫南仲之軍聲復振始知其薄伐西戎也六章乃言其執訊獲醜而歸獲西戎之醜也而終之曰玁狁于夷則知城朔方伐西戎皆所以治玁狁也此誠示千古治戎狄之要術矣六月則玁狁來而逐之出境而已道在不窮追也采芑征蠻荊而用大衆也其車三千三十萬人古所未有也葢北狄薦居來去無定來則逐之窮追非策也南蠻則憑其險阻必破巢穴而服其心乃能受來享來王之益非用大兵不可故秦之滅楚王翦必欲用六十萬也江漢則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疆理南國常武則宣王親征徐國葢徐自穆王以來負遠僭號在西京時罪浮吳楚非偏師之所能服也且伐

徐之𢍰繼於召虎經畧江漢之後必徐怙其强大號召淮南
諸夷爲之黨援是以先定南邦剪其枝葉然後執言聲罪六
師移之殆山甫吉甫輩所共圖議故山甫祓齊令其與曾合
勢以扼北軼中興規模次第於此可見合觀諸篇盛王安內
攘外之道畧具此所以爲經者也

問肆夏之三與鹿鳴之三文王之三並稱而或以爲無
詞何也

肆夏在唐以前皆以爲是詩皮日休且有補肆夏之作矣國
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杜子春曰肆夏繁遏
渠所謂三夏矣呂氏叔玉曰肆夏時邁也有肆于時夏之語繁遏執

競也渠思文也不思以執競爲繁遏焉有周公制禮所用而
預歌成康者乎執競非繁遏則時邁亦非肆夏明矣周官鍾
師以鍾鼓奏九夏凡歌詩從未有用鍾鼓者劉氏敞曰詩屬
工歌夏屬金奏則夏非頌篇明矣葢有聲而無詞工師以譜
相授八音具備但無歌耳曰繁遏曰渠乃肆夏之第二第三
曲也鍾師
御案證以大射儀賓及庭奏肆夏其時工歌未入則九夏之
非詩歌無可辯矣

問然則笙詩亦有聲無詞可一例論矣

笙詩無詞之說本劉氏與金奏條並發然金奏之無詞甚確
笙奏則未必無詞也金奏有工歌未入之明證笙奏則但以
曰笙曰奏而不言歌便謂之無詩則周禮騶虞貍首采蘩采
蘋亦皆言奏而各有詩且詩之可籥見于周官詩之可管見
於儀禮詩之可籥見于國語則安見笙奏者之無詩乎南陔
以下六詩小序詳著其義實爲有聲有詞之明證康成謂夫
子刪詩時此詩尚存唐孔穎達謂南陔等詩皆武王詩近人
西河毛氏謂古詩三百十一篇自失此六篇故今詩只三百
五篇則此六亡篇明在詩篇之數則笙詩之未必無詞固不
得以金奏肆夏例論也

問射禮樂節四詩騶虞采蘩采蘋都用二南貍首獨不

然何也謂卽曾孫侯氏之詩信乎

此則劉氏敞之說甚佳謂貍首二字篆文與鵲巢二字相似
必因此而訛葢歌詩以爲發矢之節詩不容長故騶虞采蘩
采蘋皆三句四句而已曾孫侯氏之詩句已多不可用也如
鵲巢則義與諸侯亦協且皆是二南甚爲有理大射儀義疏
存之若大戴禮載貍首詩曰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千侯既抗
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
讓乃躋其常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
之旌既獲卒莫正爵攸行云云殆秦漢好手所擬與侯氏之
詩皆大不類其不如劉說遠矣困學紀聞謂大戴投壺有貍

首又有鵲巢則劉說未確此亦不足定其是非也蓋二字之訛久矣投壺既多謬誤之言（見七卷雅頌得所條）不知何時何人所作安見非襲訛承譌乎江氏愼修謂卽原壤所歌二句亦未可信

問四始五際之說孰爲長又有四名五志何謂也

四始之說三史記孔子世家以國風小雅大雅頌之首章爲四始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呂氏春秋曰四方之音各有所始南音則塗山女候人之歌東音則帝孔甲爲守門者所作破斧之歌西音則殷整甲徙西河周辛餘靡處西山所

作北音則有娀二女燕燕往來之歌易堂問目遺緯書之說而以史記之說太淺取呂氏四方之說然與三百篇無涉也安溪詩所曰關雎后妃求賢于內也鹿鳴文王求賢于外也家者國之本故風始而雅繼大雅之文王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頌之淸廟則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觀于四始之義而知急親賢之爲務矣是知四始仍當以史記之言爲正其義固甚深矣

漢書翼奉傳曰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鄭氏六藝論曰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間爲改命辰在天門出入聽候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爲革命一際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卯爲陰陽交際三際午爲陽謝陰興四際酉爲陰盛陽微五際又後漢書郎顗傳顗引此作神爲天門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也則辰當作神此五際之一說不如應劭謂五際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

詩有四名曰化曰政曰頌曰歌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之謂五志

問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序以爲刺幽王傷今而思古故詩中孝孫曾孫皆指天子說朱子以爲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方社田祖之祭故詩

中孝孫有慶皆指公卿說語類答吳必大又以爲畿內諸侯孰爲是歟

四篇中並無傷今思古之意序說固不可信以爲公卿有田祿則亦未合楚茨六章大約與少牢禮同者爲多其不合者如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案特牲有宗婦徹祝豆籩入於房徹主婦薦俎少牢下篇不儐尸之禮婦人徹室中之饌注皆以爲禮殺若上大夫儐尸之禮則但云有司徹不云婦人徹也又云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案特牲徹阼俎豆籩設東序下注有將燕之文若上大夫儐尸之禮但云主人退不云徹而燕也又少牢無牛此云絜爾牛羊少牢無祊而云祝祭于祊

少牢無樂而云鐘鼓既戒樂具入奏又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此云小大稽首則非大夫矣至於少牢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與詩稱萬壽無疆等句亦合斯蓋可上下通用若甫田曰以社以方大田曰來方禋祀則亦非大夫禮蓋唯天子乃祭四方又曰諸侯方祀禮有明文周禮大司馬有祀方之文此天子之禮唯諸侯可通用者也是則以爲畿內公侯之禮者近是或即諸侯祭祀之詩

沖案數篇詞意古茂與篤公劉篇相似其禮則諸侯之禮其文則夏殷之文當是豳公主祭之詩本前條仁山之說直以

四詩與篤公劉爲豳雅則豳雅二字益有着落矣

沖既爲前說繼又閱安溪詩所信南山註曰大雅篤公劉言度其隰原徹田爲糧此章正指其事是時當夏之世故推本於禹功南山是所謂乃陟南岡者非終南山也又曰楚茨四篇皆言豳公以來舊俗如此蓋自后稷始與農事公劉克篤前烈故對后稷以稱而曰曾孫也豳風雅頌所稱上不及天子下不係卿大夫其曰公曰君曰公子曰君婦皆有國者名號而信南山篇所謂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則於天子及卿大夫之事尤不相似而爲諸侯之始辟土地者與大雅公劉緜荒豳與岐之文正相應也安溪之說如此更喜古人先得我心而論足相發

問大雅之次第自文王至有聲太王王季文王之事備矣然後及于后稷及于公劉而中間行葦四篇何也

安溪詩所曰凡歌詠祖德之詩不特陳戒亦受釐之所歌也公劉不在七廟之中則時祭所不及而行葦四篇乃祭畢受釐之事則公劉篇次固宜在此矣此足見當時編次之法

問斯干之詩稱幽幽南山宣王之築室當在何處

姚九經說曰西周之都嘗數遷矣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穆王居鄭(見漢書臣瓚註)懿王居廢卯遭厲王流彘之禍宣王中興蓋廢卯宮室既壞而鎬京之廢久矣史不著宣王所遷之邑以

斯干及申伯信邁王餞于郿度之蓋宣王都右扶風之域南山之北渭水之南雍郿間也太史公云雍旁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晚周嘗郊焉劉子政說斯干上章言宮室之如制意厲王以前宮室嘗侈矣宣王改而崇儉取辟風雨鳥鼠而已其時民亦徙而徙宅百堵皆作鴻雁咏焉然其地益西近戎一傳而幽王失道戎之侵軼日甚蓋幽王未死而國都先失徙避漸東卒不免于驪山之下所云如彼棲苴正大夫離居指播遷東徙之時也竊意斯干之建都亦未免失策云

問正月以下諸篇或以爲東遷後之詩蓋因褒姒滅之之語似西周已滅故也然則東周以後亦有雅乎

江氏愼修曰此當以日食決之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此幽王六年乙丑周正十月辛卯朔日食夏正則八月建酉也平王時推之不得其年不得其事則信爲幽王時之詩褒姒滅之乃逆斷其必然之辭也

問王風揚之水先儒謂譏平王忘父仇內德申侯爲之遣戍又有戍甫戍許者何也

顧復初春秋大事表曰申侯可仇申之地不可棄戍申自不容已但不當使畿內之民戍耳揚之水不流束薪喻天子無威令不能役使羣侯也彼其之子指方伯之應戍者也申呂爲南方重地甫卽呂也楚後得之乃日以憑凌上國此時楚

之侵擾已甚戍亦不得不然沖謂申地不可棄而申侯當誅誅申侯而改置賢侯則仁義之至威令之行不必自勞畿輔之民矣

問賓筵抑戒之詩不在衛風而分置大小雅何也

賓筵抑戒雖侯國所作其體裁與風既殊音節自益大與且武公身在王朝也賓筵亦燕飲之作自宜在小雅抑戒則中所指陳多關於天下之故如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衛世家言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衛舊爲北方大國居方伯之任禦戎狄其職也而曰用逷蠻方是西北已定而荆楚內侵正戍申戍甫之時也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其志慮遠矣曰四方其訓之四國順之豈僅自警其身已哉時晉文侯鄭武公皆足以內安外攘而碩德重望如衛武使得竟其志中興之功赫矣乃老臣方修其車馬弓矢戎兵而不見用如文侯之命歸視爾師寧爾邦者東周尚可爲耶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非西周旣喪之後切戒平王哉觀卒章之言知訏謨遠猶之痛哭而陳也屢矣欲悟君而專爲自警之詞則所謂有德者有言耳世以國語之言第認爲自警之作武公之眞隱矣然則抑戒一詩關係東周者絶大故以次板蕩之後而東周大雅止於此篇亦可知聖人删定之旨矣序說謂武公刺厲王朱子

據國語作於九十有五極詆刺王之非蓋九十有五乃平王時也則朱子固以爲東周之詩矣

友人管翼之同謂當是刺幽王之作詩中所言似方亂而未滅也要之幽平共貪天禍使平王知此而用我謀不爲東周之平王矣

然後知齋答問卷十五

詩

宣城梅沖著

問采蘋之詩禮以爲樂循法序謂大夫妻能循法度可以承先祖供祭祀而三章之傳只言禮女鄭又駁之謂女將行父禮之無祭事此爲教成之祭是毛傳前後自不相合鄭已爲異說至王肅以爲大夫妻助夫人之祭朱子又改爲大夫妻能奉祭祀宜何從

此當主鄭氏教成之祭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毁教于公宮祖廟旣毁教于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女之嫁必祭其所出之祖而

有祭于公宮者有無廟可祭者有不必往祭於宗室者女之能祭於公室者恒少蓋大宗之家百世皆往而宗子尊不過卿大夫至三廟二廟而止雖同高曾者已無廟可祭故五屬之外則爲壇以告而已若身爲宗子之女則自祭家廟不必曰宗室矣玆則祖廟旣毁而不至爲設壇之告又身非宗子之女故往祭于宗室也牖下者何凡正祭在室中之西南隅所謂奥也季女之奠則在戶牖間之前蓋戶西牖東去牖近故曰牖下昏禮納采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問名納采納徵請期皆如初昏禮是皆設几筵于戶外不在室中外成之義也牖下之奠亦猶是耳且蘋藻與采蘩采荇之用異蘩不爲羹僅爲葅以供豆薦蓋后夫人皆以豆爲重故后妃只供荇菜之葅也蘋藻則烹於魚湆之中爲鉶羹之芼特牲禮鉶羹設于豆南蓋正祭之禮羹則主婦主之此乃季女主之者以三月以來教已有成有齊季女果嫻于法度少而能敬故使自主設奠之事他日往之汝家謹循法度善奉宗祧以保世滋大具基于此矣夫采蘩之夫人能夙夜在公視濯溉饎爨之事采蘋之季女奠于牖下習于鉶俎黍稷之供蓋齊家者先於婦職之修而能相其夫以奉宗廟者未有不虔于祀事者也然則采蘋之詩第主鄭氏教成之說則所謂樂循法度能奉祭祀之實皆于此

驗之而豈相戾哉惟旣曰尸之則王肅所謂助祭者非是

問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朱註與舊說不同而毛傳指爲黨正飲酒鄭箋以爲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說亦不同宜何從

朱註未見典則鄭謂國君饗羣臣者以月令孟冬大飲烝謂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其禮用房烝大於燕禮故不用狗而用羊然豳詩皆言民間之事不應于此忽言國君之饗臣也則以毛傳爲當如毛傳乃用鄉飲酒禮而少爲變通者也傳謂公堂學校也地官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

位是鄉人固有歲十二月因祭祀而飲酒之禮考設尊之法兩尊曰朋燕禮上設六尊司宮尊於東楹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大尊兩圓壺皆兩兩對設鄉飲酒則尊兩壺於房戶之間有元酒是亦用兩尊所謂朋酒斯饗也又鄉飲牲止于狗曰殺羔羊者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也大夫無故不殺羊而少牢饋食賓祭得用非是不足以致敬大夫也盖鄉大夫爲鄉老而家居者樂吾鄉以時習禮命駕往觀鄉人樂之卽推以爲賓而正齒位焉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則別設席于尊東而謂之遵以爲是鄉人所遵法也知黨序爲公堂者天官酒人以鄉飲酒公事作酒謂之公酒故堂

亦謂之公堂也夫鄉飲酒之禮未嘗無大夫而牲止于狗盖賓賢能飲國中賢者州長習射皆大夫自主之故止用狗以訓儉若因蜡祭而飲則農人自主之而黨正亦下大夫也又有鄉大夫臨焉可無以特致其敬乎則曰殺羔羊固因鄉飲之禮而加盛焉者也故重之曰饗并稱觥而獻萬壽無疆之頌焉是固因時和年豐樂入蜡之通爲酒爲醴以洽百禮而共致蹈德咏仁之意斯用鄉飲之禮而別致其情文以美其風化者也故以終七月之篇惟毛傳能得其意故爲特暢其旨

問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傳箋解以立飫之禮可從否

周有飫禮飫者立成禮烝而已故謂之立飫飫者私也聽政爲公茲有非常之事不欲共聞于大廷而入議于內同立于路寢之堂爲時既久而陳設籩豆以飲酒焉不與羣僚共之故曰私也語謂親戚宴享則有殽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又曰飫以顯物燕則合好盖燕飫既皆在寢則皆有同姓親厚之意而燕則脫屨升堂盖燕則坐而可脫屨飫立則不脫也然燕曰親戚不必皆貴且徒曰燕饗飲食之而已朝政不容與聞也立飫曰王公則執政大臣以圖非常建大德昭大物則飫之獨重也明矣其立者何也夫外廷之朝君臣皆立大臣之參客議者則揖入而立於寢廷常也如晋議遷都公揖而入韓獻子從公

立于寢廷是也天子愼重大事敬聆大臣獻納參贊不欲坐受而立以聽焉天子不坐故皆立也昔武王克商特爲飫歌命之曰支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是所謀者皆稽謀自天之事與此禮者不以得之兄弟爲貴哉愼難禦侮既莫如兄弟誠兄弟之具有其德有其才一德一心凡遇大事決大疑皆立定于飲酒之間而外廷莫知也非兄弟之至樂而武周之至願也哉故繼之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誠以兄弟之樂莫樂于此也則從傳箋舊說所以言兄弟之義者益深矣

問執爨踖踖爨之制何若天子至士有別歟

疏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踖踖爨竈有容也疏說如此而未詳此特大夫之制士則饎爨在西堂下天子之禮同于士則爨不在門而在堂下也特牲禮宗婦炊黍稷爲饎又云主婦視饎爨曰視亦未必皆親炊也天子則秩狄收於委人薪蒸掌于甸師烹人共鼎鑊而給水火之齊皆有共其職者未知后之視與否也

問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其禮節若何

朝踐四獻之後堂上事尸之禮既畢告羹定乃行薦羞饋食

之禮雍人既陳鼎司馬司士各實之而序入陳阼階下俎皆設于鼎西少牢五鼎則俎如其數而多所俎燔俎之二一俎所載肩臂臑膊骼脊三脅三腸胃各三舉肺祭肺各一俎盡廓其有容矣而上利升羊下利升豕司士三人升魚腊膚橫載縮載著其儀進下進腴定其式奉牲以告博碩肥腯爲俎之孔碩亦見民力之普存也乎而尸既卒食主人酳而酳尸則賓長以肝從即炙也縮執俎肝亦縮進末尸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進炙之禮也迨主婦酳而亞獻則兄弟長以燔從炙肉也尸受振祭嚌而反之羞燔者受加于所以出則進燔之禮也而主人獻祝亦有炙賓三獻亦有燔而主婦致爵主人主人致爵主婦皆有燔炙之從而祀事將終矣而當尸未入室之先主婦則被之僮僮錫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贊者執葵菹蠃醢亦受而陪設焉至有司徹而有昌菹麋醢之薦並麷蕡白黑之籩實又有所謂內羞庶羞以盡歡心者內羞籩則糗餌粉餈豆則酏食糝食也庶羞則羊臐豕膮皆有胾醢者是也然上大夫二十四豆豈祀事而不盡用耶爲豆孔庶蓋禮家不能盡詳耳而皆君婦主之莫莫清靜之神致誠敬與主人交獻信有以嘉魂魄而合莫者歟則自視饎爨而後莫非君婦誠敬所貫矣

問賓載手仇室人入又箋疏未見明晰請詳其說

鄭箋仇讀爲斞謂挹取酒也賓之手斞以旅酬也室人佐食也始不與獻酬之數至禮將畢乃入室獻尸謂之入又凡祭祀之禮卒食之後豆爲加豆卒獻之後爵爲加爵至加爵後而更繁其文賓不必主人之獻自挹于尊以酬主人至無不自挹而互酬焉是手仇之義也各奏爾能蓋子弟已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矣而三獻之後長兄弟衆賓長又皆爲加爵焉獻酬已屢而賓未嘗自斞酒也迨祭胥乃羞之後賓坐取觶卒觶酌于其尊以酬長兄弟即所謂手斞也賓之意蓋欲從是交錯以辯于是賓長長兄弟衆賓及賓弟子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無不手斞者行旅酬而並至無算爵蓋不至

室人之入又其酬酢正末已矣夫始之陳器也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盎爵必有洗而酒必待斟少牢設罍水洗東有枓所以斟水也鼎入之先加二勺於二尊南枋待斟以酳尸也而主人獻衆賓後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則為賓及兄弟設以便其斟者也觀夫器之既設次第畢用主人先洗角酌而酳尸主婦則洗爵亞獻于是賓獻皆以爵而加爵則用觚逆嗣子舉奠乃用觶而旅酬無算爵皆以觶夫爵一升觶三升賓所斟者觶也獻以爵而酬以觶一獻而三酬則一斗矣亦中人之飲乎至室人則獻以散盎五升也所

謂以小為貴賤者獻以散矣室人者佐食也亦謂之利自尸之入室凡嚌肺嚌酒振祭綏祭之儀皆佐食左右之佐食於室事最勞而旅於兄弟其分卑故長兄弟洗觚為加爵獨不及之至末乃洗散獻尸酢及祝焉曰入又者佐食無事則出立戶外當賓黨主黨階下酬酢之殷獨入室獻尸故特見其入也盎禮將終而告利成故利終獻以成禮焉是室人入又乃祭祀飲酒之終事也

問下武三章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孟子引以言舜之孝而舊解未晰其說若何

戴東原毛鄭詩考正曰孝思所思皆本於孝也長此孝思遂能所思無非至則則者準則之謂不越畔斯適當乎則矣呂伯恭讀詩記說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凡人以心應萬事心之官則思是終身之行思統乎其全惟仁人孝子能盡人道修已安百姓舉動無不合於天則斯以成其仁孝否則仁孝有虧由是言之終身之行統於思終身之思統于孝行之則思之則孝之則一也詩美武王繼世德定天下所思不越乎則皆本其作求之孝故曰孝思維則下章又申之曰昭哉事先世之事此詩大旨合盡君道盡子道為一以美前王勵後王重有望于為孝子即為仁君也通其義雖舜禹所思與其先人而所思之本在不忘

孝實無二致

問后稷有邰家室公劉之豳太王之岐相去幾何

豳在邰北百餘里邰在今西安府武功縣豳今邠州不窋所竄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不窋遭廹逐自邰而遠竄公劉力能自輿思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復后稷之封故詩曰思戢用光又曰涉渭為亂是有邰故封至公劉而復邰在渭北非得邰無由涉渭而南也岐山亦在其邦域之中至太王率由水滸至于岐下鄭箋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戴東原駁之謂豳值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渭北之梁山

正當郱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也率西水滸者既踰梁山自東徂西循水厓而上皆馬行不舟楫水滸渭水北厓也箋說誤程泰之雍錄云渭水即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閻百詩云自郱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

問昊天有成命章毛傳悉本國語叔向說按向之說曰頌之盛德也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廣古訓光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于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于信寬終于固龢故曰成其說如此而不甚可解其義可詳否

戴東原嘗解之曰古人謂全而無虧曰成謂昭示明信曰命天之昭示明信者百物生生同然無妄是也傳曰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早夜敬共其命有始未竟之謂基命凡德盛禮恭皆終身如始以爲未竟者也以物皆得之無妄言謂之命天道也以物共覩之不渝言謂之信人道也究其實人道即天道王者求盡天道故詩不更其辭知其源而本之曰昊天

有成命於是乎有畏天命之義故以爲翼上二后之能受豈天諄諄然告之而聽受之乎舉凡尚賢好德使命之精微隨動隨應而皆有以不謬斯之謂受言乎受則有虛中納善之義故以爲德讓古人謂百官族姓爲百姓不敢康者不泰然而居臣民之上則有資於臣鄰之義故曰敬百姓寬仁曰宥靜專寧一曰密寧一又其要道也續代不絶曰緝古謂前後翌代曰明故以明釋緝起而有光曰熙敦篤曰亶重慎曰厚極之曰肆致極堅持無所中變曰固謀慮息安曰靖調適平不紛擾曰龢於是乎平定安息天下合是詩所道庶幾謂之成王是乃能明文德而昭之謂成能大武烈而定之謂成也

問執競今以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與毛鄭舊義得失焉在

毛傳凡詩中曰成王者皆云成是王事也推叔向語雖多曰成王似非指成王誦也此詩蔡邕獨斷亦以爲郊祀天地所歌則魯詩與毛同漢唐儒者並從之是也以爲祭成王者非成即成是王事也康如易稱康侯治安之謂也如以成康爲成王康王則頌武王止云執競云無競維烈而頌成康之辭則過于武又且似武王尚未克定四方自彼成康而始奄有者爲不辭矣且以祭禮考之時祭各于其廟祫祭皆在太廟周家既定典禮後必無合祭武王成康而上不及文王之理

問臣工序謂諸侯來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之戒敕而遣之于廟也噫嘻序謂春夏祈穀于上帝之詩集傳皆以爲戒農官何如

思文臣工噫嘻三詩相次則思文者祈穀郊天配以后稷之詩也舊說亦云尊后稷以配天當指明祈穀耳臣工則耕耤田之詩也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周之莫春夏之孟春正祈穀耕藉之時也禮祈穀之郊日以辛郊後吉亥則耕耤事既相次詩亦相次且詞意皆顯然的當未知前人何故不以此解也噫嘻亦相次則從序說亦可若以爲耕耤之後戒農官似較允協解駁發爾私則毛義言私不言公讓于民之意甚善

問天作之詩序以爲祀先王先公何如

頌之諸篇既各有所用獨無祀先王先公者序以天作一詩當之諸儒皆相承其說自不可易宋陳止齋謂天作一詩通用之先王先公則由王季以上其遷主皆藏于稷廟而合享之明甚毛鄭以雍爲禘太祖文王廟蓋文王既爲太祖廟則周之祖廟自文王始以上未必立四親廟而上事以天子之禮禘祫則並遷於太祖文王廟時祭月祭則合享于宂祖稷廟此其月祭之詩也成王時太王尚屬四親且功德爲大故特頌之蓋祀先王先公者未必止一章此其一耳

問雝詩序以爲禘太祖信乎

或疑詩與禘之說不合竊謂雝爲禘樂古有徵矣但非正祭之歌特用以徹耳周之禘歌雝以徹三家因魯僭禘而亦以雍徹是亦雍爲禘樂之明證所謂太祖者鄭箋以爲文王是也王肅亦謂文王自是祖廟蓋文王廟即爲太祖廟禘則始祖及始祖所自出皆祀之於太祖之廟也廟號自考以上通稱考子亦在廟通稱則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固自始祖所出以下無不統也終以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則指文王太姒而言蓋以大禘于文王之廟故盛稱先王先公之燕天昌後綏壽介祉者以爲是皆所以右我文考文母也右我文考文母

之太祖則太祖子孫自能儀型太祖永保福祿也是禘于太祖廟而體太祖之意以推尊遠祖又推遠祖啟佑後人眷注太祖之意而歸重太祖固立辭之體宜爾也其詩前稱薦廣牡相肆祀後稱昌後介祉蓋以祭畢收俎而歌以徹其辭又應爾也是可得禘於太祖文王廟之大意也

問絲衣之詩高子以爲祭靈星序以爲繹賓尸朱子以爲祭而飲酒或又以爲天子皮弁眂滌濯之詩宜何從

諸說皆不可信此詩即指正祭言之也謂祭靈星者戰國之設既不可解不具論謂祭而飲酒則士之祭而飲酒何關于

天子而列于頌耶謂天子皮弁眡滌濯亦未見的據禮列祭王皮弁以聽祭報又曰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僅引此爲例終未可爲宗廟眡滌濯之明文也論者不得已尚從序說爲繹祭賓尸之樂然賓尸燕也如鳧鷖之列于雅是也不應列于頌問何以不曰正祭而曰繹祭則曰正祭太宰眡滌濯及納亨大宗伯省牲鑊今只曰絲衣之士故知爲繹祭也是則不必然繹祭眡滌濯省牲鑊之必以士亦禮無明文且正祭果皆太宰宗伯親之不用庶士則繹祭亦未必全降用庶士無一尊官也愚謂此詩只當指正祭言之不應曲說考春官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

二人士共五十六人皆屬於肆師註肆陳也主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之事其職曰祭之日表齊盛告潔展器陳告備而凡鬱人鬯人雞人司尊彝司几筵地官充人夏官小子羊人等莫非士則知正祭之日太宰宗伯特總其成而已其趨蹌執事者莫非士也故濟濟多士淸廟詠之胡此章之士必降爲繹祭乎此詩欲歌其將事之肅趨事之多故特指絲衣載弁而言反以此而認爲繹之殺禮失之遠矣絲衣載弁者爵弁服也考之禮爵弁因韋弁之質而爵其色服則元衣纁裳助祭則純衣而緇帶靺韐焉古者元端服以布朝服衣仍元端而裳乃素絲皮弁服則衣裳皆絲而素爵弁服則衣

裳皆元纁蓋又上皮弁服一等也以絲衣而知弁之爲爵弁所謂士弁而祭于公以爵弁爲最貴也自堂徂基以下從序說者謂廟門側之堂謂之塾基是門塾之基蓋廟門外西夾室之堂基又以此爲繹祭之證然堂皆有基何以知此爲門塾之基乎儀禮大夫雍爨在門東南廩爨在其北而鼎俎甑甗七敦之概皆在焉然大夫之禮異于君禮家自來以士禮與君相倣以士卑無嫌也故多以特牲禮推天子禮考特牲士禮則饎爨在西堂下而壺禁在東序籩豆鉶在東房几席兩敦在西堂天子之禮同于士則天子之爨在西堂下而器具只在堂上堂下也滌之槪之陳設之故有自堂徂基之升

降也自羊徂牛者君牽牲卿大夫序從旣入廟門麗于碑昇時封人設其楅衡置其絼歌舞牲充人展牲告牷碩牲則贊小子羞羊肆羊殽之類莫非絲衣爵弁之士也鼐鼎及鼒則亦皆士之事未祭之先陳鼎廟門外皆有冪羹定乃各陳于鑊西就升牲體卒脀皆設扃鼏乃舉陳于廟門外東方主人旣卽位阼階乃出迎鼎除鼏士舉鼎序入陳鼎堂下當序以待載于俎焉天子正鼎九陪鼎三牛鼎容一斛羊鼎五升小者三升其絕大曰鼐圓弇上曰鼒大小不一而自錯陳門外至序入堂下莫非士之奔走出入詩之所歌正歌士之肅將其事未嘗有曰眡曰告之文也胡爲必指眡滌濯省牲鐉及

告潦告備之虛儀也哉況鯱以下蓋統旅酬燕毛之大意言之則緇衣之詩定爲宗廟正祭之樂歌可也

問泮水之詩相沿以爲諸侯學宮之證而詩中無學校教士之意有獻馘獻囚之詞何也

以泮宮爲學乃訛以傳訛也此詩以江氏慎修之說爲善其羣經補義曰嘗疑魯僭郊禘自僖公始而泮宮亦由僭郊而作故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此亦做天子而爲之也王將郊立於澤以聽誓命泮宮亦猶澤宮於此聽誓命即以爲齊宮猶隱公祭鍾巫而齋于社圃也有事頖宮告將郊上帝也泮者魯之水名作宮其上故曰泮宮宮成而

僖公飲酒其內魯人遂大爲鋪張揚厲之詞克淮夷獻馘獻囚淮夷獻琛夸張虛美侈言武功不及文學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者從公飲酒耳則泮宮非學也明堂位以頖宮爲周學已不足信作王制者謂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又因獻馘獻囚之虛辭謂天子出征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夫立學祀先聖先師非訊馘獻囚之地出兵受兵于廟歸而飲至于廟以告祖宜也周禮左傳皆無學中獻捷之禮其爲附會詩詞無疑春秋無作泮宮之事說者謂立學教民爲得禮故土功當書而不書非也僖始僭郊爲大惡不可書故於三十一年卜郊不從書之則因郊而作泮宮亦諱不書矣

宣城柳冲著

春秋

問孔子稱董狐良史書法不隱而春秋於魯君之弒逐
多諱詞何也

春秋因魯史而作魯史旣書曰公薨矣子卒矣孔子焉能於
一二百年之後改而直書曰某人某人弒公耶則隱忽之也
亦聖人之不得已也故於董狐之直而深歎曰古之良史書
法不隱以示意則知隱之者固非史法之正也

問甯殖自稱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則知當日諸國皆如此書矣甯殖以此而思掩其名

正所謂亂臣賊子懼也而春秋乃掩之書曰衛侯出
奔齊何也

此亦魯史之特屈其筆也蓋是時大夫無君之勢成矣是爲
襄公十四年其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
孫蠆莒人邾人于戚傳稱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
如因而定之足見大夫同黨相助也且戚者林父之邑天下
之罪人不聞征討而諸國之大夫相率而會于其邑其情可
知是必諸大夫同謀合詞謂衛侯有罪宜出而自出也魯史
探季孫之逆志而以自出爲文此當時事勢之變也春秋因
其文而接書季孫宿會衛林父于戚其情罪顯然矣

問姚九經說謂魯之仲子有二一惠公之母一桓公之
母惜未有實證果可信乎

仲子之一爲孝公之妾惠公之母的然無疑即經文有實證
矣文九年書秦人來歸禭公成風之禭與宰咺來歸惠公仲
子之賵書法一例成風者僖公之母也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何以書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也妾母不得並于君故冠之以
子明母以子貴也此亦春秋大義炳如日星之一也左氏不
悟乃有豫凶事之說今以惠公妻仲子之生而知秦之禭成
風非禭僖公也以僖公爲成風之子而知仲子爲惠公之母
也且知妾母之必冠以子而見成風有夫人小君之稱非漫

無嫡庶之別也

問春秋於魯夫人之薨葬書法不一其義例若何

隱三年傳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
稱夫人故不言葬蓋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于同盟一也旣
葬日中自墓反虞于正寢二也卒哭而祔于祖姑三也若此
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春秋惟
桓公夫人文姜莊公妾僖公母成風僖公夫人聲姜文公次
妃敬嬴宣公夫人穆姜成公夫人齊姜定公夫人定姒皆如
此

安溪李氏曰天子逆則書后而歸則書女先尊王命而後逆

其謙也諸侯逆則書女而歸則稱夫人先謹女衛而後成其貴也凡邦君之妻生則稱夫人葢臣子之恒言其葬則書小君葢列國來會葬是對異邦而稱之之詞也

問隱公二年書夫人子氏薨五年改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何也

姚九經說曰仲子書夫人由隱公探父邪志而夫人之春秋惡得而不夫人之也考其宮而變文曰仲子者春秋于夫人旣葬則不曰夫人而配以君謚今將稱曰惠子則元妃孟子當之矣舍仲子則無稱也夫人者死則祔先公之廟而弗專宮也宮仲子者妾母禮然非僭也故不書作仲子宮逮其考

也而後有僭也故書其考古者廟之有樂也由天子命賜祀妾母者己之私也君子不敢以己私而用天子之賜樂用六羽於妾母之宮魯始未之有也自隱公於仲子之宮爲之以後妾母之宮靡不然矣故著其初也必曰獻六羽者時魯羣廟皆八佾唯此六羽非明著之不可也

問僖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左以夫人爲哀姜用致非禮或以爲成風也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尊其母故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助祭而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姚九經說謂僖公是時娶于齊齊女始至未及當禘之年而用禘禮以誇燿之三說何者爲是

春秋於君之妻生則曰夫人死則稱謚與姓以爲哀姜者非也成風旣爲君母何以入廟助祭君之妻與君並行灌獻之事君之母未知何以處之也卽使與祭亦不可曰用致則亦非也謂僖公此時娶于齊者公羊說也僖公夫人聲姜公羊作聖姜謂不稱姜氏譏以妾爲妻脅于齊女之先至者註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公使爲嫡豈因齊脅而更爲禘禮以悅之歟

問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逆女不書而書之何也或以卿逆非禮信乎

內女之見于經者十有二其歸于諸侯者凡八書來逆者三焉莒慶來逆叔姬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皆嫁于大夫而志人夫越境逆女也若適諸侯而書來逆者則唯紀伯姬何也志內女遭人倫之變也其後伯姬在殯而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問不及焉故詳其始也且同歸者有叔姬焉叔姬者媵也伯姬旣歸叔姬待年于國踰五年而始歸經皆詳之以紀侯大去紀季以酅入齊而叔姬歸于酅君子嘉其不歸宗國繫心于紀以奉宗祀而全婦道賢不可沒也將著其終必詳其始將錄其媵必詳其嫡故伯姬書來逆也伯姬者隱公之姊妹也稱女者何女在國稱女從父所稱之詞公自主婚也履

緰者紀卿也名之非命卿也或曰逆女必親故文王親逆于渭不知渭本在周境逆于渭非出疆也人君豈有委其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故天子諸侯皆無出疆親逆之禮其娶也使上卿逆于其國至于所館乃自迎而親御授綏所謂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也夫卿之來也君使之宋伯姬之歸宋也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矣今不書紀侯之使何也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者婿也養廉遠恥不欲自言娶婦故劉夏祭公凡逆女皆不書使雖天子不自主婚也盖爲君婚者必稟君母之命而婦人之命不得通于鄰國故書法若卿之輙自來非君所命者逆女之常例也若宋公之使壽乃由

王無君母無命可稟耳大夫以下無命可稟者稱諸父兄師長之命君則不可故以自命爲文辭之窮也不可爲例者也然則書紀履緰來逆女固諸侯昏禮之正也

問滕侯薛侯來朝以宗盟而長滕侯禮歟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然惟天子旅見諸侯乃有先後若非同日見固無爭長之事也知援宗盟以爲禮而不知擬於旅見之非禮也隱公之謙讓當衛侯來會葬而不敢見何至僭于天子之禮是又羽父之橫誤之也異日者穀伯鄧伯之來兩書來朝則不同時行禮也其鑒於此而知改歟桓十五年書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則附庸世子之旅見固不足道耳自是滕屢至薛則終十二公不復至焉非以處之者之未當歟

問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解者謂胥命者相命也有以相命不可言會未嘗歃血不可言盟故特起胥命之文所云相命者何謂也

齊衛之不相謀久矣隱八年盟瓦屋以後各有玉帛干戈之事而二國未嘗一合焉當其時齊所密者鄭也衛所密者宋也今絶無與國惟二人獨爲此會所相命者云何又絶未見諸行事或曰相命者二君之妄也自王命不行諸侯有上僭之事必先與勢力之不相上下者共爲之當是時天下推齊僖以小伯而黎人亦責衛以方伯之事因肆焉坐大齊欲爲

東州之伯衛亦欲爲北州之伯王不命之又不能自命故二國相商而彼此相命盖齊命衛以伯衛命齊以伯也齊僖衛宣皆何如君其所爲固應有此耳既命之後齊急急于謀紀衛亦從王伐鄭而不力二國未有合謀之事其所命亦槪可知矣

問莊公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劌刼盟之事可信乎

柯之盟二國皆以利相結而詐相勝也魯爲宗國天下係望齊圖伯而魯近在肘腋不我附斯難以一天下矣而魯土地猶大倔强而難驟得志齊固不惜委屈以取之桓公之次年

爲魯敗于長勺既與宋師至我又敗宋師則齊固不敢輕視
魯也北杏之會陳蔡至而魯不至齊憾深矣於是因遂之不
至伐而滅之滅遂者威魯以兵也不問魯者結魯以禮也柯
之盟公羊之言三敗喪地者本無其事謂曹劌刼盟則不必
不有齊急欲得魯而知魯之矜小勝而愛小利也忿皆可釋
地皆可捐魯亦知齊之將藉以示信義也故欲其來而來祝
可刼而刼而齊乃屈己於歸田之請遷延于姻好之成示威
于三國之伐耀武于戎提之獻威禮並至積以歲月乃能得
魯心而合其力皆以柯之盟始之

問閔元年季子來歸書法意義若何

莊公之薨季友誅叔才立子般既而慶父賊子般友乃奔陳
閔公立及齊侯盟於落姑請復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
於郎以待之而季子來歸夫閔公之立非慶父意而慶父爲
之也閔時方九齡制於慶父之手慶父之不欲季友歸也審
矣九齡之君何以能自出會伯主而召國賊之仇也哉曰此
皆季友爲之也友非得君命之召不可以入而幼君制于强
賊之手無由發命而召之入惟齊桓伯主也伯主有命則慶
父不敢違公雖幼齡可出會矣伯主臨之與會而盟使以己
意請復季友因許而召之公且次於郎以待之蓋非公待之
以俱入友固不得入也此皆齊侯爲之也則皆季友爲之也

是知友之出奔非徒避禍慮力難驟勝而轉致其謀也其奔
陳也則以己一再至陳而好其君大夫陳又與齊最厚也因
陳而請于齊齊方謀定魯難亦知魯非季友之入則難無由
定故樂與成其謀也於是魯人皆欣然相告曰季子來歸矣
聖人探魯人之情而書之故其出也不書出奔非諱也其出
也所以爲入也其歸也不書自陳其在陳也皆爲魯也不書
公子有執政克亂之權不以公子重也不書名而書字則所
以貴之而嘉之也夫惟季子假閔公之請以入故閔公本爲
慶父所立而慶父復弑之非季子之歸何由得僖公賢君之
立而魯以大定乎

問閔二年齊高子來盟書法意義若何

慶父之禍魯曠年無君齊高子來則僖公立而魯大定夫高
子之來齊侯使之也乃不書齊侯使者何也觀齊侯問仲孫
湫以魯可取則其使高子來也意未嘗不在取也高子取之
則竟取之矣乃不取而盟之則盟者高子主之也非齊侯使
之之意也故不書使也高子主之而人臣不得專美仍國之
美也故曰齊高子也其曰來盟何也鄭伯使弟語來盟宋華
孫來盟皆盟以定二國之好也今魯有內難君尚未定何暇
言與齊修好齊亦何患其不與我平而盟之也哉曰高子之
盟以僖公蒙難而立其國人未信且知魯之懼齊乘亂取之

也故與魯盟使魯人知君之已與齊盟鄰修舊好釋臣民疑懼之心君有大援戢賊黨傾危之念君安而民與俱安斯國以大定焉故曰盟以安魯也高子者葢高傒也不名不字而第稱以子美之至也

問僖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齊宋而外皆唯江人黃人說者曰貫之盟江黃始來故盟以結其信覘其意既誠樂爲我用故又爲會而與深謀葢齊欲伐楚江黃若爲楚用則可出兵而截齊之後爲齊用則齊鬪其前江黃議其後楚師一出而腹背受敵矣江黃者伐楚犄角之用也故伐楚次陘諸侯皆在江黃獨

不與諸侯同次于陘聚而爲正也江黃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分而爲奇也此桓之善謀他日所以服楚者皆於陽穀之會定之故陽穀大會而一無所言秘是謀也其說然否

此胡氏說也果如所云則伐楚之時何不致楚使之出戰令江黃潛躡其後以得所欲耶夫果欲勝楚必須及其侵伐中國之時迎而擊之急追而薄之如城濮鄢陵何必不勝斷不至用及江黃也若涉其地而伐之則楚負其方城漢水之固必不出戰八國固無由角其前江黃何自犄其後乎若謂本不敢戰而但慮其出兵以敗我故欲江黃議其後使楚不敢出則不思楚既能抗八大國之師於前江黃之小弱久爲楚積威所刼楚豈不能禦而患彼議其後乎且按之地里則所謂犄角者亦殊不可解江在今汝寧府之正陽黃在今之光山俱遠在楚之東北境外齊之來也所謂師出陳鄭之間又何患江黃之截其後其次召陵也正西直葉方城二百餘里江在召陵之正南約二百里黃又在東南百餘里若西攻楚之方城則江黃乃在其前東南數百里之外何謂犄其後乎穀梁曰江黃之初來也管仲欲不受曰江黃遠我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而與之盟迨伐楚之次年楚滅弦以弦恃江黃之睦於齊也且

伐江滅黃齊僅坐視而已是江黃之二會徒自速其亡益楚之横齊自取病而已惡在其爲制楚哉夫衣裳之會十有一而夫子僅稱九合說者謂貫與陽穀兩會本管仲所不欲故斥之於九合之外夫會爲管仲所不欲夫子所不數而尚欲矜其善謀也哉

問經書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書法意義若何

召陵之役齊桓之辱我中國也甚矣桓徒知攘楚爲美名而實無忠義敵愾之志故其氣餒其心怯而智勇俱困合諸侯大舉以爲遷延之役其本志僅在藉口以告成功不知其辱我諸侯實甚也春秋書召陵之盟葢傷之矣夫楚非不可勝

也晉文之時楚之強數倍于前而重耳入國不數年卽一戰
而蹶之桓之時楚未甚競也其始伐鄭桓已能同盟于幽使
及其時而伐之爲力必易卽養之十餘年而統八國之衆亦
無不可敵也旣興問罪之師則當問其僭王問其伐鄭問其
虜蔡侯之罪彼不服也則振旅而進必待其君之自出稽首
服罪一一聽命然後從而盟之可也乃問所不必問支梧遂
引明借以易謝之辭及一使甫來又遽爲退師言則唯恐觸
其怒動則務在結其歡斯爲問罪之師也耶屈完之來吾不
知其何爲也以爲服罪固未見有服罪之詞也至陳諸侯之
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儼與楚臣敵體爲禮無耻巳極而完更

抗以衆無所用之言桓乃緘口結舌而以諸侯盟焉則謂八
國之君受盟于屈完可也詎非適以尊楚使以一大夫徧盟
中國之君也哉春秋書法公及諸侯之大夫盟諸侯之大夫
來盟皆不書公諱之也今屈完來盟僅書盟于召陵不書諸
侯與盟爲諸侯諱也後之論者尚盛稱攘楚之功或以召陵
之書爲序績何其眛于論事不思孔子書法之意乎旣盟之
後不踰年而楚滅弦矣圍許矣滅黃矣齊皆不敢問吾不知
所謂盟者何爲哉則以齊本無攘楚之心而不憚自辱也

問齊桓所以致伯者焉在

桓之征伐不足道其會盟則遠勝於晉文僖五年首止之盟
七年甯毋之盟八年洮之盟九年葵邱之盟皆可述也首止
會王世子鄭巢能寧周也鄭旣爲世子而王以惠后故將廢
鄭而立王子帶桓懼世子不安乃合諸侯以會世子而世子
尊復不以世子與諸侯列叙諸侯不敢盟世子而世子愈尊
使天下皆曉然知世子之爲鄭而尊于天下則天王雖有惠
后之愛不得行其私以易太子而太子定卽王室以定此桓
之善于寧周也甯毋之盟不受鄭世子華之姦所謂招攜以
禮懷遠以德者或庶幾焉洮之盟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
盟焉王人微者也葵邱之會序宰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
同盟焉皆知禮矣

王深寧曰李氏部世紀云桓公會不適三川盟不加王人文
公會畿內盟子虎矣桓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奬子抑父
奬臣抑君文則爲元咺執衛侯矣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愚
按桓之會多尊天子以安王室文之會則挾天子以令諸侯
且蔑宗周以自侈大而已

問葵邱之盟所以爲伯業之盛者焉在

孟子亦稱葵邱之盟以桓之業盛于葵邱也然葵邱之盟實
屬多事夏旣會于葵邱矣乃遲之三月至九月而復盟何耶
吾不知諸侯散而復聚耶抑並居葵邱至三月之久耶宰孔
先歸恐亦不能待耳故有不務德而勤遠畧之言而齊侯必

為之者蓋震于天王賜胙加勞賜級之寵已復下拜登受序宰周公于羣侯之上諸侯皆見其致敬盡禮悚然于天威之不違咫尺而奉霸令者益恭桓得意於此沾沾自喜不忘葵邱又自負有此寵光有此威命何求弗得故閱三月而復盟葵邱桓所以快其隱念也然心快其侈而制命不臧亦無以為糾合之具伯者之技蓋善為詞矣始之會也以襄王初立惠后猶在叔帶伺釁故請王命而會諸侯王亦出重臣以臨之其會也所以安襄王也今為此盟猶執此說耳故初命之詞首曰誅不孝指叔帶也曰無易樹子暗輔襄王也曰無以妾為妻抑惠后也秉大義以固王室久安之機定一尊以弭

天下未形之亂所以執天下之柄諸侯皆聽命者歟霸者之挾制天下皆此類也然自此而伯業亦衰矣或曰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夫會者僅六國安得叛者九國耶蓋小國固有從而不書于會者斯時乃多叛者耳然則葵邱之盟固可已而不已者耶

問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自始會至葵邱三十餘年始稱極盛晉文則入國五年驟起而主盟天下諸侯不呼而集卽有踐土之盛者何也

齊桓之先未嘗有伯桓鑿空創之故難既有伯局天下不可無主盟桓既沒諸侯皆思有盟主而不得也楚方爭之諸侯將盡從而心未服晉文乃起而蹶之則諸侯俯首以聽晉拱手而受也固勢之一定也而晉文之英銳實遠勝於桓又謀臣多非僅一管仲始則入定襄王大義昭矣不似桓之受王命伐衛而取賂也又伯以攘楚為功必須戰克而功始顯而以楚之負固必須及其入吾地也而後可克桓不知此必欲帥諸侯以入其國拙矣故勞而無功觀城濮之戰楚之欲不戰而歸以守其老謀也數矣晉文百計要之致其必戰以楚之既歸則無以取威定伯也此皆桓文得失優劣之大端也

問踐土之盟天王在焉有策命之寵彤弓旅矢秬鬯虎賁之賜諸侯必書於策矣春秋皆不書而僅書盟于

踐土如常詞何也

天王狩于河陽書之作王宮于踐土不書而書公朝于王所明天王固在此也王親臨而并寵錫之大典皆不書削之也觀夫前之請隧後之召王則驟勝而驕其跋扈無狀必有不勝誅者天子之不敢不至策命車服弓矢之不得不錫其震而脅之者可想也聖人慮後世強臣有敵愾之功卽挾以迫致乘輿且要夫九錫之類者故沒漠置之若曰盡臣子之常倖一戰之勝固不足上動九重而受寵錫若斯之隆也則削而不書而已矣齊桓葵邱之不書致胙亦此意也

問襄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論三不朽范匄何以有

此問豹之答之得失何如
豹之如晉於是三矣昔歲之秋齊人間晉欒氏之亂而伐晉豹曾帥師救晉焉玆則晉旣克欒氏豹又來賀也宣子旣克欒氏志滿意得念欒氏之作亂爲范氏也使欒氏勝則范氏巳矣今幸克欒氏因思范氏受姓之遠而福祿未艾也忽憶古人不朽之言而以巳證之故見賀克欒氏者忽發此問耳夫不朽者固謂夫一人之身有常立于天地者耳或奠萬世之生或救一時之敝或啓牖人心而植倫理之常其始有所以立夫天地人者天地人不易則所立亦與之不易所謂有立德立功立言是也而論言之立僅擧先大夫臧文仲則使

臣誇揚本國之習耳僅如文仲之立則匄之祖父武子文子不皆可相伯仲乎惜乎宣子不能知先人之美爲穆子所折而無以應也

問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胡謂以札讓國致亂而貶之固大謬不足道而杜謂札不稱公子其禮未同于上國公羊以札能讓國賢之穀梁以吳子能賢而善之何說爲是

吳之始也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使吳能守太伯之治則雍容禮樂朝聘往來詎不冠冕華夏哉乃仲雍繼立斷髮文身祼以爲飾用是匿跡海濱不復自通于上國耳自壽夢通晉而智能漸開以會盟之故屢與諸侯大夫相胥接其向慕而通聘也情也而吳子之使札則又不止此吳之浸强也近攻楚而遠結晉欲與晉楚爭衡也久矣玆觀晉楚盟宋交主夏盟而伐楚門巢君爲所殪則楚强我弱也於是思通好結援遍交上國昔楚之大也使椒來聘秦之大也使衍來聘吳之使札亦猶是也事同而書法同何必別求異義哉惜乎札有知音知人之才而僅使之一聘也其兄弟諸子爭奪相殺但知曰尋干戈欲推札爲君適使之遠引而去耳設無傳位季札之約而嗣君能擧國以聽唯札是從其大興禮樂於南國也乎乃竟不見用徒以一聘少見其才是可憾也然有此一聘

已令千載而下共推爲南紀之一人有其實而名必彰又豈在跡之多見乎哉

問襄二十七年弭兵之盟何如

兵之設久矣周之盛也必曰克詰戎兵張皇六師時用震厲以作其氣晉自悼公三駕以後日卽于偷陵夷十餘年所思不能用兵耳宋向戌者小人也善爲容悅於晉楚之執政皆善焉因思假兩大爲古今不爲之事以爲名而倡弭兵之說晉之君臣無遠慮謂我若不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不思我果能整軍經武方將伐楚而正其罪楚焉能召諸侯哉苟且偷安而許之乃適爲楚召諸侯耳晉許之固

無不許之而適暨楚詐矣且徒曰弭兵亦思兵之何以弭哉背之不弭者以從楚則晉兵至從晉則楚兵至也今日弭兵將諸侯皆無所屬耶抑楚能盡釋諸侯使皆從晉耶此晉楚之從必交相見也不待楚人之請已別無他策已況楚焉得有從也楚之從焉得至晉也齊秦而外雖陳蔡與許之時從楚者皆當從晉者也晉能振其伯業則楚一無所從其荆蠻小國楚所吞噬未盡者亦萬萬不能涉遠而至于晉則從曰交相見晉實一無所見徒驅中國諸侯盡數以朝於楚楚不煩一兵不折一矢而舉累世所戰爭不得者一言而盡得之中夏則舉桓文以來合天下之力百戰而死守之者一言而

盡棄之嗚呼傷矣戌之肉其足食乎夫既舉大勢以歸於楚而復爭一歃之先迨不能爭而云楚爲晉細以自解陋矣書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特于夏之初會也先晉趙武焉得謂先晉而與其信乎至豹之不書族則以一事再見前已書叔孫故省文耳季孫矯命使視邾滕亦未知齊人請邾宋人請滕耳若知之君與季孫亦必不肯也以周公之後而等于人之私可乎哉豹之執以義得奉使之道矣而奚貶焉於是益思向戌之罪重也以一伯而已悉索敝賦困於幣重矣又益一伯焉其何以堪之

問昭公二年晉韓起來聘宴于季氏禮歟

晉覇以來聘魯者九未嘗以上卿今韓起以告爲政而來見太謙矣儀禮鄰國聘使之至大夫於賓固有壹饗壹食之禮則宴于季氏固禮所許也而是時季氏橫甚每樂結晉大夫以爲重鄰卿之至者亦必結好季氏以致親厚或曰襄六年季孫速以嗣位如晉見且聽命韓子此來所以報之也又是時晉大夫各營其私各結諸侯之大夫使歸于巳如後宋樂祈如晉趙鞅逆而飲之酒于棉上是也季孫昔主范氏及荀氏故韓子欲引之而親結焉是皆諸大夫之私意所或有者也

問昭二年叔弓如晉獨辭郊勞辭致館何也

弓之如晉報韓起也晉聘以春魯聘以夏勤矣然襄公時晉伯之方盛晉有下卿來魯必君往朝焉今韓起以執政上卿至君不親往則上卿季孫當往乃三卿以下之叔弓實行魯事晉之心怠矣其無大國之討乎叔弓受命季孫不敢不行而心甚懼故致禮于常禮之外冀免罪戾焉禮郊勞有禮辭致館並無辭叔弓皆善其詞令而辭之叔向果稱以能全忠信卑讓之道不徒免咎且以邀譽幸矣觀次年齊使陳無宇如晉晉以其非卿也執諸中都叔弓之來安知晉不以其位卑而加罪乎則弓之求美于禮節之外而文詞動之儀度勝之所以成奉使之不辱者乎斯亦使臣之所不可不知也

問定公十年孔子相公會齊侯於夾谷三傳之言皆可信否

定公十年春及齊平既而會于夾谷自皆是孔子之意又用孔子相禮則一切自孔子主之要唯贊成好會成禮而歸聖人之事畢矣無奇謀可出無盛烈可矜也而諸儒妄生異說不特手足異門而出之言不可信即左氏所言亦不足信也萊兵之劫胡爲者耶齊魯之會多矣齊未有劫者乃以孔子相禮而有劫是孔子致其劫也聖人之德威翻啟同好之亂謀于先而弱魯之武備乃戮強鄰之甲士于後耶至加載書謂齊師出境魯必以三百乘從聖人不辭而折之乃藉索汶

陽之田反我區區故有之田便舉宗國而任人役屬乎他日汶陽歸矣齊師屢出境矣固未見魯以師從齊亦未責以背盟何也經文但書公會齊侯于夾谷未嘗書盟則未嘗有盟也未嘗有盟且誣爲載書之言則知所言皆無稽也皆妄擬聖人必異乎人而失之者也然則聖人之相絕無以異於人乎曰有治聲動于未會之先德義孚于方會之際爲國以禮服物以誠欺詐之習泯侵奪之悔生不待約言不事盟詛齊人既退心悅誠服而歸鄆讙龜陰之田斯道化所感使強鄰悔過效順莫知其然而然則聖人之神化也

御纂春秋傳說但書孔子相幷左氏之言一切刪之足表聖人之真而正羣儒之失矣

問定公十一年及鄭平始叛晉也斯孔子意乎

魯以僖公以來事晉者七世公之六年尚爲晉討鄭今與鄭平固孔子之行乎季孫而主之也夫聖人固不知有伯焉知有晉伯者假主盟之名驅天下諸侯使貢賦財賄盡歸于己從則獨享其利不從則諸侯共勞其師天下疲于奔命以奉一人之喜怒相率以暴蔑宗周而已況又政在家門諸侯解體仍僕僕供彼大夫之役以結怨天下不亦悖乎使孔子得竟其志次第設施不外睦鄰修好之常自大近悅遠來之效東周之爲未嘗不自此始也

問定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隳費孔子使隳之乎抑二子自隳之乎

聖人之欲隳費久矣季氏之横費爲之也鋤姦強者必去其所據而絕所恃焉然三家之所以爲三家者在是焉得而隳之幸也彼所據以制國者家臣復據以制其家始爲魯患今則爲季患季尚怙此費哉然費之隳正不易矣叔孫氏之隳郈也侯犯以奔齊而齊人已致郈也費之公山不狃非侯犯之比而方據以叛其肯從于隳乎於是孔子謀之謂叛之難圖惡則生變唯善克其變不効是其變於是下隳費之令而不狃叔孫輒果率費人襲魯矣公之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

武子之臺也孔子以之也蓋兵已入城計城內堅固可守者惟此臺故相率共守之費人攻之果弗克而入及公側乃命申須樂頎下伐之蓋變起倉卒國人莫知計攻之久而國人必助順知二人忠勇事急而愈死門賊少北而國人之助順者至乃可共追而敗之蓋仲尼之計其變而倉促定亂者如此既敗而二賊奔齊乃帥師以墮之易易耳是以墮費者孔子之意而當其時不特孔子欲墮之魯君欲墮之季氏尤欲墮之而亂之未生亂之既克恐季氏正不欲墮也故先使子路爲之宰及其憂危悔懼之時諭以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使彼知禍患之相循皆由禮義之未協急思去患而樂從

吾禮焉蓋欲行吾禮與義亦必善因乎時而乘其機也孟之成雖弗卽墮若孔子不行亦必不久而墮之矣

問猶三望諸說不一作何解

有虞氏之祭受終而望因乎類巡狩而望因乎柴是望祭者固未有無因而特舉者也魯四卜郊不從旣免牲不郊則望亦可已矣而不已焉故曰猶三望也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凡名山大川在其地者皆得祭之楚昭王謂江漢雎漳楚之望晉曰並走羣望則皆不止于三蓋諸侯之望第名以望而不限以數限以數者惟天子曰四望周禮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而大司樂分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之祀於祀天神祭地示之下曰奏姑洗歌南呂舞人磬以祀四望而山川別有祭焉春官名例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人鬼曰享玆四望從天神爲祀而山川從地示曰祭則四望屬天神矣故先鄭謂四望爲日月星海或謂爲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否則四方也魯之三望因四望而少降則未知所指何神若以四望爲四方則四方豈可缺一乎公羊以泰山河海當之姚九經說謂魯境不至河宜改爲濟然以魯僭郊禘之心推之必非僅守諸侯祭封內山川之常禮且封內山川之望不拘以數他國不止于三而謂魯僭後之禮拘乎封內之常而又限以三必不然也杜注從賈逵服虔以三望爲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國語注

諸侯二王後祀天地日月星非二王後祀分野星辰山川意魯因四望之名而稍降或避日月而祀星辰不失周禮祀天神之意而兼及山川則海岱河濟固皆在其內蓋星也山也水也三者渾名以三望而已夫望爲郊之細而魯以爲若不郊而又不望何以明我之多用重禮而焜耀四鄰與百姓乎故始于僖之三十一年而宣之三年成之七年皆仍其例要皆可已而不已者也

問大蒐之書屢見於昭定何也

蒐狩常事不書桓莊之書狩以非時非禮也僖公公徒公車咏於頌而三十餘年不一書得其常也昭之八年蒐于紅自

是十一年、二十一年、及定之十二年、十四年、凡五書大蒐。昭八年紅之蒐，傳曰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盖大蒐之名自紅始，不曰大者，經文鈌也。其先狩郎、狩禚，皆書公，至大蒐則不復書公，公無與焉耳。是時舍中軍三年，四分公室，公無民焉，於是而大蒐，意可知矣。夫姦臣之擅國，必大肆更張，爲震動耳目之事，更其制度以變民之心，則民之從我者一新；其號令以作民之氣，則民之與我者堅。兵權之旣執，軍實之盡收，可不簡兵大蒐以耀余武乎？攷古蒐狩之制，本無稱大者，天子之制，狩于仲冬稱大閱，仲春振旅僅曰蒐田，今特立名曰大蒐，將合大閱振旅之之制而用之乎？抑不必用大司

馬之法乎？要亦三家之徒自大耳，其實非能經武也，非能習戰陣也。是時外困于大國，內困于陪臣，軍制焉在哉？唯陵制其君則有餘耳。昭之世三書大蒐，國事可見矣。

問：滕之來朝，隱十一年稱侯，自桓二年以後皆書子，何也？

註謂盖時王所黜，正義謂于時爲桓王，尚得命制爲諸侯，明能黜滕爲子爵。朱子曰：沙隨春秋解謂春秋時小國事大，其朝聘貢賦多寡，隨其爵之崇卑，子産所謂列尊貢重，魯所以欲視邾滕也。滕侯之稱子，當是自貶以子禮見也。又按杞之來朝者七，始書侯，旣書伯，又書子，傳曰用夷禮故曰子，又曰賤之也，知舊史所書之爵，一視其禮物之厚薄，經文亦因之耳。

然後知齋答問卷十七

春秋

問三傳異同

春秋傳凡五家始有鄒氏夾氏後所傳則三傳左邱公羊穀梁也班氏謂鄒氏無師夾氏有書阮孝緒謂鄒夾并絕於建武中宋志有夾氏春秋三十卷不知何人所擬今亦不傳左邱明複姓左邱應劭風俗通稱邱姓爲魯左邱明之後可證也劉向父子班固桓譚皆以左邱明親受經于孔子至王安石始斷左氏非邱明者十一事其書不傳自餘諸論惟以臘爲秦祭傳載智伯斷爲六國時人然秦本紀惠文君始臘張

守節註謂始效中國爲之未必秦以前無臘也若第見智伯事則去聖豈遠哉子夏爲魏文侯師不得謂子夏非受業孔子也禮雜記有公羊賈則公羊實有其姓或謂與穀梁皆姜字切音疑爲姜姓假托者非也應劭謂穀梁名赤顏師古謂名喜王應麟謂名俶說本阮孝緒荀菘謂公羊親受於子夏徐彥云穀梁出自卜商則二家皆出子夏也武帝時河間獻王獻左氏議立之公羊之徒詆之不得立和帝元興十一年始立自張蒼賈誼張敞劉歆尹咸鄭興父子皆習之公羊壽與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武帝時瑕邱江公與董仲舒集議仲舒爲公羊學卒用仲舒議由是公羊大興宣帝時韋賢夏侯

勝史高皆言穀梁宜興詔蔡千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甘露元年召名儒大議殿中多從穀梁此三傳之授受廢興也然三家各守師承口說流行非特其傳不同並經文而亦異之故三傳之異有名異者有文異者紀履緰來逆女左曰裂繻荆以蔡侯獻舞歸公穀舞作武此人名之異也至尹氏左爲君氏謂隱公之母公穀爲尹氏爲周之大夫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公以爲公子陽生伯爲公于爲子又闕生字則名異而文亦異矣師及齊師圍郕公爲盛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穀爲邴此地名之異也至齊侯取鄆公以爲運而善其曼內穀以爲鄆而謂之易辭戎伐凡伯于楚邱公以爲衛地而

責其不赴王難穀則以爲衛而貶其伐王使則文異而義亦異矣其他名字之異月日之異不可枚舉不僅召伯爲毛伯渝平爲輸平送王姬爲逆王姬也又其甚者定十二年及齊盟黃公以齊爲晉齊衛次垂葭公則葭作瑕穀則無衛侯僖二十八年會溫穀無齊侯僖八年盟洮公多鄭世子華襄二十九年城杞公穀皆多邾人襄二十二年十二國會沙隨公穀皆多滕子襄五年七國救陳公穀皆多莒邾滕薛昭三十二年十一國城成周穀多邾人諸若此類三傳之紀事與辭及經文牴牾校其差謬恐不止如陸淳所校二百四十二條也至左氏哀十六年書孔子卒公穀襄二十一年皆孔子生

又皆并經文而增入者矣
問方望溪先生春秋通論多異前儒舊說果皆得筆削之意否
天子自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望溪先爲比事目錄觀其異同而求義類于空曲之中一空前人之見故所得爲獨多未知全得聖人之意與否其勝于前人固遠矣其議論精當爲學徒不可不知者摘錄如左
平王之初文侯武公心在王室數十年中諸夏未見簒弒滅國之事是統紀猶未盡散也至平王二十六年曲沃封而晉難萌二十八年莊公嗣而鄭釁起馴至平王之末則晉不能

自保鄭且包藏禍心王室孤危而無與立王師再出皆爲亂臣所挫隱公之篇王數加禮而魯不一答天下無道至此此春秋所以始于隱也
平王之末鄭與王至交質子王崩之次月興師以犯王都故始朝而嗣王不禮焉乃法所宜然但其君臣皆善用兵王知力之不敵故繼序十四年而不敢聲言其惡至魯翬之弒鄭受賂而與之盟宋督之弒復衆會以成其亂此不能正更無以馭邦國矣故親帥蔡衛陳以聲討焉不料其竟敢抗兵相加致六師撓敗也桓王固有志中興者始命伐曲沃立哀侯矣又圍魏執芮伯矣繻葛之後且救衛以拒朔矣曲沃弒晉

哀侯又命致討矣桓王之討伐非盡不能行惟不能行于魯宋則以鄭莊怙亂而齊襄爲之輔也則鄭之當伐豈得以成敗論哉
王臣之與會盟自齊桓晉文始首止洮葵邱王臣與會而不與盟皆正也踐土要王以涖之則譎矣然王子虎猶不與盟故與齊桓三會同文惟翟泉書會而不書公則特文以著其罪也翟泉王人共歃與洮同而書法異王室有故王臣與盟禮之可以義起者也無故而于畿內盟王臣使陪臣主之則上偪也踐土王子虎涖之與葵邱同而書法異涖明王禁書會宰周公可也盟于王所而書會王子虎不可也

王臣之與戰伐自成十六年晉厲公伐鄭始前此徵兵討貳不聞請命于王非禮也而實霸迹之盛也及楚氣益熾中夏懾威諸侯疑貳然後援王臣以屬之禮也而實伯事之衰也然其號則正義亦無疵焉　桓文倡霸以後數十年簒弒者多伏其辜參盟幾絕私戰亦希晉厲公以後數援王臣以涖之則天王之葬魯皆應時以會則當時諸侯實因是而尚知有王
天王于魯來錫命者三歸賵含者三歸脤者一會葬者二求賻求車求金者各一皆以非禮書若王臣聘魯魯君臣朝聘于王則禮也禮則常事也而不削何也魯不朝而王乃聘焉

僨也聘而不報而又聘焉益僨也君不朝而臣聘則抗也聘列國勤于京師則無等也天王下勞晉侯而公就朝則非其所也諸侯會伐而道如京師則非其事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然必盡合于禮而後得爲常二百四十二年中聘王者三朝王者二如京師者一而得爲常事乎又况非其所非其事乎若并此而削之轉䟦于得禮而不書矣隱桓閒王亟加禮而無一報莊僖閒王臣不聘者幾六十年晉文時王使再來皆應時以報毛伯求金以後百四十年而王使僅三至蓋自知空名不足以結魯而益怠矣 觀魯事周之勤怠一視乎霸跡之盛衰則伯者之功不可沒也

會盟征伐或書人或以名見皆舊史之文也自文以前內大夫以名見而外大夫悉稱人文二年垂隴書晉士穀是外大夫盟會書名之始也由是而衡雍新城之趙盾承匡之郤缺皆以名見矣至宣十五年無婁而齊高固亦以名見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是外大夫侵伐書名之始由是而郤缺之伐蔡趙盾之救陳趙穿之侵崇皆以名見由是而宋華元鄭公子歸生衛孫免亦以名見矣然自宣以前盟會書名者不過霸國之大夫侵伐閒及一國二國之大夫而已會伐會盟而列序大夫之名氏者無有也自成二年戰于鞌內大夫四人並列而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皆列序焉成十五年會吳鍾離而晉齊宋衛鄭大夫之名皆列序焉自是以後不以名見而稱人者惟曹許邾莒滕薛杞鄫小國之大夫而已而大國之臣亦有不以名見者則非卿也夫始皆稱人繼而伯國之大夫以名見繼而列國之大夫以名見而小國大夫終無以名見者以是知大夫漸張則舊史書之亦漸詳而非春秋之法也

隱桓莊閔僖百年之中魯君會遇及盟者五十有九大夫會盟者四而其中各有故焉外大夫與魯君會盟者四亦各有故惟翟泉則大夫之僭端見焉是僖之季世也魯不與而諸侯會遇及盟者十有四而大夫之盟四蓋百年之中會盟之

大者皆諸侯自主之其小者乃間使大夫承事焉文宣則諸侯少怠而大夫張矣故魯君之會盟十有二大夫則十有一然衆會而皆以大夫尸之者無有也至宣十二年清丘之盟則四國稱人而無諸侯以涖之是將變爲成襄之始事也然成襄之世大夫與諸侯猶更出爲會盟也至于昭則君之會一而不得與其盟大夫之會盟則六合而計之則天下諸侯之會二而大夫之會四蓋列國之君無一不失其操柄者矣此申之會所以胥天下而聽于楚也定哀則魯大夫再盟邾一盟鄭而自叔還會吳以外齊吳强國之會反無一不屬之公蓋以平丘之會意如見執三桓懲焉故自是以後齊晉及

吳之盟會皆使君試其危而已不與也亦猶伐齊侵楚推而屬之公而曹邾費郎之師則三桓自將也魯如此而列國皆與一轍察其始終世變極矣

內會盟未有不書君大夫者而不書者三於幽則諸侯而主齊盟之始也于齊則諸侯與大夫共盟之始也翟泉則諸侯大夫與王臣共盟之始也故諱不書公以懲過焉于齊之盟齊君在焉未若會楚嬰齊盟蜀之甚也而蜀不諱公何也此義之變也楚師內侵以鞌之戰三桓懼討而以公試焉是盟也雖邾鄫微國皆以大夫會而魯獨君往則三桓之惡極矣書公不諱所以著三桓之罪也三桓之在國重于君而諸侯

視之亦重于君邢邱之會公在晉而季孫宿臨事非優公也謂公承命不若季孫之承命為可信也平邱之會公不與而執意如非怨公也謂止公不若止季孫為魯所忌也觀此而蜀不諱公之義益明矣

盟之或書同或不書同皆舊史之文也以載書之辭本異也以一國而主天下之盟自莊十六年於幽始故載書之辭言同以紀實也以固信也而諸侯猶未同心故後幽復言同以申其信自是以後覇權日盛不復言同矣踐土不言同其勢盛知無異心也蟲牢新城之盟復言同以叛者多也自二幽以來未之有也後此不書同戰邲而後楚勢益張載書無不言同者矣悼公三駕以前蓋時慮諸侯之貳故也雞澤戲亳書同平公少懦矣而湨梁祝柯澶淵不書同者席悼之盛也重邱復書同則諸侯之又離也以是知凡書同者皆懼其異而載書以是要言也

會盟書至歸而告廟也必重其事有戒心而後以告于廟故通十二公無與大夫會盟而致者以其事為已輕也征伐亦然有會有伐或救而以會致者皆不成乎伐救也

隱之世翬再主兵而有鍾巫之變桓莊懲焉桓之君將者四微者之師四莊則君將者十三大夫將者二皆微者僖之時君將者九大夫四其末年遂再主兵而瑕釁萌矣文自七年

伐邾而外凡役皆大夫主之而三桓之勢成宣公怵于三桓獨任歸父而反為所逐于是兵柄盡歸于三桓成襄之世唯伯主在行公乃親會非公能主兵三桓不敢抗覇以取罪耳其餘則自叔老會伐許而外五十年間未嘗假手於列大夫昭公終世未嘗親將蓋中軍初毀三桓各私其衆而使公不得近也至定哀則反有親將者民之去公久矣不足復忌也故私家之兵犯強鄰結讎釁則使公將之圍私邑拔小弱則三桓自尸之

魯自成襄以後三卿出則書三卿二卿出則書二卿散辭也不屬于君而無所統也

公羊曰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是也自宣以前軍旅之事百二十有五而稱師三十有八自宣以後百七十有六稱人者二十而小國之舉八益列國君臣無不阻兵安忍而輕用其民者春秋將變爲戰國之漸也

鄭伐許秦伐晉晉伐秦晉伐鮮虞獨稱國先儒以爲號舉非也蓋秦晉鄭許晉狄之戰亟矣又二國之私而與諸侯無與也或赴告不及傳聞畧不知主兵者爲君爲大夫又不知其師之衆寡則第書某國加兵于某國而已

內君之不書卽位也舊史無其文而孔子因之以見義也其

薨而不地葬而不志則孔子削之以見義也薨未有不書地者路寢書小寢書高寢書楚宮書臺下書至薨而不知其地則其爲臣子所不忍言也明矣隱公之薨也討于蔿氏有死者使舊史據當日之誣詞則必書蔿氏賊公矣子般之卒也必書圉人犖賊子矣閔公之薨也必書卜齮賊公矣倘爲國諱惡則竟書公薨于蔿氏子卒于黨氏公薨于武闈矣以是知孔子削之也且旣欺國人則未有不以禮葬者史未有不書者以是知孔子削之也何以知不書之爲賊不討也以外君見弒賊討而書葬知之也

子卒而不地葬而不志義與成君同傳稱子野以毀卒而不知其爲故也春秋之文辨果以毀卒則書子野卒于楚次般赤見弒之迹不益顯乎而其文一施之是知子野之卒同于般赤也公歸自楚而不敢入矣瑕釁旣開故欲立稚昧以固其權而戕嗣子也君方在殯國無變事次于季氏胡爲者乎季隂弒而以毀告人莫敢詰也故書卒同般赤而昭公仍書卽位蓋不應行卽位之禮而有不能不行者尤變之變也

弒君目其人者大臣貴戚赴告有主名也稱人者倉卒生亂賊由微者本末得其主名也三宋杵臼死于孟諸齊商人死于申池皆不辨操刃者誰也莒密州之事必此類是舊史之文也

稱盜者隂賊不知爲何國之人也故盜不稱弒非其君也

不目其人不稱國人而以國舉者懸獄而不敢有所歸也晉州蒲吳僚之赴告必曰衆亂無主名舊史必曰晉人吳人也而實欒書公子光也若書晉人吳人是沒其爲衆亂賊由微者而書光得自脫于此獄之外矣薛比莒庶其之事必此類也此則非舊史所能及也

經書內圍邑七皆不書叛如圍棘圍鄆兩圍成本非叛也昭十三年圍費則南蒯以費叛定十年再圍郈則侯犯以郈叛而經不書蓋中軍旣毀尺地一民皆歸三家使以叛書是爲三家討賊也而舍叛又無以屬詞故書圍以著陪臣據邑之實而不書叛以寓三家竊國之誅晉趙鞅荀寅士射吉治兵相攻未嘗叛君也而並書叛邯鄲稷據邑以叛趙氏則不書卽此義也

春秋因事屬詞各得其實而是非善惡無遁情焉豈特不以
日月爵次名氏爲褒貶哉亦未嘗有特起褒貶之文也其特
文皆所以發疑耳益事雖變而義非隱無所用特文也惟事
變而義隱然後特文以揭之文異然後疑生疑生然後義見
是故君薨子卒而不地葬而不書所以見其非正命也桓之
篇月不繫王所以見篡弒之作由王法不行也見弒之君不
書葬而賊既討則書葬所以見不書葬者以爲無臣子也弒
於臣者賊不討不書葬而弒于世子者賊不討書葬所以見
國人鄭國不以弒君者爲賊而以爲君乃人道之極變也弒
君之賊見殺不書爵而晉里克衛甯喜稱大夫楚比稱公子

齊商人稱君蔡般稱侯所以見討之不以其罪殺之不以其
事也弒于國人而賊不討者不書葬戕于鄰國而讐不復者
書葬所以見臣子之心同而勢則異也會盟書會而沒公書
及而沒公所以見名分之始亂事柄之始移也會盟而諸侯
不序大夫不名所以見諸侯之失位大夫之亂常也會盟不
書所爲而稷與澶淵書所爲所以見其非欲討亂而不果也
會盟同地前日後凡宜書諸侯盟而皐鼬之盟覆書公及所
以見公之受國於意如而以得與後盟爲幸也諸侯赴會而
道卒宜書未至卒于某地而鄭伯髡頑書未見諸侯所以見
其以欲見諸侯生釁也魯被侵伐必書四鄙而哀之篇兩書

伐我所以見其爲城下之師也諸侯奔不名而鄭伯突衛侯
朔名所以見國有二君也爭國而奔其入也無不名而衛侯
衎不名所以見其正也奔而歸執而歸者無不名而曹伯負
芻不名所以見其位未絕也執諸侯大夫恒稱人而晉厲公
執曹負芻獨稱爵所以見稱人者乃亂世相凌暴之事也取
國邑恒稱人而齊侯取鄆以居昭公獨稱爵所以見稱人者
乃彼此相攘奪之詞也內大夫必書卒而桓之大夫不書卒
所以見其皆有可誅之罪也宣之大夫皆書卒而叔彭生不
書卒所以見其死于子赤之難也僖二十八年兩書公朝于
王所而一書王狩所以見就見諸侯之非禮也內夫人之娶

也例書至而哀姜書入所以見讐人之女不可以入宗廟也
夫人之娶例書至而出姜不書至所以見其不允于魯之由
也夫人之娶非失禮不書而成夫人書所以見定姒之非嫡
也夫人歸寧例不書而出姜書所以見其不安于魯之釁也
夫人之行不書至而出姜書至所以見不書至者皆非禮之
行也夫人之始至無不氏而出姜穆姜不氏所以見其以喪
婚而與有貶也公叔伯兄弟公子之不爲大夫者不書卒而
叔肸書卒所以見叔肸之義與君之有加恩也內女之歸也
無變無失禮不書而杞伯姬書所以見後之來魯會洮者非
諸姬之女也歸田不書我而濟西書我所以見濟西之田不

獨我有而所歸獨我故封也宮室之災不書復作而雉門兩
觀書所以見其非制也僖文之篇歷時不雨同而書之異所
以見君心之勤怠也凡此皆特文以發疑而非用以爲褒貶
也惟王不稱天者三近于削之以示貶而其實非主于貶王
也隱之弒也未知賊之所在也錫桓公命王不稱天而後知
獄有所歸矣成風薨葬一同于正嫡無以知僖公之違禮也
歸含賵會葬王不稱天而後知大從之終不可亂矣然則此
三書者亦所以發疑也外此則據事直書以見其實而已
先儒褒貶之例多不可通以外諸侯稱爵爲褒則楚商臣蔡
般皆稱爵矣以外大夫不書繫與族爲貶則鄭公子歸生衞

甯喜陳夏徵舒書繫與族矣以稱人爲貶則文僖以前會盟
征伐列國之卿大夫皆稱人而不以名見宣成以後列國之
卿以名見而大夫始稱人小國之卿大夫終春秋恒稱人而
莒慶曹公子首獨以名見以是知凡此類皆舊史之文隨時
勢以變更而非有典法者也與悖于妾媵而稱夫人稱薨葬
悖于守適而不稱夫人稱卒孔子一仍舊史乃屑屑于稱爵
去爵及繫與族之稱不稱以爲褒貶乎必一一改之不惟義
無所處亦且變亂事實而非傳信之書矣

問各國疆域能合于今之郡縣而核其實乎

顧氏復初春秋大事表一書以疆域地里及論形勢爲最詳
備錄之

東周東遷之初尚有今河南懷慶二府之地兼得汝州誇河
南北有虢國桃林之隘以呼吸西京襟山帶河晉鄭夾輔光
武創業之規不是過也後乃自披其地酒泉賜虢虎牢賜鄭
至允姓之戎入居伊川所謂入我郊甸也晉滅虢而鎬京之
消息中斷楚滅申而南國之窺伺方張至溫原蘇忿生之田
與鄭復以與晉則舉大河以北委而棄之由是懷慶所屬七
縣原武屬鄭濟源孟縣修武溫縣屬晉王所有者河內武涉
二縣及河南府之洛陽偃師鞏縣嵩登封新安宜陽孟津八
縣汝州之伊陽魯山許州府之臨潁縣與鄭接壤而已

東遷之初尚有太華外方之間方六百里之地又虢据桃
林之險申呂托天下之膂而南陽肩背澤潞富甲天下輾
轅伊闕披山帶河亦足王也故桓王之世猶能興師以號
召諸侯後乃日朘日削日蹙國百里所以嘆也

魯在春秋實兼有九國之地極項鄟邿根牟魯所取也向須
句鄅鄫則邾莒滅之而魯從而有之者也其疆域全有兗州
府之曲阜寧陽泗水金鄉魚臺汶上濟寧州嘉祥八州縣之
地後兼涉滕縣鄒縣嶧縣與邾接境又泰安府之泰安縣與
齊接境兼有新泰縣萊蕪縣沂州府治及費縣沂水縣曹州
府之鄆城縣爲魯西鄆鉅野縣爲獲麟處城父單縣爲高魚

邑涉范縣界又兼涉青州府之安邱諸城二縣與莒接境又
河南陳州府項城縣為所滅項國地又涉江南之海州跨三
省共二十六州縣
魯地平衍無高山大川之限無魚鹽之利常弱而不振亦
地勢然也
齊在春秋兼十國之地紀郕譚遂鄣陽萊七國之滅見於經
如莒之故封介邱及牟介二國俱不詳滅在何年其疆域全
有青州濟南武定登州萊州五府之地獨青州府之安邱諸
城二縣闌入莒地後入魯又東昌府之聊城為聊聶堂邑縣
為棠邑茌平縣為重邱泰安府治與魯接境又兼有東阿肥

城平陰及東平州斗入兗州府之陽穀一縣沂州府之蒙陰
一縣與魯衛錯壤又曹州府之范縣為齊廩邱及顧地則齊
晉宋衛魯五國交錯處也直隸天津府之慶雲縣為齊無棣
地
齊地形勢要害不如晉幅員廣遠不如吳楚徒以東至海
饒魚鹽之利西至河憑襟帶之固南至穆陵有大峴之險
北至無棣收廣莫之地用管子官山府海遂成富强為五
伯首雖曰地利亦人謀之善哉
晉所滅十八國又衛滅之邢秦滅之滑皆歸于晉景公時盡
滅衆狄盡收其前日蹂躪中國之地又東得衛之殷墟鄭之
虎牢自西及東延袤二千餘里有山西全省又有直隸大名
府之元城縣為沙鹿山所取衛之五鹿地廣平府之邯鄲成
安清河永年四縣順德府治與邢臺任唐山三縣俱與衛接
境真定府之晉州趙州冀州及藁城欒城栢鄉臨城四縣山
東東昌之恩縣冠縣曹州府之范縣與齊魯二國接境又河
南懷慶府之濟源修武孟溫四縣衛輝府之汲縣淇縣輝縣
濬縣新鄉縣南自解州平陸縣渡河有河南府之陝州閿鄉
靈寶桃林之塞在焉永寧澠池偃師三縣後又得嵩縣陸渾
地與周接境其西自蒲州永濟縣渡河有陝西同州府之朝
邑韓城澄城白水四縣及華州華陰縣又延安府為晉河西

上郡西安府之臨潼縣為所滅驪戎地商州為晉上雒及菟
和倉野之地俱與秦接境後驪戎地入秦為侯麗地跨五省
共二十二府五州
晉地本近王畿自滅虢據崤函之固啟南陽扼孟門太行
之險南據虎牢北據邯鄲擅河內之殷墟連肥鼓之勁地
西入秦域東軼齊境天下扼塞鞏固之區皆為晉有所以
久主夏盟者也
楚吞并諸國凡四十有二其西北至武關在今陝西商州東
少習山下文十年傳子西為商公即商州之雒南縣也與秦
分限其東南至昭關在今江南和州含山縣北二十里昭十

七年吳楚戰于長岸卽和州南七十里之東梁山與太平府夾江相對者也與吳分界其北至河南之汝寧府南陽府汝州與周分界其南不越洞庭湖全有今湖北十府八州六十縣之地惟隨州爲隨國僅存又全有河南之汝寧南陽二府光州一州又閼入汝州之郟縣魯山縣河南府之嵩縣開封府尉氏縣許州府之郾城縣又禹州與鄭接境四川夔州府之奉節縣與巴接境江西之南昌南康九江饒州與吳越錯壤又全有江南之廬州鳳陽潁州三府又壽州和州之地江寧府之六合太平府之蕪湖徐州府之碭山則與吳日交兵處也後廬壽之地多入于吳

楚自丹陽遷郢取荊州以立根基武王旋取羅鄀爲鄢郢之地定襄陽以爲門戶至莊六年文王滅申申爲南陽天下之膂光武所發迹處旣得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自後滅呂滅息滅鄧南陽汝寧之地悉爲楚有遂平步以窺周疆矣故楚出師則申呂爲之先驅守禦則申呂爲之藩蔽巫臣謂申呂之地所以爲賦以禦北方申呂之係于楚豈細故哉楚之形勢東拒齊則召陵之陘爲咽喉之要西拒晉則少習武關通往來之道南面拒吳則鍾離居巢州來屹爲重鎮迨州來失而入郢之禍始兆楚之植基固而形勢便春秋天下不遂併于楚者桓文之力也

宋在春秋兼有六國之地宿偪陽曹三國見于經者也杞戴及彭城則經傳俱不詳其入宋之年而實併于宋其封域全有河南歸德府一州八縣之地開封府之杞縣封邱縣有宋之長邱蘭陽縣有宋之戶牖衛輝府之滑縣有宋之城鉏陳州府治睢寧縣有宋檉地西華縣有宋鬼閻地又江南徐州府之銅山縣沛縣蕭縣潁州府之太和山東兗州府之金鄉單縣泰安府之東平州後滅曹又得曹州府之曹縣荷澤定陶三縣共跨三省九府二州二十三縣之地

宋地平衍封殷後于此蓋懲武庚之國于紂都有孟門太行之險其民易煽其地易震乎商邱爲四望平坦之地又

近東都勢不能據險爲患善全先代之後亦宜爾也入春秋乃有彭城彭城俗勁悍又當南北之衝故終春秋之世宋最喜事齊興則首附齊晉興則首附晉悼公之再伯也用吳以犄楚先用宋以通吳實于彭城取道楚之拔彭城以封魚石也實欲塞夷庚使吳晉隔不得通也晉之滅偪陽以畀宋也欲宋爲地主通吳晉往來之道也偪陽爲楚與國在今沛縣境宋有偪陽而吳晉相援如左右手矣故當日楚最仇宋迨悼公服鄭不復恃吳吳闔閭力能制楚不復專賴晉而宋于是晏然無事宋之常爲天下輕重者以有彭城也其後吳日強齊魯皆被其毒而宋始終不受

兵會黃池歸王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蓋忌
宋舊封非險扼之地久矣

衛始封兼三監之地封域本大後再遷至帝邱而舊封多入于晉稍廹狹矣而介在齊晉宋魯之間四面無所險阨又屢經狄難崎嶇遷徙其地有今之直隸大名府開州及府治元城縣魏縣長垣縣廣平府之邯鄲縣爲邯鄲邑旋入晉河南衛輝之淇縣爲始封之朝歌汲縣爲河内輝縣爲百泉後俱入晉僅有滑縣之楚邱及漕地耳又兼涉懷慶府修武縣界有彰德府之安陽縣内黃縣林縣歸德府之睢州爲襄牛地又錯入開封府之封邱縣山東曹州府之濮州爲城濮地曹

縣爲南楚邱地又錯入兖州府之陽穀縣泰安府之東阿縣其地多奇零與諸國交錯共跨三省十府三州十二縣之地其入晉之地不在内

衛地西鄰晉東接齊北走燕南拒宋鄭楚之爭伯衛不受兵以宋鄭蔽其南也城濮之先楚得曹而將於衛蓋欲爲遠交近攻之計故晉文首事曹衛亦事勢不得不爾衛服而鄭魯諸國乃從風而靡蓋衛踞大河南北當齊晉鄭楚之孔道晉欲東則衛首當其衝文宣以後衛幾同晉之鄙邑矣

鄭桓公武公當幽平之世以詐取虢檜之地其地當中國要害四面皆强國終春秋僅再滅許而已其地有開封府之祥符蘭陽中牟陽武鄢陵洧川尉氏鄭州河陰汜水滎陽滎澤凡一州十一縣亦兼涉杞縣與楚接界陳留與陳接界封邱與衛接界許州府爲所奪許國之地禹州爲櫟都汝州之魯山郟縣本楚以餌鄭旋復爲楚奪又闌入衛輝府之延津縣河南府之登封縣鞏縣偃師縣陳州府之扶溝縣懷慶府之武涉縣歸德府之睢州其地俱在今河南一省其闌入直隸大名府之長垣縣者爲祭仲邑東明縣有武父地僅彈丸黑子而已

齊晉迭伯與楚爭鄭者二百餘年是時鄭西有虎牢之險

北有延津之固南據汝潁之地恃其險阻左支右吾蓋滎陽成臯自古戰爭地南北有事鄭先被兵地勢然也至子産之世虎牢已先屬晉犨櫟郟已先屬楚鄭之地險盡失故僅能以文德自固而已三家分晉韓得成臯卒以滅鄭則鄭之虎牢豈非得之以興失之以亡者哉

秦始以逐戎有岐山之地平桓之間寧公武公德公以次蠶食盡收虢鄭遺地之在西畿者垂及百年至穆公遂滅芮築壘爲王城以塞西來之路而晉亦滅虢東西京隔絶由是振豐鎬故都與中夏隱爲敵國矣然滅滑而滑爲晉有不能越殽函以東一步滅鄀而鄀爲楚有不能越武關以南一步其

地有鳳翔延安二府平凉府秦州西安府商州同州府乾州不越陝西一省同州與商州之地猶與晉楚錯壤晉滅虢而桃林已畢秦之門戶在晉肘腋中後晉文攘白狄開西河爲今陝西延安府東去山西黃河界四百五十里魏得之爲西河上郡至戰國惠王六年魏始納陰晉八年納河西地十年納上郡十五縣吳起去西河而泣豈無故哉

吳於春秋初尚服屬于楚後乃寖强其地畧有江南全省而徐州屬宋廬鳳屬楚安慶屬羣舒後廬鳳亦入吳而入郢之勢成太平府江寧府則與楚以江爲界北皆楚也浙之嘉興湖州杭州則與越角逐之區方輿家以江西全省俱爲吳地恐未然

長江之險吳楚所共而楚居上游故吳楚交兵從水則楚常勝從陸則吳常勝楚以水師臨吳而吳常從東北出楚之不意當其始叛楚也即伐巢伐徐伐州來爭鬥於廬鳳之間蓋欲自上而瞰下子重之克鳩茲也爲今太平之蕪湖此用水也而吳報之取駕則在廬之無爲矣楚靈之克朱方爲今鎮江之丹徒此用水也而吳報之取棘櫟麻則出碭山與汝寧矣至昭二十三年州來入吳州來爲今之壽春以淮爲固撤楚之籓籬而據其要害所以破楚者也

越自少康初封至周初千有餘歲又至春秋之季允常始見經傳蓋今之浙東諸府爲百越之地勾踐之强或俱有之杭嘉湖三府則與吳分界由衢州府歷江西廣信府至饒之餘干與楚分界

勾踐滅吳既全有江浙獨伯天下乃五傳至無彊仍滅於楚何也昔人有言守江不如守淮守淮必宿重兵于廬鳳徐泗而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越之得志雖時北至魯衞之郊而戀其三江五湖之利倏往倏來其後竟棄江淮以北坐失地利以資强敵其能至五傳乃楚視爲掌中物而不亟取耳

然後知齋答問卷十八　　宣城梅沖著

周禮

問古之疑周禮者多矣、唐太宗以爲眞聖作、程朱並信爲周公之書、後人又謂有劉歆竄入者、孰爲是歟

六官之職非一代所創也、唐虞以來舊矣、周公因欲整齊之以爲一代之法、而屬稿未定、且書未完、東周人或竄入之、漢人益亦不免、謂非周公之書不可也、謂周公一手所定不可也、其可疑而不可行者直指之、不必曲爲回護、斯得失具見耳、茲卽古人所已言、畧加條析如左

鄉老二鄉公一人、宰夫司士職皆有三公之位、而經無三公之官、又司士射人皆有孤、而亦不見孤之職、書未備、且非一時所成也

司儀掌客其文獨詳、與他處尤不類、此非一人一時所成故也

太行人等職之在秋官、不過漫附之、不必曲爲之說

周禮之不可一日行於後世者、司市以下諸職也、市爲地無幾、何必下大夫二人、除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非官者而外、尚有官四十四員、不堪其擾矣　夫人世子無游觀市井之理、若僅僅一過、何罪之有、而所罰更無謂

泉府似欲利民、然過於委曲繁碎、不但國服爲息一句能誤王安石也、旣曰爲息、無論錢與力役、總將額外加取、力役亦必終歸于折錢、其弊一也、且其意如常平、然漢立數年後而卽有害無利、立法更繁更瑣、有行之者、國中騷然不可終日矣、後不可行、則其始不爲盡善也

膳夫之醬用百有二十甕、縱古之醯醢皆曰醬、亦屬侈費、不可法、何必曲爲解說耶

媒氏中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近人汪容甫解會作司會之會、一說甚好、然奔者不禁、總難著爲憲令也

黄氏日抄以周禮出於劉歆、五官皆抉摘無完膚、自不免成見、亦未必無一是者、畧採數條

膳夫以下五官、凡五百二十八人、均爲飲食設、無可併損者耶

獻人除士府史胥而外、徒三百人、今世取魚於市、不養一人亦足供膳　鱉人可省　腊人所掌乃庖人一小事耳

地官鄉州而下教令太多、恐民奔走不暇

充人之職、牛人可兼

師氏師儒之官、吏胥而外、徒百八十人、太冗

調人掌和難、不問是非歟　按調人僅下士二人、焉能盡知萬民之仇、其權力又焉能和解之、特著爲令而設之官、不甚可解

問黃氏日抄引陳及之說鄉遂設官太多六鄉共一萬
八千九百三十八人果不免於冗歟

按每鄉五州二十五黨一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每鄉共官三千一百五十五員六鄉則州長中大夫三十人黨正下大夫一百五十人族師上士七百五十人閭師中士三千人比長萬五千人是其最多者比長之下士也遂之制準于鄉每遂五縣二十五鄙一百二十五酇五百里二千五百鄰家之數皆與鄉同而官則降其秩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下大夫五人鄙師上士二十五人酇長中士一百二十五人里宰下士五百人每遂共官六百五十六員損却鄰長二千五百不用下士而中大夫損四人下大夫損二十人上士損一百人中士損三百七十五人下士損二千人每遂較每鄉損去大小官共二千四百九十九員以此知古聖人之用意深也觀遂之有所損知鄉之有不可損者歟六鄉以拱衛天子嚴其法於五家相保而廣以方二百里之地而後姦宄無所容不至有非常闖入京城之變且首善之地於以蔫教化之基故重之而用士人古聖王立制之不苟如此不然豈不知其繁且費哉故百同之地僅以四同用此法以外則每遂損官二千五百亦善爲節制矣鄉以外直達於畿皆遂也除封采之外皆爲遂遂固不可以數計也遂人云率六遂之役者因第用遂六以屬六綍耳非遂止於六也（詳見下所引九經說）則所損之官多矣且通畿內任地方教養之責者俱用士人並無一府史胥徒寧尚爲繁而擾乎非此則不給矣

問設官既多其食祿之費若何

下士視上農夫所食僅與農夫等比長只管五家兼自耕種固無不可即與以代耕之祿每鄉亦不過二千五百夫之地耳計六鄉四同每同六千四百井一夫百畝計公田六千四百夫四同合得二萬五千六百夫食祿者下士一萬五千夫中士倍之三千人爲六千夫上士四之七百五十人爲三千夫下大夫八之百五十人爲千二百夫中大夫十六之三十人爲四百八十夫合得二萬五千六百八十夫每鄉尚不足八十夫然無傷也遂準于鄉每二同爲三遂則每遂四千二百六十六夫食祿者里宰下士五百夫酇長中士百五十人爲三百夫上士二十五人爲一百夫下大夫五人爲四十夫中大夫一人爲十六夫共九百五十六夫每遂仍餘公田三千三百一十夫王畿九十六同之地除采邑外爲遂者不可勝數即鄉官偶多曷損焉計天官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十二人上士四十二人中士一百零八人下士一百八十三人下合府史胥徒共二千九百七十七人其受祿計代耕者共二千八百十一夫中大夫至中士共五百四十四夫地官除鄉

遂之官而外亦不過此數其他官亦大畧相仿六官之祿所費不過百同中之七八耳

鄉官之多是周禮一大疑議爲合畿內核實計之傳出聖王深心妙用而諸儒之疑皆釋斯前賢所未及也 程洪溥識

問太宰以九賦繼九職閭師有九職之貢太府有九功九功卽九職之貢司會已有明文而九賦九功未知是一是二鄭康成謂賦爲口率出錢以別閭師之貢後儒競駁之然竟以九賦九功爲一則大府職旣言九賦以待九式又言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司會旣言九賦令田野之財用又言九功令民職之財用載師

任地閭師任民皆兩兩對擧以明是兩項諸儒之說何所折衷

九賦九功是一無二而錯文以見義者也觀司會職而可悟矣謂九賦令田野之財用而關市幣餘非田野也原立名之意蓋出于田野者謂之賦則三農貢穀一項實當之乃正供之獨重所謂大農之本賦也出于民職者謂之功則園圃以下雜稅皆是而言民職之功則不得不以農爲首故關市幣餘非田野所出而列於九賦以明同出民功而助本賦之重也農貢已作九賦而又列九功之先以明國賦所出而表民功之首也若大府之文則正所以證二者之爲一也本文承九賦待九式之下而總以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以萬民之貢配邦國之貢則九功之卽九賦益明太宰所列財賄九賦九貢之外豈尙有他項哉曰充府庫卽以待九式也待九式者不能暴露充府庫者豈常貯不用哉且九賦之中邦中至邦都六賦旣皆爲三農之穀則六者僅居九功之一關市居商賈之一山澤居虞衡之二仍有圃之草木工之器物牧之鳥獸嬪之布帛及閒民無職者之夫布五者之貢未見所用則安得不合農商虞衡之四而曰以充府庫哉九賦九功之爲一無疑也載師閭師之分乃同官互主其事豈有二稅哉若康成之說旣征地賦又取丁錢以

漢世弊政解經久爲諸儒所斥不具論

問閭師所掌乃國中及四郊則凡所列八貢未必卽太宰九職之通于畿內天下者其國中四郊之地載師所任者已列于九賦此外之民有不與於任地之數者或閭師以九職之事任之而取其貢以充府庫豈非九職之外自有九職之貢乎

國中四郊匽匽之地又去載師所任者其餘地爲何地餘民爲何民共得若干不可知也而分之爲九職且責其貢耶以此充府庫不知歲得幾何也夫載師所列征賦皆出於田者園廛漆林而外未嘗及於他職則九者之當貢固未有議及

者也況載師任地制賦閭師任民徵賦二職相資載師仍以
閭師之徵爲徵耳閭師所列自是合畿內及天下而言不得
泥上文之國中四郊曰凡任民以閭師處王畿之中央書徵
斂之事於是始故特發凡於此也若泥於國中四郊爲言將
下文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云云皆止於國中四
郊餘皆不必問乎太宰曰以九職任萬民司會因謂之民職
之財用太府因曰萬民之貢閭師曰凡任民相承一事本自
明白不必自生枝節也載師並無征九職之事何以慮有重
征而紛紛各立異說乎

九賦九功之爲一爲二先儒多未能決近人吳鼎易堂問
目決其爲一其說曰遠郊以及甸稍縣都共賦數皆同近
郊而九賦中所謂關市之賦者關在遠郊界上市在城中
與門關相聯司關云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是也遠郊二
十而三關市之稅也十二與二十而五山澤之賦也甸稍
縣都之地必有山澤也關市逐末故稅稍重山澤爲天地
自然之利用力少而爲利多故稅最重立意自佳而爲說
未免迂曲所以云云見載師所言即閭師商賈虞衡之民
耳不知載師閭師本同官一事何必如此深解且未見明
確固不如決之經文特爲明白曉暢也 程洪溥識

問載師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

征二十而五前條所載易堂問目固可備一說尚有
異說乎

江氏愼修周禮疑義舉要國語載孔子之言曰先王制土籍
田以力而砥其遠邇是田賦有遠近取平之法禹貢甸服五
百里近者貢粗而且服遠者貢精而不服是虞夏砥遠邇之
法也載師所云則周官砥遠邇之法也取民固不過十一然
力役先取諸近近者多而遠者少其勢不得不然益遠民之
賦以補近民之力政乃均平如後世徵糧之法地有不便納
本色者許納折色而正供外量加解費亦民所樂從則疑三
句之非者得此說可釋矣

按十二與十一加一倍但爲少三日之力役不至加取如是
之多前四卷軍制條考得古者兵農未嘗不分而兵車多近
國都天子六軍在六鄉必近郊尤多當是近郊之民多隸軍
籍故賦只十一甸稍縣都則多爲農而隸兵者少故賦加一
倍以此砥其遠邇庶爲均平蓋既供十一之稅又身充卒伍
亦可抵十二矣若不供兵賦而十二固當爲遠民所樂從

問周禮或稱貢或稱賦或稱貢賦地官既曰令貢賦大
司馬又曰令賦者何也

小司徒職言令貢賦者二其說各有所主令於會卒伍者軍
賦也令於經土地井牧者田賦也大司馬職凡令賦以地與

民制之下文僅有可用者家三人家二人之語則只是人丁
之出與車馬甲兵之賦卽小司徒所令之軍賦正可使治賦
之賦也若田賦則粟米之徵以供國用及百官之祿禹貢之
厥賦太宰職之九賦是也古人賦稅通稱公共出財納于公
則謂之貢故共出財爲兵車之軍賦爲貢賦而貢亦通稱故
禹貢以兼目貢賦爲名康成以九賦釋於卒伍以貢爲嬪婦
百工之物皆非是貢賦止是一事所指自有別耳

問王畿千里三等采地而外所餘幾何

孟子天子之卿受地受侯大夫受地是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天子卿九視侯封各百里則占地九同二十七大夫視伯封

各七十里占地十三同零二千三百里八十一元士視子男
各五十里占地二十同又二千五百里合得四十二同有奇
尚餘五十七同有奇　王制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
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間田百里之國九是占地
九同七十里者二十一占地十同零二千九百里五十里者
六十三占地十五同七千五百里合得三十五同零四百里
餘六十四同九千六百里

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家邑之田任稍地小都之田任縣
地大都之田任畺地康成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吏治
之自此以外皆然賈疏甸稍縣都采地所受無多自外皆爲
公邑

據孟子則王畿百同除采邑之外餘五十七同有奇據王制
則所餘更多卽所謂以祿士以爲間田而載師之所謂公邑
也是皆錯於甸稍縣都之間而地官之遂人遂大夫與縣師
分掌之者

姚九經說曰九賦一曰邦中之賦兼載師之國中及近郊方
百里者言之也康成謂載師之國中誤矣方二百里爲遠郊
卽九賦之四郊也三爲載師之甸地卽九賦之邦甸司馬法
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皆在此邦甸中矣其五其六邦縣

邦都載師與司馬法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者合要之所
言里數皆約畧之辭周王畿以東西相覆爲千里惡可以道
里遠近定其名哉若其四家稍之賦則公卿大夫之田邑尤
不可以遠近定或在郊甸或在縣都總曰家稍九賦於甸縣
都皆加邦者以家稍與同地故言邦以別諸家焉耳

又曰周禮治鄉遂之法甚詳而經或言都鄙而不言治都鄙
之官與法夫都鄙未可與鄉遂隔別爲二也王都外卽是鄙
四郊以外爲都者多矣最遠而大卽大都任畺也次近差小
卽小都任縣也又近尤小卽公邑任甸也而總謂之都鄙計
民經里則其法皆遂法也爲王守都邑之官其地大如遂以

上則遂大夫之職其職也大如縣則縣正之事其事也故周禮未嘗更云守都鄙官之職而太宰以八法制官府以八則治都鄙不復言以何治鄉遂者鄉遂與都鄙固一也

江氏愼修曰王朝設都鄙之官禮事有都宗人家宗人軍事有都司馬家司馬刑事有都士家士惟徵斂財賦王朝不爲設官但稾載師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之法自設官徵斂縣師則徵公邑之在官及都家之當入于王者

問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謂之丘乘或丘出一乘乎四丘爲甸出一乘古有明文豈有丘出一乘者乎謂之丘乘者丘出馬一匹牛三頭乘法之成由此始且四丘共出必有

一丘主之而令其政令必逐丘令之故曰丘乘或謂丘備一乘是軍賦之數甸發一乘是調發之數恐亦未然江氏愼修謂丘乘卽丘甸古字乘與甸同（見前四卷千乘條）此說更佳

問井田九夫溝洫十夫可合爲一（見前四卷）而匠人遂人之法亦不同果無不合者歟

遂人匠人與小司徒之說無不可合鄭氏樵嘗圖之矣而微有未愜今列諸說而具圖之

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康成謂是井田法用於都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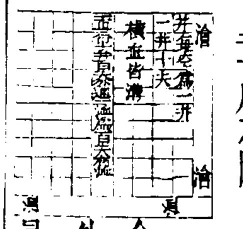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康成謂此溝洫法鄉與遂同）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賈疏謂匠人與小司徒同是井田與遂人之溝洫異）

按遂人匠人之不一者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成間謂之洫乃九百夫之地也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同間謂之澮乃九萬夫之地也相去太懸絶以此分爲井田溝洫之異制則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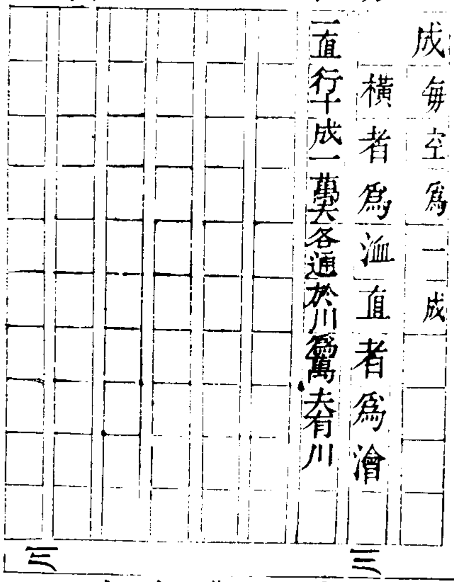
之須水一也何以鄉遂溝洫百夫有洫都鄙井田乃九百夫始有洫乎鄉遂千夫有澮都鄙乃九萬夫始有澮乎足知鄭賈舊說之不可通矣必合而一之乃知百夫有洫卽成間之洫也千夫有澮卽同間之澮也今卽鄭氏樵意而小變之爲圖如左

方十里一成之圖



一成方十里千夫之地九十井九百夫合澮地爲千夫有澮　成內橫直皆溝外橫一洫使十井百夫之溝各通於洫是爲百夫有洫卽成間謂之洫也

方百里一同之圖



一同方百里十萬夫之地

九十成九萬夫

九澮通一大川

按鄭氏樵謂成中之田計九溝而橫通一洫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也至一成九百夫之地則有九洫而外通一澮一同之地有百成則九澮毋十成九十洫通一大澮而兩川周其外其云百成之當九澮者是也謂毋成當有九洫則未必然不特費地太多不能有許多水且於文理未協如其說十夫一溝百夫則九溝而橫通一洫是十夫之溝各通于洫當云十夫有洫不當云百夫有洫也且上文夫間有遂明是四面皆遂則十夫有溝亦當四面皆溝故改其圖使成間縱橫皆溝而外橫一洫則十井百夫之溝各通於洫爲百夫有洫合之下文萬夫有川正是一例於文義爲協至千夫之澮則不然蓋百夫之地是直的能各通於洫千夫之澮則是方的必須毋成皆傍於澮始爲千夫有澮也故後一同之圖與一成不可一例論也　川之橫於同外猶洫之橫於成外也十成萬夫之水必出歸在外之一川鄭之解萬夫有川亦不能不說只有一川也則百夫有洫與此一例何又易之曰有九洫乎蓋百與萬都是直的不比千夫之方也合觀二圖則遂人匠人井田溝洫皆同此一法明矣自來解者皆患匠人之井間成間同間與遂人之夫間四間字不能畫一如鄭說則夫間井間爲一例謂兩夫兩井之間遂在夫外溝在井外也成間同間爲一例成內有九洫同內有九澮

也余說則成間與井間夫間爲一例唯同間有別要知同間本不必畫一天下焉得平整方百里之地可盡爲棋罫之方乎大者能畫數成數十成止矣匠人下節接以兩山之間必有川又曰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則凡所云云豈有不相地勢水勢而拘拘於尺寸之方者哉況封國封邑又多截長補短者哉知其法而通以意焉可也

問職方九服與禹貢五服同異若何

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以下毋服各有又其外方五百里句曰男服曰采服曰衛服曰蠻服曰夷服曰鎭服曰藩服凡方五千五百里

也較之禹貢五服名異而地益廣姚九經說曰周與禹貢之制服形勢固大異矣禹之時自王畿之外先小國後大國以爲遠近達諸要荒故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也若周則安有是哉其建國大者四五百里此與百里之國皆爲侯服伯七十里畧當甸服子男五十里則當男服采衛以下則皆夷蠻雖大曰子者其親於我而可役使者曰采衛服疏於我而不可用者曰蠻夷服尤疏者則鎮藩服自侯至采衛相雜而居豈如唐虞以遠近爲別者哉康叔在衛爲一州之伯而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此豈可以道里論哉師服曰晉甸侯也而建國言晉國小在侯甸之間不可建國非論去王

畿遠近也楚於周京不得近於犬戎楚猶有包茅之貢而祭公論犬戎爲荒服終王明其別不以遠近也小大之勢非禹貢之時之勢則分服不得用禹貢之法固其理也且天子之居不必當天下之中如職方所云是四面如一也周亦安得有是哉此東周君子漫擬禹貢爲夸誕之辭亦不可信之一也

問周禮有正歲有正月康成以正月爲周之正月正歲爲夏之正月信歟

康成以正歲爲夏正之正月大謬自有此說而周禮之失其解者甚多不可不急爲改正者也天地秋三官皆有正月之吉縣法象魏挾日而斂之文其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因皆有正歲帥屬觀法木鐸以徇之文是知正月之吉者正月朔旦也正歲者正月上旬十日以內也如鄭說乃是子月初吉縣象法十日已斂矣其貳廟乃待寅月方令人觀之而徇以木鐸知其不可通又強爲多少曲說不知乃鄭解正歲之謬誤之也又周官多以正歲上接歲終乃謂新歲之始耳因鄭說而亦多失其義

問周禮正月正歲自俱是周正然則絕不用夏正乎

周禮都是夏正未嘗有周正也凌人掌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正本作政屬上爲掌氷政鄭氏從杜子春改政爲正作

正歲十有二月以見夏正使經文多失其解不知周禮原都是夏正也如冬日至夏日至仲冬斬陽木仲夏掌陰木大司馬四時之田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中春始蠶莫非夏正而自來儒者多不悟亦不可解

問大司馬四時之田春曰辨鼓鐸鐲鐃之用夏曰辨號名之用秋曰辨旗物之用互文歟抑各有當也

兵法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中春振旅用鼓用火或亦是夜獵夏之茇舍則習夜戰之事也齊語曰夜戰聲相聞辨號名者夜相遇當自稱以防混於敵也帥稱其門縣鄙則稱其縣鄙之名家稱其號而家之所以爲號者其家之田在鄉耶

則曰某州某家在野耶則曰某邑某家故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皆謂家也以此爲號乃不患敵人之詐而已易明 秋之治兵辨旗物惟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與司常職言國大閱者同至軍吏載旗以下則異何也曰建者在車上吉儀也載者在其身以備戰死而來尸之凶儀也凶儀不敢擬君餘則皆爲小幟書其人名而及其事與號焉又以避名同者耳所謂徽識也康成以芟舍辨號名爲徽幟誤矣本姚九經說

問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束矢鈞金豈平民所能辨如此禁過之將不欲民之寃抑上

伸乎

秋官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皆聽其獄訟則民之有寃抑固隨時隨地皆可伸理也訟而至於大司寇則猶今之上控而成欽案者也上控至刑部固當禁過者且兩造兩劑皆能上達王朝則皆有力可知故使先有所入以挫抑之所以過富民之健訟者也觀下文以肺石達窮民曰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王而罪其長則知訟獄之上至王朝皆已訟於下弱者或其長弗達强者或皆不服而其長弗能理如魏戍之不能斷以獄上者也有肺石以達窮民則二條所以治富豪明矣舊說似皆未得其意

問硩蔟氏以下諸職無乃太瑣而入于邪怪乎

古聖王通神明之德盡萬物之理所以爲民興利除害者無不至史趙曰官修其方朝夕思之官宿其業其物乃至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然則上世以來所以修其德而盡其事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其法益無不備故禹能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而神姦怪物之生所時有也後世官失其治禦之法或仰賴於釋老而國家皆極報祀之崇周官之法能者偶一試之未嘗不大效潮州有鱷魚患昌黎之祭無大益也明夏原吉乃用壺涿氏焚石法焚石卽今之石灰也廣聚焚

石于岸同時下之潭水沸騰乃殺鱷盡絶蘇州有水怪善崩岸壞民田原吉亦用焚石法其怪遂死然則凡所以治神怪之術惜不盡傳耳古聖人之神明所以成王道之大者正在於此此則非小儒所能知也

問稾人食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注云此以月計六斗四升爲鬴而經義未甚明白

姚九經說曰古之一國自君至民之生齒皆有數可稽而一年境內登穀亦有數可會會收穀之數以配國人之數計豐年人每月可四鬴則餘穀多所以爲上其下則無餘而不足耳按古者夫皆百畝一家五口八口爲率卽一家之人數穀

數配之人得若干甚易計也

江氏愼修曰桌氏之鬴舊說六斗四升然以圓算方算皆不合明鄭世子朱載堉據管子輕重篇云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二十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泉釜卽鬴也鏂卽區也四升爲豆四豆爲區五區爲鬴鬴乃八斗非六斗四升也此說是以中年三鬴計之十日食八斗一日食八升毋乃太多蓋桌氏之量所謂深尺方尺者乃周尺也周尺當夏尺之八寸以八寸計之一鬴八斗僅得四斗零九合六勺則一日四升一合弱耳又以商尺當夏尺一尺二寸半以此爲鬴八斗當夏之十五斗六升二合有奇後世之營造尺與商尺同今時

方尺深尺容四斗周鬴四斗九合有奇商鬴一十五斗六升二合有奇約爲四之一而稍贏則今量四斗周量一斗稍贏日食八升當今量一升稍贏正爲今人日食之數與廩人之鬴容合

按江氏之算迂曲而未明晰既云周尺當夏尺之八寸又云商尺卽今營造尺當夏尺一尺二寸半則周尺當今營造尺六寸四分法以六寸四分自乘再乘爲立方積二百六十二寸一百四十四分以斛法二五除之得一斗零四合八勺五七六卽周鬴合今量八斗之數也若以今量方尺深尺容四斗之四乘之所得數亦同是日食之周鬴八升乃今量一升零四勺也若二鬴則每月僅得二斗零九合六勺餘日已不足矣

宣城梅沖著

禮記

問禮記同列於經實非聖人手定今悉奉戴聖之四十九篇不可復有更定歟前人亦有議之者歟

漢書藝文志載古禮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曲臺后蒼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按經十七篇即儀禮之十七篇也並記百三十一篇漢人因謂之古禮經矣今儀禮而外僅存戴記四十九篇是漢人所奉為經者二戴固可以意刪之也觀戴聖之書亦猶後世學者自抄

約本耳並不能詮釋有所論斷其去取未必盡當後人便其約因以獨傳傳之既久直認為孔子所手定不敢輕議則後儒之蔽也夫古禮經既因戴氏之刪而盡亡今僅有戴氏之傳自不可更有刪減而其雜亂失次自不可不正也蓋二戴而外劉向馬融互有損益而鄭康成而後梁有皇甫侃齊有熊安生篇次亦多違異今傳唐疏之本乃孔穎達據皇甫本所定也唐魏徵病戴記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卷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開元中元行沖與諸儒集議作疏將立之學張說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魏孫炎始因舊書摘類相比有如鈔撮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其書留中不出遂不傳朱子惜之謂張說文人不通經之過則戴記之必當更加訂正朱子固有定論矣孫魏之書既不可見宋程子刪定未了書亦不傳朱子採入儀禮經傳多所考訂而喪祭二禮續諸黃氏其於禮記未為完書元吳澄作三禮敘錄意在補儀禮記之絀者甚多 國朝芮城為禮記通識條分規合定為三十八篇是唐宋以來諸大儒固皆以為不必墨守而欲有所更定也最後任氏翼聖啟運乃為禮記章句酌之朱子參之吳氏芮氏條其次整其亂正其違通其異篇章字句各以類次實能使雜亂不倫之書一一皆協諸義而得其所禮記得此始為成書是可立之學宮為

禮經之定本者也

問禮記撰著之人及先儒編葺之迹尚有可見者歟

撰著之人王制則漢文時博士所製三年問著于荀卿月令作於呂不韋緇衣作於公孫尼子檀弓即以名篇此可知者也禮運致堂胡氏謂子游作至謂樂記為子貢作則未思樂記載子夏荅魏文侯在文侯之二十五年時子夏一百有八歲子貢尚存乎隋志載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馬融足以月令明堂位樂記其實劉向別錄禮記本四十九篇樂記在第十九當成帝時篇次已定不待馬融增補隋志誤也若其采摘之詞見他書者曲禮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十餘句

見賈誼新書禮篇。若夫坐如尸二句、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之詞。若夫二字失于刪去。樂記魏文侯篇、然後聖人作爲鞉鼓云云、乃取他篇以附子夏語、忘去、然後字。曲禮故君子式黃髮故字、王制夫圭田無征夫字、皆然知其篇所集、非一家矣。白虎通載禮運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而禮運無之。家語梁木其壞下、有吾將安仗四字。而檀弓無之。隋王劭勘晉宋古本曲禮、謂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明其必無。知傳寫滋誤、艮不少耳。

問禮經逸篇尚可考歟、

禮自河間獻王得一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增至二百五十篇。今禮記四十九篇。其逸篇、至隋而亡。見於他書者、若學禮、見賈誼傳。三正記、親屬記、見白虎通德論。雜問志、見詩正義。王度記、劉向謂淳于髠所說。見白虎通德論及雜記注。曲禮疏、漢書輿物志、秩官篇、見國語。王霸記、見大司馬鄭注。瑞命篇、見論衡及文選注。大學志、昭穆篇、見蔡邕明堂論。號謚記、見風俗通。王史氏記、見隋書經籍志。世子之記、卽見禮記文王世子篇。毒史氏記、見大戴記。保傳篇若其遺句、自孟子將朝王、周霄公行子章而外。如皇覽所引類月令篇、漢書郊祀志、太平御覽所引類郊特牲王制等篇、以及白虎通珪璋璧琮之制、逸大戴禮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一節、皆禮文逸句

也。

儀禮古經出魯淹中者、五十六篇、自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外、尚有三十九篇。謂之逸禮。至唐初而亡。今其見于他書者。如天子巡狩禮、見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烝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及禮器注。禘于太廟禮、見左氏杜預注。本命篇、見通典。又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弟子職、奔喪、投壺、見大小戴記管子。皆在五十六篇中者。乃逸禮之可考者也。明一統志、永樂時沅州劉有年上儀禮逸經十八篇、命付史館、楊用修訝其何從得之。且求之內閣、不見其書、意有年所進、卽草廬吳氏本。逸經八篇、傳十篇、適合其數、當時內閣諸老、應亦知其爲吳氏本。是以館閣書目、只載草廬本、無有年姓名也。

問說禮者凡若干家、古之能薈萃而折衷者、何本爲善、

漢氏禮記三家。謂后蒼弟子戴德、戴聖、慶普也。正義所引六家、則康成、王肅、盧植、孫炎、葉遵、庾蔚之也。蓋自漢至南北朝、派流歧出。其間之卓卓者、南則皇侃。北則熊安生。薈源流不同。識解亦異。唐孔頴達刪訂之、亦未必折衷盡當也。　黃氏日抄曰、吳郡衛湜集禮記解、自鄭康成而下、得一百四十六家。惟方氏馬氏陸氏有全書。其餘僅存篇章。凡講義論說嘗及之者。皆取之以足其數。其書浩瀚、惟嚴陵郡有官本、岳公

珂所集亦然皆未易徧觀天台賈蒙繼之始選取二十六家視衛岳爲要而其採取亦互有不同其書又惟儀真郡學有錄本世罕得其傳今因并合各家所集而類抄之間亦節錄或附已意沖按黃氏所抄簡潔精當可爲讀本在陳澔集註之上

任氏禮記章句類例曰古註鄭王二家爭勝孔爲鄭左袒王是以不傳然即孔疏駁論中王實有理勝者不可誣也他如皇熊諸家見於注疏方陳應劉見於集說葉時禮經會元姚舜牧疑問湯道衡新義郝敬通解徐師曾集註徐乾學讀禮通陸隴其讀禮志疑萬斯大學禮質疑毛奇齡經問等書愚

反覆參互或始睽而後合或昔信而今疑或百是而一非或兩存而交備總求揆之天理而當質之人情而安考之古而有據推之後而可行非敢求異前人庶幾可俟來哲云爾

問先儒於禮記各有致疑之處其最不可信者若干條

王制本漢博士諸生刺六經而爲之黃氏日抄所詆斥者甚多

封國只言方百里乃刺孟子而附會之不知孟子固云未見周室爵祿之籍也大者止於百里不知有千乘之制三軍之制亦疎

州建百里之國三十節乃是私習算法不得謂之王制

天子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解者不一御字未知當作何解若如舊說爲天子之服用則是以百里所出之少供百職官府之需以千里所出之多供一人之奉千古無道之君不至於此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此誤解管叔監殷之監字而爲此說也姚九經說曰周謂諸侯君其民曰監梓材曰王啟監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皆謂諸侯也非監制之謂秦法乃令御史監郡若聖王之制天下既任其賢而授以方伯豈又有疑而監之者耶監亦何必三人耶曰三人亦誤解三監而妄爲附會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此剌子大叔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之言而添比年小聘一句其實子大叔乃述文襄之霸令非宗周天子之制也

天子五年一巡狩一段剌虞書而爲之不知五載一巡狩而遍周四嶽惟舜禹能行之若周則南嶽北嶽俱在蠻夷戎狄之地天子不應到即可到之地亦不能五年一巡故周禮改爲十二歲然亦未必能行時邁般周巡狩詩也所詠止河嶽之間未嘗及遠周公作立政之時周最盛時也而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周公以是冀諸成王知當時尚未能行也况其後世乎故穆王欲周行天下而兆亂矣昭王南征而

不復矣唐虞與後世異宜天子豈必以巡狩爲治哉以舜禹之事必諸後世之天子而不知其不可行所謂俗儒不通時務也本姚九經說

命市納賈、黃氏日抄譏其褻而援爲刺虞書而妄增

出征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此刺魯頌泮宮詩而附會之不知魯之泮宮非學也說見詩泮水篇、

會點倚其門而歌、妄語也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昭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是時子路甫八歲、會點又少於子路、焉得有倚國相之門而歌之事前人已多言之、

武王夢帝與齡、文王曰吾與爾三、既妄誕不成語、武王九十

三之言亦不確、四書釋地曰、竹書紀年、謂武王五十四崩、似太少周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謂周公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是武王之生、在帝乙十一年庚辰得天下七年乙酉而崩年六十六近是

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殆未然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方正學曰、鯀得罪于天舜之殛天殛之也以之配天天其享之乎姚惜抱先生曰禹承舜天下未嘗有意以天下與子而必郊其父爲一代之制也其所郊者、舜之所郊者也逮啟立則郊禹後世因之以至杞自禮所宜然子產謂鯀實爲夏郊或夏之中葉有是舉乎沖按實爲夏郊、未、必、是、郊天之郊、若謂郊天之郊則下文三代祀之、及韓子祀夏郊、作何解耶蓋以有罪不當與郊禘大祭而祀於郊如壇墠之祭而謂之郊亦禮之以義起也韓子祀夏郊乃即夏時常祭之處而祀之其地在郊耳記禮者必因此而訛也

冠昏鄉射諸義語多衍蔓無義蘊、鄉飲之賓主象天地一節、尤支、

射義之中多與于祭、中少不得與于祭、且曰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皆謬妄之論、又謂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士射之中與不中與君何涉、而君以此爲慶讓耶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一節、荒謬絕倫、而古今無議之者、惟呂大臨謂孔子溫良恭儉讓於鄉黨似不能言未必拒人如是之甚而猶有曲爲解釋者特未之思耳古人之射在堂不在圃即偶射于圃自無不可而古者無人不射不似後人以儒士之射爲異事、而競觀之也縱有觀者、亦不至如是之多、即因孔子而多、而如堵牆之中又焉得有許多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及强占人家財者而去者半耶無端想出這三項人、殊非情理且又使揚觶而語禮器而移用于圃與孔子所謂犧象不出門者亦何戾也其處者半皆自以爲孝弟好禮修身以俟死者耶勵有存者更自以爲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

期稱道不亂者耶種種無情無理更不待繁動之傲慢詞氣之粗悖也秦漢間人欲尊孔子而不知所以尊妄集道聽塗說之言各造齊東野語如謂相夾谷誅萊兵手足異門而出者皆此類也不可不斥也

仲尼燕居古無議之者要亦道聽塗說誤聽而誤記者也聖人之謹於禮也至矣惜曲縣繁纓之假人痛八佾歌雍之僭上僭之郊禘非禮也不憚直斥乃兩君相見與天子無涉也胡爲乎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耶天子宗廟之樂矣取于兩君相見之堂耶如此是尊卑名分蕩然無不可通與平日所以論禮樂者何背也姚九經說謂僭借用

四者夫子難言之故曰愼聽之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此微詞與答或問禘之意同然觀其上下文乃鑿鑿言之固不得謂之微詞也通篇詞意蕪累非知道能文者之言其爲謬誤也決矣

論語人之過也一章何等精靈圓妙記乃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人同過然後其人可知也用筆板重語病甚多同記一言而工拙之別如此聖人之言或被拙者記壞皆此類也

姚九經說曰禮原於人情所不可已而法與于道之自然非以性所無者强制天下也禮之因乎天地而當乎人心者

不藉以爲防而其本不在是也防記乃以禮專爲防民而民猶踰之若人性本惡者其去道遠矣

問月令本呂不韋作今呂氏春秋本與此頗有異同何也

黃氏日抄曰月令多呂氏本文爲是而月令之傳寫爲訛如候雁北還乃行賞入舞舍菜燒炭皆呂氏爲是毋舉大事以搖養氣呂作蕩搖于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呂作無發令而干時神農將持功呂作神農將巡功土潤溽暑月令訛溽爲辱美土疆月令訛疆爲彊巡遠方月令訛巡爲順蟄蟲咸俯在穴月令訛穴爲內營邱壟之大小高卑月令訛營

作塋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藏月令訛且作沮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食草月令訛作蔬乃畦圃所植 冰已入作冰以入亦訛也諸家乃各于月令曲爲巧說無取呂氏證之者何耶若王瓜生作王善生季夏溫風至作涼風至雉雊雞乳作乳雉雞則呂氏之誤也

姚九經說曰月令多有韻之文與單襄所引夏時同疑此乃三代遺文呂氏采之非秦人語也蔡邕王肅言禮記月令卽逸周書中之月令解者意其是歟時七國皆稱王王之名不足尊矣故書內皆稱天子惟王命布農事猶曰王秦人既開阡陌經界不可復正此文猶曰審端徑遂先定準直此二者

於秦無所用之蓋姑因前人之文不及審去耳任氏釣臺曰時政之最大如冬至南郊夏至北郊大采朝日少采夕月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諸大典皆弗之及蓋將以爲秦禮而亦未嘗行者也

然後知齋答問卷二十

宣城梅沖著

禮記

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其制云何有見於他書者歟

五路中有革路卽戎路建五兵於上亦曰兵車而廣車以横陳闕車以補闕革車以自蔽輕車以馳敵皆謂之武車綏旌舒散其旗旛若垂緌也武欲有爲以顯仁故綏之以示赫奕焉旌之綏也謂之旆車攻之治兵曰悠悠旆旌六月之禦寇曰白旆央央出車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長發頌武王載旆則如火烈烈春秋傳平邱之會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蓋旆則示以將戰也所以爲武之奮揚於外者也五路除革車之外則玉路以祀天金爲齊車以賓祭象爲道車以出入木爲田路以田以鄙皆謂之德車結旌纏繞其旒使結于竿也德欲無爲以藏用故結之以示內蘊焉旌之結也謂之旂采菽之咏來朝曰其旂淠淠載見之咏助祭曰龍旂陽陽庭燎之言觀其旂則以君子至止泮水之其旂茷茷則曰匪怒伊敎而龍旂九旒天子之旌有九旒而謂之旂知天子之尚德無不結其旌也旂所以示文也此結之所以爲德美在內者也

周官巾車掌五路司常掌九旗各辨其名物而等敘之蓋旗建于車固各異其用而九旗統以司常名官故旗亦可謂之

常而皆謂之旌禮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此指太常而言是建於車者皆可曰旌也

問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謂甲丙戊庚壬五奇日爲陽爲剛乙丁己辛癸五偶日爲陰爲柔祀事用之古人之兵與祭皆守此法歟

我周得天下之日王合位于三五而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會天位者猶今法言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引國語文王合位于三五節伐紂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以證五者各于其位之說而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猶圖也內史過所謂以其物享

之其至之日亦其物也蓋日月星辰其氣物時數出入往來實爲災祥禍福所倚伏而日則爲之主者也故五紀務協其日非特後世術士之說也外事以剛日蓋殺伐之氣奮乎陽故取陽之行于天者以作之夫得歲而被伐知勾吳之受殃非時而舉兵知南風之不競其別有孤虛旺相之說固不徒係乎日要莫不準于日然亦第言出師之日耳若布陣合戰則不能拘武以癸亥陳商卯而勝楚以甲午壓晋軍而敗吉凶不在剛日也而兵事貴陽故春秋書甲午治兵而田獵以講武則差我馬者曰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者曰吉日維戊詩人謹之矣若丙子朔晋滅虢猶周之以甲子克殷豈能自定于先事哉內事用柔日鬼神之性滔於陰必取陰之本於天者以際之若祭天地以二至重以陰陽之始祭日月以二分取乎陰陽之中固不復以日之剛柔分陰陽且北郊及春祈秋報社稷用三甲日則特用剛日矣南郊及祈穀大雩皆用三辛日則以武王克殷以辛亥日告于天宗上帝遂爲一代之制耳故特告亦不拘周公營洛則丁巳郊戊午社成王乃戊辰烝祭歲也其必以柔日者則四時宗廟之祭少牢饋食禮曰日用丁巳又曰來日丁亥鄭氏曰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賈疏必須亥者陰陽式法亥爲天倉祭祀求福宜稼故先取亥上旬也干兼取己支貴取

亥祀禮之常也春秋桓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文二年八月丁卯太事于太廟昭十二年二月癸酉朔禘春秋所書宗廟之祭無非柔日者

問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可詳指其實歟

獻酌酒以薦也一獻者酒一獻牲則熟夫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故禮之隆者有血有腥有爓而後有熟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享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一獻以熟則畧而從質矣三獻則先以爓蓋血腥與肆俱不用也爓者於肆之二十一體中取其十一體沈于湯而不熟也諸侯燕禮凡三獻其升降揖讓之節已文矣三獻爓五獻其先以血乎大

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夫血祭固不止于五獻而五獻已自有血也朝聘之禮子男五獻大國之卿亦然而趙孟過鄭鄭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趙孟辭而用一獻彼自以非特聘耳而祭之五獻則禮文顯赫明著幽明之理具見王者事天明故事地察社稷山川具全地道道固上下察矣七獻者在禮賓則侯伯七獻王與賓更相酬酢者也在祭禮則始也薦血腥及籩豆等君酌一獻大宗伯代后酌亞獻是爲朝踐次薦熟饋食二獻尸食訖酳尸二獻諸臣爲賓者亦一獻是爲七獻致敬而遠于人庶有以昭洋洋如在之神而神明其德也乎舊說一獻祭羣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

望山川七獻祭先公之廟任氏謂嶽視公瀆視侯當不止五獻上祀先公以天子禮當不止七獻以七獻爲祀嶽瀆下文大饗乃言宗廟禘祫之九獻言此四者皆不及大饗之爲王事也愚按周官司服享先王則袞冕九章也享先公享射則驚冕七章也祀四望山川則毳冕五章也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三章也羣小祀則元冕一章也舊註似以冕服章數爲準說亦不爲無據而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所謂三獻者且與當七獻者等是又不可得而詳也

問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大夫之室事堂事何如

天子諸侯之禮尸始入室王與后灌用二獻旣乃迎尸出室

行朝踐三獻四獻爓祭之禮堂上事尸禮畢尸乃復入室而行正祭是未正祭之先已各有室事堂事而大夫無是也大夫之室事則少牢饋食之事也尸未入室以前則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三司士各執魚俎腊俎膚俎設之而卽出而主婦從贊者之在東房入奠二豆而復出入奠二敦而復出盎先事而奠于室中也及尸旣入則取羊鉶于房中上佐食出而復入取豕鉶于房中下佐食出而復入而且主人羞肵俎親進之自阼階主人酌元酒降洗爵而北面繼之祝與二佐食出盥而復入若主人受黍出宰夫且受于外而不入戶焉蓋尸之一出一入貴在肅耳夫室中之事惟尸之振祭綏

祭兩佐食必左右之有必久需于內者餘則戶之出入何所濡滯乎至於主人主婦之獻賓長之獻間有出取戶外者而已僅矣則出入之交于戶也室事之斂也大夫之堂事則有司徹之事也迎尸與侑以後兩司馬舉羊鼎兩司士舉豕鼎兩司士舉魚鼎皆入陳于階下而雍人雍府與司士贊者各執一匕二匕以從又合執二羊俎二豕魚之俎以從皆預待以伺乎堂上也至授几以後主人降洗尸侑皆降而揖升主人降盥尸侑復降而揖升繼之設俎于豆南賓長升而卽降縮匕於俎上次賓升而卽降隨之司馬羞羊湆次賓羞羊燔各執俎以降若主婦之薦豆籩與贊者出入東房且不下階

焉蓋階之一升一降貴其斂耳夫堂上之事惟尸之有祭有嚌進俎者必左右之有當綏留於堂上者餘則階之上下何事遲回乎至于獻酢之相答賓主之遞徧亦有取乎階下者而已希矣則上下之交于階堂事之斂也

問經屢稱大饗而義似不同當作何分別

方氏愨有言大饗經之所言十有一而其別有五徧祭五帝一也祫祭先王二也天子饗諸侯三也兩君相見四也凡饗賓客五也而說未的按周禮大例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人鬼曰享故祠禴嘗烝皆曰以饗先王及追饗朝饗皆宗廟之名也宗祀明堂曰大饗以在明堂太廟有文王也王饗諸侯諸

侯相饗皆在宗廟皆用祭器故亦曰饗也然惟禮重而物備始名大饗則凡享賓客不得曰大饗且亦無徧祭五帝之說蓋其別只有四月令季秋大饗帝卽宗祀文王一也郊特牲之大饗腥禮器大饗其王事歟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皆祫祭二也郊特牲大饗尚腶脩曲禮大饗不問卜不饒富則天子饗諸侯三也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大饗有四坊祀大饗廢夫人之禮雜記大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皆兩君相見四也要之天子饗元侯與兩君相見事二而禮意相仿則尚腶脩及不問卜二句當無不同不必强爲分別矣

問大饗不問卜不饒富何謂也

大祭天地宗廟有卜日卜尸卜牲之問以幽明異道故假於卜以通之若以人禮人固無事此矣故大司樂謂饗賓不入牲尸更不必論日則前期戒之故無事於卜也蓋大饗之禮禮賓如事神諸侯來朝廟中將幣畢天子命宗伯饗之於廟以圭瓚酌欝鬯灌之上公再灌而酢侯伯一灌而酢子男一灌不酢灌畢設太牢之饌先服脩于筵前而餘饌次之尊尚元酒牲以房烝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也其異于事神者惟不問卜耳而備物致敬庭實旅百天地之美具焉圭以馬琮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旅幣無方龜爲前列金次之丹漆絲纊竹箭各以國之所有而致遠物而所以禮之

者庭燎之百陸產水物之薦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至昌歜形鹽無不具樂則入門而金奏肆夏升歌淸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禮樂百官具備富矣哉然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飮主以訓共儉而已且束帛加璧往德也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賓主相尚以德而寧有富之意在心目中哉寧或有以富相耀而饒其富者哉夫備物而不有其物斯大饗之所以爲大也斯蓋天子享元侯之禮而兩君相見亦視此者也

問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

周人修而兼用之養老之事凡幾燕饗食之禮何別

修而兼用者若何

養老有三一國老三老五更致仕之老在其內二庶老司徒以保息養之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者也三死政者之老司門以其財養之者也若外饗酒正槀人所謂養耆老者總三老言之也歲養之亦有三周禮羅氏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又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時天子則視學此養於仲春仲秋者也又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是仲春季春仲秋凡三也

燕禮脫屨升堂殽烝於俎即折俎 無飯牲用狗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貴燕安也其禮有二一燕同姓一燕異姓

湛露箋云同姓則夜飲異姓至讓而止也

饗禮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為序畢獻而止致敬嚮也饗有四一王饗諸侯上公九獻其牲體薦立而成禮亦有飫食二王享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其用牲亦曰折俎其酌依命數亦有飲食三戎狄來坐諸門外體委與之所謂委饗若其君來則與子男同禮四時饗宿衛及耆老孤子酒正所謂供其酒無酌數者亦以醉為度也

食禮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饗太牢以飯為主禮亦有二一是禮食大行人食禮有九舉七舉五舉註九舉舉牲體九飯也又公食大夫之屬二是燕食鄭注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是也

修而兼用者皇甫侃謂周人春夏以飲為主先饗次燕次食養陽也秋冬以食為主先食次燕次饗養陰也按周人之兼用三者一日而相因天子袒而割牲是用饗之體薦以為折俎也食禮有正飯加飯而酳用漿曰適饌省醴是用食禮之飯而酒則兼燕之修爵無數也燕禮宰夫為主而此親執醬饋自為主人進燕禮也食禮有太牢饗貴多品此言珍具則備八珍兼饗食而進之也先有樂舞以侑食後有無算樂以侑酒異於食禮之無樂也且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進于燕之鹿鳴新宮而用大饗之樂也所謂兼用者畧如此又饗

有酬幣食有侑幣燕有好貨亦宜兼有之矣

按周人之修而兼用者不但養老伐木之詩有肥羜肥牡是用太牢則同于饗饋陳八簋籩豆有踐是有飯有殽則同于食湑我酤我是無算爵鼓我舞我是無算樂則同于燕養老之兼用亦若此矣

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請詳其說

周禮春官樂師即小樂正 教國子小舞年幼時教以舞即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也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陸氏佃曰周官羽舞無籥象文德之小者以為儀干舞無戚象武事之

小者以爲扞而已文舞小曰羽大曰籥武舞小曰干大曰萬干戚一舞故以一官教之干戈兩舞故各以其官教之干戚大舞故教以大樂正所謂大樂正數舞干戚也干舞小故教以小樂正戈舞尤小故以籥師教焉胥鼓南者舞時奏南樂大胥擊鼓以節之也南後鄭謂南夷之樂陳祥道謂卽象箾南籥又謂南亦雅樂名猶樂章之九夏盖南與夏皆屬文明之方先生(王)之樂以中聲爲節則中和而明達故曰夏曰南杜釋左謂南籥爲文樂不必專指二南竊謂修齊之道莫備於二南文之造周二南之風爲之也則南卽不專指二南要必自二南之詩廣之故周樂以南爲重且大武之舞總干而山

立武王之事也而武亂皆坐象周召之治非大武亦兼二南之意歟況始而北出自南而北也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克殷而南還也四成而南國是疆復疆理南國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又象二南分陝之治也夫以大武干戚之大舞其立義不外於南豈干戈小舞而不兼其義乎其節之以鼓者何也凡樂舞之作皆先鼓以警戒謂先擊鼓以聳動衆聽也舞者三步以見方又再始以著往則再擊以明其進謂一節終而再作也而節舞之器金鐃爲武而鼓爲文所謂始奏以文也然則惟以鼓爲文故以節干戈之舞乎而不盡然也能導南樂之化雖秋冬之斆羽籥亦必以之鼓鐘欽欽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也鄭乃以南爲南夷之樂施人教之夫以肄教世子教士將教以修齊治平之道也明有先王開國之樂而不用反有取于南任者何耶用胥者何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會者舞之節必與聲會也則擊鼓以節南固大胥之職也

問不角不擢馬註謂角爲兕觥罰爵也凡射勝者之子弟酌酒置于豐上不勝者立取觶跪而飲之卑幼勝則不敢使子弟而自洗爵請長者行觴不角者用獻酬之爵不用兕觥不敢明長者之失也然諸經言不勝者之罰皆言取觶立飲未嘗言角射禮本無角觥

何自獨取角觥乎則於卑幼之特明其不角者何也

射禮皆用觶不聞以兕觥此角字相承以兕觥言之盖俱失考也觀大射禮將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而不用賓洗酌象觶飲公公飲之而賓前後皆自飲爲夾爵則皆散觶也臣與君射所以飲君之不勝者如此角觶之洗亦侍射者洗之賓之勝者不敢洗也洗而不用盖角觶爲罰爵不敢以飲公故苐洗之以示意是知不勝者所卒之觶皆角觶也卑幼之不角或亦同臣與君射之不以角飲公也正當援大射飲公之禮以例之

問少儀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

任氏引朱子云鄉飲酒元酒在西鄉射記左元酒左卽西也鄉射鄉飲酌者北面故以西爲左言設尊之人豫度酌者之左而設上尊實以元酒也元酒井水此說較陳氏集註爲長

問尊壺者面其鼻與玉藻之唯君面尊一歟客爵居左其飮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何也

尊與壺皆以有鼻者爲面鼻宜向尊者故鄉射鄉飮必以鼻面賓若君與臣燕則鼻當向公矣所謂唯君面尊也客爵主人酢賓之爵酢爵賓酢主人之爵凡爵不飮者奠于薦之左飮者奠于薦之右先奠而後飮者則先左而後徙于右介賓之貳僎主之副皆必飮故于右以從便也

問纊爲繭縕爲袍襌爲絅帛爲褶其制若何

衣之非裘非葛而用於寒燠之間有有著者有僅有表裏而無著者有並無裏者有著者繭與袍是也納綿于表裏之中而有新舊之別綿之新者曰纊漬繭擘之精者曰綿粗者爲絮以新綿爲著則繭也一名襺其粗且舊者則曰絮而謂之縕或曰縕者今纊並舊絮也或曰緜爲絮枲爲縕大約縕者貧人取緜枲新舊雜置之乃著之至賤者耳其名則爲袍袍者長衣下至足跗者一謂之褒明褒明者長襦也要之袍亦爲襺襺亦爲袍唯著有新舊之別耳纊之美者如漢文遺南越王上褚五十衣縕之賤者更如農夫之縕麤蓋寒感初歛暖意初融之時正自適體耳其無著並無裏者則襌也襌爲絅絅之制或絲或布不一詩言衣錦褧衣褧卽絅也夫以尚於錦將闇其文而使之日章則所云紗縠者是也而布亦爲之似深衣而褒大故亦謂之襜褕襜褕者取其襜襜而寬裕也然則絅之用內有美服而以尚之可也外有盛服而以爲中衣亦可也內外皆無盛服而服于不服絺綌之時亦可也絅之用不亦廣哉因襌而複之使有裏焉則褶也褶必以帛夫以帛裏布非禮也曰帛則表裏皆帛也或曰褶重衣之在下者其形若袍短身而廣袖要不必盡然唯襌而施裏則袷耳當惠風和暢之時惟此襌也袷也深係狂士之思曾點之

春服與子路之縕袍固並輝耀於千古矣

問五官致貢曰享何謂五官五官何以有貢

句有二解熊謂五官五等諸侯也貢卽大行人六服之貢謂祀物嬪物器物服物材物貨物也鄭謂五官卽司徒以下貢功享獻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不言天官五官皆所統也二說皆可通然承上文言天子之五官則鄭說爲是

問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似從熊說五等諸侯爲妥或亦從鄭乎

從鄭說則五官之長卽八命之三公也三公無異職卽六卿

中命三人兼之至九命作伯則分主畿外諸侯而爲之長故曰伯公羊傳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是職方之義也按下文有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一節則此節自指畿內者言且下句曰其擯于天子曰天子之吏則明係王朝之官也是皆從鄭說爲妥

問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春字一讀官謂敎詩書禮樂之官也或曰春下疑脫夏字或又曰官字恐卽夏字之譌方氏曰言三時而不及夏者絃誦一師也先師先代習明其事者周禮所云死爲樂祖祭于瞽宗是也若漢以下詩有齊魯韓毛禮之高堂生書之伏生凡

得列于學官者皆是釋奠者釋所奠之物以致敬以其非祭故不立尸亦無飲食獻酬之事敎干戈小樂正籥師釋奠弦誦太師釋奠蓋以敎人者必本其敎之所自來自致其敬于所受而學者自不敢生慢易也

敎禮之官秋時於瞽宗釋奠于先代明禮之師敎書之官冬時於虞庠釋奠于先代明書之師

問禮運以天地爲本以下數句集說未見精晰其義若何

天地爲本則萬物皆末本得而末從之故物可舉陰陽爲端則物方舉而情已著如事之屬于陰者必怒必哀必懼必惡

事之屬乎陽者必喜必愛必欲若易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也得其情然後度所以治其情故曰以陰陽爲端故情可覩也

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者柄者所以挈也提其要而綱可舉舉矣柄者所以持也操之約而權可獨運矣四時爲柄如學者之春誦夏弦秋禮冬書也耕者之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也以至礿禘嘗烝之萃夫人心朝覲宗遇之輯夫侯度也法天道之元亨利貞而順其木德火德土德金德水德以順時布令蓋準乎溫肅之遞更而神其慶賞刑威之用自莫不統乎大綱而動于大權也故事可勸也

日星爲紀故事可列者紀者倫之所以理分其緖而經綸可合也紀者目之所以張秩其條而度數不紊也日星爲紀則占流火而思授衣占農祥而思布穀土功必謹于龍見火見水正日至也歲事必稟于星鳥星火星虛星昴也準日行之長短盈縮而謹夫在奎在井在角在尾以早作夜思蓋乘乎晦明之迭擅而積其出作入息之勤使之倫無不理而目無不張也而事胡弗可列也

月以爲量故功有藝者量者酌其所可受而先立以一定之程也量者概之取其平而嚴核以有成之數也月以爲量則諸侯聽朔太廟而有月令之頒也族師屬民讀法而有月吉

之書也小宰則月終以官府之叙受羣吏之要宰夫則月終
令正月要待司會之攷也準月行之晦朔弦望而審夫斗杓
之發日躔之會以勤稽察考蓋觀乎盈虧之有常而定其生
植成熟之候果能各赴其程而無歉其數也所以如耕藝樹
藝而功以有藝也
鬼神爲徒故事可守者鬼神之變化無息聖人以之爲徒其
無息同則循環無窮而事可守所謂運而不已也
五行爲質故事可復者五行之功用各正而聖人以之爲質
其各正又同則迭乘代起而事可復所謂終則有始也
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者承上文言如是則禮義真足爲

治情之器而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陳不可欺以
曲直凡事之行其得失皆有考矣
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者人情爲田禮以耕之則其情暢
茂而深密矣鄭謂奧主也田有主則不荒人以聖人爲主則
情不荒王謂人知向方如室有奧並通
問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作何解
上文夫禮必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
時列而爲鬼神蓋天地之轉而動靜交運則爲陰陽由是變
之而生長斂藏異用而爲四時由是萬物化生繁然布列而
體之而不遺者莫非鬼神官猶主也設官分職各有所主也

天以陰陽四時鬼神化生萬物而尊卑貴賤吉凶疎數之禮
已具焉所謂受天地之中以生曰命者也其受之也有降之
者也主降此者則天也受其所降而受命如受職是官于天
矣言爲天之官見人之貴且見其當謹奉官命而毫無可自
主自爲也是官之義也
問協于分藝其居人也曰養作何解
養字鄭讀爲義字王如字任氏章句從王陳註分謂月以爲
量藝即功有藝居人猶言在人任氏承上文列而之事有三
千三百之詳變而從時又有因革損益之道則協之于分而
協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協之于藝而協以人治人

因物付物皆天則也聖人制禮如是故其居人也凡其心思
耳目手足皆有以養之于善而不知按從養字解終覺牽強
不如從鄭謂天理天則在人曰義爲直捷了當也
問禮器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九句陳註毎句皆
有引證更有可推廣者否
任氏章句直而行情所得伸無回屈也曲而殺如君前則名
父父在爲毋期祭大祖不諱高祖之類經而等上下一致如
人十等遞相臣父母之喪貴賤一之類順而討循次遞減如
降殺以兩之類撕而播芟取上物以及下如餕及煇炮翟閽
之類推而進推下之禮使上同如昏禮攝盛大夫干祫弟子

舉觶之類放而文如冕服旌旆放而不致如朝而裨冕墨車
郊而大輅越席之類順而撫拾取尊者之禮如祭士之子亦
舉奠喪亦乘人專道之類

問是故先生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
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于日月爲高必因邱陵
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舊說
似俱未善宜何從

陳謂財物皆天時所生故祭祀之大事必順天時如啟蟄而
郊是也當天之降雨澤知天地生成財物之功如此乎勉勉
而不已也安得不用財物爲禮以致其報本之誠乎其說滯

甚按因其財物而致其義一句總下四必字皆言禮之順天
道之本然與時宜之適然而已天時雨澤蓋天之時也必有
雨澤天之時其雨澤天之順其自然而達其亹亹不已之誠
君子行禮亦順其自然而達其亹亹焉蓋不順乎自然固不
能達其亹亹也任氏章句謂卽前天時有生地理有宜之意
而此所包甚廣鄭專主祀日月郊社言太拘孔以雨澤爲祭
天所感更謬

問大傳之言宗法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
世則遷之宗　別子以其與適子同出而諸侯不得祖天子
大夫不得祖諸侯則別于正適而身爲祖矣此別子爲祖也
別子有功德而爲諸侯大夫則其後繼之者爲大宗所謂繼
別爲宗也若雖別于正適而無功德爲諸侯大夫而止爲士
則不得爲始祖之廟而其子繼之但爲小宗所謂繼禰爲小
宗也爲始祖則永不遷故有百世不遷之廟繼之者卽爲百
世不遷之宗不爲始祖則至六世親盡而廟毁而宗亦遷矣
是爲五世則遷之宗

別子鄭止以諸侯之庶子言之孔謂別子有三蓋他國來徙
及崛起爲卿大夫雖不得同於別子之稱其宗法則可例推
也孔謂小宗有四一事親兄弟之適爲繼禰之宗一事同堂

兄弟之適爲繼祖之宗一事再從兄弟之適爲繼曾祖之宗
一事三從兄弟之適爲繼高祖之宗萬斯大曰宗子之立專
爲祭也族人不得祭始祖而得宗別子之世適以共祭故有
繼別之大宗庶子不得祭禰而得宗禰之正適以共祭不得
祭高曾祖而得宗高曾祖之世適以共祭故有繼高曾祖禰
四小宗大宗一定小宗無定其間有一人之身而兼四宗者
若兼二宗三宗者更多有焉故曾子問有宗兄宗弟宗子異
稱也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朱子謂之所自出
四字衍甚是任以魯爲晉衛所宗故有文王廟當之謬矣謂

ZW 21101000823248

魯有文王廟不特非禮並無其事也辨見第五卷沖謂上文
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此句乃謂以繼別祖現在之子孫
爲宗耳或衍四字或衍繼字自字要只是一意不爲曲爲之
解若主之所自出四字爲義則其繼二字亦當衍矣衍上二
字不如衍下四字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或兄弟皆庶無正適可宗或別子猶在
五世之內或爲君同母弟諸弟宗之而未命不成其爲大宗
或無同母弟而但以庶長爲羣庶之宗　有大宗而無小宗
者或已過五世而無弟可分或君但有母弟可命爲宗而無
庶公子也

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君爲適既非我
所敢宗而我爲庶又無人宗我而有宗道焉公子之公兄也君也
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適
是君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

問姓氏之別

大傳孔疏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故隱八年傳云天子
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
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
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後以封陳而氏
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皡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
所賜也故堯賜伯夷曰姜禹曰姒契曰子稷曰姬是天子賜
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族之子曰公子公子之
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于公故以王父字
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仲孫季孫是
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若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
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則宋之司馬司城是也
以邑若晉之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爲卿乃賜有大功德
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
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
若無駭是也